爱与恨

卡尔曼·米克沙特著

黄之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爱与恨

〔匈牙利〕卡尔曼·米克沙特 著
黄之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МИКСат Кальман

ЧЕРНЫЙ ГОРОД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81 年版本译出

爱 与 恨

〔匈牙利〕卡尔曼·米克沙特著

黄之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 海 译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415,000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327-0318-5/I·155

定价：8.65 元

前　言

本书作者卡尔曼·米克沙特(1847—1910)是匈牙利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坛上享有一定声誉,也是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奇婚记》和《圣彼得的伞》,以及根据这两部小说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受到我国读者、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米克沙特出生在匈牙利北部诺格拉德州一个小地主家庭。他的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自幼接触各种下层的劳动人民,从他们那儿听说了大量具有浓厚民间色彩的故事、歌谣、寓言和轶事。他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过短期的小官吏,经常与形形色色的官吏打交道,开阔了视野,积累了大量观感。这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年轻的米克沙特对于空虚无聊、虚伪铺张的官场生活感到厌恶,无意于仕途,却对新闻事业产生了极大兴趣。一八七四年,他辞掉了职务,迁居布达佩斯,在首都的一家报馆当记者,同时为几家杂志撰稿。他写的随笔、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均以大众关心的问题为题材,讥讽国家机构的工作和活动。但他最初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并未给他带来预期的成功,经济状况却日益拮据,因而不得不接受反对党杂志《谢格德日报》编辑部的邀请,来到谢格德。他在当地尖锐抨击匈牙利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王国的物资委员会,因为该机构对遭受一八七九年洪水灾害的谢格德居民漠不关心,不予救援。

一八八〇年年底,米克沙特回到布达佩斯,在《佩斯新闻报》工

作。一八八一年和一八八二年，他的两个短篇小说集《斯洛伐克乡亲》和《善良的巴洛茨人》相继问世。它们终于使他获得文学上的名声，赢得读者和文学界的承认。米克沙特的作品忠于生活现实，语言明快，绘声绘色，具有善意的幽默感。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多半是普通劳动人民，作者对他们的描写，怀有强烈的激情和同情心。

一八八二年，米克沙特着手为《佩斯日报》撰写一系列关于国会的特写。一八八四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敬的老爷们》，小说描写小贵族们的生活，对贵族老爷们的自命不凡进行了尖刻的嘲笑。

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米克沙特的写作技巧大有长进，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趋势日益发展，批判倾向日益加强，进入了创作高潮期。他的长篇小说《围攻别斯特尔采城》(1895)创造了一个人们记忆犹新的形象——半疯癫的伯爵伊什特凡·庞柏拉茨，他死抱住古代的旧礼仪和旧风俗不放，妄图拖住历史车轮的前进，将十九世纪"迅速倒退"到中世纪去。《圣彼得的伞》(1895)对上层社会生活的空虚和无聊，以及上流社会人物的贪婪和无耻作了深刻的揭露。中篇小说《英雄们》(1897)以极其辛辣的笔触嘲讽了一群出身于名门望族、声名显赫的没落贵族，尽管他们身无分文，却高傲自负，目空一切。米克沙特指出："大言不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使他们改变口出狂言的本性；衣冠楚楚、讲究排场、炫耀豪华是他们的生活需要，是他们存在的意义……"在长篇小说《新兹里尼阿斯》(1898)里，作者用戏谑讽刺的笔法，把十六世纪抗击土耳其人的解放斗争中的英雄米克洛什·兹里尼搬到了作者当时的匈牙利环境中。读者和作者都不得不承认，昔日英雄们的后代退化了，没落了……

米克沙特的一些最负盛名的著作均创作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奇婚记》(1900)是米克沙特的代表作，它对贵族地主阶级和封建

教会的罪恶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年轻的诺斯季和托特·玛丽娅的故事》(1908)描写一个没落的贵族青年和他的家庭，用欺骗手段，以猎取陪嫁财产为目的而缔结的婚姻，结果终于失败，从而撕破他们奢谈道德、行为高尚的虚伪面纱。《服丧的城市》(1910)是米克沙特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一九一〇年，匈牙利全国隆重庆祝米克沙特创作活动四十周年，可惜不久他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布达佩斯逝世。

米克沙特的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他的中、长篇小说和短篇集多达四十部以上。他继承和发展了匈牙利古典文学的进步传统——民主性，人民性，力求真实地反映匈牙利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主要现象和问题。他运用锐利的笔锋，在作品中淋漓尽致地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但由于他本人世界观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往往不能够始终如一地彻底揭示自己所描写的社会弊病的本质。譬如说，他能无情地讥笑没落贵族们徒劳的挣扎，拼命维护昔日的特权，竭力推迟他们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到来，同时却又哀叹古老"美好的风俗习惯"一去不复返，有时甚至予以美化和理想化。

米克沙特的作品题材广泛，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城镇与乡村风貌，上层社会的场景、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民间风俗都得到反映，作品里人物众多，无不给以恰当的活动场所和个性的表现。他通晓人民口语，富于幽默感，在诙谐中显出揶揄和讥讽，鞭辟入里，一针见血。他的故事构思巧妙，情节曲折离奇而又合乎情理，可读性强。

《服丧的城市》是米克沙特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长篇小说把读者带到了两个多世纪以前的匈牙利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时代。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匈牙利当时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历史环境，我们对历史作一点简要的说明。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匈牙利国王的政权受到削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为一群封建领主所左右，他们不断加强对农奴的压迫。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抗，爆发了以焦尔季·多扎为首的大规模起义。尽管起义的规模广大，起初曾顺利发展，可最后还是失败了，遭到了血腥镇压，贵族加强了对农民的奴役。这个时期的匈牙利国力极度衰弱，无力反击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一五二六年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摩哈赤会战中遭到惨败。在匈牙利历史上，这次惨败被称为“摩哈赤灾难”。结果是国家被肢解为三部分：一部分土地完全沦于土耳其占领之下，国家的西部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东部则并入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此后的一百五十年中（直到十七世纪末），土耳其人和奥地利人为了控制匈牙利的领土而进行了长期争斗。匈牙利人不止一次地试图借助土耳其人的力量，摆脱令人痛恨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羁绊，然而这种努力并未奏效。反对哈布斯堡王朝、反对土耳其苏丹、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与宗教斗争交织在一起，匈牙利的新教面临着土耳其伊斯兰教和奥地利天主教的威胁，因而进行了反抗。

新教的根据地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它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帝国的抗衡力量，在各个方面都起了巨大的作用。早在十五世纪，匈牙利贵族、特兰西瓦尼亚社会上的特权阶层和各个萨克森城市的市民等级，就已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上形成了所谓的“民族联合”。十七世纪上半叶，由于加博尔·贝特伦大公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取得了胜利，特兰西瓦尼亚才能给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实质性的支援。

一六七八年，在奥地利统治的那部分匈牙利领土上，重新爆发了以伊姆雷·特克利为首的反哈布斯堡王朝的人民起义。土耳其

人利用了这次起义，大军直逼维也纳，但遭到了惨败（1683）。根据考罗曹和约（1699），哈布斯堡王朝实际上控制了除泰迈什地区以外的整个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当局和军队把匈牙利当作一个被征服了的省份，奴役当地居民，千方百计扼杀他们的匈牙利民族精神。一七〇三年，几乎整个匈牙利民族都奋起斗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运动是由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费伦茨·拉科齐二世领导的。一七〇三年六月，拉科齐率领的库鲁茨军队（人们称呼起义者为“库鲁茨”），越过匈牙利边境，取得了对洛邦茨军队（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者被称为“洛邦茨”）的首批胜利。拉科齐的目标是使匈牙利完全独立，不让哈布斯堡王朝觊觎匈牙利的王位。民族解放战争开始时发展顺利，但在一七〇七年至一七〇八年间开始走下坡路，一七一〇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一七一一年拉科齐的军队完全投降了。根据索特马尔和约（1711年5月），匈牙利丧失了独立自主，哈布斯堡王朝不仅恢复而且巩固了它对匈牙利的统治。

匈牙利历史上的这些重要事件是《服丧的城市》一书的历史背景，本书所描写的故事，就是在上述事件的同时或之后展开的。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谢佩什省的廖切市。谢佩什边区是历史形成的与外界隔绝的移民区，主要居住的是萨克森人，位于当时匈牙利的北部和东北部（现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在上塔特尔和斯洛伐克的鲁德纳矿山地区）。谢佩什省从历代匈牙利国王那儿获得了种种特殊的权利和特权。包括廖切在内的一批谢佩什省的城市，在十四世纪就宣布为自由市。这些自由城市的法律地位写进了专门的法典，即所谓《谢佩什意志书》。各城市由市议院管辖，市议院的首脑是市长。这些自由城市在十五世纪异常繁荣昌盛。一四一二年，谢佩什省的十三个城市被匈牙利国王日格蒙德抵押给波兰国王，直到一七七二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才重新归还匈牙利；此后不久，匈牙利国王约瑟夫二世废除了这些城市的特权。

《服丧的城市》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富有传奇性。谢佩什省副省长因参加拉科齐领导的人民起义而将职位让给其兄弟帕尔·格奥尔格伊。本性善良的帕尔思念亡妻，变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桀骜不驯、炙手可热的副省长在一次行猎时用猎枪打死了廖切市的市长，因为后者枪杀了他的爱犬。市议员们乘机大做文章，宣布为被杀害的市长服丧，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只能穿黑衣服，直到向帕尔讨还血债，报仇雪耻。廖切市成了黑色的服丧城市。其实，市议院的目的主要是阻止财富大量外流——使匈牙利各地拥有土地但没有钱财的贵族子弟，不再到廖切来追逐富商巨贾的女儿，获得大笔嫁妆钱，因为城里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生活索然无味。年复一年，岁月流逝，市民们始终穿着黑衣服，他们无法实现复仇行动。此时，继任的一位市长也死了，他是被前任市长的墓前雕像压死的。选举产生的新市长法勃里齐乌斯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性格急躁而果断。新市长获悉，帕尔和省里的贵族多年不在廖切举行省贵族会议，而现在决定来城里开会之后，就组织市民们将副省长一举生擒并对他进行了审判。市议员们以《谢佩什意志书》中的一条条文为依据，判处帕尔·格奥尔格伊副省长死刑，立即执行，甚至连帕尔的最后愿望——见女儿一面——也被法勃里齐乌斯断然拒绝。于是，刽子手“挥动闪闪发光的大军刀，砍下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头颅——谢佩什省最聪明的一颗脑袋”。法勃里齐乌斯自以为大功告成，实现了正义的复仇，把黑色的服丧城市里的市民从丧服中解脱出来，然而他并未高兴多久。原来，法勃里齐乌斯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与之心心相印，她就是副省长的女儿罗扎莉娅，在廖切城里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就读。为了女儿的安全起见，帕尔让女儿用了一个假的姓氏。当法勃里齐乌斯得知，被他斩首的副省长是未婚妻的父亲时，吓得丧魂落魄，“面无人色，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小说到此结束。

以情节引人入胜见长的米克沙特，在故事中穿插大量奇闻轶事、风土人情、古老的陈规陋习、生动的细节描写，让众多的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在故事中“安家”，以幽默诙谐的笔触对形形色色的芸芸众生的心理，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使故事有血有肉，饶有趣味。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曾在报上连载，所以各个章节都在高潮待起的紧张时刻戛然而止，给人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形成悬念，使读者不忍释手，更加急于了解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

根据编年史，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与廖切市的冲突发生在十六世纪，然而作者把这一冲突从十六世纪移到了十八世纪初，从而把拥护拉科齐的库鲁茨为自己祖国而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本书的背景，这决非偶然。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是满怀豪情为祖国建立功勋的时代，是民族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就立即使书中所描写的事件具有异乎寻常的色彩。况且，作者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感。但是，尽管米克沙特在故事中借助于拉科齐时代，但仍然忠于作者自己所处的时代，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上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他展现了封建贵族和市民等级的冲突，以此来揭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急于想执政的匈牙利资产阶级和不愿意退出自己历史舞台的贵族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书中的有些章节毫不留情地对双方进行了揭露和讥讽。

帕尔·格奥尔格伊行猎时用枪打伤市长的情节，很说明问题。陪同市长打猎的那些贪婪的市民，均系“城里的父辈”，他们不是给市长以任何救助，为他包扎伤口，尽快送他回城里医治，而是抬着他在富饶肥沃的谢佩什省的土地（不属于城市的土地）上奔跑，用鲜血来围圈土地，而当市长的鲜血流尽时，他们还按压他的伤口，想再“挤出”一点血来，多围一点土地，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城市的首脑人物鲜血洒过的土地，划归城市所有。高贵的市民们竟以自己市长的生命为代价，为廖切市“砍来了”格奥尔格伊的很大一片

沃土。米克沙特在书中大量揭露了这些小市民的贪得无厌、心胸狭窄、漠视祖国命运伪善的面目，在他们身上不难发现与作者同时代的资产者代表人物的典型形象。

作者对封建贵族的腐朽和没落也予以无情地揭露和讥讽。但从小说里所刻画的一群贵族的形象来看，米克沙特在自己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中，重又流露出他对这个没落阶级的同情。用作者的话来说，“匈牙利贵族作为一个等级，从来也不囿于一域，自我孤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国才得以存在至今，而且其原因，根本不是某些诗人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上帝的恩赐……无论在哪儿出现了一位智慧超群或财富盖世的强人，就必须立即把他吸收进贵族等级，让他进入这个由国家制度建立起来的城堡。留在城墙外面的都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弱者。”米克沙特的这几行字，与其说是对整个贵族阶层的颂扬，倒不如说是为之惋惜，因为当时日趋没落的贵族（乡绅）已经与自己的前辈毫无共同之处了。可是，作者笔下的谢佩什省的贵族，各具个性，并不千篇一律。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兄长亚诺什，代表那部分把祖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看作高于一切的匈牙利贵族。帕尔完全受自己的副省长“活动”的支配，祖国被肢解也好，依附于哈布斯堡王朝或土耳其人也好，都不妨碍他的副省长“活动”，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活动”才导致了与廖切市的一场不光彩的冲突。尽管如此，帕尔·格奥尔格伊仍然被作者描写成正面人物——一个虽然性情乖戾、桀骜不驯、鲁莽暴躁，但心地善良、坚强刚正、聪明过人的正派人。“贵族”肯杰利的形象，本质上是一个大发横财的商人，重利盘剥的高利贷者，他用自己的财富购买了贵族封号。另一个贵族形象是令人厌恶的日格蒙德·比鲍克，他恬不知耻，贪图钱财，犹大式地出卖自己的祖国和恩人。

匈牙利著名文学理论家、科学院院士伊什特凡·基拉伊认为，在《服丧的城市》这部长篇小说中，米克沙特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

到“谴责那些没有能力将自己提高到对祖国负有责任感高度的阶级。他通过廖切市和谢佩什省的斗争，描写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鼠目寸光的阶级利己主义”。

本书是根据莫斯科“真理”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俄译本译出的。由于译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希读者不吝指正。

黄之瑞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上海

目　　次

上卷

第一章

本章的内容和细节对读者极为重要

帕尔·格奥尔格伊是特克利① 时代谢佩什省最杰出的副省长。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艰难时期。昨天洛邦茨②还在作威作福，而明天库鲁茨③却可能突然到来。在那个时候从事政治活动犹如头上顶着盛得满满的水罐子跳舞一样。跳舞的人稍不小心，罐子里的东西就会泼出来，但每次泼出来的既不是水，也不是酒，而是鲜红的人血。话又得说回来，那时候人血大概比清水还要贱。

可是，权力总归是权力，一个人尝到了权力的毒汁之后就会贪得无厌，不断地渴望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啊，权力是多么令人舒心快意的东西。当然啦，只要大权在握，谁还敢往你头上爬。

帕尔·格奥尔格伊是个大财主，是谢佩什省的世袭贵族。诚然，格奥尔格伊家族已经不象在阿尔帕德王朝④时代那样声名显赫了。（上帝啊，既然你已经决定使阿尔帕德的强大王国永远处于动荡不安之中，那你就让历代的阿尔帕德在地下好生长眠吧！）

时光在流逝，在悄悄地流逝，我们的格奥尔格伊家族的烜赫荣誉也随之从它的顶峰坠落下来了。格奥尔格伊家族的祖先阿尔诺利德和他的几个儿子都拥有萨克森伯爵的爵位，并且是与波兰接壤的边界地区最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我们说的那位阿尔诺利德伯爵，成功地把萨克森人吸引到当时还是不毛之地的谢佩什边区来定居。他使用的办法可不是加麦利恩的捕鼠人把德意志人引

诱到特兰西瓦尼亚去的那种办法。谢佩什省的萨克森人不是傻瓜，不可能被笛声吸引过来：要给他们特权和有保障的权利才行。萨克森人获得了这种特权和权利。与此同时，阿尔诺利德本人当然也得到了皇帝陛下贝拉四世⑤的慷慨恩赐，伯爵获得了杜纳耶次河和波普拉德河之间的全部土地：历代阿尔帕德国王都是一些豁达大度的人，他们并不用霍利德⑥来丈量土地，而只是简简单单地指指从这一条河到另一条河。

阿尔诺利德的几个儿子也是一些英姿勃勃的小伙子，特别是其中一个名叫约尔丹斯基的伯爵。国王拉斯洛四世⑦曾把一座叫格奥尔格奥的小村子赏赐给他。从此约尔丹斯基伯爵的后代就改姓格奥尔格伊。

格奥尔格伊家族的权势曾扩展到遥远的地方，当时在谢佩什边区该家族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的子孙

---

① 伊姆雷·特克利(1657—1705)：匈牙利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领袖。特克利在斗争中不得不依靠土耳其。一六八二年他被敕封为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东北部地区的执政大公(土耳其苏丹授予他"国王"封号,但他并没有使用这个封号)；由于一部分贵族倒向哈布斯堡王朝，运动归于失败，他逃亡到波兰。一六九〇年他一度重新成为统治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公，后来在流亡中死于土耳其。——俄译者注

按：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最长久的王朝，发迹于瑞士阿皋州的哈布斯堡(意即"鹰之堡垒")家族。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② 匈牙利人称哈布斯堡王朝的拥护者为洛邦茨。——俄译者注

③ 指匈牙利的起义者，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匈牙利强大的独立运动的参加者。——俄译者注

④ 阿尔帕德王朝是匈牙利的第一个王朝(十——十四世纪)，其创始人为马扎尔游牧部族的领袖阿尔帕德大公；九世纪末各部族结成联盟，从而为匈牙利国奠定了基础。——俄译者注

⑤ 贝拉四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一个国王(1235—1270)。——俄译者注

⑥ 霍利德是匈牙利的土地面积单位，等于零点五七公顷。——俄译者注

⑦ 拉斯洛四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一个国王(1270—1290)。——俄译者注

中有不少人当上了边区领主，后来格奥尔格伊家族又世世代代高踞谢佩什省省长的交椅。那个时候土地是怎样转让的？这只有上帝知道，大概是通过刀剑易手的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格奥尔格伊家族一代比一代穷，而且不断受到其他贵族后裔的排挤。强大的恰基家族、萨波亚伊家族和图尔佐家族逐渐超过了格奥尔格伊家族，使之失去了往昔的盛名。

杜纳耶次河和波普拉德河始终象从前那样在原来的河道里奔流，但两河之间的土地已不再属于格奥尔格伊家族。他们原来的财富已所剩无几。就连他们的家谱树似乎也老化了，不知为何不再产生三军统帅和国家栋梁，最多只能出一些副省长或县警察局长。据说，确实有一位来自克什马尔克的一百零七岁的茨冈女巫曾经为米哈伊·格奥尔格伊算过卦，她说他们的家谱树完好如初，安然无恙，不过目前正在冬眠，它要昏睡二百年左右。经过二百年休眠之后，它将重新长出繁茂的枝条来，不仅会使匈牙利的其他姓氏黯然无光，甚至还能使遥远邻邦的其他姓氏相形失色……

本书的主人公帕尔·格奥尔格伊，虽然与别采维齐家族、叶克利法卢希家族和达尔瓦什家族——他的妹妹卡塔莉娜嫁给了格奥苗尔省奥什姜村的达尔瓦什——有亲戚关系，但只算得上是个“富裕的贵族”。我之所以故意只提到格奥尔格伊的社会地位，避而不谈他拥有数千霍利德土地的格奥尔格奥庄园——他的庄园里有一座小城堡，城堡筑有几个模样令人望而生畏的五角形边角碉堡，——那是因为在我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对人的评价首先看他是否有名望，然后再看他有多少房产土地。那个时候，有名望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领地，就象现在的人，只要拥有大片土地就能名闻遐迩一样。象巴拉沙家族或恰基家族那样的大地主和感情冲动的人，往往会不止一次地忽而腰缠万贯，忽儿囊空如洗：他们曾经屡次拥有五六处城堡，可过不了多久，又变得无立锥之地，不得

不栖身于茂密的森林、野外看守人的茅舍或者沼泽地的芦苇丛里。可以说，他们把这一切视同儿戏，毫不介意。国王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但过后必然又会如数归还，因为大地主的那些刻有王冠的纹章还是起作用的！如果某地有一个世袭贵族的子孙不小心闯下了大祸，那末他另外几个子孙就会在国王面前乞怜求情，为自己的亲戚开脱转圜。

总之，格奥尔格伊家族祖传遗产减少还不算坏事，即使一文不名也没有关系，坏就坏在格奥尔格伊家族已经被排挤出圈外，不再属于“王朝的名门望族”了。现在当然没有必要去仔细考证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当时起作用的一条规律是“杀人累累，婚姻美满”。很可能，格奥尔格伊家的婚姻并不十分美满，可杀人是杀得相当多的，这有史册为证。此外，他们在政治方面也不走运，一开始就错投了国王（没有投靠斐迪南而投靠了亚诺什·萨波亚伊①），后来又皈依上帝，突然加入了路德派新教。

在格奥尔格伊家族中，帕尔从他祖辈那儿继承的东西比别人多，当然不是指他得到的财富，而是指他傲慢异常的性格。他身材魁梧，膂力过人，目光敏锐，灰色的眼睛在两道浓眉下面闪烁着寒意，仿佛盯着你看的不是两只眼睛，而是两颗冰珠。帕尔·格奥尔格伊其貌不扬，脸部的轮廓很粗糙。可是只要他一登上省贵族会议的主席台，他那张外表平常的脸庞立即会散发出智慧的光芒，甚至显得很漂亮。上嘴唇的髭须象鬃毛似地竖立在鼻子下面，浓密

① 亚诺什·萨波亚伊（1487—1540）匈牙利最富有的地主、最大的封建领主。一五二六年国王路易二世（1506—1526）在摩哈赤附近去世后，他被选为匈牙利国王。投靠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贵族宣布斐迪南一世为国王，与之相抗衡。后来萨波亚伊被对手的军队击败，流亡到波兰。一五二八年他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回到了匈牙利。他对土耳其实行奴颜婢膝的屈从政策，把大部分国土拱手让给了土耳其侵略者，致使匈牙利丧失了民族独立，被肢解得四分五裂。——俄译者注

适度，而整个下巴颏上的胡须，看来是天生稀稀拉拉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根红色的茸毛。额头高耸，向前凸起，额上的皱纹僵直，说明他脾气倔强，性格残忍。紧抿的双唇从来也不露出笑容，而且由于经常怒火中烧而嘴角歪斜。总之，可以把格奥尔格伊的那张脸比作一个阴暗冰冷的地方，那里死气沉沉，没有阳光，只是偶尔被闪电照亮。

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头颅大得出奇，所以他的帽子只能向廖切城里著名的制帽师傅亚诺什·卡姆利亚伊特涅尔先生定做，可他的这个大脑袋却聪明得很！帕尔·格奥尔格伊掌管全省，大小事务均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处理。他年龄虽然只有四十二岁，但已三次当选为副省长，而且每次都是一致通过。他显然认为这种“一致性”意义重大，因为每届例行选举之后，他总是勇敢地宣布：

“贵族同胞们！你们中间倘若有哪一位不同意我当选，那就请他公开声明，我对天发誓，即使只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便立即放弃这个如此荣耀的职位！”

自不待言，副省长的这番话顿时会使大厅里鸦雀无声。“贵族同胞们”当中谁也不敢吭声，尽管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期望邻座的人或许敢于挺身而出，发表不同意见，建立殊勋。帕尔·格奥尔格伊本人大概是真心实意地以为自己果真是德高望重，因而众望所归，取得了这种使他引以为荣的一致通过。他还以为别人也是这样想的。事实上，有的代表在暗自寻思：“我当然不能再容忍这个人了，可别人喜欢他。那为什么要我这个傻瓜去硬出头呢？弄得不好把命也送掉！”

德高望重是很难得的！唯一重要的是要名副其实。不然的话，名望大概要比实际情况更起作用。一个人只要出了名，就会青云直上，虽然实际上大家都很厌恶他。

与此相反，一个人如果只是暗暗地受到大家的爱戴，那么他什

么也得不到。实际情况是牢固的基础，它坚如磐石，然而令人头晕目眩的青云直上却要借助于名声这对翅膀。

说句心里话，谢佩什省的人全都不喜欢帕尔·格奥尔格伊，但是“敬爱的和尊敬的”这类称呼已经和这位要人融为一体，因而谁也下不了决心去取消他的这些“封号”。每个人内心都认为帕尔·格奥尔格伊这个人冷酷无情，爱好虚荣，意气用事，生性好疑，高傲自大，好逸恶劳。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坏品质只不过是他的表面现象。就从副省长的冷酷无情或者所谓的专横霸道这一点来看，究其原因只是他脾气暴躁。格奥尔格伊一发脾气，顿时就变得象头野兽，一旦冷静下来，马上又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有时甚至还会想方设法弥补一下自己所造成的损害。

例如，有人讲起过下面一件往事。有一次，省贵族会议在廖切举行例会，格奥尔格伊患疟疾病倒了。一位医道高明的大夫安德拉什·普拉斯季克先生让伯爵服用大量奎宁，但是任何药物对他的病都不起作用，疟疾使可怜的病人全身不断地哆嗦。病人在省参议会自己的办公室里躺了好几天，后来他派手下到格奥尔格奥去，向他的女管家要来他的睡衣。骠骑兵取来了睡衣。格奥尔格伊穿上睡衣，忽然发现缺少一粒扣子。他顿时火冒三丈，从床上一跃而起，急匆匆地穿好衣服，跑到院子里；骠骑兵的那匹马正在那儿不耐烦地用蹄子刨土，他跳上马背，疾驰而去。

“到哪儿去，到哪儿去？”省参议会的官员们惊惶失措地在他身后喊着。

“求求您，大人，您究竟想干什么啊！”正向他迎面走来的大夫吓得大叫起来。

“我回家去……一忽儿就回来，”格奥尔格伊眼珠乱转，用嘶哑的声音喊道，“给女管家几个耳刮子！”

副省长顺着通往格奥尔格奥方向蜿蜒曲折的道路策马奔驰了

半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火气慢慢平息了，由于激动，疟疾的症状也消失了。这位病体霍然而愈的伯爵那时几乎已经到了格奥尔格奥村的村口，可是他却又心平气和地勒转马头跑回来了。

格奥尔格伊深知自己的弱点，他有一些诸如木棒、鞭笞时使用的凳子和镣铐等“施加行政影响的工具”，每次使用过以后都锁在仓库里，他命令手下把仓库钥匙挂在院子里一棵高大的白杨树的树梢上。需要用钥匙时，副省长就拿着枪走到台阶上，不断地朝“靶子”射击，直到从树上打下“靶子”。射击使他转移注意力，何况有的时候，时间长达一个小时，因为在发怒的时候射击，双手会颤抖，所以他通常总要等到火气平息后才能射下钥匙，也就是说，副省长在审讯犯人时已经比较心平气和了，这样就避免了过于仓促地作出判决。

帕尔·格奥尔格伊显然力求办事公道，因而不能把他算作坏人。不，不，不过他象任何一个由于受到命运的种种打击而变得冷酷无情的人一样，情绪始终很坏。他虽说被认为是全省最强有力的人物，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对以下三件事情无能为力：对过去的痛苦和屈辱耿耿于怀，胃纳不佳，睡眠不足。唉，格奥尔格伊为了能好好地睡上一觉，什么法儿都使出来了！他把自己城堡周围，包括附近农民院子里的公鸡斩了个精光，牧人们清早吹了号角，要杖责二十五下。惊扰老爷午睡的人要遭到特别严厉的处分，因此而受到惩罚的人不少，因为午饭后打个盹非常舒服。晚上的睡觉时间是上帝赐予的，如果你是一个公务人员，那末午睡时间是你自己从工作时间中揩油出来的，因此睡觉时分外香甜。

所有的人和动物，在老爷屋子的窗口下面走过时不准发出声响，塔楼上放炮，表示老爷已经用完午餐，附近的磨坊就得停止磨粉，因为磨轮咯吱咯吱的声音会惊扰老爷的美梦！村里的人个个都小心翼翼，保持绝对安静，不让井台上的绞车发出轧轧声，不让

链条发出叮当声，不用臼杆舂臼，因为老爷在睡觉！唱歌、大声谈话更是严格禁止的。老花匠米哈伊·阿普罗有急事要走过老爷的窗前时，想的办法可巧妙了：他脱下打了马蹄形铁掌的笨重的长筒靴子，冬天改穿毡靴，夏天干脆就赤着脚走过这个禁区。

有一次，老花匠的外孙来这里作客度假。外公外婆非常喜欢这个可爱的小外孙，因为若干年后他也可能成为一位老爷。外孙的父亲是克什马尔克的一家糖果点心店的老板，他看到儿子自幼体弱多病，决定把儿子培养成一名神甫。好心的老人们宁愿拼掉老命也要照料好这个外孙，不让他沾上一丁点儿灰尘。但是，只要他们稍一疏忽，孩子就要闯祸！（哎哟，这些淘气鬼随时随地都会想出些危险的恶作剧来！）这个学生在柜子里发现了一只旧的手风琴，他背起手风琴来到绿荫如盖的院子里，坐在一棵菩提树下，随手就奏起了一支古老而伤感的歌曲，而他的上面恰巧就是老爷卧室的窗口。

布达，布达——我们的人民
为你流了多少鲜血，送掉了多少性命！

这位音乐家演奏了还不到一分钟，府邸里所有的仆役下人都一起跑来制止他。阿普罗大婶虽然年迈体衰，也跑得飞快，她那浆得硬撅撅的裙子迎风飘舞，发出沙沙的声响。她赶到孩子身边，夺下他手中的手风琴说："别拉了，你这个倒霉的家伙！走开，走得远远的！"她用自己的围裙遮住外孙，拉着他走进了长满杂草的花木丛里，因为她听见了背后的开窗声（唉，上帝！）和刺耳的、威严的询问声：

"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回答他的是花木丛里逐渐远去的簌簌声。

格奥尔格伊气得面孔变形，两眼充血。他从屋里一跃而出，冲进了院子。这个院子由于花匠阿普罗大叔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已经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他在高大的树木之间栽上了一丛丛美丽的花卉。那年夏天，他把一些奇花异草栽成了一枚有生命的谢佩什省的纹章。大家知道，这枚纹章是由图尔佐伯爵家、别尔采维齐伯爵家和德拉维茨基伯爵家世代相传的纹章组合在一起而成的，而其中的犀牛形象则取自科罗特诺基家徽上的图案。每逢礼拜天，谢佩什省的农民都路远迢迢地赶到这里来观赏这个人间奇迹，不过他们并不把这个奇迹看作阿普罗大叔的艺术成就，而看作大地母亲的英明伟大。据说，这是大地母亲用鲜花来告诉人们：在我们谢佩什省，有人很快就要做国王了。(这个预言差一点儿应验！但是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特克利大公带着自己的夫人一起流浪到东方土耳其人那儿去了。)

当帕尔·格奥尔格伊从屋里冲到凉台上来时，仆人们正在给那枚由鲜花组成的有生命的纹章浇水。

"喂，把那个拉手风琴的人给我带来！"他号叫着说，"不论死活，快去！"

而他自己则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的牙齿黄得令人恶心，因为他也属于"烟鬼"之列（当时把效法土耳其人新时行的男子娱乐即抽烟的人叫做"烟鬼"）。

仆人们面面相觑，呆若木鸡。阿普罗老头面如土色，而女管家马里亚克大婶则在用一种白色粉末使劲地擦拭着烘烤华福里饼干的铁盘。

"谁在拉手风琴？"副省长厉声追问。

没有人回答，虽然大家都知道是谁，因为仆人们都喜爱阿普罗夫妇，不愿出卖他们。

"马里亚克大婶，您看见吗？"

“没有看见，”女管家答道。“没有看见，否则让天雷把我劈死！”说话的同时，她勇敢地抬起了头。

“好吧！您原来是这样照料我的！”格奥尔格伊怒气冲冲地说。“谁也没有看见吗？”

仍然没有人回答。

“你，普列斯顿，你也不知道谁拉的手风琴？”他问自己的亲信仆人。

“我不知道，大人。”

“那么你呢，马佳什？”（穿号衣的马车夫名叫马佳什。）

“我也不知道，”马佳什吞吞吐吐地说。

“嘿，好啊，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副省长龇牙咧嘴地嘿嘿冷笑，他的笑声令人心惊肉跳。（他说话越温和，干起事来就越残酷！）“那么，你们给我听着，倘若半小时之后你们还不把那个拉手风琴的人给我找来，我就让你们每人都挨一顿鞭子。Dixi①。”

格奥尔格伊骂声不绝地从凉台上走进了屋子，接着传来房门的乒乓声和被拳打脚踢的狗的吠叫声，这些狗原先在各个房间里来回走动或躺在那儿。狗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院子。仆人们个个垂头丧气，窃窃私语，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否要向老爷告发那个学生。阿普罗大婶露出一副全然绝望的神情，看上去今天的灾难她熬不过去了，她宁愿投井自寻，也不能让别人处罚她的外孙，“上帝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怜的女儿会怎么说啊！”

阿普罗大叔是个性格软弱的人，他听了老太婆的哭诉，就象丢了脑袋似地完全失去了自持力。他奔回自己的小屋去找东西，当然不是找脑袋，而是找念珠。他象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应当做的

---

① 拉丁语：我说过了。——俄译者注

那样，不断地拨着念珠向上帝祷告。上帝也许会帮助他！只有女管家马里亚克双手叉腰，斩钉截铁地说：

“嘿，这算得了什么！我决不容许哪个异教徒鞭打一个可怜而瘦弱的小孩！孩子，你别怕，我决不让你挨打！”她边说边抚摸着站在身边的男孩的脑袋，而那个男孩已吓得浑身发抖了。“你只管到厨房里去吧，我用钥匙把门锁上。这样，连魔鬼也到不了你身边。我来给你想办法。不过你得老老实实地坐着别动，等这阵雷雨过去。你可以到炉子上去拿剩下的奶渣饼和鹅腿吃。我要走了。钥匙在我身边。亲爱的外婆，你就一百个放心吧。”

为了掩人耳目，女管家绕着花园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跑到园门外的草地上，村里的茨冈人正在那儿揉和制砖坯用的粘土。领头的茨冈人佩季是个身材健壮的小伙子。马里亚克就是想打他的主意，让小伙子把一切过错承担下来，就说不是那个学生拉的手风琴，而是他拉的。两个人讨价还价讲了老半天，直到佩季同意为得到一头刚满月的小猪和两只白面包而跟她到老爷的院子里去跑一趟。聚集在院子里的仆人和阿普罗老夫妇俩一下子就明白了女管家的意图(看来，这个婆娘不但头发长，见识也不短！)，都跑过来亲热地迎接这位救世主。他们想方设法安慰和鼓励这个年轻人，接着便把他带到了老爷那儿。只有两面三刀的普列斯顿去吓唬这个可怜虫，他凑到小伙子耳朵边上说：“茨冈人，我可不愿意处在你现在的地位啊！”

其实，佩季也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妙，正打算偷偷溜走，但马里亚克大婶象虱子叮人一样死死地抓住他的领子。她打开了老爷的书房门，把年轻的茨冈人推进了房间，得意扬扬地喊道：

“他就是罪犯！”

副省长躺在一张铺着熊皮的卧榻上，正在平静地抽着烟斗；他满脸倦容，懒洋洋地向跑进书房来的人看了看，打了一个呵欠，冷

淡而苦恼地说："你拉得很好，佩季。好吧，马里亚克大婶，您替我赏他一个金福林和四俄尺呢子……"

这样的例子很多，也就是说，要想理解帕尔·格奥尔格伊的性格是很不容易的。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谜。但是，不管他干了什么荒唐的事情，人们都不责怪他。总有某个难以想象的幸运之神伴随着格奥尔格伊，向他讨好，用哈哈镜把他的短处照得滑稽可笑，因而有时候甚至连他的恶行也仿佛变成了善举。要是换了另一个人，格奥尔格伊早就被杀掉了，而他却受到大家的保护，他们说："嘿，就让他去搞吧！我们可得理解这个人！理解他宽广的胸怀！可怜的格奥尔格伊怎么也忘不了死去的妻子，老是闷闷不乐。对这样不幸的人不能苛责了。他虽然好发脾气，心情忧郁，冷酷无情，但正好说明他心地是多么善良……"

顺便说说，有些人故意找碴儿（audiator et altera pas①），他们暗地里在嘁嘁喳喳地说：时间早已治愈了副省长心头的丧妻之痛，留下的只是恶劣的品质；他可不象他假装的那样，是个严酷无情的修道士：黄昏刚刚降临格奥尔格奥村的城堡，老爷各间内室的墙上就人影憧憧，空荡荡的过道里响起了女人衣裙的沙沙声……

了解帕尔·格奥尔格伊的人显然不会相信诸如此类的恶语中伤，然而更了解格奥尔格奥村少妇的人却对这些流言蜚语深信不疑，因为格奥尔格奥村的妇女素来以漂亮和轻佻闻名，而在这些边远地区，经过特克利的屡次征战之后，男子幸免于难的已所剩无几了。

在为数不多的品格高尚的格奥尔格伊家族的成员中间，关于"野人"的种种诽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们的愤慨，可是风趣诙谐的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仅仅用一个笑话就驳斥了对他弟弟的种种

---

① 拉丁语：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听听。——俄译者注

非难：

“我本人不相信这些诽谤。倘若这些话是事实，那也不是坏事。可怜的卡罗莉娜去世已经十年了。他毕竟是个人，而不是墓前的十字架！再说，即使是十字架，也会东倒西歪的，不会直挺挺地竖上整整十个年头。这种事情与别人根本无关。每个人都用自己擅长的办法来增加农奴的数量。”

为了这个笑话，亚诺什的妻子玛丽娅·亚诺基打了丈夫一拳；但从那以后，无论是她本人还是族里的其他人，再也没有谴责过她小叔的品行，因为亚诺什被认为是整个格奥尔格伊家族的圣人，虽然他并不具有弟弟那样的才干，但他是一位爱国者，真正的库鲁茨，他心地善良，纯洁得象刚飘落下来的雪花。

帕尔·格奥尔格伊在鳏居十年之后，确实渐渐变野了，难怪他家族里给他起了个“野人”的绰号。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不止一次地开玩笑说：“弟弟，你究竟是不是从我们家族的纹章上跳下来的？”①

然而，帕尔·格奥尔格伊过去是个性格开朗、办事稳健、愉快健谈的人；自从心爱的妻子卡罗莉娜去世以后，他变得悒悒不欢，精神沮丧了。有人说，他在丧妻之后，仍然保留了善良的美德和许多优秀的品质，但都被一层厚厚的坏品质掩盖住了，因而好品质无法脱颖而出。格奥尔格伊变成了一个凶狠而蛮不讲理的人，一个地道的暴君，总而言之，变成了一个“野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谴责他变成了“野人”的人，开始谴责他不再是野人了。您看，世界岂不过于荒谬？

去世的女主人倒是值得人们怀念的。沙穆埃利·帕多林齐牧

---

① 格奥尔格伊家族纹章上的图案是森林里的一个野人，大概是为了纪念这里的边远地区还需要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的远古时代。——作者注

师在念临葬悼词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把多么美丽的瑰宝埋进了土里。"在埋葬的时候，他甚至还流下了眼泪；顺便插一句：虽然他有一切理由要骂出声来。

卡罗莉娜·叶克利法卢希早在姑娘时期就以美丽而出名，成了少妇后变得更加艳丽动人！我们在波鲁勃斯基的编年史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十七岁的时候，有九十六个爱慕者向她求婚，姑娘的父亲、傲慢的焦尔季·叶克利法卢希断然拒绝把女儿嫁给克里什托夫·马里亚希（虽然这位气宇轩昂的富家子弟很合父亲本人和他女儿的心意），原因是求婚人数尚未达到一百名。克里什托夫·马里亚希要了个花招，怂恿自己的几个朋友说："你们假装去求婚，给老头儿一点面子。"因此，为了开开玩笑，帕尔·格奥尔格伊也和其他人一起去向她求婚。可结果是，他与卡罗莉娜一见钟情，热恋得神魂颠倒，任性的姑娘再也不想听到克里什托夫·马里亚希这个姓名（所有的女人都一样！），而且不久就举行了婚礼。在结婚典礼上，伊姆雷·特克利亲自宣布舞会开始，并与新娘跳了几个舞，他被近在咫尺的新娘所陶醉，竟一再拥抱这位美人儿。这一举动使新郎大为不满。

"喂，格奥尔格伊，你发什么狗脾气？"他的大公在结婚宴席上笑着问道。"你要知道，我比你更有权拥有她。既然我是'北匈牙利国王'（他当时刚刚获得土耳其苏丹赐予的这个封号），那么'北匈牙利王后'不属于我，还能属于谁呢？"

特克利大公说这番话是开玩笑，但在字里行间可能还隐藏着另一层深刻的涵义。

蜜月还没有结束，大公就已经到格奥尔格奥来过几次。他是秘密来访的，象普通骑士那样只带了一个侍从。这种访问深深刺痛了格奥尔格伊的心灵。有一次，他随代表团一起来到克什马尔克，在特克利那儿作客，大公要他转告他的妻子说，大公日内将再

次访问格奥尔格奥，希望能受到丰盛的晚宴招待。格奥尔格伊顿时两颊绯红，很不礼貌地回答说：

“这几天我们不在家。”

特克利面有愠色，而米克洛什·别尔采维齐出自不合时宜的好意拉了拉格奥尔格伊的骠骑兵短上衣，轻声地劝告说：

“老弟，per amorem dei①，你要爱惜脑袋。”

年轻的丈夫推开了他的手，高傲地大声回答说：

“我的脑袋是属于陛下的，让他去爱惜吧。妻子是属于我的，因而我本人要爱惜她。”

大公对他的回答很满意，他放声大笑说：

“好吧，既然你不想做一个好客的主人，那你就做我所期望的客人吧。”

他把格奥尔格伊留下来共同进餐，这在代表先生们眼里是无上的光荣。从此以后，特克利再也没有来过格奥尔格奥。他是否心里有气？这只有上帝知道。最确切的说法是，他没有空闲时间。

当时为特克利大公照亮道路的幸运之光很快就暗淡了下来，因为这种光是虚幻的。它不是太阳发出的光，而是土耳其苏丹眼睛射出来的光。每当苏丹认为某件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去做，或者看到了人们愤怒的神色，他往往就把视线转移到别处去。

光荣的战争不久就结束了。特克利大公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人物，他躲在土耳其的某个穷乡僻壤，安分守己地沉湎于往事的回忆之中。而在他的祖国匈牙利，一切都回复到可恶的、但习惯了的常轨。漫长、寂寞、悲惨的日子年复一年。只有格奥尔格伊的庄园充满了幸福和安逸。卡罗莉娜成了迷人的家庭主妇、可爱的妻子，因而帕尔·格奥尔格伊心满意足，无所企求了。当初令他五内俱焚

---

① 拉丁语，看在上帝的面上。——俄译者注

的醋意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谁还能从这位幸运儿手中夺去他的卡罗莉娜？连特克利都不敢做的事情，还有谁敢做？

然而，比特克利强大万倍的主宰——死亡，却使她屈服了。一六八九年，美丽的卡罗莉娜·格奥尔格伊把生命献给了自己唯一的女儿，自己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临终之前，她用微弱的、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只要求给她看一眼刚生下来的女儿，嘱咐给她取名罗扎莉娅。

不幸的丈夫悲痛欲绝。他号啕大哭，撕破自己身上的衣服，象野兽似地扑向人们。关于他在葬礼上的不礼貌举动，虽然事隔多年，仍然不时有人提起：当沙穆埃利·帕多林齐牧师前来给死者举行葬礼仪式的时候，格奥尔格伊顿时大发雷霆。

"这个人是谁？"他仿佛如梦初醒，突然大喝一声。"他到这儿来干什么？我决不让他把卡罗莉娜带走。不！决不！滚出去！"

"舅兄，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发疯了？！"达尔瓦什劝说道，"你这样对待上帝的仆人不觉得害臊吗？"

"什么？你就是上帝的仆人！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的主人算帐！不要放他走！"失去了理智的格奥尔格伊不停地吼叫。"我正要找他！既然我见不到那个夺去我亲爱的妻子的人，那么就抓住他的仆人！残酷的上帝，原来是这样！"格奥尔格伊气势汹汹地挥舞着双臂接着说。"这么说，你是他的仆人？好啊！喂，随从们①、普列斯顿、斯利马奇卡，用鞭子抽他二十四下！"

前来参加葬礼的人大惊失色。这些亵渎之词使他们毛骨悚然，牧师则恭顺地抬头望着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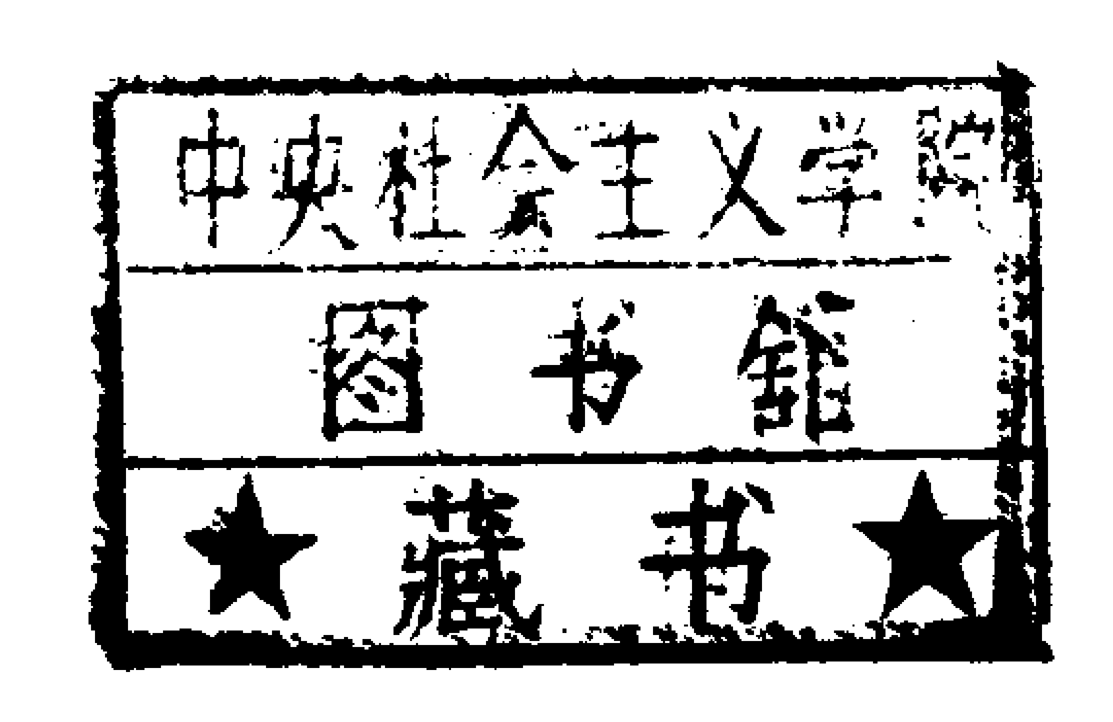
"上帝，宽恕这个罪人吧。这是他有病的灵魂在哀号！"

亲属们都很尴尬，但他们怎么也无法使格奥尔格伊平静下

---

① 这里指乡村的警察、警官。——俄译者注

来。为了使葬礼能进行下去，他们抓住不幸的帕尔，把他锁在地窖里。三个健壮的男子——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克里什托夫·叶克利法卢希和大卫·霍兰斯基——好不容易才制服了他。就这样卡罗莉娜在丈夫不在场的情况下被埋进了土里。



第二章

猜疑

有时候上帝的仁慈表现在细微末节上。他使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妻子玛丽娅·亚诺基几乎与卡罗莉娜同时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鲍尔芭拉。她比罗扎莉娅大六个星期。

善良的玛丽娅奶水很多，因而决定把失去母亲的婴儿接来抚养，由她亲自喂奶。绝对不能将可怜的孤儿交给女仆们照料！那时候的贵族老爷们缺少知识，他们以为贵族的孩子吮吸了农妇奶妈的白色乳汁，就会失去高贵的贵族血统。因此，当帕尔·格奥尔格伊恢复理智、能进行正常交谈之后，兄长亚诺什和嫂嫂玛丽娅就立即说服弟弟把女儿交给他们抚养，于是襁褓中的罗扎莉娅马上被带到托波尔茨城堡。

帕尔·格奥尔格伊仍然沉浸于失去妻子的痛苦之中，接连几个星期都没有恢复常态。尽管女管家马里亚克大婶不断地吓唬他说，小女孩可能奶水不够吃，但他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女儿。接着，从托波尔茨又突然传来了令人悲痛的消息：亚诺什的小女儿鲍尔芭拉死了。姗姗来迟、身体孱弱的鲍尔芭拉是"幼女"。（当时亚诺什的其他子女都已成年了！）鲍尔芭拉的母亲玛丽娅·亚诺基对小女儿的死并不特别悲伤。呱呱坠地后不久就死去的孩子，尚未成为一个人，只不过是个陌生的、不熟悉的、有生命的东西。孩子死了也就完了，仿佛根本就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因此，托波尔

茨的格奥尔格伊夫妇对鲍尔芭拉的死并不很悲痛。当时正值冬天，所有道路都结了冰，亲属们大概一个也没有来参加她的葬礼。父母亲虽然穿着黑色的丧服，但并没有举行特别隆重的仪式，就给小鲍尔芭拉送殡，把她葬在格奥尔格伊家族的墓地里。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可是，当帕尔·格奥尔格伊到托波尔茨来过圣灵降临节①的时候（他的女儿当时已经会笑了，这真奇怪！），他感到很多事情令人诧异。例如，有时候他接连几个小时仔细观察和研究女儿的小脸蛋，竭力想找出女儿与卡罗莉娜的脸部特征有无相似之处。女儿的脸庞很漂亮，很可爱，但不象她的母亲！唉，一点儿也不象！小女孩的眼神有时象山羚羊的神色，这与卡罗莉娜很相似，但这种相似转瞬即逝，宛如小小的火星，闪烁了一下就立即熄灭……也许，这只不过是父亲的想象吧？

小女儿长得白白胖胖，很象神像画师们画在天主教堂天花板上的那些小天使：她嘴角总是带着微笑，见到伯父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就欢快地挥舞着两只小手臂，仿佛小天使在扇动一对小翅膀，扑向伯父，要他抱。可是，当伯母把侄女刚放到她亲生父亲的怀里，女儿却吓得放声大哭。请问，这哪有什么“血缘之情”？帕尔·格奥尔格伊惊奇万分，百思不得其解。他脑袋里嗡嗡作响，思潮起伏，仿佛一群群乌鸦在黑色的夜空里左右盘旋，上下飞舞。当帕尔看到亚诺什从摇篮里抱起啼哭的孩子，亲她，哄她，直到逗得她笑容满面时，他就紧皱双眉。再说，双鬓花白的亚诺什竟然当着各位审判官的面哄小孩子睡觉，怎么就不感到害臊呢？那些审判官大概会在背底里嘲笑他：“您瞧，副省长真发疯了——年纪一大把，还心甘情愿当保姆。”

“要是照料自己的亲生儿女，那还情有可原！”帕尔·格奥尔格

---

① 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译者注

伊代替这些"审判官"继续议论道。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审判官"，而是他本人的想法，这些想法象苍蝇一样在他的脑海里纠缠不休。

为什么亚诺什如此疼爱这个小女孩？这正常吗？疼爱别人的孩子！谁疼爱？一个正派人，副省长（亚诺什当时还没有辞掉谢佩什省副省长的职务）？就连嫂嫂也这样，简直是溺爱这个小姑娘。她对自己死去的亲生女儿却始终只字不提！人死了，不在了——仅此而已！帕尔·格奥尔格伊不止一次地故意谈到死去的鲍尔芭拉，但他发现她的双亲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悲痛的影子。这就是说，他们不太悲伤，女儿的死无异于死去一只金丝雀。亚诺什甚至说，双脚没有着过地的婴儿还不能算是个活人，他幼小的灵魂还没有从天上来到人间，他们那个死于襁褓中的鲍尔芭拉就是这样的例子。孩子会坐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候已经成为一位小姐。"是这样吗，我们小小的甜面包？你已经是一位小姐了！喂，朝你爸爸笑一笑！"

可是罗齐卡①不愿意朝自己的父亲笑，而是张开双臂扑向伯父亚诺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帕尔·格奥尔格伊当时变成了"野人"——他脸色黧黑，愁眉不展，蓬松的胡子横七竖八，眼睛旁边还挂着几绺头发。象他那副模样，不要说小孩儿，就是大人看了也感到可怕。亚诺什十岁的儿子、可爱的久里是克什马尔克的学生，那时候也回家来过节。他的叔叔帕尔立即就闪现了一个念头："这一下我可有人可以打听事儿了！"他悄悄地盘问这个男孩说：

"这么说，你们学生圣灵降临节也放假？那你们究竟什么时候才学习呢？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象皮什塔·什瓦比那样的用功学生。每当他妈妈在家里宰鹅，他就向学校请假。"

---

① 罗扎莉娅的爱称。——译者注

“帕利①叔叔，我可不是这样！我是个好学生，不愿意向别人提任何请求。即使放假，我也没有要求回家。”

“噢，我看你是个真正的格奥尔格伊！那么，你打算将来做什么？”

“当兵！”十岁的格奥尔格伊骄傲地回答说。

“可是士兵得学会服从，小兄弟！”

“那倒不错。我会服从，就是不会提请求。学校批准我回家，我才回家的。”

“那么你今年回家几次了？”

“圣诞节，复活节。还有现在这一次，回来过圣灵降临节。”

“你小妹妹什么时候死的？”

“死的时候，我不在家里。”

“为什么不在家里？”

“我当时不知道她死了。”

“什么？他们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的？”

“父亲后来告诉我的！他到克什马尔克来看望我。”

“你父亲很悲伤吧？他愁眉苦脸的，是吗？”

“可能是的。”

“怎么会是‘可能是的’？难道你没有见到他？”

“我没有看他的脸。”

“那么你很舍不得你的小妹妹吧？”

久里思索了一下。小男孩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他不会撒谎。

“我对她不熟悉，”他终于果断地说。

---

① 帕尔的爱称。——译者注

“可是，复活节的时候你不是看到过她吗？”

“我看是看到她，不过……”

“这么说，你还是知道她长得怎么样的？你使劲儿回想一下她的模样！”帕尔·格奥尔格伊说。他迫使小男孩回忆妹妹的容貌。

“我不知道她的长相怎么样。”

“嘿，你别胡说八道！”叔叔对侄子大喝了一声。

“可是，帕尔叔叔，您也知道，小毛头可不是小猫。小猫可以凭着毛色来分别：这只是花猫，那只是黑猫，另一只是烟灰色的猫。对于小女孩，我也只会按照裙子的颜色来区别。”

“小兄弟，你真是个货真价实的笨蛋！你是不是想以此说明，鲍尔芭拉长得很象罗扎莉娅？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妈妈怎么知道，哪个孩子是她的亲生女儿？”

“那很容易！她知道谁的帽子上缝着什么颜色的蝴蝶结。”

看来，小男孩天真的回答，非但丝毫没有满足帕尔·格奥尔格伊的要求，反而使他的心情更加惶恐不安。第三天，格奥尔格伊就告别了兄嫂，乘坐驾着四匹灰马的马车回格奥尔格奥去了。临走前，他吻了一下在摇篮里睡得非常香甜的女儿。但是，他一路上在不断地思考，为什么亲属们对他如此和蔼可亲：他们煞费苦心地用令人愉快的交谈来为他排愁解闷，他们尽量回避一切可能会使他触景生情的东西，以免触及他心灵上的创伤。种种胡思乱想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猜疑，这种猜疑也许早已酝酿成熟，目前不过是突然爆发而已。假如现在的罗扎莉娅果真是鲍尔芭拉，而真正的罗扎莉娅已经不在人间了，那怎么办呢？

啊，上帝！这可能吗？格奥尔格伊甚至紧张得叫出声来，但他立即又暗自寻求答案：这可能吗？

唉，说实在的，为什么不可能呢？亚诺什心地善良，是整个人世间最模范的兄长。他对别人也很宽宏大量，难怪附近地区的人

们都称他为“Patronus et pater lutheranorum”①。亚诺什心慈面软，因而他经常做好事。玛丽娅是一个与丈夫的品行相称的妻子，她本性仁慈，品德高尚。玛丽娅是一位不寻常的妇女，一位圣洁的女人！“我们现在假设罗扎莉娅已经死了。只不过是假设！”帕尔·格奥尔格伊作出这样的自我推理。“亚诺什和他的妻子感到绝望了：帕尔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这样想：‘这个打击会使帕尔发疯的。’他们盘算着如何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推测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娅，不，很可能是亚诺什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因而哥哥大声说道：‘亲爱的玛丽娅，你知道我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小女孩反正已经死了，我们可得挽救帕尔。孩子的灵魂飞到亲生母亲那儿去了，假如帕尔知道她死了，他的灵魂决不会飞向他亲爱的妻子，多半会陷入黑暗王国——精神错乱。我们最好还是别告诉他罗扎莉娅死了。我们可以对他说，我们的鲍尔芭拉死了！我和你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东西，是吗？鲍尔芭拉反正依然如故，活得好好的。我们仍然可以象往常那样疼爱她，关怀她，欣赏她。不过，今后不能叫她鲍尔芭拉，而要叫罗扎莉娅。也许，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帕尔，并把女儿要回来。时间会治愈任何病痛的。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样做对帕尔有什么好处？要是我们对他说实话，他会变成一个无所作为、不可救药的人。由于我们的这种无可指责的谎话，他将重新生活，从事政治，为祖国作出贡献，他将再度保持情绪稳定，也许还会得到幸福呢。我们已经有两个女儿，虽然她们都已长大成人，嫁出去了——而这个女儿将来也要出嫁的。等到两个大女儿的孩子学会了走路，在我们的花园里蹦蹦跳跳可热闹了！可那时候可怜的帕尔仍将形影相吊，象个孤零零的十字架一样。”

① 拉丁语：路得派新教徒的父亲和保护人。——俄译者注

帕尔·格奥尔格伊想象中的这番谈话，使他豁然开朗，懂得了种种现象的缘由：为什么亚诺什一家对“女儿”的死（当然，不是他们自己的女儿）如此漠然置之，相反，却那样疼爱活着的那个“别人的”孩子（人到中年的父母总是比年青的父母更加溺爱自己的小儿子、小女儿）；为什么小女孩一点也不象卡罗莉娜，为什么“血缘之情”对她不起作用，因而她根本不想认识自己的父亲。

疑窦象长在脑子里的肿瘤，不断地扩大，弥漫；起初帕尔·格奥尔格伊不过略微有点心神不定，可后来渐渐变得食不甘味，夜不成寐。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又来到了托波尔茨。他象密探那样，寻根究底，锲而不舍，到处刺探。他与仆人们纠缠不休，他注意兄嫂的一举一动，想出种种巧妙的办法来证实自己的想法。但是情况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了。有的时候，他还能够对整个事情的真相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啊，上帝，我真笨！是呀，他们心地善良，才这样宠爱小女孩，好让我减轻心中的苦闷。他们故意避而不谈死去的鲍尔芭拉，想方设法使我摆脱那些有关死亡的悲痛念头。如果他们大声嚷嚷女儿的葬礼，那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心底里究竟悲伤不悲伤，其程度究竟如何？罗扎莉娅不象卡罗莉娜吗？要知道，幼小的苹果子房与成熟的苹果也不相象。难道幼小的子房到了秋天不会长成苹果吗？不，不，是我自己疑心生暗鬼，想出种种荒谬绝伦的念头来！”

帕尔·格奥尔格伊尽力驱赶这些使他痛苦不堪的幽灵，但总是徒劳无功：幽灵只是偶尔匆匆离去，使可怜的帕尔得到短暂的安宁，可过不了多久又卷土重来了。帕尔·格奥尔格伊试图用多干公务的办法来忘掉自己的痛苦：作为警察局长，他不断外出，跑遍了全省的村村寨寨，为别人排难解纷。有空闲时间，他就打猎，在森林和田野里东游西荡——有时甚至搞得筋疲力尽。咳！毫无用处。最后，他终于决定向别人公开秘密；如果他信得过的那个人对

他所说的种种怀疑嗤之以鼻，驳得体无完肤，那么他可能会感到轻松些。帕尔·格奥尔格伊已经不相信他自己还能够清醒地判断人生，虽然他和别人一样，通常总是自命不凡，高度评价自己的判断能力。他天生就聪明过人，富有洞察力，但是他知道，人越聪明，就越有可能成为某个纠缠不休的念头的牺牲品。

问题就这样决定了。可是找谁去谈谈自己的猜疑呢？他选择了女管家马里亚克大婶。她是个可信赖的女佣人，何况她从小罗扎莉娅出世那天起就见到过罗扎莉娅，不止一次地帮着给小女孩洗澡，直到罗扎莉娅被带往托波尔茨。想当年，是女管家陪伴卡罗莉娜一起来到格奥尔格奥的，因而一种下意识的灵感促使他向这个女人倾吐自己的怀疑；这样一来，一条条无形的线缕大概会把他和卡罗莉娜本人直接联系起来。

有一次，伊什特凡·罗利法官因故没有来，只有帕尔·格奥尔格伊一个人在用餐，女管家在餐具柜旁边忙乎着擦拭碗碟。他把女管家叫到自己身边问道：

“马里亚克大婶，您说说看，我们的小罗扎莉娅象谁？”

“还能象谁，当然是象自己的母亲罗！”女管家回答说，她对这个问题感到有点诧异。“难道不象吗？”

“至少，我没能发现她们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位警察局长叹了一口气说。

马里亚克大婶迷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毫无相似之处！一点也不象！”格奥尔格伊满腹牢骚地说。“这难道不奇怪吗？”

“奇怪？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倘若有什么东西值得奇怪的话，那么问题并不出在我们这位可爱的小天使罗扎①身上，而

① 罗扎莉娅的爱称。——译者注

在于每个人的眼光不同。不是吗？”

“是的，马里亚克大婶。假如我对死了一个孩子的事情一无所知，那就压根儿不会产生这个念头。再说，我还有种种其他想法。”

“其他想法？想些什么？”

“您也知道，失眠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脑子里老是东想西想的。譬如说，他们会不会搞错了，把我们的小孩儿给调包了？”

女管家一下子就被这个想法吸引住了，仿佛一条蛇突然逮住了一只在它身边飞过的大甲虫。对于感兴趣的流言蜚语，马里亚克大婶总是拚命打听，寻根究底。为了偷偷地刺探一件小小的丑闻，她可以废寝忘食，然后就到处宣扬。上帝赐予马里亚克一张异常天真无邪、善良敦厚的脸庞，她目光深邃而坦率，但是她却非常善于说别人坏话，简直令人很难怀疑她是在造谣诽谤，恶语中伤。她有一套惯用的手法：只是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始终不予肯定。她把带有毒刺的暗示隐藏在自己所提的问题里。

“大人，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您是说小孩儿给调包了？”女管家惊奇得双目圆睁，又问了一遍。“噢，上帝啊，上帝！难道我们的罗齐卡果真早就躺在她自己母亲的身边了吗？上帝啊，我们的天父！”马里亚克虔诚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说，“别再考验我们了！原来是被‘调包’了。”

“哼，我还没有肯定呢，”格奥尔格伊抗议道，“这只不过是我想出来的。”

“想出来的？”女管家喃喃地说。她似乎在出声地思考，并随手拿起一叠餐巾。“大人，您的脑袋多么聪明！我知道您的脑袋很灵光！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呢？这种事情，我听到过多多少少！”

马里亚克大婶立即就给老爷讲了几个故事。她首先讲了一个关于古时候如何调换奥斯特罗卢茨基的故事，然后又谈到一位姑

娘，姑娘的姓名她已经忘了，只知道这个姑娘是位伯爵夫人，夫人的父母亲住在卡沙城。女管家接着把她所能想得起来的、关于调换小孩子的故事，都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这些故事与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一起，统统保存在她那象喜鹊窝似的脑袋里。

“不过，所有的结局都是皆大欢喜的，”她说。“一个小小的胎记总会帮助人们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幸的是，我们的小小天使身上连一丁点儿斑点都没有。看来，只有古时候，小孩子才会生下来就长满胎记的。”

“马里亚克大婶，您又在胡诌了！”

“我在胡诌？”女管家大声责问道。“当然罗，我这个人有什么用处！我不过是个无知无识的婆娘，一个可怜的毛皮匠的遗孀。我怎么会不说蠢话呢？假如您说的那些话都是对的，那您还要找我干什么呢？我反正一点儿忙也帮不了您！假如您说的那些话不对，那么，大人，您为什么认为我在胡诌呢？”

“喂，喂，马里亚克大婶！您真的生气了！”格奥尔格伊半开玩笑地责备她说，虽然他心里乐滋滋，因为他使她恼火了。

“真没想到！说得不错啊！是我在生气吗？您就这样报答我的好意，我心地善良，没有说过一句托波尔茨的老爷和夫人的坏话！”

“住口！”格奥尔格伊怒冲冲地喊道。“我深信，即使他们这样做了，那也是出于善良的动机！”

“那当然罗！”马里亚克立即接着他的话题说。“正是这样，出于善良的动机！上帝啊，还能出于什么别的动机吗？父母之爱促使他们这样做的，这是笃信宗教、符合教义的感情。除了善良的本性和高尚的品德之外，难道还能认为托波尔茨的老爷和夫人出于什么别的动机吗？小女孩得好好地感谢父亲和母亲，他们多么关心爱抚她。况且，他们这样做，不会给别人带来坏处；要知道，他们

既没有敲诈勒索，也没用武力或枪杆子抢夺什么东西。只不过说上一句话：今后把我们的女儿叫做罗扎莉娅。这难道会损害谁吗？谁也不会受损害。而对小女孩本人只会有好处，因为她将获得格奥尔格奥村以及城堡、草地、磨坊和森林。”

“胡言乱语！”格奥尔格伊低声嘟哝了一句，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他自己说的。“格奥尔格奥反正迟早要由我哥哥的孩子们继承，因为达尔瓦什夫妻俩没有生孩子。”

这个结论把女管家吓了一跳。她显得很尴尬，于是她大声埋怨一只从窗外飞进来的蜜蜂，这只蜜蜂在房间里上下飞舞，嗡嗡作响。

“讨厌的东西，滚出去！你把人给搞胡涂了。连你也来欺侮我，我自己从来也没有用手指头碰过别人一根毫毛。大人，您说他们的孩子反正迟早会成为您的继承人吗？这是可能的。您当然比我清楚。要是我说得不对头，那是因为我不懂得这方面的规矩。一个普普通通的毛皮匠的遗孀能知道些什么呢？您知道，我一心只希望您的全部财产都能够传给真正的罗扎莉娅。请等一等，我说了些什么啊，仿佛有两个罗扎莉娅，一个真的，一个不是真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决不会无缘无故的，帕多林齐牧师阁下说过：‘事出有因’。鲍尔芭拉决不会平白无故地变成罗扎莉娅的。这就对了：将来格奥尔格奥庄园实际上归鲍尔芭拉所有，即使没能落到亲骨肉手里，那也还是近亲嘛。那么，鲍尔芭拉能不能得到已故夫人的产业叶克利法尔瓦和列斯尼采呢？大人，这只有您一个人才了解。如果您知道，也对我说说。”

女管家偷偷地看了老爷一眼，她的目光既谦虚又坦率。她看到格奥尔格伊身子晃了晃，仿佛挨了一下无形的打击。

“滚你的蛋！见鬼去吧！”他大喝一声，用拳头猛拍了一下桌子，以致房间里的东西都被震得格格直响：酒杯和碟子从桌布上滑

下来，飞到了地板上；马里亚克大婶也飞快地跑出了餐厅，虽然她没有去见鬼，但还是远远地离开了老爷，到厨房去了，而把所有的魔鬼都留给了老爷本人。

女管家的话使格奥尔格伊产生了种种新的怀疑。在谈话之前，这些怀疑是不可能产生的！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决不会想到诸如此类的卑鄙行为。不过，你看怪不怪，马里亚克大婶冷静而理智的分析，为解开这个谜提供了钥匙。但是，能否怀疑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和他家里的人干这样的卑鄙勾当呢？当然不能够！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决不会起黑心搞欺骗的。他要搞欺骗，那准是为了做好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假如这件“好事”不仅是好事，而且还能使亚诺什及其亲人有利可图，那情况会怎么样呢？玛丽娅和亚诺什并不是神的侍者。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胳膊朝里弯”的；即使最和睦的家庭，也会发生类似事件的。格奥尔格伊翻来覆去地在脑海中逐一回忆他所熟悉的名门望族。他们怎么会拥有如此众多的房产土地的？他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污点，污点虽小，但总是污点。就是皇帝本人，大概也不会完美无缺，白璧无瑕。种种阴谋诡计总是以一条条“法律根据”的形式出现。发家致富的欲望埋藏在每个善良的匈牙利人的心底里，并且会在出乎人们意料的时候表现出来。帕尔·格奥尔格伊无法担保自己的兄长亚诺什不干这类勾当。

于是，种种令人愁肠寸断的念头又重新在脑海里翻腾起来……马里亚克大婶不仅没有搬走压在他胸前的沉重石头（他之所以把自己的怀疑告诉女管家，就是为了要得到解脱），反而用更大的石头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现在，惊慌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暴躁，它象蛆虫一样，在蛀蚀、吞噬格奥尔格伊的心房。他越来越频繁地到托波尔茨去探望，冀望获得新的印象来替代原来的想法。他什么办法都用遍了，甚

至不择手段地在托波尔茨城堡里安插了一名私人密探——马里亚克大婶的女儿茹让娜。他派这位姑娘去当罗扎莉娅的保姆，并委以秘密任务。但这些办法丝毫也无助于格奥尔格伊消除原有的臆测，或发现新的蛛丝马迹来证实他的猜疑。一切都依然如故。确实，连时间也仿佛停滞不前了。只有狂风在克什马尔克上空呼啸……

有一天，空气中突然充满了新意：从特兰西瓦尼亚传来的消息说，伊姆雷·特克利带领土耳其军队到达了那里，这个小小的公国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为自己的执政大公。谢佩什省的匈牙利人个个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喂，库鲁茨，快上马！

他们从阁楼上取下陈旧的库鲁茨马鞍，砂轮在各家的院子里转得飞快，把锈迹斑斑的马刀磨得锋利无比……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也不甘落后——他召集了几个在谢佩什边疆区被嘲笑为"倒霉透顶的"穷贵族，前去迎接特克利。动身之前，他给省贵族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鉴于刻不容缓的紧急事务"（他避免使用激昂慷慨的词藻，把上战场说得多么温文尔雅），辞去副省长职务，并向会议推荐他的弟弟帕尔·格奥尔格伊来接替他的职务。他说，尽管帕尔·格奥尔格伊过于粗暴专横，但他具有伟大的智慧，要知道，当今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帕尔·格奥尔格伊被一致通过，当选为副省长。新的职务和为全省事务的操心，使帕尔暂时忘记了痛苦。省参议会那些数不胜数的大小会议和忙得不可开交的生活，沸腾的激情，热烈的政治辩论——这一切都成了疗效显著的药物，它稍稍抑制了他对妻子的思念，使纠缠不休的关于调换女儿的想法退居次要地位。但是格奥尔格伊的情绪并没有完全恢复稳定。"疑虑"这条小蛆虫仍然完好无损，它还在时刻不断地蛀蚀，咀嚼，吞噬。有时候各种事件本身也会把帕尔·格奥尔格伊的思想引上

那条轨道。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决定参加特兰西瓦尼亚新的执政大公的军队之后，托波尔茨城堡成了异常危险的地方。维也纳方面已经开始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克什马尔克的政治动乱了。一支洛邦茨的队伍很可能会突然到来，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将是向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复仇，因为他“叛变”了。总之，居住在托波尔茨庄园里的人都会产生不安全感。新的副省长已经预感到了这种威胁，他作为心地善良的近亲，似乎有必要事先关心一下兄长的家庭，把他的家属转移到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市去，例如到廖切去。可是帕尔·格奥尔格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盘算着把有关小罗扎莉娅的全部真相搞个水落石出，他在这方面的智谋真是超过了所罗门皇帝①。为此，他决定把小女孩送到奥什娄去，交给他的妹妹卡塔莉娜·达尔瓦什抚养。一切都考虑得巧妙异常，天衣无缝：帕尔·格奥尔格伊和妹妹一起到托波尔茨去，借口军事行动迫在眉睫，说服亚诺什的妻子，使她相信奥什娄（奥什娄的主人达尔瓦什体弱多病，从不顾问政治）比托波尔茨安全，是罗扎莉娅的可靠避难场所；然后，他们就要求给小女孩收拾行装，因为他们想立即把她带走。由于他们是突然来到托波尔茨的，犹如从天而降，嫂嫂事先毫无准备，必然手足无措，她的慈母心（假如玛丽娅确实是小女孩的母亲的话）肯定受不了的，因此她决不会让他们把罗扎莉娅带走，这样就露出了马脚。与此相反，如果她毫不犹豫地把孩子交出来，那就说明，罗扎莉娅不是她的孩子，而是卡罗莉娜的女儿。

他怎么想的，就怎么做了。帕尔·格奥尔格伊给妹妹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和她商量定当；葡萄收割季节刚结束，达

①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王国国王（公元前十世纪），他智慧过人，以聪明著称。——译者注

尔瓦什夫人（她是个很有魄力的女人，属于说话对答如流，行动坚决果断的妇女之列）就来到了格奥尔格奥，并与兄长和他的女管家一起从那儿动身去托波尔茨。马里亚克大婶前往托波尔茨怀有双重目的：首先是观察副省长的女儿，她认为，只要把刚满周岁的罗扎莉娅与那个时候才二十多天的婴儿比较一下，就能够为老爷烧出一只“好菜”来，然后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上任何调料，把它送上餐桌；其次，看望自己的亲生女儿茹扎①。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天。在这种季节旅行真是赏心悦目。此外，卡塔莉娜·达尔瓦什感到，这次旅行勾起了她对童年时代的回忆。道路在向谢佩什省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延伸，忽儿爬上高山，忽儿下到峡谷，或者在森林、树丛和瀑布之间蜿蜒曲折。山顶上的古老城堡，在忧郁地睥睨着过往的行人；河谷里的小树，紧贴着地面，在昏昏入睡。只有磨坊散发出生活的气息，它们星罗棋布地座落在闪耀着银光的小溪边上。一群群白色的绵羊在山丘的石坡上到处徘徊——远远望去，甚至无法分辨究竟哪些是石头，那些是绵羊……

托波尔茨的人们，对客人的到来非常高兴，但兴高采烈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达尔瓦什夫人没有说上几句话就赶紧声明，她是来相亲的。她的话使托波尔茨的女主人大吃一惊。

“相什么亲啊，亲爱的卡季卡②？我的两个女儿都出嫁了！”

“是的，是来相亲的！不过我们并不打算求婚，而是马上把未婚妻带走。”

上述这段开场白结束之后，帕尔·格奥尔格伊才转弯抹角地向嫂嫂讲述了他要把小女孩罗扎莉娅带到奥什姜去的想法和理

① 茹让娜的爱称。——译者注

② 卡塔莉娜的爱称。——译者注

由。

“我将用自己的身体来掩护她，决不让她受到任何袭击！”玛丽娅·格奥尔格伊大声说道。她惊恐万状，一会儿看看小叔，一会儿望望小姑。

“哎哟，亲爱的嫂子，”卡塔莉娜·达尔瓦什嫣然一笑说，“你的身体当然很结实，可终究不是城墙呀！”

玛丽娅·格奥尔格伊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体格很强壮。

“要知道，我和她心贴着心！怎么舍得和她分手呢？倒不如让我去死吧！”玛丽娅呻吟着说，两行泪水夺眶而出。

她每说一句话，帕尔·格奥尔格伊额头上愤怒的皱纹也就随之而增多。

“这是无可奈何的，玛丽什卡①，”他说。“你要明白，父亲的心在忐忑不安。”

“好一个父亲的心！把唯一的女儿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以后就会信息全无！假如您突然想要吻一下小女孩，骑马一个小时也到不了奥什姜。”

“她在那儿待到战争结束。然后我们把罗齐卡再送回托波尔茨。”

“正因为如此！等到战争结束！我丈夫上了战场，儿子在克什马尔克。我唯一的安慰就是这个小宝贝。”

“嫂子，您恐怕还会说，她是您唯一的保护人吧！”副省长冷嘲热讽地说。“您在这个孩子身上找到了什么样的安慰？”

就在那个时候，卡塔莉娜·达尔瓦什已经抱起孩子，把她举过自己的头顶。

“嗬—嗬，多胖的娃娃！象个炸弹！”她说。“可惜要把她带走

① 玛丽娅的爱称。——译者注

了。这里大家都待她很好。可是她父亲要把她带走，那我们就得把她带走。玛丽什卡，你何必那样伤心。我也不会饿着她的。”

卡塔莉娜·达尔瓦什把小孩放在一张铺在房间地板中央的熊皮上。小女孩长得很逗人喜爱，模样胖乎乎的，神情懒洋洋的。她已经断了奶（今天她刚好满周岁），刚开始牙牙学语，但还不会走路。（看来，女孩子说话早，而男孩子走路早。）小罗扎莉娅不愿意学着在几把椅子之间走来走去或爬来爬去，她一站起身来，就俨然象个小公主，对保姆或者格奥尔格伊夫人发号施令：“抱我到那边去，抱我到这边来！”

那个时候，老马里亚克正蹲在小罗扎莉娅身边，用各种各样令人哑然失笑的绕口令——诸如“希腊人摆渡过河，看到一个希腊人：河里有一只虾”——来逗乐小女孩，教她学说话。由于绕口令里有一串响亮而颤抖的“P”音，因而听起来不是一个一个词而是接连不断的“P……P……”声，这就逗得罗扎格格大笑。说实在的，由于她的笑声，房间似乎顿时变得明亮宽敞，连作为摆饰放在房间里的那些价格昂贵、做工精巧的箱子和餐具柜也似乎闪闪发亮，熠熠生辉。马里亚克大婶擅长于用小孩子感兴趣的儿童语言来和他们交谈。

“嗨，我的小宝贝，你听懂我的话了吗？当然听不懂了？哎呀，你这个坏孩子，我要拍打你一顿！”说着，她就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掌拍打那块熊皮，熊皮发出“噼啪，噼啪”的声音（这种声音也使罗扎感到很高兴）。“要知道，我的玫瑰花蕾，你出世后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我。第一个抱你的人也是我，小鸽子，小鸽子，坐不住的孩子！一只鹳鸟飞过我们头顶，我对它喊道：‘停一下，鹳鸟，你别再飞了！别把小孩带走，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从鹳鸟嘴里把你夺了下来。喂，你仔细看看我，我就是那个老马里亚克大婶。那边站着的是你爸爸，你是钻石，我的宝贝！是啊，是啊，他是你亲生父亲。嗨，你

看看他，看呀！”

小女孩朝马里亚克大婶指的方向看了一眼，没有发现什么有趣儿的东西，她只看见一个陌生的大胡子叔叔，于是就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

帕尔·格奥尔格伊叹了一口气。

“卡塔莉娜！”他怯生生地用异常激动的语气问妹妹，“你说，孩子象谁？”

达尔瓦什夫人刚好要开口问嫂嫂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兄长的问题打断了她的话头，所以她不满地撅着嘴说：

“象谁？象谁？她象所有别的孩子，我的朋友！不错，模样会变的，孩子的脸蛋将来会变得跟大人的脸一样，可现在，罗齐卡象任何一个有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和一只嘴巴的人。象所有的人，就是不象你。你当然是想让我把你们俩比较一下，看看她象不象你？可是，她恰恰就是不象你。幸亏不象你，要不，她将来永远嫁不出去。”

格奥尔格伊那张绷紧的脸，露出了一丝苦笑。

“卡塔琳卡①，你得啦吧！”他用敏锐的目光迅速扫了嫂嫂一眼，反驳说。“我之所以问你，是因为依我看，我们的罗齐卡长得和玛丽什卡夫人一模一样。”

这几句阴险诡谲的话无疑是一面张得很巧妙的网。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却打扰了格奥尔格伊：房门是开着的，就在那个时候，一只猫——它是小女孩的朋友——闯了进来，嘴里叼着一只正在拚命挣扎的松鸦。松鸦牛头不对马嘴地喊着：“别害怕，马佳什，别害怕，马佳什。”而那只猫，由于突然听到自己鼻子底下冒出来的人的喊叫声，大吃一惊，停住了脚步。

① 卡塔莉娜的爱称。——译者注

"小鸟，"罗扎莉娅口齿含糊不清地说。她伸出双臂，坚决要求："我要小鸟。给我！给我！"

格奥尔格伊夫人也看见了松鸦，她大声喊道：

"天啊！这是久里的鸟！快把猫抓住！"她边说，边和马里亚克大婶一起向猫扑去。

"给我！给我！"小女孩给猫下命令说。那只猫当然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俘获物，因为它到罗扎这儿来弯一下，纯粹是出于友谊，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捕猎成果；猫发现人们都来抢夺它的鸟，就衔着鸟在各个房间里东跑西窜。最后，它终于找到一扇打开着的窗子，跳出窗外进了院子，全然不理会松鸦为自己壮胆而发出的、刺耳的尖叫声："别害怕，马佳什！"（久里在假期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教会了松鸦讲这句话。）那只猫接着又窜上了城堡的塔楼，在那儿平安无事地独自享用自己在鸟笼旁边耐着性子、盼望多时而取到的胜利果实。

这段小小的插曲，一下子就使得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了，副省长想查明真相的巧妙企图也落了空。女主人大发雷霆，仆人们个个心惊胆颤：谁在少爷房间里忘了关上鸟笼的门？肇事者没有找到，因而夫人就迁怒于全体下人。结果，可怜的女主人竟激动得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大家不得不把她扶到床上，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给她灌了一些药水和药酒。

为了使患病的女主人不再经历与孩子依依惜别这一令人黯然销魂的时刻，卡塔莉娜·达尔瓦什第二天清晨就命令仆人（尽可能悄悄地）驾好马车，她把还在熟睡的罗扎莉娅放在羽绒褥子上，给她垫上枕头，裹上几条被子，然后和孩子的保姆一起匆匆地动身回奥什姜去了。

没过多久，副省长和马里亚克大婶也收拾好行装出发了。女管家当然坐在马车夫的身边，但一路上老爷每次叫她的时候，她总

是向老爷转过身去。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任何事情，因为赶车的只懂斯洛伐克语，而马里亚克大婶却还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

“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副省长说，他仿佛在对昨天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作总结。“奇怪的是，我的嫂子竟然为了一只小鸟而伤心得痛不欲生。”

“为了一只小鸟吗？”马里亚克大婶又使用她惯用的疑问语调回答道。“大人，您认为她是为了那只鸟才伤心的吗？嗯，是的，当然是为了那只小小的鸟儿！”

格奥尔格伊很长时间没有作声，忧郁地眺望着两边接连不断地出现、又迅速消失的一幅幅景色，倾听云杉树的沙沙声；他甚至连烟斗也不抽了，而且，当马车夫或女管家要他看看周围的风景时，他只是稍稍眨巴几下他那双又黑又圆的眼睛。（他们说：“您看，这里的玉米已经长得这么高了！”或者说：“这里的绵羊才是真正的绵羊。长得多美啊！”）马车经过德拉维茨基家的磨坊的时候，格奥尔格伊只说了几句话，但这几句话也只能证明这个可怜虫始终在想他那桩心事：

“马里亚克大婶，您告诉我，您是否注意到，昨天我说孩子很象嫂子的时候，她的脸色红到了什么程度？”

“她脸红了吗？不，我可没有朝她看。全被那只可恶的猫给搅乱了！您说，她脸红了？”女管家说。她摇摇头，双手向左右一摊，差点儿把马车夫的鞭子碰得掉下去。“真没想到！那她干吗要脸红呢？嗯，为什么？”她还故意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又补充说：“难道真的和那个小天使十分相象？这可不大体面。”

她还一个人自言自语地低声唠叨了一阵，但是车轮的辘辘声和四匹灰马的马蹄声压倒了她的声音。

第三章

Quieta non movere①

帕尔·格奥尔格伊回到家里之后，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并未达到既定目的。他的种种计谋都成了镜花水月。匈牙利有一句俗语叫做“跟魔鬼寻开心”，用它来形容某人枉费心机，如今，这个“魔鬼”果真来寻格奥尔格伊的开心了，它想方设法不让猜疑的火焰熄灭；有时候火焰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灰烬，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因为灰烬下面恶毒的火苗仍然在微微燃烧，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即使轻轻地吹上一口气，就立即会死灰复燃，重新变成熊熊烈火。

格奥尔格伊天生性格内向，他现在对种种怀疑一概守口如瓶，对谁也不说，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还象从前那样自言自语地争论不休。那种时候，仿佛有两个帕尔·格奥尔格伊：一个是“明辨是非的格奥尔格伊”，另一个是“怀疑一切的格奥尔格伊”。两个格奥尔格伊面对面地坐着低声交谈。

“帕尔，你别再傻了！”“明辨是非的格奥尔格伊”说。“你为什么认定死去的恰恰是你的罗扎莉娅呢？亚诺什的女儿也可能死呀。完全可能。既然亚诺什家里的人都说鲍尔芭拉死了，那你为什么不相信呢？假如他们对你说，死的不是他们的鲍尔芭拉，而是你的罗扎莉娅，那么你又怎么办呢？你也许反而会认为罗扎莉娅还活在人间？”

“不，你不会这样想的，”“怀疑一切的格奥尔格伊”回答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没有必要欺骗你了。”

“就算是这样吧，”“明辨是非的格奥尔格伊”反驳说。“只要稍微具有一点想象力的人，都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亚诺什确实搞了欺骗，——当然完全出于善良的动机。但你这种荒诞不经的猜疑有什么根据呢？难道仅仅因为亚诺什哥哥一家对女儿的死并不十分悲伤吗？假如死去的真是你的女儿，他们倒反而需要蒙你，在孩子举行葬礼的时候号啕大哭，使你对他们毫不怀疑！”

显而易见，真理仍然在“明辨是非的格奥尔格伊”一边，因而“怀疑一切的格奥尔格伊”不得不作出让步。他内心的争论暂时平息了。但平息的时间很短促。这类争论仍然在继续，有时候，只要“明辨是非的格奥尔格伊”稍一软弱，“怀疑一切的格奥尔格伊”就会占上风：他或者得以证明亚诺什妄图把已故卡罗莉娜的遗产攫为己有，或者又提出一个新冒出来的论据。他的想法不断地翻来覆去。年复一年，岁月在流逝，格奥尔格伊的心灵就这样来回折腾，犹如棋盘上的一只马，从黑方格跳到白方格，又从白方格跳到黑方格……

假如能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扎莉娅确实已经死了，那反倒平安无事了，格奥尔格伊会很快忘掉小女孩，因为往事如烟，人们不堪回首；但在这场残酷的游戏中仿佛有魔鬼在故意捣蛋，它每时每刻在推动猜疑的钟摆，使格奥尔格伊片刻也得不到他所渴望的安宁。托波尔茨的格奥尔格伊家有一个年老的斯洛伐克女仆，名叫维罗娜·格奥尔利娜，她对老爷家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要是说有什么人知道罗扎莉娅事件的底细，那当然只有她了。因此，帕尔·格奥尔格伊想把维罗娜引诱过来为他效劳，然后与她

① 拉丁语，不要回忆往事。——俄译者注

开诚布公地谈谈，把她所知道的情况都探听个一清二楚。可是在那个时代要引诱一个女仆，谈何容易。当时的仆人还没有象如今的仆人那样追求高酬劳。再说，维罗娜在帕尔·格奥尔格伊家干活，也未必见得比他兄长家里强多少，因为她在托波尔茨生活安逸，无忧无虑。这就意味着，除了万能的爱情之外，别无良策。这个办法几乎百发百中，万试万灵。虽然维罗娜已经五十出头而且是早年守寡，但是人们迄今尚未查明，一个人究竟到了什么年纪才能够摆脱爱情的烦恼。于是，帕尔·格奥尔格伊决定碰碰运气。他有一个中年的随从，名叫普列斯顿，是个鳏夫。格奥尔格伊答应普列斯顿，如果他娶维罗娜为妻，就给他两头奶牛和一个星期的假期。两头奶牛啊！由于有了如此丰厚的礼物，维罗娜立即就成了"合适的对象"。普列斯顿就利用这一周假期动身到托波尔茨去了。这个仆人到了那儿，掸了掸自己身上的尘土，然后拧了拧胡子，把一块色彩鲜艳的针织头巾塞在腰里，跑去向维罗娜求婚了。维罗娜起初惊奇得双目圆睁，接着往手心里吐了几口唾沫，用双手把自己花白的头发捋平（可千万别让头发乱蓬蓬的），继而放声大哭，边哭边应允了亲事。普列斯顿在万圣节那天把维罗娜和她的一只大箱子都运回了格奥尔格奥。

当维罗娜稍微熟悉一点新环境之后，马里亚克大婶就步步紧逼，开始盘问她了。可是女管家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维罗娜大概确实一无所知，不然的话，诡计多端的女管家肯定会追问出名堂来的。但是，副省长并不罢休，他打算亲自出马，让新来的普列斯顿夫人痛痛快快地讲讲清楚：他决定先用好言相劝，然后再威胁恐吓。对于这样的微妙问题，他当然狡猾地使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侦查老手的本领，采用旁敲侧击、迂回曲折的办法，使被询问者猜不透侦讯的目的是什么。然而，连他那一套手法也无济于事。诚然，维罗娜惶惑不安，有时甚至觉得她似乎略有所知，但结果她却

说了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情，根本抵不上赏赐给普列斯顿的两头奶牛。

格奥尔格伊已经全然绝望，不准备再继续探查真相了。可是有一天傍晚，他突然感到恶心呕吐，那个时候的医道对这类病是采用按摩疗法的。维罗娜是个公认的手法娴熟的土医生，她用最上等的鹅油给老爷揉背，使劲儿按摩，以消除这种无法无天的病痛。大家知道，在按摩的时候，医生要和病人闲谈，使时间不知不觉地流走。就医生而言，任何一个病人，即使是副省长，那时候也成了普通人，因而可以和他闲聊。

普列斯顿大婶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俯伏而卧的副省长只是偶尔嘟哝一声“哦”或者“是吗”。

“我的话大概使大人听腻了吧？”

“对，是这样，”副省长说。“您最好讲讲别的东西。您是知道关于这个……”

“关于什么？”维罗娜瓮声瓮气地问。她不断地用大拇指的关节轻压副省长的背脊骨。

“喏，关于托波尔茨庄园，关于那儿的生活。”

“我不是一直在谈论那儿的事情嘛。”

“好吧，好吧，大婶！您对有些情况比较了解，可就是不肯说。您骗不了我！”

“上帝作证，我实在一点也不知道！”

“普列斯顿大婶，您别赌咒发誓了。我知道您了解情况！”

“大人，倘若您已经知道了，那么应该说，不是从我这儿得知的。”

“这不一定，万一是从您那儿知道的呢？有时候听话听音嘛，人家没有明说，你也可以琢磨出别人的意思来。聪明人肯定会识破每一句半吞半吐的话。用不着说：‘您不是从我这儿得知的。’人

们有时在熟睡中还会说梦话呢。”

这个时候，维罗娜猛地朝副省长的背脊上一按，撳得他的骨头咯吱咯吱直响。从她这个不由自主的动作中，副省长当时只以为这位女医生的力气很大，可是第二天，他就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维罗娜把他的背脊压得那么痛，决不是无缘无故的。那天早晨，普列斯顿带着满脸伤痕到副省长的办公室来了。

“你怎么了？”副省长惊奇地问道。“是不是和猫打架了？”

普列斯顿苦笑了一下，说：

“大人，第三头奶牛尥了尥蹶子。”

“哪来的第三头奶牛？”

“是我老婆。昨天半夜，她向我猛扑过来，用指甲把我抓得满脸是血。她刨根究底地追问我，为什么要把她说的梦话讲给您大人听。您可比我清楚：这是胡诌！”

“什么？”格奥尔格伊兴奋得喊了起来。“她果真讲梦话？”

“我不知道，没注意。”

“普列斯顿，你真是个笨蛋！连这点儿事情都不会留神！”

这个随从耸了耸肩膀。

“大人，您是知道的，这个话怎么说好呢，她不过是我白天的妻子。”

嘿，此刻格奥尔格伊全都明白过来了：这意味着维罗娜确实了解某种秘密。是的，她当然知道孩子被调包的事情。亚诺什和玛丽娅是襟怀坦白的正人君子，在他们的生活中还可能有什么其他不可告人的隐私吗？他们的亲信女仆不得已而严守这个秘密！维罗娜说不定也参与了这场骗局？

格奥尔格伊顿时变得闷闷不乐，不再为自己探明真相而兴高采烈了。哎，他为啥要去管这桩事情！否则的话，他至少还能抱有这样的信念：人世间有他的亲生骨肉。而现在，整个世界一下子变

得空荡荡了。那也好，让我们算清全部帐目，喝完这杯酒吧！要知道，怀着悲痛也可以放荡不羁的。因此，格奥尔格伊吩咐下人把维罗娜叫来见他。他用犀利的目光看了维罗娜一眼，说：

"普列斯顿大婶！您了解一桩秘密的事情，请立即说给我听。"

"我什么也不知道，"维罗娜斩钉截铁地说。

副省长用手指点着她，威吓说：

"您当心点，坏家伙！我什么都知道了。"

"您既然什么都知道了，干吗还要来问我呢？"

"我想听您本人说。"

维罗娜用微微颤抖的手指开始数起挂在脖子上的念珠来，但她的语气毫不恐惧。

"我什么也不知道。即使知道的话，我也宁可让别人拔掉我的舌头，决不会说以前老爷太太的任何坏话。您可以下令给我带上足枷，或者砍掉我的头，可是我仍然什么也不会说给您听的。"

格奥尔格伊火冒三丈，因为他白问了半天，一无所获。但女管家马里亚克答应，由她来迫使这个顽固不化的女人开口，这使老爷略微得到了一点安慰。女管家说："您瞧我的，我会审讯，比您省里的所有侦探都高明，也许比副省长本人还要强呢。"

第二天傍晚，格奥尔格伊带着普列斯顿到廖切城去了，因为他总是按惯例（每两周一次）到那儿去处理省参议会的公事；他还想到城里治一治病——他的胃时常疼痛难熬。

维罗娜独自一个人睡觉，半夜里，一个蒙着白床单的幽灵走到了她的床前，这个幽灵个子极高，几乎碰到了天花板。（假如它是人，那他一定是踩着高跷的；如果它是鬼，那么看来，那个世界里经常霪雨绵绵，否则它不会长得这么高。）维罗娜大吃一惊，浑身颤抖，吓得钻进了被窝里。那个鬼魂喃喃地说起话来：

"维罗娜，维罗娜，维罗娜！你要拯救你那有罪的灵魂，向老爷

彻底供认吧。要不，你的末日来临了！我要把你带到阴间去。但在这之前，我还要到你这儿来两趟。”

维罗娜第二天早晨就开始发疟子，花匠的妻子阿普罗大婶整天守着她，给她治病。可怜的病人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略有好转。她用圣洁的柳树枝把自己的房间烟熏了一遍，可是，天色越晚，维罗娜就越加心惊胆颤，怕得要命。一些厚颜无耻的雇农对她开玩笑，建议夜里到她房里来值班。然而普列斯顿将如何看待这种做法？不过，总得采取一些措施才是。为了不使自己独自一人过夜，维罗娜用一瓶伏特加酒说服了格奥尔格奥村的打钟人约瑟夫·哈麦利克，让他睡在她家的穿堂里。哈麦利克大爷已经年过七旬，魔鬼早已不再理会他这把老骨头了。哈麦利克直到天色断黑才来到维罗娜家，他随身带了一把长柄铁叉；为了对付魔鬼，他以酒壮胆，事先把那瓶伏特加酒喝个一干二净。维罗娜点旺了小油灯，和手持铁叉、严阵以待的哈麦利克一起走进了自己的小屋，她的屋子紧挨着老爷的库房。她刚进穿堂，手里的灯就熄灭了，从阁楼上传来了阴沉可怕的声音：

“维罗娜，维罗娜，维罗娜！你要拯救你那有罪的灵魂，向老爷彻底供认吧，要不，你就要完蛋了。我还要到你这儿来一趟，然后就把你带走！”

维罗娜吓得大声尖叫，哈麦利克大爷扔掉铁叉，抱头鼠窜。等他定下神来之后，别人就嘲笑他，可他却解释说，要与鬼魂谈话，一瓶伏特加酒是不够的，至少得两瓶才行。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嘛！

维罗娜气急败坏地跑进老爷的房子，在马里亚克大婶的厨房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女管家本人也到厨房里来了（半夜三更，她突然心血来潮，想整理一下老爷的酒窖），她发现维罗娜躺在炉子旁边昏迷不醒，就往她头上洒水，犹如给蔫

了的小草浇水一样。心地善良的马里亚克大婶把不幸的维罗娜扶到自己床上，给她灌了不少矢车菊露，并且故作姿态，似乎对维罗娜讲述的有关幽灵的事情一概嗤之以鼻。

“喂，亲爱的，您得了吧！哪能这样胡思乱想呢？好吧，明天我到您那儿去过夜。我用扫帚给这个恶鬼指出一条通向坟墓的道路……”

但是，维罗娜不愿意等到明天天黑，她第二天清早就步行到了廖切，在省参议会里找到了自己的老爷；老爷惊讶地凝视着这个面如土色，鬓发皆白的女人：两天来，维罗娜的头发全部变白了，仿佛蒙上了一层霜。

“大婶，您到这儿来干吗？家里大概出什么事了？”副省长问。

“大人，我是来向您坦白的，”维罗娜回答说。她回头看了一下房门是否锁上了。

“您讲吧，”副省长说。他心里象锤子敲打那样怦怦直跳。“您说呀！这里别人听不见。”

“我丈夫也听不到吗？”

“他也听不见！我打发他到城里去了。他要跑四、五个地方，给我搞各种各样的草药、蚂蟥和药水！我感到身体比以前差了，可现在城里连个医生都没有，那个医生昨天夜里死了。”

整个廖切城以前仅有一位医生，而且并不一定在城里。当时，只有一些声名显赫的老爷太太们才请医生上门就诊，医生多半来自维也纳。等级比较低的贵族就求助于省城的夫人们：让听差（书面或口头）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她们，然后就乖乖地服用“女医生”给的药酒和药水。治病的效果也象我们现在的疗效那样，模棱两可，有好有坏：病人不是痊愈，就是死去。廖切人的办法更加简单。随从们可以迅速跑遍全城的各家名门望族，可以上门去找马乌克什夫人，她会用蜥蜴、甲虫和老鼠尾巴炮制药膏和药丸，这些药物灵验

非凡，只要把药膏抹在胸前靠近心脏的部位，就能使死人复活，probatum est① 。(不过，据说唯一的一位用药膏治疗后死而复生的人，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死，而是处于昏睡状态。)仆人普列斯顿还奉命到学问渊博的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小姐领导的女子寄宿学校去——有名望的贵族甚至从很远的地方纷纷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所学校来学习礼仪和各种科学，——学生患病，就由这位玛季莉达小姐亲自用各种草药浸剂给她们治病。普列斯顿还要去探望克拉姆列尔夫人。她是里沃夫的一位颇有名望的医生的侄女，她从她的那位受人尊敬的叔父那里拿来了一大批药方，世界上的病症大概也没有她的药方多。做小五金买卖的商人斯捷克洛维奇的母亲也是一位富有医疗经验的人，尽管她已八十高龄，但仍然身强体壮，她可能掌握某种长寿之道。

副省长见维罗娜默不作声地站在面前，腼腆地把自己的那块黑色头巾的两只角扯来扯去，就迫不及待地大声说："那么，您说吧！"

"现在不必再隐瞒了，可怜的夫人屈服了，上帝啊，你原谅她，饶恕她吧！大人，您本人也已经知道了。"

"我，"副省长愁容满面地说，"当然知道。但你不要怕难为情，往下说！"

"我过去总是说(听了我的话，您别生气)，女人一旦结识了一个男人，就会对他产生好感，就象乡下男人染上了烟草一样……她要抛弃这个男人是很难办到的。婆娘毕竟是婆娘。"

"您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格奥尔格伊打断了她的话，说："您在说谁？"

"还能说谁，当然是说她，我亲爱的夫人罗。"

---

① 拉丁语，这是有先例的。——俄译者注

“您说的‘亲爱的夫人’指谁？”

“格奥尔格伊夫人，”维罗娜惊恐万状、窘得满脸通红地说。

现在轮到格奥尔格伊窘得无地自容了。这个老太婆也许中了邪了？他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下维罗娜：不错，她眼圈发蓝，但她的眼睛也是蓝色的，而且露出真心诚意的神色。

“您说的是哪个男人？我不明白！”

“就是他，那个该死的家伙，那个磨粉工人……”

“磨粉工人？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要知道，魔鬼使我的夫人迷上了他……”

“迷上了？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请原谅，他是她的情夫。”

格奥尔格伊气得面孔变形，嘴角歪斜，他使劲地用拳头拍了一下桌子。

“谁的情夫？我嫂子的情夫吗？”他象一头受了伤的老虎，吼声连天。“你这个坏蛋，竟敢说出这种下流话来！”格奥尔格伊纵身向维罗娜扑去，准备动手打她。“我要下令痛打你五十皮鞭！”

他打开了门，想叫随从或警官，可是走廊和穿堂里空空荡荡，毫无人影。一阵凉风迎面扑来，吹拂着副省长的脸，使他的怒火顿时烟消云散。格奥尔格伊急促起伏的胸脯慢慢地平静下来，他终于省悟过来了。他想，对于这种名誉攸关的事情，决不能鲁莽，否则只会坏事，何况维罗娜看来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长舌妇：这个秘密真可以说是用钩子从她的嘴里硬钩出来的。现在她自己跑来坦白，这大概也是马里亚克大婶暗中搞的名堂。不，决不能责怪维罗娜，她是无辜的；瞧，她现在浑身哆嗦，痛苦万分，这意味着，她还没有吐露全部真情！当然，她讲的话多半是凭空臆造的。要知道，无知无识的人的脑袋构造特殊，因而他们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把道听途说看作大事，把幻想当作现实。

“嘿，我真那么笨吗？”格奥尔格伊完全平静下来之后，自言自语地说。“何必为这区区小事而大发雷霆！真可笑！简直不可思议！天上的星星会坠落到泥土里，可亚诺什的妻子决不会干这种事情。荒谬绝伦！但是，有必要搞清楚这些流言蜚语，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不能简单粗暴地不让它传播。这里面大概有什么滑稽可笑的误会，我们听了之后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放声大笑。”

格奥尔格伊转身回到了书房里，他内心深处甚至暗自庆幸，幸亏别人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有维罗娜知道。

“大婶，我把您吓坏了吧？”他和颜悦色地恢复了中断了的谈话；在必要的时候，帕尔·格奥尔格伊善于变得异常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好啦，您别害怕。不会把您怎么样的：您大胆地把您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您刚才看到了，我被这件事搞得怒不可遏。这样一个好心而善良的女人怎么会……”

普列斯顿大婶露出了痛心疾首的神情。

“问题就在这里，大人！我宁可相信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他的名字将千秋万代被人们传诵，阿门！）没有升天，也不相信我的夫人会作这样的孽……”

“再说，已经到了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年纪，维罗娜！”格奥尔格伊补充说，他想表明，他对这个不幸的事件已经无可奈何，听其自然了。“我的嫂子多大岁数了？”

“还不算老，去年刚满四十岁。年龄倒没有什么。可我一直把她当作圣人看待。要不是我亲眼目睹，如果有人敢于说她的坏话，我非得把他的心肺掏出来不可。”

格奥尔格伊从圈椅上一跃而起。

“您亲眼看见的？”他怒不可遏地叫了起来。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冒出绿色的怒火，但转瞬即逝：他重新坐下，双手无力地从扶手上滑下来，闭上了眼睛。“好吧，好吧。您往下说当时的情景，一点

也别漏掉。我不再打断您了。”（最后一句话他是说给自己听的。）

“大人，是这样的，自从老爷出门去打仗之后，我和夫人睡在一个房间里。她一个人睡觉，夜里害怕。说得准确些，是从您把女儿带走的那一天开始的，因为在这之前，罗齐卡睡在夫人的房间里，而且茹扎·马里亚克也和她们一起睡。夫人非常想念丈夫和小姑娘。”

“也想念小姑娘？”格奥尔格伊说，他抬起了头，双目圆睁。

“那当然啰。”

“为什么？”格奥尔格伊大声问道，他犀利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看着维罗娜。

“因为她非常喜欢小罗扎莉娅。”

“那您是怎么看的，究竟为什么？罗扎莉娅又不是她的孩子？”

“有钱的老爷太太都是这样的。他们没有事情做，所以对别人的孩子也很疼爱。要是换了我们穷人，连照顾自己孩子的时间都嫌不够呢。”

这个头脑简单的蠢女人的话，使副省长彻底失望了，从她那儿根本了解不到有关罗扎莉娅的情况。

“普列斯顿大婶，您继续说下去。胆子大一点！”

“好吧，我就说下去，夫人很悲伤。有时候她亲自给老爷写信，老爷也给她回信。可是后来，老爷的来信越来越少，夫人的长吁短叹声也减少了，她也许已经习惯了这种孤独的生活。夏末的时候，她到奥什姜去探望罗扎莉娅，从那儿回来之后……”

“什么，她到奥什姜去过一次？”格奥尔格伊忐忑不安地问道。“这值得怀疑！”（这句话他说得含糊不清，是说给自己听的。）

“她去过的。回来之后，她就经常往磨坊跑。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她第一次是为了什么才到磨坊去的，可能是为了水坝的事情吧。整个夏天，磨坊主老是跟我们纠缠不休，

吵着要夫人下令修理水坝。总之，她去看了看磨坊。那个时候听说，磨坊主新雇了一个帮手。我们的夫人就这样和那个帮工的见了面。他们谈了一些什么话，我不知道。（这一点只有上帝和他们两个人才清楚。）不过，夫人第二天、第三天接二连三地到磨坊去，而且每次都打扮得整整齐齐，就象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婆娘一样，当我们鬼差神使欲火如炽的时候，也是这样打扮的。这种状况继续了多久，我不记得了。但是有一天，我亲爱的夫人突然冷若冻霜地对我说：'维罗娜，你知道吗，我由于你而睡不着，你的呼噜打得太响了。你到别的房间去睡吧。'嗨，这些话使我很不开心，我从来不打呼噜，现在也不打呼噜。不信，您去问普列斯顿。这怎么可能呢？从前，小孩子啼哭，她照样能睡得安安稳稳，可现在整夜合不上眼，据说是因为我打呼噜。我当时这样想，那好吧，我倒要瞧瞧事情怎样结局。结果是这样：仆人们睡熟之后，磨坊主的帮工就偷偷溜进老爷的院子里，而夫人（看来，整个世界快要天翻地覆了！），我们圣洁的夫人从床上爬起来，只穿一件衬裙就来到穿堂里，把他接进自己的卧室。仁慈的上帝啊，假如他是个上等人，那还说得过去，可他是个乡巴佬，一钱不值的卑鄙小人！……"

格奥尔格伊额头上冒出了巨大的汗珠，内心沸腾着贵族的骄傲，但他强压怒火，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仿佛两只手能相互抑制似的。

"您听谁说的？"他脸色阴沉地问维罗娜。

"下人们在窃窃私语。我起初不相信。有人亲眼看到，大清老早在迷雾中有一个人，象影子似地从城堡里钻出来。后来大家才醒悟到，这是磨坊里的那个帮工从夫人那儿出来。"

"撒谎！胡说八道！"副省长声嘶力竭地说。

"我当时也是这样回答的，大人！"维罗娜忧郁地说。"我发誓要搞个水落石出。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大房间里剥玉米，大房间有

一扇门通向夫人的卧室。我们历来是这样剥玉米的，那是欢天喜地的日子，象过节一样。我们不在仆人的屋里剥，总是在老爷的府邸里剥玉米。过去，村里的人也来帮我们的忙，不仅有我们家的农奴，还有布扎麦里老爷家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要是老爷在家的话，他偶尔也会来看看的。为了准备晚饭，通常要宰羊，煮玉米，烤罂粟花籽馅饼。到处是一片欢笑声和唱歌声。手里的活儿大家干得飞快：多半不到半夜就完工了。接着，我们就把玉米棒子从客厅里搬走，红色的棒子单独放（它抗坏疽病的性能特别好），把一大堆玉米皮也拿走。而屋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牧人吹起了风笛，大家就开始跳舞，一直跳到夜里两点钟。可是今年，守夜的刚刚吹过九点钟的号角，夫人就跑到厨房——那儿正在煮玉米和羊肉——里来，对我们说：我头痛得厉害，想休息了，因此今天的夜餐不能在老爷的正屋里吃了，你们把吃的东西都搬到仆人住的偏屋里去，我马上吩咐雇工们不要再剥玉米了，叫他们也到偏屋去。她果真这样做了：把雇工们打发走了，把客厅和各个房间里的灯都熄了。大家都集中到了仆人的偏屋里。而我感到非常诧异。我心里想，只能听其自然啦！我偷偷地溜进客厅，钻进玉米堆里，把全身都盖没。城堡里很快就变得一片寂静，只有蟋蟀在墙角落里唧唧地叫个不停。我听啊听，到处都声息全无。突然（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传来了几声狗叫声，似乎有个熟人走过院子，接着是响亮的口哨声！那时候夫人从卧室里出来了，她穿过客厅，用钥匙开门，咯吱一响打开了通向外面的大门。我坐在玉米堆里，吓得心都不跳了。唉，上帝啊，假如仆人们的胡言乱语是事实的话，那我非害臊得钻进地底里去不可。月亮光从窗口里照进来，仿佛乳白色的牛奶洒进了已经熔化的松焦油里一样。门开了之后，客厅里走进一个头戴宽檐帽，脚穿大皮靴的男人来。夫人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你要留神，当心绊倒。屋里扔得满地都是玉米。'她大概边说边挽着他的手，把他

带进了自己的卧室。可是，他走过客厅的时候，那双笨重的皮靴仍然踩着了几堆玉米。我从玉米堆里爬出来，奔进了仆人住的屋子里。我全身抖得象一片白杨树的叶子，脸色白得象纸，大家见了我，都吓了一跳……”

维罗娜越是讲到后来，越是流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神情，她感到高兴，因为她终于摆脱了这一可怕而沉重的秘密。接着是一阵令人痛苦的沉默。维罗娜想听听格奥尔格伊将说些什么，但他却一声不吭，象块石头，纹丝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他脸色死灰。维罗娜胆怯地看了他一眼，她甚至觉得他象个死人。不，他没死，他的喉结在微微颤动，这就是说，他还活着！三、四分钟过去了。维罗娜干咳了一声，想提醒老爷，可他仍然一动不动，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啊，他的思想现在飞得多么遥远！他在反复思索那些任何一个凡人都无法解开的谜。上帝究竟用什么材料制造女人的？难道除了粘皮靴用的浆糊之外，就找不到别的东西了？谁只要碰一碰女人，那个女人就会用全身的每个部分把他紧紧地粘住！莫非他的卡罗莉娜也是这样的？

格奥尔格伊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地低下了头发蓬松的脑袋。既然连太阳这样一个最明亮的天体也有黑点，既然连清澈透明的泉水都含有各种各样有害的微生物，那么由此可见，上帝就根本无法在世界上创造出某种纯洁无瑕的东西来，即使是雪白的百合花，也会有黑色的影子的……

“我可以走了吗？”维罗娜终于开口问了。格奥尔格伊哆嗦了一下，这时他才发现她还没有走。他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可是她刚走到门口，又被叫住了。

“普列斯顿大婶，您等一下，我还想提一个问题。他经常来吗？”

“每隔一天的夜里，院子里就响起这个该死的口哨声。”

“好吧，亲爱的，您可以走了。不过，关于这件事情不准对任何人说！懂吗？”

格奥尔格伊对此事已经深信无疑了。他天生是一个轻信别人的人，而且他还想起了昨天发生在“萨拉森国王”餐馆里的一件事情；省参议会的官员们通常在这家餐馆里用餐。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在谈论政治问题，有人谈到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和他这次出门去参战的事情。彼得·马尔沙尔科想说一件什么事情，他刚开始说到：“我们听到了一些奇怪的谣言……”喝得半醉的老司书达尼埃利·列维茨基突然不假思索地插话说：“从托波尔茨传出来的吗？”官员们惊惶失措地面面相觑，每当有人说了不合时宜的话，他们总是这副模样的。马尔沙尔科赶紧岔开话头说：“不是的！是从特兰西瓦尼亚来的消息。据说，那儿的事情已经全部了结了。”当时，副省长怎么也搞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可现在他一下子全明白了。这是不是表明，省里的官员先生们已经对嫂嫂的荒唐行为有所耳闻了？不，决不能让这种事情继续下去！应该制止它！即使为了保护可怜的兄长亚诺什的名誉，也应该这样做。

普列斯顿回来了，他带来了大量瓶瓶罐罐和每种草药的服用方法。他一回来，副省长就立即吩咐他去把两个最机灵的矛兵①安德拉什·格奥标伊奥和格奥尔格伊·萨鲍叫来，命令他们立即到托波尔茨去，半夜里秘密潜入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庄园——托波尔茨磨坊主的新雇工不知从哪天起心怀叵测地去幽会的那个庄园——把那个小子抓来，并且尽量不露风声地带他来见副省长。

这一切都发生在星期三清晨。星期五傍晚，格奥尔格伊正准备脱衣就寝，普列斯顿进来禀报说：

---

① 谢佩什人把省里的警察叫做矛兵，虽然他们通常佩带马刀和火枪，只是在参加检阅的时候才手持长矛。——作者注

"矛兵把托波尔茨抓到的那个人带来了。该怎么传话?"

"你对他们说,我眼下没有空。明天早晨我找他问话。"

过了一会儿,普列斯顿又进来报告说,矛兵们问是否要把被捕的人交给要塞司令官。

"用不着!我先和他谈谈。他是我私人的囚犯。你们暂且把他关在一间空牢房里。"

普列斯顿再一次回来报告说:

"矛兵命令我禀告说,他们抓来的那个人已经两天两夜水米没沾牙。他们说,押送他来的时候坐的是颠得要命的大车,就是吃饱饭的人肚皮也会饿瘪了……"

格奥尔格伊此时已经脱去衣服,钻进了被窝,他怒气冲冲地说:

"你对这两个矛兵说,让他们别再命令你向副省长'禀告'这个那个的。这两个兔崽子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别人只能向我哀求,可是您看,他们居然'命令您禀告'。假如他们再敢'命令'的话,我也要'命令'……把他们鞭笞一顿。让那个狗娘养的犯人斋戒几天也不算过份!"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第二天,副省长处理了大量事务:前来申诉和抱怨的代表团和来访者从清晨起就把他的会客室挤得水泄不通,此外,副省长还接连参加了几次会议和会谈,因而到末了他脑袋象蜂窝似地嗡嗡作响,把自己的囚犯忘得一干二净。那一天正好是星期六,所以他傍晚就返回了格奥尔格奥,这样可以在星期天处理私人事务:一批来自里沃夫的鱼肉批发商人在格奥尔格奥等着他回来出售已经养肥的肉用牛。星期一凌晨,天气突然变坏了,大雪纷飞,狂风怒吼,树木被连根拔起。在这种风雪交加的天气,连好心的主人也决不会把狗赶到院子里去的。格奥尔格伊一整天待在自己的书房里。窗外另有一番景象:可以领略大自然的美。极目

远眺，树木、屋顶、群山到处是一片银白色。只有远处的大路上出现的那个小黑点才扰乱了这雄伟而单调的白色世界，而那个黑点在不断扩大，起初象只乌鸦，后来象只箱子，最后变成了一辆四轮马车，四匹栗色的马艰难地拖着这辆马车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行进。坐车的人显然远道而来，否则在这种天气他不会坐四轮马车，而是坐雪橇来了，因为老天现在铺的那条柔软蓬松的地毯，不是供车轮用的，而是专门供雪橇的滑板用的。

马车驶到教堂附近，车夫劈啪一声挥舞着鞭子，车子就转弯拐进了通向老爷府邸的林荫道。

"有客人来了!"马里亚克带着不满的神情说，她正在火炉的炉台上摊放木瓜，用木瓜散发出的奇异馨香来烟熏老爷的书房。"竟然有人在这种坏天气上门来作客吗?"

此时，马车已经在台阶旁边停住了。这引起了格奥尔格伊的好奇心。他走到窗前，向外面望去，只见一位用大披肩裹得严严实实的夫人正从狼皮车毯里站起身来，跨下马车，她那件墨绿色皮袄的下摆无意之中把放在座位上的砖头和瓶子掀了下来，掉到雪地里，这些东西大概是她路上取暖用的。这位裹着厚披肩的夫人只露出眼睛和冻得通红的鼻子，因此暂时还无法分辨来客是谁。普列斯顿在穿堂里帮助这位夫人脱掉了几件厚厚的外衣并交谈了起来，这时马里亚克大婶才听清楚了客人的声音，她兴奋得叫了起来："来客肯定是托波尔茨的夫人，否则就罚我陷进地里去!"说着，她就跑出去迎接了。

格奥尔格伊的神色则截然相反，他抿紧着嘴唇，额头上青筋凸起。他不但不按照通常的礼节赶紧去迎接客人，反而坐到桌子旁拿起笔来写字，或者说装出一副写字的样子。

进屋的果真是格奥尔格伊夫人。副省长分明听见她的脚步声和裙子的窸窣声，可是并不就此搁笔，而是继续写他的字，脸上的

神情既激动又愤怒。当时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转过身来，所以他无法发现，嫂嫂惊恐万状，神色沮丧，摇摇晃晃，步履蹒跚。

客人对这种冷遇感到惊讶，她在房间中央站了一会儿，接着就用嘶哑的嗓音轻轻地说起话来，她竭力想把正在埋头工作的副省长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她说：

"小叔，是我呀！"

但是，副省长仍然不愿意回头，继续专心致志地写着字，只是漫不经心地、生硬而又蔑视地瞟了她一眼说：

"您有何贵干？"

格奥尔格伊夫人很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语气多么冷淡而又带有侮辱性，她犹如一个被痛苦折磨得肝胆俱裂的人，决不会感到别针的刺痛。她筋疲力尽了，勉强说完下述骇人听闻的消息，就扑通一声倒在椅子里：

"大人的哥哥、我的丈夫被抓走了！"

副省长把笔往桌子上一扔，冷嘲热讽地大声说：

"您当然很痛苦罗！"

"啊，上帝！"这个不幸的女人号啕大哭地说。"他如今要完蛋了。不是被流放服苦役，就是被处死刑。"

副省长脸色苍白。

"谁把他抓走的？"他激动地问。

"大概是洛邦茨。"

"他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被抓走的？在半路上，还是在哪儿？"

"在家里，"副省长的嫂嫂回答说。接着她就放声大哭。

格奥尔格伊惊奇地凝视着她。

"什么？难道亚诺什在家里吗？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要瞒过别人。亚诺什打扮成农民模样，躲在托波尔茨的磨坊里。"

格奥尔格伊听了这几句话，吓得面色如土，突然脸又涨得通红，红得象煮熟的虾子，他眼睛里的怒火一下子熄灭了，愁眉苦脸的样子也象大风吹散乌云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朝那个浑身颤抖的女人看了一眼，眼神里既有同情、怜悯，又有羞愧。他蓦地扑到她面前，双膝跪下，抓起她那黑色围裙的裙边，放在嘴上吻了一下。

"您想干什么，先生？"玛丽娅·亚诺基吓得大惊失色，霍地从椅子里跳了起来。

"我请求您的宽恕，虽然我不配！"

他站起身来，一边掸去膝盖上的尘土，一边兴奋地说：

"玛丽娅，我亲爱的嫂子，您再也不用悲伤了！亚诺什不是被皇帝抓走的，抓他的那个人会把他还给您的。"

格奥尔格伊夫人沉重地叹了口气，两眼盯着小叔，对他的话似信非信。

"啊，上帝，这个人是谁？"

"是我，"副省长回答说，"是我下令把他抓起来的！"

这个女人大失所望地低下了头。她又碰上了一桩倒霉的事情！上帝使可怜的小叔发疯了，而且是在她非常需要这位颇有威望的亲戚鼎力相助的时候。玛丽娅·格奥尔格伊原来就早已察觉副省长举止异常，现在她更加确信无疑了。

可是格奥尔格伊似乎已经从嫂嫂的脸部表情中猜透了她的想法，急忙安慰她说：

"您大概以为我发疯了？不，我不是疯子，我是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我不知道您是否会原谅我。有人向我搬弄是非，说亲爱的嫂子夫人半夜里把磨坊里的一个年轻人接进自己的卧室。这些话使我暴跳如雷，我就下令把这个坏蛋抓起来。我轻信这种无耻的

诽谤是有罪的。您打我耳光，我罪有应得。这是我的面颊，请打吧！”

啊，现在很有必要看看玛丽娅·亚诺基的脸部表情，这样您才相信，不仅天空里会出现，就是在女人噙满一串串珍珠般眼泪的眼睛里也会出现明媚的阳光！欢乐的笑容终于冲破痛苦的泪水脱颖而出，玛丽娅·格奥尔格伊破涕为笑，边哭边笑。

“得啦，不行！我不能打您！因为别人说的话是真的，”玛丽娅·格奥尔格伊说。她两颊绯红，嘴角带着调皮的微笑，比年轻姑娘更显得娇憨可爱。“实不相瞒，我夜里把亚诺什放进自己的卧室，就象农村的少妇对待自己的情夫那样。我们相互要说的话太多了。您别想到别的方面去，”她低垂双目，羞涩地说。“我们眼下哪有闲情逸致顾得上这种事情？我们那样做是考虑欠周的。现在我自己也意识到了。谢天谢地，总算平安无事了！可是他会被别人认出来的。说实话，尽管他剃掉了小胡子，留起了大胡子。再说，您自己亲眼目睹他变成什么模样了？”

“不，我还没有见到他。”

玛丽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

“这怎么可能呢？您没有见过他？那么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玛丽娅·格奥尔格伊用不安的目光凝视着副省长，只见他突然吓得呆若木鸡，只会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刻，他才想起他不让矛兵把抓来的那个人交给司令官，因而司令官不会把他和别的犯人关押在一起，当然也就不会考虑到这个人的饮食问题。说不定，亚诺什已经饿死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怎么啦，您为什么不回答？”

女人特有的那种嗅觉使格奥尔格伊夫人感到，她丈夫可能出什么事了。然而副省长却跑到门口，打开房门，喊道：

“快套车，用四匹最好的马！马里亚克，给我大衣、毡靴！快，

快！”

“小叔，倘若您再不对我说实话，我真要吓死了，”格奥尔格伊夫人声音颤抖地哀求他，但副省长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象乡下人那样用袖子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喑哑而结巴地问：

“一个人如果不吃不喝，可以活多久？”

“我不知道，”玛丽娅·格奥尔格伊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马里亚克可能知道吗？喂，马里亚克大婶！您过来！一个人不吃不喝可以活几天？”

“我从来也没有试过，”女管家回答说。“不过依我看，这要看什么人而定！天主教徒可以坚持一个星期，因为他们对斋戒习以为常了。对新教徒，我就不能保证了。我记得，我那个死去的丈夫，但愿他升入天堂，发疟子的时候……”

“别噜苏了！还是去催马车夫吧！”

格奥尔格伊夫人绝望地抓住小叔的手臂，说：

“我丈夫怎么了？”

“一切听天由命了！”帕尔·格奥尔格伊激动地压低了嗓门回答。

“究竟出什么事了？”玛丽娅喊道。

“我把他给忘了，”副省长面有愧色地承认。“把他押进城的时候是半夜，我命令他们把他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没有吩咐给他吃东西。我原来想第二天早晨就教训他一顿，吓唬一下，将他赶出省去。”

“因此您怕他，”玛丽娅插嘴说，“会遭到不幸吗？可能，他已经……”

副省长挥了挥手，说：

“哦，得了吧，哪能呢！……没有的事！”但这位身强力壮的人，自己却全身哆嗦得象在发疟子。“不可能出事！亲爱的嫂子，我决

不认为会出什么事。我以人格担保！他会遭到什么不幸呢？不可能。确实，从星期五开始，或者说，从星期四开始，他滴水未进。现在大概饿坏了吧？您留在这儿给他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我马上到城里跑一趟，把他从监牢里接出来。嫂子，您千万别激动！"

"不，我和您一起去。我一定要去。"

"随您的便。不过，老实说，您没有必要为他担心。毫无必要。我本来自己也不想去，可是我的头痛得要命。简直要裂开来了。我乘雪橇到廖切去一下，稍微清醒清醒头脑。"

他们两人交换了一下互不信任的眼色。

"不，我要和您一起走，您为什么要一个人去，路上不是太寂寞了吗？"

这个时候，雪橇已经停在大门口，四匹马烦躁不安，铃铛声响个不停，仿佛突然敲起了无数只小钟在为某人的灵魂作安灵祈祷。

天黑下了。灰蓝色的雾霭笼罩了皑皑白雪覆盖的大地。大风平息了，但雪花仍然在天空中飘舞，犹如白色的苍蝇在浑浊的水中游泳。格奥尔格伊把嫂嫂扶上雪橇，用熊皮车毯裹住她的腿。

"既然您在家里确实呆不住，那我们就一起去吧！马里亚克大婶，我们很快就回来，晚饭多做几个菜。要做三个人吃的菜。马里亚克大婶，您千万别忘了：做三个人吃的菜！"

他跳上了雪橇，和嫂嫂并排坐下，对车夫喊道：

"马捷伊①，赶快走！到廖切去！不要怜惜马！即使把马累得筋疲力尽，也没有关系！"

马捷伊遵照主人的命令，把马赶得飞快，雪橇象箭一样在白色的雪地里奔驰。道路两旁象钻石般晶莹闪烁的森林和树丛倏然而过。马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水气。

---

① 马佳什的爱称。——译者注

格奥尔格伊已经后悔不迭了，他不该对车夫下这样的命令，说不定会使这个可怜的女人害怕的。她本来就已吓得半死不活了。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解释一下自己的意图：

"我想早一点赶到廖切。我把削鹅羽笔的小折刀忘在司令官那儿了。司令官每逢星期天总是应邀去赴晚宴。假如我碰不到他，就拿不着小刀了。我今天一整天没有这把小刀简直就束手无策，什么事也不能做，没法削鹅羽笔。"

他讲这番话的时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除了这把小折刀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操心了。玛丽娅·格奥尔格伊也打起精神，劝慰小叔，说什么她之所以要到廖切去，主要是受不了马里亚克大婶喋喋不休的唠叨。一路上，他们再也没有谈起亚诺什，似乎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亚诺什这个人。现在，叔嫂二人休戚相关，充满了亲切情谊，他们竭尽全力，互相安慰，尽管如此，这种种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双方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心情。

他们象感到旅途寂寞的出门者那样东拉西扯，说长道短，彼此排愁解闷；他们连天气也不放过，责怪说，冬天看来总是这样冷酷无情！格奥尔格伊听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狼的嚎叫声，于是格奥尔格伊夫人就说：

"我们可怜的国王特克利还算走运，他在冬天到来之前就被洛邦茨打败了。他眼下至少可以在土耳其避难了，据说那儿的冬季比较暖和。"

在此之前，帕尔·格奥尔格伊对特克利的命运还一无所知，因为当时传播消息不是靠有线电报，而是靠口头传递消息。新消息是过路人带来的。铁匠在给马蹄钉马掌的那会儿工夫，乘客们就纷纷讲述沿途听来的新闻，有时候难免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由于讲话的时间仓促，消息很快就走了样，失去了价值。即便如此，消息往往仍然传不到谢佩什省。首先，从特兰西瓦尼亚来的人很少

路过谢佩什。即使路过的话，并非人人都需要修马车或钉马掌，就是说，他们没有必要光顾铁匠铺。就算有的过路人去了铁匠铺，他们讲的话也未必真实。其次，纵然这个人讲的话全是事实，也没有人会相信：关于战争进程的传闻，众说纷纭，自相矛盾，谁能分辨得出哪些消息是符合事实的？只有根据羊和马的价格来推测，战争正在进行还是已经结束。而绛红色的地平线无疑是战争的特征，不过那时候战线已经相当逼近了，因为两、三个燃烧着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村庄不可能把苍穹染成一片紫红色，以致从谢佩什就能远远地看到熊熊烈火的反光！

但是，此刻格奥尔格伊对失败的悲惨消息无动于衷，他只是应付地向旅伴提了几个问题："什么？特克利真的被打败了吗？那么，他又前功尽弃了？希望之光在自由的祭坛上爆发出明亮的火焰，可结果却变成装殓自由的棺材旁的蜡烛。再说，特克利显然是失败了，否则亚诺什也不会突然回家的……"

他们的话题又回到了亚诺什身上，虽然两个人都尽量不再提到他。

玛丽娅·格奥尔格伊解释说，特兰西瓦尼亚的战事平息了：那里只要一出现皇帝的军队，特克利的拥护者立即就土崩瓦解，纷纷背叛。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得到皇帝的彻底宽恕，因为特克利善于煽动不满情绪，使之笼罩了整个地区，这些贵族似乎是在不满情绪的影响下才采取行动的。然而，从匈牙利境内聚集到特克利麾下的那些起义的罪魁祸首又当别论，这些人被宣布为谋反分子，现在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名字也上了黑名单，所以他不得不穿上农民的衣服，装扮成车夫模样，吃尽了千辛万苦才到达奥什姜，他在达尔瓦什夫妇那里躲藏了两个月光景。玛丽娅的妹夫达尔瓦什受到帕尔·埃斯捷尔哈齐总督的庇护，因而动身到布达去请求赦免亚诺什，目前仍然在那儿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求情。愿上帝也助

他一臂之力！卡塔莉娜通知玛丽娅说，亚诺什在他们奥什姜。秋天的时候，玛丽娅到奥什姜去了一次，说服丈夫转移到托波尔茨的磨坊来住，她已经在磨坊主彼得·加尔那儿为他准备了地方，磨坊主是个信得过的人，他守口如瓶，从不泄漏秘密。与此同时，达尔瓦什也为亚诺什搞到了盖上玉玺的皇帝的赦免书。

马捷伊从赶车座上转过身来说：

"要不要进院子？"

这时候他们已经离省参议会大厦不远了。

"进去弯一下吧。谁知道我们要在这儿呆多久！"格奥尔格伊说。他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雪橇的滑木在被磨损的石条路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大门口的卫兵按照惯例拔出马刀，敬礼。

副省长喊着他的名字说："弗拉辛科！到司令官那儿跑一趟。请他马上到我这儿来。"而他自己则跳下雪橇，帮助嫂嫂下车。

"玛丽什卡，您再坚持一下，"他握住她的手，用嘶哑的、他愿意时才具有的那种令人愉快的、和蔼可亲的声音，低声说。

玛丽娅没有作声。挂在大门拱顶上的风灯射出昏暗的亮光，照在她的脸上。她脸色苍白，用一种奇怪而忧郁的目光打量着格奥尔格伊。

"您全身都在哆嗦！"副省长说，因为他感到她的手在颤抖。

"我冻得发抖，"玛丽娅嘟哝地说。"太冷了。"

"司令官马上就要来了。"

但是弗拉辛科回来报告说，省参议会的司令官不在家。

"去把他找来，就是上天下地也要找到他！喂，卫兵！马上再去叫两三个人来。"

几名守卫的骠骑兵和一名看守立即应召而来。

"你们到城里去找司令官，"副省长气忿地命令说。"让他马上

到这里来，不论死活。好啦，一、二，快走！而你，弗拉辛科，快把监狱长给我找来，把所有的牢房钥匙都拿来。”

省参议会的那所巨大的楼房里立即响起一片忙乱声。房门乒乓作响，院子里和各层楼都亮起了灯光，时隐时现：大楼里到处有人提着灯来来去去。关于副省长突然到来的消息立即在人们中间传开了，而且副省长看来情绪不佳。司令官的妻子格罗德科夫斯卡娅夫人也来到了院子里，她象往常一样穿着浆得硬撅撅的围裙，卷着袖子，脸庞被灼热的炉火烤得红通通。当她看见她丈夫的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顶头上司时，就用尖细刺耳的嗓音唠叨起来：

“噢，说实话，我确实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一转眼就无影无踪。他昨天晚上也没有回来吃晚饭。我对他的行动很不满意：他大概想干什么坏事，脸上一副骗人的样子。他以前到哪儿去，总是对我说一声。可是，昨天晚上来了一个送紧急公文的人，大家把全城都找遍了，就是找不到我家的格罗德科夫斯基。他回家之后，我就审问他：你在哪儿？他不肯供认。我对他说：‘格罗德科夫斯基，你坦白交待！即使事情牵到女人，我也原谅你！’他只是叽里咕噜不知说了些什么。当时我不得不对他大喝一声：‘格罗德科夫斯基，你这个狗娘养的，当心点，下次别再这样！’可你瞧，他又一溜烟走了！我就恨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才好。有一点很清楚：他走上了邪路。大人，老实说，事情不会有好结局：我总有一天要剪掉哪个女人的辫子的！但是大人，事情还只刚刚开了个头，您也不妨训责他一下。因此我才向您诉说自己的痛苦！……”

格罗德科夫斯卡娅夫人喋喋不休说个没完，这时候监狱长提着灯拿着一串钥匙跑来了。副省长没等他走近就喊道：

“喂，巴尔塔扎尔，犯人们的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人！”

“什么？一切正常吗？那很好。”副省长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一切都照旧，是吗？"

"您有什么指示吗？"

"你们那儿关着一个新来的犯人。我马上想见他。"

巴尔塔扎尔犹豫了一下。

"大人，我们那儿现在没有新的犯人。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星期五傍晚。"

"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司令官先生没有对我说。"

格奥尔格伊开始焦躁不安地扣上皮大衣的钮扣。

"他确实在这里。您好好想一想！"

"不可能，大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的妻子是给囚犯做饭的。"

"蠢驴！"怒不可遏的格奥尔格伊打断了他的话，骂了一声，并且命令说："把格奥尔格伊·萨鲍叫到这儿来。"

"他被派去抓土匪了。法尔卡什法尔瓦的教堂被人抢了。"

"那么，格奥标伊奥在哪儿？"

"在逮捕托波尔茨的那个凶犯的时候，他着了凉，得了肺炎，现在快要死了。昨天给他做了涂油仪式。"

"啊哈！他知道的。您快到他那儿去问他，他和格奥尔格伊·萨鲍把星期五押来的那个犯人关在哪儿？在没有讲清楚之前，你们不要让他死！"

巴尔塔扎尔飞奔而去。他挺着个大肚子，跑得比有些猎狗还快，尽管他吃犯人的伙食，但肚子仍然凸得高高的（也许，正因为他吃犯人的伙食才养得这么肥）。

格奥尔格伊夫人听了这段对话，差点儿晕倒在地。她全然绝望了。她把头靠在柱子上，双手紧紧抓住台阶上的栏杆。她忍无可忍了。有时候连温顺的鸽子也会狠啄欺负它的人的。

"无法无天的多神教徒！"格奥尔格伊夫人高声喊道。"你们这

里究竟是干什么的？连剥兽皮的屠夫都知道，他把抓来的狗关到那个笼子里去了。多丢人！这里到底是省参议会，还是强盗窝？”

格奥尔格伊抿紧了嘴唇。假如现在省参议会大厦突然倒塌，全压在他身上，他恐怕也不会感到比忍受这一连串责备更加沉重。于是，他把羔羊皮帽子拉了拉，遮住了耳朵，这样就可以听不到玛丽娅说的话：要知道，妇女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越是脆弱的时候，她讲起话来就越大胆。

格奥尔格伊作好了种种准备，愿意忍受一切，可没有想到会遭到这样的责难。他只得跑到大雪纷飞的院子里，来回踱步，等待监狱长回来。

算他走运，跑得气喘吁吁的巴尔塔扎尔很快就回来了，他报告说，从托波尔茨抓来的那个人关在二楼档案室旁边的空房间里，那间档案室古时候是堆放刑具用的。

“总算有着落了！”副省长松了一口气说。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找到这间牢房的钥匙。巴尔塔扎尔又飞快地朝司令官妻子的屋子跑去。她有一只大篮子，空牢房和空房间的钥匙都放在她的篮子里，每把钥匙上都系着一块小木牌，上面写着房间号码和房间的用途。监狱长一面在篮子里找钥匙，一面和司令官夫人说开了。他说，他看到安德拉什·格奥标伊奥的时候，病人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快咽气了。安德拉什的妻子看到他在问她丈夫，甚至对他说：“您到阴间去追他吧。”“噢，不，”我反驳说：“不是我要这样做，这是副省长先生的命令。”我刚说完，死神就放开爪子把安德拉什·格奥标伊奥放回来了。安德拉什睁开眼睛，详详细细、有条有理地讲了一遍。“我起誓，他现在不会死了，因为死神听到副省长的名字就吓得从烟囱里飞走了，”监狱长说，这是他的结束语。

那个时候，格奥尔格伊夫人正要求小叔为她准备一点水和盐。

“这是为什么？”副省长惊奇地问道。“弗拉辛科，你去拿一杯水和一撮盐来。”

“这两样东西要带在身边，”嫂嫂悲戚戚地说。“要是他还活着（说到这里，她忍不住放声大哭了）……最好先给他灌点盐水，然后再喝一些淡酒。”

“玛丽娅，您别哭！冷静点。不能让这些人知道我们在说谁。”

弗拉辛科把水和盐拿来了，然而巴尔塔扎尔却报告说钥匙没找到。

“那你们就把门砸了！去找几个力气大点儿的人来。让他们带上斧子和铁棒！”副省长命令说，而自己则搀着嫂嫂上楼去了。巴尔塔扎尔一手拿着杯子一手提着灯，跑到前面去引路。

脚步声的回声很大，脚底下用来铺走廊的砖头也噔噔直响。巨大的人影在走廊两边的墙壁和天花板上蠕动。当这支队伍走过省秘书的住所，拐进另一条走廊的时候，惊动了一群令人厌恶的蝙蝠，它们到处乱飞。排列在走廊两边的贮藏室和柜子里孳生了不少老鼠，存放旧手稿和旧文件的处所都散发出一股潮湿而发霉的气味，这些记载着诉讼和罪行的手稿和文件的当事人早已死去多年了。有一只猫在柜子里哀叫。这只可怜的猫大概是钻进开着门的柜子里去抓耗子的，结果傍晚前刮来的那阵大风把柜门吹上了，所以它就出不来了。

“那只猫被关在哪儿？”格奥尔格伊夫人问。即使在如此沉痛的时刻，她那颗善良的心仍然充满了怜悯和恻隐。

但是帕尔·格奥尔格伊没吱声，一个劲儿地向前走，这时监狱长已经站在最后一间房间的门口等候他们了。

“就是这一间！”监狱长低声说。“没错。”

三个人都站住了。其余人还在楼下寻找工具。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格奥尔格伊甚至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他来的时候心急如

焚，可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却脸色苍白，不敢往前跨出这最后一步，竟然想逃之夭夭了！门里面等待着他们的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巴尔塔扎尔，你是怎么认为的，这扇门很牢吗？”副省长问，他的声音显得胆怯而可怜巴巴，仿佛他不是谢佩什的副省长而是一个小孩子。

“门是橡木的，”监狱长回答得很简单。他把灯放在地上。格奥尔格伊夫人接过了他手中的杯子。

“好吧，让我们来试试看！”巴尔塔扎尔自言自语地说。他朝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用强劲有力的肩膀朝门上撞去。

格奥尔格伊夫人和副省长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位大力士的举动，期待他尝试的结果（巴尔塔扎尔想根据门的响声来确定它的牢固程度）。但是，他们听到的并不是房门的响声，而是“喔唷”的喊叫声，只见巴尔塔扎尔的双腿在空中闪了一下——他飞进了房间，直挺挺地栽倒在地板上，因为房门毫不费劲地被突然撞开了。

房间里光线暗淡。炉子里的火焰发出亲切的呼呼声。靠近门口的桌子那一端放着一瓶酒，闪烁着欢乐的光芒，酒的旁边是麻花形的面包和一大块吃剩的腿肉。桌子的另一端，面对面坐着两个男人，他们很可能正在掷骰子或玩“磨坊”游戏，突如其来的响声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跳了起来。副省长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一个就是司令官格罗德科夫斯基，而格奥尔格伊夫人也立即认出了另一个——身材魁梧、健壮如牛的那个人。他就是她的合法丈夫亚诺什·格奥尔格伊。

可是他的模样却变得令人无法辨认，所以，当嫂嫂向这个不认识的男人扑过去，搂住他的脖子的时候，副省长感到万分诧异。

“这么说，你没有死！还活着？”

“是啊，当然罗！”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高高兴兴地抱住自己的妻子，由于满怀

喜悦，他甚至抱起她的身子，悬在半空，他迅速地看了一下周围的人，眼光里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揶揄的神情。

"哪能呢，我怎么会死！我靠苦刑犯吃的那种味道发苦的面包过日子。"他开玩笑地抱怨说，随手从桌上拿起放在纸上的一只又松又软油光锃亮的面包，塞进嘴里，很快地把它嚼碎，并喝了几口瓶里的酒，一起咽了下去。

"一个人什么都能忍受得了的！"他说。"可是，我亲爱的，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你年纪也不算轻了，总不至于还要盯着丈夫到处跑。真让人不得安宁！"

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副省长始终站在后面，直到此刻，他根据声音认出了自己的兄长，压在心中的石头才霍然落地，与此同时他又恢复了做长官的尊严。

"巴尔塔扎尔，快起来，滚吧！我早就对你说过，你是头蠢驴！为什么不好好开门，居然异想天开，想用肩膀把门撅掉。房门又没有上锁！可惜没有撞断你两根肋骨！以后要动动脑筋。"

监狱长离开了牢房，副省长这才向前跨了几步，走进了光线暗淡的房间。

"晚安，哥哥！"

读者也可以想象得出，经历了这场虚惊之后他是多么高兴，有多少话要讲，要解释，要道歉。

然而实际上，目前只有司令官解释了自己的干预经过。副省长先生回格奥尔格奥去的第三天傍晚，一个生了重病的矛兵要他去，请他派人去找一位神甫来。格罗德科夫斯基决定先和这个矛兵谈谈，因为气候恶劣，那个神甫又住得很远。他问病人："孩子，要不，我先拿一瓶远年的陈酒来给你代替神甫吧？"而病人只会摇摇头，这说明这个可怜虫已经神志不清了。那好吧，既然你要见神甫，就给你去找一个！可是那个矛兵想在神甫到来之前就向他

——格罗德科夫斯基忏悔一桩秘密，他说，前天夜里他和一个伙伴把一名犯人押到廖切来，并且按照副省长的命令把那个人关在堆放刑具的那间旧牢房里，这个人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而他，格奥标伊奥不愿意把这个秘密带到阴间去……

"您做得对，格罗德科夫斯基！"副省长表扬司令官说。"我疏忽了，而您弥补了我的过错。现在轮到我来纠正您的缺点了，不过我恐怕做不到。"格奥尔格伊爽朗地笑了，可能这是他若干天来第一次放声大笑。"我说的是您的夫人。这两天您总是神秘地失踪，她很恼火，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一整天您都不在家里。那就请您自己考虑一下怎样改正。"

这几句话既是笑话，同时也是一种客气的暗示，它表明格奥尔格伊一家想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叙叙家常。

于是，格罗德科夫斯基走了，随之而来的是生活难得赐予人们的愉快而光明的时刻。说实话，有时候遭受一点磨难是值得的，因为摆脱苦难之后就可以享受上述这种欢乐。三个人争先恐后地说个不停，相互询问，回答，发怒和欢笑。

"你说，你为什么要下令把我抓起来，你这个没用的家伙！"

帕尔叙述了一遍，亚诺什笑得前仰后合，连肚子也笑痛了。

"唉，小叔！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嫂嫂在揶揄格奥尔格伊，而亚诺什则狡黠地眨眨眼睛说：

"要知道，水性杨花的女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嘻嘻嘻！"

他们彼此戏谑调笑，但这种玩笑是善意的，犹如涂了蜜的箭，不会伤人，只会使人感到痒痒而已。

他们三个人确实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牢房，并且终身都把这间牢房作为最迷人的角落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副省长认为亚诺什在获得特赦之前住在格奥尔格奥最安全，因为皇帝的密探们多半在别的地方寻找，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亚诺什居然胆大包天，

敢于躲在亲弟弟的家里。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用笨办法是行之有效的。

由于担心马里亚克大婶把晚饭煮烂了，他们决定立即启程回家。但车夫马捷伊是个多嘴多舌的人，让他赶车送亚诺什回家不大合适。不过车夫的那件羊皮袄倒很需要，因为囚犯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只穿了一件磨坊帮工的薄大衣，未必能挡得住一路上的风寒。

为了一举两得，副省长就亲自到大门口去赶走看热闹的仆人，以扫清道路，顺便对正在站岗的弗拉辛科说：

“你把我的马车夫带到司令官那儿去。让女主人给他准备晚饭和安排住宿。请司令官明天早晨给他一匹骠骑兵骑的马，让马捷伊回格奥尔格奥。”

现在格奥尔格伊夫妇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坐上雪橇，而副省长裹紧了羊皮袄，登上车夫的座位，在前面驾车。

老爷关于为他准备晚饭的命令很合马捷伊的心意，只有一点他弄不明白（他们搞什么鬼名堂？）——为什么把他的皮袄拿走了。可是到了后来，他对这个命令感到失望了：他根本就没有吃到什么晚饭，因为司令官家里不断传出战斗的声音：罐子和盘子乒乒乓乓，仿佛有人在往地上摔东西；家具噼啪噼啪，似乎房间里正在打架；在这种地狱般的响声中，偶尔还能分辨出女人的尖叫声：“嘿，你等着瞧吧，格罗德科夫斯基！我打听出你溜到哪儿去了。你衣服上哪儿来的女人香水味？哼，无赖！你用不着诡辩，推说什么副省长，他和你一样，也是骗子！你有公事吗？那你说说看，什么公事？喝，我起誓，要抓瞎你那双不知羞耻的眼睛！”

“马捷伊老弟，你想去就自己去吧！”弗拉辛科对车夫说。“我无论如何不想爬进这个老虎洞。”

马捷伊也不敢跨进格罗德科夫斯基的家门。他在门外来回踱

步，冻得全身颤抖，忽而可怜自己，忽而可怜司令官格罗德科夫斯基。

亲爱的读者，笔者认为，象马捷伊碰上的那种倒霉事是不足为奇的：凡是牵连到大人物的事情，其苦果归根结蒂总是由平民百姓品尝的。就以这件事情为例，原来命中注定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应该挨饿，帕尔·格奥尔格伊应该受责备。可实际上，挨饿的是车夫马捷伊，挨骂的是格罗德科夫斯基。从前是这样，将来大概仍然是这样。

哨兵弗拉辛科很可怜马捷伊。换岗之后，他请车夫到"银鹿"饭馆去，老板只收了他们几个钱就端来了丰盛的冷杂拌和好酒。要不是想起那件皮袄的话，马车夫现在有吃有喝也就心满意足，彻底安于自己的命运了。然而究竟老爷太太为何要拿走他的羊皮袄呢？

"伙计，你别再白费心思了！"弗拉辛科劝慰他说。"老爷们的脑袋上又没安天窗，我们无法透过天窗看进去。"

格罗德科夫斯基的遭遇要惨得多！他家里的战斗几乎延续到半夜。暴风雨终于过去了，也就是说他的妻子停止了谩骂，可怜的司令官这才躺下睡觉。可是他的头刚靠到枕头上，一个骑手就飞快地跑进省参议会的大院，猛叩司令官住宅的大门。

司令官夫人被吵醒后，又骂开了，米哈伊·格罗德科夫斯基穿上毡靴，唤醒女仆，让她去打听一下：谁在那儿敲门，他有什么事情。

"格奥尔格奥来信了！"门外那个人回答说。

女仆拿进来一封信，信的笔迹很陌生，抬头是"尊敬而高贵的格罗德科夫斯基先生敬启"，旁边注有"火急"二字。

司令官急忙拆开信封，在厨房里的小油灯底下阅读起来：

格罗德科夫斯基司令官先生阁下：

我由衷地请您原谅我的打扰，但是我知道您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即使对于无知的动物也富有怜悯心，因此我向您提出一个极其诚恳的请求：劳驾您把陷在柜子里的那只猫给放出来。这只猫不知何时，由于何种原因被关在通往我文夫牢房的走廊边的一只柜子里；这只不幸的动物——上帝的创造物，自己已无法脱身，必然会饿死的。

写于今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于格奥尔格奥。愿上帝保佑您。

玛丽娅·亚诺基-格奥尔格伊

"这只该死的猫见鬼了！"格罗德科夫斯基勃然大怒，把信撕得粉辞，信中还有不谨慎的用语"我丈夫的牢房"。但他过后仍然穿上衣服，走到二楼，把那只倒霉的猫放了出来，他边走边寻思：女人只会异想天开，尽出傻主意！确实，谁也搞不清楚这两种女人哪一种更坏：一种是象他妻子那样的毒蛇，另一种是象玛丽娅·格奥尔格伊夫人那样的性情温柔的鸽子。

第四章

作者在本章中顺便涉及某些政治问题

利奥波德皇帝①并非是一位颇有文学修养的君主，但却用文绉绉的办法把特克利赶出了特兰西瓦尼亚。他签发了一份措辞优雅、态度友好的告示，仅此唯一的一份告示就使得特克利的拥护者纷纷背弃了这位库鲁茨国王。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小官吏们离开了失败的国王！他们之所以离开，是由于斗争的前景暗淡，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而皇帝的告示却允诺将对一切其"行为未加剧目前形势的"人实行赦免。

然而，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对告示的措辞并不十分满意，何况卡拉法②早在夏天(当时库鲁茨的处境已经不妙)，就让一个俘虏转告亚诺什·格奥尔格伊，要他在镜子中仔细瞧瞧自己的脑袋，否则他即将身首异离了。从这种暗示中他知道自己犯有"加剧目前形势的行为"，因此在起义军彻底崩溃之前就装扮成车夫，逃回家里。格奥尔格伊在路上就获悉自己的名字确实列入了"应予以排除者"的名单中。这意味着，他将被"流放"，或者被送往"非常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虽然神甫们一再颂扬，但基督徒却尽量拖延耽搁，裹足不前，而且那里连皇帝也爱莫能助。

帕尔·格奥尔格伊了解全部真相以后，吓得胆战心惊，非常后怕。他意识到他的鲁莽行动可能会给自己的兄长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不幸的亚诺什除了有可能饿死之外，还可能在矛兵从托

波尔茨押送他到省城去的途中被别人识破真面目，或者格罗德科夫斯基会在闲谈中泄露了秘密。他心如刀绞，精神沮丧。骨头断了，可以请接骨医生来治疗，但是要治愈心灵上的创伤，只能求助于上帝。于是，小格奥尔格伊突然笃信上帝。“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他自问自答地说：“因为我太懦弱，猜疑心太重，而且认为一切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命运却出面干涉，把我的一切行动都搞颠倒了，差一点酿成可怕的结局，莫非天意如此？它故意亲手这样安排我们的命运吗？这会不会是一个预兆？上帝启示我：‘你看，格奥尔格伊，你捕风捉影，造成了什么后果？别再耿耿于怀地猜疑了。’”

“这是天命！”帕尔终于找到了答案。返回格奥尔格奥后，他把客人安顿在几间空房间里，决定今后只准女管家马里亚克一个人出入；他自己则来到妻子的房间里，房间里的一切陈设都保持她生前的原状。他站在这位年轻美貌的女人肖像面前，庄严地默默诉说：“卡罗莉娜，你看我的境况如何？我非常不幸。我不知道我们的女儿目前在你那儿，还是仍然在人间。但我再也不想搞个水落石出了，我将认为她和我在一起，并把她扶养成人。我相信她和我在一起！我将重复千百次：我深信无疑！你可别对我的瞎猜疑生气。我现在当着你的面把这些疑点都从自己的心底里掏出来，就象拔掉扎在身上的刺一样。我对天起誓！”

就这样他变得轻松自如了。帕尔·格奥尔格伊变得与以前判若两人。他感到对不起兄长一家，因而现在想为他们做件好事，为

① 哈布斯堡·利奥波德一世（1640—1705）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匈牙利国王。他在匈牙利推行残酷的殖民主义政策，导致库鲁茨不断地举行起义。他根据考罗曹和约（1699年）为哈布斯堡王朝收复了被土耳其占领的匈牙利领土。——俄译者注

② 安托尼奥·卡拉法（1646—1693）是为哈布斯堡王朝效劳的意大利籍将军。他无情地镇压匈牙利起义者的反抗，残酷迫害爱国者，因而被人们切齿痛恨。——俄译者注

自己赎罪。(他的善良本性并未湮没殆尽。)例如，他甚至希望皇帝的密探真的来到格奥尔格奥，而由他，帕尔·格奥尔格伊把宪兵们赶走，把亚诺什护送出境，到波兰去。总之，即使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他也要救出兄长！

可惜，实际情况并不要求帕尔·格奥尔格伊作出诸如此类的自我牺牲，因为亚诺什和妻子在他家里还未住满三天(这三天里马里亚克大婶做的饭菜多么丰盛可口！)，达尔瓦什派来的使者就飞马赶到了；他在托波尔茨没有找到玛丽娅，就带着盖了皇帝玉玺的赦免亚诺什的公文来到了格奥尔格奥。

玛丽娅笑逐颜开，而亚诺什·格奥尔格伊起初只是把赦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琢磨着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别的用意，他对赐予的自由，态度异常冷淡。

“你怎么不感到高兴！”玛丽娅责备丈夫说。

“是啊，我当然幸福！”亚诺什悒悒不乐地回答道。“我象一个被折断全部肋骨、扔在草地上的人。他在草丛中找到了一株长着四张叶片的三叶草，就高兴得喊叫起来：‘哎哟，我多么幸福！’”

“赦免总比上法庭和被判刑强。”

“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亚诺什·格奥尔格伊若有所思地反驳说。“迄今为止我是个逃亡的库鲁茨，但是我知道我是谁。归根到底，连被逮住的狼也知道自己是只狼。可现在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你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被认为是个自由的匈牙利贵族。但是，说真的，我并不知道我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因此我怕我不会对此善罢甘休。我以前所处的地位至少是真实的，可现在的地位……”

“那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帕尔好奇地问道。

“目前毫无打算。确切地说，目前我想脱掉身上那件磨坊帮工

的大衣。你那里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不,我不许你换衣服!”格奥尔格伊夫人抗议道。“你就穿着现在这身衣服和我一起回托波尔茨。让所有的仆人都看到夜里到我屋里来的磨粉工人是谁。”

“玛丽娅说得对,因此,我什么衣服也不会给你,只给你一个忠告:往后别再牵涉到类似事件中去了,要知道,绳子再长,也总该有个尽头。”

“小叔,您说的是大实话! 简直猜透了我的心思。”

“现在的这一代人缺少韧性,”帕尔继续说。“可以同他们一起创业,但无法同他们一起守业。因此你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我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亚诺什叹了口气,痛苦地说。“可是你们别为我担心:我已经放荡够了,要安分守己了。今后即使六条阉牛也休想把我拉出院子。”

“嗳,话不能这么说!”副省长反驳道。“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

帕尔·格奥尔格伊说着就到书房去了。一刻钟之后,他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回来了,把它递给亚诺什。亚诺什把信举得远远的(他大概视力开始衰退,眼睛远视了),浏览了一下信的开头几行。

“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是写给省长恰基伯爵的! 你写了些什么?”

“我声明辞掉我的副省长职务。你回来了,所以我把你的职位还给你。我只是临时代替你的。”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把声明看了一遍,随手把它撕成碎片。

“谢谢你,兄弟,不过我再也不愿意干涉当今世界的事务了。我帮助皇帝榨取税收,封闭路德派新教的教堂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难道做得还嫌少吗? 够了,我还是住在托波尔茨享享清福吧。我的话完了。”

玛丽娅温柔地把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

“亲爱的丈夫，上帝会祝福你的愿望的。阿门！”她感激而温存地说。

“你究竟想在托波尔茨干点什么事呢？”帕尔·格奥尔格伊追问兄长。

“种树。”

“种树，一年里只要用一天就够了。”

“消灭树上的毛毛虫。”

“那也只要花几天工夫。剩下的三百多天呢？你怎样打发日子？”

“我将等待，”亚诺什沉思地说，“等孩子长大成人。”

“是啊，我们的孩子成长得很快！”玛丽娅·格奥尔格伊插嘴说。“我完全忘了对你说了，你被抓走的那个星期五，我正好收到他的来信。”

“信？”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感到诧异。“你说的是哪个孩子？”

“还能是哪个孩子，当然是我们的久里罗！他在信上说，他的两套衣服都嫌小了。我想我们是否在廖切给孩子买些呢料。而且这里的价钱比我们克什马尔克便宜。”

“哎呀，对啦！当然罗，”亚诺什说，语气充满了父爱。“你总是想到久里。可我这个笨蛋竟然把他给忘了。”

“你刚才说的另一个孩子是谁？”

亚诺什的眼睛变得炯炯有神。

“特克利的养子，小拉科齐①！”

---

①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这里指的是费伦茨·拉科齐一世和伊洛娜·兹利尼所生的儿子费伦茨·拉科齐二世（1676—1713）。他后来领导匈牙利人民进行解放斗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俄译者注

按，伊洛娜·兹利尼是匈牙利人民传奇式的女英雄，她再嫁给特克利大公。

帕尔·格奥尔格伊瞒着兄长，偷偷地与嫂嫂交换了一下眼色，轻蔑地说：

“你改不了啦！”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对皇帝的赦书还是感到高兴的，虽然他本人不承认这一点。难怪他突然急于要回家。他一下子就觉得家里有很多紧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所以帕尔·格奥尔格伊只是不住地摇头：“假如你不得不要在我那儿呆过整个冬天，那你怎么办？”

玛丽娅也想尽早动身回家，因此夫妇俩找出种种借口，说明他们谁也没法再耽搁了，午饭之后马上就出发。

当亚诺什和妻子一起坐在雪橇里的时候，帕尔·格奥尔格伊又一次申述了自己的建议：

“哥哥，你再考虑一下，如果你想重新登上副省长的交椅，只要打个招呼就行了。”

“嘿，让你的那些主意见鬼去吧！”亚诺什生气地挥挥手，装出一副发怒的样子，以此来掩盖弟弟的关心所引起的激动之情。“副省长的交椅是我自己让给你的，不必归还了。假如你真的想做一件使我们愉快的事情，那就把你从我们那儿夺去的东西还给我们。”

“什么东西？”

“我们的小罗扎莉娅。不过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

“你们的罗扎莉娅？”帕尔皱眉蹙额低声嘟哝，一阵疼痛把他的心攥紧了。

雪橇起程了，驶出了大门，而帕尔·格奥尔格伊却呆若木鸡，仍然站在院子中央，双手拿着帽子，刚才他脱下帽子，向离别的亲人挥帽告别，现在却忘了重新戴上，尽管外面寒气逼人。

“就是说，毕竟……”说着，他立即抱住了脑袋，因为他想起了自己的誓言：“……把疑点都从自己的心底里掏出来，就象拔掉扎

在身上的刺一样。"但他能否办得到呢？从心底里，从病态的心底拔刺，可不象从健康的身体里拔刺那样容易吧？……

那天分别以后，兄弟俩难得见上一面。亚诺什·格奥尔格伊连省贵族会议也不去参加了。他虽然足不出户，但对政治事件方面的兴趣仍然能够得到满足。诚然，当时还没有报纸，可是有邻居。周围地区的邻居会带来各种政治新闻。

唉，令人愉快的消息不多！随着布达城堡的陷落，以新月形为象征的土耳其力量大大削弱了。匈牙利的基督教徒欢欣鼓舞。真蠢！要知道，对于他们的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国家来说，其唯一的支柱是敌人。（只有我们匈牙利人才会以此为立国之本！）我们的先辈们把土耳其人驱逐出布达后，反倒惊惶失措了：

"土耳其人走了，我们今后会怎么样呢？"

维也纳迄今仍然在讨好匈牙利人，因为他们担心匈牙利人会抓住土耳其长袍的下摆不放，而土耳其人则始终准备向德意志人寻事生非。哎，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是我们的政治需要，就象主妇烧菜需要盐一样。

但是，如果问题仅仅在于需要土耳其人倒还罢了（尽管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土耳其人是我们的家庭必需品！），而实际情况是，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在自己的安乐窝里并没有过上几天温暖舒适的日子，就有消息传来说，皇帝没有任命阿帕菲的儿子为执政大公①，似乎还说了一句："这些玩物对特兰西瓦尼亚有何用处？"

这意味着，再也不复存在什么"小祖国"了，以往，如果一个匈

---

① 作者指的是特兰西瓦尼亚执政大公米哈伊·阿帕菲一世的儿子米哈伊·阿帕菲二世（1676—1713），他常住在维也纳，在他的傀儡统治下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残存的一点自主权丧失殆尽。——俄译者注

牙利人在"大祖国"①里处境困难，就可以到"小祖国"来，在这里总能找到栖身之地并以此地为据点对德意志人进行反击。上帝把奥地利皇帝强加在我们头上，并且把几位惊恐不安、年幼无知的小大公推上特兰西瓦尼亚的宝座，似乎想让他们来与奥地利皇帝相抗衡。可现在连小大公也没有了。啊，利奥波德皇帝终于了解了他自己过去的作为了！那么我们匈牙利人现在该怎么办呢，这一点谁也不清楚。

最狂热的首脑人物（特别是克什马尔克附近的贵族）希望特克利这颗明星再一次升起来。但是，唉！幸福之星并不是蜡烛，一旦熄灭，再也无法点燃了。就连特克利本人也象一只被挤干了汁的柠檬，无人去过问他了。

交战双方签订了考罗曹和约，把一切能够瓜分的东西都瓜分掉了，和约中对特克利却只字未提。特克利曾经向炙手可热的马夫洛考尔达多历数自己过去的功绩，请求马夫洛考尔达多支持他对各个大国提出的要求，而马夫洛考尔达多却回答说：

"往事一去不复返了，未来让上帝去安排，您本人最好还是考虑一下现在吧。"

奥地利外交官的这番话传到了所有贵族的家里，无论是住在窄小的木板房里的贵族，还是住在城堡围墙里的贵族，人们到处都指责马夫洛考尔达多。这个可怜虫大概真的得打嗝了！

"话是对特克利大公说的，"伤透了心的贵族们说，"可实际上是说给全体匈牙利人听的！"

匈牙利就这样在孤立无援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匈牙利有自己

① 作者把特兰西瓦尼亚称为"小祖国"，因为特兰西瓦尼亚具有反哈布斯堡情绪而得到土耳其的支持，并且保持独立公国的法律。作者把匈牙利的其余领土称为"大祖国"，对土战争失败后，"大祖国"被肢解，遭受土耳其和奥地利的压迫。——俄译者注

的宪法①，但是谁也没有把它放在眼里。匈牙利有一位总督，他是匈牙利人民和皇帝之间的中间人，但他却安于保持沉默，无论是需要他向人民发号召的时候，还是必须由他向皇帝大声呼吁的时候，他都默不作声。匈牙利有自己的国会，但是在维也纳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却任意行事，对它不屑一顾。可怜的国会！它象一只玩具娃娃，只有上了发条之后才会说话。

红衣主教科洛尼奇已经在维也纳阐述了自己的方案："首先使匈牙利成为一个受控制的国家，然后把它变成穷国，最后成为信奉天主教的国家。"②但是，维也纳的统治者并不墨守成规，他们并不严格按照程序执行这个方案的要点。首先，他们开始把匈牙利的新教徒变成天主教徒，然后再变为乞丐和奴隶。

新教徒的处境最糟糕。使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忿忿不平的事情层出不穷。他是路德派新教的主要保护人，几乎天天有人来诉苦：时而这里的路德派新教徒的教堂被别人强占，时而那里的教堂被别人夺走。可是天主教徒也并不愉快：从路德派教徒那儿夺来的教堂虽然转归天主教徒所有，但各个大教区、修道院、宗教法庭和最富裕的小教区均由外国人担任首脑，不让匈牙利人染指。善于钻营的神甫们象一群乌鸦在布尔格宫③的周围呀呀叫着盘旋飞舞，他们是天主教徒的监护人，正等待着在匈牙利谋得一个优厚的职位。部队的军饷很少，于是他们把一切军纪都置之脑后，变成一

① 作者所说的宪法是指哈布斯堡王朝在维也纳和约(1606)、尼科尔斯堡和约(1622)及林嗣和约(1645) 形式上承认匈牙利贵族的各个自治机关所拥有的权利。——俄译者注

② 利奥波德·科洛尼奇(1631—1707)是伯爵、红衣主教、埃斯捷尔戈姆的主教、利奥波德一世的亲信和顾问、反动教权主义的首领，他一贯奉行奴役匈牙利的政策。有不少与科洛尼奇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米克沙特引用的这句话是科洛尼奇的名言。——俄译者注

③ 维也纳的皇宫。——俄译者注

群群匪帮，在全国到处游荡，打家劫舍，蹂躏百姓。这些散兵游勇只是部分地执行科洛尼奇的方案，因为他们不顾宗教信仰，接连不断地把一切匈牙利人统统变成身无分文的乞丐。朝廷未征得国会的同意就提出并向各个省和贵族们征收种种名目繁多的新的赋税。这时候连总督也按捺不住，说了几句话，但总督的嘴很快就给堵上了，因为他被授予公爵称号。各级法院也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法官们得到暗示，如果法院在审理诉讼时能根据双方的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区别对待的话，朝廷将感到满意。因此，一些新教徒，即使是无辜的，也只有在向法官送上一笔钱财之后才能够胜诉（要是送的钱数目很大，即使他们有罪也能打赢官司）。但后来就轮到了天主教徒，他们想取胜，也得向法官们行贿。

总之，匈牙利上空的乌云越来越浓。乌云，乌云，满天是密密层层的乌云。照例，乌云会产生闪电。可这些乌云只会洒下眼泪，人民的眼泪。普通老百姓和小贵族对此异常不满；只有上层贵族佯装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行政当局越来越厚颜无耻：它把亚斯-孔边区抵押给一个德国天主教僧团，把阿尔季阿季卡河边弗朗盖潘家族的地产都典押给格拉次市。这就引起上层贵族的骚动。岂有此理！他们说，庄园没有主人，理应由各个大地主平分，决不能拿去抵债！这种做法光明正大吗？想当初，皇帝陛下的先辈们如果砍掉某些大地主的脑袋，受益的总是其余的大贵族，而决不会是皇帝的家族。不行，这种状况再也无法忍受了！

诸如此类的屈辱不胜枚举，我们只想罗列一些在匈牙利的大地主终于被激怒以前的情况（而在此之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连做梦都见到自己坐在卡尔涅罗附近自己的阿尔季卡河岸钓鱼）。

总而言之，杯子已经盛得满满的，再斟上一滴水，必然会溢出来。

在我们所提到的那些边区里，狂热的首脑人物的军师是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不过他暂时还是在稳住大家，而不是怂恿他们采取行动。

“别着急，再忍耐一下！孩子还只有十六岁。”

每受到一次屈辱，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就计算一遍：

“现在他十七虚岁了……这就满十八足岁了……别着急，再忍耐一下。”

在这片罪恶的土地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每个匈牙利人现在总是把充满热爱和期望的眼光注视着维也纳，犹如虔诚的穆斯林遥望麦加一样。如果从维也纳飘来阵阵乌云，那么人们就会等待着接踵而来的闪电，就象救世主必然会从地狱来到人世间一样。

啊，人们多么想望他，他住在华丽的贵族私邸里，门廊的周围是一排圆柱。很想知道，他现在长得怎么样了？大概已经长大成人了吧！他的眼睛是黑色的，还是蓝色的？一些举止庄重的成年人——法院的主席——不止一次地为这个问题争论得舌敝唇焦，声嘶力竭。他模样长得象谁：象母亲还是象父亲？象母亲该有多好！他现在在干什么？大概骑着烈马在维也纳的森林里驰骋，他头戴插着雄鹰羽毛的帽子，身披金色织锦缎的斗篷，脚登一双上等黄色山羊皮皮靴。这个青年虽然在骑马，可是始终在考虑一个问题——祖国。

然而年老的大公夫妇呢？唉，这一对老人！从远隔重洋的他们那儿，从他们将度过余生的尼科麦季亚传来了消息。尽管那里遥远得连鸟儿也飞不到，可消息不知怎么地还是不胫而走：特克利大公患痛风病，大公夫人已经白发苍苍，但仍然非常美丽。当年他们一家子住在十个城堡里还嫌紧，可是现在全挤在吉杰克麦丹的一幢小房子里，并且生活得很悠闲。吉杰克麦丹（那时候任何一个匈牙利贵族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比自己附近村庄的名字更为熟悉）在

土耳其语里的意思是“鲜花盛开的田野”……很可能那里确实盛开着鲜花，不过那儿的花全都是亚洲的花，既没有匈牙利的海棠花，也没有迷迭香花。

他们还抱着什么希望吗？那当然罗！他们大概在急切地等待他们的儿子长大成人。大公曾经对一个顺道而去的卢勃洛伊的酒商说，他打算在蒙卡奇庆祝银婚（“嘿，到那一天我也要喝个够！”谢佩什所有的老人都危言耸听地说）。

可惜，所有的希望一下子都成了泡影。谢佩什边区出现了一个名叫米哈伊·阿帕菲的公爵，魔鬼不知怎么心血来潮，指引他到这儿来打猎。确切地说，不是魔鬼，而是那个与彼得·卢任斯基竞争角逐的沙穆埃利·罗利把他招引来的。有一次，卢任斯基邀请一位伯爵到他那儿打猎（由于伯爵的到来，客人们必须穿黑色的服装才能参加午宴和晚宴）。极爱虚荣的沙穆埃利·罗利想超过卢任斯基，在维也纳结交了一个公爵（他这样想，如今让这个卢任斯基妒嫉得发狂吧）。这个公爵不是别人，正是老米哈伊·阿帕菲的儿子。这个儿子始终没有成为“米哈伊·阿帕菲二世”，因为皇帝把他召到维也纳，赐予他公爵称号，并成功地把他培养成为纨袴子弟。不幸的特兰西瓦尼亚再也无缘见到这位公爵的父亲处于清醒状态，但是按照特克利本人的说法，他通常只是“半醉”，也就是说他从中午开始喝酒，只有半天不能自持。然而，他的宝贝儿子却酗酒无度，从早到晚烂醉如泥。在道德方面，他腐化堕落，糜烂不堪。

阿帕菲公爵在罗利家里闲逛了两个星期左右，对这里的一切完全腻烦了。可是，正是他和同他一起来的那批维也纳酒徒把消息带到了谢佩什：拉科齐的监护人红衣主教科洛尼奇准备把他培养成神甫。与此同时，人们还了解了这个青年的其他爱好、习惯和行为方面的种种细节，年轻的拉科齐的所作所为动摇了库鲁茨对他所寄予的期望。

只有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对自己的信念毫不动摇。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他的父亲是费伦茨·拉科齐，继父是伊姆雷·特克利，母亲是伊洛娜·兹利尼。良种的葡萄藤上决不会长出酸葡萄来。大自然不可能犯这种荒谬绝伦的错误。”

“老弟，我可不敢担保，”亚当·先季瓦尼争辩说，“难道您没有尝到过被坏木桶搞坏的酒吗？酒里有木桶气味，就谁也不想再喝了。”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不满意地摇摇头说：

“嗯！……您是说‘坏木桶’吗？”

“那么您是怎样认为的，难道维也纳是非常干净的酒桶，因而好的甜葡萄酒在那儿不会变坏吗？”

“喏—喏！”格奥尔格伊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道他说的这个“喏—喏”想表示什么意思。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个执拗的库鲁茨仍然不想屈服。第二年春天，加博尔·舍姆舍伊有事到维也纳去。舍姆舍伊与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和老战友。在维也纳，舍姆舍伊在显贵亲戚的帮助下巧妙地见到了年轻的拉科齐；他想聚精会神地仔细打量一下这位大公，舍姆舍伊的眼光由于内心满怀希望而变得异常敏锐，他的眼光是内行人的眼光，他知道他要在这个青年身上寻找些什么。从维也纳返回的途中，舍姆舍伊半夜路过托波尔茨，但是他急不可耐地敲了敲格奥尔格伊家的窗户，当亚诺什探头张望为何有人敲窗时，舍姆舍伊愁容满面地说：

“我看到那个小伙子了。和他谈过话。人们说得对，他不合适。”

但是，亚诺什·格奥尔格伊觉得，这还不能使他信服。他执拗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很难往他那个厚厚的脑壳里塞进什么新东西。每遭受一次新的屈辱，他总是怒不可遏地把牙齿咬得格格直响，并继续安慰自己：

“没关系。孩子已经二十虚岁了。到三月份就二十一虚岁了……”

屈辱越积越多，但是岁月也在照常流逝。随着国内不满情绪的增长，费伦茨·拉科齐也在长大。

第 五 章

萨克森人的狡猾

自从伽利略宣布地球是旋转的那一天起，并不具有诗人想象力的人，也会把地球看作有生命的活体。这至少是符合普遍规律的：一切运动着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地球确实是有生命的，她象一只多峰的骆驼，身上驮着千百万条蠕动的寄生虫——人、动物、蛆虫。地球似乎是没有生命的这一印象是骗人的！难道死的物体能产生出生命来？不，地球是活的：她变换着自己的形态和面貌，她会出汗，在地震的时候会颤抖，冬季休眠，通过火山爆发来大声吼叫，她会自我觅食，并且象任何一位母亲那样喂养自己的子女；动物和植物掉到地球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她的食物，相反，从她内部喷发出来的一切东西都是动植物的食物。她象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活体那样，休息之后就会产生新的力量，而不间断的劳动会使她筋疲力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习惯于把我们的行星看作是没有生命的。她只有一点和其他生物不同：她没有丈夫，不会繁殖后代，只会孤独凄凉地围绕着太阳旋转。

但是，人们之所以珍视她，是因为她是唯一的一个。每个人甚至都爱上她的一个极小部分（爱上的部分越多，这个人就越热爱地球）。人是贪得无厌、自私自利的，他们把伟大的地球母亲的各个部分（往往是极其广阔的一大块）标上自己的名字；而动物则共同享用整个大地，应该说它们在这块大地上和睦相处，非常融洽。由于

热爱土地，人甚至变得近乎疯狂。熊热爱森林，羚羊喜欢陡峭的山峰，野鸭爱沼泽地和小溪，仙鹤和野雁向往平原，可是人却欲壑难填，他们并不满足于某一块土地，他们想攫取一切，并且根据大家所认为的时髦风尚，对抢夺来的自己神圣母亲的每一块身体确定价格，而这种时髦风尚本身就是建立在自私和贪婪上的。

只要看一下我们祖辈是怎样在匈牙利定居下来的，就能理解上述说法。他们一开始为自己选择了驼峰，也就是山岭，以便在上面建造坚固的城堡。后来，他们的目光下降到了盆地，那里茂盛的牧场郁郁葱葱，河里流水潺潺，成群的鱼儿在游弋。接着，他们开始崇拜金色的麦穗，因而贪婪的浪潮席卷了阿尔费奥利德这个理想中的乐土和天国。但是人们发现，还有比金色的麦穗更珍贵的东西。大地心甘情愿赐予人们的一切，诸如小麦、黑麦和其他许多东西，都是宝贵的；但是她隐藏在自己内部的、必须花力气向她索取的东西例如煤，就更为宝贵了。于是，人们的贪婪之火都集中到匈牙利的山地去了。这股欲火不断地在国内来回奔腾，永不安逸。

在远古时代，阿尔费奥利德平原尚未引起任何人的特别关注。沃叶沃丁那和贝克希边区的富饶还没有惊动农民和地主的美梦。阿尔费奥利德的大部分地区是沼泽地，散发着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瘴气。它使从别的边区搬迁来的人们不幸死亡。难怪外国旅行家在笔记中把阿尔费奥利德叫做“墓地的大门”。几支穿越这个边区的外国军队在行军结束时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士兵。连敌人也不敢进入这个边区。沼泽地里的瘴气是一股伟大的力量，它使历代匈牙利皇帝仅用几支为数不多的部队就能守住国家的边境。意大利学者拉卡托里以目击者的身份写道：“很难征服这个国家，因为每一个珍惜生命的人都必然拒绝深入该国的腹地。令人诧异的是，那儿的匈牙利人自己却不会死，尽管他们呼吸的是腐烂发臭的空气，但是在经过这些可怕的地区的时候，他们也得在舌头底下含点

儿大蒜。"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农民在谈论到好牧场时，并不把托隆塔利的土地作为例子，而总是以里马索姆巴特的土地为例，因为那里一个夏季可以收割三次牧草，里马河两岸生长着大量白菜。其次是尼特拉肥沃的黑土，至于托考伊的葡萄园，人们为它收集了大量古老的传说，并在全国广为流传，而赫维什则以香瓜闻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廖切城周围的土地相比拟，因为这里生产世界上最美味、颗粒最大的豌豆。在一块小小的份地上，廖切的萨克森人可以因此而发大财。这才是真正的土地！哪怕只要有一块健步者花半天时间就能绕一圈的土地就足够了。是啊，即使是一个不善于行走的人花半天时间勉强走过的那一圈土地大概也够了。

豌豆在那个时代是万能的主宰，在庄稼中居于首位。对于居住在北匈牙利的穷人来说，豌豆无异于中国人吃的大米。长不出葡萄或小麦，可以用其他东西来代替——李子白酒、燕麦面包，倘若没有豌豆，那么世界上的穷人就活得不象样了。如今，这一切当然改观了，因为时间战胜了豌豆这个统治者。人们找到了更强有力的勇士——土豆，它排挤掉了豌豆，使之降级为普通的蔬菜作物和大田作物。豌豆的命运是这样，荞麦的命运也是这样！

因此，在豌豆皇帝处于主宰一切的那个时期，廖切出现了强烈的土地荒，这就不足为奇了。一个市民如果在城市附近没有自己的耕地，即使他的箱子里装满了黄金白银，也会被大家瞧不起。自古以来，市政当局的全部政策均以一条原则为基础：尽可能为廖切获得更多的土地，尽量扩大它的管辖区。甚至不择手段！市民们世世代代日夜思念着扩大土地。但是，要获得新的土地谈何容易，因为城市周围的可耕地都已经属于地主所有。可以设法从他们那儿取得一些土地，但为此必须为他们服务，这样做有损于高傲自负的、从历代皇帝那儿得到过大量形形色色特权的廖切市民的尊严。

难怪当时的市长、个子矮小的卡洛伊·克拉姆列尔有一次在市自治局的会议上(看来太阳王①把吹牛本领传遍了整个欧洲),说了下面这段能确切反映廖切自满情绪的话:“如果谈论地位高低,那么除了威尼斯的贵族之外,就数廖切市民了。”我告诉读者一个秘密,谢佩什省的贵族对克拉姆列尔的这番话非常恼火,而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在省贵族会议的例会上对傲慢的攻击是这样回敬的:“癞蛤蟆鼓胖了身体充好汉,妄想变成大阉牛,结果涨破了肚子。”

水壶小,容易沸;廖切市长气得怒发冲冠,让市里的听差捎给副省长一封信:“无论癞蛤蟆还是看家狗,都不会变成大阉牛,你坐在一棵李子树下,却以为呆在森林里。”帕尔·格奥尔格伊显然看出了含意,因为编年史里说,他命令手下把送信的那个听差吊在省参议会大院里,揍了二十五棍子。两位受人尊敬的大人物象猫狗厮咬那样,不断地吵架。他们就在吵架声中度过正在离去的十七世纪,迎来了新世纪,即十八世纪的第一天。但是,由于这个著名的世纪留下了大量纠纷,因而他们之间那场小小的争吵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在除夕之夜,无论廖切城里,还是格奥尔格奥村副省长的庄园里,人们都同样尽情欢乐,仿佛天下绝对太平,世界完美无缺,就不过桌上缺少潘趣酒②。

第二天早晨,人们醒来的时候(当然,只有躺下睡觉的人才需要醒来),看到的并不是昨天晚上那种乱七八糟的情景,而是一片白茫茫的美丽的世界;显然,除夕夜里下了一整夜雪。因此,廖切城的居民幸运地躲过了危险——仿佛元旦那天碰到的第一个人不是女人——之后,都去听帕多林齐牧师的早晨布道(应该说句公道

①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别称。——译者注

② 一种用果汁、香料、茶、酒等掺和的混合甜饮料。——译者注

话，他那天讲得特别优美动听），做完弥撒，他们照例吃烤乳猪，然后那些酷爱打猎的人再也经受不住"兜兜风"的诱惑，拿起猎枪到城外转悠去了。他们怎么会不利用这场刚下的初雪呢，因为皑皑白雪突然把森林里的猎物送到了他们手边！

在这种时候，野兔子尤其难逃厄运。确实，命运之神太不公正了！上帝故意让兔子长着一身灰色的皮毛，与土地的颜色相似，它们只要伏在地上，就很难分辨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拟态——适应环境。上帝对大自然下达的旨意是专门保护兔子的。可大自然是怎么干的呢？大自然不仅没有使土地的颜色与兔子的皮毛相一致，相反却突然把一切东西都涂上了白色颜料。于是，不幸的兔子成了良好的靶子。这样做仁慈吗？公平吗？结果是，上帝的规矩不仅在我们这块罪恶的土地上遭到破坏，就是在天上也被忽视了。是啊，假如大自然能再改换一下大地的服装，那该多好，否则，可怜的兔子无论跑到哪儿，总会在雪地里留下一道脚印，猎人可以不慌不忙地追赶上去。白色的雪地里仿佛有一根细绳子在向前延伸，绳子的尽头必然缚着一只兔子。

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不喜欢大张旗鼓的围捕，因为对他来说，打猎的乐趣与其说是获得猎物，倒不如说是使他有可能单独地在大自然中徘徊。与大自然交往，使格奥尔格伊头脑清醒，心情舒畅。他热爱大自然，就象教徒爱教堂一样，但是他也许爱得更深：犹如情夫爱女人那样。他喜欢一个人呆在大自然里，因为大自然只肯单独地在一个人的眼前展现它的全部美丽……一过正午，帕尔·格奥尔格伊立即穿上自己那双黑色软革的长筒靴，独自出门去野外了。确切点说，他不是一个人，而是带了自己的两个听差——普列斯顿和皮什塔·科瓦奇——一起去的。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支枪：科瓦奇扛的是打大野兽用的、装普通子弹的枪（谢佩什边区有大量的狼和野猪），普列斯顿拿的是霰弹枪——或许突然

需要打兔子或沙鸡。总的说来，他带两支枪去打猎是为了让副省长在必要时可以向猎物连续射击两次（当时还没有发明双筒猎枪）。格奥尔格伊的猎枪在结构上是当时最新颖的，装有燧石扳机。那时候已经不用引火线来引燃，火药是靠燧石撞击金属火石时所产生的火星来发火的。格奥尔格伊宠爱的猎犬菲季卡也加入了他们一伙。

猎手们起初顺着通往加里奇的乡间小路向前进，在烧炭人住的茅舍附近拐弯，然后沿着纳戈里耶和亚扎列茨森林的边缘朝廖切的边界方向前进。地上足迹很多，但不知为何没遇见猎物。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辨得出，哪里出现过兔子、狼或鹿。在某个地方，普列斯顿指了指一些巨大的脚印，对天发誓说这是熊的足迹。但是，跟着熊的脚印前进毫无意义，因为脚印是通向塔尔雷克山的，目前所有的道路都被大雪埋没了，根本休想上山。

仆人们在窃窃私语，菲季卡却若无其事地跟在主人身边小跑步前进，以此表明它暂时未嗅出周围有任何野兽的气息。

格奥尔格伊甚至抱怨说：

“今天看来连一枪也不用放了。可今天是元旦啊！说不定今年一年打猎都不会走好运。”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纳戈里耶林边就闪过一个优美的影子——这是稀有的猎物，一头犄角华丽美观、繁茂的鹿。菲季卡向前猛窜了一下，然后停下来，转过身子，呼唤似地看了主人一眼，仿佛想用它那双明慧的褐色眼睛给主人发信号。那头还处在猎枪射程之外的鹿，箭一般地朝克洛奇方向飞奔而去，那里有一块矗立在田野中间的小树林，它象长在平坦的大地脸庞上的疣。美丽的小树密密层层，相互依偎，犹如一堵厚实的城墙，它是野鸡良好的栖身之所，但不适合鹿在此地躲藏。可怜的鹿顶着繁茂的桂冠，哪能在树丛里转身呢！

格奥尔格伊迅速地从科瓦奇那里接过枪，急急忙忙地朝克洛科奇方向追去。他拿着子弹上膛的枪，走进密林深处，他用手不断地拨开往下掉着霜的树枝，不慌不忙地跟随着野兽的脚印前进。突然，他前面同时响起了两声枪响，接着嘈杂的人声冲破了寂静。

格奥尔格伊哆嗦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继续顺着脚印前进，脚印很快又重新把他带到了树林边缘，不过这一次是在它的另一面。他在这里看见一群打猎的廖切市民，他们带着一些围猎的人刚刚从平坦的大路上拐弯过来，以便在他们自己的边界里杀死猎物。

“看啊，你们看啊，他们把我们的鹿给打死了！”普列斯顿大声喊道。

“碰巧打着的！”副省长说。“他们还没有真正动手打猎，就已经打死了一只大野兽！唉，可惜那对鹿角！”

那只稀有的动物躺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它与格奥尔格伊所在的甜菜田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猎枪射程，虽然仍旧在杜尔斯特小溪的岸边，但已经在对岸廖切的土地上了。为首的几个猎手当时正忙于布置围猎人员，突如其来的战利品使大家陷入一片混乱：无论围猎者还是射击手，都把任何秩序和纪律置之脑后，挥舞着双臂，兴高采烈地喊叫着，朝这只垂死的动物跑去。世界上谁也不会象Sonntagsjäger① 在射中猎物之后那样欢欣若狂。

他们离格奥尔格伊很近，他可以毫不费劲地看清楚每个人的容貌。头戴水獭皮帽子、身穿摩拉维亚呢子的短上衣、身体瘦弱的矮个子是廖切市长克拉姆列尔；胡须飘逸、双肩瘦削的先生是市的公证人舍别什坚·特柳克；穿绿大衣的胖子是军需官（Viertelmeister）马佳什·勃列维尔；拖着暂时当“暖炉”使的小水壶

① 德语：星期日猎手，狩猎爱好者。——俄译者注

的那个人是药剂师约瑟夫·基格列什；第五个人蹲在地上，想把鹿抬起来——他是珠宝商廖林茨·格列弗；穿蓝色短上衣、高大魁梧的汉子是市议员安德拉什·努斯特科尔勃。

格奥尔格伊认出了市长，由于他对市长余怒未消，所以转身想走了，突然，菲季卡追赶一只特大的兔子，从结了冰的小溪杜尔斯特的冰面上越过小溪，闯进了廖切的土地。

格奥尔格伊怒冲冲地向猎犬吹了一声口哨，但是它满不在乎，在一种不祥的本能驱使下，继续迎着自己的悲惨命运奔跑：刹那间，市长的枪响了，可怜的菲季卡在空中翻了个筋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死了。兔子也被市长的第二枪打死了。

帕尔·格奥尔格伊开始时脸色死灰，接着变得满脸通红，仿佛所有的血全都涌到脸上去了。他跑了几步，在小溪的岸边停住了脚步，猛地从肩上扯下枪来，瞄准了廖切市长。

“以狗还狗！”他全身颤抖，喊了一声，接着就开了一枪。

市长“啊呀”一声倒在雪地里。至于后来如何，格奥尔格伊就没看到；他转过身子，迈着坚定而充满自尊心的步伐，朝回家的方向扬长而去。一路上他默不作声，只是走得比平时快些；两个听差默默地跟在老爷后面，勉强赶得上他的脚步。天上吹起了微风。纳戈里耶森林发出神秘的响声，在格奥尔格奥村附近，杜尔斯特小溪又展现在他们面前，右岸干枯的芦苇怕冷似地在风中摇曳，簌簌作响；他们亲眼目睹右岸上空滚圆的血红色太阳迅速地朝地平线下降。格奥尔格伊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可怕了。当他们走进庄园的院门时，格奥尔格伊转身对科瓦奇说：

“牵一匹马，骑去打听一下：那儿的市长怎么样了。然后来向我报告。”

廖切市市长的情况是这样：格奥尔格伊的子弹（这是记录里明白无误地写着的）打在他第三和第四根肋骨之间的部位，围猎者和

猎手们马上涌到他身边，但并没有为他止血和包扎伤口，这些市民先生（说实话，这类非同寻常的事件我再也没有从任何一部编年史里读到过）竟然把基督教的任何同情心都抛到九霄云外，着手商量起来。只有性情暴躁的勃列维尔没有参加讨论，因为他正忙着干别的事——指使围猎的人去追赶副省长：

“喂，伙计们！快追上这个坏蛋！把他抓住！”

“您别发傻了！”努斯特科尔勃劝阻他说。“您想过吗，如果我们胆敢在省辖区内抓走副省长，我们市将落个什么下场？”

他们又商量了几分钟，然后三个人用手托起高贵的卡洛伊·克拉姆列尔市长先生，朝格奥尔格伊的田野抬去。安德拉什·努斯特科尔勃扶住市长的头，约瑟夫·基格列什托住他的背，而廖林茨·格列弗则抓住他的腿。可怜的市长徒费口舌地哀求他们别动弹他，把他放在地上，让他平静地死去，别在临死之前折磨他；而那些人什么也不听，只管拼命向前奔跑，他们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拖着受伤的人穿过甜菜田，来到克洛科奇小树林。鲜血点点滴滴地洒在土地上，它在皑皑白雪上用一条红色的细线标明了他们刚才所走过的道路。

这样做显然使可怜的市长痛苦不堪。当抬他的人走过坑洼不小心使他颠簸的时候，他更是高声惨叫不止。接着，血开始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但是，这也并没有使这些威武雄壮的萨克森人停住脚步，与此相反，他们跑得更快了。他们绕过树林，朝大路跑去，走成了一个正方形。那时候，市长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冷，血也越流越少了。这个可怜人翻着白眼，气息奄奄。

“基格列什先生，您轻轻地按一按他！”市议员建议说。

“我可不是您的刽子手！”药剂师愤怒地说。“我所能做的已经为我们的城市做了。而您却要求我去干十足是惨无人道的行为。”

“嗳，嗳，不能这样看待问题。我和您都是男子汉。克拉姆列尔

先生是为城市而活着的，如果他现在将为城市而死，这难道不是他最好的归天方式吗？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帮助他英雄般地死去。”安德拉什·努斯特科尔勃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向那个奄奄一息的人弯下腰去，按了一下伤口：伤口又重新冒血了，不过现在雪地里留下的已经不是一条连贯的血线，而是断断续续的虚线，标明他们所走过的奇怪路程。

但是，没过多久，一滴血也不流了。廖切市长去世了。

“死了！”努斯特科尔勃叹了一口气，他非常惋惜地看了看死者，又看了看雪地。“克拉姆列尔先生走完了他人世间的旅程。可以把他放在地上了。”

他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光着头向市长的尸体弯下腰去。

“让不朽之光永远在你身上闪耀吧！”他虔诚地说。“只是可惜你的血少了一点！”

市议员当即把围猎的人叫过来，派了一个名叫卡杜利克的城门看守到城里去要雪橇，以便把市长的尸体运送回家。然后，努斯特科尔勃怀着廖切市议员理应具有的尊严感对其余的人说：

“在场的廖切市的市民们，请注意，我请你们用脚步来测量一下我们市长的鲜血洒过的那块领土的边界长度。勃列维尔先生，您口袋里也许有卷尺吧？我认为，这一块土地是不小的。不少于一个拉涅乌斯①。假如不到一个拉涅乌斯，那也没有办法，不可能再搞了！死者的血少了一点。太少了。”

“可是，这个可怜的人喝过多少红葡萄酒！”话从舍别什坚·特柳克的嘴里脱口而出。

“大自然赐予他瘦小的身躯，”市议员继续说道。“身体虽然瘦小，但智慧却很多。只可惜临死之前，他的智慧并没有变成血。我

① 一拉涅乌斯等于三十四霍利德。——作者注

们大家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我们现在可以骄傲地昂首抬头，把他的遗体运回城里。一切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在，在专门勘察出事地点之前，你们的义务是，把一切经过都牢牢地记住，以便在必要的时候让你们宣誓作证，市长的血究竟围了多少土地。否则，说不定会下一场雨，就是雪也会埋没痕迹的。要知道，这块土地今后属于廖切市了，它是用鲜血换来的。特柳克先生，您不妨立即就写一份简短的记录，至少得把在场的人的姓名都写上①。”

尽管这一切是多么残酷无情、荒谬绝伦、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努斯特科尔勃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情是非常严肃的。更令人惊讶的是，用上述方法从格奥尔格伊那里夺来的那块土地，迄今仍然为廖切所占有。然而，假如我们设想自己也处在那个遥远的时代，那么不得不承认这位精通廖切的法典和法律的行家努斯特科尔勃说的话是正确的：这位市议员狂热地偏爱自己的城市，一旦有机会加强他的故乡自由城廖切的实力，他决不会裹足不前，善罢甘休。努斯特科尔勃足智多谋，才思敏捷，应该向他表示敬意！廖切市确实曾被赐予血的特权，那还是在国王卡洛伊-罗伯特② 执政的时期，在马杰·恰克③的叛乱被镇压之后，当时廖切的边界尚

---

① 伊什特凡·格奥尔格伊在自己的《格奥尔格伊家族史》一书中是这样叙述这个古老的口头传说的：“副省长和市长都各自在自己的领土上打猎，格奥尔格伊的一只爱犬突然越过界线进入廖切的领土。市长向狗开了一枪，而副省长却向市长本人开了一枪作为回答。陪同市长一起打猎的人，在这种紧急时刻仍然保持理智和谨慎，他们托起市长的身体，深入格奥尔格伊的土地，抬着市长绕了一个四方形的圈子，以市长的生命为代价贪婪地为自己的城市攫取了这块土地——这是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的。”——作者注

② 卡洛伊-罗伯特（1288—1342）是安茹王朝的一个匈牙利国王（按母系的血统，他是阿尔帕德王朝的后裔）。——俄译者注

③ 马杰·恰克（1252—1321）是匈牙利最大的封建主，占有大量领地。他反对旨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而采取的措施。他组织的雇佣军在与国王军队的激战中被击败。——俄译者注

在划定之中，城市拥有的可耕地比现在少得多。当时的廖切市长是彼得的儿子约夫，他不同意已经确定的边界，于是就给维舍格勒①的国王呈递了一份行文拙劣的奏折，他写道，“只把四块界石之内的土地划归城市”，而按理应当以马罗夫大路为界，因为廖切人曾经在这里防御过敌人，路的对面则是省界；在一场决战中，市长亲自率领市里的宪兵追击马杰·恰克的部队到达这条边界线，并且在马罗夫大路附近负了伤；当时正在帮助市民参加这场战斗的国王的士兵格奥尔格伊·特列别尔、米克洛什·海恩和塔马什·采列尔别克，以及其他目击者都注意到市长身子底下的地上——恰好在马罗夫大路的岔道口——有“一洼鲜血”，如此云云。

看来，国王陛下宽容厚道地接见了廖切的代表团，因为他看完代表团的奏折后亲笔写了下面的圣谕：“Effusio sangvinisjudicis Lewchoviac terrae acquisitiones vigorem obtineat.”（廖切市长的鲜血使城市有权获得被鲜血浇洒过的土地。）

以这道圣谕为根据，属于城市的领土扩大了，廖切的执政者把国王的圣谕（谁知道它是否还适用——反正不会有任何妨碍）列入伊什特凡赐予城市的权利和特权的清单。这张清单得到每个在位的继承人的确认。国王们或是没看圣谕就签了字，或是把它当作无关紧要的琐事，因而放心大胆地签了名。

---

① 维舍格勒是一座古老的城堡，历代匈牙利国王，其中包括卡洛伊-罗伯特（从1323年起）的府邸。——俄译者注

第六章

服丧的廖切城

关于那次令人震惊的狩猎事件的消息，象闪电一样迅速传遍了廖切全城。后代是这样回忆的："打死了一头鹿、一条狗、一只兔子和一位市长。"城门看守卡杜利克奔回廖切来要雪橇，他在进出各个酒馆寻找内务官①的时候，惊动了全城。

"我们的市长死了！被副省长杀死的。我们光芒万丈的红太阳陨落了！廖切居民们，放声大哭吧！"

老百姓激动异常，惶恐不安。吓得手足无措、脸色苍白的居民纷纷从屋里蜂拥而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市自治局大厦门前。出什么事了？市长给杀死了？在哪儿打死的？谁杀的？为什么？廖切的居民聚精会神地侧耳细听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城门看守卡杜利克的叙述，他们以往还从未象现在那样专心致志地洗耳恭听过任何一位主教的布道。而那个看守没有时间细谈：他气急败坏地从这家酒馆跑到另一家酒馆，终于在"百灵鸟"酒馆里找到了内务官克里什托夫·翁格拉德；后者坐在那儿，面前放着一杯酒，正在与省参议会的司令官格罗德科夫斯基先生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内务官听了看守用绕口令方式向他报告的噩耗，大声喝道：

"卡杜利克，你喝醉了！"他跳起来想揍看守一个耳光，但抡起手臂之后身体失去了平衡，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大家这才知道喝醉酒的是他本人。

此时，大街上已经挤满了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的人群。市自治局里聚集了一群穿着节日盛装、张皇失措的市议员和绅士。市自治局的各条拱廊下面挤得水泄不通，人群差点儿把一个机灵的男孩——钳工的学徒——踩死。有的人跑去找卫兵，有的人，主要是青年跑出大门涌到围墙外。一个年轻人跃上马背，艰难地穿过人群，向熟人们大声喊道：

"我马上就给你们带来最确切的消息。"

他是一个英俊潇洒、身材匀称的青年，一个真正的萨克森人。他头戴饰有红色缨络的貂皮帽子，帽子下面露出长长的淡黄色鬈发，上身穿深绿色的瓦麦斯②，袖子用织有银丝方格的料子制成，下身穿一条紧身的、没有装饰带的马裤，脚上是一双黄色的短筒皮靴。瓦麦斯外面披了一件德式的棕褐式狐皮长外衣，作为这一身服饰的补充。

"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人们相互低声说。

"他骑在马上多精神！"另一些人望着他的背影说，而他挤出人群之后立即驱动自己骑的那匹灰色快马，向前疾驰而去。

很多人都不相信上述消息。他们以为是哪个诡计多端的家伙想戏弄城里人。谁胆敢杀害廖切市的市长？决不可能！但是，坏了，你们瞧，确实有一辆雪橇向城门驶来，上面坐着市议员戈斯诺维特采尔和勃柳涅克，后面的几辆雪橇上是一队市议院的卫兵，手里拿着点燃的火炬。上帝啊，这个消息看来是真的！

瞭望塔上响起了隆隆的鼓声和呜咽的喇叭声，这表明，太阳已经落山，自由城廖切的城门正在关闭。

一群爱看热闹的人终于揪住了卡杜利克，大家都想听听他的

---

① 内务官是市自治局的一种职务，掌管城市事务。——俄译者注

② 一种类似坎肩的衣服，扣子一直扣到颈部，袖子通常用另一种颜色的料子制成。夏季，萨克森人穿没有袖子的瓦麦斯。——作者注

叙述。看守的周围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通风。刹那间，人们从图尔佐的家里拖了一张桌子来，把卡杜利克扶上桌子，好让他说话嘛！但是，卡杜利克当时已经嗓音嘶哑，恐怕连他的亲生母亲也难以分辨他的片言只语了。他只是用手势告诉大家，市长完蛋了，他指出，子弹打在哪儿，从什么方向飞来的（他气势汹汹地用拳头指了指省参议会方向）。

夜幕缓慢地降临了。大地蒙上了一层漂浮的薄雾，从沙伊宾山吹来一阵阵刺骨的寒风。然而人群并不想散去。大家议论纷纷，各种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谣言层出不穷，人们的紧张情绪有增无已。市自治局的窗户里亮起了灯火，议员和绅士们破例举行非常会议，但他们中间无人知晓确切的消息。

此时，又传来了马蹄声。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回来了。他的行动可真利索！话又说回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策马径直朝城里的钟楼跑来，抄了很大一段近路，因为大路在沙伊宾山和塔尔雷克山之间的谷地里曲曲弯弯绕了个很大的圈子。街上的人都活跃起来，激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当骑手勒住跑得浑身是汗的马停下的时候，他立刻被一群人围住了。

“喂，那儿怎么啦？您说呀！”

“刚才的消息是可靠的，”法勃里齐乌斯喊道，他的声音非常洪亮，传得很远。“廖切市的市长被人杀死了。”

人群中发出一阵嗡嗡的咒骂声。人的喊叫声和风的哀号声融成了一体，在这片不祥的嘈杂声中只听得清为数不多的话语：

“新年这个头可开得真好！”

“这是城市的耻辱！”

“谁杀死他的？怎么杀的？您快说呀！”

“副省长格奥尔格伊的狗跑到了廖切的土地上，市长用枪打伤了它，格奥尔格伊为了报复枪杀了市长。”

人群里响起了喊声：

“副省长后来怎么样了？”

“那个坏蛋躲到自己的格奥尔格奥去了，”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满腔怒火地说。

人们的愤怒犹如一阵飓风冲霄而起：

“可耻！真丢人！我们的人手里也有枪呀！哪些人和克拉姆列尔一起去的？法勃里齐乌斯，您报一报这些胆小鬼的名字……”

但这个青年看来并不打算叙述细节。

“让路！请让路！”他边喊边用膝盖夹了一下胯下的马，想挤出人群向前走，到市自治局大厦去。可是，有人一把抓住了他马嚼环上的缰绳。

“怎么回事？”法勃里齐乌斯惊奇地喊道。“喂，你松手，放开马嚼环！”

“乳臭未干的孩子，我想先和你谈谈！”

抓住马笼头的那个年轻人大概也象法勃里齐乌斯那样“乳臭未干”。他穿着匈牙利式的大衣，钮扣孔是用细绳子锁的，头上缠着头巾，上面饰有雄鹰的羽毛，腰里挂着一把马刀。他的眼睛里闪着怒火。法勃里齐乌斯从未见过这个年轻人，但一望而知，他属于贵族阶层。

“您有何贵干？”法勃里齐乌斯用匈牙利语问他。（迄今，他们都是用德语交谈的。）

“如果您是个贵族，我要求和您决斗。您骂副省长格奥尔格伊是坏蛋。我无法忍受这一点。”

“噢，您无法忍受吗？那您是什么人？”

“我是焦尔季①·格奥尔格伊。”

---

① 上文中的久里是焦尔季的爱称。——译者注

“嘘，嘘！”法勃里齐乌斯立即打断了他的话。“您不必把自己的名字说得这么响。这在目前是很危险的。至于我呢，我叫法勃里齐乌斯，是廖切一个市民的儿子。我虽然不是贵族，但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比试一下刀剑。我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见您？”

“明天早晨，在市公园后面的树林里。”

“几点钟？”

“七点钟。”

“我将等您。”

法勃里齐乌斯说完就抬了抬帽子，策马走了。顺便说一句，他没能走出多远，就被一群围在省参议会大厦外面的市民所组成的人墙挡住了去路。

“处死格奥尔格伊！”愤怒的吼声震撼长空，破碎的窗玻璃劈里啪拉往下掉，发出刺耳的声音。

格罗德科夫斯基司令官命令手下关闭大门，把两门小型大炮，即所谓“哈肯”炮推到阳台上，炮口对准了人群，以此进行恐吓。大炮旁边站着他的部下巴尔塔扎尔，他穿着铠甲，戴上一顶生了锈的头盔。

“谁想大喊大叫，胡作非为，就让他回老家去喊叫！”他站在阳台上对人群威胁说。“这倒不坏。参议会受损失，由市里来赔偿。”

“打倒格奥尔格伊！”

“副省长格奥尔格伊眼下不在这里，”巴尔塔扎尔解释说。“假如他在这里，你们就不会在这里了。”

回答巴尔塔扎尔的是从下面扔上来的石块，但是穿着从省军械库里拿来的铠甲的巴尔塔扎尔只是对着人群冷笑。

就在此时，市自治局的阳台上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他是年纪最大的市议员阿姆勃鲁什·莫斯捷利。

场面异常阴森可怖：一个鬓须皆白的老人象幽灵似地出现在两支燃烧的火炬中间——其情景犹如巴巴洛萨①最终决意要履行自己的诺言（德国人每每在困难时刻就会回忆起这个诺言）时那样；确实，巴巴洛萨的红胡子经过数百年之久才变得全白，尽管始终没有达到传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长度。

市长的小铃不知藏在哪个箱子里，因此莫斯捷利拿了一只空杯子来到阳台上，并按照萨克森人请客摆酒宴时的习俗，用小折刀的刀身敲打杯子。与人们的吼叫声相比，它的声音轻得象犹太教堂里的蚊子叫，但还是起了作用。

"老莫斯捷利想说话。静一静！让我们听老莫斯捷利讲话！"

大家都寂静无声，只有风信旗在市自治局的塔楼上哗啦哗啦地响个不停。老议员的声音萎靡不振，有气无力，即使在一间小屋子里，别人也听不清楚。但是，聚集在下面的人们相互转述他的话，倘若有听不懂的地方，就用自己的话擅自加以补充。

"我的孩子们！大家都安分守己地回家去吧。确实有消息说，我们的城市受到了侮辱。但是，我们暂时还一无所知，不知道我们究竟受了多大的侮辱，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果确有其事，那就委托我们这些长者来进行报复。请你们相信，我们是廖切的议员，我们还有能力捍卫城市的荣誉。因此，既然出现了不幸，那你们别再火上浇油，制造第二个事端，那太糟糕了。你们还是走吧，和上帝一起各自回家去唱赞美诗。假如你们不马上散开，继续在这儿游荡，我一定亲自下来，用这根手杖痛打你们一顿，你们不但会感到疼痛，还要感到丢人呢。祝你们晚安，我的孩子们！"

只有对自己的力量深信无疑的统治者，才会象这位年老体衰

---

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约1123—1190）的绰号，意即"红胡子"。——译者注

的莫斯捷利那样威严地对人民讲话；他讲完，立即镇定自若地转身返回会议大厅去了，丝毫也不怀疑挤在下面的人们会不听他的劝告。果然不出所料，潮水般汹涌的人群默不作声地散开了，消失了，仿佛被扫帚扫走似的。

所有的议员几乎都已经集中在会议大厅里了，连身患痛风病的安塔尔·比别拉也拄着两根手杖艰难地赶来了。大厅里没有生火，所以议员们既不坐下，也不脱掉皮大衣，而是来回踱步，摇晃着脑袋，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悲痛，焦急地等待着大厅里暖和起来，以及更确切的消息的到来。

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命令一个正在走廊里生炉子的听差禀告议员们，说他刚从出事地点来，要求允许他进入议员大厅。

"当然！那还用说！！"四个议员异口同声地喊道，心急如焚的伊什特凡·古利克甚至想跑出去迎接这个青年，但被莫斯捷利制止了。

"市议员不应该害怕、惊奇，或者表现得缺乏耐心，"他神态傲慢地说。"地球可以随心所欲地旋转，而议员的举止行动必须与他的官阶相称。因此，古利克先生，请您留在原处。您不出去，这个年轻人也会进来的。您为何要跑出去迎接他呢？您想用双手把他抱到这儿来吗？"

法勃里齐乌斯进来了，他详细报告了他所见到的一切。绅士们默默地听取他的叙述，但他们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当然，即使在脂油制的蜡烛发出的昏暗的光线下，这一点也能看得很清楚。

"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米哈伊·帕尔法尔维大声哭诉说。"难怪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市自治局的地方变成了沼泽地，我在里面抓虾。"

比别拉神经质地用手杖砰地一声敲了一下桌子。

“假如没有人敢做的话，我亲自去杀死这个坏蛋！”

“先生，您别急于轻率地许下诺言，”莫斯捷利也制止了他。“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更加不能这样！”接着，他转身对法勒里齐乌斯说：“孩子，你可以走了……而您，帕尔法尔维先生，最好马上动身到城里去迎接装运遗体的马车，并命令他们运到这里来。”

“运到这里来？为什么？”亚诺什·克里佩伊火冒三丈地说。“市议院就要在这里开会了！”

“正因为如此。这次会议我们将praesente cadavere，在被害者的遗体旁边举行。应该把走廊门打开，让大家观看。”

“市议院的会议是秘密举行的，”古利克反驳说。

“在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莫斯捷利斥责道，使人感到这个大权在握的老人充满了青春活力。“但这一次情况特殊嘛！市长遇难对每个城市公民来说，无异于亲人惨死。因而廖切的每个市民都有权前来与自己的亲人告别。”

议员们都连连点头：莫斯捷利熟悉自己的公务，无可非议。

于是，通向走廊的各扇大门都打开了，这一消息象蔓延的烈火那样迅速传遍全城。人们蜂拥而来，卫兵们费了很大劲才维持好秩序。能来的人全部跑来了。议员们现在不时地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多纳特·马乌克什，因为他是市议院唯一的一个贵族，很可能暗中仍在支持副省长；为了排除这种嫌疑，他下令“不准贵族和孕妇进入走廊”。然而，这个命令是多余的，走廊里早已被爱看热闹的人挤得密密层层，连掉个苹果的地方都没有。议员比别拉的职责是维护道德，他深表不满地皱眉蹙额，因为他看到男人和女人都挤在一起，这必然会使他们产生种种罪恶的邪念，丧失精神上的纯洁性；而比别拉一贯煞费苦心地运用《警察法典》里的条文和章节培养廖切公民的美德，为此使命，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大半辈子。呈现在这位贞洁卫道士眼前的场面吓得他魂不附体：那些可怜的低

级阶层的少妇和少女们（倘若她们还值得怜悯的话）被挤得无法动弹，有的倾倒在男人们的怀抱里，有的跌坐在男人们的膝盖上，即使她们想从中脱身（这一点我表示怀疑），也根本无法办到。不对头，莫斯捷利先生的命令确实是考虑欠周的，因为它使这种会议所应当具有的庄严性丧失殆尽：人群里不时传来妇女的贼声和尖叫声，这意味着厚颜无耻的男人们，把礼节和体面忘得干干净净，紧抱自己身边的妇女，捏痛了她们的柔软部位；有的漂亮女人由于本人堕落，非但不提任何抗议，反而默默地忍受这种无赖行径。

议员先生们对于训诫被允许进入走廊的观众一事感到厌烦了。

“静一静！你们在这种时刻还要嬉笑，难道不害臊吗？谁再破坏秩序，就关两昼夜禁闭！”

在这种威胁之后，人们终于静下来了。不过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此刻会议大厅里出现动静了。首先，内务官来了（你醒酒醒得够快的，老兄！），他把铺在主席桌子上的绿色呢子取走了。过了一会儿，帕尔法尔维议员气喘吁吁地跑进大厅宣布道：

“运来了！”

两名卫兵打开大门，外面吹进来一股冷空气，首先走进大厅的是大个子努斯特科尔勃，他穿着硕大无朋的打猎用的长筒皮靴，衣服上溅满了泥垢和血迹，接着是舍别什坚·特柳克、大卫·戈斯诺维特采尔和马捷·勃柳涅克，他们的脸庞被寒风冻得通红，与那些喜欢呆在家里、足不出户、脸色苍白的同事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大门看。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此刻，挤在走廊里看热闹的人也寂静无声，静得似乎连苍蝇飞过也能听得见。当四个卫兵抬着头部盖着绿色呢子（就是刚才内务官从桌子上拿走的那块呢子）的市长的遗体走进大厅时，很多人都不禁打了个寒噤。

“抬到这儿来！”莫斯捷利先生指了指主席圈椅后面的桌子。卫兵们把尸体放在桌子上。

“你们可以走了！”

议员们默默无言地坐着，气氛压抑，神情沮丧。有些神经比较脆弱的人，转过了脸去。从敞开的大门里吹进大厅来的穿堂风吹灭了几支蜡烛。舍别什坚·特柳克急忙又把它们重新点上。一片令人忧郁的寂静。只有走廊里传来人们轻轻的议论声，说死者还算是个很不错的人，他妻子多么幸福，因为她比丈夫死得早，去年夏天就去世了。很想知道他的遗产多不多？……由谁继承？因为市长既无子女，也无亲戚。大概一切都将上缴给市金库吧。

阿姆勃鲁什·莫斯捷利老头走近遗体，稍稍揭起裹尸布，朝市长看了片刻，然后重新盖好，回到长桌子边，在主席座上坐下，向其他人做了个手势，示意：“你们也坐下”；议员们顺从地各自在哥特式雕花椅子上就座。舍别什坚·特柳克坐在桌子的下座一端。他把一只巨大的木头墨水瓶和其他书写用品放在自己面前，伸手想去拿白色的鹅毛笔，但立即又改变主意，选了一支黑色的。

阿姆勃鲁什·莫斯捷利站了起来。他等大卫·戈斯诺维特采尔咳了一声之后，就用颤巍巍的嗓音开始说话：

“各位英明而审慎的先生们，尊敬的廖切市议院！现在我们全体又在一起开会了，但这只不过是数量上的全体，因为曾经不断地鼓舞我们每个人的，我们市长的灵魂，由于发生了不幸事件而升天了。”

“您别自作聪明了，先生！”莫斯捷利的话突然被他的对头马捷·勃柳涅克打断。“您最好还是说：他被人杀死了。”

“没有您的提醒，我也知道应该怎么说更好。可我说的话应该象《圣经》里写的话那样精确，”莫斯捷利傲慢地反驳说。“我目前只看到廖切市长的肉体出席了会议，但他的灵魂已经不和我们在一

起了。因此，根据我们的法典，我作为你们中间最年长的人，代替他宣布今天的会议开始。至于受人尊敬的本次大会的首脑怎样丧失生命的，请整个事件的目击者，议员安德拉什·努斯特科尔勃先生向我们叙述。现在我请他发言。”

“您说吧，努斯特科尔勃！我们听着！”

努斯特科尔勃站起身来，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这一悲惨事件的过程，他一开始就提到，早在圣诞节前夕，市的首脑和省里各等级的主要领袖之间已经出现了某些摩擦。在打猎的时候，市长用枪瞄准了兔子，但就在这一瞬间，副省长的狗儿乎追上了兔子，于是市长在匆忙之中确实击中了那条狗，也就是说首先挑起了争端。

“那么后来呢？”多纳特·马乌克什插话问道。

“这之后，市长当着我们的面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我们自然都向他跑去，虽然还没有料到是副省长开的枪。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意识到这一枪是格奥尔格伊打的。我们中间有人建议追上去把他杀死。”

“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安塔尔·比别拉说。“这样我们至少现在和省里清帐了。”

努斯特科尔勃摇了摇头。

“我们既没有算清帐目，也不是最明智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清帐，是因为我们假如打死了副省长，也只不过是在市与省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其结果对城市是大为不利的。这一举动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用犯法行为来对付无法无天的罪恶行动，历来被认为是不明智的。此外……”

“在犯罪现场杀死现行犯，这是天经地义的惩罚行动！”米哈伊·帕尔法尔维愤慨地说，他的话淹没在坐在桌子旁所有人的一片赞同声中，接着又淹没在走廊里的观众表示同意的雷鸣声中。

“……此外，”努斯特科尔勃不顾别人的插话反驳，继续往下

说，“我们的枪膛里当时装的是霰弹，假如我们改装子弹的话，格奥尔格伊也会乘机逃之夭夭，跑出火枪的射程之外的。”

“哼！”比别拉低声含糊地说，随手脱掉了披在肩上的狐皮长外衣，因为大厅里变得暖和了。“这才算是一个理由。那应该一开头就讲清楚！”

大卫·戈斯诺维特采尔突然咳嗽发作，剧烈地咳个不停，他可怜巴巴地喘着粗气，憋得满脸通红，然而他挥了挥手臂，示意想说话。舍别什坚·特柳克轻轻地拍拍他那瘦削的背脊，他才得以说出话来。

“尊敬的市议院！我并不想指责我们的同事，议员努斯特科尔勃先生吝惜一条人命，没有杀死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因为廖切市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惩罚任何一个人，即使凶犯的个子高耸入云。但是，廖切不可能——尘世间谁也无法办到这一点——恢复一个人的生命，努斯特科尔勃不仅没有帮助受伤的人，相反却擅自轻率地让他过多地流血……”

端坐在长桌子旁的议员们开始坐立不安，面面相觑：这些话想说明什么呢？

“在路上的时候，我只来得及与和我们同坐一辆雪橇的几个围猎的下人匆忙地交谈了几句，”戈斯诺维特采尔继续说道。“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这些人傻头傻脑，我没能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但是，我现在已经了解到，他们对受重伤的市长采取了一些有损于人的尊严的行动，这些行动对基督徒来说，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的；即使提到这些做法，我也会毛骨悚然。在场的我城的同胞不是包扎伤口，止住流血，而是抓起市长先生，并且（我不知道别人告诉我的情况可靠程度如何）象疯子似地抬着他在田野里奔跑，直到把他的最后一滴血都放完，换句话说，直到把他故意杀死……”

这时候，戈斯诺维特采尔又剧烈地咳起嗽来（但这一次特柳克

并不急于帮助他——“让他喘不过气来”），这个奇特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议员们目瞪口呆。他们的同事所提出的这个责难既出乎意料，又不可思议，而局面又相当紧张。走廊里的喧嚷声越来越大，象飓风吹过麦田时的怒号声。

“我一点也听不明白，”这位当主席的老人打破了尴尬的沉默，他那双漂亮的天蓝色眼睛望着努斯特科尔勃，而后者正若无其事地伸展肢体躺卧在椅子里。

“喔，我倒全明白了：狐狸想尽快地美餐一顿葡萄，”勃柳涅克意味深长地插了一句。

“您将作何解释，努斯特科尔勃先生？”莫斯捷利问。“向我们说明一下！”

“我在等待戈斯诺维特采尔咳出喉咙里的这口痰，”努斯特科尔勃回答得很简单。“也许他突然想起什么要补充。”

“这是不是事实？回答呀！”多纳特·马乌克什愤怒地说，并且用拳头狠狠地敲了一下桌子。

这是第一个愤怒的动作。但是，他的激情再也遏止不住了，只能让它自由奔放，犹如一撮干燥的火药碰到一点火星突然起火那样。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开口说话，嚷嚷起来。几十只手臂在空中挥舞——人们仿佛在用无形的链枷在打什么谷物。在这一片混乱之中，只听得清楚个别的几声喊叫：

“这可是地地道道的谋杀！”

“让我们详详细细地盘问他！”

“哎呀！忽然冒出怪事来了。”

此刻，受气喘折磨的戈斯诺维特采尔象一条重被扔回水里的鲶鱼，贪婪地张嘴吸了几口气；他的脸色恢复了正常，本来几乎要插进额头里去的眼睛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嗓子也响亮了。因此，戈斯诺维特采尔提高了嗓门说：

"我认为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应该由安德拉什·努斯特科尔勃先生负责，因为他是唯一在场的议员。"

"舍别什坚·特柳克也在现场，"有人指出。

舍别什坚·特柳克脸色死灰，脑袋缩在肩膀里，吓得全身颤抖，唉声叹气地说什么：我病了，在发烧，早在打猎的时候就感到非常难受，让我安静一下，我最好还是回家去躺一躺。

在这一片恶狠狠的指责声中，只有努斯特科尔勃的嘴角仍然带着鄙夷而自信的微笑。

"戈斯诺维特采尔先生，您都说完了吗？"他用泰然自若的口吻问道。

"我想是的，"告发人毫无表情地回答说。

"那么我请求发言。"

"是不是事实？"多纳特·马乌克什还在追问。"大家问您的就是这个问题！"

"说得对！别让他漫无边际地夸夸其谈！"马捷·勃柳涅克支持上述意见，他对社会丑闻特别感兴趣。"努斯特科尔勃总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莫斯捷利议员皱起了眉头。

"噢，先生，您离题太远了！有人在这里受到别人的指责，您却想剥夺他的发言权，您怎么不害臊？我要对您说，这可太公正了！"

这几句话确实使勃柳涅克感到很难为情，他甚至用毛茸茸的大手掌捂住了自己的头。可是，当努斯特科尔勃从自己坐的圈椅里站起来的时候，走廊里仍旧嘘声大作。但莫斯捷利朝走廊里瞥了一眼，外面就立即寂静无声了。啊，这个老人象海神统治海洋那样统治着这里。

"尊敬的市议院！"努斯特科尔勃开始说了，"我的一位同事刚才（我没有看见他是谁）指责说什么我是狐狸，想乘市长去世的机

会悄悄地更加接近葡萄。那好吧，我同意。就算我是狐狸，但是，长着狐狸皮的明显的狐狸并不可怕。尊敬的市议院，最危险的是表面上看来象无害的羔羊，而实际上却是世界上最最狡猾的狐狸。”

“我听不懂！”克里佩伊嘟哝说。

然而，走廊里的人都明白：努斯特科尔勃暗示的是大卫·戈斯诺维特采尔，因为除了努斯特科尔勃之外，他就是市长职位的第一候选人，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尽量往自己的竞争对手脸上抹黑。

“至于戈斯诺维特采尔议员的指责……”

“是不是事实？”多纳特·马乌克什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那好吧，是事实！”努斯特科尔勃回答说，他象个无所畏惧的勇士，执拗地抬起了头。“副省长的子弹击中了市长，我看到市长外衣上鲜血在向外涌，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条早就被遗忘了的萨克森人的特权。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对我的脑袋开了一枪，但射进来的不是子弹而是上述想法。我觉得在这一瞬间，上帝在亲自指挥我的意志，因此，尊敬的议员先生们，我确实命令他们把受伤的市长抬起来，用他的血在附近划出一块属于格奥尔格伊的土地，其面积大约为一拉涅乌斯。我作为廖切市的议员，有义务维护它的利益，所以才这样做的。”

“简直令人发指！”帕尔法尔维责备说，顺便插一句，他是个秃顶，头上连一根毫毛也没有，简直可以在上面溜冰。

“多神教徒！”克里佩伊低声指责说，他用修长的手指神经质地叩击桌子，手指上的几只漂亮的嵌宝戒指闪闪发光。他是个珠宝商，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不断地戴新戒指：他的手指成了他展览产品的橱窗。

越来越明显，大部分意见是反对努斯特科尔勃的。议员们露出一种无法掩饰的惊奇和愤怒的神色。大家都又惊讶而又恼怒地

看着他。走廊里的埋怨声也越来越大。多纳特·马乌克什附在马捷·勃柳涅克的耳边窃窃私语，他的耳朵里一撮象小松鼠尾巴那样的火红色茸毛露在外面。多纳特·马乌克什说：

“我觉得，我看到的不是一具尸体，而是两具。”

“喏一喏，你别着急嘛！”马捷·勃柳涅克表示异议。

“请你们回忆一下，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萨克森人的特权，”被指责的议员继续大声地说，“是卡洛伊-罗伯特国王时代的特权，它明确宣布：‘廖切市市长的鲜血浇洒过的土地属于城市。’”

比别拉议员不安地动弹了一下，抬起了低垂着的满头乌发的脑袋，他那黝黑的面孔露出一种奇特的表情。

“不错！”多纳特·马乌克什证实说，他是古文件鉴赏家，因为他作为市档案室主任在古文件堆里度过了自己的整个一生。“有这条特权。马佳什国王①后来也予以确认。”

“完全正确，是得到过确认，”努斯特科尔勃利用马乌克什的插话来为自己辩护。“而且，路易二世②也确认了这条特权，克里佩伊先生，当时以您的一位先辈为首的廖切市代表团给王后运去了两大箱花边作为礼物……”

克里佩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红得象羞怯的少女——显然，努斯特科尔勃的反驳很合他的心意（好啊，现在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可给人堵上了嘴！）。而马乌克什先生竟惊讶得失声喊道：

---

① 马佳什·科尔文（1443—1490）是匈牙利的国王，匈牙利执政者卓越的统帅亚诺什·胡尼亚季的儿子。他在实现国家政权的中央集中制的过程中，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当时属于进步的政治改革，使他在人民中间赢得了很大声誉。——俄译者注

② 路易二世（1506—1526）是亚哥龙王朝的最后一个匈牙利国王。——俄译者注

按：亚哥龙王朝：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王朝（1386—1572），一四四〇到一四四四年，一四九〇到一五二六年曾统治过匈牙利。

“两大箱花边吗？见鬼了！努斯特科尔勃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我想起了我们的古老特权，并认为若干世纪以来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有机会使用我们的古老权利，而在此之前，这个权利被人们彻底遗忘了，这是不足为奇的。要知道，大海会干涸，人们甚至忘记这些大海在何时何地曾经波涛汹涌，浪花四溅，所以国王们的各种诺言那就更不用提了……请相信我，先生们，我突然感到我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左右……”

“上帝啊，他真是能言善辩！”从悄无声息，连鞋匠彼得拉什搔头皮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的走廊里响起某人的赞叹声。

“……一方面，我很想使用这个特权，在它尚未完全失效之前，证实历代国王赐予我们的罕见的权利，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城市都没有这类权利。另一方面，我渴望获得土地，想从凶手的土地中割下一块出色的沃土，并入赫赫有名的廖切市的豌豆田！……”

比别拉眯缝着那双小眼睛不断地点头，表示他将停止斗争，而勃柳涅克凑到马乌克什耳边轻声地说：“我以四瓶一什托夫①装的酒打赌，比别拉指望承租这块新的土地！”多纳特·马乌克什回答说：“他干得出来的！”走廊里的人也纷纷热烈赞扬努斯特科尔勃的话，这使得老莫斯捷利大为恼火，厉声警告说：

“你们可以听，但不准说话！”

“你们反正吃不到那儿的豌豆！”大卫·戈斯诺维特采尔对着走廊里的人补充了一句，而这时主席用自己的水獭皮帽子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喊道：

“戈斯诺维特采尔先生，请您让您的俏皮劲儿也喘一口气！再忍耐一下，让努斯特科尔勃议员讲完自己的结论。别再粗暴地打

---

① 什托夫：酒量单位，等于一点二二九九升。——译者注

断他的话。先生，请继续发言！”

“除了这两个想法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促使我这样做的：我们觉得市长的伤口是致命的，而且受伤者本人似乎丝毫也不反对我们这样做。”

“关于这一点应该问问他！”亚诺什·马库利奇用阉人般尖声尖气的细嗓子说，他是议员中唯一的天主教徒，在处身于这一群路德派新教徒中间的时候通常总是缄默不语。

“我倒想问他，可是市长已经不会说话了。其实没有必要再问，因为死者生前曾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忆一下，他最后一次发言结束时是这样说的：‘为了增加城市的财富，我愿意献出最后一滴血。’”

“献出最后一滴血——这话是事实，但并没有讲献出最后一滴血之前的几升血！”戈斯诺维特采尔冷嘲热讽地讥笑说，他的话一下子又重新把听众动摇不定的看法吸引到他的方面去了。

努斯特科尔勃苦恼地挥了一下手臂，仿佛想赶走一只与他纠缠不休的苍蝇似的。

“……去世的市长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努斯特科尔勃怀着狮子强压怒火那样的心情大声反驳道。“克拉姆列尔先生并没有信口开河。因此，这是不公正的，如果……”

“我警告你们，先生们，别让他说下去了！”马捷·勃柳涅克说，他已经毫无怒气，甚至脸上还带着微笑。

“是的，这是不公正的，”努斯特科尔勃重复说，“如果贬低他的人格。这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不爱信口开河。他说到做到。他是一位不辞劳苦的人，他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以洒在白雪皑皑的田野里的鲜血为城市服务，他的逝世是他光荣的生活道路的最佳结局。从廖切建城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市长比他死得更加美好。他的灵魂正在升华，或者可能已经进入不朽的光荣王国，在那里只有

列奥尼达①以及米克洛什·兹里尼②才能够与他媲美。我承认我对所发生的一切负有一定责任。然而，我所做的一切都出自纯正的动机。如果决定为此而处分我，那么，由于我热爱自己的城市，我乐意接受处罚，乐于接受城里的父老们对我的任何判决。请审判我吧，先生们！”

说完，他把椅子扔到一边，迈着急促的步伐朝大门口走去，准备在门外等待议员们作出决定。走廊里传来几声不太响亮的“乌拉”声，一位穿着华丽的夫人突然从自己淡黄色的头发上拔下一朵异常鲜艳的红玫瑰花（在寒冬腊月她究竟从哪儿搞来这么一朵花！），把它抛给努斯特科尔勃，后者脸带迷人的微笑敏捷地抓住花朵——这就是说，即使在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刻，他仍然从容不迫，泰然自若（“这个人可以当市长，”走廊里的人在窃窃私语）。

老莫斯捷利立即在他背后喊道：

“努斯特科尔勃，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先生，您到哪儿去？请您马上回来！”

努斯特科尔勃顺从地回到了桌子边。在走过死去的市长身边时，他停了一下，把红色的花朵放在市长的胸前。（“见鬼！”多纳特·马乌克什惊奇地说。“他怎么敢靠近尸体？”）努斯特科尔勃回到议员桌之后，并不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而是站在莫斯捷利的面前，象一名被告那样低下了头。

“高贵而英明的市议院！”莫斯捷利低声说。“生活教导我们，当人们遭到不幸、面对共同危险时，最荒谬绝伦的做法是相互揪住

① 列奥尼达是古斯巴达国王（前488—前480年在位），在波希战争中以扼守费摩比利隘口而闻名于世，他和他的部队全部英勇牺牲。——俄译者注

② 米克洛什·兹里尼（1508—1566）是传奇式的匈牙利统帅，在抗击土耳其侵略者的战斗中名闻遐迩，在英勇保卫锡格特瓦尔城堡时牺牲。——俄译者注

对方的头发。努斯特科尔勃先生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他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当然违背了宗教教义，犯了罪过，但是就我们城市的法律而言，还是有一定功劳的。我希望，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吧？”

“是啊！”议员们大声嚷嚷道（没话可说，老头子的脑袋瓜还相当好使！）。

“我们可以采用将功补过的办法。难道由于他犯了过失，我们就对他的功劳不闻不问吗？因此，说实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了。对不对？”

“对！是这样！”议员们同声附和，他们象一群绵羊，习惯于跟在头领后面蹒跚而行。

“此外，不要忘记，我和你们都是廖切市的代表，而不是上帝的代表，因为我们是尘世间的可怜虫，我们无论怎样笃信上帝，也决不敢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表！置身于教堂或者在家里祈祷上帝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受，但是我们聚集在这里，就只能认为自己是城市的代表。因此，让努斯特科尔勃先生自己去面对上帝妥善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帝是万能的，倘若他觉得需要惩罚，那就会用他认为适当的办法愤怒地惩罚努斯特科尔勃，决不会为此而去询问戈斯诺维特采尔先生或马乌克什先生是否同意。至于我们呢，我们作为我们城市的代表只能看到努斯特科尔勃先生的功绩，假如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责备他的话，那就是他捍卫我们城市的利益有点过于热心了。难道有谁会断言我说得不对吗？”

莫斯捷利环视了一下整个议员席，他那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立即变得咄咄逼人。议员们个个正襟危坐，一言不发。只有戈斯诺维特采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冷嘲热讽地纵声大笑。

“胡说八道！”他喊道。“只有廖切的市议院才想得出这类胡言乱语。现在我倒想了解，我们应该选什么人当市长！选一些肺痨病人当市长，让他们根据卡洛伊-罗伯特赐予的特权，用自己的鲜

血为我们吐遍所有毗邻的土地。哈哈哈！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异乎寻常的办法把廖切变得象伦敦那样大，把我们的市界推进到卡沙市的城门口！哈哈哈！”

这时候戈斯诺维特采尔咳嗽又发作了，他咳得气喘吁吁，很久还缓不过气来。乘这个机会，莫斯捷利老头狡黠地朝靠在火炉旁边取暖的内务官使了个眼色，附在耳边轻声地说：

“克里什托夫，孩子，你去把‘市母鸡’拿来！”

没过半分钟，桌子上就出现了一只“市母鸡”。它是所有长羽毛的和不长羽毛的动物中最凶狠的一种，它使廖切居民望而生畏，惊恐万状——只要它一出现，即使最大胆、最暴躁的人，也会噤若寒蝉，闭口不言。当然，这绝对不是一只母鸡，而是一只很平常的黑色首饰匣，上面锁着三把挂锁，盖子上有一条很细的缝隙。准确地说，应该把它称作盛放罚款的扑满，这只匣子之所以被命名为“母鸡”，是因为它辛勤而诚挚地为自己的故乡城市生下一个个金蛋。

戈斯诺维特采尔顿时不声不响了，就象一只狗看见了犬嘴套立即扔掉了骨头一样；他甚至忘了他刚才开始谈的是什么内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只可怕的匣子，一副仓皇失措、无所适从的样子，用嘶哑的嗓音喃喃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要惩罚我吗？”

莫斯捷利并不答话，只是点点头。

“可是，为什么？”

“亲爱的戈斯诺维特采尔，因为，”执行主席口气温和地解释说，“您的行为有失体统：您侮辱了市议院，用肺痨病人当市长的笑话来讽刺挖苦，从而帮助了我们的对手，使他们为即将进行的关于豌豆田的诉讼案找到论据。为此，请您送给我们的小母鸡两只黄澄澄的小鸡。”

“太多了！”戈斯诺维特采尔说，他脸涨得通红。这个人极其吝

啬，为了多卖五个菲勒①，即便一只小山羊，他也宁愿把它赶到克拉科夫②去出售。"我没有那么富裕！"

"您也知道，在我们廖切，市议院确定语言侮辱的罚款数目时，以肇事者的过错大小为依据，而不是看他的财产多少。"

当然，议员们并非铁石心肠，罚款数额总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每每有这样的情况：罚的是"硬币"（即金币、银币和其他金属货币），结果却代之以液体的罚金——酒。这一次，克里佩伊议员急忙出来介入这场争执了，他说：

"假如戈斯诺维特采尔拿两什托夫酒来，兴许就够了吧？"

廖切市自治局历来有这样的传统：对刚作出的判决"饮酒庆贺"。In vino verutas.③ 司法女神只不过被蒙上了眼睛，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想象到，这位女神是被捂住嘴巴和喉咙的。归根结蒂，让"母鸡"独吞全部罚金，这太不公平了。

然而，莫斯捷利用手指着躺在他背后的尸体说：

"在这种悲痛的时刻？这有损于市议院的尊严和应有的敬意……"

但是，比别拉这时候赶紧出面支持克里佩伊说：

"我不明白！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是借酒浇愁的。难道我们不是匈牙利人吗（可是，城里的父辈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讲一句匈牙利语，就连姓匈牙利姓的议员帕尔法尔维也对之一窍不通，只有亚诺什·古利克会讲几句似通非通的匈牙利语）？

"是匈牙利人。当然是匈牙利人！"莫斯捷利回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从我们互相厮咬，想吞食对方这一点来看，也是如此。那就这样，让戈斯诺维特采尔先生为自己匈牙利式的勇敢付

---

① 菲勒：匈牙利辅币名。一百菲勒等于一福林。——译者注

② 波兰的城市。——译者注

③ 拉丁语：真理寓于酒中。——俄译者注

两个金币吧。”

别无他法，只能忍痛解囊了，因此这位议员先生流着豆大的汗珠，从自己的衣兜里往外掏钱，凑了一把零碎的银币，相当于一个金塔列尔①。戈斯诺维特采尔说了一句，其余的钱他“以后拿来”（这是匈牙利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满腹牢骚、唠叨不绝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现在可安宁了！”老人嗅了嗅鼻烟壶里的鼻烟，得意洋洋地宣布说。“让我们来解决豌豆田的问题吧。明天必须对出事地点进行正式的勘察。其余的一切必要步骤让努斯特科尔勃先生以市议院的名义去进行。我不清楚，我们应该用什么形式、向谁提出这件民事诉讼：向国家司库提，还是向国王的总督提？既然努斯特科尔勃先生已经沾上手了，这件事情就由他去办得了。”

努斯特科尔勃低着头，表示愿意服从命令。

“好吧，现在该转入讨论最紧迫的议题，我们其实是为了这个议题才来开会的：必须讨论一下，我们应当采用什么仪式来对我们的市长表示敬意。尊敬的市议院，我提议把克拉姆列尔先生的逝世作为我们的共同损失，并由市金库拨款给他办丧事。（一致同意。）在市的一切公共建筑上悬挂黑旗。在安葬前三天，将遗体存放在市自治局大厅里，遗体旁有四名卫兵手持出鞘的军刀和点燃的火炬日夜守灵。这三天里，每隔三个小时本市所有的钟都敲响一次。此外，我建议把去世的市长埋葬在大教堂旁边——廖切市其他伟人长眠的地方。”

“通过！”

“墓石用白色或灰色大理石制成，上面雕塑一尊死者的像，墓

① 塔列尔，德国的古银币，等于三马克。金塔列尔的价值不详。——译者注

石和雕像我们将向克什马尔克的著名雕刻家约瑟夫·托米什定做（同样也由市金库开支），安装在大教堂墙上的壁龛内。要花钱，就花点钱吧！我们将下令，举行葬礼时所有的店铺都关门，城门紧闭，为的是不让过往行人的大车通行，以免发出辘辘的响声，总之，要使全城的生活都停下来！我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

“而我认为，”戈斯诺维特采尔提议说，他的语调谦恭温良，与刚才判若云泥，“我们应该定制一幅已故市长的肖像挂在会议大厅里。”

“那当然！不言而喻！”从四面八方传来了喊声。

“那么，我宣布上述措施作为市议院的决议！”莫斯捷利边说边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鉴于本次会议的全部议题已经讨论完毕……”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比别拉先生抓住主席的长外衣下摆抗议道：

“怎么算‘讨论完毕’了呢？不，请等一下，先生！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必须平息人们的愤怒。为死者我们反正已无法再做更多的事了，即使没有我们的敬意，他也安静地长眠了。而活着的人的安宁更重要！我指的是城市的荣誉，它遭受了屈辱。这件事刻不容缓，我们不能把它搁在一旁。”

“不用着急，”莫斯捷利挥了一下手臂说。“早晨作决定比晚间高明。愤怒可是个坏谋士呀！”

比别拉这时候从圈椅里站起来，原本想简短地反驳几句，结果却作了长篇发言，而且语调激昂慷慨，使全体听众都激动得心潮澎湃。

“刻不容缓。怎样报仇——必须立即作出决定。其余的事情，以后再说！一个人挨了一记耳光，头一件事就是以牙还牙，出手反击，然后再跑回家去用药物湿敷被打肿的面孔。廖切市市民被羞

辱得脸上发烧。因此，这件事情决不能罢休（走廊里响起了一片“乌拉”声）。况且，对死者来说，受侮辱后的最大满足，不是我们放在他棺材上的花束，不是火炬冒的烟雾或者卫兵出鞘的军刀闪耀的光芒，也不是各个教堂传出来的钟声，——而是我们为他的死亡所作出的复仇决定；我们今天就应该作出决定，因为今天他出席了会议，尽管灵魂没有来，但肉体还是来了。”

莫斯捷利耸耸肩膀反驳说：

“一切都不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我甚至无法想象我们能轻而易举地作出决定。危险并不在于延误时间，而在于仓促从事。依我看，得等待一下。但假如你们，先生们，知道什么奇妙的办法可以使我们的同胞消愁解恨，那我准备将下述问题提付表决：我们立即讨论这个提案，还是推迟讨论。”

“立即讨论！立即讨论！”所有坐在桌子旁的人都齐声喊道；只有马库利奇和古利克投反对票——前者是因为他反对路德派新教徒提出的一切议案，而后者只是想早点结束会议，因为他那位年轻漂亮的妻子坐在走廊里，把世上的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在众目睽睽之下与臭名昭著的窃玉偷香的美男子米克洛什·勃洛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这个家伙由于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已经被附近的两个城市——别拉市和克什马尔克市——驱逐出境。古利克很爱吃醋，因而可以猜想得出，他现在被困在议员桌边，心里经受的是什么地狱般的痛苦滋味，何况那些爱开玩笑的调皮鬼不时地向他说些挖苦话：“火星正在纷纷散落到您家的屋顶上，亲爱的古利克”，或者“公猫嗅出哪儿有脂油了”。

“好吧，”莫斯捷利屈服了。“市议院的大多数成员想立刻确定报仇的办法。我只能让步了。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外人不适宜于旁听。请坐在走廊里的人都离开市自治局。议员先生们，我也要提醒你们，别忘了你们曾经宣过的誓：在尚未决定公布我们

的决议之前，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一切内容均应该严守秘密。请记住，违背誓言的人就是叛徒，他将被处以砍头或终生驱逐出城市。”

走廊里的听众开始熙熙攘攘地朝大门口涌去。当然免不了要相互碰撞、喊叫和对骂，如果有人被踩痛了鸡眼的话。走廊终于空了，内务官仔细搜查了一遍：会不会有人躲在凳子下面；然后他也离开了走廊，临走前警告两名站在门口的守卫说：

“倘若你们有人妄想在钥匙孔里偷听，那么明天晚上刽子手将在广场上砍掉那个下流坯的两只耳朵。”

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后，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到设在市自治局大厦地下的酒馆去了。当时，每个城市的市自治局地下都设有酒馆，议员们在会议期间可以在这里解渴。这一天，酒馆里挤满了顾客，连城里最显赫的居民——“临时市民”都屈驾坐在那儿，面前放着一杯酒，等待市议院作出决定。内务官的出现和他对大厅里发生的全部情形的叙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讲了戈斯诺维特采尔的抨击，努斯特科尔勃的自我辩解，市长的葬礼将如何操办。有人问：

“照这么说，会议结束了？”

“嘿，哪能呢！现在刚开始。他们先吩咐我把走廊里的人打发走，后来要我也离开。刚才开的是非常会议。例行会议现在刚开始呢。我出来的时候，议员们正在穿长袍①。”

“现在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将作出决定，怎样处置格奥尔格伊。”

“会怎么处置他呢？”

“这只有上帝知道了，”内务官眼睛望着天空回答说，确切一点

① 市自治局的每位议员都有一件黑色长袍，它穿在普通衣服外面，使市议院成员的外表庄重、严肃。——作者注

说，他望的是酒馆的天花板。

“与省参议会里的大人先生们顶撞可并不那么容易。议员们已经在上面动手做烤肉的转子，而被烤的猎物却还在森林里自由自在地奔跑。”

诸如此类的问答和议论在广场上、在市自治局的门前都能听得到，因为那里又重新聚集了一大堆人。莫斯捷利关于各自分散回家的命令只起了短时间的作用，就象奎宁只能对一次疟疾发作有效那样。况且，在这种历史性的时刻人们能在家里呆得住吗？沙穆埃利·拉法尼杰斯牧师下令打开大教堂的大门，点燃蜡烛（傍晚已经来临了），因而教堂里挤满了平民百姓。赞美诗《上帝是我们的堡垒》唱完之后，牧师就用雷鸣般洪亮的嗓音布道，他大讲索多玛和葛莫拉①当时如何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他说，应该把目前发生的一切看作至高无上的上帝对廖切市的警告，看作主对浸透富裕市民心灵的傲慢自大而作出的处罚，因为他们忘记了一切谦逊和普通礼仪，给魔鬼的祭坛奉献供品，他们为了与贵族们攀亲道故，甚至不惜将自己的女儿象商品那样在虚荣心的市场上出售，他们背对着上帝的圣像，向虚无缥缈的、罪孽深重的欢乐伸出自己的双手。

站立在广场上的市民纷纷询问那些开会时有幸呆在走廊里旁听的人：“那里出什么事了？”“议员们在继续讨论些什么？”“什么时候举行葬礼？”“决定对格奥尔格伊采取什么行动？还没有作出决定吗？”

“唉，他们真该死！”塔马什·鲍别什特装出一副胆大包天的样子说，他过去是特克利部队里的一位有名的军官。“尽管我年纪大

① 索多玛和葛莫拉是古巴勒斯坦的两座城市，据《圣经》记载，这两座城市由于居民的罪恶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译者注

了，但我向上帝宣誓，愿意亲自骑马到格奥尔格奥去，把那个副省长抓住，给他戴上镣铐，押到这儿来，假如他不是……”

“假如他不是什么?”

“……路德派新教徒的话。对一个路德派新教徒，我当然不会这么做。”

市自治局大厦窗户里的灯光使人们越来越迫不及待。千百双好奇的眼睛现在都盯着朝那儿看。大厅里，窗户对面的墙上有时闪过一个人影。这就是说，有的议员站起来了。他们可能散会了?也可能，他们正在那儿相互争吵？瞧，有人跳起来了！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即使他当了一百次议员，也会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的。

夜幕降临了，然而天色一点也不黑：明月高照，白雪映出一片天蓝色。道路盖满了雪，但屋子旁边的积雪已经被打扫干净，在有凉台的房屋附近蹓跶甚至会感到很愉快。当然，各位历史小说的作者现在奉献给我们的关于廖切城里金碧辉煌的宫殿的种种描写，纯粹出自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在特克利时代，城里并没有任何宫殿，如果不包括图尔佐家族的几幢房子、市自治局大厦和省参议会大厦。其余的房屋都不大，正面只有三个窗洞，全是哥特式建筑。谁也没有大块的土地用来建造有四个窗洞的房子；这也毫不奇怪：在四周围着城墙的城市里，寸土如金，决不肯拿它来满足老爷们的古怪要求。对堡垒城市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和风景如画的花园，而是尽量容纳更多的能守卫城市各个瞭望孔的人。在我们讲述的这个故事的时代，廖切城里的房子都是木头造的，临街的墙头偶尔也用石块建造。整个城里石头房子不到三十幢。可是，谁又有必要在城里建造大房子呢？当时，老爷们并不住在城里，通常不准他们搬进来住。唯一的例外是一六六〇年对马里亚希家族作出的决定，因为他们为城市立下了特殊的汗马功劳。廖切城里的房屋，底层开店铺和作坊，逢赶集的日子，那些深邃而

宽敞的拱门下面被外来的客商堆放货物。每幢房子的楼上总共有三个房间："什图别"——窗户临街的客厅，"齐麦尔"——面向院子的住房，"卡麦尔"——卧室。城里根本没有一户人家住四间一套的住宅。一六六二年，加博尔·贝特伦①从匈牙利勃罗德附近的野战营地返回家园，路过廖切在城里驻跸时，人们特地为他和他的侍从们腾出三幢毗连的房子，在房子的夹墙上各砍出一个通道来。同年，斐迪南二世皇帝的全权代表、阿腊德的主教亚诺什·比别尔以及王冠保管人彼得·列瓦伊，运送从贝特伦那儿掠夺来的瑰宝——神圣伊什特凡的王冠到维也纳去时，也在廖切逗留过，他们选择城里最好的一幢房子，即瓦伊先别尔格尔家的住宅过夜；主教总算搞到了一间象样的房间，然而携带王冠的列瓦伊却不得不满足于一间小小的"卡麦尔"了。

但是，市民的这些小屋都经过精心布置。三个窗口里至少有一个窗台上放着一盆天竺葵，并能见到漂亮女人或少女的头部——当然只是在白天。

可是，城里所有的窗户现在都漆黑一片。居民们都涌到街上来了。当然，对于本市市长的惨死，人们开始有点不太介意了，他们感兴趣的是在挤满全城百姓的大街上闲逛一番，会见想要见面的人。没过半个小时，人们就已经围成一群一群了。常言道：物以类聚，气味相投嘛！年轻小伙子急忙赶到有年轻姑娘的家庭那儿去，无忧无虑地闲聊起来；老大娘碰见了自己多年的老女友：相互交换

① 加博尔·贝特伦(1580—1629)是特兰西瓦尼亚的执政大公(1610—1629)和匈牙利的国王(1620—1621)；他成功地抗击了土耳其侵略者，站在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方面进行战斗。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过程中，贝特伦的大本营一度曾设在摩拉维亚。尼科尔斯堡和约(1621)签订后，他从摩拉维亚回到了特兰西瓦尼亚，返回途中曾在廖切驻跸。——俄译者注

起意见和新闻来。那些老单身汉目不转睛地盯着少妇们，虽然并非个个男伴都象轻浮之徒勃洛姆那样厚颜无耻。而勃洛姆见到稍有姿色的妇女，就用胳膊肘悄悄地推推和他一起并排行走的朋友，开玩笑地说："哎呀，我要死了！"或者摇晃着头发鬈曲、涂满香油的脑袋，唉声叹气地喊道："啊，我受不了啦！"

可怜的妇女们，听到他的喊叫声，羞得面红耳赤。说实话，假如市议院稍有远见的话，早就该把这个浪荡子赶出廖切了。

其实，在这种日子里，并不仅仅是勃洛姆这样的游手好闲之徒才得到了使他们心满意足的消遣和娱乐。例如，帮工和学徒们开始玩掷雪球游戏，自古以来就与铜匠和白铁匠抱有敌意的制革匠，在缅哈尔德塔楼附近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殴斗。连各位警察分局长也急忙去找警官和卫兵，要把那些昧良心的学徒和工匠抓起来，他们竟没羞没臊地在大家悲痛万分的时刻打群架。话要说回来，当时已经不悲痛了。大家几乎忘掉了遭受的不幸。难怪"时刻"这个名词可以构成副词"刹那间"。一刹那过去了，居民们快活自在了：到处荡漾着无拘无束的闲谈声、欢快的叫喊声和响亮的笑声，仿佛某个假面舞会散场后人们涌到了大街上。

只有市自治局窗户里的灯光在不时地提醒人们，他们为何聚集到这里来的：来打听市自治局作出了什么决定。谣言象雨后蘑菇般层出不穷。有多少个脑袋，就有多少种臆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传递某个新消息。有人说，市议院将招募几百个雇佣兵去包围副省长的熊窝——格奥尔格奥，用烟火把这只"熊"从巢穴里熏出来。下层的市民最乐于相信这种说法。"雇佣兵吗？"少妇们暗自思忖。"好呀，这个主意真不赖！"

但有身份的市民却对此嗤之以鼻：愚不可及的胡扯！既然是举行秘密会议，哪一个平民百姓竟然会知道市自治局里的讨论内容。

可是，古利克先生突然出现在大街上，他的出现否定了上述异议。“先生，别人都在开会，您怎么会在这里的？”

古利克先生含糊其辞地自我辩解说，他忽然感到不舒服，不得不退出了会议。他一下子被人群围得密不通风。连最漂亮、最显赫的贵妇人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一个劲儿地往他身边挤。

“究竟怎么样？”

“没看见我妻子吗？”古利克没有回答，却反问她们。

“就在这儿附近和戈斯诺维特采尔家的人在一起散步。可您说呀，你们那儿到底怎么决定的？”

“我很乐意说，不过嘴巴上了锁，”古利克用一个手指头竖放在嘴唇前面回答道。

“您多少总可以讲点给我们听听吧？”女人们哀求他说。“议员先生，您别那么固执！从您的脸色就看得出，市议院已经通过了一个可怕的决议。”

“是呀，当然罗，人人都不喜欢这个决议，女人们尤其不喜欢！”古利克脸色阴沉、满有把握地说。

“哟，别说了！”妇女们喊道。“您怎么会知道女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您还是说说，什么时候为市长举行葬礼？”

“明天下午和某个什么时候，”古利克故弄玄虚地边说边抬腿就走。

“他怎么了：难道发疯了吗？”有一个女人含糊不清地说，我觉得，她好象是调皮的泰约克夫人。“他的回答有点怪里怪气！”她不满意地看了一眼议员的背影说，这时候他正遇见了米克洛什·勃洛姆。

古利克先生顿时如释重负，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因为他看到那个危险的情场老手（他怀疑那个人向他妻子大献殷勤）并不和他妻子在一起，而是同他自己的侄子科片男爵在一起闲逛。

"你看到我妻子吗？"

"啊，我受不了啦！"勃洛姆习惯地低声说，说完，突然醒悟了，急忙改口道："没有，没有看到。从议员先生们把我们赶出走廊之后……"

"你现在忙着到哪儿去？"古利克先生问，他的语调变得彬彬有礼了。

"回家，睡觉。明天大清早就得起身。事情涉及到名誉。总会有人要放掉点血。是的……放掉一点贵族的血……"

"你在说些什么？谁和谁，为什么？"

"怎么，我会把这种事情向当局报告！走吧，康拉德！"

此时，人群里传开了新消息：据说市议院紧急召唤那个仍然呆在市自治局地下酒馆里为去世市长悲痛伤心的内务官，命令他立即将市议院的雪橇派到市自治局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过了一会儿，四匹枣红马（市议院的财产）已经在市自治局大厦门前不耐烦地踢着蹄子。接着，裹着大皮袄的内务官从台阶上走下来，坐上了雪橇。快到他那儿去！也许，从他嘴里也能打听到一点消息！

"上哪儿去？您上哪儿去？"看热闹的人一下子七嘴八舌地提问。

"到里斯多尔弗去，"内务官不满地嘟哝道。"找克里克涅尔大夫。"

在里斯多尔弗住着一位恰基伯爵夫人，她终年病魔缠身，因而雇了一个家庭医生（老爷太太们有的是钱，可以干各种各样蠢事）。

"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的？眼看就要入夜了，您不在意？究竟给谁去找大夫？"

"给市长，"内务官以神秘的口吻回答说。"匆匆忙忙是因为，

假如大夫不在家，我还得到处去寻找。市议院的命令如此。”

“可是，市长已经死了！您请的大夫会使他起死回生吗？”

内务官耸耸肩膀说：

“大夫来干什么，与我无关。喂，走吧！”

市议院的这个希奇古怪的命令使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真不可思议！人们的好奇心陡然倍增，无法抑制。他们大概打算解剖尸体？什么目的呢？大家都很清楚，他是怎么去世的。“也许，市长复活了？”有人假定说。“胡说八道！要知道，他的血全都放光了，连一滴也不剩。”人们眼下谈论的，只有这个话题。人们中间，特别是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开始流传各种荒诞不经、具有迷信色彩的谣言，但是市自治局塔楼上的小钟突然敲响了。

“啊，‘禁酒时间’到了！怎么这样早！时间过得真快！”

这种无处不在的小小的“禁酒钟”每天晚上九点钟在廖切敲响，它的声音意味着，啤酒铺和酒馆里的顾客必须离开上述场所。“禁酒钟”响过以后，酒类只准“外卖”，也就是说，可以买回家去。但第二次钟声响过之后，连外卖也不允许了，于是“市母鸡”就开始工作了。但是，超过规定时间在大街上闲逛的人也要处以罚金。只准许有急事的人在城里走动，而且手里必须提着点亮的灯。不带灯行走，即使是在月光皎洁的夜晚，也受到市议院的严厉禁止。这是愚蠢的规定，但是，各个城市是依赖工作才得以生存的，在上班之前，工人们需要好好地睡个够。因此，城里的祖辈们甚至连工匠们睡眠时间的长短也关心到了。然而，这些工匠却可以在睡梦中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萨克森人聚居的城市都养成了严守纪律的习惯，“禁酒钟”敲过后不到一刻钟，各条大街就仿佛“渺无人烟”了。卫兵们从市自治局里跑出来拿灯，好让议员们作出决定后，按规定提着灯回家（城里的居民要到明天早晨才能知道他们究竟通过了什么样的决

议）。各家的窗户一个接一个亮起来了，但亮得并不长久：晚上十点钟以后，二层楼的房子通常都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呼呼入睡了。在覆盖着大地的雄伟的苍穹里，千万颗星星在燃烧，它们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带着动人的微笑；大地上则笼罩着一片寂静，远比森林里或农村里更为庄严肃穆，因为森林里树枝总是不断地发出响声，而农村里有狗叫声。廖切城里既没有树，也没有狗。这里连狗也被尊敬的市议院取代了——噢，不是，当然不是用狗叫声来取代（上帝明鉴，我根本不想说出诸如此类的话来！），而是市议院本身借助《警察法典》、三十座塔楼和紧闭的城堡大门，安全可靠地守卫着本市公民的房屋和财产。

虽然萨克森人并不喜欢在自己的城市里栽种树木（这不足为奇：他们是跟随自己的领袖阿尔诺利德，即格奥尔格伊的祖先来到谢佩什的，后来，为了开垦荒地而砍伐了这里的森林），但廖切城外有一座挺不错的公园，里面种植了大量异国风味的观赏树木，到处是灌木丛和保养得很好的小路。夏天，这座公园是人们喜爱的休憩场所，每逢礼拜天，全城百姓都忙里偷闲来这里游玩；人们坐在古老树木下面的长凳上，彼此钟情相爱，相互诉说着绵绵情话，这些树木的树皮上，雕刻着千千万万个缩写的姓名，以便使可爱的名字和这一销魂荡魄的时刻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公园中央有一幢粉刷得雪白的园丁小屋和一家小饭馆，饭馆的山墙上胡乱涂抹了一个市徽：三座小山丘上站立着两头银狮子，爪子里抓着一个双重的十字架。廖切市在托考伊山地拥有大量富庶的葡萄园，因此每逢夏季，这个饭馆供应令人赞叹不已的葡萄酒，喝了这种酒就会变成狮子（当然，如果没有变成一头猪的话）。

城里的绅士阶层很乐意在非节假日也光临这里，各手工业行会在这里举行自己的庆祝会，而青年们在这里度过春天的假日。但

是，冬天这里游人绝迹。

园丁和饭馆老板之所以搬出城来，不要城墙的保护，是为了避免落入虎狼之口。在小饭馆的阁楼上或木板房里经常有一些被当局追捕的匪徒过夜……

焦尔季·格奥尔格伊就是指定这个公园作为自己与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的会面地点。

虽然夜里月色清明，满天通亮，可到了早晨却雾气腾腾，阴沉昏暗，仿佛二者被颠倒了。

法勃里齐乌斯在自己的决斗副手们的陪同下首先到达指定地点，他乘坐的是米克洛什·勃洛姆的花斑马拉的雪橇，雪橇上挂着两个铃铛。

他的副手就是那位勃洛姆和科片男爵。男爵是一位长着火红色大胡子的年轻人，穿了一套外国式样的黑丝绒服装，一绺绺淡黄色鬈曲的假发披到肩部。他的外貌象法国人，可实际上是德累斯顿的萨克森人，一位家赀巨万、堆金积玉的富妇人的儿子。他的母亲是居住在列伊比茨的老勃洛姆的妹妹，她出嫁后就跟随丈夫回到了自己祖辈们的古老祖国——萨克森。

年轻的科片初次来到匈牙利探望亲族，他在廖切自己的表兄米克洛什家里住了一个星期。男爵是个傲慢自大、信口雌黄的浪荡公子，他很瞧不起那些平民阶层出身的亲戚。

迷雾消散得很缓慢，因而法勃里齐乌斯牢骚满腹地说：

“这里怎么能决斗，连马刀的刀梢都看不清？这不象雾，简直是果子羹！”

他们在雪地里来回地跺着脚，焦急地等待对手的来临。

“假如他根本不来，那怎么办？”男爵得意洋洋地笑着说。

“这决不可能，”法勃里齐乌斯怒不可遏地说。“格奥尔格伊是个贵族！”

"嘿，我告诉你！"男爵鄙夷地挥了一下手臂，用浓重的鼻音怪声怪气地说。"穿着带马刺的皮靴的人并不个个都是骑士。公鸡的腿上也有刺，可它不是骑士！贵族证书本身不会使任何人变成珍惜名誉的人。"

"不对，亲爱的朋友，"勃洛姆反驳说，"评价一个匈牙利贵族，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说他会逃避决斗，那这样的耻辱自从上帝创造世界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勃洛姆喜欢夸大其词）！"

"孤陋寡闻，先生们，孤陋寡闻！小蛤蟆似乎觉得横在小路中间的木棍是一堵高大的城墙。你们的那些匈牙利贵族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出入社交界吗？是否阅读书籍？他们通过音乐和艺术来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吗？他们不过是一些粗野无礼的家伙，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箱子里保存了一张贵族证书。他们待在自己的那些破破烂烂、肮脏透顶的庄园里，酗酒无度，折磨为数不多的几个可怜的农奴。他们任意攫取自国家的一切东西，而自己却不向国家做任何贡献来作为交换。特别差劲的是你们谢佩什省的那些没落贵族，他们的燕麦田土壤贫瘠不堪。我很诧异，你们居然如此尊敬他们。要是他们有那么一点儿特权，那就好了！"

"特权吗？当然有，我们匈牙利贵族的特权并不比你们萨克森贵族的特权少，因为你们的国家小得连跳蚤也能一跃而过。"

康拉德·科片火冒三丈。

"嘿，对不起！"他暴跳如雷地喊道。"科片男爵家族的妇女，在宫廷觐见时有权在大公夫人就座后自己也立刻坐下，并坐着回答大公的问题，即使大公本人仍然站在那里。"

"我推测，德国贵族科片家族的男爵夫人们因此而身体发胖了。你们还有什么特权？"

"就说一点吧，谢佩什省的贵族根本无法晋见大公。"

"什么？"法勃里齐乌斯涨红了脸大声问道。"您错了，尊敬的

男爵！谢佩什的贵族中间，有两位曾经亲自当上了匈牙利的国王：亚诺什·萨波亚伊和伊姆雷·特克利。”

男爵勉强地笑了笑说：

“市民们，你们好啊！居然如此兴致勃勃地赞扬贵族，而你们的市长却被这些野蛮先生中的一位打死了！”

“这完全是另一码事。格奥尔格伊将因杀人而受到报复的。”

“我并不这样认为。即使您今天也怀着这样的心情……”

“既然我说了，您完全可以相信我！”法勃里齐乌斯激动地断言。“但是，他们来了。”

焦尔季·格奥尔格伊是在两名副手的陪同下到达的。对手们彼此致意，他们的副手作了自我介绍并相互握手：卡洛伊·麦切里与科片男爵握手，小费连茨·马里亚希与米克洛什·勃洛姆握手。

“天公不作美，我们真不走运！”

“先生们，我们到板棚里去吧。在那儿至少不必站在雪地里了。”

双方都带来了马刀。副手们选了几把最锋利的刀。

“首先需要决定，”米克洛什·勃洛姆说，“我们按萨克森方式还是按匈牙利方式进行决斗？”

“应该由被挑战者选择，”卡洛伊·麦切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法勃里齐乌斯满不在乎地耸耸肩膀说：

“我完全无所谓。把选择权让给我的对手。”

“那就按萨克森方式吧，”焦尔季·格奥尔格伊微微地躬身回答说。

萨克森方式的决斗规则最合情合理，虽然在许多方面很象现代的决斗方式，但并没有那些多余的繁文缛节，而现代的决斗规则就苦于这些繁文缛节。双方出场，打到见血为止或打到最后一滴

血。他们不带医生(当时,医生比决斗者少),不写协议书。总之,那时候的决斗流的不是墨水而是鲜血。萨克森方式的决斗被认为比较光明正大,因为,决斗者如果内心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可以向对方认输,他本人的威望、自尊心或健康并不因此而受损害;采用其他的决斗方式,决斗者生怕被别人讥笑为胆小鬼,被社交界误解,所以不可能向真正受侮辱的对方道歉,尽管当时对方的内心可能已经原谅他了,于是双方只能彼此砍呀,刺呀!虽然纠纷只要简单地道个歉就能平息,可肇事者却缺乏勇气这样做。结果,不是杀死对手,就是被对手杀死。

萨克森的决斗方式与众不同。米克洛什·勃洛姆从一棵有窟窿的树上折下一根长长的树枝,向窟窿里扔了三个五菲勒的硬币(这是折断一根枝条的罚款数额,如果被内务官发现的话;勃洛姆喜欢招摇撞骗,自吹自擂地炫耀自己的财富)。他用折断的树枝测量了一下法勃里齐乌斯的身高,因为他是被挑战者(小伙子的个子并不矮),把多余的那一段截掉,按树枝的长度在地上面对面画了两个同样大小的圆圈。

"就在这里,你们可以开始了!"

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圆圈里动手决斗了,事先他们被告知,谁由于急忙进攻或者在对方攻击下首先越出圈外,谁就算输了,这样就足以在上帝面前和别人面前挽回自己的名誉。

总而言之,谁不希望流血,就可以迅速向对手扑去,"急忙"跳出圈外,决斗就到此为止了;战败者装模作样地咒骂几声(并不很厉害),然而从今往后在社交界的眼里他就落下个"勇敢的骑士"的美名。

但是,萨克森的决斗方式也有缺点:手臂长的击剑者占有明显的有利条件,除了不准用刀刺以外,允许双方采用任何方式砍击,乃至于违反规则的方式,总之是"毫不留情地砍杀吧"。声东击西、

虚晃佯攻和其他的阴谋诡计不仅准许，而且还得到赞扬。

"一、二、三！"决斗开始了。马刀闪着寒光交叉在一起，撞击出一串串火星。大家立即就发现，德累斯顿的前大学生法勃里齐乌斯当年曾受过良好的击剑训练，他镇定自若，姿态优美，不断地击退对手的进攻。而格奥尔格伊是跟他父亲学的马刀术，用匈牙利方式砍杀，只扭动手臂的腕关节。但这一点恰恰把法勃里齐乌斯搞得晕头转向，因为他"按古典方式"格斗，更何况习惯于使用德国式的尖头双锋剑，所以弧形的匈牙利式马刀使他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是，这并未使他心慌意乱（在任何竞赛中这一点很重要），相反，他异常冷静地作出决定，最好不要进攻而是采取守势，直到适应对方那种他所不习惯的击剑方式的奥妙之处。因此，他一味挡开对手的攻击，向后退缩。

格奥尔格伊则把决斗视同一种有趣的游戏：首先，他对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颇有好感；其次，他向来认为市民不配拿刀剑，只配手持皮匠刀或木匠刨子；因此，他决定不得罪这个小伙子，以某种无伤大雅的划痕来结束争斗。但是，俗话说"胃口越吃越大"，具有弹性的钢铁所发出的叮当声使这个年轻人陶醉了，他的眼睛象交叉在一起的马刀那样迸发出火星。法勃里齐乌斯不断退缩的样子惹怒了格奥尔格伊，对手故意漫不经心的防守更使他愤恨不已，于是他热血沸腾——平时沉睡在每一个格奥尔格伊家族后裔胸中的雄狮苏醒了。在狂热的搏斗中，焦尔季忘记了站在他对面的并不是七个头的蛇身怪物，仅仅是德累斯顿的大学生法勃里齐乌斯而已！他竟然把自己幻想成了格奥尔基·波别德诺谢茨①，把仁慈为本的初衷置于脑后，发动了致命的一击。幸而法勃里齐乌斯及

---

① 格奥尔基·波别德诺谢茨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圣徒，据说曾战胜过恶龙，后被欧洲的封建主尊为骑士阶层的神圣庇护者。——译者注

时察觉了危险，朝左前方轻轻一跳，挡开了攻击，同时报以一记反击，结果反倒迫使格奥尔格伊踉跄后退，避向左后方。

就在这刹那间，麦切里纵身向前把自己手中的马刀扔在他们之间的地上说：

“停止！法勃里齐乌斯先生走出圈外了。”

“格奥尔格伊先生同样也在圈外了，”科片男爵急忙声明。

结果是两名决斗者几乎同时越出了为他们每个人画的那个圆圈。也就是说，既无胜者也无败者。按照萨克森人的规矩，决斗必须重新进行。

“让他们先喘一口气。”

“不行！我以肺脏的名义表示抗议，”勃洛姆以他惯用的丑角方式反对道。“我们凭什么剥夺肺脏神圣的获胜权？为什么肺就不能决定决斗的胜负？只要有人作出了英雄行为，大家就赞叹说：‘他有一颗狮子的心。’这不就是说心脏可以使人成为英雄吗？我们不妨瞧瞧，肺有没有这种功能！”

面对着这种理论，大家只得屈服。双方又站到自己的圆圈里，决斗继续进行。现在，格奥尔格伊感到力不从心了：法勃里齐乌斯转入了进攻，他头脑冷静，充满自信，脸部表情很沉着，而格奥尔格伊却满脸通红，气喘吁吁，高耸的额头汗如雨注。他象一团火那么炽烈，象一支箭那样迅速，但看来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与他交锋的是个训练有素的击剑手，所以他不断地向后退让。可以预言，法勃里齐乌斯十之八九必将取胜。可是，法勃里齐乌斯的怒火已经平息了：他知道格奥尔格伊昨天在城里的举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决定使用格里别击剑法，以不流血的方式结束决斗，这种击剑法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可能性获得成功，把对方手中的马刀击落在地（按照萨克森人的规矩，这也算获胜）。让副手们去挖苦这个倒霉的家伙：“应该把马刀铆在你手心里。”

格里别击剑法的要点是，马刀朝对手的胸部砍去，对方当然要来阻挡，就在这一刹那攻击者突然闪电般地扭转手腕，马刀在下面划成一个半圆形，以雷霆万钧之势，自下而上地猛击对方的刀身，必然会击落他手中的兵器。谁知格奥尔格伊死命地攥住了刀把，马刀没有脱手，而是向上升，朝法勃里齐乌斯的头部飞去（格奥尔格伊为了握住手中的刀，下意识地把手臂向前伸），接着又从空中下坠，削掉法勃里齐乌斯左耳朵上的一块肉，砍在他的肩膀上，但并没有伤着他，因为马刀卡在坎肩厚厚的呢子里。

法勃里齐乌斯并未察觉自己的耳朵被砍掉了一块，但耳垂上渗出来的血滴却逃不脱省参议会见习记录员马里亚希的眼睛，他大声喊道：

“血！”

两个对手都放下了马刀，相互仔细寻找对方身上的血迹。

“法勃里齐乌斯先生的耳朵出血了。”

“是吗？”法勃里齐乌斯惊奇地大声问道。

“耳朵还被削掉了一小块。”

法勃里齐乌斯用手指抓住了自己的耳朵，立即感到一阵疼痛，血从掌心里往下直淌。

“我很遗憾，使您如此不愉快地负了伤，”格奥尔格伊向前跨了一步说。法勃里齐乌斯微笑着向对方伸出手去，后者很乐意地握了握他的手。

“这倒不坏！”这个大学生高兴地喊道。“城里有一个瘸腿的法勃里齐乌斯，我父亲是独眼的法勃里齐乌斯（他在特克利麾下效劳，战争中失去了右眼），现在又增加了一个耳朵残缺的法勃里齐乌斯。”

“别犯愁，”勃洛姆安慰他说，“结婚以前，你的耳朵也许象火蛇的尾巴那样会自己长出来的！”

这时候，麦切里从公园小屋的墙上抠下一小块灰泥，用手指将它捏成粉末，撒在法勃里齐乌斯的伤口上止血。在那个时代，人们受了一点轻伤，并不往医生那儿跑。可是，决斗中有这样的惯例：双方和解后，必须当众一起露面。因此，格奥尔格伊登上了勃洛姆的雪橇，与法勃里齐乌斯并肩而坐，他们朝城里驶去。

一路上，他们的话题象往常在这类场合下那样始终离不开决斗：讨论击剑的旋挥法、第一姿势剑法和第五姿势砍击，而科片男爵对法勃里齐乌斯能够如此坚强刚毅、若无其事地忍受伤痛，甚至表示出一种倨傲的惊奇。

“我们萨克森人仍然很坚强：要知道，萨克森人已经在异国他乡住了多少个世纪了，可是至今并没有变得很娇弱！”他说。

“得了吧，表弟！”勃洛姆激昂慷慨地说。“即便在格奥尔格伊先生面前，你也别贻笑大方！这难道称得上痛吗？若干年以前，我还是个象你那样年龄的孩子，你知道我看到了什么情景？在普列斯尼茨森林附近，卡拉法当时下令将几个被俘的库鲁茨处以刺刑①。你要知道：他们钉坐在木橛子上，满不在乎地抽着烟斗。假如我说谎，就让我马上死掉！难道我们能在这里变得那么娇弱吗？”

由于不认识勃洛姆，格奥尔格伊迷惑不解地朝法勃里齐乌斯看了一眼，后者理解了他惊奇的眼光，用匈牙利语向他解释说：

“如果这是真的，就让我马上死掉！不过，总的说来他是个好小伙子，还算不上一个胡说八道的人。他只是有点象放大镜。”

参加决斗的人进了城，在省参议会大厦前下了雪橇。格奥尔格伊同每个人握了握手，最后对法勃里齐乌斯告别说：

“好啦，从现在起我们成为朋友了。”他语调和蔼可亲，褐色的

---

① 古代的一种死刑，将木桩垂直刺在犯人身上。——译者注

眼睛露出多么亲切热情的光芒！突然，他似乎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左右，把脸一沉，忧郁地加了一句："我很希望上帝允许我们俩成为好朋友！"

"一个好小伙子！"勃洛姆称赞他说，此时格奥尔格伊已经消失在省参议会的大门里了。

"是的，"法勃里齐乌斯表示同意。"我很高兴能认识他。"

只有科片挖苦地笑着说：

"你还得补充一句：'我很幸福，因为他砍掉了我半只耳朵。'"

"你什么也不懂，我亲爱的，"勃洛姆反驳说。"对法勃里齐乌斯来说，这只被削掉半截的耳朵，其意义远远胜过他已经获得的或者今后将要获得的一切中学文凭，乃至大学文凭，因为这意味着：他现在是一个成年的男子汉了！"

"我不明白。"

"你当然不明白，而且永远也不会明白，因为你是个德国人。要使你理解这一点可难呢，胜过把海洋染成别的颜色。可是，你们听见吗：敲鼓了！快走吧！"

从中央广场的方向确实传来一阵阵冬冬的鼓声。街上的行人加快了步伐，朝相反方向行走的人都半路折回，急忙朝广场走去。穿戴绿色围裙和轻便软帽的商人和工匠们纷纷从小铺子里跑出来，并排地站在大门口。他们能不关心吗？今天要宣布的可不是什么清仓大拍卖，或者新的市民守则！今天的廖切市处于伟大事变的时刻！尽管街上天寒地冻，可广场周围小屋子的窗户接二连三地打开了。泰约克家二楼的窗口里还出现了调皮淘气的女主人那可爱的脑袋：她面带笑容，头上戴了一顶浆得硬邦邦的晨帽，脸蛋象放在白色纸袋里的一朵小小的新鲜玫瑰花。

听到有人在敲窗，勃洛姆朝上望了望，摘下了头上的帽子。回答他的是娇媚的颔首微笑。

“啊，我受不了啦！”这个无可救药的单身汉唉声叹气地嘟哝了一句，企图激起两个年轻大学生的妒忌心——这是他实际上的主要目的，其次才是征服美人的心。米克洛什·勃洛姆属于下述类型的“情场老手”：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可以四处张扬的、想入非非的猎艳奇遇，而不是三次实际经历的，但必须严守秘密、只字不能提及的爱情。况且，他根本不是一个爱情卫士。女人们不信任吹牛大王，因此勃洛姆并没有任何风流韵事，他那窃玉偷香的危险人物的名声，全靠自吹自擂和令人恶心的喊叫声搞出来的。使他心满意足的并不是女人们对他的垂青，而是丈夫的恐惧和朋友们的嫉妒。

此时，市公告员已经停止击鼓，正在向周围刚刚安静下来的人们高声宣读决议的全文：

“我们以上帝的旨意、市议院的名义奉告一切有关人士。

第一条，为了哀悼我们的已故市长，我们命令：从今年的日历中取消谢肉节，因而不得举行喧闹的集会和行会的酒宴；禁止在家里和任何其他场所演奏能表达欢乐的乐器——小提琴、笛子、洋琴、吉他或手风琴；禁令适用于一切廖切公民，市的号令兵除外，允许他们进行练习以提高其技艺。

第二条，最迟于八天之内，所有绅士、贵族和属于其他阶层的廖切公民，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和女儿——总之，除了仆人之外的一切人，均应制备黑色的服装，并且只有穿着黑色服装才允许出现在教堂、公共集会、市场、城里的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在市公园里亦然——直到高贵的廖切市由于自己前任市长惨遭残杀而蒙受的屈辱得到满意的补偿为止，旨在使我市居民全身穿戴黑衣服的服丧场面能不断地提醒每个人，他还有愧于自己本人的尊严、自豪和荣誉。违犯服丧命令的人将受到罚款处分，其数额自十塔列尔至五十塔列尔。

第三条，即最后一条通知。

本通知奉告全体公民，市长先生的葬礼定于明天下午四时举行。出殡地点——市自治局大厦。

已故者的右臂将从遗体上分离下来，施以香料防腐后安放在玻璃匣内，陈列于市自治局大厅内，以便提醒我们，死者的大仇未报。考虑到我们的古老风俗，我们认为，暂且将他缺少一只手臂的遗骸安葬入土，要比让他两手空空而去强。一旦由于上帝的恩赐，我们终于得以报仇雪恨，立即举行市长的第二次葬礼，届时死者的手臂将安放在遗体旁边。”

公告员宣读完毕，带着自己的鼓手到另一条街去了，而泰约克夫人气冲冲地砰一声关上了小窗——直到现在她才开始理解昨天晚上古利克先生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的真正涵义。但法勃里齐乌斯赞成地点着头说：

“市议院确实作出了一个出色的决议。”

勃洛姆却完全相反，火冒三丈地说：

“这算什么？现在将把我从按次序为第三的城市里撵走吗？其实，我自己也会从此地逃跑的。上帝啊，住在这种黑色的城市里将多么无聊！怎么样，我们去收拾行李动身吧，康拉德！不过，我们眼下到哪儿去呢？”

“也许，到别拉市去？我很想见识一下举世闻名的波兰美女呢！”男爵建议说。

“不行，我亲爱的，我不能去。你也别再求我！”勃洛姆语气忧郁地说。“最好还是到我父亲那儿去，到列伊比茨去。”

第七章

少女们

市议员们的这个决定类似于血亲复仇，其目的是加强廖切人的爱国主义和提高市议院的威信。但是，它使市民经济上蒙受损失，因为贸易受到了限制，原先络绎不绝地来自其他城市的大量客人日益稀少。

这是市议院第一次不考虑到本市公民的物质利益，要是在往常，它总是把物质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可能正因为如此，廖切市才得以这样兴旺发达，虽然当时匈牙利各地普遍都贫困不堪。

“照这么说，廖切市是靠国家养肥的了？”嫉妒心一定会挑剔地大声感叹。噢，决非如此！廖切是自力更生，发财致富的。不过，它的财富完全掌握在地方当局的手里。问题在于，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祖辈的某些行政当局就竭力掠夺人们尚未来得及花费掉的一切东西（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俗语："只有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是你自己的"）。可是，在谢佩什省的各个萨克森城市里，行政当局不仅不掠夺所属公民的任何财富，而且不允许他们胡乱地挥霍积攒起来的钱财。谢佩什省的各个城市历来实施一整套合情合理、周密细致的法律，公民们则始终严格遵守这些法律！而我们匈牙利人，即使偶尔有了完备的法律，也仍然置若罔闻。

人们要服从廖切市的法律，就得养成温顺敦厚的性格和唯命

是从的习惯，因为廖切的法律干涉到了公民个人生活的细微末节。一个萨克森人尚未出世，就已经处在《城市法典》、《警察法典》以及各种各样法律条文和章节的监护之下，这些法律确定这个人毕生的生活道路，须臾不离地指引他在地球上走的每一步路，促使他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节俭的风尚，最终把他变成富翁。

廖切的公民未出娘胎就已经感受到这些法律的关怀，更不用说呱呱坠地之后了。一个萨克森小孩刚出世，法律就根据其家庭经济状况规定，这个新生婴儿的双亲除了孩子的教父母之外还有权邀请几个客人来参加洗礼仪式，可以采用什么方式、准备哪些菜肴款待客人，而目的只有一个——不允许挥霍浪费。由于谢佩什省的萨克森人也是人(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他们有时候也会耍一点小小的花招，尽量规避法律。廖切人邀请客人的人数并不超过法律的规定，可是请来参加洗礼的教父却多达二三十位，再加上同等数量的教母。啊，这么多吗？因此，市议院象老鹰觅食那样狠狠地惩治那些违犯法律的人。廖切市议院按照财产多寡，把公民划分成各种等级，极其严格地规定每个等级的家庭可以邀请几对"教父母"(最多二至三对)参加洗礼仪式。这种划分后来就成了廖切患一种通病的原因——争攀"干亲"。"有一对教父母的家庭"，假如爱好虚荣，就尽量设法跻身于"有两对教父母的家庭"之列。有权拥有三对"教父母"的家庭就被认为是显贵之家了。那个时代，完全根据家庭的财产状况来确定该家庭是否有权拥有三对教父母，其精确程度大大高于目前以某一本"土地底册"为依据的划分。在克什马尔克或廖切，人们对别拉市的肯杰利的财富也是用"他甚至可以邀请一百对教父母来参加宴会"这个尺度来衡量。

这个规定本身就是一种区分的标志。说实在的，假如有朝一日国王们突然停止用各种爵位和荣誉称号来腐蚀本国臣民的思想

意识，那么人们自己也会找到麻醉自己灵魂的毒药。

总之，廖切把一切都预先用白纸黑字规定得清清楚楚——从洗礼到安葬：学校的教育制度、结婚典礼的价格、婚宴的开销费用；议员先生们甚至还规定了乐师的报酬金额①。但是，绝对禁止玩牌、掷骰子和购置外出使用的富丽堂皇的马车。

市民们只得成天寂寞无聊地干活和积攒钱财。萨克森族市民怎么可能花掉自己的钱财呢？他不能结识情妇：假如当局发现了私情，就立即将他们双双驱逐出境。即使有人找了一个情妇并善于严守秘密，那也用不了几个钱来供养；廖切的公民禁止佩带珍贵的宝石——钻石、东方的珍珠、绿宝石和漂亮的红宝石。允许佩带的宝石中最贵重的要数紫水晶和捷克的花岗石了。至于项链，廖切的美女们是闻所未闻的。她们脖子上戴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廉价的、可以开启的颈饰——银质或金质的鸡心。华丽的装束同样受到警察的禁止②。贫贱阶层出身的妇女有权穿着摩拉维亚的呢子、花布、土耳其的法兰绒和波斯的薄纱。姑娘们认为豪华的是，在围裙上用优美的粗体字母绣上自己的名字"伊丽莎白·查勃列尔"或"卡捷丽娜·弗丽别莉"作为点缀，系着它礼拜天去教堂（一般说来，站在教堂门口仔细张望自己未婚妻的那些年轻小伙子，认为这种时髦并不坏）。当佣人的姑娘只允许穿四五种最便宜的料子：红布、棉织天鹅绒、绒布和厚棉布③，因此卖弄风骚的女人宁愿到居住在市界以外的人家去当佣人。雇佣两个或两个以上帮工或伙计的企业主、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如果沾染上了虚荣的细菌，就可以穿着英国的、荷兰的薄花呢和塔夫绸的衣

① 见杰姆科《十五和十六世纪北匈牙利各城市的生活》一书。——作者注

② 同上书，第431—432页。——作者注

③ 一六五四年颁布的《市议院法令》把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并规定对不按等级穿着衣服的市民将处以罚款，金额从十到一百福林。——作者注

服，仪态端庄、步伐从容地在城里散步了。最漂亮的裙子是用细羊毛、薄丝绸和假缎子制作的。热那亚的天鹅绒和其他丝绸则属于绅士妻子们的特权，她们可以穿金丝织锦缎（"尽管正经的夫人或小姐当然不会打扮得那样花哨"），但是也严格禁止她们使用布鲁塞尔的花边和其他贵重的花边。姑娘们的头上只许戴发箍，其他装饰品一律不准用，《法典》指出，"因为她们的发辫本身就是最华丽的装饰品"。连衣裙允许做成袒胸低领（因为这并不多花钱），但廖切的美人们不大使用这个权利，因为她们大都胸部不丰满。

在这种情况下，廖切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处境把一句寓意肤浅的匈牙利俗语"我们很贫穷，但生活得很好"颠倒过来使用，改成"我们很富裕，但生活得很差劲"。

人们对城市的父辈们善于如此工于心计的管理不能不感到惊讶，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公民们竟养成了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习惯。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英明睿智的管理方式。廖切市长以及他的市议员和警察分局长们，象小型的古威尼斯共和国的总督那样实行铁腕政策，毫不留情地取缔一切形式的奢侈浪费，因为他深知奢侈是一种致命的溃疡，模仿贵族和地主老爷的生活方式会使他们的城市遭到毁灭，因为他的全部威望和特权均建立在公民的财富和节俭这个基础上的。

十六世纪匈牙利的格局大体是这样：一方面，北匈牙利的各个萨克森城市繁荣昌盛，那里聚集了那么多的富翁，他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经营葡萄酒和皮革生意，把塞满金币和银币的大箱子藏在自己的地窖里，他们掌握着不断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贵族先生们在进行战争，忽而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反对奥地利人，忽而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反对土耳其人！

各个萨克森城市暴富的原因很多，除了它们制定了各种奇怪的法律和《法典》之外，还在于城市居民勤劳朴素，省吃俭用，他们

发展各种各样有益的手工业，进行商品生产，从事商业贸易。这一切当然是财富的重要源泉，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指出上述诸点，而且他们似乎觉得他们探察到了时代的奥秘，其实这些博学之士只不过是在重复众所周知的道理……

这些城市拥有一整套明智的法律（当时那里还没有犹太人），这一情况无疑是城市致富的有利条件，再加上那里的商业极其繁荣。但是，仅仅从事通常的手工业，决不可能积聚大量钱财，只能满足于所谓的"小鱼"。已经挖掘出来的珍宝和众所周知的采掘方法，历来都只会招致贪得无厌者之间的争斗；葡萄藤上的一串串葡萄虽然很多，可是垂涎葡萄的狐狸也不少。可是，能赚大钱的人很走运，各朝各代都会不断地出现新的珍宝，获取珍宝的新方法也层出不穷。发明并熟练地掌握获取新珍宝的新方法——这就是所谓的"幸运儿"的使命。

在古代，谢佩什省的各个萨克森城市贫困不堪，当时一位大胆的勇士如果巧妙地砍掉一个敌人的脑袋，就能获得赏赐：他将得到四个，甚至五个村庄，条件是他的战斗功勋必须让当权者亲眼目睹；在我们这个时代，谢佩什省的各个城市又变得一贫如洗了，您只有铺设铁路或者从政府那儿取得条件优惠的租让权，才能迅速致富（不过，现在的条件与以前相反，当局对您的功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在本书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匈牙利发现了一种所谓的新珍宝——土耳其俘虏。行伍阶层的人，不时地与土耳其人厮杀，所以他们有时候成批成批地把俘虏押送回家，特别是在特克利举行起义之前更是如此（后来，被俘的土耳其人象我们森林里的野猪那样被斩尽杀绝了），任何一个稍微象样的庄园，总要使用几个被俘的土耳其人——甚至把他们的存在看作主人拥有财富的象征，类似于挂在城堡里餐厅墙上的鹿角或者铺在客厅地板上的熊皮。

这些都是战利品。英勇绝伦的主人娓娓动听地向客人们叙述，奥马尔或哈桑是怎样被他俘获的，象现在的猎人夸耀自己猎获的鹿角那样夸耀他们。这种战利品的意义也许更为重大，因为被俘的奴隶本身就是物证，它表明主人大胆无畏、英勇善战、具有高贵的骑士风度。俘虏比鹿角更珍贵。诚然，死鹿的肉可以烤来吃，而被俘的土耳其人本身要吃东西，并且食量颇大；他们干起活来可比不上匈牙利农奴，最多只会提提井水，摇晃摇篮里的婴儿，帮着除掉菜园里的杂草。

因此，匈牙利老爷们很快就对这些被俘的土耳其人感到厌烦了，尤其是俘虏的人数过于庞大的时候，他开始大声唠叨：

“我干吗要喂养这么一大群好吃懒做的人？”

主人可以把一二个土耳其人作为“礼物”打发走，有的送给内兄弟，有的送给孩子的教母。可是怎么处置剩下的土耳其人呢，他一筹莫展。再说，好心肠的女主人可怜这些不时地面朝麦加方向唉声叹气的受难者，在一旁喋喋不休地埋怨丈夫：

“把他们遣送回家吧。你要明白：只要按基督教徒的良心做好事，上帝必然会恩赐我们的！”

这种情绪一旦在这位勇士的家里占了上风，来自别拉的肯杰利先生的伙计们就会突然拜访他（或者是廖切的米哈伊·勃洛姆亲自前来），表示愿意用塔列尔金币购买土耳其俘虏，间或碰上好说话一些的地主，就用银币购买。老爷先生们起初总是羞于从事这类勾当，后来转念一想，从肯杰利或勃洛姆那儿拿取俘虏的赎金比较可靠，远胜于听从夫人的意思，“按基督教徒的良心”行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上帝身上。最后终于形成了一整套从事这类交易的固定方式，军人先生们也就心安理得地认为这种处置办法并不玷污贵族称号①。

事情自然并不光彩，不过只是在某些方面不光彩，其责任应该

由肯杰利或勃洛姆来负。地主的行为则完全清白无辜。要知道，贵族先生本人并不想从俘虏身上榨取钱财，他们一心只想摆脱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当然，与此同时他们接受了奴隶贩子的付款，但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收款呢？买主客气地要付钱，况且他们有的是钱，而贵族们则从来就囊中空空。这种做法，对俘虏们有什么不公正的呢？一点也没有。俘虏们只不过是从帕尔的手里转到了彼得的手里，也就是说由肯杰利先生、勃洛姆先生，或者克什马尔克的什皮捷茨兄弟负责把奴隶们直接运送回他们的祖国——土耳其。当然，贵族们对每个奴隶值多少钱，既未开过价钱，也未曾讨价还价。要知道他们并非“活商品”的贩子，他们是骑士和军人，他们干的是成批的交易，凭骑士风度，一言为定。

贪婪的奴隶贩子们自然是随心所欲地对待这些俘虏。不过，这是他们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对违背教规的行为负责。他们把廉价购买来的俘虏从全国各地驱赶到某个地点来集中，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而肯杰利的“仓库”，地点是不固定的，可能设在廖切，也可能设在别拉，这取决于哪个地方对他所经营的全部买卖更为有利，因为肯杰利不仅贩卖奴隶，还贩卖葡萄酒，米哈伊·勃洛姆则收购和出售生猪。此外，这两个商人还兼营副业：他们发放高利贷。

为了贩卖奴隶，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雇佣了大量职员和代理人。这些可尊敬的商人具有高超的敲骨吸髓的本事，人世间没有哪一种吸血的水蛭堪与他们相匹敌。这些办事处里的人员首先将俘虏分成类，逐个撰写附有详细履历的“说明书”，并为此而收集有关这个奴隶过去的生活经历：家庭出身、父母亲或亲属的财

---

① 见《阿利别尔特·庞亚里男爵公布的文件》，载于一八四二年《世纪》杂志第四八〇页。——作者注

产状况；这些重要的资料将转送到伊斯坦布尔去，交给这三家商号共同设立的一个办事机构。伊斯坦布尔的办事处负责查询核实工作，从俘虏那儿收集的材料是否确凿，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在查询期间，主人们将这些奴隶暂时出租给当地居民使用——建造房子，或者干其他的活，使奴隶们不至于白白浪费时间，而能为自己的新主人挣几个钱。总而言之，一切都经过周密思考，精心安排，照章办事，有条不紊。

从伊斯坦布尔发回来的材料，都经过核实并作了重要补充，此时就可以最终确定奴隶的等级和每个人赎金的数额。收到赎金后，这些代理人就把俘虏们送往东方，顺便把肯杰利先生的葡萄酒一起运走；返回途中，他们为勃洛姆先生押运从西伯利亚收购来的生猪。

你们看，这一切多么简单易行，比拆散妇女的发辫还容易，因为发辫有成千上万根青丝呢。

巨额财富就是靠这种办法积攒起来的，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穷人累死累活辛勤劳动只能够获得几块铜币，富人工于心计随机应变，因而他们的成果是黄金。

不管怎么说，各个城市财源茂盛，金钱滚滚而来，而贵族先生们最匮乏、最迫切需要的是钱。贵族们钱少得令人惊讶！他们只能用羊毛或阉牛换取现钱。但是，在全国到处游荡的各种武装部队照例向地主们征用牛羊。征用牲口时，当然要发给这个地主一纸文书，证明他分文未取。贵族们还有森林，然而匈牙利当时尚未学会砍伐和出售树木；他们有土地，但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不动产借贷银行，无法以土地抵押取得贷款。地主试图增加自己各个庄园收入的种种努力都付之东流。当年有一位古兹曼先生，以十八个马克买下了谢佩什省的斯托扬法尔瓦村，一百年之后，村里的居民因鼠疫流行而死绝了，当时的业主，一位贵族少女仅以一双黄皮

靴为代价就把这个村子卖掉了①。出路只有一条：向高利贷者借钱；但是，谁走上了这条路，谁就会倾家荡产，和自己的庄园永别；债主往往没花几个钱就获得大量房地产。

总而言之，贵族们素来就囊空如洗（正因为如此，巴拉沙家族和别别克家族才不得不熔掉铜钟来铸造自己的钱币）！历代皇帝本人没有钱，连国库里也空空如也。难怪有一次皇帝竟不得不把整个贝克希省卖给面包师赫鲁加连，以抵偿欠下他的几千福林的债。

那么，在某些地方必然会有钱的吧？我们已经提到过，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各个城市。贵族们决定："让我们也来个跟踪追击！到有钱的地方去寻找。"

于是，各个贵族世家的后裔蜂拥而至，纷纷前来追求谢佩什省各个城市市民的女儿，特别是廖切市民的女儿。沙罗什省的贵族一马当先，因为他们对钱财的嗅觉特别灵敏。格奥苗尔省和诺格拉德省的贵族也急起直追，仿效他们的榜样。后来，猎艳者的出发地点越来越广，他们不惜渡过多瑙河远道而来。米什卡·别泽列季就是从多瑙河对岸运回来一个妻子，娘家的姓名叫尼娜·科尔勃（科尔勃老头给这个门第高贵的女婿五万金币作为陪嫁）。伊姆雷·巴巴尔齐由于娶了约甘娜·加夫林而得到了在维也纳的一幢房子。

来到廖切的外地人与日俱增。冬季，城里聚集着大量地主家的马车和乘坐这些马车前来的求婚者——年轻漂亮的贵族地主公子，陪同他们的是人数众多的仆人——车夫和骠骑兵。

在这类场合，上帝是多么关怀备至啊！自然界的同一种神秘力量促使公鸡黎明时报晓，苍穹发红光，黑夜变成白天；两个独立

---

① 见维别尔《已经消失的谢佩什省的各个村庄》，载于一八九七年《世纪》杂志。——作者注

的自然现象却说明同一个问题。这种神奇现象大概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廖切市民清醒而审慎的头脑里会产生如此不明智的念头：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贵族。小市民阶层渴望与贵族们结成亲家，他们的这一愿望无法遏止，梦寐以求，简直急得心里突突跳。那些妈妈是怎么想的呢？她们认为："哎哟，和贵族先生们攀亲那该有多高兴！将来我外孙的名字不是普通的托奥特，而是普罗纳家的托奥特、托奥特-普罗纳斯基或叶克利法卢希！"连萨克森小伙子也丝毫不反对这种时髦，因为他们因此也成为匈牙利贵族的亲戚了。

由于双方都有同样的愿望，很快就出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说媒撮合的形式。廖切城里没有旅馆。一家旅馆也没有。但是，家家户户的大门口几乎都点缀着用木刨花制成的蝴蝶结，意味着这些人家既供应酒饭，又接受住宿：自古以来，殷勤好客是全体市民的收入来源之一。为此，他们腾出一间小小的后房以备不时之需，有的人甚至把马厩出租给云集到廖切来赶集的商人（外地人一般在城里不会住得太久）。但谁也没有想到廖切会出现强烈的婚姻浪潮！

即使城里有旅馆，可以供贵族先生们下榻，也仍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贵族求婚者还需要通过某种方式与富家闺秀进行接触，要知道他们是为了姑娘们才赶到这座城市来的。当时又不举行公开的舞会。当然，廖切经常举行行会的酒宴，为选举行会主席而组织的庆祝会和其他盛大的庆祝活动，但是富裕绅士的女儿们并不参加这类活动。绅士阶层总是聚集在自己的家里过命名日，举行婚礼或进行其他无伤大雅的娱乐游戏，可是这种庆祝活动不允许局外人参加。然而，不同阶层出身的男女青年，只有在同一个交际场合进行几年的交往，才有可能结为伉俪。

必须找到一种交际场所来把上述愿望变成现实，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说媒撮合活动就应运而生。当然，其形式并不象我们

现在所看到的拉皮条那样令人恶心。那个时候，一切都安排得彬彬有礼、光明正大，大家梳妆打扮，头戴假发，以优雅的法国古典舞曲为伴奏。有一位老处女，名叫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她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品行端正、严守规矩的女人，以往担任小女孩的教养工作。一天，她突发异想（她产生这种想法并不奇怪），租赁了三幢毗连的房屋，拆掉了中间的隔墙，雇佣了一批出色的佣人——听差、侍女、厨师和厨娘，以昂贵的学费接收一批年已及笄的市民女儿入学，整个冬季在自己的寄宿学校里教她们待人接物的礼仪和上流社会的举止风度——总之，一切能使高贵的小姐们姿态优美的礼节都要教。

这个想法颇受有关双方的欢迎。人们起初可能还无法预测这一创举的结局如何，更没有想到克廖斯捷尔小姐的寄宿学校会变成阔小姐们的婚姻市场。人们当时只是盲目地按照本能行事。但是，不管怎么说，贵族少爷们现在不用费周折就可以结识一群豆蔻年华的少女并了解每个美女的嫁妆是什么。如果事情得以成功（做媒的一切事务均由媒人从中斡旋），年轻夫妇自然不敢拒绝付给她一笔事先早已明确的、数额相对说来并不太大的费用作为酬劳。

老处女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小姐是皇帝军队里一位团长的女儿，母系方面是洛顺齐的世家，因此与很多匈牙利贵族家庭有亲戚关系；她至少和一打以上老夫人保持书信往来，很乐意把廖切最新的流言蜚语告诉她们——以换取新鲜的猪杂碎，所以她很受这些老夫人的青睐。有件事情成了克廖斯捷尔小姐创办的学校颇有影响的一份宣传广告（关于这件事情她本人逢人便说，到处宣扬）：谢佩什省数一数二的两位大富翁的女儿——待字闺中的姑娘玛丽娅·肯杰利和米克洛什·勃洛姆的妹妹克拉拉·勃洛姆——双双都进了这所寄宿学校。噢，这是多么巨大的猎物呀！廖切市，

你等着吧，今年冬天和欢乐的谢肉节必将有数量可观的收入！可以预料，城里将云集一大批挥金如土的年轻少爷，店铺里货物的价格会暴涨三倍。

居住在列伊比茨的勃洛姆家和别拉的肯杰利家就是当年靠贩卖土耳其俘虏起家的商人的后代。他们的父亲是合资经营的同伙，但他们却成了竞争对手，尽管这两位批发商人的财富来源是共同的。他们家赀巨万，富埒王侯，但究竟有多少财产，世上无人知晓。即使是近似数，也没法估计！面对着如此巨额的财富，乘法口诀表已无能为力，只有人们夸大其词的传说和编造的关于财富的种种神话，才能表达这个数目字！

谢佩什边区的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四处打听，这两位腰缠万贯的守财奴给女儿的陪嫁是什么。勃洛姆先生早在初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女儿克拉拉（长相楚楚动人的小姑娘，一双黑得象乌金似的眼睛闪闪发亮）送进了克廖斯捷尔小姐的寄宿学校。肯杰利直到十一月初才带着女儿抵达廖切，当时通向城市的道路已经是被压得平展展的雪橇路了。此时，廖切人正在起劲地谈论关于克拉拉·勃洛姆的陪嫁问题，但是素以脾气古怪闻名的肯杰利老头，对城里的种种传闻丝毫不感兴趣，把自己的玛丽卡①（她的身材比克拉拉窈窕苗条）直接带到克廖斯捷尔小姐那儿，预缴了寄宿学校学习期间的全部费用，并提出要求：他女儿受的教育不能低于恰基伯爵家族的任何一位小姐。这个老头儿眯起了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又补充说："因为，谁知道……"他意味深长地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他深信每个人都应该从大富翁的上半句话里体会出他整句话的意思。克廖斯捷尔小姐阿谀逢迎地频频点头，示意她完全理解这位财主的意图，但是她提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① 玛丽娅的爱称。——译者注

“肯杰利先生，您答应给玛丽卡多少陪嫁，倘若……”

她气度高贵，温文尔雅，因而也没有把句子说完。

“嗯……”肯杰利迟疑了一下。“勃洛姆答应给多少？”

“什么？您难道没听说城里人的谈论吗？”

“怎么一回事，大家都知道了？”

“当然罗！”这位小姐不太礼貌地脱口而出。“规定嫁妆的数目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

“不是，我还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谈起这件事。”

克廖斯捷尔立即拿起一本厚厚的大本子，这里面每个学生都占有单独的一页，她大声地读道：

“克拉拉·勃洛姆将得到四幢房屋作为陪嫁：两幢座落在卡沙，一幢在布达，一幢在埃拜尔耶什；此外，按照萨克森人的古老风俗，还有两头母牛。”

“就这些吗？”肯杰利轻蔑地说。“您刚才不是说：规定嫁妆的数目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那好吧，让大家都知道，我给玛丽卡的陪嫁是八座房屋，其中的两座在维也纳。请您记下来。”

肯杰利感到此刻已经大功告成，他怀着这种高傲自负的心情动身返回别拉的老家去了。这一次他用手指狠狠地弹了一下自己的竞争对手勃洛姆的鼻子，使他丢人现眼了。

但是，家里的肯杰利夫人决定要美美地享受一下大家对玛丽卡的丰厚嫁妆所表现出来的惊愕表情，他们如何为之大惊失色的。她说服丈夫下个星期就一起到廖切去小住几天；况且，他们的儿子米克洛什当时也在廖切。假如父母亲呆在别拉的家里，听不到人们的任何赞叹之词，那么给玛丽卡这么一大笔陪嫁又有何意义呢？要知道，姑娘的双亲以指定给女儿嫁妆的形式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其唯一的奖赏是别的父亲和母亲们的嫉妒。因此，肯杰利夫妇动身到廖切去了。唉，但愿他们得知城里等待他们的是多么令人扫兴

的消息！城里纷纷谣传说，勃洛姆前天到廖切来了一趟，他听说肯杰利允诺给女儿陪嫁的数量之后，就把自己的克拉拉的嫁妆增加到座落在各个城市里的十六幢房子，并按照萨克森人的惯例外加两头母牛。

简而言之，傲慢的肯杰利夫妇在廖切受到的并不是人们惊愕的表情，而是令人齿冷的讥笑：

"听说新闻了没有？勃洛姆突然慷慨大方了，真见鬼！有谁会想得到？真是好样的！"

听了这一消息，肯杰利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他的妻子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地说："加什帕尔，我可受不了这种耻辱。随你怎么安慰我，我还是受不了！"

"强盗！"肯杰利大喝一声。"他打算让我破产！"他把自己的帽子扔在酒馆的一张桌子上，继续喊道："啊呀，我害怕，我会干出许多傻事来！"

当时正在酒馆里的戈斯诺维特采尔、多纳特·马乌克什和其他一些熟人都想方设法劝解他说：

"算啦，先生！勃洛姆是个固执己见的人。他已经对我们说过，这还不是他的最后决定，如果事情有争议的话。"

然而，诸如此类的劝说只会火上浇油，使身材矮小、干瘪瘦弱的肯杰利更加怒不可遏。

"嘿，是吗？不是最后决定？这话是谁说的？是他吗？嘿，竟然还不是他说的，他儿子说的吗？好呀！你们等着瞧吧，我当着上帝的面发誓，这是他的最终决定。我马上在他嘴上盖一个火漆印，让他连一声都吭不出来！"

肯杰利边说边抓起帽子，把妻子和朋友都撇在酒馆里，急匆匆地赶到鲍别什特的家里，去见克廖斯捷尔小姐，那时候她正在给自己的女学生们示范，女孩子怎样行请安礼才显得姿态优美，如何向

跪着的男伴伸出手去，仿佛帮助他从地上站起来。有一位姑娘扮演男伴，她屈着一条腿半跪在那里，正在这个当口，房门被肯杰利先生砰的一声打开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克廖斯捷尔小姐看见他那张气得变了形的脸，不禁吓得失声喊道。"出什么事了？"

"您比我了解得更清楚！"老头儿喘着粗气嘟哝说。"勃洛姆这个坏蛋想使我沦为乞丐，已经把女儿的嫁妆增加到十六幢房子了。这话是否当真？"

"从他这方面来说，这个主意值得称赞，"寄宿学校女主人态度严肃地说，她那张瘦削清癯、布满皱纹的脸庞露出一副使人明确无误的表情：如此微妙的问题应该在另外的场合，用其他的语气进行讨论。"难道我能设法予以阻止吗？"

"但我却能够，我一定要做到！"肯杰利气势汹汹地大声号叫。他气喘吁吁，挥舞着双臂，仿佛在用元帅杖打人。"小姐，请您记下来，针对勃洛姆的十六幢房子，加什帕尔·肯杰利允诺给自己女儿的陪嫁为十六座城市。"

克廖斯捷尔小姐那双褐色的眼睛顷刻之间睁得又圆又大，好象杜拉佐出产的两颗大李子。

"十六座城市？"她惊奇地重复了一遍，凝视着肯杰利的眼睛。"这难道可能吗？"

"十六座谢佩什省的城市！"肯杰利费力地喘了一口气补充说。

"您能办得到吗？"

肯杰利微微一笑。

"既然肯杰利说出了口，那么他的话就象《圣经》里写的那样可靠，也许更可靠！"

说完，他吻了一下走到他跟前的玛丽卡，答应女儿让母亲下午来看她，这才迈着缓慢而充满自尊的步伐走了。克廖斯捷尔小姐

也下了楼梯，屈尊相送这位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富豪。肯杰利走到最后一级楼梯才完全恢复了常态，他向寄宿学校女主人告别说：

“勃洛姆这个人实在叫我受不了。特别是他的所谓‘两头母牛’。现在我总算出了这口气，不然的话，我觉得自己马上要中风憋死了。假如我在气头上有什么地方冒犯了他的小母牛，也就是他的女儿，那我由衷地表示歉意。我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勃洛姆的自吹自擂确实使我太痛苦了！他把两头母牛也拉扯了进来！你等一下，等一下，我还要打扰你一会儿。请您把这一点也记上，除了十六座城市之外，我还答应给女儿一头老驴子。这头老驴意味着什么，让我未来的女婿自己去猜测吧。”

肯杰利高兴得放声大笑，满脸春风地穿过院子，接着在街上也哈哈大笑，一路上笑个不停，他一边猛捶自己胸部，一边不住地说：

“驴子是我自己，是我这个老加什帕尔·肯杰利！哈哈哈！”

过路人都好奇地转过身子，望着他的背影，大富翁肯杰利可别发疯了？但是发疯是根本谈不上的：这位惶惶不安的大言不惭者，就在当月坐了轻便大车离开廖切到克拉科夫的波兰宫廷去，在那里顺利地办完了自己的事务，又来到了维也纳，他在维也纳的债户是皇帝的国库，他请求觐见皇帝，因为皇帝认识这位来自北匈牙利的脾气有点古怪的大银行家。肯杰利给奥地利皇帝写了一封效忠信，后来他又口头当面肯定了信的内容，建议皇帝让他出钱把当时抵押给历代波兰国王的谢佩什省的十六座城市赎回来①。但是，他——肯杰利，却把这些城市作为陪嫁送给自己的女儿。肯杰利的女儿当然将对这些赎买回来的城市享有历代波兰国王迄今所拥有的全部权力，其区别仅仅在于，这些城市将并入匈牙利的版图，

① Jakab Meltzer, Verühmte Männer Ziepsens. 德语，见雅各布·梅尔策《声名狼藉的齐伯森家族的男人们》。——作者注

它们向匈牙利而不是向波兰提供士兵（年幼的玛丽卡根本就不需要士兵）！

皇帝很欣赏肯杰利的想法，而且维也纳已经开始大肆宣扬这一主张了。圣诞节前夕，谢佩什省的省长把肯杰利的建议通知了省里的贵族和其他阶层，但是它出乎意料地遭到谢佩什省省内人士的坚决反对，并且很快就看得出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为什么？这只有上帝知道。迄今为止所有的匈牙利人都断言，必须尽快把过去从匈牙利割让出去的领土重新归还匈牙利，以恢复统一。各个阶层大概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肯杰利，因而感到丢脸。但是，不管那儿的情况如何，抵押给波兰的各个城市还得感激肯杰利的这种尝试，因为从那个时候起，这些城市的居民虽然身居异国，日子却过得蛮不错，大大优于谢佩什省其他那些处在奥地利"祖国母亲"怀抱里的城市公民。即使目前，在这十六座城市里居民大概仍然保持着较多的匈牙利生活方式，比留在匈牙利本国境内的同胞更匈牙利化。波兰政府规定这十六个城市的学校必须教授匈牙利语①，而在匈牙利谢佩什省的各个城市里却从来不设置这门课程。

兴高采烈、灯火辉煌的谢肉节前夕，廖切的情况就是如此。无论在摆满天竺葵花盆的窗户外面，还是在其他地方，人们处处都幻想着自己在过节了，可是黎明时分，大街、广场和胡同里突然响起了公告员令人可憎的鼓声，把玫瑰色的幻想之云吹得无影无踪。蔚蓝色的晴空顷刻之间乌云密布。

市议院严厉苛刻的命令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据说，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小姐心脏病发作，她只说出了一句话："我们今后可怎么办？"

---

① 见《谢佩什省十六个城市主要风俗习惯的实际历史和说明》。——作者注

商人和手工业匠人尖锐地抨击市议院，他们说：

“决不能这么干！市长被杀害了，这是事实。可是，市长死了之后，干吗要把全城都给毁了呢？现在这个阶段，正是廖切开始迅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时期！昨天我们只死了一个市长，可如今整个城市都要灭亡了。市议员先生们，你们要明白，你们想报仇，可这里将寸草不生了！真蠢！”

多纳特·马乌克什正拉着儿子的手臂朝广场方向走去，这个不听话的孩子怎么也不愿意去上学，一路上象去屠宰场的小公牛那样犟头犟脑，不肯迈步；被激怒的商人们远远地看见议员，就从铺子里跳出来将他团团围住，纷纷指责和盘问：当局为什么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让城市的生活枯燥无味、悒悒不欢呢？是什么情况促使当局作出这样的决定的？

马乌克什先生感到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就搔搔后脑勺，一边擦着额头，一边自作聪明地说：

“我既不说这样也不说那样，否则你们会以为我这样说是为了不那样说！”

议员的这番解释当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的儿子却因此而得福。他看到父亲处于窘境，就将手臂从他粗大的掌心里挣脱出来，沿着曲曲弯弯的街道飞奔而去，躲进了偏僻的小胡同，在那里就是大白天打灯笼也休想找到这个淘气鬼。

然而，在谈论市议院的这些不明智的决定的时候，市民中间有人似乎觉得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向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复仇，也许还有更深一层的特殊用意。

匈牙利贵族到廖切来“捕捉金鱼”（而且年轻的渔夫们竭力垂钓最大的金鱼）一事，市政当局本来就不太欢迎，但是这类活动并无不体面之处，目前还无可指摘；相反，一些颇有影响的先生们却认为“谢佩什的萨克森人与匈牙利民族融合一体”是有益无害的大

好事，因而市议院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公开反对这种融合。现在议员先生们发现了这个机会，他们非常高兴，决定采用旁敲侧击的手法来阻止这种新习俗的蔓延。其办法是：把廖切变成一座服丧的黑色城市，城里将没有音乐，没有欢乐，也没有任何生命，使谁也不会萌发到这里来采摘鲜花的念头，因为用不了多久，这里生长的花朵只能用来点缀灵柩和灵车。

……不，这样看来廖切的市议院英明盖世。凭它的智慧，即便治理三个国家也绰绰有余！

第 八 章

Vitam et sanguinam pro vicecomite nostro①

当时居住在各个自由城市里的贵族总是感到很不舒服，犹如不适宜与榆树共生的阿尔卑斯山银白松生长在我国的阔叶林中。贵族们住在城市里等同于其他市民，并不享有任何特权：城市的法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也就是说，贵族们毫不例外；总而言之，城市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市民，单凭这一点就很不合贵族们的胃口。

因此，他们宁可住在城外，当然，没有城墙的保护，他们担的风险要大得多，但却更加逍遥自在。再说，当时烽烟四起，战火连年。大地主们整天无所事事，不断地挖空心思，想出一些新花招，要那些小地主贵族厮杀卖命。因此，他们宁愿住在农村里，呆在七棵李子树②的树荫下面，呆在农民中间——在那里，即使是没落地主，也仍然感到自己是老爷先生。假如除了这些小人物之外，象帕尔·格奥尔格伊这样的大地主也住在农村里，穷贵族们毫不为之感到拘束，相反却很受鼓舞，仿佛这能证明他们的看法正确：大地主和穷贵族都是贵族阶层权利平等的成员，都是神圣王冠上熠熠生辉的装饰品，如同任何一颗珍珠都是宝石一样，尽管有的大如胡桃，有的小于稗子！

例如在格奥尔格奥，人们并未遗忘比鲍克、费赫尔、瓦拉伊这样一些贵族世家，虽然他们的土地已经少得可怜。这些没落贵族的住宅与农民的房屋并无多大区别，只不过大门口有一个凉台，因

为作为一个贵族照例要坐在凉台上抽烟斗——这是他的一个主要标志。

比鲍克家的房子恰好座落在格奥尔格奥城堡南塔楼的对面。如果出现险情，只要城堡里的大炮一响，炮弹必然会首先夷平比鲍克家的住房，使之片瓦无存。在这种地方建造房舍简直愚蠢透顶——关于这一点，我本人和其他人都对比鲍克家族说起过。可是老文采·比鲍克对此只有一个回答：他默默地用手指点点自己的纹章——一只头戴王冠爬在树上的松鼠——和纹章上的箴言“需要时，我将在那儿”，也就是说在城堡的墙外面。这句箴言精练地表明，比鲍克家族对身居要职的格奥尔格伊家族始终忠心耿耿，这种忠诚随同纹章和镶嵌宝石的戒指形图章一起在比鲍克家族中代代相传。

在人们把装殓市长遗体的棺木安放在廖切市自治局的平坛上开始守灵的那一天，比鲍克老爷家的院子里有两个少年正在调驯一匹毛色乌黑、桀骜不驯的小马，他俩千方百计想骑着它行走。老文采·比鲍克答应儿子们，谁首先制服这匹小牝马，马就归谁所有。但是，戈尔卡(小牝马的名字)倔强得出奇：每当有人骑上马鞍，它就咬人，尥蹶子，用后蹄直立，假如这些办法不能奏效，它干脆躺在地上，让骑手也来个仰面朝天。年轻的比鲍克兄弟虽然竭尽全力，但总是从马背上摔下来，由于地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雪，象松软的羽绒褥子，这种驯马活动犹如一场欢乐的游戏。在比鲍克家的院子里和顶端呈尖形的大门外面，聚集了不少爱看热闹的人：男人、老太婆和孩子们。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两位年轻的驯马师那副滑稽可笑的努力劲儿。噗通！米什卡又摔下来了。现在该

① 拉丁语：为我们的副省长而献出的生命和鲜血。——俄译者注

② 在古匈牙利，人们戏谑地称呼小地主贵族和穷贵族为“七棵李子树的领主”。——俄译者注

让约日来试试！嗨，你得小心！瞧，那匹马要把他硬驮到马厩去！

挤在大门口的那些糊涂虫议论纷纷，他们竟然自作聪明地作出与众不同的结论。

“兴许又要打仗了，”有一个农民说。

“你昏头了吗？胡说些什么！”

“既然比鲍克家在驯马，那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比鲍克打哪儿知道会不会打仗？”

“打哪儿知道？”老雇农啪的一声关上烟斗盖子唠叨说。“他们这些贵族的血会嗅出战争的气味，就象我这副老骨头会预测坏天气一样。”

“嘿，即使打仗，也要等他们中间的哪个小伙子把小牝马调教好，这么说，战争离我们还远着呢。”

“不错，这头牲口很难侍候。可看上去倒挺温和的！牵它到木槽边喝水的时候，即使系一根细线，它也决不会挣脱跑掉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模样古怪的人从大路上拐进了小巷，顺着小巷走过村里的铁匠铺，来到大门前。他穿了一件有点象女式的花短上衣，腰里系着狭长的腰带。蓬松的长发从破旧不堪的羔羊皮帽子下边露出来，几乎垂到背部。扎在粗绳子上的一个带条纹的旅行袋搭在肩上，一只靴子已经“张开了嘴巴”，靴头上系着一根小绳子，把鞋掌和靴面勉勉强强地捆在一起。

这个陌生人五十岁上下。他是个身材高大、强壮有力的汉子，其特征是毛发丛生：头发密密层层，髭须和胡子蓬松浓密，眉毛又长又乱，透过脸上浓浓的茸毛，露出一双乌黑敏锐的、象鬣狗似的眼睛。从前额一直斜到右耳朵，有一条红色的伤疤。一口铜把手的阔马刀用一根普通绳子拴在腰间，走路时左右摇晃，不断碰撞他的这条腿或那条腿。这个陌生人毫不理会看热闹的人，伸手推开篱笆门，走进了比鲍克家的院子。

“你们好，我亲爱的小弟弟们！”他对这两个少年说，根本就没有想到应该脱一下自己头上的帽子。

年轻的比鲍克兄弟中的一个，正在第一百次摆正小牝马背上歪在一边的鞍子，对“我的小弟弟们”这个称呼感到惊奇，气鼓鼓地朝那位不速之客瞥了一眼。他看到陌生人已经走上台阶，没等里面的人答应，就打算走进穿堂——穿堂里飘来一阵阵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这是厨房里炖在炉灶上的美味佳肴散发出来的，——就大声喊道：

“喂，您呀?!您要干什么?”

那个来客放声大笑，故意装出一副亲切热情的样子，吐字清晰地回答说：

“我的小弟弟们，我妻子的孩子们，我什么也不干，只想看看我们的爸爸：他还活着吗?”

年长的那个少年感到这个奇怪的回答不大对头，就扔下了马和马鞍，跟着陌生人跑进屋里去了，而站在大门口看热闹的人可议论开了，他们煞费苦心地推测不速之客这些令人诧异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说的?‘我的小弟弟们’? 他可能是比鲍克和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子(仿佛记得村里一度曾经谈论过他)?”

可是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又说：“我妻子的孩子们?”去打听打听!

好奇的人们在大门口来回踱了一阵，等待那个人从屋里出来。万一会出什么事呢? 他可能只是一个散兵游勇，要不然是个奸细，用欺骗手法闯进别人家里? 当然，丝毫用不着为老比鲍克担心：他马上会用鞭子把任何一个坏蛋赶出家门!

然而，看热闹的人空等了一场：来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出来。过了一会儿，比鲍克的小儿子约日把马拴在马厩里，也进屋去了。

米什卡·比鲍克从屋里跑进了院子，手里拿着一只绿色的罐子和一串酒窖的钥匙。啊哈，这不就是说明来了“自己人”吗？主人让儿子去打酒。

看热闹的人对这个奇怪的陌生人的来临，越来越感到神秘莫测：要知道村里难得出现什么新鲜事。人们在各自分散回家的途中，仍然困惑不解地连连摇晃着脑袋，直到在马佳什·古拉马奇科的屋边偶然遇见格奥尔格奥村最年迈的妇女——沃伊卡老大娘。他们把刚才的所见所闻向她诉说了一遍，那个老太婆一下子就识破了其中的奥秘，立即原原本本地向同村的老乡们解释这一可怕事件的根由。

“公正的上帝啊！”她举起双臂，拍了一下手掌，大声喊道。“这么说来，他想必是日加·比鲍克了，在特克利反对奥地利人的那次战争中他已经被打死了。”

“既然被打死了，那么他不是日加。”

“死是死了，不过看来他又复活了，”沃伊卡老太辩解说。“你们干吗要插嘴，把我搞糊涂？往往有这样的事，有人去打仗，一直没回家。当了俘虏。家里人都以为死了，可他们还是回来了。我对你们说他是日加。他结过婚，他老婆白白地守着，等丈夫从前线回来，就在这个期间，公公看中了自己的儿媳妇，也就是那个老比鲍克爱上了他的老婆。这也不希罕，老公羊也喜欢吃嫩白菜嘛！那时候，年轻的比鲍克夫人是个大美人，啊，别提长得多美了！当今副省长的父亲也是个大色鬼，总是夸她，把她叫做女王。嘿，于是老比鲍克也爱上了这位“女王”。既然亲眼目睹的人都证明他的儿子日加在战场上阵亡了，老头子就正儿八经地依法在教堂里和自己过去的儿媳妇结了婚。他俩生了两个儿子，可眼下那个死掉的日加·比鲍克又出现了（肯定是他，否则就罚我陷到地底下去）。他对孩子们说的话完全没错：‘我亲爱的小弟弟们，我妻子的孩子们，

我们的爸爸还活着吗！'公正的上帝啊！现在事情多么可怕！就是说，日加又出现了。他回家来了！唉，唉！"

老太婆举着双手，哭诉着转身飞快地朝比鲍克家的院子跑去。就在这个时候，格奥尔格伊的女管家马里亚克大婶（上帝亲自选中这两个人并给她们指引方向）恰好做完饭菜，想送点好吃的东西给铁匠的妻子——自己的干亲家尝尝，干亲家有孕在身，即将临盆了。她用一块雪白的餐巾盖在盘子上，一本正经地端着盘子在大街上走，这时沃伊卡老太正好迎面向她碎步走来。两位出名的多嘴婆不期而遇。

"您知道出什么事了吗？"沃伊卡刚喘过一口气来，就开口问，并立即自己回答说："比鲍克夫人的第一个男人日加回家来了！"

马里亚克大婶一下子没弄懂事情的来龙去脉，疑惑不解地望着老太婆。

"您怎么了！难道还不明白吗？"老太婆发火了。"眼下她家里有两个活着的合法丈夫！"

马里亚克大婶能不懂吗，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她可是个能手！不过她想仔细品尝一下这条新闻的滋味，即所谓一点一滴地往下咽，而不是一口把它吞进肚子里。

"您说有两个活着的丈夫？那么，她现在成了第一个男人的后娘啦？第一个男人不就是她过去的公公、现在的第二个男人的儿子吗？多可怕啊！这怎么可能呢？有谁见过他吗？"

"见倒没见过，不过我了解得很确切。我现在要去看看他，正上他家去呢。万一不让我见到他，哎哟，我怕我会憋死的。"

马里亚克大婶可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手里托着一盘油炸圆馅饼，既然如此，何不把点心送给比鲍克夫人呢？干亲家——铁匠的老婆，可以等一等，等到吃午饭前再送也来得及！

"我和您好象约好了似的，"马里亚克大婶大声说道。"我也凑

巧要上那儿去，把这几个馅饼送给年轻的夫人。真可怜，她现在可怎么办呢！去年圣诞节，比鲍克夫人给我们老爷送来了几串新鲜葡萄，也不知她究竟用什么办法把葡萄一直藏到圣诞节的。我刚打定主意：要'礼尚往来'。我们家实在没有什么希罕的东西，我想就送几个馅饼去吧。俗话说：'礼轻情意重'。”

于是，她俩撩起裙子（因为从各个牲口圈里流出来的粪水融化了地上的积雪，大街上形成了一个臭水洼），朝比鲍克家走去。一路上，沃伊卡老太把事情从头到尾向女伴细说了一遍，在比鲍克家的穿堂里她提醒说：

“我们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又知道些什么呢？”马里亚克大婶惊奇地说。“我和您当然什么也不清楚。我们俩只不过稍微聊了一会儿天——仅此而已。”

她们进了里屋（冬天，比鲍克家只有这个房间生火），展现在面前的确实是值得令人注意的场面：那个面孔陌生的客人端坐在桌子旁，敞开着花哨的上衣，正从粥里把一块块鹅肝拣出来。他吃得津津有味，汗珠从他额头上往下直淌。不速之客那张颧骨高耸的脸庞，流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从嘴角到下面的胡子上，有一条红色汤汁的痕迹，这表明在此之前他吃过一道用番茄汁做调料的菜。年轻的比鲍克兄弟一左一右并排坐在客人身边，头发雪白的老文采·比鲍克坐在对面。老头儿没在吃东西。他两眼盯着盘子，用一只手指敲打铺着桌布的台子。比鲍克夫人吓得半死不活地站在器皿橱旁边擦拭餐具。她脸色苍白，形容憔悴，仿佛刚从坟墓里爬出来。尽管如此，她仍然是一位风韵犹存的美人，虽然人们常说：捆在烂木条上的鲜花凋谢得快。

房间里沉默得令人窒息。大家闷闷不乐地坐着。连那条公狗也忧郁地躺在桌子下面，对鹅骨头无动于衷，碰也不碰。这时两位

客人突然光临，这使女主人更加局促不安。尽管她当时已经羞得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还得接待客人，硬着头皮和她们说话。沃伊卡前来借一把筛子，明天归还，而马里亚克大婶"受副省长的委托"给亲爱的女主人送点小礼物。

"谢谢您了，"女主人表示谢意说。她心不在焉地把马里亚克大婶的点心放进自己的盘子里，不由自主地将盘子立即递上餐桌。

"不值得谢。小意思！夫人，你们家来客人啦？"马里亚克大婶问道。她想以此来引出话题，并笑着用询问的眼光打量了一下陌生人。可是女主人一声不吭，脸部表情却显而易见：两位来访者不受她的欢迎。

马里亚克大婶暗自思忖：碰上了"硬核桃"。但她决心并不就此罢休。她转过脸来对男主人说：

"大人嘱咐我向您转达衷心的敬意。"

老头儿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话，谁也听不清楚。事情突然有了转机，由他出面相助，是马里亚克未曾料及的。来客拿起放在面前的那只彩釉的瓦杯，喝了一口酒，一双红得象充血似的眼睛望着马里亚克大婶，说：

"嘿，我可不愿意处在他眼下的那种地位！"

"您说的是副省长先生吗？"

"是呀，副省长格奥尔格伊。"

"嗬，您得了吧！处在他的地位并不坏呀。"

"要是在平时，当然不坏！可眼下廖切的德国人咬牙切齿，要向他报仇。我刚从廖切来。他们那儿通过了一个决议，所以现在我认为副省长的脑袋一钱不值。"

"我的上帝啊！"女管家大惊失色地说。"他们难道对他生那么大的气？究竟为了什么呢？"

"您竟然不知道元旦打猎时发生的那件事情？"陌生人好奇地

问道。他又啜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推到主人面前，高高兴兴地说：

“父亲，您也喝一点吧，您见鬼啦！听天由命吧。我活着回来，您犯得着这么发愁吗？”

女管家对这几句话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她如获至宝地抓住了新话题，虽然她对前一个话题颇感兴趣。

“我哪能会不知道呢！不过，先生，您刚才说的是……”

“我是说他使他们气得发狂了。”

“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女管家说。她试图让不速之客的表情变得温和些。

“这可不是玩笑，他用枪打死了市长！”

“他反正已经六十四岁了。总不至于活到两百岁吧。”

那位来客哈哈大笑。

“啊呀，亲爱的老大娘，您心肠真好。比上帝还要好，”他说。接着，他又第三次举起了酒杯，而主人始终滴酒未沾。“您太仁慈了，宽恕我们这些罪人吧。”

“噢，先生，我是个地道的基督徒！说实话，我没有时间上教堂，家里要做饭。副省长大人不愿意吃别人做的菜。可是每天晚上临睡之前，我总是熄了灯，脱了衣服，做晚祈祷。先生，我的良心干净得象一只白色的母鸽子。难道我会赞成干坏事吗？倘若我确实有什么罪孽的话，那只有一条，就是：我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老爷送命。假如廖切的德国人要报仇，我可以拿自己的脑袋来代替老爷的脑袋，即便一百次也乐意。这么说，他们真的要报仇？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关于这个，我正打算亲自告诉副省长先生本人，”日格蒙德·比鲍克①（这个人果真是他）说。“下午我要去和他谈谈，有事情找

① 上文中的日加是日格蒙德的爱称。——译者注

他。他下午准备出去吗？”

“我想，老爷在家的。”

马里亚克大婶无法再继续谈下去了，她告辞了，急匆匆地赶回家去；但一出大门，她就开始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那个刚回来的流浪汉比鲍克。她说：

“这个家伙坏透了！瞧他那模样就象个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土匪。有一次，我见到过有名的亚诺希克①。他的长相也比日加好看得多。您瞧，他还叫我‘亲爱的老大娘’，这个昧良心的坏蛋！再说，他岁数比我大得多。唉，可怜的比鲍克夫人！可怜的比鲍克夫人！”

与沃伊卡老太分手后，格奥尔格伊家的女管家飞快地往家里跑，她想尽快向自己的老爷报告这桩奇闻和日加·比鲍克从廖切市带来的坏消息。然而女管家的坏消息来迟了一步：就在她上比鲍克家去的那会儿工夫，焦尔季·格奥尔格伊骑着快马来到了城堡，一五一十地把昨天夜里廖切发生的种种情况告诉了叔叔，并传达了嗜血如命的市议院作出的各项决议。

副省长坐着静听，他脸色苍白，眼神乃至整个容貌显得无精打采，疲惫不堪。但格奥尔格伊听完了侄子的叙述，神色变得有点活跃了。

“小兄弟，你是怎么认为的，他们当真要我的性命吗？”他泰然自若地问道。

“这个我倒说不准……他们未必敢贸然地向谢佩什省的副省

---

① 亚诺希克（1680—1713）是传奇式的斯洛伐克匪首，后来成了匈牙利北部地区民间创作中颇受欢迎的英雄人物。但作者米克沙特记错了年代，所以马里亚克大婶在这方面犯了一个小小的时代错误；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期（约1700年），亚诺希克尚未成为土匪，一七一一年之后才落草为寇。——俄译者注

长动手。不过，我劝您别到廖切去……萨克森人一般不轻易冒火，但要是惹急了，发起疯来，可得小心对待！”

“你说的看来有道理，”副省长表示同意。“我决不能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脑袋往狼嘴里塞，不，不。除非我本人首先神经错乱了。那还是让市民先生们去发疯吧。”

“亲爱的叔叔，您最好马上到哪儿去呆上一年半载。就住到我们托波尔茨来。廖切人大概会平静下来的，那时候他们的火气也会消了。”

“逃跑吗？不，我决不会这么干的。第一，我不能对自己的庄园撒手不管。我不在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偷光，吃光。第二，你别忘了，我是格奥尔格伊。”

“您留在这里不害怕吗？”

“这个我没法肯定。我不撒谎，心里是害怕的！但怕的不是廖切市。格奥尔格奥城堡的墙壁是够结实的，如果我再训练一下自己的农奴，找几个强壮的雇佣兵来为我保镖，那我完全有力量自卫，不怕任何人来攻打。我怕的是……”

“皇帝吗？”

“不是。我怕刽子手！藏在我胸中的那个刽子手——他从该隐①时代起就惩罚每一个犯下我这类罪行的人。从昨天起我就处在他的支配之下，总感到他举起斧头，要向我砍来。打从那一时刻起，我茶饭不思，坐立不安，夜不成眠。他让我留在这个世界上要我去做的那点事情，并无多大价值了。”

“叔叔，您太悲观。”

“我听天由命，”副省长温顺地回答说。“我明白：由于我的火

---

① 该隐：《圣经》故事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据《创世记》载，该隐因嫉妒而将其弟亚伯杀死。西方文学常以此比喻骨肉相残。——译者注

暴性子，等待我的只能是这样的结局。我千方百计想改过来，可是你看，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帕尔·格奥尔格伊从昨天起一直心情压抑：派往廖切去的那个随从带回了市长的死讯，副省长听了，痛苦万分，神思恍惚。家里的墙壁突然响起了种种神秘的声音，不断地呼喊他的名字。四周的屋角里似乎处处呈现死去的克拉姆列尔的幻影。夜里，他一合上眼，去世的市长就出现在面前，坐在他床边。副省长只得起床，穿好衣服，把周围的蜡烛都点亮，在屋里来回踱步直至深夜，苦苦地思索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天未破晓，他就坐到桌边，提笔写起信来：一封写给维也纳的皇帝宫廷枢密卡洛伊·杰热菲，另一封写给佩斯的米哈伊·尤斯特。他在信中叙述了他如何与廖切市长产生芥蒂、相互仇恨的经过，描写了事件的悲惨结局，并请求他的这两位高贵的庇护者和老乡将该事代为呈报(前者户奏皇帝，后者上书总督)，但要为他开脱转圜，别把他的过失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倘若我没有这个失去母亲的女儿，我也就不怕罪有应得地死去了，”他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可是，我眼下不得不请求阁下为我从中斡旋。我面对着天国的主宰，我们的上帝引咎自责，也就够了，所以请求尘世间的政权——皇帝陛下和总督殿下——别再增加我已经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我今后对他们也许还能稍尽绵薄之力——须知，当今是何等样的时代。

“又及：克拉姆列尔市长并非贵族。”

普列斯顿一清早就带着两封信上路了，格奥尔格伊这才稍稍安下心来。他指望通过这种办法至少能在法律方面把事情安排妥当。但是，他没有料到廖切市竟如此迅速地对事件作出反应。

“让他们去找那些胆小怕事之辈的岔子吧。他们可吓唬不了我！”他这样想，因为他深信市自治局大不了发动一场言词尖刻的攻击，或者充其量，派一个代表团去见省长；其结果必然是：经过旷

日持久的争吵之后，他，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在省贵族会议上公开表示歉意（应该迁就一下这些傲慢自大的小市民），捐款一百福林，资助市医院或其他慈善事业，以满足市民贪得无厌的欲望。这些措施通常能使市民的委屈情绪和满腔怒火烟消云散。

然而，市政当局却决定，在为克拉姆列尔市长被杀一事报仇雪耻之前，不准脱去丧服，不准将他那只经过防腐处理的手臂埋葬入土，这使格奥尔格伊深感意外。这种"黑色的魔法"对他也起了作用。神秘感具有无可比拟的力量。格奥尔格伊当然没对久里说他已经受到廖切人的严重威胁，但显而易见，他们使他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副省长背着双手在屋里来回踱步：刚毅的眼睛火一般地越来越明亮。突如其来的新危险并未使他抑郁不欢，反而令他精神振奋，心灵获得了养料：现在需要周密地考虑一下如何进行自卫，防御敌人可能的袭击。想到这里，他感到心情略微平静了一点。与其和死人的幽灵打交道，倒不如与活着的萨克森人厮杀！

"他们的具体计划如何，你知道吗？"

"帕尔叔叔，我不清楚。萨克森人善于守口如瓶。他们再健谈，也不会对我们省里的人谈论他们的打算。我们这些省参议会的贵族，只了解市民们认为需要让我们知道的那一点情况。"

"能打听到一些细节就好了！ 你和格罗德科夫斯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这是个我信得过的人，而且他正在向帕尔法尔维的老婆大献殷勤。喂，你怎么打哆嗦？'你也是布鲁图①？'是吗？"

"您说到哪儿去了，帕尔叔叔！"

"你脸红了，骗子手！不过，我相信你。那就这样，你以我的名义转告格罗德科夫斯基，如果他能通过自己的情妇把那里的情况

① 布鲁图（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家，曾任总督和城市法官等职。内战期间追随庞培反对恺撒。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十五日与卡西乌等刺杀独裁者恺撒，旨在恢复共和政体。此处系指内奸、刺客。——译者注

探听得一清二楚，我将提升他为警察局长。帕尔法尔维怕老婆，她肯定有办法从丈夫嘴里把市议院的种种机密，即使最重要的机密统统掏出来。况且，帕尔法尔维本人又是个多嘴多舌的家伙。格罗德科夫斯基一旦打听到什么动静，让他立即派信差骑马日夜前来向我报告。”

“那还用说！”

“好吧，你现在去见见马里亚克大婶。她见到你在这里，大概会给你做几个你喜欢吃的菜！”

书房里就剩下了格奥尔格伊一个人，他逐一回忆了事情的全过程，考虑应该采取的对策。他认为，廖切人很可能进攻格奥尔格奥城堡，放火焚烧，把城堡化为灰烬，将主人从里面逼出来。市政当局拥有自己的炮队和一批训练有素、善于使用武器的正规警卫部队。他们说不定夜间来一个突然袭击！

正当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久里回来了。

“您瞧，帕尔叔叔！这里有人比我更了解廖切城里的情况。”

“人在哪儿？是谁？”副省长迫不及待地大声问道。

“马里亚克大婶刚才和那个从廖切来的人说过话。”

“说真的，她不是女人，是个宝贝啊！”格奥尔格伊说。“马上去把她叫来。”

“我已经对她说了，她眼下没空，在厨房里揉什么东西，而且她今天煮汤用的调料老是搞不好。”

“让她的那些调料统统见鬼去吧！”

过了一会儿，女管家还是来了，她告诉格奥尔格伊，日格蒙德·比鲍克回家来了，迄今为止，村里人都以为他死了。比鲍克昨天在廖切过夜，听到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

“他说：‘现在我认为大人的脑袋一钱不值。’总之，比鲍克下午会自己来向您报告他的所见所闻。老爷，您还得亲自跟他打交道

呢！”女管家最后说。“我可不知道您将如何处置这一家子。要把一个老婆分给两个丈夫，而且他们之间又是父子关系。大人，我想不起来您有没有审理过这种案子。”

“我从小就认识这个日加·比鲍克，”副省长说。“那时候他已经是个能干机伶的小伙子。他纠集了一批无赖组成雇佣军，今天为特克利打仗，明天为皇帝效劳——谁给的钱多，就为谁卖命。奇怪的是，过了这么多年，他还会回来（“不过，来得正是时候！”格奥尔格伊心里想。“我眼下正需要象他这样的人！”）。他模样怎么样？还有力气吗？”

“健壮得象头牛。满脸都是一条一条的伤疤。这个无赖说不定还上过绞架呢。”

“您派一个随从到他那儿去。吩咐日加吃过饭马上到我这儿来。您也准备开饭吧。”

饭菜很快就做好了。这一次只有格奥尔格伊叔侄二人同桌用餐：其他的审判官员都安排在大餐室里用膳。格奥尔格伊坐在侄子对面，桌上放着一小瓶使他消愁解闷的托考伊葡萄酒，他显得很高兴。他无话不说，除了“那件事情”，仿佛已经把它忘了；例如，他谈到他打算去奥什姜过复活节，探望自己的女儿罗扎莉娅。

“她现在完全是个大姑娘了！给我写的信多有意思！吃完饭，我念一封信给你听听。”帕尔·格奥尔格伊不作声了，似乎在回忆信中的内容，但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忧郁了，他问久里：

“你对‘那件事情’给我出点什么主意呀？”

“哪件事情？”

“嗨，就是那件鬼事情……杀人。”

久里笑了笑说：

“上帝啊！轮得上我来给全省最聪明的人出主意吗？”

“小兄弟，对别人的不幸我可以两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但对

自己的灾难——不知道！喂，你说怎么办？”

“帕尔叔叔，无论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事情，我都只会两手一摊。”

“没关系，反正只要你说说，假如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怎么办？”

“非得说吗？”

“是的，我请求你。”

“如果处在您的地位，我首先要辞掉副省长的职务。”

帕尔·格奥尔格伊不安地动弹了一下身子。

“嗯，看来你说得对，但这个‘对’的涵义大概是，你最好还是两手一摊，别再出主意！在这种利箭可能已经对准你胸膛的时刻，有哪个傻瓜会同意脱掉自己身上的铠甲？”

年轻的焦尔季·格奥尔格伊气得满脸绯红，他被叔父尖刻的嘲笑激怒了。

“我是这样看的，”他辩解说，“副省长这个职位不是铠甲，而是一件华丽的法衣，再说，就实质而言，这件衣服并不属于穿的人所有，它属于给他穿的那些人，他们把法衣给他，让他穿三年，漂亮一番。可现在大难临头，一支支瞄准目标的利箭眼看就要把这件豪华的、暂时穿一下的衣服射得千疮百孔，那何不及早把它脱掉呢？”

帕尔·格奥尔格伊手里的叉子掉了下来。侄子的这番议论使他震惊。他是个感情极易冲动的人，因此他一把抓住那个青年的手说：

“你是个光明正大的人！你的想法也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青年所应该这样想的！我被你说服了！我决定：立即呈请辞职。”

格奥尔格伊突然心血来潮，没等吃完饭就心急如焚地来到大餐室里，那里一些审判官员和六名年轻的实习员——游手好闲的贵族少爷——正在边用膳边高谈阔论。坐在桌子远端的那位中年司书穆基·莫尔顿在给大家斟酒。

副省长难得和这些愉快的同僚们同桌用餐。他通常总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独自吃饭。

格奥尔格伊走进餐室，吩咐官员们：三天之后在格奥尔格奥召开省贵族会议，派三名特急信使把请帖分送全省各地。接着，格奥尔格伊轻轻推了推老司书的肩膀，对他说：

"莫尔顿，我有点事情想和您商量一下。"

"明白了，大人。"

"请到我书房里来。"

老司书脸色灰白，急忙站起身来。副省长从未和他"商量"过什么事情，这可是开天辟地第一遭。

"不是现在！等您吃完饭！"

老穆基·莫尔顿很有才干，然而他似乎命中注定只能在谢佩什的历届副省长手下当一辈子司书。他那个大得出奇的脑袋里蕴藏着超人的智慧，远胜于罗日尼奥市主教会议全体成员智慧的总和，更何况当时的行政管理科学的主要基础是善于写得一手好字。莫尔顿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这往往令人惊叹不已；此外，他忠实可靠，不酗酒，不玩牌，但他的一个特长却影响了他官职的晋升——他本人并未领悟到这个障碍的存在，否则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排除了。莫尔顿的特长是书法清秀隽丽，这一点使他遐迩闻名。人们甚至传说，皇帝委派的总督每次收到谢佩什省呈递的书面"悔过书"或报告，总是爱不释手，长期放在身边，拿给大家欣赏：他说，即使在类似书法这样的雕虫小技方面，人类的手也能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穆基·莫尔顿书写的字母仿佛具有生命，它们在美丽而结实的提俄斯约尔①纸上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总而言之，这位擅长书法的司书是谢佩什省副省长不可缺少的人物。现在确实已经

① 匈牙利的村镇，一九四九年并入密斯科尔兹市。——译者注

举世闻名：在匈牙利，谢佩什省副省长签署的文件誊写得最漂亮，就如同在世界上，里马索姆巴特制造的扁瓶首屈一指，卡沙的大教堂美丽绝伦，维也纳圣斯蒂芬教堂钟楼的高度雄踞第一，密什科尔次①出产的火腿味道最佳。正因为如此，谢佩什省怎么能离得开莫尔顿呢？于是，他命中注定只能当司书，直至寿终正寝，尽管就其才华而言，完全可以出任高级文官！话又得说回来，愿意当高级文官的历来就不乏其人，比比皆是，然而在整个匈牙利想找一个堪与匹敌的书法大师，谈何容易。每个人都这样想："我确实无法想象，倘若莫尔顿司书往后手腕发抖，不能写字，那怎么办？"

莫尔顿吃完饭，把嘴一抹，就胆颤心惊地去敲副省长的书房门了。帕尔·格奥尔格伊曾经在省参议会当过一名普通司书，从那时候起就与他用"你"相称，如今，在两人单独相处时（在这种场合不会损害副省长的威信），他仍然用"你"称呼这个老头儿。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日格蒙德·比鲍克的人吗？"格奥尔格伊问莫尔顿。

"怎么会没听说过呢！"司书高声说道。"他是本地格奥尔格奥村的贵族，老文采·比鲍克的儿子。"

"他出什么事了？"

"在特克利大公反对土耳其人的一次决战中被打死了。"

"你了解得确切吗？"

"不太确切，因为当时我并未到过死者现场。但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办公室曾经给他老婆发过一封回信，她向我们打听自己的丈夫——那是在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大人担任副省长的时候。"

"真有这样的事吗！可是，你现在还记不记得他老婆是怎样一

① 匈牙利的城市。——译者注

个人?”

“怎么会不记得呢?给这个女人的回信是我亲自誊清的。她是克拉科夫人。叫什么名字来着?噢,对!想起来了!凡达·亚先斯卡娅。”

“唉,假如我们现在能找到这份文件,那该多好!”

“文件想必还在省档案库里。我记得很清楚,咨询函是克拉科夫的市长发来的。他盖的印戳至今仿佛仍然在我眼面前。”

“时间很长了吧?”

“大约十六七年前,也许更早些。当时我在托波尔茨的副省长手下任职,我们把咨询函从那儿转给了这里的县警察局长,他简简单单地答复我们说,日格蒙德·比鲍克死了,他老婆也改嫁了。”

“嗯,很可能我当时就是这儿的县警察局长。”

“仿佛记得,我当时感到很奇怪,”老司书继续说,“这个女人既然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她干吗还要寻找他呢?或者说,她本人既然改嫁他人了,那她怎么会不知道她原来的丈夫已经死了呢?因此,我对这件事情记得很牢。”

“你从来没向我提起过这件事吗?”副省长问。

“说过一次。那时候我刚到这里,才认识日格蒙德·比鲍克的前妻。我向您提过这个问题。”

“看来,正因为如此,我脑子里才会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似乎听你说起过日格蒙德·比鲍克那个坏蛋。既然情况是这样,那么……”

“那么我们碰到的是一桩普通的男人重婚案,”莫尔顿代替副省长把话说完。“这一点我当时一下子就明白了。可是,审理一件关于死人的诉讼案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们立即答复克拉科夫的市长说,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但我们回答错了。我听说日格蒙德·比鲍克还活着。”

"还活着？这不可能！"

"不仅活着，他今天亲自光临我们村了。不但如此，假如我得到的消息可靠的话，他眼下已经在这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名仆人跑进书房来禀报说，文采·比鲍克和妻子前来求见。

"两个人吗？"

"不，还有一个人和他们一起来的。"

"我大概该走了吧？"司书问格奥尔格伊。

"等一等。莫尔顿，我想提醒你一点：既然迄今没有谈起过比鲍克的重婚案，那以后也不能对别人说。我指望他给我办点事情。你在参议会分发完邀请书之后，到廖切去一趟，把档案库里那封克拉科夫的来信给我找来，假如那儿仍然保存着的话。"

莫尔顿走了。穿堂里传来一阵咳嗽声，接着是怯生生的叩门声。随着格奥尔格伊大声问话："谁呀？请进来，"白发苍苍的比鲍克那双颤抖的脚迈进了门坎，他足登深灰色的毡靴，身穿羊皮大衣，细长而密布皱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白、绿三色相间的针织围巾。跟在他后面的是那位有两个丈夫的女人，她连头带脖子都裹在一条红色条纹的披肩里，只露出眼睛和鼻子尖，手里拿着一块很薄的手帕，一会儿捂住鼻子，一会儿按住眼睛。走在最后面的是日格蒙德，他仍然穿着进村时那身奇形怪状的衣服，只不过把马刀留在家里了。日格蒙德·比鲍克走路时神态自若，俨然以这间书房里的常客自居。书房布置得富丽堂皇，四周悬挂着一幅幅古老的图画，他似乎对这类内室并不少见多怪。小比鲍克走到格奥尔格伊坐的书桌边，高傲地向前跨了一步，朝副省长伸出手去，自我介绍说：

"Ego sum Sigismundus Bibok."①

---

① 拉丁语，我是西基兹蒙德·比鲍克。——俄译者注

唉，副省长此刻双手都没闲着：他的一只胳膊撑在桌上，手掌托着脑袋，另一只手拿着烟斗，烟斗上挂着一个很长的烟袋。

冷冰冰的接待使日加·比鲍克感到有点尴尬。他默不作声地凝视着副省长。格奥尔格伊那硕大无朋的脑袋和严肃而冷淡的脸部表情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是权力的活化身。

文采·比鲍克站在那儿，双膝微微颤抖，副省长发现后就对他说：

"比鲍克大叔，您请坐。夫人，您也坐下！"这同时又意味着：让小比鲍克先生站一会儿。

老头儿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跌坐在圈椅里。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受的沉默。副省长不动声色地坐着，看看这个人，又瞧瞧那个人。

"你们找我有何贵干？"他终于开口了。

日格蒙德·比鲍克听到副省长问话，一仰头就想用拉丁语（这是符合贵族的体面的）陈述自己的申诉。但格奥尔格伊立即制止了他：

"先生，磨坊里总是首先把老人们的小麦磨成面粉。文采·比鲍克先生，您先谈谈找我有什么事。"

老人养足了力气，整了整那件穿得不太合适的大衣，用衣袖擦干了嘴唇，准备用他那悲哀而微弱得犹如胡蜂嗡嗡叫的嗓音，象他儿子那样用拉丁语叙说，他这艘过着宁静生活的大船在驶近自己最后一个港湾的时刻遭到了多么突然而可怕的打击。

"出什么事了？"副省长问。

"是的，我儿子回来了，"老人痛苦地呻吟道。"我原以为儿子已经死了。大人，您也知道，听到日加的死讯后，我当着上帝和乡亲们的面娶了他的老婆，成为合法夫妻，她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为乡里做了好事，为贵族增了光。"

"嗯，很糟糕！"副省长低声说。"可是，事情也涉及到您的夫人，比鲍克先生，你干吗不说匈牙利话呢？请您首先回答一个问题：这件事情您为什么要来找我？"

"大人，因为我们想求您给我们作主，"老比鲍克口齿含糊地用匈牙利语说，他交叉着双手，一副哀求的模样。

"副省长先生，因为我们知道，"小比鲍克用甜美的嗓音插话说，"您博学多才，明察秋毫。"

"在您分清谁对谁错之前，我们没法住在一起，"老文采抚摩着蓬乱而雪白的头发继续往下说，他已经完全改用匈牙利语，而且文绉绉的语句变得通俗了。

副省长突然觉得这个全身颤抖、脸色灰暗、神情绝望的老人很可怜，所以决定给他指出一条小小的出路，使之摆脱困境。

"您说，这个人是您的儿子？"他用头点了点日格蒙德·比鲍克，问道。"他真的是您的儿子吗？您再仔细瞧瞧。"

"我能不承认自己的亲骨肉吗？"老人回答说。

"夫人，这是您的第一位丈夫吗？"副省长问那个女人。"您认清楚是他吗？"

"是他，"女人回答说，她低垂双眼，声音压抑而嘶哑。帕尔·格奥尔格伊深表不满地揪住自己的一根小胡子，转身对日格蒙德·比鲍克说：

"这些年来您究竟在哪儿？为什么始终没给家里捎个信来说明您还活着？"

这几句话对小比鲍克说来正中下怀，他正渴望有机会进入那五彩缤纷的回忆王国，回忆那已经消逝的岁月、冒险的猎奇、深刻的感受和英雄的业绩，讲述他在特克利麾下作战时如何在埃拜尔耶什决战中为祖国英勇献身。格奥尔格奥村的贵族中有不少人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亡；和他一起作战的有弗里茨·瓦拉伊、卡洛伊·

费赫尔和法尔卡什法尔瓦的加博尔·切米茨基。他们返回故乡后都说他死了，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确实差一点儿和别的死尸一起被埋葬掉。幸亏那个奉命打扫战场、处理尸体的奥地利人看中了日格蒙德的靴子（廖切的鞋匠米库奇基的杰作），没有立即将“尸体”捎上手推车，运往阵亡将士公墓，而是动手去扯死者脚上的那双靴子。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日加发出了呻吟声，几名掘墓人这才发现他还活着。就这样，比鲍克被送进了一家奥地利小医院，出院后不得不参加了洛邦茨的部队，在那里干了几年，直到后来有一次乘机逃亡到了波兰。那时候正值特克利卷土重来，率领军队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爆发了新的战争；日格蒙德闻讯后纠集了一批波兰贵族和健壮的年轻农奴组织成一支队伍，历尽艰辛，辗转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可是比鲍克命蹇时乖，他没有见到库鲁茨，却再一次落到了盖斯捷尔的手中，在奥利缪茨城堡的囚室里坐了几年牢，那里他没法给家乡捎信，也许只有长翅膀的飞鸟才能捎信去，即使这个办法能行，那也得等那些在监狱里乱窜的老鼠能变成飞鸟，飞出牢房里的铁栅栏，获得自由，振翅翱翔，飞往格奥尔格奥。

小比鲍克讲得烦琐冗长，尽量穿插一些离题的议论和感受；副省长心不在焉地听着，因为他了解这类讲述难免夹杂不少杜撰的谎话。格奥尔格伊在凝神思考问题的实质。日加终于说完了自己的curriculum vitae①。副省长把烟斗搁在书桌上，和颜悦色地低声对三个迫不及待地等他作出答复的来访者说：

“事情本身非常简单。从日格蒙德·比鲍克先生说的情况来看，我没有发现你们的行为有什么应该受到惩罚的：你们的行动都出自善良的动机，也就是说，你们都是无罪的。”

“话是这么说，”比鲍克“上尉”反驳道，“可是我父亲想请您裁

① 拉丁语，履历，生平。——俄译者注

决，她现在究竟算是谁的妻子？我们大家都请求您作主。”

副省长摇摇头说：

“不，我可没资格判断你们这件事！缔结婚姻是天国的事情，而我只是个凡世的俗人。我在谢佩什省当副省长，可我在天国什么也不是。上帝的仆人也许会同意给你们作出什么别的安排？假如他们这样做的话，那也是另有原因的。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得很明确：谁先和这个女人结婚，她就是谁的妻子。”

“嗨，我说得对吧？”日加·比鲍克踌躇满志地大声说。

老比鲍克潸然泪下。

“好儿子，别夺去我的茹扎！你已经和她生疏了，”他悲伤地啜泣着说。“茹扎，别离开我，别扔下我不管。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啊，大人，求您发发善心吧，别让儿子夺走我的茹扎。我愿意把我的一切都拿出来作为交换。大人，我给您下跪了，看在我这满头白发、孤苦伶仃、年老体衰的份上，求您可怜可怜我吧，您要考虑到比鲍克家世世代代都是格奥尔格伊家族的忠诚藩属！”老人绞弄着双手边哭边说。“天啊，我还能上哪儿去申诉呀？”

副省长对老比鲍克的痛苦深表同情。

“先生，您不要伤心，可是您得明白：法律毕竟是法律！”

“唉，这究竟算什么法律，”老头儿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你们这些当今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居然把正义女神变成瞎了眼的怪物！你们的法律说这个女人应该属于我儿子，尽管他俩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神甫写在教堂登记册上的那几行字，而茹扎和我生了两个儿子，她这辈子始终和我生活在一起！如果她留在我身边，我的儿子当然就失去了妻子，可他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很容易再找一个老婆。倘若把她判给他，那不但我没有妻子，连我的孩子也失去了母亲！再说，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是个快入土的人。我死之后，茹扎反正会属于他的。这就是说，他还有希望，而我连一点

指望都没有！”

“是呀，父亲，可是我也爱自己的老婆，”日加厚颜无耻地反驳说。“我的心也不是石头做的。我是个孝顺儿子，可是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急得快发疯了！”

“你从小就是个温顺的孩子，”老比鲍克说，他象小孩子那样嚎啕大哭起来。“日古什卡①，我亲爱的大儿子，你拿走我的什么都行，只要把茹扎留给我！”

而那位为之而进行激烈争夺的惹人喜爱的女人，却半死不活地站在副省长的书房里，全身颤抖得象一张孤零零的白杨树叶，眼睛望着地板上反射出来的太阳光斑。

“您大概能够和睦地解决你们之间的争论吧？”副省长说。“但是，这句话我并不是以副省长的身份，而是以普通人帕尔·格奥尔格伊的身份对您说的。完全没有必要把一切都向神甫们和盘托出。您的情况异乎寻常，因此不能用普通的尺度来衡量。您认为应当怎样过日子，就怎样过日子。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夫人，现在一切由您来决定。我还没有听您开口说过话呢。您说吧，我们听着！”

女人那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红晕，她用披肩把自己的脸裹得比刚才更严实了。

“大人，您下命令，”她嗫嚅地说，“把我拖到院子里，砍了我的脑袋吧。这样我会更好受些。两个比鲍克不就都成了没有老婆的人了。”

“婆娘的蠢话！”格奥尔格伊生气地说。“您还是真心诚意地说说，假如法律允许的话，您愿意选择谁作自己的丈夫？说呀，您为什么不吱声？”

那个女人仍然犹豫不决地抬头望着副省长，眼光象火一般炽

① 日格蒙德的爱称。——译者注

热，她低声说：

“我不敢说！”

“原来如此？看来，您说得对。您跟我到隔壁房间去，对我说实话，象忏悔那样开诚布公……”

格奥尔格伊把比鲍克夫人带到了隔壁那间屋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吐露了真情：

“我和我现在那个丈夫过惯了，我们都上了年纪，再说，倘若回到第一个丈夫身边，那在儿子们面前我多丢脸呀……”

尽管比鲍克夫人的决定很合副省长的胃口，但他仍然不能掩饰自己惊奇的心情，说：

“我简直无法相信。就是说，他老人家还能？……”

但是，女人愤怒地挥舞着一只手臂，仿佛想把副省长话里透露出来的肮脏念头赶走。

“我再也不想做女人了！”她满脸通红地大声说，此刻，两颊上出现的红晕使她恢复了平素的艳丽。“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和我孩子们的父亲呆在一起。”

格奥尔格伊心潮翻腾，似乎流过一股暖流——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妇女的形象竟然如此高尚而圣洁。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

“好吧。我试试把一切调解好，”他用异常温和的口吻鼓励比鲍克夫人。接着，他又让她到书房去把两个比鲍克都唤来。

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具有非凡的以理服人的天才，善于简明扼要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又享有盛名，被认为全省的睿智、“最清醒的头脑”，大家都对他无比信任。而信任和信念起的作用要比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大得多。

“我亲爱的老乡们！”格奥尔格伊语气亲切地说。“既然你们已经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那我给你们提一个忠告：请你们别哭哭啼啼，家丑也不要外扬。大家听天由命吧。看来，你们命中注定要如

此这般的，和命运抗争是白费力气，因为它的拳头非常坚实。比鲍克夫人刚才向我承认说，她想得到安宁，很愿意和她现在的丈夫继续生活下去。因此，请你们就在这儿立即商定好。过一会儿，我还要和您，比鲍克上尉，单独谈点事儿。”

比鲍克“上尉”沉痛地叹了口气，两眼望着天空。

“要知道，我多么爱这个女人！”

“可是她想和我在一起，你听清楚了吗？”老头儿用孩子般爱夸耀的口吻大声问道，眼睛里闪烁着欢乐的光芒。

“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合法妻子，”“上尉”捶捶胸部争辩说。

“嘿，情况未必完全如此，”格奥尔格伊出面干涉说。“如果比鲍克夫人认为有必要，可以对您提出离婚诉讼。假如她有正当理由，看来能打赢这场官司。要知道，连您本人也无法肯定您在被释放期间是住在修道院里的。例如，比鲍克夫人可以证实您从俘虏营逃亡到里沃夫或克拉科夫之后，在那儿又有了……”说到这儿，副省长用狡黠而诡秘的眼光凝视着小比鲍克。

日加不禁打了个寒噤，语气变得异常友好地说：

“让父亲自己说吧，他打算怎么办。”

“我早已讲过了，孩子：我想让茹扎留在我身边。”

“可我是为了她才回家的！”小比鲍克伤心地喊道。

“亲爱的儿子，上帝会赐福给你的，因为你没有夺去你可怜的父亲生活中唯一的支柱，”老头儿故作温存地回答说。

“上帝赐福，上帝赐福！爸爸，您说得好轻巧！甜言蜜语可填不饱肚子。您瞧我这副模样！囊空如洗，衣衫褴褛。”

“那你说，究竟想怎么样？”

“我认为，既然您一心要茹扎，但愿上帝保佑您吧，假如您和她能搬到小屋里去住，我就不反对！”

老头儿顿时情绪变坏了，他转身责备儿子说：

“唤，日加，日加，你怎么着，想用萨克森人的老风俗来对待我吗？”

谢佩什省的萨克森人有一个惯例，他们在自己的庄园里建造两幢房子。主人上了年纪，往往把经营的产业或手艺交给儿子掌管，自己则住进小屋去。显而易见，日加正是就此而言的。他想取代父亲的主人地位，让他搬进花园里的小屋去居住。这幢房子是他们的祖父加博尔·比鲍克当时为自己的情妇、火红色头发的美人阿格涅什·卡达尔建造的。祖父是个爱沾花惹草的快活人，他在比鲍克家族的全盛时期担任县警察局长助理。漂亮的卡达尔每年夏天从廖切到他这儿来避暑。

文采·比鲍克对儿子的建议深为不满。老头儿火冒三丈，他们差一点儿吵起来，幸亏副省长劝住了双方，让他们谈条件。他说：

“比鲍克大叔，您也不应该提出非份的要求。松软的面包，火热的炉子——这是您眼下所能考虑的东西。再说，您别忘了您得到的好处。我知道住在大房子里要比住小屋舒服得多，可是，既然您儿子同意作出让步，那么您就不能太贪心。您把庄园给他，要求他用实物和现金供养您和您的另外两个儿子。您过世之后，日加先生再和自己的弟弟平分财产。”

文采·比鲍克抓了抓后脑勺。

“大人，可不能这样，我是主人，结果却一无所有。我们无法过这种生活。”

日加·比鲍克得意洋洋地微笑。

“您将成为茹扎的丈夫！难道还不够吗？”

“这当然不错。我爱她，没有她就没法活，可毕竟……”

“难道我就没为她付出任何代价吗？”“上尉”冷冷地插嘴说。“好吧，算了！”他耸了耸肩说，并装出一副要朝门口走去的样子。

"我可怜的茹扎，我看得出来，大家都很喜欢你！不，我可不让你留在这里！要把你带走。世界挺大，何处不能容身，我们到别的地方也能生活。"

老头儿一阵心酸，眼泪又夺眶而出，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这么说，达不成协议了？"副省长不耐烦了，他直截了当地问道。"那好，你们可以走了。"

出于无奈，老比鲍克只得屈服了。他伸出一只手去，对儿子说：

"上帝保佑你，日加，你就做主人吧！"

父子俩商量定当之后，回副省长的书房去了，茹扎正在那儿心乱如麻地等着他们。她见到自己的两个丈夫回来了，就不断地窥视他们的神色。父子两人都显得很快活。日加戏谑地用骑士方式向自己昔日的妻子脱帽鞠了一躬，说：

"我们谈妥了，亲爱的妈妈！"

这句话使茹扎明白她将属于谁了。但她很想了解商定的具体条件，可是副省长却吩咐说：

"年轻的夫人，您现在可以回家了。您一切都如愿以偿了。不过我们还要写成书面协议。"

乘官员们写协议书的时候，副省长向比鲍克上尉详细询问了廖切城里的情况。他得知努斯特科尔勃议员用市长的血围了格奥尔格伊的一块土地，准备依据"萨克森人的特权"打官司，将这块土地作为"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划归廖切市。

"我得向他们让步，"副省长暗自思忖。

日加看来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他甚至说明努斯特科尔勃是根据国王的哪一条圣谕提出要求的。他解释说，昨天市议院举行会议时他自始至终呆在走廊里旁听，尽量把所见所闻都记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场纠纷可能导致事态扩大的症结所在。日加·

比鲍克总是有幸成为现场的目击者：例如今天他回家的时候路过格奥尔格伊的土地，正赶上廖切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莅临那儿给“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树立界标。比鲍克一五一十地把努斯特科尔勃在会上说过的话讲给格奥尔格伊听，这个小丑如何卑劣地想侵占别人的土地，三位萨克森先生怎样拖着受伤的市长在田野里奔跑，从他的伤口里往外挤血，直到这个可怜虫一命呜呼。

“倘若他们不折腾，市长也许不会死吧？”副省长如释重负地高声问道。

“很可能不死，”比鲍克回答说。“市议院开始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被努斯特科尔勃说服了。这个努斯特科尔勃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善于巧妙地煽动市民们的欲望。”

副省长的脸色变得和蔼可亲了，他几乎用令人愉快的口吻请比鲍克就座。

“上尉，您请坐，请抽烟。您大概抽烟斗吧？您坦率地说，据您看情况究竟如何？您是位饱经世故的人，深明事理，对人们的想法了如指掌。”

厚颜无耻的比鲍克“上尉”根本不需要别人再一次邀请：他从托盘里抽出一支烟斗和长长的烟袋，用火石点燃了火绒，坐进圈椅里，叉开双腿，边吸边抖动烟斗，直到把受了潮的烟丝点着，这才开口说话。

“真怪！”他终于一本正经地说，嘴里唾沫四溅。“摇晃公鸡，它会睡着的，可摇晃木炭上的阴火反倒越摇越旺。”

“我没问您这个！”副省长不耐烦地说，他对客人那副放肆的样子感到厌恶。

“大人，我说的正是这个。说实话，我也无法判断：廖切的萨克森人只是性格象公鸡般好斗呢，还是真的想玩火，真刀真枪地干？”

“是的，是的，说得对，”副省长嘟哝说，他不无惊奇地瞥了对方

一眼。

“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假如廖切人光是挑衅，那就置之不理，不去触动他们；如果他们真的要干，那只能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常言说，‘要和平，就得备战’；否则，在廖切这个事件中一切将被颠倒过来了。”

“上尉！我看您这个人相当聪明！”

比鲍克眯起了左眼，由于脸部神经受过伤，他的左眼比右眼小得多，而且眼睛的颜色也不一样。

“我稍微懂点常识，”日加谦逊地耸耸肩膀说，他朝空中吐出一大口烟雾，这团浓烟仿佛是从神甫家的烟囱里冒出来的。

“我正想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是真干。情况很危急。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今后谁当廖切市的新市长。应该尽量设法让一个稀里糊涂的老好人坐上这把腾出来的交椅。”

“嗯，这个主意挺不错，”副省长止不住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饶有兴趣地在倾听这个返回家园的冒险家发表高见。

“假如选举戈斯诺维特采尔当市长，大人，那您得做好拼个你死我活的准备：这个家伙满脸杀气，是条嗜血如命的走狗。倘若努斯特科尔勃当选，您要明白：他贪婪，狡猾，精力充沛，他不会用公开的办法把您搞掉，而是收买刺客或唆使别人下毒药——这对廖切来说，代价小，风险少。最好让莫斯擒利当市长，因为他温和，稳健，有头脑，愿意让步……”

副省长陷入了沉思之中。也许应该通过省长恰基伯爵或省的司库来对选举施加影响。可是他嘴里却在问：

“您是否认为他们将使用军队攻打格奥尔格奥？您有什么风闻吗！”

比鲍克“上尉”耸了耸肩膀。

“没听说有什么动静，不过，这很有可能：他们怒气冲天，象发狂似的。”

“上尉，您知道我在想什么？”

“大人，您说出来我就明白了。”

“我身边有一些武器，还有不少身体强壮的农奴。为了以防万一，我决定加强这里的防守力量，哪怕是暂时的也好，反正要等到这个事件有个了结。我听说您回来了，马上就想到了您。我想招募二、三十名逃兵和无事可做的贵族——这样的人周围有的是——组成一支雇佣部队，让他们宣誓入队之后在您的指挥下到我这儿来服役，您同意吗？冬季，您可以对我的那些农奴进行军事训练。”

“哪能会不同意呢？”“上尉”喜出望外，乐滋滋地大声说。“这是我的行当嘛！”

“那么，您认为这个办法是合情合理的？”

“是的，大人，您在我的保护之下，就象在石墙后面那样安全可靠。”

“至少，他们来进攻，我们可以给予反击。”

“他们敢进攻？哼，我把廖切城连同它的五脏六腑全都吞进肚子里去。”

“上尉，您的条件是什么？”副省长继续说。“谚语说：‘言而有信，一诺千金。’”

“薪饷按照惯例。我了解，和我打交道的是一位慷慨大方的人——格奥尔格伊。至于我本人，请求您稍稍提高我的军衔，把我从上尉升为上校。”

“满足您的愿望吧，我亲爱的。这个问题就这样定了。”

“此外，我还想要一套象样的军服。尽管俗话说：‘人们迎客时以貌取人，送客时就以德取人了。’——可是，您要知道，对士兵来

说，人们始终是以军装来取人的。”

“我的仓库里有不少还是当年格奥尔格奥村的斗牛士穿的各种制服。您去为自己挑一件吧，士兵的服装可以按它的式样定做。如果您同意，我让看守马上带您到仓库去。”

“这倒不错。说实话，我回家时的装束远非王公贵族的打扮，连村里的狗也对着我那身衣服乱叫不止，似乎这些狗从未见过一个有教养的人。”

“好吧，就这样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既然我穿上您的军服，那就等于宣过誓了。不过，我可以正式向您宣誓效忠。我穿谁的服装就给谁效力，只要制服还在我身上，我的白天和黑夜、我的鲜血和生命都属于他。”

格奥尔格伊拉了拉铃，命令仆人去把仓库看守沙穆埃利·瓦尔卡尼找来，没过一会儿，后者恭恭敬敬地跨进了书房的门槛。

“您带上校先生到军需库去，让他挑选一套合适的军装。”

军需库，或者大家所说的军火库，在城堡的后部。老爷的这座城堡由于每个新主人总要在它的周围添造一些什么，结果成了奇形怪状的建筑物的大杂烩。譬如说，这里的有些房子建造得非常巧妙，可以通向二楼：从房子先下到地窖，然后经过密密麻麻的地下通道到达大楼的中央，从那儿登上阁楼，穿过整个阁楼，再从那儿下到二楼。

看守带领比鲍克到军火库去所走的那条路也是那么曲折而复杂（他可能故意绕道而行，让人搞不清路径）？“这个上校的相貌可疑，”他心里想：“真想知道，他过去在哪个国王的军队里服役？”

军火库由两个宽敞的大房间组成，里面杂乱无章地堆满了真可谓四百年匈牙利历史的陈迹：古老的马鞍、鞍鞯、锈迹斑斑的长矛、前膛火枪、服装、马刀、火枪、镣铐和各种各样的古代刑具。这个仓库里还放着一些昔日斗牛士头领们的服装，古时候他们穿着

这种制服参加自己的领主——大地主格奥尔格伊家族举行的婚礼或其他的庆典。这里还保存着几面缴获来的战旗。据瓦尔卡尼看守说，最贵重的东西都放在托波尔茨的亚诺什·格奥尔格伊那儿，因为他是长子。然而，在格奥尔格奥，瓦尔卡尼也谨慎小心地保管着一些贵重物品：纯银的马镫、阿尔伯德王朝时代萨克森伯爵格奥尔格伊的一把镶满红宝石的锤矛、几条镶嵌着鱼鳞状银片的鞍垫和带银饰件的笼头。这里甚至还有一块用赤金制成的马蹄铁，想当年米哈伊·格奥尔格伊骑着快马去参加亚诺什·萨波亚伊与波兰公主伊扎别拉的婚礼时，这块纯金的马掌曾经在马蹄下面闪闪发光。众所周知，马有四只蹄子（唉，真可惜，只有四只蹄子！），当时必然打了四块金马蹄铁，但其他的三块都不在了。达尔瓦什夫人取走了一块，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也拿了一块，据说，参加婚礼的那一天从马蹄上掉了一块。捡到这块马蹄铁的人可真是鸿运高照！

但是，瓦尔卡尼不太乐意让"上校"先生在军火库里随意行动，而且加面对魔幻般的景象看得简直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他觉得似乎走进了真正的天堂，这里令人目不暇给的不是乐园里的苹果，而是马鞍、火药袋、绣花的肩带和大马士革的佩剑。

军人斗牛士的服装都挂在衣架上或放在箱子里，四周放了不少樟脑，上面还盖着一片片烟叶，以防鼠啮虫蛀。仓库看守挨个打开箱子，每开一个箱子，总要说："请挑吧，上校先生。"

这里收藏着各个时代各种式样的服装：仿博奇凯①式的，仿贝特伦式的——呢面的羊羔皮帽、镶嵌着一条条细绳子的骠骑兵短上衣、披在背后作为装饰用的狼皮、红得象罂粟花似的长外衣和战功赫赫的军人马尔顿·格奥尔格伊的宪兵们穿的斗篷，他在遥远

① 依什特万·博奇凯（1557—1606），匈牙利封建主，一六〇四——一六〇六年领导匈牙利王国的农民、市民和部分贵族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译者注

的古代早就懂得了国王们直到二十世纪才知道的一点：蓝得发紫的颜色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看上去与蔚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因而部队穿着这种颜色的军服易于隐蔽，即使瞭望塔上目光最锐利的哨兵睁大了双眼，仔细搜索，也很难发现。

日格蒙德·比鲍克犹豫不决，考虑了很久才给自己选中一套衣服。他的那股挑剔劲儿不亚于当时一位绰号叫做“太阳王”的法国国王（关于他爱吹毛求疵的传说，连格奥尔格伊的仓库看守也有所风闻——如果近侍早晨拿了几件长外衣给这位讲究穿戴的君王挑选，有时候到了中午，他仍然拿不定主意该穿哪一件）。

“上校”终于选定一件用摩拉维亚薄花呢制成的黑得象椋鸟羽毛似的骠骑兵短上衣、狐皮大衣和红色的紧身裤，裤子的前面从腰部到膝盖镶嵌着黄色的细带子。他想立刻穿上这套新装，因而请看守离开一下，留下他一人。可是瓦尔卡尼先生以为他在耍花招，开门见山地说：

“请原谅，上校先生，我不能离开。如果您想换衣服，就当着我的面换吧。”

“见鬼了！”比鲍克火冒三丈地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您胆敢这样和我说话吗？算您走运，我把马刀留在家里了。”

看守面对他这种理所当然的勃然大怒，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从墙上取下两口同样锋利的马刀，把其中的一把递给“上校”。

“拿着，如果您愿意的话。以前我也当过兵。”

可是比鲍克鄙夷地挥了挥手说：

“别胡闹！我可不想一开始就以这种方式的流血厮杀为大人效劳。”

拒绝了决斗之后，他就动手扒掉自己身上的破衣烂衫，朝四面八方乱扔。瓦尔卡尼则用长矛把扔下来的破衣裳摞成一堆，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混进军火库收藏的衣服里，然后用矛头把这堆东西

挑起来，塞进了火炉的炉膛（“问题不在于气味难闻，”他后来解释说，“因为烧衣服的焦味我更受不了，也不在于破衣服一钱不值，我是生怕它上面有活货。”）。日加很快就换好了衣服，不过那双带马刺的黄色靴子，因干缩而翘曲不平，使他吃了点苦头，但他高声念起了通常在这类场合下念的顺口溜“假如你们的前主人尚未进地狱的话，那就让他赶紧下去吧”，在顺口溜声中他终于把双脚塞进了靴子。

比鲍克披上大衣，挺起胸膛，洋洋自得地扭动着身躯，用和解的口气问：

“喂，怎么样？漂亮吗？”

“您简直变成另一个人了！”仓库看守冷冰冰地说。“现在连您的亲爹也认不出您来了！”

“那还用说！”比鲍克趾高气扬地回答道。“只是我这脑袋上多余的毛发最好刮一刮。亲爱的，你们那儿有谁能给我理发和修剪胡子吗？”

“当然有的。老约什卡！”

“我们走出这座迷宫之后，劳您的驾，把你们的理发师给我找来。”

“他不是理发师，是放羊的。”

“那么，他在哪儿学的这门手艺？”

“什么哪儿？他剪了一辈子羊毛。”

“老兄，据我看，您是个尖刻毒辣、蛮横无礼的大叔！”

比鲍克穿上了做工讲究的军装，显然把自己看成了爱淘气的小伙子，竟然把年纪比他轻得多的看守叫做“大叔”，瓦尔卡尼先生态度生硬的语调虽然刺痛了比鲍克，但同时又向他提示，他不能和这个人吵架。

他们下了楼，仓库看守把比鲍克带到了牧羊人的小屋，老约什

卡二话没说，拿起剪羊毛的剪刀，动手执行自己的职责了。

"记住，你在和谁打交道！""上校"威胁羊倌说。"假如你碰破皮或者剪得参差不齐，那你就没命了！"

惊恐万分的牧羊人战战兢兢地给比鲍克理发修面，其小心程度决不亚于给最珍贵的细毛牝绵羊剪毛，然而他的活儿干得很出色。老头儿梳理完毕，看了看比鲍克焕然一新的脑袋，不禁自我赞赏说：

"瞧，多美啊！"

上校也感到挺满意，他伸手往新服装的各只衣兜里乱掏，指望衣服的前主人中有哪一位把钱遗忘在口袋里，即使是一枚五菲勒的铜币也可以用来作为给牧羊人的小费。但是他一无所获，这使比鲍克很恼怒，所以他装作抱怨自己记性差似地大声说：

"唉，准没错！我把零钱都忘在原来那套衣服里了！好吧，那只能说一声'谢谢'了。"

"光说'谢谢'，可我还是两手空空，"羊倌满腹牢骚地说。

当日格蒙德·比鲍克返回副省长的书房时，他的亲爹果真认不出他了。老眼昏花的父亲双手捧着写好的协议书，正焦急地坐着等待儿子回来，他看见进来一个服装华丽、气宇轩昂的军人，身佩叮当作响的马刀，就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把客人当作了"某位大人物"。老比鲍克听到日加的声音在问他："怎么样，父亲，协议书写好了吗？"就吃惊地环视四周。他闹不清儿子的声音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屋里除了他，文采·比鲍克，和一位英俊潇洒的陌生骑士之外，没有旁人啊。可怜的老头儿吓得魂飞魄散。后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如此！于是，两个比鲍克准备当着副省长的面立即成交，签订这份友好的协议书，把庄园移交给小比鲍克，由他付给老比鲍克赡养费，但是，格奥尔格伊突然把协议书撕得粉碎，因为它是老头儿口授，司书照他的原话记录的，协议书说，日格蒙德·

比鲍克放弃对自己的前妻、即文采·比鲍克现在的妻子、娘家姓名为茹让娜①·费[illegible]特[illegible]一切要求。

“我不允许在协议书上写上任何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内容，”副省长说。“难道女人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买卖的物品吗？不，这类(异常好动的!)‘不动产’既不能出售，也不能出租。”

比鲍克父子只得等待司书们重新拟定一份只字不提妻子的协议书。倘若一个人根本不能随意睁开或者闭上眼睛，那么他长着一双眼皮和眼睫毛又有何用处呢？既然日格蒙德·比鲍克不需要妻子，他的妻子也不需要日格蒙德·比鲍克，而文采·比鲍克和茹让娜又相依为命，不能分离，那为什么还要折磨这三个人呢？其目的又仅仅是给欲壑难填的莫洛赫②——法律——供献祭品。

古时候，匈牙利的大地主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司法审判的。判断是非曲直时，他们不是诉诸法典，而是以当事人的个人经历为依据。当时还没有检察官。国家的统治者还没有发疯，尚未开始培养博学多才的法学家，这些法学家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消除人们之间的误会，调解纠纷，平息争论，而是怂恿、扩大和加深双方的矛盾。那时候的情况与现在截然不同。当时坐在审判席上的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善于权衡轻重得失的长者、智者和统治者，而不是那些可怜的法律条文和章节的奴隶！过去的法律不完备，比较原始，然而护法者却都是明辨是非的权威人士。因此，他们有何必要时时处处向不完备的法律顶礼膜拜呢？昔日的法官比法律强，所以他们本人(而不是国王陛下的影子)使用自己的本族语，根据自己的见解来进行审判和管理。可是后来法律显然胜过了法官，因而一切都变了样。

---

① 上文中的茹扎是茹让娜的爱称。——译者注

② 莫洛赫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太阳神。祭祀时需活烧儿童作为祭品。——译者注

但是，在我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副省长格奥尔格伊深信自己干了一件取悦于上帝的好事，保护了束手无策的老头儿和他的妻子，使之免遭坏蛋的欺凌。他坚信不疑地认为，日格蒙德·比鲍克饱经风霜，老于世故，已经象海绵那样把人生道路上的一切污泥浊水都吸收无遗了。与此同时，格奥尔格伊又感到很欣慰，因为他为这个放荡不羁、腐化堕落的家伙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现在不会在村里胡作非为，而是去领导一支雇佣军了。领导的艺术就在于能调动一切力量其中包括邪恶势力来干好事，化腐朽为神奇。即便是蝗虫这一上帝的惩罚性灾难，也是如此。如果把捕捉来的蝗虫装入口袋，在阳光下晒干，就会变成家鸟的美食，换句话说，贪食成性的蝗虫也变成了食物。

帕尔·格奥尔格伊以为这件由女人当主角的事情就这样一劳永逸地迎刃而解了。但他大错而特错了。诚然，第一天是平安无事地度过的。比鲍克"上校"走访了费赫尔家和瓦拉伊家。他神气活现、得意忘形地在大街上昂首阔步。据说他甚至向老农民加博尔·克尔采利打听牧师的住址，因为他打算访问那位受人尊敬的牧师，然而克尔采利老头儿却恭恭敬敬地回答说：

"仍旧住在老地方。您自己大概还记得吧，日加先生。"

"我可没有必要记住每一个鸡窝！""上校"傲慢地反驳说。

这一下村里可有了闲聊的话题。会出点什么事吧？往后将怎么样？

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说日格蒙德·比鲍克回家时衣敝履穿，一副流浪者失意潦倒的样子；可有些人却信誓旦旦地宣称他是衣锦荣归的，象位国王——满身都是金银絛带和刺绣。有人断言他是个"背教破戒、狰狞可怖的怪物，整个嘴脸被砍得坑坑洼洼"；可另一些人却对他赞不绝口："这个人身材匀称得象棵白杨树，刚毅的脸上留下了骑士的伤痕！"究竟谁对谁错，这就需要分析

一番了。其实，他们双方说得都对，问题取决于他们是在什么时候遇见比鲍克的。亲眼目睹比鲍克这两身打扮的只有他的妻子。傍晚时分，当地的贵族都到他家里来回访，因为有必要观察一下他们那儿的情况究竟如何。总之，比鲍克家门庭若市，客人们纷至沓来。老文采乐不可支，满脸堆笑。他让来客都留下来共进晚餐，并不时地举起酒杯说："我的儿子失踪多年，现在突然回来了！让我们为他的归来干杯(这样的祝酒词使人们更加惊讶不已)。"茹让娜·比鲍克煮饭做菜，忙得不可开交。进餐时(至少费赫尔夫人是这样指天发誓说的)，日格蒙德·比鲍克始终在桌子下面紧紧夹住帕尔·佩尔列的遗孀、年轻的埃斯捷尔·瓦拉伊的一条大腿。这个可爱的寡妇默默地忍着，甚至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宾主们品尝了几杯美酒之后，个个都变得兴高采烈，他们派老比鲍克的一个小儿子到格奥尔格伊的大院里去找老羊倌约什卡，让他立即带着风笛前来赴宴。人们欢乐地嬉戏，跳起舞来，直到天明宴席才告结束。日格蒙德·比鲍克不断地与年轻可爱的寡妇瓦拉伊跳舞，把她转得头晕目眩，但他也没有忘记同自己的前妻跳了一圈。这种场面不知为什么总有点别扭，特别是他和妻子跳得入迷的时候，文采·比鲍克的两个年轻儿子象两只准备扑人的虎崽那样注视着日加，而老文采则哈哈大笑并随着风笛的节奏起劲地拍着手。显而易见，老头儿喝醉了，已经迷迷糊糊，不知所以了。

天蒙蒙亮，马里亚克大婶就收集到了昨天夜里所发生的详细情况，自己还没顾得上仔细分析，就一古脑儿告诉了正在用早餐的主人。忽然，给老爷端冷水的仆人进来报告说，比鲍克夫人正在客厅里等候副省长先生。

"她和谁一起来的？"副省长惊奇地问道。

"一个人来的。"

"让她进来。"

比鲍克夫人走进了房间。可是她今天的模样变得难以辨认，与昨天判若云泥：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层层叠叠、浆硬撅撅的裙子窸窣作响，外面披着一件藏青色的骠骑兵披肩，熊皮的领子，胸前的一颗钮扣是用银丝精工制作的。比鲍克夫人的头上戴了一顶新月形的包发帽，两旁还有绣花的耳坠。总而言之，昨天的那种痛苦不堪、可怜巴巴的神情已无影无踪了。她挺着胸膛，迈着矫健的步子，充满了青春气息，使脚上那双精制山羊皮皮靴不时地发出格吱格吱的响声，并从容不迫地挪动大腿；昨天还裹在大披肩里的那张不施脂粉的脸蛋，今天却红扑扑的（“见鬼了，”格奥尔格伊心里想，“她莫非化过妆了？”），而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若有所思、想入非非的表情，毫无忧郁和悲伤之情。

“夫人，您有什么好消息？”副省长亲切地问道。他窥视着女客人，发现她和他昨天所看到的那个受苦受难的女人已经毫无共同之处。

“哎哟，什么好事都没有，大人，压根儿没好事。我活不下去了，快要被折磨死了！”

“哪能呢！恰恰相反，您精神多了。比昨天晚上至少年轻了十岁。”

“这不过是感觉罢了。大概是我气得脸发红的，”女人神经质地回答说。她用一条镶花边的小手绢按住嘴唇，紧紧地咬住手绢，仿佛一匹烈马咬紧了嚼环。

“您对谁生那么大的气？”

“对所有的人！对上帝，对别人，对自己，甚至也生您的气，大人。”

这个近乎歇斯底里的聪明女人，用一双天蓝色的惊惶不安的眼睛，好象卖弄风情似地望着副省长，她那颧骨微微突出，模样可爱、具有诱惑力的脸蛋，由于这对眼睛更增添了几分姿色。

“我不明白……您在说些什么？”副省长困惑不解地嘟囔道。这个昨天还是悲痛欲绝的圣母，今天突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并用异样的目光望着他，使他万分惊讶。

“我遭到了偷窃，受了欺骗，失去了幸福，失去了丈夫……因此，我要来对您说：事情决不能这样了结！”女人的声音里包含着强烈的委屈情绪、抗议口吻和勉强压制住的激情。

格奥尔格伊摇摇头说：

“哎呀呀，夫人！您说些什么呀！昨天不是您亲口要求我把您从丈夫那儿搭救出来吗？我指的是日格蒙德·比鲍克。”

“我哪里知晓这只黑心肠的狗竟然会在当天晚上就暴露出自己的本性？他为什么要羞辱我，和埃斯捷尔·瓦拉伊在一起鬼混？大人，您本人也了解她。小寡妇长得挺漂亮！她毫无羞耻之心。大人，假如您亲眼看到她怎样死乞白赖地缠着日加不放，依偎在他身边，那就好了！她瞪着那双猫头鹰的眼睛望着他，我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就是不敢上去揪住她的头发。倘若仔细瞧一瞧，她那白头发还不止一绺呢……”

比鲍克夫人咬牙切齿，双手剧烈地抽搐着，仿佛在从情敌的发辫上把头发扯下来。

“不，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屈辱。我要气死了！”

“你们女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怪物！昨天，当您认为日格蒙德·比鲍克是忠实的丈夫的时候，您不是不需要他吗？可是一旦他追求起别的女人来，您马上又需要他了！我得和您一起把这件事情搞搞清楚。”

但是，比鲍克夫人连连摇头以示坚决反对，致使悬挂在包发帽上的铜饰物叮当作响，发出清脆的声音。

“请相信我，大人，我的那杯苦酒昨天就已经斟满了。就差这最后一滴酒，所以才没有溢出来。我要象女雇农那样住在小屋里，土

地也没有，这种生活我可没法过。咋天晚上我流的眼泪比圣末大拉的马利亚①在基督的棺材旁流的眼泪还多！他们把协议书里的条件告诉了我，我的欢乐就算完了。它象受惊的小鸟那样飞走了。”

格奥尔格伊耸耸肩膀说：

“这方面我无能为力。”

“大人，您什么都能办得到，因为您的权力高于一切。”

“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性，我亲爱的。”

“我倒有个主意。您把比鲍克父子都找来，向他们宣布您的裁决，妻子——也就是我——属于土地的所有者。既然现在按照协议，土地转归日加……”

副省长微微一笑，打断了比鲍克夫人的话头，说：

“我亲爱的，要知道女人不是某幢房子，不能随着土地一起转手。我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可我不是嫁给一个雇农或叫化子的，”茹扎反驳说。她口气轻蔑，双手叉着腰。“我嫁给贵族，嫁给地主！我要和他待在一起！”

“您实际上是嫁给日格蒙德·比鲍克的。严格说来，他当时并没有庄园，庄园属于他父亲所有。”

“但那时候他是文采·比鲍克唯一的儿子，”茹扎反唇相讥说。“而如今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要由三个儿子平分！”

“不错，”副省长说。他对这个错综复杂的事件越来越感到滑稽可笑，因而决定戏弄她一番。“然而您别忘记，有两个儿子是您自己生的！这两个孩子实质上是您的小叔！”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茹扎·比鲍克低下了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这全是上帝的安排。我不是罪

① 末大拉的马利亚是《圣经》传说中的荡妇，后悔悟，得到耶稣的宽恕。——译者注

魁祸首。我也不是笨蛋，总不至于抛弃那个将要获得庄园的丈夫。”

“您恰恰就是不可能和他待在一起，”副省长放声大笑。“即使我有权作出裁决，让您和庄园一起转归丈夫，那我也闹不清您还会转到谁的手里。目前庄园属于日格蒙德·比鲍克，但如果您愿意‘退还给’他——这一点您自然可以随意决定，——那么老文采会立即收回自己的庄园。倘若您再想和文采在一起，那日格蒙德将提出要求，把您作为他的合法妻子要回去。”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用斧子也砍不掉的，”茹扎·比鲍克为自己的观点申辩道。“那张纸上明明写着，父亲把庄园传给日格蒙德。”

“是这样写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您，夫人，必须留在文采那儿。”

“协议书里可没有提到这个条件，”那个女人蛮横无礼地说。

她的话使格奥尔格伊非常厌恶。

“但是我了解这一点。我不仅了解而且非常惊奇，您，夫人，不但想抛弃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还要夺去他的一切财产！我可上了您的当，大失所望！昨天我觉得您不是这样的人。看来您是个贪婪的女人。好吧，您回家去自己和两个丈夫一起商量！假如别的女人处在您的地位，她将怎么办。你们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再也不想过问你们的事情了。”

茹扎·比鲍克顿时脸色惨白，她还想说些什么，可是格奥尔格伊用手势阻止了她，语气生硬而不容置辩地下逐客令说：

“您走吧！上帝保佑！”

马里亚克大婶一直俯身在钥匙孔后面偷听，然而整个谈话却没有听到多少，所以后来她只能一般性地报道消息说，副省长怒气冲天，茹扎·比鲍克离开书房时眼泪汪汪。但是，即便如此有限的消息，也成了格奥尔格奥村民真正的美味佳肴：比鲍克家突然发生

的那桩令人惊叹不已的事件扰乱了他们平凡单调的生活。就他们记忆所及，格奥尔格奥还从来有过这样欢乐的冬天。后面还有好戏看呐！

比鲍克上校很快就为自己的那支"贵族近卫军"招募了一批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他们穿上了军装，从而在格奥尔格奥村少妇和少女们的心扉里激起了强烈的情欲。比鲍克让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参加了"军队"，并立即将他们提升为少尉。总之，格奥尔格奥村的生活现在沸腾起来了；每天傍晚，年轻的勇士们都来光顾娱乐晚会，他们紧挨着正在专心致志地纺毛线的少女们坐下，时刻准备着把这位或那位美女掉在地上的小纺锤捡起来。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事情从掉在地上的纺锤开始，却以纺线少女的堕落而告终。

每逢礼拜天，格奥尔格奥村的男农奴也被召集来进行军事训练。那时候可真逗乐呢！训练的地点在城堡大院，那里不时传出"Seno—sláma，seno—sláma"①的声音，因为比鲍克的部队是用斯洛伐克语喊口令的。许多好奇的人，特别是妇女，都簇拥在周围观看热闹，他们不仅仅是格奥尔格奥的当地人，有的还来自附近的村庄：勃拉什尼克、奥多里查、皮沙罗茨。

廖切那些得意洋洋的萨克森市民听说副省长在格奥尔格奥招兵买马，进行军事训练，不禁议论纷纷。啊哈，格奥尔格伊先生大概害怕了！让雇佣军来保护他！然而格奥尔格奥村的趣事并不止上述情况。

现在格奥尔格伊外出打猎，也要由全副武装的士兵担任警戒。萨克森人得知后嘲笑说："没关系，总有一天他会落到我们手中的。省参议会设在廖切。迟早他会光临这儿的。"

---

① 斯洛伐克语：干草—麦秆，干草—麦秆。——俄译者注

预定在一月二十日举行的省贵族会议的日子临近了，谢佩什省的贵族们络绎不绝地来到格奥尔格奥——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有些人（例如老亚当·塔尔诺齐）则乘坐慢吞吞的牛拉大车。来客多得不可胜数：德拉维茨家族、科拉奇科夫斯基家族、叶克法卢希家族、费尔舍奥罗斯拉尼的基希家族、身材魁梧的好小伙子阿勃霍尔季什三兄弟（他们的母亲显然很荣耀，因为生了这么三位勇士！）、卢任斯基家族和马佳绍夫斯基家族。伊姆雷·马里阿希是坐着自己崭新的维也纳轻便马车来的，而约夫·安德列安斯基乘坐的是四匹黑马驾驭的马车。大量来客使小村子挤得简直象个嗡嗡作响的蜂窝：老爷们当然都下榻在城堡里，而他们的随从和车夫在主人的宅邸里却没有容身之地。马匹被分别牵到农民的马厩里饲养，车夫和仆人分散居住在全村的各户人家，格奥尔格伊只供应食物：每天中午和傍晚，在谷仓后面的露天空地上用铁转子为他们烤制整只的阉牛。村里的老太婆也在那儿给他们烧煮羊肉荞麦饭，每次开饭的时候，从主人的地窖里运来一小桶酒。比鲍克“上校”负责维持外来下人们的秩序，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感到如鱼得水，称心如意！

那时候的道路糟糕透顶：胆敢出门的人必须克服重重障碍，因而自从拉科什帕洛特国事会议举行以来，为了等待阻滞在旅途中的代表，会议推迟一、二天开幕已成了惯例。可是按时到达的人决不会感到寂寞，格奥尔格奥既有纸牌又有葡萄酒：在分配遗产时，帕尔·格奥尔格伊获得了座落在赫季阿利耶的三个大葡萄园，而纸牌是每个贵族家庭惯常玩的。纸牌的数量确乎不大够，所以只得派信差到廖切去见久里·格奥尔格伊，让他再捎几副牌回来。当时尚未发表赌“费尔勃利”，但“法拉昂”和“巴卡拉”牌戏已经相当流行。比较体面的人玩“比里比”或“帕谢季”，可是谢佩什省的贵族却宁愿赌“三十一点”和“克列普”。嗜赌成性的牌迷什瓦比每年

夏天都要到意大利去，并从那儿带回一大堆赢来的塔列尔和新的赌牌方法。可这一次他尚未露面，不知在哪儿给耽搁了？

第二天，什瓦比也来了，除了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之外，所有期待中的客人都到齐了。可是，他们却等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肯杰利，这位谁也没有邀请而自己上门的客人穿的是庄稼汉的光皮袄，坐的是破旧不堪的大车。他在这次省贵族会议前夕，即上个月的月初刚刚被赐予贵族称号，似乎是为了对他进行安慰，因为他想向波兰赎回谢佩什省各个城市的愿望由于贵族们的反对而落空了。

匈牙利贵族作为一个等级，从来也不囿于一域，自我孤立。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国才得以存在至今，而且其原因，根本不是有些诗人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上帝的恩赐。我们的父辈们考虑得很周到(愿上帝让他们的灵魂安息吧)，定了一条规矩：无论在哪儿出现了一位智慧超群或财富盖世的强人，就必须立即把他吸收进贵族等级，让他进入这个由国家制度建立起来的城堡。留在城墙外面的都是一些碌碌无为的弱者。而老贵族们一旦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增添了初出茅庐的新贵族，也不嫉恨，犹如蜘蛛吞下了一只肥壮的苍蝇后，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满意的。

但是，全省的贵族却一致痛恨这个身材矮小、身体孱弱的肯杰利：有些人是因为他发的是不义之财，另一些人则嫌他脾气古怪。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赐予肯杰利以贵族称号无异是奥地利皇帝给谢佩什省贵族的一记耳光。

一言以蔽之，肯杰利先生的突然到来使客人们有点扫兴。主人向自己的一些挚友辩白说：他并未邀请这个高利贷者，但既然肯杰利来了，那么他和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客人，希望贵族们不要对他另眼相待。

幸而肯杰利本人也很知趣，并不掩饰他是不邀而来的，进门时

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

"我确实没有收到请帖，不过我以为，尽管刚当上贵族，还是有权参加您大人召集的会议的，"他解释说。

格奥尔格伊彬彬有礼地向他道歉说：

"那当然！不用说！这是我的那些司书的过错。他们大概是按照老名单分发邀请书的。欢迎光临！"

"我是赶来的，"肯杰利深深地鞠躬致意，并喋喋不休地说。"我六十出头了，早就过了六十岁了。对我来说，贵族这个称号就象一把送给小孩子的新折刀。我怎么也找不到机会来用它切割点什么东西。"

"嗯，不过您的新刀子在这儿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副省长微笑着说。

除了这句评语，格奥尔格伊对于这次省贵族会议在异乎寻常的地点和时间召开的原因仍然只字不提——客人们一再向他打听，但都是白费口舌。

起初，肯杰利老大爷使大家感到厌烦：他难道就不能坐下来打打牌和别人交谈交谈，让贵族先生们有机会从他的钱包里放点儿血。可他不肯干。肯杰利声明说："我作为一个与真正的各国国王有事务关系的金融家，把钱挥霍在几张纸做的国王①身上，别人会怎么想呀？"

高利贷者这一傲慢的回答，更加激起了贵族先生们对他的反感，但没隔多久，当有人输光了赌本急于向别人借钱时，肯杰利顷刻之间成了最受欢迎的人物。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加什帕尔大叔"。

必须承认，一小块狗皮，由于制成了皮纸，在两周之内就创造

---

① 指扑克牌中的K。——译者注

了奇迹——它把肯杰利的血统变成了“贵族血统”①，把远近闻名的放高利贷的守财奴变成了挥金如土的马大哈：想借钱的人只要暗中“悄悄地”向他提出要求，他连什么收据和担保都不要，就不时地跑到停在院子里的大车那儿，用钥匙打开盖着亚麻布的小箱子（同时又被当作马车夫的车座），从箱子里的口袋中取出所需数量的钱款。他跑的次数太勤了，以至于年轻的马里亚希忍不住劝他说：

“肯杰利大叔，您吩咐下人把您的小箱子抬到这儿来，岂不方便些？”

“说得对，要方便多了！”肯杰利眉开眼笑地说。“我方便，你们也方便！好吧，我们派几个人去把它扛来！”

比鲍克“上校”立即和手下的几个卫兵将箱子搬进了客厅，把它放在大厅中央的一张铺着绿色呢子的桌子上，桌子的长度几乎占了整个房间。玩牌的人都迷惑不解，惊讶不已：为什么肯杰利认为把箱子扛进屋里来要“方便得多”呢？直到傍晚时分，这个谜才得以解开。刚用罢晚餐，肯杰利就想睡觉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摘下箱子钥匙，将它塞在箱子的钥匙孔里。

“我要去睡觉了。上了年纪的人最怕别人打扰他的美梦。我可不愿意有人来找我。我把这只箱子留给你们保管。哪位先生需要钱用，就请他自己动手吧。不过别忘了在小纸片上记一下谁拿了多少。免得将来有人想借得少还得多。请注意：千万别吵醒我。我自从带佩剑以来在睡迷糊的时候会伤人的，甚至把人刺死。”

肯杰利的这几句自我嘲笑性质的玩笑话，逗得大家哑然失笑，他将钱箱钥匙信托给大家这一高姿态，顿时博得了人们的好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好样的小个子肯杰利，真没想到！他原来是个

① 古代匈牙利贵族书写的是专用的皮纸，通常用狗皮制成。——俄译者注

挺不错的人！大家怎么会不喜欢他呢？精通自然科学的拉斯洛·科拉奇科夫斯基说，可以使植物或人类具有优良品质，但这是一种极其神奇的现象，很难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例如模样丑陋、令人厌恶的毛毛虫怎么会变成极其美丽的小蝴蝶的。

牌桌旁的战斗一直持续到黎明。第二天早餐后，互换马匹的活动开始了。这是一种令人万分愉快的娱乐——测试这匹或那匹马具有哪些优良特性，它的毛色、体态和血统与自己乘坐的其他马匹是否相配。最终要挑选出一匹最合适的马来！牌局的赢家（还有什么能比购买马匹更值得花钱的呢？）来的时候是两匹马，回家时换成了四匹，倘若来的时候就有四匹马，那就换成四匹更名贵的马。输家呢可以向妻子隐瞒输掉的钱：把自己的马换掉之后，回家就声称新的坐骑比原来的好得多，因而值得贴掉这几个钱。客人们讨价还价，试骑马匹，相互追逐，并象茨冈人那样彼此欺骗对方——交换马匹时的情景历来如此。即便是从不说谎话或废话的正人君子，也都突然把自己的马吹捧到天上，并用种种恶言恶语起劲地诋毁别人的马，在这方面他们比起名副其实的马贩子来毫不逊色。

"您看这匹马象一团火！只是不会说话而已。"

"除了鞭子，它什么都懂。"

"它不吃燕麦，可就是不晓得劳累。"

"跑起来象跳舞一样优美。"

"姿态象高贵的小姐！"

"既安静又温顺，即便让小孩子牵着缰绳，也没关系。"

主人们就是这样盛赞被他骑腻了的马，急于想把它脱手。而对于想换进的马，他们就鄙夷地揶揄：

"哼，这头骟马年岁越大，缺陷越多。"

"瘸了一条腿。"

"它左眼瞎了。眼力比我的老外婆还要差。"

"脑袋啥模样！不象匹马，倒象头驴。"

套马上车，卸马下车，相互调换——这种场面本身就对天生的爱马者具有心醉神迷的吸引力，因为匈牙利自古以来就盛行对马的崇拜。要不是主人最后大声宣布"行了，我们现在该议论政治了"！谁知道这次临时性的马集和种种希奇古怪的行为将何时结束，主人的喊声顷刻之间使养马迷和赌牌迷一个个又变成了正人君子，省贵族会议的代表。

格奥尔格伊还在等待自己的兄长到来。然而到了第三天，亚诺什仍然音信全无，所以副省长决定将会议提前到午饭之前举行，在大家尚未喝醉酒，"头脑清醒"时发表演说。仆人们把几张牌桌抬出客厅，换上长凳，大厅变成了"会议厅"。铺着绿呢的长桌子留在原处。"使用四匹马的家族"①的代表围桌而坐，其余的代表都坐在后排的长凳上。大家入座之后，格奥尔格伊致简短的开幕词，欢迎贵族先生们不畏严寒和恶劣天气光临他家，他说他把大家敬为自己的上宾，但是现在请大家注意到，目前只是在所谓中立的领土上举行会议，因此与会者不再是他的客人，而他格奥尔格伊不过是房主人而已。

"搞什么鬼名堂！"阿勃霍尔季什三兄弟之一惊呼道。"我们不同意这么干。"

"嚯，嚯！"费连茨·莫诺基哼了一声，以示不满。

"但是，时间只限于举行会议的那半个小时，"副省长宣布道，话音刚落，大家都笑了起来。

"那是另一码事了！"

格奥尔格伊同时又建议彼得·卢任斯基担任主席。

---

① 按照匈牙利的古风俗，名望和财富的标志是驾驭马车的马匹数量和毛色。显贵家族使用四匹马拉的车。——俄译者注

“为什么副省长不当主席?”有些人激动地问道。“您可是本省贵族的首脑呀。”

尽管副省长微笑着作了解释,但他的话透露了不祥之兆:

“说得对。然而还是按照我的意见着手工作比较妥当,因为眼下及时更换领袖要比交换马匹重要得多。先生,请您在主席的座位上坐下! 据我所知,您是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

八十高龄的老头儿卢任斯基摇了摇他那须发皆白的漂亮脑袋。

“我还没老呢,”他愉快地反驳道,“只不过在这个卑鄙的行星上比你们各位多活了几年而已!既然副省长先生您下了命令,那我只有遵命了。”

会议主席说完这番话,在荣誉席上就座,他的那只圈椅的靠背上饰有两枝矛,矛尖是镀金的。彼得·卢任斯基担任了主席,必然要发表演说,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匈牙利人了,而有谁还能比这位老人家更有权被称作匈牙利人呢? 他身上带着二十次战斗中留下的伤疤。

因此,彼得·卢任斯基致会议的开幕词,他说:

“各位尊敬而高贵的先生! 基督教欧洲边界的卫士们!在历次特克利战争的日子里,我在同一面战旗下与异教徒厮杀,顺便说说,这些异教徒是出色的武士,可惜如今这样的人已经绝迹了。他们中间有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名叫哈缅-别克,我们情同手足。有一次我和他促膝谈心,他对我说:‘你们匈牙利人和其他基督徒总以为你们比我们穆斯林聪明,其实你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为什么呢?’我问他。那个土耳其人回答说:‘因为在宴会上,当你们想对某人表示特殊敬意时,总是安排他坐在几位最丑陋、最年长的妇女中间,然而人们却觉得坐在一位最漂亮、最年轻的女奴身边最愉快(大厅里气氛欢快而活跃)。’看来,哈缅-别克说得对,当我亲

身体验到我国的另一个古老风俗的时候，让平庸无能、智力衰退的老人坐上主席台主持重要会议，我立刻想起了他所说的那些话（人声鼎沸以示抗议）。我不清楚本次会议的议题是什么，但我认为，既然副省长先生要求我们冒着如此恶劣的气候离家出门，在我国糟糕透顶的道路上长途跋涉来到这里，那必然是有极其重要的原因的。虽然我认为我这个人不太适合担当主席的重任，但我还是服从匈牙利的民族习惯，现在坐进这张并非由于我的功绩，而是由于我的年纪才让我坐的圈椅……”

代表们异口同声地高呼："万岁！"司书将副省长的一把马刀和一只小木匣拿进了大厅。格奥尔格伊把小木匣放在铺绿呢的桌子上，面对着他自己，而那把马刀他不想挂在腰间，让司书拿回去了。

接着，他站起身来，语调平静地将事情的全过程从头到尾作了叙述：芥蒂小隙如何变为省府和傲慢自大的廖切市议院之间的深刻分歧，分歧又怎样逐渐发展成贵族与市民之间的深仇大恨。格奥尔格伊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本人和廖切市长之间的纠葛，市长在元旦那天气得他七窍生烟，从而促使他做出令人遗憾的举动。

"先生们，关于这件事你们大概听说了吧？"

"我们知道！听说了！"在座的人回答说。

"我不打算在你们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副省长继续说道，"因为你们不是审理这桩案件的法官。我把这件事全托付给上帝了，在上帝面前我不难辩白，因为是他亲自赋予我如此暴躁的性格。我只是向你们说明全部真相，并想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廖切市果然不出所料，不仅不能够冷静地对待我本人已经深感遗憾的不幸事件，反而耿耿于怀，怒形于色，走得太远了。该市并不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而是擅自行使法官的审判权。我在盛怒之下犯了罪，他们则是故意长期煽动怒火。满怀复仇念头的市议院恢复了古日耳曼人阴森可怕、制造恐怖的陋习：它下令砍掉已故市长的右

手，让他缺了一只手臂下葬。在廖切将我置于死地之前，这只砍下后经过防腐处理的手臂陈列在那儿，供全城市民瞻仰，时刻提醒他们，这只手是空的，尚未夺去我的生命，所以死者的这几只手指不能够向埋在地下已经腐朽的身躯发出信号表明已经报了仇。”

格奥尔格伊的讲话，字字句句越来越具有感染力，他的眼睛闪射出炽烈的火焰，脸色苍白。大厅里掠过一阵惊恐不安的浪潮。大卫·霍兰斯基在座位上大声唤道：

“他们这些萨克森人想干什么？难道我们会被他们吓唬住吗！”

“市议院的这种做法，其意图是异常坚决的，”副省长接着说，“这一点可以从它的决议中看出来，决议号召全体市民为市长复仇，规定他们必须穿丧服……”

“真正的‘黑色的城市’！象童话里一样！”约夫·基什嘟囔说。“我昨天路过廖切。他们恰好在选举新市长。你们瞧，大街上千篇一律都穿着黑色的长外衣。”

“没关系，这种黑颜色会褪掉的！”什瓦比评论说。“魔鬼并不象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尚多尔·阿勃霍尔季什挥舞着强壮有力、硕大无比的拳头威胁说：

“假如萨克森人的血管里流的是血，而不是水的话，我们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座‘黑色的城市’变成血红色的。”

执行主席不满地摇摇头，要求大家安静：

“得啦，得啦！让我们还是听完副省长的讲话。干吗要大声喊叫？他也是个聪明人，他认为该怎么办，会说出个名堂来的。”

几个叫喊的人羞惭满面，不吱声了。格奥尔格伊继续往下说：

“尊敬的省贵族会议，在这种情况下不难设想（我甚至深信），迟早我会突然被人杀死的。”

“嘿，这还要走着瞧呢！”有人厉声喊道。

“正是这个想法，”格奥尔格伊瞥了一眼喊叫的人，继续说，“正是这个想法才成为我作出某些决定的重要原因。倘若廖切市将其市长的暴死而遭受的侮辱迁怒于我——它想必会这样做的，——那么我省也不甘示弱，必然向城市复仇，讨回自己副省长的血债。因此，我要请问尊敬的省贵族会议：假如这样往复循环下去，这件事情的结局将会如何呢？熄灭小火，总要比扑灭大火灾容易得多。关于这种相互仇恨的问题，我们格奥尔格伊家族的家史上已经有过永世难忘的悲惨教训，在阿尔帕德王朝时代，别尔采维齐家族和格奥尔格伊家族之间曾经相互敌视，剑拔弩张，结果是两败俱伤，两家都几乎灭族。但这仅仅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斗！倘若一个省与一个强大的城市之间相互敌视，那后果将如何呢？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莫非还嫌战火的废墟太少！不，在诸如此类场合，人们决计无权失去理智。我们应该挽救一切尚能挽救的残局。我首先想使省里不至于卷入这一残酷的纠纷，无论如何不能让省的命运和我个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因此，我辞去副省长职务，把省府大印托给今天担任主席的彼得·卢任斯基先生……”

大厅里掀起了一阵无法以笔墨形容的骚动。很多人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有的怒容满面，有的愤愤不平，有的流露出怜悯、惊恐、沉思的神色。卢任斯基把装着省府大印的小木匣从自己的面前推开。贵族们七嘴八舌，仿佛一块大石头掉在洋琴上，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声响。

“决不能这么办！”

“太过分了！”

“请收回辞呈！”

伊姆雷·德拉韦茨基是个沉默寡言但很受人尊敬的人，他象一只受伤的猛虎那样从自己的座位上跳起来，等大厅稍微安静下

来之后，发言说：

“我不同意副省长先生的说法！即便我这个贵族的理智同意，我那颗贵族的心也不会同意的。阁下的行为过于冒失，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他之所以勃然大怒，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利益。先生们，由于我和你们的缘故，他才怒火中烧，暴跳如雷！我和你们所遭受的屈辱促成了这次招致祸端的盛怒。假如他不是我们的首领，兴许他的手永远不会去触摸长枪的扳机。而如今，轻率的行为已经酿成，格奥尔格伊面临威胁，你们要明白，他却想让我们不要保护他。不行，尊敬的先生们！决不能这样做。既然副省长先生表现得气度高尚，想从此隐退，使我们不至于为他的事情而受连累，那么我们也要成为高尚的人，决不抛弃他！贵族先生们阁下，请你们也考虑一下，假如我们对自己的首领弃置不顾，让他受苦受难，那我们将蒙受多大的耻辱！难道我们会同意砍掉自己的脑袋，仅仅是由于廖切人，你们要明白，不喜欢这个脑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副省长先生为什么要辞职，倘若你们，我尊敬的老乡们，同意接受他的辞呈，我对天发誓，立即举家迁出谢佩什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连祖宗的遗骸也从这儿运走，因为，发生了上述情况之后，如果我仍然把他们留在这里，他们在棺材里也会辗转反侧惊恐不安的！”

响亮的“乌拉”声淹没了德拉维茨基的最后几句话。

“德拉维茨基万岁！”

“格奥尔格伊万岁！”

“为我们的副省长而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莫诺基高声喊道，接着大家又浸沉在一片“乌拉”声中，仿佛在这类集会上喊“乌拉”已成为惯例了。

格奥尔格伊严峻的脸部表情，明显地变得轻松了，他不断地眨着眼睛，竭力想忍住涌出眼眶的泪花。

“谢谢你们的信任，”格奥尔格伊用喑哑而微微颤抖的声音慢吞吞地说。“我将永远为你们的忠诚而感到骄傲。然而，我请求你们放弃这个决议——它是无法执行的，我再也没法管理省里的事务了，否则我得居住在廖切，或者至少经常到那儿去，因为省参议会设在那里，而每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明白，我决不可能到廖切去了，除非在军队的保护之下。但这需要得到国王的特殊恩准，而且……当然也需要有军队。”

人们大失所望，大厅里一片寂静。围着铺绿呢桌子而坐的省里最有权威的男子汉们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觑，大概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格奥尔格伊说得对，怒气冲天的市民们会在廖切把他抓住，将这个可怜的人痛打一顿，这些蛮横无礼的家伙说不定还会把他投入监狱，届时贵族们为了恢复自己的名誉，只得召集后备军，将城市夷为平地，并且还要在他曾经站过的地方撒上一把盐。国王必然会出面干预此事，由于这是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所以总是尽可能予以制止。

大厅里静得令人窒息，上述想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翻腾，此时小个子肯杰利蓦地从大厅角落里的第四排长凳上站起身来。由于代表们宽阔的肩膀挡住了视线，谁也没有发现他的举动，幸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来自格罗杰茨的费连茨·兰齐，轻轻地推了一下这位又干又瘪的大富翁的腋下，劝告他说：“倘若您想说点什么，请您站在凳子上！”

肯杰利听从了他的忠告，利索地站到凳子上，理了理他那山羊胡子，象驱赶苍蝇似地挥舞着羔羊皮帽子，说：

“尊敬而高贵的老乡们！没完没了的讲话使我烦透了。我家里早就敲过晌午钟，该动手吃午饭了……”

大家惊奇而愤怒的抱怨声并未使肯杰利感到不安，他只顾把头脑里早已深思熟虑的词句一古脑儿往外倒，而且所使用的那些

从德语和波兰语翻译过来的词汇变得越来越粗俗。

"你们等一等……干吗笑话我！我不是个老演说家，我不过是个年轻的贵族，一把扫地时很好使的新扫帚。我想得好，说得赖，你们想得赖，说得好。问题原来在这里。我建议：结束讨论，阁下仍旧做副省长，我们去吃饭。我，德·帕斯塔和阿尔绍肯德的加什帕尔·肯杰利，"说到这儿，他怀着平民所特有的自负感，用拳头拍了拍自己的胸部，"用自己的钱，在这儿，在格奥尔格奥造一幢新的省参议会，和那面的一幢房子一模一样，并且把它永远送给省里。"

不，肯杰利再也不会成为取笑对象了！善于辞令固然很伟大，然而金钱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金钱象权力或智慧一样，有自己的光辉，有自己的色彩。立即有半打代表急忙跑到老头儿身边，把他举起来，扛在肩上，打算抬着他在大厅里游行。而他则手脚并用，来回躲闪，后来干脆吓得大声喊道：

"我还不会骑这种快马！放下我吧。嘻嘻嘻！喔唷！我怕呵痒。"

大厅里响起了唯一表示异议的声音：

"多么荒唐！我们凭什么要把自己的参议会从廖切搬出来？嘿，别痴心妄想了！假如市民们不喜欢我们的参议会，让他们从自己的'黑色的城市'里搬走。"

说话者的嗓音尖声尖气，倘若它不是年轻的帕洛恰伊的声音，大概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而这位年轻的帕洛恰伊拥有男爵称号。

帕洛恰伊男爵被肯杰利的得意忘形激怒了，这个来自别拉的小小投机商顷刻之间居然赢得了谢佩什省贵族的青睐和尊敬。

幸亏焦尔季·马里亚希也参加了省贵族会议：马里亚希本人不是男爵，出于嫉妒心，他时常要杀杀那些拥有爵位而盛气凌人的贵族的威风。他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对深表不满的帕洛恰伊进

行反击：

"我不明白，而且也不想明白，刚才是谁发表这种恬不知耻的意见的。不过，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意见是多么忘恩负义——一位勇敢的男子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示他愿意作出巨大牺牲，他理应博得人们的交口称誉，而不是指责！（喊声："肯杰利万岁！"）不错，我未必会接受肯杰利先生所建议的那种形式的慷慨资助。我们为啥要在这里建造一座只供短时期使用的省参议会大厦？即便是海洋，将来也会因蒸发而干涸的，更不用说廖切人的怒气了！但是，肯杰利先生的建议对我有所启迪，我倒有个好主意：既然这里有一座早已建成的、如此好客的城堡，那我们为何还要再造什么房子呢。我们这样决定吧：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省贵族会议的各种会议将在这里，在格奥尔格奥举行。为什么呢？我认为这个问题象二二得四那样简单明了，用不着解释，而且在我国历史上，确实不乏其例！佩斯省各个等级的会议接连若干年都在诺格拉德省的菲尤列克市举行。"

"不错！说得对！我们通过！"

"同意的请举手！"彼得·卢任斯基将这个建议提付表决。

代表们的手臂犹如一群振翅齐飞的鸟儿那样刷地一下子都举了起来。只有帕尔·格奥尔格伊仍然在用手指头神经质地轻轻敲打着铺着绿呢的桌子。

"我们听格奥尔格伊的！让他本人说吧！"

格奥尔格伊站起身来，恭顺地低着头，用低沉得似乎从地窖里传来的声音说：

"我理应承受上帝对我的一切考验，其中包括省里的决定。我留任原职务。"

这一句不孚众望的话终于说出了口！回答他的是雷鸣般的"乌拉"声，喊声显然震动了四壁，因为在格奥尔格伊说了"我留任"

这几个字，从而大厅里爆发出一片赞许声的这一刹那，一幅长达一俄丈①的巨大肖像画从墙上掉了下来，沉重的镜框哐啷一声摔在地上。画上的肖像是副省长的母亲埃尔热别特·帕拉什季，画家把她画成身穿绿色天鹅绒的连衣裙，头戴插着几根鸵鸟羽毛的绿色小帽子。

"不祥之兆！"大卫·霍兰斯基附在巴拉日·叶克利法卢希的耳边悄悄地说。"埃尔日②大婶不满意了。她很爱帕尔，所有的孩子中最娇纵他。"

格奥尔格伊看了一眼画像，顿时脸无人色，他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

"我留任，但希望对本次会议写一份记录，与会者都得签名。我留任，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中间没有人反对我留任，哪怕只有一个人。"

他用雄鹰般锐利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代表，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活得不耐烦的人。

"没人反对，大家都同意！"代表们喊着回答。

这说不定吧？有一个可能始终没有同意，这个人的灵魂早就脱离了躯壳，但仍然在这个决定他儿子命运的大厅里暗中徘徊。这个灵魂轻轻地对墙壁说"把钉子挤出去"，对钉子说"让画着我容貌的那副肖像画掉到地上：你们帮助我警告儿子"。

那桩令人不愉快的事件的最主要部分，就这样皆大欢喜地迎刃而解了。至于其余的预防措施和今后的策略，大家决定推迟到盛大的午宴以后讨论。

菜肴早已准备好了。女厨师、厨娘和派来伺候开饭的随从们，

---

① 等于二点一三四米。——译者注

② 埃尔热别特的爱称。——译者注

在女管家马里亚克的大声指挥下穿梭般地来来往往，但就是不开饭。原来，大厅里首先需要通通风，换点新鲜空气，然后再铺上桌布。这一切很快都就绪了，似乎还不到五分钟，何况此时司令官格罗德科夫斯基飞马赶到，带来了最新消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条消息是：戈斯诺维特采尔和努斯特科尔勃为了争夺市长的交椅而在廖切展开了互不相让的斗争，斗争一直继续到昨天深夜，结果安德拉什·努斯特科尔勃以七票的优势获胜。他当选以后发表了语气温和的讲话，只字不提他准备向格奥尔格伊讨还血债之类的话语。

这个消息使贵族先生们欢欣鼓舞，连脸色阴沉忧郁的副省长也露出了笑容，他坐在帕洛恰伊男爵和彼得·卢任斯基之间的上宾席上，看到端上来一盆美味的鹅肝汤，就对伺候他们的一名随从开玩笑地说：

“你首先把汤递给肯杰利先生，问他要不要！因为他肚子最饿，饥饿促使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从而使我也有一口饭吃。”

肯杰利先生容光焕发，眉飞色舞，用感激的目光注视着这份非同寻常的奖赏——一盆鹅肝汤，接着又洋洋自得地眯缝着眼睛，仿佛刚刚洒过玫瑰香水。

副省长的愉快心情一直保持到晚上，他非常亲切地与自己的客人们道别。肯杰利属于最后一批离开的客人之列，他获得副省长的恩准在格奥尔格奥建造一座“善举”性质的房屋，否则别人将认为他是个只说不做的家伙。他说：“请您给我一块城堡附近的土地吧，我在那儿造一家豪华的旅馆，有车库和马厩，以方便尊敬的贵族先生们，使他们来这里开会或选举副省长的时候有个地方下榻，城堡里可安顿不下所有的代表。而且干吗要把所有的人都放进城堡来呢？特别是‘神圣王冠’上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珍珠’，他们并不比庄稼汉强多少，穿着粗制的长筒皮靴。倘若让他们也

住在城堡里，那么高贵的大地主先生们会感到很不自在。况且财主们也愿意住在旅馆里，他们在那儿可以随意玩乐，尤其是在有好酒和年轻漂亮的女佣人的时候。”

格奥尔格伊照例借辞推托说，客人们不是一下子都在城堡里住下了嘛，而他也决不会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珍贵礼物，况且肯杰利先生又何必白白破费呢。

“可是我认为，大人，旅馆仍然属于我！我把它出租给一个可靠的人，在他的饭店里尊敬的贵族先生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享受一番。倘若您用不着旅馆，那就算为我建造的吧。”

副省长耸耸肩膀说：

“好吧，既然您一定要任意挥霍，那就造吧！”

客人们都走了，但主人依然和蔼可亲，谈兴甚浓；他劝格罗德科夫斯基留在格奥尔格奥过夜（唉，司令官因此而挨了夫人的一顿臭骂！），并兴致勃勃地与司令官一起对酌，度过了这个晚上。天色已经很晚了，在回卧室的路上，他在凉台上遇见了正在给手持长矛和长枪的哨兵换岗的比鲍克，就请他到自己的卧室去，以便在就寝以前，乘仆人普列斯顿为他脱靴搔脚后跟（在一次冬季出巡中格奥尔格伊冻坏了双脚，他的脚掌从此就奇痒难忍）之际，与“上校”商量一下防卫措施。普列斯顿走后，他就与比鲍克商定，道路一旦可以通行，“上校”就到亚诺什·格奥尔格伊那儿去，把托波尔茨的三门大炮拖到这里来。因此，格奥尔格伊问道：

“您那儿有人学开炮吗？”

“有。我的两个弟弟。机伶而有头脑的小伙子。”

“比鲍克家族都是天生的军人。”

“我也这样认为！”比鲍克简短而自豪地回答说。

“家里情况怎么样？”副省长很感兴趣地问。

“平安无事。”

“那倒怪了。发生了这种事之后……”格奥尔格伊嘟囔说。“我真的感到很惊讶。”

“全部秘密都在于……”

“在于什么?”

“在于老头儿再也无能为力了,但一点儿也不怀疑什么,茹扎也不再伤心了,而且什么废话也不说。”

“见鬼!”格奥尔格伊摇摇头,脸带讥笑地说。“那么,上校,您本人情况如何?”

“我经常去照料他们,也不寂寞……”比鲍克解释道。

“总而言之,上校,您本人就是完美的化身,”格奥尔格伊打着香甜的呵欠,准备结束这次谈话。“看来,我今天会睡得安稳的。不过,要让哨兵在走廊里巡逻,并且认真地用长矛不时敲打几下石头地板。”

命令传达给了哨兵们。长矛的敲打声使格奥尔格伊那备受折磨的神经镇静下来了,只要声音一停,周围突然一片寂静,他立刻从睡梦中惊醒了。

第九章

小罗扎莉娅的命运出现转折

时光在悄悄地流逝，日复一日，机械而单调，只是严寒忽而加剧，忽而减弱。不过，那个时代谁也不测量温度。廖切的谢肉节过得寂寞无聊。妇女们怨声载道。努斯特科尔勃登上了市长的交椅，由于他实行温和政策，受到城里许多人的指责，为了安抚人们的不满，他向国家金库起诉，要求将洒过克拉姆列尔鲜血的那块土地并入市属的可耕地。法院传讯格奥尔格伊，但他宁愿缺席而败诉。他认为，"应该扔一块肉给恶狗吃！"

他果真败诉了，结果市里大张旗鼓地赢得了这块巧妙地从格奥尔格伊手中夺来的土地，为此在市自治局大厦地下的酒馆里举行了盛大宴会。但是，对胜利者来说，归并可耕地这一猎物过于微小，只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复仇欲望。格奥尔格伊的忍让，说明他理亏，因而在地下酒馆里举行的宴会上，挑唆者接二连三地发表煽动和赞赏复仇情绪的讲话。也是在那个酒馆里，酝酿产生了一个想法：将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选进市议院，以填补由于努斯特科尔勃当选为市长而出现的空缺。法勃里齐乌斯就是那个在决斗中被久里·格奥尔格伊砍掉半只耳朵的人。法勃里乌斯！他将成长为未来的廖切市市长！他浑身是胆，英勇绝伦！（应该理解为努斯特科尔勃先生缺乏胆量！）他真的会毫不犹豫地为城市的荣誉而洒尽自己的鲜血。

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当时还在遥远的地方学习各种科学，可能正是由于他不住在城里，难得露面，人们尚未对他厌烦，因而成了英雄。支持他的人对他还没有达到规定的选举年龄这一点深表惋惜，因为他未满二十四周岁。但是，城里有不少人纷纷议论说，应该派一个代表团到维也纳去晋见利奥波德皇帝，恳求他的恩准，承认“他们的法勃里齐乌斯”已达到成年的年龄，然后发公文给这个青年，命令他立即返回家园。

人们就这样在展望未来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冬天，接踵而来的是春光明媚的五月，它脱掉了覆盖在沉睡了整个冬季的高山峻岭和深川河谷上的那件沉重的白色皮袄，还它们以本来的面目：山峰仍然穿着破破烂烂的长外衣，而谷地则披上淡绿色的新装。森林里的嫩树叶开始簌簌作响，泛着闪闪银光的河流和小溪又循着亘古不变的途径片刻不息地奔跑起来。世上的万物都涂了一层明亮的色彩，唯有廖切市民仍然穿着黑色的……

城市四郊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为今年的豌豆田依旧开满了鲜红色的花朵。但是，城里却再也见不到任何红颜色的东西：市议院不允许。警察分局长们密切注视着动向，不由分说地从前来赶集的农妇们头上把红颜色的头巾扯下来，并训斥说：

“怎么啦，你们这些昧良心的女人，不知道我们城里都要穿丧服吗？”

然而，副省长和廖切之间的争斗却使格奥尔格奥的生活变得喧嚣、沸腾、欢乐。成群结队的客人摩肩接踵纷至沓来，原告和被告来到法庭，有权有势的先生们光临这里参加各种会议。格奥尔格奥每天都有新鲜事！

七月底的一个美好夜晚，皓月当空，繁星点点，格奥尔格伊家的院子里驶进了一辆轻便四轮马车，车厢里坐着两位城里人打扮的先生。轻便马车后面跟着三辆载货的重型马车，上面装的都是

巨大的箱子，其大小决不亚于手艺人赶集时用来装货的那种大篮筐。

格奥尔格伊尚未就寝，他坐在书房里阅读他所喜爱的古典作家的作品。比鲍克则在小酒馆外面匆忙搭建起来的凉棚下面饮酒作乐：这一天恰巧是肯杰利先生的旅馆封顶之日，木匠和石匠们将锦葵花和一束束盛开的金合欢花挂在屋架上，举行酒宴，以示庆贺。副省长“军队”的总司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盛会。为了这次盛会，他们敲掉了盛酒桶的桶盖，奏起了风笛。年轻的农妇——少女和少妇们站在栅栏旁等待别人邀请她们跳舞。有些快活的木匠确实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省的大路上跳了几个舞，然而场面却有点冷冷清清，热烈不起来，因为参加酒宴的人中间石匠居多，他们都是罗圈腿，吃山羊奶、烤鹅肝和酸牛奶长大的，哪里会向少妇们献殷勤呢！何况，每当大路上有大车驶过时，跳舞就被迫中断；当一辆四轮轻便马车和三辆载货大车出现时，跳舞的人又停下了。

比鲍克发现马车和大车拐进了老爷的大院，顿时紧张起来，连忙放下酒杯，飞快地跟随而去。见鬼！谁半夜里还到这儿来？这些大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假如狡猾的廖切人异想天开，把士兵装在箱子里运进副省长的城堡，那可不得了！“上校”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仿佛在某个童话中的国家里有过这样的先例，把士兵装在马肚子里偷偷运进城堡。但是，故事中不知是马匹，还是士兵，反正有一样是用木头做的——鬼才记得究竟什么是木头做的。①

从轻便马车上敏捷地跳下一个身体结实的中年男子，小胡子鬈曲着往上翘，一副雄赳赳的军人气概。

“主人在家吗？”他老远就用命令式的口吻向朝他奔过来的比鲍克发问。

---

① 系指古希腊传说中的“木马计”，即“特洛伊木马”。——译者注

比鲍克用问话回答了他的问话：

"您是谁呀？"

"什么？"

"我在问您，先生，您是什么人？"比鲍克解释道。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来客人了，不就完了！带我们去见老爷。"

可是比鲍克却不习惯轻易让步。

"你们是客人，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但我是个贵族，因此不能对我'以你相称'。这一点说完了！至于你们要见老爷，我不同意，你们得先让我看看大车上的那些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喂，卫兵！"他喊了一声在凉台上打瞌睡的部下。"拿几盏灯来！"

蓄小胡子的人听了这些话不禁一愣，此时第二位客人开口了。他嗓音洪亮，彬彬有礼。

"先生，请问您是谁？"

"我是比鲍克上校。虽说问话的应该是我，而不是您。"

此刻，客人从轻便马车上取下了一枝长枪，仿佛比鲍克的名字和军衔对他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这使"上校"疑窦丛生，因此他更严厉地问道：

"怎么样？你们说啊，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主人的朋友，"第二位客人摆弄着枪枝回答说。

"您去禀告老爷，"蓄小胡子的人说，"他的一位最聪明的好朋友上他家来了。"

"你们别拿我打哈哈！"比鲍克上校怒冲冲地朝他们喊道。"我可不喜欢这一套。倘若你们是善意而来的，那就说你们是什么人，否则，请你们原路回去。"

"我不是已经对您说了，"留小胡子的人高兴得放声大笑。"您把主人帕尔·格奥尔格伊先生叫出来，他认识我们。"

"你们不让我看你们箱子里的东西，我是一步也不迈的。"

正在这个时候，马里亚克大婶那头发蓬松的脑袋伸出了窗口。

"哎呀，比鲍克先生！"反应灵敏的女管家责备他说。"您莫非还要把大人的亲哥哥赶出院子吗？老爷，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您，我吻您的手。我马上，马上就来，大人！我只要披一块头巾。喂，茹扎，玛尔恰，安恰，你们在哪儿呀？比鲍克先生，请您喊她们一声，这几个不要脸的女人准是躲在什么地方和卫兵们闲聊。让她们赶快生炉子。先生们，你们还没有用晚饭吧？这怎么可能呢，不需要晚饭？我们过一会儿看看再说吧。我知道应该怎么招待你们这样的贵客。大人肯定很高兴你们的到来！……"

那时候，卫兵提着几盏灯来了。比鲍克向来客们道歉说，他不知道自己有幸同如此显赫的贵宾交谈。但是，他之所以如此对待他们，是由于他的职责关系，因为在当前的危险期间，他奉命保护副省长的生命安全，其实呢，来访的客人也有不是之处：为什么不直说他们是谁。

"我请求过您，"蓄小胡子的人笑呵呵地说，"禀告老爷，说是他的一位最聪明的好朋友上他家来了。我就是塔马什·埃赛①。"

当时，他已经名闻遐迩，因而比鲍克立即摘下头上的帽子，鞋后跟咔嚓一声，双脚立正，大声喊道：

"欢迎光临，先生！"

"我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因为把您当成皇帝的一名上校了。他们听到我的名字，就象公牛见到了红布头。"

副省长对客人们的到来非常高兴：兄长和这位著名的库鲁茨埃赛很久没上门了，埃赛是个快活人，爱开玩笑，大家说他"要么把

① 塔马什·埃赛（1666—1708）是费伦茨·拉科齐二世的民族解放军中著名的将领之一。——俄译者注

别人的脑袋砍掉，要么把别人笑死”。可是，帕尔·格奥尔格伊对他们的突然来访未免有点意外。什么原因促使这位“托波尔茨的隐士”突然来到这里，而且还带了一个同伴？塔马什先生办事情总是胸有成竹。

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对弟弟的盘问一味支吾搪塞，说什么在家里闷得发慌，很久没有见到弟弟了，因而决定到这儿来作客，住上两三天，闲聊闲聊，谈谈心。关于箱子问题，埃赛本人就急于辩白说，他认识的一个寡妇想改嫁，托他押运嫁妆。主人问亲爱的客人们从哪里弯过来的，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笑逐颜开，开怀畅饮，四五杯酒入肚之后，连下述这类悲惨的话语，诸如“Recrudescunt inclytae gentis Hungarae vulnera”①，也并未引起主人的任何怀疑。

埃赛一面用拉丁语倾吐着庄严的话语，一面用拳头捶桌子；亚诺什·格奥尔格伊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同伴，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年轻人那样的欣喜的神色。

副省长冷静而审慎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两位客人认为他的看法是“昧良心的”：

“倘若为全民族而哭泣，那眼泪将哭干的。”

尽管客人们受到了亲切殷勤的款待，可他们在格奥尔格奥只逗留了两天。塔马什·埃赛一再表白说，他是拗不过亚诺什，才偶然弯到这儿来的，但在这两天里，附近的不少贵族都不约而同地来到格奥尔格奥，有的来找塔马什·埃赛，有的要见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来访者中间有邻村的年轻人费里·佩特罗齐、巴拉日·休

---

① 拉丁语：“光荣的匈牙利民族的各种伤口又重新裂开了。”——俄译者注

按：这是费伦茨·拉科齐二世著名的告欧洲人民宣言书（一七〇四年一月）的开头第一句话。该宣言阐述了反哈布斯堡王朝起义的原因，哈布斯堡王朝剥夺了匈牙利的独立。

季、法尔卡什·霍尔瓦特以及许多其他人。副省长的客人们与他们进行了秘密谈话。

这一情况当然瞒不过主人留神的目光，因而他问兄长：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我这儿？"

亚诺什耸耸肩膀，用一句笑话来搪塞说：

"大概是喜鹊尾巴上带来的消息——无意中得到的吧。"同时，他又诡秘地笑了笑，用手指打了个榧子，这个动作自幼就是他心情愉快的象征。谈话涉及到他本人的境况时，他总是闪烁其词，避而不答。但是，他对弟弟的那支由于廖切事件而建立起来的私人部队却颇感兴趣，详细询问这支队伍有多少人，训练情况是否良好，比鲍克"上校"是何等样人？

"是个工于心计、老奸巨猾的冒险分子，坏蛋，然而我觉得，他胆子很大，见到魔鬼也不会害怕，"副省长回答说。

"他在哪儿得的上校军衔？"

"我赐给他的。"

"说实话，他向我们通名报姓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在黑暗中我没有看清楚他的制服，还以为你那儿已经驻扎了一支皇帝的军队。"

"你为什么害怕皇帝的军队？"

"不为什么。我不愿意在作好反击准备之前同敌人见面。"

"不过，我们现在并没有与皇帝交战啊？"

"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听我说，比鲍克这个人可靠吗？"

"我抓住一点他的把柄，任何时候都可以迫使他俯首帖耳，绝对服从。"

"他犯过什么罪吗？"亚诺什问。

副省长决定将此事稍加掩饰，使自己不至于涉嫌这一荒诞不经的同盟。因此，他说：

“桃色事件。”

“咳，女人吗？哼，女人！唉，这些女人啊！每一桩世界性的事件都与女人有关系。”

这里应当说明一下，副省长对这次与兄长出乎意料的团聚及其某些迹象是感到惊奇的：亚诺什突然决定来弟弟家作客，而且不是单独一个人，还带了同窗好友塔马什·埃赛，这还可以勉强作出解释。值得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是从托波尔茨方向来的！这意味着他们中途曾去过别处，但两人都闭口不谈此事。还有一件怪事：亚诺什在格奥尔格奥作客期间，不断地有陌生人来访问他，他和这些陌生人进行交谈，对谈话内容却守口如瓶。由此可见，朋友们又在策划什么行动了！过一会儿，亚诺什又给兄弟出了一个更难解的哑谜：帕尔·格奥尔格伊为了让亚诺什高兴高兴，想派一名急使到廖切去把久里叫来，但久里的亲爹不仅不表示感谢，反而不满地唠叨说：

“让他去死啃自己的书本吧。”

“你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复活节他回家过一趟。”

“这么说，用不着叫他到这儿来了？”

“我不想让塔马什见到他。”

副省长终于明白他的兄长和塔马什·埃赛又在搞政治冒险了。“那也没什么，归根结蒂，政治是一种不会得罪人的游戏，”他暗自思忖。“两个无可救药的大孩子！他们怎么也忘不了童年时代的幻想，一直紧紧地追赶着昔日的希望和梦想，就象轻便马车的车轮始终在追赶疾驰的烈马一样，但永远追不上。那也没什么，让他们玩个痛快！他们的活动现在已经不会损害别人了。对他们本人大概也没有害处。”

诡计多端的“上校”可不是这样推论的，他非常好奇，有一个念

头始终纠缠着他：大箱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白天，他听人家说，这几辆大车上装的是一个打算重新改嫁的寡妇的嫁妆。因此，“上校”并未产生任何怀疑。说实话，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使他怀疑的呢？但是，别人的嫁妆刺激了他的好奇心。箱子里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万一有贵重物品呢？例如黄金，或者白银、珍贵的项链、餐具和酒杯。欣赏这类珍宝，对于一个具有善于琢磨的艺术家心灵的人来说是一大快事。

由于比鲍克的努力，到傍晚时分那几个看守大车的斯洛伐克车夫被灌得烂醉如泥，于是“上校”悄悄地溜进马车库，点燃了一盏小油灯，掏出一串事先准备好的小偷使用的万能钥匙，没费多大劲儿就打开了其中的一只箱子，其手法之熟练决不亚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惯偷。他手持火光摇曳的油灯，漫不经心地俯身往箱子里看，一不小心把几点滴灯油泼进了箱子。但是他蓦地缩回了拿油灯的手，吓得毛发悚然：箱子里装满了火药。

现在连比鲍克也在猜测这个“寡妇”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两位高贵的先生、昔日遐迩闻名的库鲁茨要为她运送嫁妆。他搞不明白的只有一点——“寡妇”的那位新的意中人，即决定与她同呼吸共命运的那个人是谁。“既然我已经卷入了这件事，”比鲍克想，“那就不妨搞个水落石出。”他老老实实地把箱子重新锁上，回到家里，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精神饱满，身心愉快。那天清早，女主人，老比鲍克的妻子，洗了一大堆衣服，正在到处晾晒：院子和花园的篱笆上、棍子上、灌木丛上。“上校”偷偷跑过去，一把捏住她的下巴颏。

“您睡得好吗，亲爱的妈妈？”

女人脸红耳赤地说：

“别胡闹。别人会瞧见的！”

“没关系，亲爱的妈妈！让他们看好了。”

“昨天夜里回来干吗不给我个信号?”比鲍克夫人埋怨他说。

“太困了。”

“你总是这句话:‘困了’。上校又不是砍柴的，总不至于让你整天抡斧子吧?”

“我倒是真的抡起斧子要往一棵大树上砍呢!你知道我有一件什么事情想求你吗?给我找一件破衣服。别问为什么，反正不会告诉你，晚上我原物奉回!最好要一件长点儿的上衣!”

“你又要干老行当了?”

“瞧你说的!别惹人笑话!”

“你要发誓,决不想和别的女人胡搞。”

“我还需要别的女人!自己的半个女人已经够我受用的了。”

“闭嘴,要不,我要打你嘴巴了。”

比鲍克夫人跑回了小屋,一会儿工夫就拿着一个小包袱来了,“上校”接过包袱，往城堡走去。他把包袱藏在花园里的丁香树丛里,然后到大院里去训练士兵,并邀请客人来观看军事检阅。

客人们,尤其是塔马什先生对“士兵游戏”很满意,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也对士兵训练连声称赞。令人诧异的是,象比鲍克“上校”这样一个高傲自负、惯于自吹自擂的家伙,听了上述理所当然的赞扬之后,居然羞容满面,谦逊地回答说:

“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提高。”

“别这么说，先生!士兵们训练有素!他们无懈可击。”塔马什·埃赛语气坚定地说。“只要上帝保佑,并且有足够多的德国人,他们一定能够接二连三地把德国人砍个精光。看来,这不成问题。我们不会等待太久了。”

他和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交换了一个神秘的眼色，放声地笑了。

这些赞扬的话语唤醒了安分守己的蛰伏在比鲍克胸中的睡狮

——他的虚荣心。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就再也不想睡觉了。检阅一直延续到中午，客人先生们观看这些雄赳赳的军人如何使用马刀，为此匆匆忙忙地组织几对人用马刀进行格斗。接着，士兵们又表演了自由摔跤，这个场面确实很壮观。击剑是一种很细腻的技巧，可是偶然性却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候，对手自己撞到你的剑下，有时却截然相反，你刺过去的一剑，剑法完全正确，然而却导致了自己的死亡。但在自由摔跤中一切都取决于角斗者的体力和灵活性。

塔马什·埃赛在观看格奥尔格奥村的志愿军士兵摔跤时异常兴奋，他不断地鼓掌，对他们赞不绝口。

"好样的！使劲儿，压住他！力气真大！嗨，你别让他压住！抬高点，笨蛋！喂，看见吗？应该这样！小伙子真行！"

摔跤结束后，他问比鲍克：

"喂，他们中间谁最厉害？"

"那个麻脸，""上校"指着身材矮壮的帕利·绍尔捷斯说。

"到我这儿来，孩子。"

帕利·绍尔捷斯向前跨了一步，走近蓄小胡子的老头儿，指望得到他的一块银币，也许是一块金币，可是老头儿并不打算掏口袋，而是突然脱掉了身上的骠骑兵短上衣。

两位格奥尔格伊冲着他齐声唤道：

"你要干什么，塔米①？发疯了？"

"我看到他们摔跤，忍不住了！我就是这个脾气！"

埃赛把短上衣扔给普列斯顿，朝那个矮壮的麻脸小伙子喊道：

"喂，进场吧，小伙子！我倒要瞧瞧你有多大能耐。别顾惜我，我告诉你！不过，别抓我的胡子！假如你使我双肩着地，我赏你一

---

① 塔马什的爱称。——译者注

桶酒。”

年轻人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眼副省长，只见副省长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好吧，那就干吧，别手下留情。绍尔捷斯立刻双手叉腰，脸上露出一副嘲笑的神色，仿佛在示意，他在这场较量中只要用一只手臂就能对付了。他跳到塔马什·埃赛身边，抓住对方的一只肩膀，想使之双脚离地，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把对手摔倒在地。但是，埃赛岿然不动，只是得意洋洋地笑了一笑。帕利·绍尔捷斯这才明白，他使用的办法毫无用处，对手连动都没动，就象一棵老树，一下子没法把它从土里连根拔出来。塔马什·埃赛连晃都不晃，只是挺起胸膛，鼓足双臂的力量。此时，帕利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腋下，这在摔跤中是最厉害的一招，但是留小胡子的人发出了唯一的一次还击，甚至还算不上是什么还击，他只是用拳头按了按对手的肩胛骨，而绍尔捷斯立即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仿佛一把又尖又长的刀子刺透了他的身体，于是松开了双手。现在，塔马什先生转入了进攻：他蓦地用双手抱起这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犹如一条章鱼用几百条触手将他团团围住：手臂缠住了对方的手臂，腿缠住了腿，两个身体扭在一起，来回折腾，左右摇晃，然而看不出明显的胜负来，因为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休想把对方摔倒地上。

全场观众屏息看着他俩角斗。马里亚克大婶从厨房里跑出来，满脸绝望的神情，哭哭啼啼地说：

“啊，上帝！埃赛先生阁下马上要挨揍了！绍尔捷斯这个坏蛋一点也不值得我可怜，——他怎么胆敢和如此有名望的老爷打架？”

两位角斗士的脸果真都涨得通红，于是帕尔·格奥尔格伊出面干预说：

“够了！至少，你们也得休息一下。”

小伙子遵照命令松开了手，放下了年长的老爷，象一只疲惫的公鹅那样喘着粗气，不好意思地承认说：

“老爷，您简直是铁打的汉子。”

心地善良的埃赛很怜悯绍尔捷斯，安慰他说：

“孩子，进攻的人未必总是强有力的，只有能站得住脚跟的人才有力量。好吧，让我们和平解决，因为我究竟不是铁打的。我也累了。我得承认，你把我揉得够呛。我认为你胜了，因此奖给你一桶酒。卖给我一桶酒要付多少钱？”埃赛转身问主人。

“我不是卖酒的。不过，在格奥尔格奥，客人的意愿就是法律，因而您会有酒的。”主人回答道，并命令下人给“部队”拿一桶酒来。于是大家就开怀畅饮。然而，当天的英雄比鲍克先生并未参加酒宴。他推说自己头痛，但真正的原因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客人先生们在用午餐时，又有两位新客人来访。他们都是穷贵族，一个是科尔齐的伊什特凡·皮里，另一个是多梁的亚诺什·利斯卡伊，后者是个冒险家，与一个中年妇女非法同居。顺便提一下，他是个强盗，是他使皮什塔·卡洛伊①起死回生的。

比鲍克先生穿上了刚才藏在丁香树丛里的那件破衣裳，偷偷潜入联结客房的走廊里，钻进被烟熏黑的炉膛。炉子很大，因为它同时要为两间相邻的客房供暖。比鲍克从口袋里掏出了凿子，从炉子两边的墙壁上各凿下一块砖头，因而不管在哪个房间里，老爷的客人与前来的贵族们进行的谈话，他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炉子上开了两个孔，很透气，比鲍克躲在里面，决无窒息之虞。自从省贵族会议一月份在这里召开以来，这两间客房始终没有生过火，因而母狗带着几只狗崽仔在炉子里做了窝。小狗尚未开眼，把比鲍克当成了母狗。倘若母狗真的在这个时候回来，必然要狂吠不已，客人们大概会猜到炉子里藏着人。比鲍克为了偷听到重要的、也许

---

① 发生在一七〇〇年前后的事件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它使整个匈牙利动荡了很多年。但遗憾的是，我只能在写完了《服丧的城市》之后，再来叙述这段往事。——作者注

是有利可图的秘密，才甘于铤而走险的。事情不但危险，而且还要耐心等待。这个马里亚克真该死，她做的午饭吃得没完没了！可是，终于传来了咯噔咯噔的脚步声：他们来了！比鲍克松了一口气，把凿下来的两块砖头分别放回原处，只留下两条很细的、不显眼的缝隙。有一个贵族进了屋，而另一个贵族仍然在走廊里溜达，比鲍克听得很清楚，他在炉子边踱来踱去。

可能是由于房间里的人讲话声音太轻，也可能是炉壁挡住了声音，根本无法分辨讲话的内容，连谁在说话也听不清楚。比鲍克知道他一无所获，因而想从隐匿的地方钻出来，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另一个贵族仍然在走廊里徘徊。这时候，塔马什·埃赛大声地说起话来，现在可以听清楚他说的每一个词：

"我，伊什特凡·皮里……"

看来，他是在领读誓言，因为还有一个嗓门较低的人在跟读：

"我，伊什特凡·皮里，向真正的上帝宣誓，我承认费伦茨·拉科齐为自己的国王，誓死效忠于他，日夜服从他的一切圣谕。我宣誓，我将永远不背弃他为我们的祖国匈牙利的自由而高举的大旗，永远也不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德国人。愿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保佑我！"

啊，这下子比鲍克"上校"知道了他想了解的一切，因而当黄昏来临，客人们婉言谢绝了主人提出的再住上一天的挽留，收拾行装准备动身时，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没有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大声喊出来："我都听见了，什么都知道！"他的愿望竟如此强烈，仿佛这些可怕的话随时随地都会从他的嘴里迸出来。由于无法控制自己，比鲍克躲到花园里，以免碰到别人。他象中了邪似地在醋栗树丛中间的小道上来回奔跑；幸而，他既没有碰上花匠，也没有碰上任何一个在花园里锄草的仆人，假如遇见什么人的话，他必然会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他很羡慕那些绿油油的树叶，它们

在神秘莫测地簌簌作响，仿佛树木之间在窃窃私语，而他这个确实掌握了秘密的人，即使对树叶也只能守口如瓶！令人难忍的欲望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想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秘密很有价值，”他想，“一定很值钱。不过，我不能对别人说，否则就不值钱了。因此，决不能泄露风声！但是，倘若我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那么这个秘密迟早会自我暴露的，”比鲍克在继续思考。“他们运送火药并不是用来撒在面条上的。这就是说，要把秘密告诉别人。告诉谁呢？对父亲说——毫无用处。对我们共同的妻子说——那更没有用了。这个秘密可能是无价之宝，不过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个人才这样认为。而他又远在天边，到他那儿去可不容易，因为这个人就是当今的奥地利皇帝！只有他才会由于这个秘密而赐给比鲍克整袋的黄金、城堡，也许还会授予将军军衔。真正的将军！”

想到这里，比鲍克那颗硕大无朋的脑袋不禁发热了，犹如放在炉子上被火苗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的沙锅。各种各样的计划在他脑袋里沸腾。

晚上，比鲍克调换岗哨时，这些想法仍然在折磨着他。通常他是在副省长就寝之前换岗的。比鲍克每次都到副省长那儿来向他作简短的汇报，报告说大门已按时关闭，塔楼上有巡逻兵站岗，未发现“任何异常”，在村里巡逻的副省长的“近卫军战士”也未发现任何情况。这一次，比鲍克也作了例行报告，说格奥尔格奥周围一切都平静，但最后终究忍不住又加了一句：“假如有什么值得怀疑的，那么这个危险现在已经远离此地了。”比鲍克的那句话脱口而出，是违背自己的意愿的，然而副省长听了却陡然一震，用惊奇而审视的目光看着他。

“您在叨咕些什么？”他用埋怨的口吻问道。

比鲍克窘住了，试图寻找退路，可是无计可施，只得乖乖地一口气说了出来：

“大人，您是怎么认为的，埃赛先生的那些大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

“他不是说过：一个寡妇的嫁妆。”

“兴许是的。不过这个寡妇已经有了一个合法的丈夫。”

“什么？你认识她？”

“我们当时都很爱她。”

“比鲍克，比鲍克。住嘴，没羞没耻的家伙！”

“确实如此，大人！看来，我将重新投入她的怀抱，而您，大人，也会……”

“比鲍克，您喝多了，醉迷糊了！”副省长笑了笑说。“我一开始就认为，您的部队喝一桶酒未免多了点。好吧，那个女人起码长得很漂亮吧？”

“对我和您来说，她确实很漂亮。她就是伟大的美人——匈牙利！”

“什么？你是不是想说？……”

“完全正确，——他们运的是她的嫁妆！我看过他们的箱子。里面装的全是火药和枪枝！”

副省长此时正在脱靴子，吓得一脚把萨克森人用来脱靴子的工具踢得飞起来，一直滚到卧室远端的角落里。

“这不可能！”格奥尔格伊大声喊道。“他们究竟给谁运送这份‘嫁妆’？”

“给特克利大公夫人的儿子费伦茨·拉科齐。”

“你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听见他们领着昨天和今天前来拜访他们的那些人宣誓的。”

格奥尔格伊气得脸色发紫，霍地站了起来。

“领他们宣誓？在这里，在我家里？您为什么不立即向我报

告?”

“因为我不是间谍。这样做可能会变成告密，我没有说。而眼下，这只不过是报告了，因此我毫不隐瞒地对您直说了。”

“您当时没有说，真蠢！”副省长稍稍平静之后指出。“不过，您这样做也许是对的！但是，现在立即命令大家上马去追赶！他们不会走得太远的！”

然而比鲍克只是搔了搔后脑勺。

“今天是礼拜六！我的那些孩子们都分散到村里的各家各户去了。”

格奥尔格奥的村民们严格维护自己女儿的好名声，每周只有一次，即礼拜六晚上才允许小伙子们到有未婚少女的家里来作客；不过，那天晚上小伙子可以和姑娘一起呆到天亮，他们紧挨着坐在床沿，用喃喃情话驱散寂寞和睡意，这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特别是老人们和谐地打鼾时。

“没关系，会集合起来的！命令他们吹号，或敲塔楼上的钟！”

吹号就足够了。农民院子里的懒狗都纷纷醒来，狂吠不止。一对对情侣，被狗叫声惊动了，他们侧耳细听塔楼上的哨兵在寂静的黑夜里用自己的号子吹奏出异常动听的声音：

起来，士兵，
穿好上衣，
佩上马刀，
还有马枪，还有马枪！

他不会慌张。
假如有可能，
再带上一小壶伏特加！

因为在战斗中，
酒壶就是你的大尉，你的大尉！……

比鲍克很懂得如何维持军纪。格奥尔格伊迅速穿好衣服，走到台阶上，想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就绪。“近卫军战士”很快就集合完毕了，这使他大为满意。来得最早的是两个年轻的比鲍克，因而格奥尔格伊亲自表扬了他们；接着飞奔而来的是腋下夹了一双靴子的皮什塔·福里什（他从哪儿跑来的——这一点人们始终追问不出来），而健壮如牛的格尔格伊·戈卢勃老远就大声喊道：

“Hic sum，domine colonellus！①”

城堡的大院复苏了，挤满了人。只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约日·汉托什，躺在烤干房附近，地上铺着一件旧皮袄，怎么也唤不醒他。

“给马备鞍子！”比鲍克下令说。

油灯点亮了，灯光开始在打着响鼻的马群里闪烁，仿佛小星星在拴马桩上跳起了舞。比鲍克的坐骑古纳尔也牵来了。直到此刻，“上校”才想起来：说实在的，他究竟去干什么呢？

“大人阁下，我还不了解您的命令呢！”

“难道我没说过吗？”格奥尔格伊惊奇地问。“您瞧，这件事使我太激动了。事态非常严重！应当谨慎行事。您要多加小心！您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追上他们。遇上岔路，多问问道，必要时最好分成两队。可是，命令要传达给这两队人马。我想，拂晓前您能赶上他们了。把我的兄长抓住，送到这儿来，不过要留神，千万别让他出什么事儿！您直接从这儿给他带一匹备好鞍的马去，我骑的那匹索瓦。”

---

① 拉丁语，我在这儿，上校先生！——俄译者注

“埃赛先生和他的那些大车该怎么处置？”比鲍克问。

“不！对埃赛先生用不着处置。让他自行其事，在上帝的保佑下走向自己的命运吧。听明白了？”

“明白了。有什么听不明白的？”比鲍克拖长了声调慢吞吞地说，但是从他困惑不解的语气中不难看出，他尚未摸透主人这道命令的用意何在。

“您要知道，比鲍克，命运还允许人们对它的决定作一些微小的修正。但是，如果有人试图把缰绳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不放，那么命运恐怕会失去耐心的。”

“总之，大人，您不想干预此事？”

“完全正确。您猜对了。”

“但是，您的预见还不够全面，大人。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可不是一个只要对他说一声‘请您跟我一起回家去’，就会心甘情愿地让我束手就擒的人。假如您给我书面命令，让我不论死活把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带来，我才好办事。您想要我把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先生活着带来见您，这可相当棘手。不是猫，就休想逮到活老鼠。譬如说，我看见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先生带着枪，而且大车里兴许还藏着马刀。倘若他向我发动攻击，我可不能保证自己不还手。谁想动手杀我，即便他生来就福星高照，也必然要送命。因此，大人，您给我一份书面的逮捕令，让您的哥哥自己去看。”

“您说的或许有道理，”副省长表示赞同。他回书房写了一张逮捕兄长的命令。当他重新返回台阶时，队伍全都上马了。格奥尔格伊再一次把比鲍克叫到自己身边。

“上校，逮捕令给您，要见机行事，主要是——守口如瓶。决不能让任何一个活人了解我和您刚才的谈话。”

接着，格奥尔格伊取出一小袋银塔列尔，把它交给比鲍克，又补充说：

"打仗是要花钱的。您回来后，再全部报销。"

一勾新月从瓦拉伊家的烤干房后面缓缓升起，爬上了小山丘，公鸡喔喔地乱啼，远处的沼泽地里传来麻鸦响亮的啼叫声，打破了黑夜的静谧。城堡的两扇坚实的橡木大门打开了，铰链发出轧轧的响声，骑兵们疾驰而去。

格奥尔格伊心里轻松多了，他回到卧室，刚想脱衣服，城门又轧轧地响了，接着窗下传来了马蹄声。

"普列斯顿，出去看看，什么事情……"

普列斯顿去了很久没有回来。格奥尔格伊等得不耐烦了，他打算再派一个卫兵去找普列斯顿，可是老佣人却自己一瘸一拐地来了。

"你慢得象蜗牛爬！"格奥尔格伊责怪他说。"喂，那儿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奥什姜来了一个信差。"

格奥尔格伊的心怦怦直跳。

"送什么来的?"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送来一封信，"普列斯顿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那就把信拿到这儿来，"副省长异常激动地说。

"信我没拿来，因为首先要用烟熏，对它进行消毒。"

"那么信差本人在哪儿?"

"他也需要烟熏。"

"你一下子什么都讲不清楚了吗？你的脑袋瓜子真灵！为什么信差也要烟熏?"

"因为……唉……他也……因为奥什姜……发生了这个……鼠疫……"

副省长顿时面如土色。

"因此，女主人、您的妹妹、达尔瓦什夫人已经去世，死于流行

性鼠疫，她升天国了……”

格奥尔格伊这个身材魁梧的硬汉子，象斧背击顶的大公牛，差点儿摔倒在地，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铁石心肠的副省长一阵心酸。一幅幅孩提时代的情景在他脑海中不断地掠过：幼小的卡塔琳卡和他一起在草地上追扑蝴蝶；他回忆起他们骑着一头小毛驴扮演多鲍齐夫妇①的情景：他完全模仿图画上的场面，自己骑在毛驴上，让妹妹坐在他后面，把冒着烟的火绒塞进毛驴的耳朵，毛驴顿时拼命地狂奔起来，一口气跑到杜尔斯特河边，甩掉背上的两个小孩，跳进小溪里，来回翻滚，想把着了火的耳朵浸到水里。（认为驴子就是驴子的人，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驴子！）他还记得，后来他们在阳光下晾晒可怜的卡塔琳卡湿透了的裙子的时候，她不敢回家，吓得放声大哭。天啊，小女孩长得美丽绝伦！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他仿佛看见她仍然睡在小溪边的柳树下，湿漉漉的衬衫紧紧地裹住她那瘦小的身躯。现在她不在人间了，永远不在了！失去妹妹固然痛苦，但格奥尔格伊的心底里却激起了一阵更为强烈的忐忑不安的浪潮：罗扎莉娅怎么样了？

“信！立刻把信拿来！”格奥尔格伊大声喊道。

普列斯顿飞奔下楼去了，在楼梯上和马里亚克大婶撞了个满怀，她用镊子夹着那封信，举得远远的，正朝老爷的卧室走来。

“嗳，普列斯顿，我正巧碰上了您！您去唤一个文书来，”她吩咐说。“让他们给老爷读信。我们可不能把这封信直接交到老爷手

---

① 据传说，摩哈赤会战（1526）中的英雄米哈伊·多鲍齐，为了使自己的妻子不致被俘当奴隶，亲手用剑刺死了她，本人则在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米哈伊·多鲍齐和伊洛娜·多鲍齐夫妇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民族气节被诗人们作为楷模来歌颂，并成为大量绘画作品的主题。——俄译者注

里。不过，叫哪个文书来呢？也许，让德拉维茨基来吗？不，不行。德拉维茨基是个有钱的小伙子。最好叫醒那个病得半死的帕列日纳伊，他反正生痨病，在吐血。不，亲爱的，唤他也不行。他母亲要为他哭得死去的。还是去叫那个费里·巴诺来，他上一次吃饭的时候不是说我连酥皮大馅饼都不会烤吗！现在我倒要看看他会不会读信……"

然而，她的种种安排全是多此一举：她刚打开副省长的卧室门，把镊子伸进门缝，格奥尔格伊就一把抓起了信，没等女管家醒悟过来，就读起来了：

亲爱的内兄：

我写此信时，上帝已经按照他那凡人无法预知的意志，把我们可怜的卡塔莉娜召唤去了，我们染上了可怕的流行病，它的名称叫"鼠疫"。我本人也感到鼠疫正在向我逼近，耳朵里已经听到圣米哈伊①的马蹄声。我嘱咐他们把我埋葬在我心爱的卡佳②身边。我还让给你送这封信的那个信差，把我的一份遗嘱交给罗日尼奥的教会，遗嘱中也提到了罗扎莉娅。很遗憾，我们没能活到她结婚的那一天。鼠疫是一个从伊斯密尔来的军火商给我们带来的：他到克拉斯诺戈尔卡去，顺道在我们奥什姜歇宿，结果死在我们这儿。我们一听到瘟疫的消息，立即将罗扎莉娅送到林务员家里——她的妻子当初是罗扎莉娅的第一个保姆。茹扎·马里亚克(现在她在夫家的姓名是茹扎·瓦尔加)对罗扎莉娅十分疼爱。她带着罗扎莉娅和丈夫一起居住在萨巴达卡森林的深处，那里空气极其清新，这在当今时代是莫大的幸福。森林属于一位在我国边疆区

① 匈牙利人把柩车比喻为圣米哈伊的大马车。——俄译者注

② 卡塔莉娜的爱称。——译者注

定居的土耳其巴夏所拥有，说实话，他只是偶尔到那里去一下，目的是充分享受享受他那妻妾众多的生活。内兄，我放肆地谈及此事，你可别见笑，我对爱情的幸福和欢乐已丝毫不存羡慕之心，对自己的不幸也已无动于衷。我出现在万物的造世主面前的时刻来临了，随着这一时刻的临近，我的愿望和悲伤也在渐渐消失。确切地说，已经完全枯竭了。最后的那段旅程用不着我作准备，因为我知道我即将抵达终点了；我不着急，因为我决不会迟到；和卡佳分手，我并不悲伤，因为我和她很快就会重新结合在一起。你来一趟吧，看看自己心爱的女儿，她在林务员瓦尔加家里。林务员虽然在土耳其巴夏手下挣钱糊口，可是个老实人，虔诚的基督徒。你别到奥什姜来，这儿太危险，反正赶不上我们的葬礼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葬入土。我们不举行隆重的葬礼，也不念往生咒，尽管我知道我们的牧师达尼埃利·波汉卡已经准备了一篇娓娓动人的布道词，他是雇农的儿子，我资助他到几所国外的神学院去学习，将他培养成了牧师。上帝也许把我的这桩善举记载下来，而眼下，在人世间，我病入膏肓，药石无效了。假如你愿意，让罗扎莉娅继续留在林务员身边，因为她住在那儿比别的任何地方危险性都小，更不用说你们的格奥尔格奥了。一场大战迫在眉睫。前几天我收到内兄亚诺什的来信，他在信中极其秘密地劝我武装起来，在指定的地点与他的队伍会合，因为拉科齐大公已经率领部队向匈牙利进发，并于本周末在拉沃奇涅附近的波兰边境等着他们。我无法答复内兄了，因为他大概已经动身了，倘若你有机会碰到他，请转告，要他们这一次比以往干得聪明些，而我再也不会和他在一起了：组织一支长眠大军的最高统帅已经召唤我去了。

经常想念我吧，亲爱的内兄。至于我是否能再想起您，我

可不知道。

一七〇三年六月九日，写于奥什姜。

达尔瓦什

又及：在我的地窖里还藏着二百三十四桶葡萄酒，这些酒我来不及喝了；其中的二十桶烈性红葡萄酒来自我在奥特罗科奇的葡萄园，这座葡萄园还是当年的马佳什国王种植的，其他的酒都是用餐时喝的白葡萄酒。假如你要出售，千万注意，别把可怜的卡塔莉娜亲手用粉笔写上"Attends"①字样的那三桶酒卖掉，得保存下来，里面装的是令人难忘的一六六三年产的托考伊葡萄酒，那一年炎热的夏季一直持续到万圣节②。看来，这几桶酒我也不可能喝了。阿门。

格奥尔格伊读完了信，心情略微平静了点。这封信虽然写于弥留之际，但语气毫不伤感，甚至还有点乐观，似乎达尔瓦什在嘲笑死亡。只有匈牙利人才善于这样死去。

格奥尔格伊想到的第一个念头是，在夜幕下立即动身到奥什姜去。可他转念又思忖："亚诺什怎么办？我的雇佣军天亮之前就要把他带来了！我不能把亚诺什托付给任何人，假如将他留在这里，他会重新逃跑的。不，我得把亚诺什带在身边，这样至少能保住哥哥的一条命。"

副省长作出抉择之后，再也不想睡了，他抽着烟斗，坐等天明。如此突如其来而又错综复杂的事件并未吓倒他，相反却使他的思路更加敏捷：他觉得自己称心如意，成了一只在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的大海上空翱翔的海燕。总之，他要等亚诺什回来，和他一起带

① 法语，等一等。——俄译者注

② 即持续到深秋，因为天主教会于十一月二日过万圣节。——俄译者注

着女管家马里亚克立即动身到萨巴达卡森林去找自己的女儿。就这么办。可是，把罗扎莉娅安置在哪儿呢？不能让她继续留在森林里(妹夫的想法多么令人可笑!)。女孩子已经十四岁，就要出嫁了。对姑娘进行良好的教育，使之具有耀眼的光泽，全在这最后两年，是时候了。在这两年里，她应当成为大家闺秀。否则，错过时机，就无法挽救了。他决不把女儿送到托波尔茨去。他对托波尔茨始终心存芥蒂，仍未摆脱猜疑的魔爪。再说，小姑娘住在托波尔茨也不安全。洛邦茨要焚毁村庄的话，托波尔茨首当其冲，当然，不应该当这样的预言家，将事情预料成如此结局。让罗扎莉娅返回格奥尔格奥老家吗？万万使不得。这无疑将她送入刀山火海。究竟该如何安置她才好呢？

格奥尔格伊突然心血来潮，萌生了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计划。他受了德国作家当时的一篇著名短篇小说的启迪，小说里描写一位名叫赫洛德维格的公主，为了摆脱别人的跟踪，藏在伦敦的一个刽子手家里，谁也没有想到要去那儿搜查，结果她化险为夷，躲过了灾难。格奥尔格伊的设想是：考虑到战争威胁近在咫尺，必须将小女孩安顿在一个固若金汤的城市里，譬如说廖切，尽管廖切居民对她的父亲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计划妙极了！实行起来也很方便，就象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简单，不过事先需要经过周密思考。在廖切，罗扎莉娅将安然无恙。那里既安全又舒适，因为城里有一所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开设的贵族女子寄宿学校，有一次卢任斯基老头儿说过：一个被送进学校时是十几岁的小姑娘，出校时将变成一位宫廷贵妇。

格奥尔格伊对计划的细节尚未想妥。而制定细节是最伤脑筋的事情。这个计划必须秘密实施。只能绝对保密。于是，格奥尔格伊打消了原来的主意，决定不再携带女管家马里亚克同行。要使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也意想不到，她在教育帕尔·格奥尔格伊

的女儿。

他反复推敲自己的计划，直至天色黎明。一轮红日喷射着万道金光，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可是比鲍克和他的那支队伍仍然杳无音信！格奥尔格伊惴惴不安了。早饭后，他亲自登上瞭望塔，登高远眺，久久地凝视着四周。队伍无影无踪，大路上毫无尘土飞扬的迹象。他们究竟跑到哪儿去了？真糟糕！直到中午时分，帕利·绍尔捷斯才骑着一匹大汗淋漓、精疲力竭的马匆匆赶到。格奥尔格伊立即迎上前去。

“其余的人在哪儿？”他老远就喊道。绍尔捷斯既不回答，也不下马，只是脱下高筒军帽，用手掌抹去脸上淌着的汗珠。

“他们快到了吗？”副省长追问道。

“都走了！”那个士兵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不明白，老弟。”

“他们全留在那儿了。埃赛先生和我们要抓的您大人的哥哥，对我们全体伙伴讲了一次话，他们就象熊蜂钉住蜂蜜那样跟随着他们。两位老爷说得亲切动人，真带劲儿。总之，伙伴们个个都宣了誓，要去投奔拉科齐。”

副省长低下头，轻轻地说：

“那也只能如此，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

（马里亚克大婶的听觉特别灵敏，她断言，老爷说这些话时恨得咬牙切齿。）

“比鲍克也跟他们走了？”副省长问。

“他还没回来吗？”骑手惊奇地问。“在斯托扬采村的岔路口，上校把我们分成了两队，并且说：在多尔基查山谷会合。他命令小比鲍克带队。我们在那儿会合了，而上校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勃拉格洛文斯基森林就往回走，返回格奥尔格奥去了，因为他害病了。”

副省长气得两眼冒火，但他强压怒火，没有说出已经到了嘴边

的骂人话。

“嘿，干得太好了！那好吧，你总算回来了。”

但骑在马上的人摇摇头。

“不，大人，我也不回来了！(看模样，那个年轻人果真不打算下马。)我只是来向您转告埃赛先生的消息的。因为大人的哥哥说：‘出于礼貌，应该告诉我弟弟一声，说你们留在这儿了。谁愿意去？’‘我去，’我回答说，因此我骑着马飞快地到这儿来口头转告您，他们是这样说的：塔马什·埃赛先生和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先生向您问候，并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您的那些马匹无法归还了。马是您的，而人的良心是属于匈牙利的，但是人们不愿意步行，说什么：‘库鲁茨不是四脚奔跑的狗。’因此，埃赛先生和格奥尔格伊先生也无可奈何，只能请您大人稍稍等一段时间，等他们回来，然后和您算清这笔马帐……”

骑手象连珠炮似地说完上述这番话，举手敬了一个礼，双脚夹了一下马刺，扭转马头，冲出大院，疾驰而去。

格奥尔格伊与其说怒火满腔，倒不如说惊奇万分，他默默地望着逐渐远去的骑手的背影，直到他跑到尚未建成的肯杰利旅馆附近，消失在大路上升起的一团尘埃中。“唉，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我也无能为力了。要知道，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是一颗匈牙利的心。”

格奥尔格伊是个聪明人，他迅速权衡了一下利弊：把他的士兵和马匹都弄走，这对共同的事业有利；他们这么干是违背格奥尔格奥的意愿的，这在皇帝眼里可以证明他清白无辜；还有最后一点，他得知消息后，并未表示任何不满，这一点也将被拉科齐大公的朝廷记上一笔。

“马里亚克大婶，”他对女管家说，“给我收拾一下，准备动身！我去参加葬礼。乘他们套车的那会儿工夫，您差个人到比鲍克家

去：真奇怪，上校回来了，还是又想去干什么坏事……”

“没回来，老爷，他没回来！他老婆刚才还在这儿，向我打听他在哪儿。我还对她说：‘谁找他？’她脸一下子红得象煮熟的虾子……您说得对，大人：他准是干坏事去了！咳，坏蛋，该把他放到地狱的油锅里去煎！只要魔鬼不把这个恶棍从地狱里扔出来就行。”

“您为什么对他生那么大的气？”

“我怎么会不生气？您别看我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毛皮匠的遗孀，我什么都懂！除了他，还有谁会拐走我们那些可爱的士兵？谁也不需要他的那些丘八的时候，他们在这儿干坐着，象蝗虫那样狼吞虎咽，吃白食。可现在，大人在路上用得着有人好好保护的时候，您的部队全没了！”

“我不需要部队保护。”

“倘若您在路上碰上强盗，或者遇见那些不信上帝的坏蛋——廖切人，那怎么办？”

“一切都听天由命，马里亚克大婶。”

“话是这么说，大人，可是上帝要保佑的人太多了。大人，您最好还是从剩下的人中间挑两个善于骑马的，带在自己身边。”

但是，格奥尔格伊并未听从马里亚克大婶的劝告（“喂，您等一会儿要后悔的！”她埋怨说。），不仅未带卫兵，连车夫也不要。代替车夫的是穿着一件普通农民衬衣的忠实仆人普列斯顿，他坐在大车的赶车席上，大车由两匹马拉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读者一定会猜到，在赶车的后面坐在一捆干草上安详地抽着烟斗的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谢佩什省的铁腕人物——副省长。

路上倒也并不寂寞，只是路程过于遥远了些。尽管皇帝的走狗们年复一年地从匈牙利搜刮民脂民膏，然而他们却始终未能使匈牙利彻底破产，因为她的财富每年都在重新生长出来。五月份来临了，它是愉快活泼、笑容可掬的美人儿，又给人们带来了德国

人将在秋天掠夺去的一切。今年春天也是如此，周围的景色赏心悦目：山谷里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山坡上放牧的白色羊群膘肥体壮，大车沿着道路不断前进，真正的富饶地区也随之而展现在两位旅行者的面前。燕麦田和荞麦田都种上了三叶草，长势非常茂盛，接着是红褐色的庄稼地和种满罂粟的田野，色彩缤纷，鲜艳夺目，最后，他们进入了格奥苗尔省，那里是一片小麦构成的海洋，正在抽穗的麦子随风摇曳。那里的道路在悬崖峭壁之间蜿蜒曲折，蔚为奇观，它忽而爬坡，忽而下山，忽而又通过茂密的柞树林或风景如画的峡谷。潺潺的小溪到处可见，始终伴随着旅行者：它们突然迎面出现在林边的某处，仿佛一群狗崽仔，从大车旁边奔跑而过，令人目不暇接。建造在陡峭山顶上的那些阴沉而古老的城堡，忧郁地睥睨着下方。古代传说中那些可敬可爱的英雄们的幽灵在城堡的周围翱翔。处处可以看到一座座清真寺，它们正在逐渐地变成废墟，好象在提醒人们，匈牙利人已经把外国的上帝——真主，驱逐出境，然而却没有去触动真主的那些庙宇。但是，基督教堂都被粉刷一新，雪白而整洁，有些地方的教堂，钟楼顶上的十字架被换成了公鸡，有些教堂则恰恰相反，公鸡又改成了十字架！① 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匈牙利人并未惊动自己的基督教上帝，只是为了上帝的居民而争论不休：加尔文教徒和天主教徒为了居民们而吵架，但两者却都深信，他们之所以争吵，目的是讨好上帝，然而要知道，他们都信奉同一个上帝。

一路上还遇到几家客店，那里可以喂马，店主和旅客们往往能聊聊天，相互谈谈人世间发生的事情。时间就这样在这家小旅店到另一家小旅店之间慢慢地流逝。旅客在这些客店里逗留一阵子，就仿佛看完了一张象床单大小的报纸，了解了人类的需要、悲伤和

① 这句话暗示基督教会内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内讧（雄鸡是新教的象征）。——俄译者注

忧虑。

当时的国内生活是动荡不安的，人们在迫不及待地等着什么东西或什么人出现……

……是啊，维列茨隘口已经响起了“他”的马蹄声！

两匹马小步奔跑了整整一宿，接着又是半天。傍晚时分，眼面前终于出现了美丽的杭特峡谷，从克列诺茨奔腾而下的波光粼粼的里马河流经这里，里马索姆巴特城就座落在河边（农民们把该城称做巴季，而古时候它是一个村庄，名叫伊什特凡法卢）。城里有两座教堂，教堂钟楼上的两只铁公鸡在晚霞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在那个年月，它们吃的不是寻常的麦秕而是人们的鲜血。

伊什特凡法卢村后来就变成了里马索姆巴特城。顺便插一句，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那里出现一座封建领主的城堡（这里有一座萨巴达卡城堡），以城堡为中心就形成一座城市。城堡是个大买主，它需要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也就是说需要手艺人的劳动。因此，各种手艺人犹如绵羊找盐那样接踵而至，在城堡附近定居。假如城堡主人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地主，爱好奢侈，那情况更是如此。再说，当时人们并不是用现在的标准（他的马厩是否宽敞，每年举行多少次舞会，他的夫人向巴黎或维也纳的哪一位裁缝师傅定制服装）来衡量老爷是否富有，而是询问他城堡周围的城市有多大。例如，万贯家财的贵族霍蒙纳伊为霍蒙纳城奠定了基础；埃斯捷尔哈齐建立了基什马尔顿城、帕帕城和塔塔城；祖传的卡罗伊城堡周围形成了纳季卡罗伊城，等等。

但是，里马索姆巴特城大概比较走运，因为萨巴达卡城堡以及里马索姆巴特城均属于名门望族拉科齐所有。而这个家族经常流离颠沛，没法在一个地方常住下来。

可是，就外观而言，那个时候的里马索姆巴特城酷似一个大村庄：一幢幢低矮的正面只有两个窗洞的房舍，屋顶上铺的是芦苇或

麦秆，然而在这些当时就可以算得上拥挤不堪的陋室里，却有为数众多的工匠在里面干活：制革匠、漂洗呢绒的匠人、染色匠、制陶匠和其他各种手艺人。当然，那个时候人们并不是按照门面装潢来确定各家匠人的行业的，因为当时的各个城市里既无招牌、匾额，又无橱窗，只能根据气味来辨别。格奥尔格伊和普列斯顿路过里马索姆巴特时，到处都闻到各种各样的气味：忽而闻到鞣革溶液又酸又涩的味道，这意味着附近住着一个制革匠，忽而飘来一阵香肠和肉冻的刺鼻的大蒜味，那就是说他们驶过一家肉铺。格奥尔格伊突然大声喊道："看在上帝的份上，普列斯顿，快点儿走，我要憋死了！"显而易见，大车正在走近一家制造脂油蜡烛的院子，那里确实臭不可闻，更需令人掩鼻而过。从那里拐到了大街，从沿街打开的窗子里传来一阵阵浆糊的气味（那是皮匠和他的帮工们在这儿干活的象征），这才使人感到特别轻松。

全城的各个角落千篇一律：各种气味代表各种行业。

在巨大的长方形的集市广场上，夏季的特产——红艳艳的甜樱桃，在堆积成一座座小山似的白面包中间显得格外耀眼。当然罗，大自然是慈祥的母亲，她把礼物首先馈赠给孩子们。格奥尔格伊下了大车，想给罗扎莉娅买几串樱桃作为礼物。就在女小贩给他称樱桃的时候，他幸而发现附近有一家买糖果点心的铺子。他当然也得去光顾一下，再买点礼物给罗扎莉娅。在所有的行业中，食品业最具有创造性。这个行业不是处于商业神的庇护之下，而是受到爱神丘比特的直接关照。食品师傅的制品充满了爱意，体现了娇媚之态，因而食品师傅根本不是匠人而是诗人。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作品，诗人用诗句，食品师傅用蜜糖饼干使少女们莞尔而笑，脸上泛起红晕。有的蜜汁饼干是一种所谓促使人们猜测的工具，把它塞进男伴的嘴里，犹如给他出了一道谜语，让他推测美女们是否喜欢他，应该怎样去引起她们的注意或者如何跟她们开玩

笑。譬如说，心形的蜜汁饼干是毫不掩饰的暗示；撒给骠骑兵一把扁桃形的饼干，是一种预言；做成裹在襁褓里的孩子形状或摇篮形的饼干，则纯然是恶作剧。但是，父亲买给姑娘的饼干，无论什么形状，都不过是一种食品，毫无别的什么意思。

格奥尔格伊买了许多点心甜食，然后继续上路，朝奥什姜方向驶去。

在萨巴达卡桥的那边，“三头松鼠”旅店门前站着一群手持长矛和铁叉的人。

“喂，站住！”他们用铁叉对准了两匹马的前胸，大声喊道。“你们上哪儿去？”

“到奥什姜去，”格奥尔格伊回答说，同时从他那海泡石烟斗里喷出一大团烟雾。

看来，他的答复使那个问话的矛兵感到惊奇。

“难道您不知道奥什姜在流行黑死病吗？”

“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

“嗯……您仍然想去那儿吗？兴许您有要事吧？您去找谁呀？”

“去达尔瓦什家，”格奥尔格伊回答得很干脆。

从旅店里走出一个中年人，花白的长发遮住了耳朵。他的相貌不知为何很象一只猛禽。由于没有听清楚答话，他禁不住好奇地朝那个矛兵喊道：

“什么？他说什么？到哪儿去？”

“到达尔瓦什家去，”矛兵回答说（从他的口音可以听得出，他是巴季市人），他转过身躯，麻脸上带着一丝讥笑，对格奥尔格伊说：“倘若您到达尔瓦什家去，那您不该上这儿来。”

“那该到哪儿去？”

“到那儿去，”麻脸汉用手指了指天空说。

“什么？难道？”格奥尔格伊吓得大声喊道。

“对。老爷和夫人都去世了。”

“老爷也？”格奥尔格伊脸如土色，含糊不清地问。

“他们俩眼下在阴间一起做煤块买卖呢。夫人是昨天埋葬的，今天埋葬了老爷本人。但是，您别费心了，即使他们还活着，我们也不会放您过去。未经我们许可，谁也休想溜到那儿去。我们是鼠疫关卡，”矛兵挺起胸脯，用矛杆朝地上捅了一下说。“我们把鼠疫禁闭在这扇大门的里面。”

格奥尔格伊心如刀绞，烟斗也从嘴里掉了下来，他默默地凝视着顷刻之间变得对他空旷荒芜的远方。

“快回去吧！”矛兵催促道。“干吗还停在这儿？命令就是命令！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

普列斯顿转过身子，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眼主人，问道：

“回去吗？”

格奥尔格伊打了个哆嗦，如梦初醒。

“为什么？继续走，普列斯顿。如果不能去奥什姜，我们就不去。不过，我有点事情要到萨巴达卡森林去。您放我们走吧，好心人！”

“不行，毫无商量的余地！”哨兵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你们过去。”

“那您是什么人？”

“这用不着隐瞒，”麻脸的矛兵傲慢地回答道。“我是个公职人员。市监狱的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监狱官——克列缅·佩热拉；市长先生禁止任何人离开奥什姜或者进入奥什姜，否则我将被开除，并受到杖责。就是这样，命令不准通行，让鼠疫自行消灭。反正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好鼠疫。”

“可是，我并不打算去奥什姜，而是去萨巴达卡森林。”

"哈哈，每个人都会这么说的！"

"您可以相信我，我也是一个'公职人员'，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决不会撒谎的。"

克列缅·佩热拉撇了撇嘴，露出了不信任的讪笑。

"哈哈，任何人都会说自己是公职人员。那您是什么人？"

格奥尔格伊犹豫不决，假如被他识破这次微服出访，岂不要破坏自己的计划。

"谢佩什省的副省长！"普列斯顿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嘿，这谁都会说，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的！"佩热拉大声说，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那辆显得寒碜的轻便马车。

就在这个时候，格奥尔格伊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打了个手势，招呼佩热拉到自己身边来，将一个闪闪发光的银塔列尔塞进他的手里。

"我相信您，您说服了我，"麻脸汉恬不知耻地立即改口说，并举长矛向他致敬。"可是我仍然要劝您，大人，别到萨巴达卡森林或更远的地方去。我们倒可以放行；既然这个人决意想死，那是他的事情嘛！倘若您只是到林务员那儿去，那您大概不会死。然而，难题就在于……"

"在于什么？"副省长诧异地问道。

"是这样，假如去的那个人死了，就在当地埋葬。他就不会把鼠疫带到我们城里来了。倘若他没有死，那关卡就不让他再返回巴季城，即便他是国王本人也罢。我们决不能让黑死病蔓延到我们城里。因此，问题就在于您，大人，是否打算再回来？"

"嗯，您说得对，"格奥尔格伊回答说。"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去了之后仍然能够回来？"

麻脸的矛兵搔了搔后脑勺。

"办法倒有一个，"他吞吞吐吐不太乐意地说，"譬如说，大人，

您只到林务员瓦尔加那儿去。”

“是吗？我恰恰是到林务员瓦尔加家里去。您认识他吗？”

“怎么会不认识！”

“据说，他是个好人？”格奥尔格伊决定打听一下他的为人。

“说得完全正确。他今天在萨巴达卡旅店玩九柱戏时又打了一次九柱。”

“那么，究竟用什么办法呢？”

“这么办，假如派两名公职人员护送您，大人，到瓦尔加先生那儿，然后再护送您回来，但是您得发誓，保证只到他家里为止，决不继续前进，那样我们才能放心大胆地让您进去和回来。”

格奥尔格伊对这个合情合理的建议很满意，于是和佩热拉攀谈起来。

“对！”他说。“就是说，还是可以到那儿去的罗？”

“进去容易，回来就难。我们今天早晨就放过一个骑马的人。顺便说一下，他自称是大人您手下的人，说什么要到布达去，不打算回来了。他怎么能够闯过奥什姜这一关继续上路，那是他的事情。在奥什姜的那一面，也设立了一个象这儿一样的关卡。我们的市政当局是这么考虑的，一旦黑死病吃完了食物，就自然而然停止蔓延了。”

“您刚才说，有一个骑马的人过去了？”

“是的，一个军人。”

“他还说，他是我手下的人吗？”

“是的，他吹嘘说他在谢佩什省副省长那儿服役，甚至还威胁我们大家，假如我们不让他过去，他就用马刀把我们都砍死。他还说，他到布达去给总督本人送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倘若使者由于我们的过错而迟到了，那么总督将下令把我们这个城市全部烧成灰烬。嘿，市长先生亲自检查了他的证件，命令我们放行。”

“这个军人的模样长得怎么样？”

佩热拉详细描述了骑手的外貌和衣着，然而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马，那匹马走路溜蹄，而且额头上有一个星标印记。

“是古纳尔！”普列斯顿失声喊道。

“嘿，该上绞刑架的坏蛋比鲍克！”格奥尔格伊喃喃地说。他立即猜到“上校”带着什么秘密到布达去出卖了，因为“上校”从窃听到的谈话中得知，总督目前正在布达。某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会使格奥尔格伊暴跳如雷，但有时候他对极其重大的事情却完全无动于衷，假如他当时正在做什么事情（例如，在修剪指甲），那么任何动静，即使家里着火也不会促使他中断自己的活儿。因此，他又立即回到了自己的正题上来：

“监狱官先生，您说说看，我怎样才能得到两位公职人员护送呢？”

“他们只能由市长先生亲自分派给您，大人眼下不在这里。”

“你们现任的市长是谁？”

“是达尼埃利·卡塔伊先生阁下。”

“达尼埃利·卡塔伊吗？那么说，他是我的熟人了！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左腿有点儿瘸，是吗？”

“可走起路来挺直的。”

“他从前当过格奥苗尔省的法院陪审员？”

“是他。”

“三四年之前，我们划分省界的时候，我见到过他。”

“好呀，既然您大人对他很熟悉，您不妨到他家里走一趟。”

“他住在哪儿？”

“住在里马河边。”

“我不想走回头路。老实说，我这个人很迷信。也许，能给他写封信吧？您意下如何？”

“可以写封信给他，”佩热拉表示同意。“假如一个人知书识字，为什么不写信呢。拿我来说，宁可自己跑一趟，这要比写封信轻松得多。不瞒您说，我以前也识过字，我的书法挺漂亮，可现在手都僵硬了。这儿的旅店里有墨水，请随意写吧，而这位典狱长先生——他在这儿备着马——将派一个信差把您的信送交市长。”

格奥尔格伊下了大车，乘普列斯顿忙着灌装几口袋燕麦作为马料的工夫，走进了旅店，准备动手写信，然而困难却不少。首先要找一张信纸。“三头松鼠”旅店的掌柜是大腹便便、笨手笨脚的克连采先生，因而经常光顾这家旅店的客人们给他起了个嘲笑性的绰号——第四头松鼠。他帮了个忙。出于对这位名闻遐迩的客人的尊敬，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从《圣经》上撕下了一页白纸，这张白纸和另一张同样的白纸一起粘在《圣经》里，用来书写克连采先生子女的名字、出生日期或死亡日期，同时也用来记录天上出现的星星的名称；由于第一张纸已经写满了，他撕的是第二张，克连采可以说是向命运发起了挑战：今后他的孩子再也无权诞生或死亡了。克连采虽然因此而感到可惜，因为命中注定他往后再也不能生育了，然而他的孩子们却反而得到了补偿：几个十三、四岁的小克连采奉父亲之命，要在院子里抓住一只鹅，从鹅身上拔下一根毛，用典狱长先生的小刀把鹅毛削得可以写字。抓鹅这桩差使给孩子们带来了莫大的欢乐，孩子们欢快地尖声喊叫着，追得院子里的鹅嘎嘎地大声乱叫，终于抓住了一只老鹅；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它失去了自己身上最长的一根羽毛，而格奥尔格伊先生已消除种种障碍，在纸上写下了如下几行字：

鄙人是谢佩什省的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现正在旅行途中，因有要事，想去萨巴达卡的林务员瓦尔加先生家。鉴于贵市的市政当局由于黑死病而下达的命令，我无法前往。

然而上述这位瓦尔加先生的住处并不位于鼠疫区之内，无论我去他的萨巴达卡森林，抑或从那儿返回，均不会对贵市构成威胁，故而我竭诚希望您，市长先生，别让我继续处于目前的那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因为这有失您这位基督徒和贵族的体统，请您出于上帝的仁慈和您的宽恕，允许我事毕返回家园。

愿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健康长寿，市长先生。

一七〇三年六月，星期三，写于萨巴达卡旅店，并在此恭候佳音。如此云云。

格奥尔格伊写完信，用特地从墙上刮下来的石灰洒在信纸上，将信卷成一小卷，用手指把两面的边揉揉平，草草地封上，交给了佩热拉。佩热拉拿着信，走到一群正在旅店另一个角落里喝酒消磨时间的市民跟前，问道："谁愿意跑一趟，把谢佩什省副省长的信送到城里去？"

"什么？"有一个人从桌旁一跃而起，说道。他就是格奥尔格伊来到关卡时，从旅店里向外张望的那个头发花白、面孔象鸟的人。"谢佩什省的副省长吗？ 就是用枪打死廖切市市长的那位赫赫有名、叱咤风云的格奥尔格伊吗？我亲自把这封信送进城去！他建立了巨大的功勋，我怎么能不满足他的愿望，以示敬意呢！"典狱长兴高采烈地喊道。"我这一辈子打死过八头熊和三十只野公猪。可是，我宁可将这一切都替换成打伤一个廖切的萨克森人，这样也就如愿以偿了，我用人格担保！信在哪儿？快给我！"

佩热拉把信交给了格奥尔格伊的崇拜者，他已喝得酩酊大醉，脚步踉跄，然而，人们费力地将他扶上马之后，他却象在马鞍上扎了根似地坐得稳稳当当，并象箭一般地朝巴季城方向疾驰而去。

"看来，这位老乡很不喜欢萨克森人！"马佳什·克连采边说边恋恋不舍地用手掌抚摸着自己的大肚子。

“那当然罗！”佩热拉龇牙咧嘴放声大笑。“他年轻时在廖切的一个屠夫那里当帮工。后来，市议院下令割掉他的一只耳朵，并将他驱逐出境，使他蒙受了耻辱。因为他生活放荡。”

“嘿，是只老公猫！”旅店老板愤怒地说。“难怪他现在老是夸夸其谈什么道德品质，难怪他把头发梳得盖没自己的耳朵。”

下　卷

第　十　章

"希利尔-巴夏"①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市长卡塔伊先生当时正在自治局里处理诉讼纠纷。其中有一桩刑事案件涉及到一名行为不端的女人，她理应受到惩罚，以儆效尤。

受人尊敬的铜匠伊什特凡·佩列茨的妻子鲍尔芭拉，清晨趁全城人仍在熟睡之际，偷偷地潜入里马河边别人家的菜园（确切地说，是屠夫多鲍什的菜园），从畦垅里拔了一篮鲜嫩的洋葱。鲍尔芭拉·佩列茨的过错已经调查核实，因而市长决定处罚她：罚这个少妇套足枷一天。她失声痛哭，扬言受不了这种羞辱，要投里马河自寻短见，而她的丈夫，心肠软弱的伊什特凡·佩列茨对她动了恻隐心：恳求市长允许他本人代替老婆受刑。市长为人态度严肃，高傲自负，对任何事情都讲究秩序井然，他每逢礼拜天总要用他那甜美的男低音嗓子歌唱赞美诗，可是这一次却经不住她丈夫的苦苦哀求，破例允许他代替自己的贤内助套一整天足枷，从而使全城的人都痛骂他的老婆并嘲笑这位丈夫。

但两个星期后，铜匠的妻子因某件小事与丈夫发生了龃龉。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不休，相互指责，她在盛怒之下突然对丈夫大喊道："快闭嘴，你这个套足枷的囚犯！"还用牛奶壶砸他的头，把这个可怜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市长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因为佩列茨家的院子就在市长家的隔壁。市长让随从把这个泼妇叫来，宣布了

对她的判决：砸破佩列茨先生的脑袋，处以笞打六下；责骂丈夫代替她当众受辱，加刑十二下。此外，决定将这一非常事件载入市的地方志永久保存，以便使该事件世代相传，让所有愚蠢的丈夫和正在打算结婚的年轻人引以为戒。

市长先生正在向文书口授自己的决定，他对口授决定颇感兴趣，从中获得莫大的快慰，因为他具有叙述故事的才能，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使者双手捧着格奥尔格伊的便条来到他面前。

卡塔伊看完便条，立即委托副市长约瑟夫·普特诺基监督判决的执行，尽管他是个单身汉，但他认为观看诸如此类的场面是一大快事，有时候，如果受刑的妇女以女性的魅力或者眼泪触动了他的恻隐心，他往往会大发慈悲，赦免了她。

一言以蔽之，市长有时候原谅人们的弱点，然而他本人却完全处于自己的各种弱点的支配之下。其中之一，就是他对名门望族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难怪他的官职步步高升，扶摇直上）。

他下令立即套车，赶着去见正在迫不及待地等候答复的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因为太阳已经落山，暮色开始从阴暗茂密的萨巴达卡森林向这儿扩展了。

市长没听完话就明白了事情的实质，他对格奥尔格伊说了一大堆恭维话，说什么副省长显得年轻了，气色很好，并用官场老手那令人惊叹的三寸不烂之舌向格奥尔格伊解释了一下，应该通过何种最佳途径到萨巴达卡的林务员家去。

“根据我们的副省长米克洛什·帕拉什季先生的指示，我们拥有全权处理这类事务。倘若行人必须进入位于森林中的那座神秘的城堡，我们完全有权放他通行，只需记下他的姓名、称号和通过

---

① 巴夏：旧土耳其、埃及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高级军政长官的称号。——译者注

的详细时间，并给行人以训示：必须向巴夏先生要一份由他亲笔签名并盖章的证明书，证明此人是何时离境返回的。如果一切迹象表明，上述行人除了巴夏的城堡之外，并未在任何地方逗留，就准许他回来。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大人，"市长最后说，"别违反这些条件，因为在死亡面前我们大家是一律平等的。请原谅，这并不是我的个人意见，因为这是《圣经》里说的，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死，但我们时时刻刻处于死亡的边缘。"

"说实在的，这个巴夏是什么人？"格奥尔格伊问。

"是我们的希利尔-巴夏，"卡塔伊先生简单地回答。

"可是，土耳其人不是早就被赶出杭特省了吗？"

"对，到处都被赶走了。不过，我们这儿还留下唯一的一个土耳其巴夏。"市长不无自豪地回答说。

"他怎么会幸免于难的？"格奥尔格伊惊奇地问道。

"我诚恳地请求您，他并不是'幸免于难'的。他是最近才到这儿来的，一个人来的，不是依靠军队成为大地主的，他和其他那些在这里拥有大量地产和庄园的外来富翁一模一样。譬如说，他拥有萨巴达卡森林，这是他向巴拉沙家族买来的。这个土耳其人很喜欢这些地方。他在森林里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四周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他在那儿供养自己的妻子们——愿上帝宽恕他——总共有八个美女。"

"这对普通老百姓不是一个坏榜样吗？"

"瞧您说的！这种榜样是没人会去学的。在我们边疆区，有时候连一个老婆还嫌多呢。刚才就发生了一件值得令人深思的事情，不过我不讲给您听，否则您会憎恨一切女人的。还有一点，我们这儿的人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巴夏。他是一个身材矮小、非常可爱的人。钱多得不得了，他花钱象流水，决不亚于挥金如土的浪荡军官。商人、珠宝匠和手艺人之所以住在这里，完全是为了想把

东西卖给他的妻子们，因为他本人往往半夜里偶尔赶回来——天晓得他从哪儿来的。而且在城堡里只呆上几天就走了，也是夜里动身的——天晓得他又上哪儿去了。但他的妻子们日子过得很阔气。她们花大笔的钱买丝绸、呢绒和各种各样小饰物。而巴夏本人是个心地极其善良的人。谁家失火，烧掉了房子，他就给木料。他准许穷人们在整个大森林里捡枯树枝，他吩咐林务员瓦尔加说，要允许别人在他的橡树林里用橡实喂猪——尽管按照穆罕默德的说法，猪是肮脏的牲口（让他的学说见鬼去吧），总之，不论我们向他提出什么样的请求，他总是乐于掏腰包的。眼下他为我们的宗教改革派教区在别斯捷尔采定制了一口大钟。"

"看来是一个好人。可是，他知不知道你们副省长的命令？"

"噢，那当然罗！副省长先生每次到这儿来，总要去拜访希利尔-巴夏，只要他在城堡里。最近，四天之前他到巴夏家去过，他们大概在那个时候把事情商量定当了。"

在普列斯顿从马头上解下那两只吃空了的燕麦袋的时候，卡塔伊先生匆忙地在纸片上写了一张便条，说明持条人是晚上八时许经过萨巴达卡旅店往奥什姜方向去的，其旅程终点是林中的城堡，该证明书需经希利尔-巴夏大人签名盖章予以确认。

"这也得谢谢您啦！"格奥尔格伊说，他用手掌拍了一下市长的手掌。"有机会，我一定尽力酬谢您。"

他已经上了大车，但又向市长提了个问题：

"这里的关卡对我说：我妹夫达尔瓦什死了。你们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

"我们每天早晨派人建立一条联络线，每隔五十沙绳① 站一个人，穿过森林，一直延伸到奥什姜。洛顺齐的一位医道高明的大夫

---

① 每沙绳等于二·一三四米。——译者注

约瑟夫·马库利克(他竟敢始终呆在那里，八成是胆大包天的小伙子!)来到林边，向人链中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大声报告新闻，那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就这样把消息传到萨巴达卡哨卡。省里的命令也是用同样办法传达给我们的。可是今天早晨，不知为什么医生没有到指定地点来。看来，他的末日也来临了!”

“好吧，谢谢您。上帝保佑吧! 祝您健康，市长先生!”

“也祝您健康，大人，上帝保佑您平安归来!”

他们相互作了种种良好的祝愿之后，就分手了。格奥尔格伊的大车终于走上了隐没在树荫底下的林中道路，树叶发出轻柔的簌簌声，迎接黑夜的到来。也许可以把森林看作在悒悒不欢，因为鸟儿欢快的鸣叫声停止了，只有啄木鸟依然在东敲西啄，松鼠在树枝间窜来窜去。草丛、蕨丛和灌木丛中，一些蚱蜢还在跳跃，吱吱地鸣叫。不远处突然响起了钟声。这是什么钟声? 是不是希利尔-巴夏城堡里敲的晚餐钟? 可是据介绍，城堡应该在大路的左面，而钟声却来自右面! 也许，这是奥什姜的教堂里在为亡灵做祭祷弥撒? 而且，晚风透过树枝构成的无边无际的网络仿佛送来了神香和死亡的气味。想到这一点，格奥尔格伊不禁打了个寒颤。

“多么悲惨的晚霞，普列斯顿! 太凄凉了!”

但是，一阵阵庄严肃穆的钟声忽然又从左面传来了:“叮当! 叮当!”

“嘿，活见鬼了!”普列斯顿大声说。“兴许是狡猾的雕鸮在开我们玩笑。”

“你说什么?”

“雕鸮学敲钟的声音，象得不得了。有一次我亲身经历过这种玩笑。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呢! 那天夜里，我们在多瑙河南岸地区迷了路，突然听到了钟声，于是决定:径直朝钟声方向走，到那个村庄去。我们越走越深入巴康大森林的密林深处，后来走了两天

两夜，没吃没喝，总算出了森林。这可真是的，森林毕竟是森林嘛！”

然而萨巴达卡森林并不亚于巴康。萨巴达卡森林沿着如桌面般平坦的原野一直延伸到奥什姜。这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它大概从未尝到过犁耙的滋味，这是尚未开发的边疆，它从未受到人类意志的暴力摧残，从未有人要求它：“给我生产这个，给我生产那个。”而这里的土地正在生产它自己想生产的东西。自古以来，这里的野草青葱翠绿，长得齐腰高；旋花、常春藤和其他匍行植物，盘根错节，令人无法通行，并把那些树冠亭亭如华盖、高傲地耸入云霄的巨大的千年古树相互紧密地连成一片。著名的斯洛伐克江洋大盗亚诺希克，就是在这座森林里将一些从过往商人那儿抢来的呢绒送给在这儿游荡的大学生做衣服的，他量布的长度是从一棵山毛榉树到另一棵山毛榉树。这就是他的度量单位！

黄昏时的朦胧逐渐凝合起来了，远处事物的轮廓越来越模糊不清。大路上出现了一个灰色的斑点，这是早已熄灭的篝火留下的灰烬。一棵大树树干上的皮被烧焦了，那是它遭雷击的痕迹；灌木丛里萤火虫发出淡绿色的光芒，象闪烁的小星星；平铺在林中空地上闪耀着银光的一块块粗麻布，是高山上流泻而下的小溪。“吙儿！吙儿！”这是什么声音？噢，那是到溪边来饮水的鹿群发出的响声，鹿群听到咕隆隆的车轮声，吓得朝密林深处逃窜，头上那多枝多叉的鹿角折断着树枝，鹿蹄声震耳欲聋。远在四周的鸟儿，被喧闹声惊动了，纷纷振翅而飞；雕鸮也停止了鸣叫，钟声消失了；躲在树枝丛中的一只松鼠，睁大了那双象两粒黑色小珠子似的眼睛；一只雌青鹰飞向高空，吱吱吱地哀鸣不已，但是它那做母亲的敏锐目光，发现周围并无险情，就急急忙忙飞回自己的窝里去了。只有钻在茎秆又细又长的燕麦草里的甲虫才泰然自若地在它那缓缓晃动的摇篮里摇来晃去。

“离农庄还很远吗，普列斯顿？你熟悉这条路吧？”

“大概不远了：青鹰惯常在离鸡窝不远的地方做窝。那就是说，周围必定有村庄。他们说，要在竖着一根白色圆柱子的地方拐弯，这根圆柱是为了纪念一位被土耳其人杀死的老爷而建造的。详细情况我当然不清楚。不过，柱子真是白颜色的话，我们想必会发现的。您听，那儿好象有狗叫声。”

最后，在不远处的黑暗中终于象巨大的幽灵似地呈现出一座白色的方尖碑。普列斯顿拐了一个弯，驶离了用石块铺砌的大道，他们面前很快就出现了两扇闪耀着灯光的窗户，窗户犹如一对发光的眼睛，为他们指引道路。经受了白天困顿的炎热之后，在枝条浓密的树荫下行驶，非常惬意。格奥尔格伊脱掉了帽子，让清新的晚风冷却一下自己发热的脑袋，而自己则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在黑暗中射出灯光的两扇窗户。他在想：“我的小罗扎莉娅正坐在窗前编结，也可能在小油灯旁读书。”现在，当格奥尔格伊距离女儿只剩下两三分钟路程时，他突然感到极度惶恐不安，心头怦怦乱跳。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影子蓦地从树林后面跳到大路上，其中包括已故的廖切市长，他双手拿着枪，似乎正瞄准明亮的窗户。

“不，不！”格奥尔格伊差点儿喊出声来，他忽然觉得又怕又冷，甚至动手扣起自己的上衣钮扣。

“凉快了，普列斯顿。你不觉得吗？我身上发冷。”

“您说什么呀！我却全身冒汗，都湿透了！”普列斯顿反驳说。“嘻，高兴吧！喏儿！大人，那好象就是林务员的房子啦。”

“你们别靠近，要碰着铁丝的。这里整个村子都用铁丝围住了，”黑暗中有一个响亮的声音警告他们说。“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大概是迷路了吧？”

“不是迷路，”格奥尔格伊回答说。“我们来找林务员瓦尔加先生。”

"我就是,"那个声音回答道。"你们从哪儿来的？从山上来，还是从下面来的？"

"从山上来,"格奥尔格伊边说边跳下大车。

"你们怎么通过萨巴达卡的？"

"市长批准的。"

"嗯,"林务员回答说,"我马上给你们点灯。不过,首先得允许我向你们提几个问题。形势不仅破坏了铁的法律，也破坏了我们好客的惯例。在奥什姜肆虐的可怕的传染病迫使我们不得不倍加小心。"

"请问吧,先生！"

"你们有何贵干？运东西来吗？"

"恰恰相反,我们想运走。"

"运走什么？"

"一位姑娘,"格奥尔格伊回答说。

"那你们准是搞错了,不应该到这儿来。我们家里已经没有姑娘了。"

格奥尔格伊猛地一怔,心如刀割。

"她在哪儿？"他结结巴巴地问。

"在巴季城里的亚诺什·绍什那儿干活。"

"我们找的不是那位姑娘。大概发生误会了吧。"格奥尔格伊反驳道。

"我再也没有姑娘要出嫁了。我自己的女儿还在睡摇篮呢。说实话，还有一位姑娘，可是她还未成年。况且,她是我家的客人：我想你们找的不会是她吧。"

"万一找的正是她呢？"格奥尔格伊说。

"嘿,那你们只能打道回府了。我发过誓，连一丝微风都不让她吹着，更不用说让别人的手去碰她了。既然我说了，那就要做

到！”

“连父亲的手都不能碰她吗？”格奥尔格伊深受感动地问道。

“大人阁下，您莫非是副省长先生？”

“是的，是我。罗扎莉娅的父亲。”

“哎呀，那又当别论了。欢迎光临！喂，茹日①，快拿灯来，亲爱的！”

过了一会儿，在微弱的灯光照耀下，大门口出现了一个体态窈窕的女人的身姿。林务员从女人手中接过提灯，朝客人们迎面走来，给他们引路，好让客人们从紧系在树木之间的一根铁丝下面钻过去；在黑暗中，陌生人想靠近房子，必然会碰到这根铁丝上，铁丝的另一端缠在房子的门把手上，即使屋里的人睡着了，它也会向他们发出警告，说明有外人来了。

“我们就是这么生活的，大人！请从这儿钻过来。看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惹上帝生气了！”

格奥尔格伊热情地握了握林务员的手。

“我亲爱的女儿身体好吗？”

“托上帝的福，健壮得象颗小核桃，聪明得象位哲学家。茹日，你在哪儿？你来看，茹日！你猜猜是谁光临我们家了？”

“天啊！是副省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喔唷，您老多了，大人！”

“嘘，你这个傻瓜！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丈夫嗔怪她说，然而他并无丝毫怒意。“你还是去照料一下车夫、牲口，主要是准备晚饭。请进，大人！朝这儿走，向左拐，请，请。”

大门用不着开了：它早已敞开着，只要把床单撩到一边去就行了，床单是用来阻挡苍蝇和森林里的小虫的，不让它们飞进屋来。

---

① 茹让娜的爱称。——译者注

女主人当然并不想立刻进厨房，她忘掉了一切礼节，飞也似地跑进房间，要把这个愉快的消息尽快告诉罗扎莉娅小姐。

房间里的桌子上放着一只盛满植物油的玻璃杯，油面上象微型的小船那样漂浮着一只木头的小圆环，点燃的灯芯固定在圆环中央，就是这根灯芯向四周散射出微弱而闪烁的光线。床旁边放着一张正在摇晃的摇篮，里面睡着一个婴孩；小天使有趣地咂吧着嘴唇，仿佛在告诉别人，她此刻在七重天——她当然不是靠小翅膀飞上去的，而是被好心肠的司眠小仙女接引去的——并且梦见母亲那对温暖的乳房。

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坐在摇篮边低声哼着小曲，纤细的小腿有节奏地踩着摇篮，只要瞧上一眼她那露在细棉布裙子外面的大腿，就不难看出，这个小姑娘会使男人们眼花缭乱、恋恋不舍的时刻已为期不远了。况且，那双纤细的大腿又配上一张可爱的脸蛋、漂亮的小嘴和大大的眼睛，眼睛的颜色象森林里的紫罗兰。令人诧异的是：她的脸上找不出丝毫正统古典式的特征，然而那张脸却非常迷人；额头稍微低了一点，可线条却美极了。大概很难说清楚，年轻的罗扎莉娅有哪一点特别美丽，但整个人样却很漂亮，漂亮得楚楚动人。话又得说回来，假如我们看得出她美在哪里，那么我们的这种出自肺腑的赞叹可能会立即消失殆尽，代之以平淡无奇的“有根有据的喜悦”。然而，可以毫不犹豫地指出，她那小小的鼻子虽然有些微微上翘，却非常可爱迷人。

女主人茹扎悄悄地走到罗扎莉娅身后，双手蒙住了她的眼睛。两只粗大的手掌把女孩子的整个脸庞都遮住了，使她面前突然一片漆黑。

“茹日！”罗扎笑着说。“我一闻气味就猜到是你：你刚才碾过大蒜来着。”

“你别猜我，猜猜谁上我们家来了，”林务员的年轻妻子高高兴

兴地和姑娘逗乐。

"莫非有人来了?"

"你没听见外面的车轮声和狗叫声吗?"

这时,格奥尔格伊已经走进了房间,但他还得忍耐一下,以免破坏女主人那个愉快的玩笑。

"难道你那颗小心肝没感觉到谁在这儿吗?"瓦尔加继续追问道。

"你说狗叫吗?可能是卡塔莉娜姑姑派维斯图拉到我们这儿来啦?"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难道维斯图拉这只狗会值得你为它心跳吗?不是的,小心肝儿,来的那个人是世界上能使你最高兴的人。嗳,你想想看,你最爱谁?"

"喔唷!快松手。我猜着了。玛丽娅大妈从托波尔茨来了。"

这几句话犹如利剑一般刺透了格奥尔格伊的心房。他很想使这场玩笑到此为止,因为其后果太令人痛心了,然而脚和舌头却不听使唤。

"不对,不对!"瓦尔加夫人笑着说,她边取笑边补充说:"压根儿就不难猜。你好好想想,探探自己的心窝!"

罗扎莉娅沉思起来。格奥尔格伊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他低下头,焦急地等待着,象一棵即将枯萎的小草在等待一场及时雨。

"不,我猜不出来,"罗扎莉娅灰心丧气地摇晃了一下浅颜色的秀发说。

她把脸蛋从茹扎的手掌里挣扎出来,当看见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惊奇得一下子扑到他怀里。

"哎呀,是您,亲爱的爸爸!您怎么会突然到这儿来的?这里连鸟儿都不会飞来的。"

她的神态快活而随便，既不欣喜若狂，也不冷若冰霜，这使格奥尔格伊很难堪。罗扎吻了吻他的手，格奥尔格伊则弯腰吻了吻小姑娘的嘴唇。其实，格奥尔格伊并不需要把身子弯得很低。在他俩分手的日子里，罗扎象一棵小树那样长高了。格奥尔格伊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她那可爱的小脸蛋和匀称的身材，唉，突然发现小姑娘迅速擦干净自己的嘴唇，仿佛想抹掉他接吻所留下的痕迹——尽管父亲的胡须也许只是扎痛了她。她的动作进一步刺痛了格奥尔格伊的心。他伤心地叹了口气，转身问瓦尔加：

"请问，林务员先生，我能不能马上去和巴夏谈谈？"

"马上去？和巴夏？明天早晨不行吗？"瓦尔加吃惊地问道。

"不行，萨巴达卡鼠疫哨卡放我回去是有条件的，我得带着巴夏亲自盖过章的字条，还要写明我何时到达何时离开的。"

"明白了！那您就住在我们这儿，大人，直到鼠疫过去好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建议说。"我发誓，您在这儿不会寂寞的。今天护林的伙计们正巧发现了一头熊。我们去逮住它。"

"我自己就象一只被逮住的熊，"副省长嘟哝道。"不，明天早晨我就该回家了。"

林务员搔了搔后脑勺。他是一个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身强体壮的正直人，目光坚定而坦率，有点沉默寡言，居住在森林里的人多半不善言谈。想和森林交谈，就得有本事保持沉默。

"这种时刻很难见到巴夏，很难呀！但是，不妨试试看。"

瓦尔加请客人让他换身衣服然后去巴夏家。他走到耳房另一头的那间房间去了，格奥尔格伊留在女儿和茹扎那儿。茹扎立即向客人提了一连串问题："格奥尔格奥有什么新闻吗？某人某人还活着吗？普拉维茨的几个女儿出嫁了吗？妈妈难道一句话也没让您转告吗？"

"没有，什么话也没有。不过，那是我的过错。"格奥尔格伊竭

力为女管家辩解说。“我没对她说我要来接罗扎莉娅。”

“来接罗扎莉娅?”茹扎顿时神色忧伤地大声问道。“您是不是打算把她带走?”

“有打算。”

罗扎已经重新坐回到正在熟睡的婴儿身边，仔细打量着那枕在枕头上的小小的胖脸蛋儿。她猛地抬起头来。

“您在开玩笑吧,亲爱的爸爸?”她问道，并向父亲使了一个狡黠的眼色,这个眼色驱散了他心头的一切苦楚,仿佛太阳偶尔露出一丝微笑就驱散了笼罩在古老山峰周围的浓雾。

“不,不是开玩笑,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格奥尔格伊说,他的语气已经变得高兴了。“你如今是个大姑娘了,该考虑考虑你的未来了。”

罗扎莉娅从桌旁一跃而起,用两只手指提起自己的裙子,象陀螺那样在父亲面前旋转起来,姿态优雅、高傲、愉快,一副娇生惯养的孩子腔。

“哎唷,亲爱的爸爸，您的眼睛在哪儿呀？我还小着呢！倘若您同意,我最好还是留在奥什姜。”

“嗯,留在奥什姜……”

格奥尔格伊及时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才没有将到了嘴边的苦水都倒出来。他不敢把令人悲痛的消息告诉小女孩，使她伤心。

“您干吗还要留在奥什姜?”他反驳道。“总之，既然我想这样做,你得听话。”

“可我不想,”女孩子表示反对,她戏谑地跺了跺纤细的脚。

副省长对罗扎莉娅的激情奔放和孩子所特有的、固执的性格由衷地感到高兴,他故意逗她,说:

“你的‘我想’和我的‘我想’,究竟哪个厉害,你怎么认为?”他

问道。

“您的，”女孩子急忙声明说。她假装顺从地低下了头，以致使她那在夜间已经拆散了发辫的长发碰到了地板，发出簌簌的响声，象金色的幕布遮住了她的脸。“您的‘我想’是命令！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倘若人们害怕命令，命令才有威严。我不知为什么一点也不怕您和您的命令，亲爱的爸爸。”

她把盖在脸上的金色长波浪甩到了一边，聚精会神地皱起了眉头，活象一个凝神沉思的老太婆。

“兴许是因为，小心肝儿，你爱我吧？”副省长语气温和地低声说出了自己的假设。“好了，到我跟前来。”

小姑娘走到父亲身边，但执拗地摇着头。

“不对，不是这个原因。”

“也许，你不爱我吗？”

“我尊敬您。”

“为什么你不爱我？”

“不知道，”她若有所思，心情忧郁地喁喁说道。

“那为什么尊敬我，你知道吗？”

“知道。因为圣诫里说：‘要尊敬自己的父亲。’”

“那就是说，圣诫毕竟是命令了？”

“因为圣诫来自上帝，我怕他。”

“可是你也爱他呀。”

“不，瞧您说的！”

茹扎·瓦尔加赶紧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哎呀，你，小异教徒！难道可以说出这种话来！”

罗扎扮了个鬼脸，她那羞答答的脸上立即出现了两个迷人的酒窝。

“茹扎，你把手掌挪开！我对你说过：你身上有股大蒜味。”

格奥尔格伊心情很愉快，孩子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闲聊使他感到温暖。直到此刻，他才理解瓦尔加无意中说的那句话的含意，他说：女孩子象位哲学家。

格奥尔格伊抓住了女儿的手，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的手温暖而柔软，象长着满身绒毛的雏鸟。

"喂，到我跟前来，小异教徒，"他边说边抚摸女儿的头，欣赏她那瀑布似的金发。"你给我解释一下，小姐，你为啥不喜欢亲爱的上帝？"

"因为亲爱的上帝不爱我，"小姑娘固执地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的？"

"假如他爱我，就不会夺去我的妈妈了。"

格奥尔格伊感到自己的眼泪已夺眶而出，因而把脸扭向一旁。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眼睛朝敞开着的窗户外面观望（仿佛在侧耳细听森林里的什么响声），然后走到女儿面前，用温和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她，似乎想尽量记住她那张富有表情的脸蛋上每一瞬间所起的变化，他根据表情变化猜测她的心情，象在阅读一本令人伤感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书。

"你看，我对你的教育过问得太少了。你脑子里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可怜的卡塔莉娜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可是……不过，我干吗要说这些呢？我讲到哪儿了？噢，讲到这儿了，卡塔莉娜姑姑不太注意你的发展，因而你浑身长满了刺，象一枝野蔷薇：谁也不会修剪一下它的枝条，跟谁也不相干。好啦，你别噘起小嘴了，事实就是如此嘛！有些方面你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傻孩子，有些方面却相反，过于老成了。总而言之，是个小野人！而我想把你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小姐。譬如说，你既无精神支柱，也无明确的目标。说起话来，毫无分寸！你自己想想看。你刚才说：'我不爱上帝是因为上帝不爱我。'要知道，你这样无礼地谈论创世主是种亵渎行为，因

为上帝的旨意是人类的智慧所无法理解的！不用说你那小小的儿童的智慧，就连哲人圣贤们的睿智也都无可奈何，不可企及！上帝把自己智慧中的极小一部分赐给了人，这一丁点儿智慧小得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危害。他从智慧的海洋中舀出一汤匙给这个人，舀出一茶匙给另一个人。喂，你干吗突然连连打呵欠？当心点，我给你一巴掌！”

“先生，请您别生她的气，”茹扎·瓦尔加赶紧出来打圆场。“譬如对我来说吧，我很喜欢罗齐卡打呵欠，这样可以看见她那副白得出奇的牙齿。”

格奥尔格伊只是笑了笑，不想分神，而是继续往下说：

“假定偶尔有一次你说对了，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你不爱上帝是由于上帝似乎并不爱你。即使是这样的话，你的判断也仍然没有丝毫意义，因为你连我也不爱，而我呢，非常爱你。喂，你回答吧，小鬼！”

“假如您，爸爸，爱我的话，”小姑娘回答说，她转眼间把整个谈话变得充满了孩子气，“您就会带礼物给我的。”

“要知道，我是带了礼物来的。怎么搞的！”格奥尔格伊忽然想起来了，朝窗外高声喊道：“嗳，普列斯顿，把那包礼物拿来。”

瓦尔加先生仍然没有回到这间屋里来，格奥尔格伊已经焦急不安地朝门口张望。门外确实响起了脚步声，但进来的是普列斯顿老头，手里拿着一包东西。罗扎莉娅迫不及待地动手把它打开。

然而，她马上大失所望地把那包礼物推开了。

“唉，您太令人可笑了，亲爱的爸爸！”她孩子气地摇了摇头说，“我又不是小孩子，还拿饼干做礼物送给我。”

“那你想要点什么呢？”

女孩子调皮地抖动着双肩说：

“喏，丝绸呀，头带呀……嗯，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嘛……”

然而，小调皮鬼立即可爱而淘气地在自己的每只耳朵上都挂上两颗红艳艳的樱桃，摇晃着漂亮的小脑袋，让这副耳坠左右晃荡。

“嗳，罗扎莉娅小朋友!”副省长佯装生气地喊道，“你这样的人，劝都没用，小狐狸精。我把你当成大人的时候，你就装成不懂事的孩子，而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您别骂这个可怜的孩子!”女主人又来袒护小姑娘了。“您别生她的气，大人。要知道，玫瑰花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时候，只能叫做花蕾。但花蕾绽开了几片花瓣后，就可以称自己为小玫瑰花了。”

可惜，格奥尔格伊哪有时间来仔细品味这个富有诗意的形象性比喻，因为门外传来了男主人的说话声。

“我准备好了。假如大人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动身了。”

格奥尔格伊戴上帽子，跨过门坎进了耳房，但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他发现，在熊熊炉火的反光照耀下，他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头上缠着白色的土耳其包头布，身穿褐色长袍。他已经想伸手去摘掉头上的帽子，以便向陌生人问好，然而这个“土耳其人”哈哈大笑说：

“是我呀，我是亚诺什·瓦尔加!”

“是您吗，先生？我可没想到！为什么要这身打扮？”

“因为，大人，巴夏在我的协助下用这种办法来哄骗先知穆罕默德，当然，如果先知穆罕默德也会上当受骗的话。您要知道，《古兰经》不准许穆斯林接触‘信奉异教的人’。我的主人认为，假使我穿着土耳其服装进他的城堡，那么穆罕默德就闻不出我的基督徒灵魂，也就不知道我是加尔文教徒了。”

“这不可能!”格奥尔格伊说。“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土耳其人要让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姑娘住在他们的闺房里呢？”

“他们认为女人不能算人。”

林务员和格奥尔格伊出了大门就沿着平坦的大道朝树林深处走去，一直走到一棵嗡嗡作响的、树身上有窟窿的老树旁（野蜂大概在这棵树上做了巢），才向左拐弯。自然，一路上谈的都是关于巴夏的事情。

“大概，他是个十分虔诚的人，”格奥尔格伊说，“居然在这类小事方面都恪守《古兰经》，是吗？”

“嘿，他还称不上问心无愧：他也喝点儿酒，”林务员说。“倒不如说这个人很古怪。但是，他性情很开朗，并不傲慢自大。我们的匈牙利贵族没法跟他比。”

“您在他手下任职的时间不短了吧？”

“第四个年头了。”

“据说，他难得到这儿来？”

“每年来两三次，而且住的时间不长。”

“他常住在哪儿呢？”

瓦尔加耸耸肩膀说：

“谁知道他呀。”

“难道从来就没有什么人给他来信或送通知吗？”

“没有。”

“他本人也不写信到这儿来吗？”

“他不写信来。”

“这怎么可能呢？总会有这种情况：某人需要立即通知他什么事。”

“我自己有一次问起过他这一点，他立即打断我的话说：‘没有必要，孩子，问这个是多余的！人睡着的时候，灵魂离开了他那脆弱的躯壳，明天早晨它要么重新返回躯壳里，要么就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躯壳却永远不会问灵魂这段时间在哪儿游荡。因此，主人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又何必去问他是否还会回来呢？真主并不要

求我们这样做。你刚才说："我想通知您。"那有什么必要？倘若是好消息，你就等到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告诉我，让我们一起高兴高兴；假如是坏消息，你也别忙着通知，这样做对别人是有好处的，因为至少可以让他暂时仍然摆脱那些繁杂的事务。'"

"我很赞赏这种哲学，"格奥尔格伊若有所思地说。"只有土耳其巴夏的脑袋里才会产生这样的哲学。但是，连这位巴夏的车夫和仆人迄今都能守口如瓶，这岂非咄咄怪事。"

"他总是乘坐一辆小小的大车独自一人来的，而且通常又是在夜间，看来，他亲自驾驭马匹，因为仆人们都不在他身边。离开的时候也是在夜里。我根据清真寺塔顶上的小旗来了解他是否在这里。"

"这一切果真都具有神秘色彩，"副省长说，他感到十分好奇。"巴夏在这里当然寸步不离自己的城堡了？"

"不，瞧您说的！他喜欢在森林里游逛，有时候也弯到我们家来。这一次来，他几乎每天都来探望我们。今天傍晚他坐在我家的屋前，向我妻子要了一大杯牛奶喝，还和罗扎莉娅小姐聊天，开玩笑。"

"这么说，他也会讲匈牙利语了？"

"会讲，但带有土耳其的腔调。和我说话的时候用德语。"

"我们干吗要讲得这么响？万一他坐在哪个地方的一棵大树下，正在听我们议论他的是非呢。"

"用不着担心，眼下他大概在家里：在这种暖洋洋的傍晚，月亮刚升起来，他的姬妾们就到花园里去，在池塘里洗澡，而他在旁边观看。这是他最喜爱的娱乐！"

"见鬼！"格奥尔格伊用舌头"嘚"地弹了一个响，他乐得不可名状。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时刻他谁也不想见，什么事情也不愿意

过问，所以我实在没有把握，我们能否见到他。无论怎么说，有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扫他的兴。不过，横竖都一样。怕狼，就别进森林！”

“你们的巴夏多大年纪了？”

“是一只老得掉了牙的山羊。”

他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一堵又高又厚的白色围墙旁边，这堵围墙安全可靠地挡住了别人的视线，把花园和“逍遥宫”掩蔽得严严实实。假如要向里面窥视，非得爬上附近那棵最高的大树的树冠上去才行。据说，里马索姆巴特有不少调皮捣蛋的小青年，居然敢于攀登到附近那棵山毛榉的树冠上，偷看在花园里游玩的姬妾们。要是一百年以前，土耳其巴夏会因此而下令砍掉这些胆大妄为者的脑袋的，可现在，希利尔-巴夏只是吩咐仆人砍倒这棵恬不知耻的大树了事。

与围墙匹配的是高大的巨型铁门，这扇笨重的大铁门大概连鲍顿德①亲自用自己的斧头来砍，也未必能砍得破。大门的粗铁链上挂了一把大锤子。只有这把锤子敲出来的声音方能从这个世界传到另一个世界的土耳其天堂里。林务员瓦尔加用锤子在大门上敲了三下，尽管轰隆声响得惊人，却不见有人来开门。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哨子，吹了起来。哨子的小孔发出极其刺耳的声音，而且音调不断变化，从蛇的咝咝声、鸫的啁啾声，直到公牛的吼叫声；这个声音仿佛穿透了层层的密林和厚厚的石墙。

“这算什么玩意儿？”格奥尔格伊恼怒地喊道，并不由自主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简单地说，这是信号。听到这个信号，必然有人会出来张望，

---

① 鲍顿德是匈牙利神话传说中的勇士，武装卫队的首领；据传说，他用自己的棒槌在君士坦丁堡（现今伊斯坦布尔——译者注）的铁城门上打了一个巨大的洞。——俄译者注

或许还会放我们进去呢。也可能不会。"

"我也需要进宫殿吗?"

"我不知道。巴夏很可能听了我的报告就会深信无疑,并在文件上签名。"

他们没等上半分钟,蒙在两扇大门上的某一块铁板格格格地移动了,形成一个小窗洞,里面探出一个缠着土耳其包头布的脑袋来。

"是你,瓦尔加-埃芬季吗?"一个阉人用尖细的嗓音问。"你有什么事情?"

"我有事要和希利尔-巴夏大人说。去吧,好心的尤苏弗,去请求他接见我。"

"你当心点,瓦尔加-埃芬季,倘若主人骂我一顿,那是你的错。我会说,是你逼着我干的。"

"好啦,好啦,尤苏弗,去吧。准保你没事儿。"

尤苏弗用铁板盖住窗洞后就走了,鞋子发出沙沙的响声。

"他是什么人?"格奥尔格伊问。他对这种浓重的东方浪漫主义气氛颇感兴趣。他甚至产生了幻觉,似乎闻到从墙后面飘来一阵阵芬芳馥郁的龙涎香味。

"一个阉人,大人。"

"真的是阉人吗?"

"真正的阉人!"

"活见鬼的事情真多!"副省长惊奇得失声喊道。"我倒想开开眼界,宫殿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说不定,他们会突然放您进去呢。"

然而,笔者和你,读者,却可以未经巴夏的许可,展开想象的翅膀一起进入那禁止闲人入内的宫殿和花园的任何一个角落。首先使我们叹为观止的是宫殿本身。这座建筑物异常优美。它有一个

凉台，并不太大；房屋的外貌呈凹凸形，非常漂亮；大厅很宽敞，上面是雄伟的穹窿形圆顶；左面还有一座伊斯兰教堂式的高塔，结构很匀称。宫殿里没有点灯，台阶上有一盏小油灯，闪烁着淡紫色的神秘火焰。皎洁的月亮可以自由自在地在白色的墙壁上把自己的光华色彩全部显示出来，因而宫殿仿佛是阿拉亭的小妖精们用一块块晶莹透亮、闪闪发光的巨大岩石建造起来的魔殿。在土耳其人最喜爱的天体——月亮那变幻莫测的光线照耀下，这座城堡固然美丽，但更美的却是宫殿后面的那个花园。郁郁葱葱的植物吮吸着一阵阵微微吹拂的和煦的晚风，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盛开的鲜花和蟠曲的灌木丛汇成一片黑压压的波浪，紧偎在一棵棵参天大树的根部，树与树之间挂着吊床和秋千。有一副秋千上荡着一位体态窈窕的年轻妇女，雪白的衣衫紧紧地裹住她的娇躯，但令人惊奇的是，她并非人间的生物，而是形状象女人的白云，她在夜空中飘浮、升腾。阉人偶尔轻轻地推一下秋千，秋千就向上荡去，象一道白色的闪电划过那铺在大地上的深绿色地毯。

在稍远处，透过密如蛛网的树枝，呈现出一大片蓝色的东西，它仿佛是坠落下来的镶嵌着繁星点点的天空的一角，它闪闪发光，犹如一面镜子，安装在用若干把马刀制成的镜框里。噢，不，这是错觉：它不是镜子，而是一口池塘，周围那些锋利的马刀是一丛丛顶端尖尖的芦苇，而深蓝色天空中的星星则是睡莲的白色花朵。那里还有一些白色的影子在轻轻地飘荡，左右摇晃。这是什么？

凡夫俗子们，睁大眼睛瞧吧，也许，还是紧闭双眼更好，否则你将失魂落魄，夜不成寐，因为希利尔-巴夏的那些遐迩闻名的姬妾们正当着你的面脱掉身上的遮盖物，准备沐浴。

池塘边有一点小小的火星在闪烁。哪儿有火星，哪儿就有巴夏的烟袋，而烟袋在哪儿，就可以在哪儿找到那位正在欣赏这一令人销魂的迷人场面的巴夏本人；此刻他舒舒服服地躺在一张安

放在绿树荫下的软圈椅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脚上穿着黄色的便鞋，他把包头布挂在一根折断的树叉上，不断地用白色长袍的袖子揩抹汗涔涔的额头；他目光冷漠——这主要是出于习惯，——一对呆滞无神的小眼睛望着池塘，沉重而微微肿胀的眼皮却随时准备合拢：此刻，他的思想在极为遥远的天边。

有什么办法呢，人就是这么个德行：他迟早会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即使是天堂，那也只是在开头的短暂时刻，才觉得它是天堂，后来就逐渐变成一座普普通通的花园，甚至是森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希利尔-巴夏又产生了新的欲望，目前的情景已显得平淡无奇，味同嚼蜡。年龄在增长，要求也随之而不断提高。聪明的中年人象狂妄的小伙子一样，对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的兴趣都不会持久。上了年纪的人有权选择。他们逐渐成为哲学家，不是寻求乐趣，而是寻找机会来进行比较，取得经验，认识事物。他们不可能随便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剩下的时间太少了。

希利尔-巴夏在自己的林务员家里遇见了一个少女，她还是个天真烂漫、未经世故的孩子，因而对饱经沧桑的人特别具有诱惑力。他和她讲过两三次话，但从此她的形象就始终呈现在这个老人的眼前。现在，希利尔-巴夏正在反复思考各种各样计划，如何攫取这个小姑娘。为此首先要打听清楚：她是何许人？攀折花枝之前，别忘了先仔细察看一下长着这朵花的茎秆。假如茎秆太高，那么老年人是难以够着花朵的。如果是贴着地面生长的野花在吐露芬芳呢？老人倒还可以弯下腰去。当然，一切必需的信息都可以由瓦尔加提供，他甚至还能给主人出主意并从中斡旋，倘若这个林务员并不过分正直或过于粗野的话。希利尔-巴夏边抽烟斗边思考：他应该用什么办法巧妙而谨慎地询问瓦尔加。想从瓦尔加嘴里打听出东西来，谈何容易；林务员一旦发现他不怀好意，很可能把姑娘送走了。不，还是从瓦尔加的妻子着手为好。说不定，这个少女

罗扎莉娅的父母又穷又轻信别人。譬如说，建议她的父母让女儿受教育，答应他们把女孩培养成一名歌手，这个办法行不行？有钱的保护人通常是这么干的。或者，许以高报酬，让她到他这儿来当佣人？黄澄澄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是拉皮条的最好帮手！诚然，女孩子还小，恐怕还未满十四岁，然而众所周知，不正是少男少女的青春年少使老人们欣喜若狂吗？记得他自己还是个少年的时候，那些三十岁或者冒充三十岁，实际上已经三十五的成熟妇女不是纷纷前来勾引他吗？如今，当他年届高龄时，神圣的自然规律巧妙地为他补偿已经失去的欢乐：过去，他往往轻视与自己同龄的年轻女子，而目前，他除了与自己同龄的女性断绝往来之外（上帝保佑，把他从她们那儿拯救出来！），还拼命追逐少女。这是最好的补偿，所以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乐意服从这条自然规律。

正直而虔诚的希利尔-巴夏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而且，必然对真主的英明感到惊奇，真主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合情合理，自然界中的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用处（其中包括对少男少女的迷恋），唯独在爱情的年龄方面，真主却纵容种种稀奇古怪的行为。但是，阉人突然惊扰了巴夏的思考，他禀告说，大门外响起了瓦尔加-埃芬季的哨子声。

“他来干什么？”巴夏咆哮如雷。

“要面见你的光辉容颜，老爷，而且立即想进来。他用世界上的种种刑罚吓唬我，假如我不向你报告的话。”

“去问问清楚，他有什么事情。”

过了一会儿，阉人回来了。

“我问过瓦尔加-埃芬季了。他说他给你带来一位客人，要你，最光辉的殿下，签名盖章，证明他何时到达林务员家，在他家里并未外出过，并直接从他家返回，换句话说，证明他没有到过奥什娄，否则鼠疫哨卡就不让他通过萨巴达卡。”

“去对他说：我现在没空给他签署证明。瓦尔加从世界各地收罗来流浪汉，然后让他们来找我的麻烦。”

“瓦尔加-埃芬季说，他的客人是小姑娘的父亲，就是昨天我按照你的吩咐给送鲜花和海枣的那个小姑娘。”

“噢，真的吗？”巴夏大声问道，并从圈椅里一跃而起。“去让那个外地人进来，把他带到蓝厅去。”

阉人奴颜婢膝地一躬到地。

“遵命，老爷，也让瓦尔加-埃芬季进来吗？”

“不，不。让他在大门外等着。倘若那个陌生人一个人不敢进城堡，那么让瓦尔加也进来。”

阉人急匆匆地走了。希利尔-巴夏整了整衣衫，掩上了长袍的前襟，捋平袍子上的皱褶，缠上包头布，不慌不忙地把烟斗里的烟灰抖在郁金香花形的瓷碗里，在鹅卵石铺砌的小路上来回踱了几步，他多半是在考虑计划，如何劝说这个外地人。他终于离开了花园，走到宫殿门口，在便鞋的沙沙声中上了台阶，打开了蓝厅的大门，而那个外地人已经在厅里等他，正在观看挂在墙上的图画。

“萨利亚，阿列伊库姆！欢迎光临我家，”巴夏双手交叉地放在胸前说道。

突如其来的欢迎声使格奥尔格伊急忙转过身来，用早已准备好的客套话寒暄开了：

“愿真主使你的幸福倍增，无比尊敬的希利尔-巴夏，愿你将……”

突然，他的话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了，他看了巴夏一眼，巴夏吓得往后倒退了一步，而格奥尔格伊不禁失声喊道：

“咦！肯杰利老大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呀？”

肯杰利老大爷（果真是他）发现自己的客人竟然是谢佩什省的副省长，顿时脸如土色。真是天大的巧合，劫数难逃！唉，他在哪

方面得罪了那个眼下把这位格奥尔格伊点拨到这儿来的恶魔？肯杰利深信，他对魔鬼始终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啊，太令人痛心了！这么说，格奥尔格伊就是那个迷人的小姑娘的父亲罗！这是对刚才的种种肆无忌惮、罪孽深重的邪念的报复！肯杰利不仅为自己的匿名行为暴露无遗而感到羞愧和沮丧，而且还感到自己被一种即将受到报应的恐惧感所笼罩：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的并非执法如山的副省长，而是以小姑娘的父亲面目出现的命运之神，它前来复仇了。

但是，肯杰利在最初的一刹那并未钻到地下去（他恨不得这样做），因而他目前别无他法，只得设法把这一桩不愉快的事件化解为一场玩笑。

"嘻嘻嘻！"他嬉皮笑脸地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有人说，我在人世间是不会有幸福的！事实并非如此！我跟谁都不愿意掉换命运。您请坐，请坐下。对我的寒舍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多么罕见的幸福！（应该指出，肯杰利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蛮不错的演员，因为他说到"罕见的幸福"这个词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副嘴里似乎酸得无法忍受的模样，仿佛真的咬下一大块柠檬。）由于高兴，我乐意从我的画皮里跳出来！（于是，肯杰利果真手舞足蹈，东跑西跳，活象一个吵闹的淘气孩子。）您问我，大人，我在这儿干什么？不干什么。只是休息休息。我干了很多活，眼下不妨休息一下。要知道，基督也是为了我而死的……"

格奥尔格伊笑了笑，忍不住要取笑这个老头儿几句：

"喔，是的，耶稣当然也是为您而死的，先生。可是，依我看，您在穆罕默德那儿也没忘了给自己捞一把！"

"我的那个可怜的脑袋瓜想得出什么好点子？"肯杰利哭丧着脸，嗓音哽咽地试图为自己辩解，但是有一点值得赞扬，他涨得满脸通红，不仅面红耳赤，连脖子也红得象砖头。"一切都由于事业上

不顺利。唉，这些该诅咒的事务，我的上帝！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全都是一些腐化堕落的家伙。”

“您受了什么挫折？”

“全是那个贝尔格莱德的巴夏不好！我的很多钱存在这个坏蛋那儿。我借给他，他不还我。后来，我听说苏丹把他调到安纳托利亚去了。巴夏已经收拾行李准备动身了，可是却想不着对不幸的肯杰利说一声‘再见’。我到他那儿去讨钱，他却下令对我的每个脚后跟揍三十鞭。这个家伙太无耻了！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是贵族，但我的脚后跟反正很痛，红得象蟹脚。但是，我们并没有就此放过巴夏，把他痛骂了一顿。我贿赂了大维齐①一下。肯杰利的脚后跟当然和大家的完全一样，但是手很长，特别长。大维齐命令贝尔格莱德说：‘把债还给肯杰利。’用什么来还呢？巴夏什么也没有，只有闺房，还有阉人，还有各式各样的东方丝绸料子。所有的财产都拍卖了。我不得不为自己买下了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宫殿、奴隶、姬妾、地毯和烟斗。您，大人，干吗不抽烟？我得到了六大桶一样的烟草。要知道，这些蠢驴把烟叶放在大桶里，用顶针大小的茶碗喝葡萄酒。”

“可是，无论怎么说，您，先生，是个地道的滑头！”格奥尔格伊哈哈大笑，笑得很真切。

肯杰利那涨红的脸也笑得成了圆形。

“嘻嘻嘻！哈哈哈！有什么办法呢！不得已而作这种孽。这些东西都套在我脖子上了。卖给谁呢？谁也不要。往哪儿安置呢？哪儿也安置不了。我就把全部财产都运到这小树林里，免得惹人讨厌，因为我是个规矩人。不管您，大人，认为我是个怎么样的人，我可不喜欢害人。从此我就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这儿，所谓的仓

① 土耳其苏丹的宰相。——译者注

库里。货物的价格每天在下跌，因为时间在美女们的脸蛋上不断地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这里的气候不适宜，特别是冬天；我最漂亮的一个姬妾是格鲁吉亚人，从小就咳嗽，到了秋天，会象树上的叶子那样枯萎。我家里的绵羊大批死掉。我们的上帝是睁开眼睛的。就在上个礼拜，我在普特茨多尔弗的庄园——马厩和雇农们的房子——烧掉了。您简直想象不出，大人，有多少事情和麻烦压在我身上。一个人最好什么心事也没有。有了心事，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事情总是做不完！他天生要干事情。这里是真主行凶作恶，那里是耶和华称王称霸：他要关心自己的犹太皮靴匠，用我的绵羊制成做皮靴用的廉价的皮革。因此，我才到这儿来，至少可以用一只眼睛瞧一眼自己的财产。"

"这一切都挺好，可是肯杰利夫人知道了会怎么说呢？"

肯杰利老大爷听了这句话，打了个哆嗦，仿佛碰到了一条冰冷的蛇，但是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反驳说：

"哟，女人能懂得这种事吗？象老母猪闯进了橘子林！我简直想象不出她会说些什么。她一无所知：聪明人不会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自己的老婆。"

"假使我去告诉她呢？"

肯杰利先生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用满腹狐疑、惶恐不安的目光盯住格奥尔格伊的脸。

"您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话呢，副省长先生？就说您在森林里，在这座宁静的住处里见到了我吗？"

"穿着土耳其巴夏的服装，"格奥尔格伊接过他的话题说，

"不错。我得珍惜自己的基督徒服装！这有什么不好？可是，我就不能稍微享受一下获得的财产吗？"

"当然，当然，还包括在闺房里享受，按您的说法，闺房也是'获得的财产'，因而闺房您也……"

肯杰利愤慨地举起双手，怒发冲冠地说：

"啊呀，您最好别说了！别吓唬我，我的好心肠的庇护者。我可永远是您忠诚、驯服、勤快的仆人！别再折磨我了！您大概还不了解我的老婆是怎么一个人。大人，请您设想一下那地狱里的痛苦和想想您本人今后也要结婚（我当然并不希望您结婚！）。您要明白，任何东西，即便是地狱和魔鬼们用来煎熬我们的沸油锅（虽然连魔鬼恐怕不敢对您，大人，下手的），也无法与我老婆的那张利嘴相比，想博得我老婆的欢心，所遭受的那份罪别提有多大了。我这个可怜虫走投无路了！"

格奥尔格伊一个劲儿地哈哈大笑，并坐到一张沙发床上，床上铺着贵重的波斯毯子，上面织满了《古兰经》里的格言。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难道我会出卖您吗，先生？但是我很高兴，上帝向我揭示了您的秘密，所以我现在决定把自己的秘密也告诉您。我和您进行一次学生式的交换：我保守您的秘密，您也保守我的秘密！这是唯一可靠的办法。但是，您坐下，肯杰利老大爷，坐在我对面。不过，首先请拿一个烟斗和烟袋给我。"

肯杰利眉开眼笑了，他象松鼠那样敏捷地跑到窗前，向窗外嘱咐了几句，一个阉人拿着两个烟斗立即走进了大厅，他后面还跟着一个阉人，拿来一只火盆，熊熊燃烧的煤块散发出香料的芬芳。

主客两人都点燃了烟斗，肯杰利老大爷指了指敞开的窗户谄媚地问道：

"大人，您不想看看吗？"

"为什么要看？我在这儿也看得见：天空里繁星密布，不会马上下雨的。"

"是呀，可是，这样的夜晚，多么清新的空气，月光令人心迷神醉，还有……妞儿们在那儿的池塘里互相泼水嬉戏！"肯杰利狡诈地眨了眨左眼，使了个眼色。"她们中间有两个妞儿长得还不赖。"

“啊，老色鬼！”

“我劝您别怜悯，大人！”肯杰利龇牙咧嘴、油腔滑调地看着副省长。

“别诱惑我，魔鬼，去你的！”格奥尔格伊开玩笑地用手指威吓说，然而他立刻就正言厉色地解释道：“现在我，肯杰利先生，是个父亲，其他的一切感情都和我格格不入。”

“啊哈，废话！我也是个父亲，我也有女儿，我很爱她，但是岁月太长了，永远做父亲使人做腻了，然而我们的生活又太短暂，短得来不及尝尝所有的欢乐。再说，人死了之后仍然是父亲，可是当死亡来敲你的大门，并对你说‘走吧’的时候，你就得跟欢乐分手了。”

但是，不管肯杰利如何花言巧语，却无法打动客人的心，改变他的想法，引诱他去干什么勾当，从而使格奥尔格伊成为自己那些奇异经历的同伙。“太可惜了，”老滑头想，“这可比‘交换秘密’更可靠。话又得说回来，交换秘密也许并不坏。”

“好呀，您也是个硬核桃，大人！您会问我：‘烟丝里面有没有鸦片？’有一点儿。这样抽起来舒服。人们说：看一眼就不错了，能看上几眼，那就更有劲。可是，抽了鸦片之后，看一眼就有劲，远远胜过看上许多眼。鸦片会使你看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东西。给您拿个小凳子垫脚好吗？这样放。现在我洗耳恭听，大人。”

“我想谈的是关于我女儿的事情，肯杰利先生，”格奥尔格伊开腔了。“我想把她全盘托付给您，就象她根本不是我的女儿似的。”

肯杰利老大爷猛地一愣，全身战栗。他在做梦呢，还是出现了奇迹？难道这个非凡的人物善于猜测别人蕴藏在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所以把他，肯杰利，象串在铁钎子上的乳羊那样放在火上烤，并用挖苦讽刺为佐料，涂在上面，打算将他一口吞进肚子里吗？

“我不明白，”老头儿一阵寒颤，垂下眼睛，战战兢兢地说。

“其实，原因很简单。您很了解，先生，我的家在格奥尔格奥，那是一个阴沉黑暗、毫无生气的熊穴。因此，我就把孩子送到奥什姜，交给我妹妹达尔瓦什夫人扶养。可是，昨天达尔瓦什夫妇俩都死于鼠疫，今天双双都下葬了。一发现鼠疫，我女儿就被送到这儿的萨巴达卡森林，由她从前的保姆、您的林务员的妻子瓦尔加夫人照料。现在我得给女儿找个去处。我不能带她回家：那里学不到作为一位年轻小姐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种教养和礼节，而且很危险，因为廖切市一旦有机会，就会对我的庄园发动突然袭击并将它洗劫一空。我能送她去的唯一去处（副省长微笑了一下）是托波尔茨，我兄长亚诺什的庄园。他妻子是一位高尚而善良的妇女，很爱这个孩子（说到这儿，格奥尔格伊长叹一声，突然沉默不语了，似乎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托波尔茨比格奥尔格奥更不安全。好吧，我再向您透露一个秘密，反正它即将尽人皆知了。我的兄长亚诺什又一次组织起义反对皇帝了。”

肯杰利先生恢复了生气，他挥了挥手，用牙齿使劲地咬了一下琥珀烟嘴，几乎把牙齿都要咬断了。

“又起义了？那用不了两个礼拜，整个匈牙利都要拿起武器了！”

肯杰利老大爷从沙发上跳起来，在大厅里奔跑起来，向客人提了一连串没头没脑的问题：“谁说的？什么？什么时候？谁？”他的意思是：格奥尔格伊听谁说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谁领导起义？等等。

“费伦茨·拉科齐大公从波兰率领大军穿越维列茨隘口，而塔马什·埃赛和我的哥哥已经带了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前去迎接他，准备与起义部队汇合。”

“这个消息您了解得确切吗？”肯杰利迫不及待地问。

“很确切，就象我知道用点燃的火炬放到干草上去，马上就会

烧起来那样正确无误。您怎么啦？安安稳稳地坐着听嘛！”

“什么！我能坐得住吗！”肯杰利怒冲冲地说，他一下子把什么客套和礼节全都置于脑后。“莫非我疯了吗？我可以在齐腰深的金子堆里走路，难道非得让我象野草里的蘑菇那样蹲着吗！我的脚发痒，想跑路。Ich muB gehen。① 每秒钟损失一千个硬币。不，我已经在跑了，套着车，乘人们还不知道战争将要爆发的时机，让手下的人给我把全国的阉牛和燕麦都收购起来。啊呀呀！这么说，小拉科齐终于来了！热烈欢迎！啊，我可怜的皇帝，可怜的皇帝。眼下他将脱落多少根头发呀！……”

他笑得乐不可支，因为已经在想皇帝的那笔巨大的军事开支，并想立即套车出发，然而格奥尔格伊制止了他。

“喂，肯杰利，别忙，朋友！用不到这么着急！您首先得帮我的忙，”他厉声说道，“然后，您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目前您哪儿也不能去。请坐下！”

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威严，肯杰利被迫服从了。他颓然地坐回在沙发上，打起精神仔细听格奥尔格伊说话，但嘴唇却由于焦急而不时地抽搐着。

“我刚才说，我也不可能把女儿送到托波尔茨去。是的，决不能送去，因为皇帝的军队很可能把兄长的庄园付之一炬。某位洛邦茨将军马上会这么干的，并将胜利的捷报送往维也纳：‘我占领并消灭了叛乱分子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城堡，他的家属被俘虏。’虽然托波尔茨不过是寻常的住宅，但在战报中他必然把它说成一座城堡。在前景如此悲惨的情况下，肯杰利，您想想看，我作出了什么决定？”

“我目前什么也不愿意想！”肯杰利傲慢无礼地说。他由于绝望

① 德语：我应该离开这里。——俄译者注

而变得肆无忌惮了，然而立即就省悟到了自己在与谁谈话。为了尽量缓和自己的粗鲁语气，他又毕恭毕敬地加了一句："我哪能会知道象大人那么聪明的脑袋里产生的想法呢？"

"我决定将女儿送到廖切市去，让她进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的女子寄宿学校。"

"这不可能！"肯杰利惊奇得大声喊道。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因为堡垒毕竟是堡垒。战争时期，想呼吸健康的新鲜空气，不应该到松林里去溜达，而应该呆在城墙特别牢固、建筑了防御工事的城市里。"

"嗯，我的女儿也在廖切，不过我与市民们毫无瓜葛。他们只是看不起我。而您，大人，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对您非常恼火。这可怎么办呢？"

"不让市民们知道，她是谁的女儿。"

"对此，您别抱指望！骗不了萨克森人。萨克森人长着一百只耳朵、一百只鼻子、一百只眼睛和两个脑袋！他们什么都会知道的。"

格奥尔格伊竖起一只手指，威胁他说：

"这么说，肯杰利夫人也会知道：希利尔-巴夏是谁了。以牙还牙嘛，肯杰利先生！而我的秘密，倘若我自己秘而不宣，只有您才会张扬出去。"

"我宁可让别人把我剁成肉酱！尽管我还是愿意保持一个圆囫的身体……"

"好啊，那我就守口如瓶。"

"请您只管吩咐吧，我该做些什么。别人能办到的，我肯杰利一定照办不误。肯杰利干的事情，保证完美无缺，即便所罗门国王本人也决找不出半点岔子。"

"好极了。那就这么办，您把小女孩送到玛季莉达·克廖斯捷

尔那儿去，让我的罗扎莉娅进女子寄宿学校，改名为……就叫她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吧。”

“喔！我有点懂了。”

“您每年两次给她付学费和提供一切必需品。所有开销我当然如数归还。倘若克廖斯捷尔小姐还想追问详细情况……”

“噢，后面的谎话，您就交给我去撒吧！您总得给我一份什么令人愉快的东西呀。路这么远，多寂寞，应该要酬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动身？这就走吗？”

“也许，明天早晨比较妥当？”

“不行。我得尽快去收购燕麦！好吧，算啦。明天早晨就明天早晨。确切一些，是在天蒙蒙亮，别人还没有起身时。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可是，肯杰利立即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说：

“坏了，我想起了一个天大的不幸。”

“燕麦吗？”

“不是燕麦，是那条毒蛇！我的老婆！要知道，格奥尔格伊小姐认识我是希利尔-巴夏。我亲自和她谈过话。小姐会对我的女儿说，我的女儿再告诉我老婆，那我就完蛋了！”

格奥尔格伊陷入了沉思。

“兴许，还是委托林务员瓦尔加送罗扎莉娅去寄宿学校吧？依我看，他这个人挺老实，是个好人。我来之前，就考虑过他了。”

“瓦尔加不合适，”肯杰利摇摇头说。“他们当然是老实人，可是这种事情要小心。只能把它委托给一个贵族！”

“假如这么办呢？……”格奥尔格伊继续把自己正在思考的计划说下去。“您把罗扎莉娅带到廖切，但并不由您本人把她送到克廖斯捷尔的寄宿学校去，而是委托给您信得过的人去办。这样，罗扎莉娅可以在学校里谈论希利尔-巴夏，但是这个秘密依然如故，

只有您和我两个人知道，因为关于希利尔-巴夏的任何传说都不至于使您信得过的那个人获得线索来解开我的秘密。”

“那当然好，可是我在廖切没有信得过的人。”

“您是否认识去年冬天搬到廖切去住的那个彼得·萨柳齐乌斯？他是个所谓的‘诉讼代理人’。这种代理人在布达、卡沙、波若尼等地早就有了。他们在法院里帮别人打官司，也张罗其他事务，收入很可观。萨柳齐乌斯经常以被法院传讯的被告身份到我们格奥尔格奥来。”

“可不是嘛，我认识这个刁钻的滑头！”肯杰利老大爷大声说。“有一次，我委托他向染匠康拉德·克鲁姆霍利茨催讨债款。一百二十八金福林。坦白地对您说，结果是令人失望的，并不是克鲁姆霍利茨染的布匹令人失望，而是我向他讨债没有成功。因此，我对萨柳齐乌斯说：这件事值得怀疑，你不妨试试看，朋友，向那个染匠多施加点压力，讨还的钱大家平分。我的债户可能会突然感到害怕，把债还了。我把所有的债据都交给了萨柳齐乌斯，并和他达成了平分债款的协议。圣灵降临节那天我在市场上碰到他，问他：‘喂，萨柳齐乌斯，干得怎么样？’他这个坏蛋回答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我的那一半债讨还了，可是您的那一半毫无结果。您自己想办法去向他讨吧。’不，我再也不想跟这种下流坯打任何交道了！但是，大人，我在戈拉法尔瓦有个亲姐姐叫安娜，是个寡妇。我把小姐领到她那儿去，对她说：‘亲爱的姐姐，打扮一下，穿漂亮点，跟我一起到廖切去一趟，把这位小姑娘，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我名字叫得对吗？‘送到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的女子寄宿学校去读书，他们要多少钱，你给她代付一下。’阿努丘尔卡①姐姐非常不喜欢我老婆，已经五十年没跟她说话了。因此，她决不会多嘴多舌

① 安娜的爱称。——译者注

泄露秘密的。您看怎么样？行吗？"

格奥尔格伊紧紧地抓住了肯杰利的手，拼命摇晃。

"这个主意简直太妙了！我再叮嘱叮嘱罗扎莉娅，要是她说漏了嘴，我们就会有危险的。我女儿很聪明。我敢向您担保，她什么都会明白的。而您，先生，对我的大力协助，我将永志不忘。有机会我能酬谢您，那就好了……"

"只要您愿意，眼下就可以当面酬谢我。"

"我吗？我能给您什么呢？您已经应有尽有了。"

"不，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呢，我向往已久了。"

"究竟是什么呢？"格奥尔格伊好奇地问道。

"我们相互以'你'相称呼，"肯杰利轻声轻气动情地说。"您能为我办到吗？"

格奥尔格伊的嘴角掠过一丝鄙夷的冷笑，眼睛里冒出了愤怒的火焰，但他立刻控制住自己的傲气和蔑视的神态，向肯杰利伸出手去。

"有什么不行的？"他说，然而语调却非常平淡，甚至可说有点忧郁。"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作出任何牺牲。"

笔者必须指出，他对作出这种"牺牲"毫无思想准备。但这毫不影响肯杰利的情绪。他总是不择手段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至于花费多大代价，使用什么方法，他毫不介意，只要能获得成功，就象植物那样毫不考虑周围的环境——暖房里的温度，或者照耀在广阔无垠大地上的灼热的阳光，是否有利于它的生长。肯杰利立刻就享受起他所拥有的权利。他拍了拍格奥尔格伊的肩膀大声说：

"嘿，祝你健康，副省长！你多么狡猾，先生！可是，我希望你，亲爱的朋友，现在留下来和我一起用晚饭。家常便饭！"他二话不说，扑到格奥尔格伊身上，搂住了他的脖子，左右开弓啧啧地吻了两下，把这件莫大的喜事铭记下来。

格奥尔格伊吓得往后直退，急忙推辞道：

“不啦，我不能留下。瓦尔加夫妇是心地善良的好人。女主人已经准备了晚饭，我不想使他们难堪。再说，还得跟女儿谈谈，向她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嗳，别胡扯！留下吧。你我痛痛快快地吃一顿欢乐的晚宴，连埃斯捷尔戈姆的大主教都会羡慕我们的。”肯杰利色迷迷地眯缝着那双贼头狗脑的鼠目说。“我们把她们也叫来，老弟。”

“‘她们’是谁？”

“姬妾呀，亲爱的朋友！让她们给我们跳印度舞！你会看到，别提有多美了！”

但是，格奥尔格伊对种种诱惑并不动心，而是把那张鼠疫哨卡的通行证递给肯杰利签名盖章，并与“巴夏”商定了一些其他事宜，将一个银光闪闪的塔列尔塞给看守大门的阉人，就离开了“逍遥宫”。

在打开大门让格奥尔格伊出去时，阉人祝愿他说：

“真主保佑你骑着骆驼走向天堂的大门！”

在回家的路上，林务员向格奥尔格伊解释了这个令人费解的祝愿。根据土耳其人的信仰，通向天堂的道路要走好几天。路的两旁是果实累累的茂密树林，但这些美味多汁的果子都长得离地面很高，因此只有骑着骆驼的人才够得着采摘果子，而步行的人尽管馋涎欲滴，也只能望树兴叹。正因为如此，土耳其人连进天堂也不愿意徒步前往。

第十一章

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长大成人并成为未婚妻

格奥尔格伊为启程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天刚蒙蒙亮就起身，打发普列斯顿驾着大车到萨巴达卡旅店去，说是自己想步行前往，以便“活动活动腰腿”。他吃了一顿清淡的早餐——兰芹汤和煮火腿，罗扎莉娅依依不舍地与瓦尔加夫妇告别，于是父亲搀着女儿的手沿着小路朝大道的方向走去。

无数只可爱的小鸟在叽叽喳喳地啼叫，露珠在草丛里闪闪发光，初升的太阳放射出赭红色的光芒，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照进了森林。

瓦尔加突然唤住了他们。

“请等一下！”他喊道，并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家有一件稀世珍宝：一块象生梨大小的石头，石头上有天然金构成的纹理，其形状酷似一个女人的身影，稍加想象就可以把她看作是圣母马利亚怀抱着一个婴儿。这块石头是瓦尔加当年在舍尔麦茨班学习森林学时只花了几个铜币向一个掏金者买来的。林务员家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这块石头，可是现在忽然想起了它，并认为这件大自然的杰作也许会给罗扎莉娅带来欢乐，所以决定把它送给小姑娘。格奥尔格奥无疑不会有这种罕见的东西，因而罗扎会永远记住瓦尔加

一家，他们都真心诚意地疼爱她。

林务员将礼物送给罗扎时，他的妻子站在台阶上，向他们挥动着被眼泪浸湿的手帕，小女孩停住了，把可爱的脸蛋转向了她，茹日卡·瓦尔加远远地向她喊道：

“写信来，小心肝儿，早点儿写。我不识字，这没关系。我的瓦尔加识很多字，他会读给我听的。”

她把这几句话接连重复了三四遍，但是森林里树叶的簌簌声淹没了人的喊话声，根本听不清楚。

客人们终于和瓦尔加夫妇分手继续上路了。他们走到白色方尖碑那儿站住了。格奥尔格伊在纪念碑的台座上坐下，罗扎动手采摘野花：母菊、风铃草、矢车菊。在肯杰利乘着两匹马拉的大车到达这里之前，她甚至还捡到了一只白蘑菇。肯杰利亲自坐在赶车的座位上，身穿破烂不堪的帆布短上衣，头戴一顶劣质草帽。

他在方尖碑附近停住了大车，说道：

“早晨好，早晨好，副省长朋友！你睡得好吗？我没想到你已经在这儿了，还当你在睡觉呢。喂，你坐下。你，亲爱的女儿，也上车吧。”

肯杰利动作利落地从装有弹簧的大车上跳下来，抱住小姑娘的腰部，喊了一声“跳”，就把她放到座位上。他感觉到少女柔嫩肌体的温暖、罗扎莉娅的心跳和她那丝绸般头发散发的幽香，但昨天傍晚萦绕在他脑海中的种种非份的念头早已荡然无存了。如今他对这位姑娘只怀着好意。一位托付给他的贵族先生的女儿，不可能成为他猎艳的对象。嗜酒如命的酒鬼，站在祭坛盛放圣餐的酒杯面前，决不会产生喝酒的欲望，尽管酒杯里的酒散发出多么芬芳而诱人的香味。

格奥尔格伊也上了大车，坐在女儿身边，和她东拉西扯，谈论琐事。罗扎莉娅已经受过种种嘱咐，所以她目前的举止俨然象一

位步入生活的大姑娘。远处刚出现旅店的屋顶，副省长就下了大车，与女儿和肯杰利告别。

"罗齐卡，谁知道我哪年哪月还能见到你！可是我的心将永远和你在一起。不管命运把我扔到什么地方，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也将始终保护你！愿你心地善良，我的孩子，意志坚强。现在你把这朵花送给我作为告别礼物吧。"

罗扎莉娅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把一束野花递给了父亲，抱住他的头，在他耳边悄声地说：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亲爱的爸爸，把这些花带到被你打死的那个人的墓前去，由于他，我和你不得不东躲西藏，流离颠沛。我觉得，如果你这么做，他会原谅你的，那么一切都将重新变得非常美好。我把这只可爱的小蘑菇送给你。"

格奥尔格伊没有勇气回答，只是默默地接过她手中的花束和蘑菇，朝旅店走去，普列斯顿正在那儿等着他。

他们在萨巴达卡出示了希利尔-巴夏签名盖章的便条，就毫无阻碍地通过了鼠疫哨卡。

"现在快跑吧，普列斯顿！别怜惜那些马！"

他们尚未抵达里马索姆巴特的城郊，就被肯杰利的大车撵上了。

"我发誓，"普列斯顿转身对自己的乘客说，"他是肯杰利先生！"

"是吗？"格奥尔格伊故作惊讶地问。"你的眼睛真尖，普列斯顿！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谁？"

"好象是他的妻子。"

"嗯……你的眼力确实不错。"

肯杰利是个天生的生意人。他决不会懒于弯腰拾取在他脚下打滚的一个碎铜币，尽管他挥金如土，大把大把地为自己乱花成千

上万的福林。他办自己的事情魄力很大。甚至连他的挥霍浪费也变成了他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他手段异常高明，善于收刮巨额钱款，而且看上去似乎傻头傻脑的，但是他仿佛能嗅得出埋在地底下的钱财，就象绵羊出于本能或者根据牧草的滋味，成群结队地挤成一堆，聚集在牧场的某几块地方，贪婪地舔着泥土，因为这儿的土壤里蕴藏着盐份。肯杰利先生在里马索姆巴特只逗留了几个小时，就已经向商人们购买了全部燕麦（要知道，既然库鲁茨并非步行的，那么洛邦茨只有骑着马才能够追上库鲁茨骑兵！），向牲口商收购了阉牛并与他们签订了长期合同，然后又匆匆地朝下一个城市赶去。他带着美丽的同伴一路上边走边办理事务，快要到达他姐姐家了，在离羊圈只有两射程的列斯科夫小树林里，从茂密的灌木丛中突然跳出两个面目狰狞的斯洛伐克人挡住了去路，他们脚上穿着树皮鞋，全身上下肮脏不堪，头戴宽檐帽，上面缀着一串贝壳项链，佩着金属饰件的腰带上插着几把手枪和匕首，腰带就围在赤裸裸的身体上。

"站住！站住！"他们威胁地嚎叫。

其中的一个人抓住辕马衔铁旁的缰绳，另一个迅速割断挽索和皮环。肯杰利老大爷并不慌张，而是镇静自若地试图与强盗们说好话，讲条件。

"你们需要什么，孩子们？你们真的想抢我的东西吗？我是个穷人，什么也没有……我运送这个生病的女孩子，从奥什姜来，想救她的命，脱离鼠疫区。你干什么，小伙子！得啦，把刀子收起来。干吗要割断挽具，使别人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呢？唉，孩子，你有良心吗？我又不打算逃跑。我站在这里。让我们好好谈谈嘛。商量个办法。"坐在大车后座的罗扎莉娅早已吓得浑身颤抖、面如土色，肯杰利转身用匈牙利语对她说："别害怕，小姐。"为了让匪徒们听明白，他又用斯洛伐克语补充说："别害怕。他们不会难为我们的。

他们是好人。”接着他又对强盗们说：“我的钱不多，只积攒了三四福林，再多没有了，我打算和你们平分，我知道你们需要钱花。喂，怎么样？行吗？莫非要我也掏出手枪来吗？”

“住嘴，老家伙，想活命的话，站着别动！”一个歹徒冲着他大声骂道。“没瞧见吗？我们要你的马。”

“噢，上帝呀！你们行行好吧，别让我们就这样停在半路上，可怜可怜老头儿和生病的孩子吧！别牵走我们的马，孩子！还是把我们打死得了。你们也是人，也是你母亲在肚子里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别噜苏！听你说话的口气是个匠人！谁生我们的，与你不相干，我们最需要的是让这两匹瘸腿马把我们驮走：后面有宪兵在追我们，”个子比较矮的那个强盗回答说。他跳上了拉边套的马，他的同伙跳上了辕马，毫不理会肯杰利的哭诉和威胁，顺着长满树木的山坡策马而下。

肯杰利气急败坏，怒火满腔，他大声咒骂，用手扯自己的头发，悔恨不已，后来又从大车上跳下来，去搬一块大石头，想把石头从山坡上推下去，哪怕压死一个强盗也好。可是大石头岿然不动，于是老头儿束手无策，恨得只能咬牙。

罗扎莉娅看到强盗们走远了，胆子也壮了，由害怕变为好奇，她问：

“大伯，他们是什么人？是强盗吗？”

“当然是强盗罗，让老鸦啄瞎他们的眼睛！”

“是真正的强盗吗？”

“那还用说！大概是臭名昭著的沙弗拉尼克一伙的人。哎呀呀！”

“不过他们并没有杀死我们！”

“这无关紧要。他们把我们的马抢走了。”

“要把马杀掉吗?”

“他们把我的马抢去干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老头儿气冲冲地回答这个幼稚可笑的问题。“坏就坏在他们抢走了马……我们眼下可怎么办呢?”

太阳眼看就要隐没到森林后面去了,离最近的村庄还有十俄里路程,呆在这样的密林深处确实不太愉快。肯杰利先生忐忑不安地东张西望。森林里寂静无声。连抢走的两匹马的马蹄声也听不见了。天空里乌云翻滚,越来越逼近,雷声隆隆,闪电刹那间吐出火舌,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火光。要下大雷雨了。

“一切,一切都和我们作对!”肯杰利埋怨说。“连上帝也……”

“也许,我们得向他祈祷祈祷?”小姑娘双手作出祈祷的姿势问道。肯杰利没有回答,而是自己去拉大车,可是大车纹丝不动。

“不行,我拉不动。干这种活,我太老了,”他叹了口气,自甘认输了。

“那好吧,咱们步行好吗?”罗扎莉娅建议道。“我喜欢步行。”

“不行!”肯杰利声嘶力竭地说。“大车上放着我的金牛、银牛和我一路上签订的合同。太窝囊了!纸面上我有近千头阉牛,可实际上连一头能给我拉车的一岁小牛都没有。不,不行,箱子里的东西我扛不动,但也不能把它留在这里!只有一个希望,宪兵确实在追捕这些强盗。他们抢了马就拼命逃跑,对我的箱子连看都不想看。让我们先等一会儿再说,您,小姐,别祈祷了,还是大声喊救命吧,叫他们来救我们。也许,宪兵听到您的喊叫声,会来的。我自己也想叫喊,但是嗓子彻底哑了。”

“救命呀!快来人哪!”罗扎莉娅听从了老头儿的劝告,大声喊叫起来,可是她的声音丝毫没有打破森林里的寂静:鹈鸟依旧若无其事地吹着它的口哨。

他们侧耳细听,可是周围既无响声也无动静。

“我那大嗓门的莫菲卡在这儿就好了!”肯杰利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叫不管用。”

“您身边有没有手枪?”罗扎莉娅问道。

“有。怎么会没有呢?”

“那您就开枪。枪声大概很响亮。”

“嗯,那当然!可是,我主要是为了吓唬别人才带着手枪,从来也没有放过枪。说出来也惭愧,我不会打枪。心里害怕。”

“什么?您怕打枪吗?”罗扎莉娅扬声问道,并哈哈大笑起来,自从出门以来这还是她第一次笑。“把枪给我,我来开!”

肯杰利从箱子里取出手枪,身体与枪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小心翼翼地把手枪递给了姑娘。

“看在上帝的面上,您千万小心,别伤着自己!否则,我怎么向您爸爸、我的好朋友交待呢?噢,假如他能知道我们多么倒霉,多么危险,那就好了!”

罗扎莉娅大胆地双手接过手枪。这把枪的枪柄是银质的,上面镌刻着清晰可辨的阿拉伯连体字母。她从大车上欠起身子,朝三棵紧挨着并排生长的大树方向打了一枪。手枪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子弹射进了中间的那棵树。

肯杰利和罗扎莉娅在寻找子弹的去向时,发现中间那棵树的树干上挖了一个窟窿,里面装了一个小小的圣像——圣母马利亚的肖像,稍稍往下一点是一盏小神灯。普通老百姓用这些东西来标明曾经发生过不幸事件的地方。十年前,有人为了复仇在这棵树附近杀死了一个很有钱的驼背牧羊人,凶手们把牧羊人身上找到的六十银塔列尔放在死者棺材上,以表明他们的目的不是抢劫。后来,死者的亲属在这个地方挂了一个圣像,并在万圣节那天点燃圣像下面的神灯。肯杰利现在想起了这桩事情,不由得朝那棵树走去。他走到树边,摇了摇头。

“见鬼!”他骂道。“您的子弹打在圣像上。正好打中圣母的心脏!”

罗扎莉娅惊恐万状地凝视着圣像,彷佛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

“多么不幸啊!”她全身哆嗦,嘟哝说。“这是不祥之兆。”

“管它呢! 我这个人不迷信。可爱的姑娘,难怪聪明人常常说:‘子弹是笨蛋,飞向哪儿,谁也看不见。’再说,您的子弹使我想起了牧羊人的不幸事件,我立刻想到这儿附近有一座西尔马伊的羊圈。哪里有羊圈,哪里就有牧羊人。羊倌那儿即使没有马匹,总得有驴子。这么办吧,我马上到那个羊圈去跑一趟,离这儿很近,向牧羊人买几头驴子。至少也得喊几个人来帮帮忙! 您暂且呆在这儿看守大车。倘若下雷阵雨,别离开大车,别往树底下躲,闪电会击中大树的。”

老头儿想出了摆脱困境的主意,心里很高兴,他象年轻人那样兴高采烈地朝山坡上爬去,但不时地停下来咳嗽,因为他有气喘病。他在路上折了一根榛树枝作为手杖,回头看了看自己那辆孤零零的大车,发现罗扎莉娅已经不坐在他的箱子上,而是跪在圣母像前做祈祷。正在落山的太阳毫不考虑另半边天空里正在疾驶而来的乌云(天上大概也不齐心协力),用自己的光辉在小姑娘的头部围了一个金色的光环。肯杰利老眼昏花,从远处望去,分辨不出这个光环中哪是小姑娘的金色头发,哪是太阳的光芒。

“祈祷吧,祈祷吧,傻姑娘!”老头儿用嘲笑的口吻嘟哝道。“自己首先冲犯了圣母马利亚,惹她生气了,现在又向她祈祷! 即使她原谅了你,又有什么用处?”

然而小姑娘深信圣母无比善良。她那双天蓝色的眼睛用哀求的目光凝视着圣母马利亚慈祥的脸庞和在母亲怀抱里微笑的婴儿。

“我的庇护者母亲,圣母马利亚,宽恕我的罪孽,原谅我用子弹

打伤了你纯洁的圣体。我并不想这么做。别惩罚我，因为我本来就不幸了。我没有母亲，父亲也命乖运蹇。我知道你坐在主的圣座旁边，当上帝决定我们的命运时，他要和你商量的。我知道你的儿子长大成人之后是为了我们人类而死去的。你的悲痛如此巨大，使整个世界都把它牢记在心里，也就是说，你的心田必然如此宽广，使得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那儿找到一小块地方，其中包括我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可怜的孤儿。把我记在你的心里吧，圣母马利亚，宽恕我的罪孽，假如你办不到，就请你求求上帝吧。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探察我的内心深处，并对你说我是个好人！请你求求他，对我发发善心，救救我，把我从这座黑暗的森林里拯救出去。快来帮助我们吧，最最神圣的圣母……"

罗扎莉娅默默地重复着上述这些话，也许她只是心底里这么想着，但是周围的一切突然都欢唱起来了，仿佛教堂里的神职人员摇响了所有的铃铛：有一次，女孩子在奥什姜的天主教堂里曾经亲眼目睹这种场面，教堂里的神职人员在祭坛边忙忙碌碌，帮助神甫张罗。

罗扎莉娅猝然一振，四顾张望，但肯杰利早已踪迹全无。谁知道他这会儿跑到哪儿去了。然而铃铛声是确确实实的，并非梦境！叮当，叮当！铃铛声越来越清晰响亮。山坡顶上蓦地冒出两个黑色的马头，后面是一辆大马车，上面装着蒲席篷，大车的式样很象谢佩省的货郎们迄今仍然在多瑙河南面各省用来装载花边和各种布匹的古代大马车。这种大马车当时称作"莫利托里斯"，全匈牙利人都知道。除了货郎之外，只有买卖植物油和蜂蜡的商人、瓦什省的鸟商和乔尔苗茨巴尼亚的陶器匠才这样长途跋涉，走遍全国。中等阶层的人利用"莫利托里斯"进行远途旅行。莫利托里斯先生把自己的大马车派往各地，远达贝尔格莱德、布达和维也纳，沿途载客，然后将乘客按线路分别运送到目的地。秋天，"莫利托

里斯"车行把大学生运到各个大学去，夏天，把他们分别运送回家过暑假。"莫利托里斯"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它的公共马车路线象海轮的航线那样，是预先规定的。每天有四辆这种马车从廖切出发向各个方向驶去，它们的运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诸如在哪儿喂马，哪儿过夜；每辆马车都必须绝对遵守时刻表，使沿途需要搭车的乘客能确切了解马车何时到达，便于他们候车。回家乘客的旅费甚至由"莫利托里斯"车行先代为垫付，旅客到家后再进行结算。廖切的市议院严格监督该运输企业的活动，规定每辆装载货物的马车出发时允许乘坐几名旅客，返回时可以乘坐几名旅客，尽管回程的马车几乎都不装载货物。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只允许"莫利托里斯"超载一名乘客，由于市议院还关心那些马匹，故细则规定，超载时有一名乘客必须在马车旁边步行，大家相互轮流，每个人至于行走多少距离，由乘客们自行决定。（人们大概想以此实际例子来证明，自由使市民们多么幸福！）

看来，这一次碰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带蒲席篷的马车旁边有一个身材矮壮的人正在步行，他穿着一身破旧的绅士服装，帽子上插了一根绿色的小树枝。爬坡时马儿走得疲乏不堪，可现在走下坡路，马腿就挪动得比较迅速，马车的速度也在加快，马轭上铃铛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欢快，因而步行的旅客稍稍有点落后了。然而这个旅客毫不介意，竟然唱起歌来，歌声引出一连串不和谐的森林回声：

谢佩什，谢佩什，我可爱的边疆区，
你赫赫有名，已经整整一个世纪……

对罗扎莉娅来说，马车的出现简直是奇迹。"这是童贞女马利亚赐福予我，前来相救！"她想。"万一幻觉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呢！"

女孩子闭上了眼睛，但铃铛声和马蹄声仍未停息。这大概不会是梦了吧？可是，一切都沉寂了，结束了……

罗扎莉娅睁开了眼睛。带篷的“莫利托里斯”马车已经停在她大车的旁边，有一个人从蒲席篷里探出头来看了一下，接着就跳到了大路上，这是个体态匀称、头发淡黄色的小伙子。

“出什么事了，小姐？”他用洪亮的嗓音问道。

罗扎莉娅心头怦怦乱跳，喉咙梗塞，她费了好大劲儿才勉强挤出一句答话来：

“我们遭强盗抢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瞧，挽具被他们割断了！马被抢走了吗？”小伙子惊惶不安地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您亲人们的情况怎么样？难道这里就只有您一个人吗，可怜的姑娘？”

“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在一起，他到附近的羊圈去买马匹了。”

“车夫呢？”

“没有车夫，他自己赶车。”

年轻人从头到脚打量了姑娘一番，她那雅致的衣着打扮、高贵的仪态风度，都没有逃脱他的目光。

“您父亲的朋友吗？……那么您本人是什么人？”

罗扎莉娅觉得难以启口，脸蛋涨得绯红，一直红到头发根。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撒谎了。

“您别怕我！我同情您，想助您一臂之力。”

“我叫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姑娘结结巴巴地低声说，并拘谨而庄重地鞠了一个躬，这是卡塔莉娜姑妈教她的。

“我的名字叫法勃里齐乌斯，”小伙子也躬身自我介绍说。

与此同时，“莫利托里斯”上的其他乘客也陆续从车厢里跳出来了。

乘坐"莫利托里斯"马车的一群同路人，尽管形形色色，各种人都有，但却能共同享受旅途的欢乐，其愉快程度远胜于如今乘坐快车和特别快车的火车旅客。马车夫特罗普科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往返了千百次，他不间断地向乘客们叙述沿途遇见的各种事物有关的趣闻：假如某处的路旁有一棵参天大树，特罗普科必然会从这棵大树引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倘若看到一些如今早已成为猫头鹰栖息地的古老城堡，他一定会回忆起种种娓娓动听的神话传说。再譬如说，著名的帕利·苏姆里克就被吊死在那棵树上，而在这块草地上，加博尔·安德拉希和彼得·巴拉沙曾进行过殊死的决斗，他俩同时爱上了普特诺基村村长的妻子，所以二者必须死掉一个。那儿的小树林里，五十多年前有一个牧童在采集蘑菇。他虽然未采到蘑菇，却看到泥土里有一只铁环。他边挖掉周围的土，边拉铁环，结果发现，这不是铁环而是锅子的把手，锅子里装满了黄金。那个牧童为谢连奇① 贵族建立了基业，如今他的儿子担任托尔恩省的副省长！

由于路途遥远，挤在马车里的旅客们都熟悉了，仿佛成了一家人，有时候相处得不好，争吵不休，但仍然是一家人，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似乎已成为一种娱乐活动，可以消除旅途的寂寞。

假如说特罗普科熟悉各地具有浪漫色彩的名胜古迹的话，那么莫利托里斯先生本人的左右手、向导员克列别则显示出渊博的地理知识，他知道这条小溪流向哪个峡谷，附近的村庄以什么而驰名于世：扎洛让拥有清冽甘醇的矿泉，喝上一杯矿泉水，人们就陶醉得手舞足蹈；列文的姑娘美艳绝伦，土耳其苏丹每隔四年就派自己的代理人到这儿来，用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向父母亲购买他们

---

① 谢连奇一词来自匈牙利词"谢连切"(szerencse)，意思是成功、走运、幸福。——俄译者注

的女儿，为苏丹的后宫添置妻妾。克列别大叔到过许多地方，他了解每一条小溪，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盛产什么物品：这条河里产虾，那条河里有淡水鲑，而河的下游出产鲤鱼。他还知道一条小河（在麦查附近），河床里有金沙，但一个德国人——这个家伙真该死（尽管克列别也是个德国人，然而他就是这么说的！）——是的，一个德国人禁止人们从河里的沙子里淘金，而自己现在却在小河的两岸到处寻找金矿脉。

"莫利托里斯"突然停住了，这使旅客们从饶有趣味的理论上的议论转到了日常事务。

"怎么一回事？这儿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有人遭抢了！"

车厢里坐着一个脸上长满雀斑，但身材苗条、婀娜多姿的女佣人，她受雇于恰基伯爵家，现在也坐这趟车到他们的庄园去。她尖叫了一声就晕了过去，并设法倒在铜匠帮工的怀里。旅客们甚至还推醒了那个到处流浪的钟表匠，他修好了乔苗城堡里的所有钟表，眼下正一动不动地躺在马车里，已经昏睡了一整天了。

"快起来吧，金德罗纳伊先生！遇上强盗啦。"

金德罗纳伊跳起身来，把自己那只装着工具的小木箱夹在腋下。

最先从车上跳下来的是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她吓得拍着双手大声喊道：

"上帝啊，这是第二回了。强盗在哪儿？"

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她，尽管这位夫人在她上车的那个地方也算是个头面人物，她是医道高明的著名接生婆维利涅尔夫人，正乘车到费列德庄园的产妇那儿去。

人们立即向罗扎莉娅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而她看到从蒲席篷里，象筛子里的谷物那样不断地跳出人来，感到非常惊奇。有一个

来自科尔波纳的商人，是位仪表堂堂的先生，他听说有强盗，就从衣兜里掏出了手枪；而那个铜匠的帮工身强力壮，胆子很大，他卷起袖子，露出了肌肉发达、结实粗大的臂膀。

“他们在哪儿？往哪个方向跑的？有没有威胁说还要回来？哎，我宁愿牺牲几百福林，只要他们能回来！”

“他们总共有几个人，小姑娘？”

“两个，”罗扎莉娅回答说。

“只有两个人吗？”铜匠大失所望地说。“嘿，这么说，他们不敢回来啦！老大爷，您可以把枪收起来了。”

“我们还是去睡觉吧，”钟表匠建议说。

“请您只管去睡您的觉吧。您顶什么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才够格。”

（他指的是他自己和那个拿枪的商人。）

铜匠的狂妄行为激怒了刚才在马车旁边一面步行一面唱歌的那个矮壮汉子。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罗日尼奥村的诵经士达尼埃利·莫利奇卡。他坐车到廖切去试嗓子，城里的诵经士不久前患了什么炎症去世了。莫利奇卡出于对自己先辈的尊敬，在谈到这桩事情时，秘而不宣那个可怜的诵经士不是死于肺炎、肾炎或脑膜炎，而是他的整个内脏被最普通的李子伏特加酒烧坏了。

“喂，喂，亲爱的老乡们，说话小心点。要知道我也不是胆小鬼！”莫利奇卡抗议道。“到头来，你们哪里会知道：万一我倒是有办法对付强盗呢？比您的手枪，先生，比您的拳头，小伙子，更厉害！”

“要么是您的鼻子？”铜匠感到好奇，尖刻地问。“强盗可不是公牛，不会扑向红颜色的东西！”

“赞美诗《主啊，你是我们的支柱》是我的可靠武器！只要我唱起这首赞美诗，整个匈牙利就没有一个强盗胆敢对我们动手。

Probatum est①。”

那位相貌堂堂的商人只是微微地冷笑了一下，而克列别和肥胖的接生婆却详细询问起罗扎莉娅来：“强盗朝哪个方向逃跑的？”“抢走了什么东西？”“他们穿什么衣服？”“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您的大伯走了多久了？”“他有没有希望搞到马匹？”

“大伯说他想办法去买几匹马或驴子。他估计牧羊人那儿往往有驴子。”

“这说明您大伯身边有钱罗？因此，你们的钱没被抢走？”

“没有抢走。尽管大伯表示愿意给他们钱。”

“什么？你们愿意给强盗钱，而他们居然拒绝吗？”

“真怪！”

“是的，大伯说他有四福林。”

“四福林！”那个到处流浪的钟表匠大声说。“钱当然不算多。看来强盗倒有点自尊心。为了这几个小钱，连我也不愿意修旧钟表。”

“我倒觉得很奇怪，他们怎么没把您，可爱的姑娘，抢走？”肥胖的接生婆边打量罗扎莉娅边漫不经心地问。“强盗们挺喜欢象您那样逗人喜爱的小姑娘！不过，各有所好。当年，我象您那么大年纪的时候……”

这时候，法勃里齐乌斯怒冲冲地跳到接生婆身边说：

“维利涅尔夫人！您怎么不害臊！难道您看不出您面前的那个姑娘是位大家闺秀吗？”

“我只知道她被扔在大路中间，”接生婆反唇相讥道。“而且，我小时候，年轻的大学生并不象您，法勃里齐乌斯先生，那样狂妄自大！是小鸡，就得承认是小鸡。不错，那时候我也是一只这样的小

---

① 拉丁语，这是有案可稽的。——俄译者注

鸡，在廖切的广场上，就在泰约克家的门前，青天白日我被一个洛邦茨上尉抓上马背，飞奔而去！幸好（也可能是不幸——谁知道？），我现已去世的父亲及时报了警。市里的卫兵们立刻上马前来追赶我们。假如卫兵追不上那个军官的话，我的遭遇如何，只有上帝知道了。而他看到追赶的人越来越近，拼死命地吻了一下我的嘴唇，接着又吻了吻面颊，长叹一声（他的叹息声犹历历在耳！），这个可怜的家伙才把我放在地上。您，我的心肝，别冷笑，"接生婆挑衅性地转身对恰基伯爵家的女佣人说："因为我说的都是当时的实情！不过，那时候我脸上可找不出一颗雀斑。"

"莫利托里斯"的向导员克列别扭动了一下小胡子以示不满。

"倘若您的大伯总共只有四福林，那是很难买到一头驴子的。老实说，你们的处境不妙！"

"那怎么办呢？"铜匠若有所思地说。"我挺可怜这个可爱的小姑娘。"

"让我们凑点钱给他们吧，"相貌不凡的商人建议说。"我出一塔列尔。"

"我并不认为凑钱对他们有什么帮助，"法勃里齐乌斯插话说。"当雷雨正在逼近，行路人又陷入密林深处，对他来说，衣兜里有四福林，或者更多些，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把这两个不幸的人带走，至少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村庄，使他们能找个栖身的地方。"

"我反对！"诵经士粗鲁地喊道。"马车早挤得满满的了。我们用不着假装好人，年轻人！象现在那样，就已经有人要磕磕绊绊地步行了。眼下还有哪个傻瓜肯为了这个丫头而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

"好吧，我就做这样的傻瓜吧，"法勃里齐乌斯回答说。

"嗯，"维利涅尔夫人嘟哝说。"看来，您喜欢上这只小雌猫

了。”

罗扎莉娅抬起眼帘看了看法勃里齐乌斯，她的目光充满了感激之情，只有这时，她才发现他长得一表人才。她心扉里涌现了一股奇妙的暖流。如今，她觉得世界上任何人都不会使她害怕了。

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克列别，可是他只是耸耸肩膀。

“规矩总归是规矩嘛！假如大家都愿意……”

“让我们表决吧！”善良的商人坚持道。

“我反对！”诵经士不甘示弱地说。

“请您通情达理些，”商人劝解他说，并把装满烟丝的荷包递给他。“要考虑考虑自己的良心。”

诵经士愤怒地推开荷包，声明说：

“什么东西也收买不了我。除非我沾上一种东西……”

这时候，商人伸手取下了用皮带挂在车篷上的酒壶，把它递给了诵经士。

“您最好还是沾这个吧！从它那儿立刻能汲取到对周围人的爱。”

诵经士眉开眼笑，摇晃了几下酒壶，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可喝。酒壶里发出了哗哗的液体声。

“有！”他大声说，接着就把壶口贴在嘴唇上，不断地啜饮，直到把一壶酒全喝完。酒壶里究竟装了几口基督徒之爱的琼浆玉液，只能从他的喉结抖动了多少次来作出判断。

“好啦，现在您的意见如何？”商人问。

“我说，很好。”

“我不是问您酒的味道！我是问关于姑娘的事。帮助她吗？”

“我已经说过了嘛：很好！”

克列别大爷把一小撮鼻烟塞进鼻孔，议论开了：

“车里大概能坐得下这个小姑娘，我也愿意把她带走。唉，可

是，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你们刚才的争论是瞎起劲！小姑娘的大伯没有回来，她不能离开这里！而我们又实在没法把她的大伯也一起带走。即使行的话，他眼下也不在这里……”克列别又将一撮鼻烟塞进了鼻孔，所以他的思路变得更加敏捷了。“天晓得还得等多少时间才能等到她的大伯。眼看要下雷阵雨了，各种动物都急于寻找栖身之所，我们等他又有啥意思呢？就算她的大伯在这里，我们能把他带走，天上也不是这样乌云密布，事情还是不行——难道他会同意把自己的大车撂在大路上不管吗？不会的！因此，我们没法帮他们的忙。我心里既痛苦又同情，可是理智对我的良心说：‘别作声！’”

“说得对！咱们走吧！”接生婆朝马车夫特罗普斯喊道。

克列别的议论使旅客们很快就回心转意了。现在连铜匠和商人都这样说：“说得很在理。‘莫利托里斯’无能为力……”

“上车吧！”克列别下命令了。

罗扎莉娅朝法勃里齐乌斯瞥了一眼。

“请您再考虑一下，克列别大叔，”大学生语气恭敬地说。“我求求您啦！”

“我已经全面考虑过了。我们走吧。您也上车。”

车夫挥了一下马鞭。就在这一刹那，几滴豆大的雨点洒落在马车的蒲席篷上。

此时，法勃里齐乌斯抬起头来，声色俱厉地说：

“处于这种情况下，我命令您，克列别：您和您的马车都留在这里别动，除非我有新的命令！听懂了吗？”

乘客们面面相觑。天哪！难道大学生发疯了？想必是那个狡诈的小巫婆使他失去了理智！

克列别大爷哈哈大笑。

“你别向我发号施令，还是去命令你的雌猫吧！”他使劲地摇了

摇脑袋唠叨道。"你们大家快瞧他的模样，好心的人们！"

但是，法勃里齐乌斯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递给了克列别。

"请您读一读，先生。"

克列别老头儿看了看证书，眯起小眼睛浏览了一下正面，迅速转到反面，接着又从头读起，这一次看得比较仔细了。读完之后，他把那张纸认认真真地卷起来，还给了法勃里齐乌斯，并脱掉帽子，毕恭毕敬地说：

"遵命！我是您至死不渝的忠顺奴仆！"

那份证书上是这样写的："以皇帝的名义宣布，该证书的持有人、廖切市的当选议员安塔尔·法勃里齐乌斯已经符合法定年龄，可以立即开始执行自己的职责。一切市民必须服从议员法勃里齐乌斯的命令。"

诵经士和医道高明的接生婆都凝视着这位变得驯服的克列别先生，迄今为止他在"莫利托里斯"上的举止行为活象个真正的独裁者。

"这位法勃里齐乌斯先生可别是个魔法师？"维利涅尔夫人嘲笑说。"在他面前，你们得赶紧放下武器！"

然而克列别大爷仍旧惊奇万分，尚未从迷茫中醒悟过来，他说：

"假如是魔法师，那还算不得什么大祸。魔法师只会呼风唤雨，而那位青年竟能控制整座城市。你们面前这一位正是廖切市的议员法勃里齐乌斯先生阁下！"

"谁会满嘴胡诌，对您说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接生婆哈哈大笑说。

"他不是别人，正是当今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陛下。"

维利涅尔夫人吓得面无人色，诚惶诚恐地瞪大了双眼看着诵经士的眼睛，而他的眼睛似乎想说："瞧，我和您，夫人，有时候都会

失策的！”

这一新闻使大家异常激动：罗扎莉娅的脸蛋上露出了某种得意洋洋的神情，铜匠惊讶得目瞪口呆——他对国家政权的奇异特性感到万分震惊，因为它用几行文字就可以使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具有如此扭转乾坤的力量，以致他能毫无例外地摧毁一切。

克列别大爷沾沾自喜地用手搓揉自己的双重下巴颏，仿佛在扯布时想试试料子的质量如何。

“嗯，嗯！”他下结论说。“真奇怪，议员先生，您和我们一起乘车已经三天了，但至今从未漏过一点口风，说您是谁。倘若我们知道您的身份，那就能给您减少不少麻烦了！”

法勃里齐乌斯谦逊地笑了笑说：

“没有这个必要，克列别大爷。我付的车费和大家一样，所以我的权利也不比别人大。而且，我也不想要特殊照顾。我是否议员，跟‘莫利托里斯’毫无关系！可是，当我发现这辆‘莫利托里斯’上的旅客——从种种迹象可以认为他们是廖切人——和您的车行都企图毫无人道地对待需要得到帮助的人，我就义不容辞地出面维护本城的荣誉，用我刚刚获得的新议员的权杖戳戳地面。我们应该等那位伴送小姐的亲属回来。这是出自礼仪。”

“悉听尊便，议员先生！”

“再说，他已经来了。您瞧，小姐，那儿是他吗？”

“是的，是他，”罗扎莉娅确认道。“看来，他一无所获。”

克列别先生从马车上跳下来，手搭凉棚，遮住太阳。

“倘若他不是加什帕尔·肯杰利，那就是魔鬼变成了他的模样，否则就罚我做一只小雌猫！”

肯杰利也认出了克列别先生。

“嗳嘿，嗨！”他隔得老远就叫嚷开了。“克列别老头儿！好啊，我总算也有机会得到你的好处啦，老头儿！”

肯杰利气喘吁吁，满脸通红，挥舞着手杖，从小山坡上跑下来。商人困惑不解地问道：

“他是不是别拉市的那位赫赫有名的肯杰利先生？”

“正是他！”

商人哈哈大笑，他笑得腹部抖动，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原来还打算向大伙募捐点钱救济他呢！救济全世界最有钱的大富翁！倘若我们科尔波纳人听说了我的善举，恐怕连吃奶的孩子都会笑掉大牙的。我居然想为他募捐！不过，千万别对他说漏嘴，否则我将无地自容，只能逃进森林去躲起来。”

肯杰利老大爷走上前来，与克列别友好地握了握手。

“瞧，我亲爱的，我遭抢了！该死的匪徒抢走了我的两匹马。有什么办法呢？我这里还带了一位小姑娘——亲爱的小妹妹呢。天空里乌云密布，天色又黑下来了。真糟糕透顶了！原来一心想搞到一头驴。俗话说：‘倘若手头没有马，给我一头小毛驴也凑合了。’我看到你，别提多高兴了。真没想到，——我对自己说——我的老朋友克列别！”

“太谢谢了，”克列别满腹牢骚地说，“这么说，倘若你‘手头没有马’，我岂不成了‘凑合’的那头小毛驴了！”

“嗳，瞧你说的！不对！不对！我以名誉担保。我发誓！我找到牧羊人，想弄一头驴子，谁知道强盗们连牧羊的也不放过，他们光顾了这个可怜虫的家，还抢走了他的老婆！说实话，是她自己跟着强盗跑掉了。人家可真走运！而他，这头驴子，还不满意呢！等一等，我高兴过头，把什么都搞混了。就是说，我到羊倌那儿去，想向他买一头驴子，我想：‘倘若没有马，给我一头小毛驴也凑合了，’让驴子拉我的大车也行。可牧羊的没有驴子。因此，我见到你很高兴。假如你以往见过感恩戴德的人，那么这……”

“别谢我，要感谢他，”克列别先生指着法勃里齐乌斯，冷冰冰

地反驳道。法勃里齐乌斯已经和罗扎莉娅攀谈起来了。

"啊！你们瞧，这是你，小法勃里齐乌斯吗？你好哇，小兄弟。太好了。回家吗？懂了。学期结束了。Vivant vacationes！①你，见鬼，长得多高呀！"接着他又转身问克列别："喂，我们眼下该怎么办呢？"

然而克列别在等待法勃里齐乌斯下命令。

"首先一个问题，"法勃里齐乌斯说，"您，肯杰利大叔，是否同意将您的大车留在这里，等我们从附近村子里派马匹来拉回去？"

"把大车留在这儿，那不行，我宁可把自己的这把老骨头留在这里！"肯杰利先生愤懑地说。"你怎会想出这种馊主意的？"

"假如我们把这辆小型大车挂在大马车后面，那行吗？"

"不错！这个办法太妙了。至少，每个乘客都有座位。"

"可是，马受得了吗？它们太吃力了！况且，前面都是上坡路！"

"我的大车里还有一点燕麦，"肯杰利高兴地说。"燕麦能给马增添点力气。如果马嫌我们太重，我们可以步行嘛。"

"就算我们大家都步行，上山的时候马也未必拉得动两辆大车，即使是空车，"克列别反驳道，语气显得很不安。"这两匹马已经十四岁了，枣红马的腿脚力气弱……"

克列别、法勃里齐乌斯、特别是那个想巴结讨好大富翁肯杰利的科尔波纳商人，改用匈牙利语告诉肯杰利，旅客们都不太愿意步行，对待他们要小心谨慎，别把事情闹到公开对立的程度，因为他们是付了车钱的，而且细则规定，路上只允许一名乘客在马车旁边步行。

然而肯杰利却鄙夷地用手指打了个榧子，也用匈牙利语回答

---

① 拉丁语：假期万岁！——俄译者注

说：

“胡说八道！你们不会摆弄那些平民。如果他们不喜欢某种办法，那就得想出另一种他们更不喜欢的办法来对付他们。那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前一种办法了。譬如说，他们现在不喜欢四个人要同时步行。那我们就说，爬高坡时大家都得下来推大车，这样，他们就喜欢光是步行，而不愿意推车上山了……”

肯杰利的话很有哲理，谁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事情就这样迎刃而解了：他们把小型大车挂在“莫利托里斯”后面，肯杰利让罗扎莉娅坐在小型大车的后座，自己则坐在前面的那只宝贝箱子上，还拿起了马鞭，仿佛想赶马似的。科尔波纳的商人表示愿意将自己在蒲席篷里的座位让给肯杰利，因为天气变化无常，声名如此显赫的大丈夫应当保重身体。克列别先生也请罗扎莉娅到前面那辆马车里去坐。可是肯杰利和罗扎莉娅都没有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笨重的“莫利托里斯”马车终于勉强启动了，它吃力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象一艘装满货物的驳船，后面还拖着一只木排。两匹马都全力以赴，浑身的肌肉鼓成一个个疙瘩，可怜的马似乎想以此表明，它们决不乐意增加负担。此时，西半边的天空里开始隆隆作响，犹如阁楼上在滚动空木桶——天神发怒了。但是雨点仍然很稀疏。“莫利托里斯”的乘客们陆续坐到原来位置上，只有法勃里齐乌斯抓住肯杰利乘坐的那辆大车的车身，精神抖擞地在旁边步行。开始时大路很平坦，有些地方还是坡度不大的下坡路，一切都很顺利，健步如飞的法勃里齐乌斯象头年轻的鹿，始终没有减慢步伐，还边走边与肯杰利大爷闲聊。肯杰利详细地询问他：到过哪些地方，在哪儿所大学里学习，学点什么课程。

“我认识你的父亲，小兄弟！他是个好人。可惜死得太早了。幸亏他留下了一份蛮不错的家产。象他这样聪明的人，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你知道吗，他能背得出整本日历、全部贵族封号和所有

天体的名称：火星、木星，还有一颗叫什么来着，布扬是吗？起先我感到挺奇怪：他住在地球上，怎么会知道星星的名称？等一等，你们家对面住着一个独眼面包师，他的另一条狗叫什么名字？叫卡斯托耳吗？嗯，对。就是说，那颗星不叫布扬，叫卡斯托耳①。顺便说说，我从上学时候起就老是把这些星搞混了。是你爸爸教我这些基本常识的。世界上任何事情，他都了如指掌：譬如说，什么时候有日食、月全食，为什么会下雷雨、冰雹，——总而言之，凡是上帝安排的一切他都知道。他还能画出他的儿子—— 也就是你——出世时刻天上行星的分布图。他甚至能把整个星空都画下来，——我有一次在他那儿看见的。但是，尽管他学问渊博，对田里的庄稼可一窍不通，分不清豌豆和燕麦。说到燕麦，您没听说沿途哪儿有卖燕麦吗？"

法勃里齐乌斯摇摇头，而肯杰利继续唠叨道：

"我到现在还没有问过你的学习情况呢。你在哪儿，学什么？你说在帕多瓦②的大学里读书吗？这之前，在海得堡③和其他一些德国城市吗？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政治吗？不过，我可要对你说一句：这是你们所有匈牙利人和路德派新教徒在瞎胡闹！你们象见鬼似地朝不需要你们去的地方乱闯。例如，为了这个政治，匈牙利的达官贵人们甚至跑到英国去。而那里的女人一个个都干瘪得象鳑鱼干。"

"轻一点，轻一点，肯杰利大叔！"

肯杰利先生用手掌拍了拍自己的嘴唇。

"啊呀，说得不错！我把背后坐的那个人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情况确实如此嘛。值不值得到那儿去？出去开开眼界，还能学

① 卡斯托耳是北河二（双子座α星）。——译者注

② 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③ 德国城市。——译者注

点什么回来！譬如说，你认识一些外国人，了解他们如何治理整个国家，有好处吗？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去朝觐，还到了马丁·路德①从前学习过的那些地方，他在那儿用自己的墨水瓶扔魔鬼……魔鬼们当然从那儿跑掉了，可是魔鬼们不去，你却到那儿去，有什么好处吗？你们这些匈牙利的大学生，如果想搞政治，最好还是到维也纳去。那儿的官吏们眼下正嗾使肮脏势力反对我们匈牙利。你们别再白白地对柏林和波伦亚②趋之若鹜了！这是徒劳无功、愚蠢透顶的赶时髦！用不了半个世纪，全体青年都将朝维也纳蜂拥而去，如今你们国家的命运由那儿决定：你们的命运在那儿，在皇帝的厨房里炮制。你们要仔细观察、分析——谁在拌、煮、烤，应该打击哪一只粗胳膊。”

“看来您说得对，大叔！”

“依我看，你们这些人出国留学也是多此一举，就象有人的长外衣破了需要缝补，可是他不是补衣服，而是跑到女邻居屋里去看她怎样用熨斗熨枕头套。”

“是的，”法勃里齐乌斯心不在焉地说，“不过，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总得扩大扩大眼界呀。”

“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肯杰利固执地说。

“怎么说呢，”法勃里齐乌斯试图证明道。“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他只需要了解别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的事情，而你几乎算是个有学问的人了吧？”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小伙子？”

“我敢肯定，无论地上还是地下，总而言之，整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神秘莫测的现象。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个假想的统一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者注

② 意大利城市。——译者注

整体。它的某些局部已经被人类的‘认识’所理解，它的另一些部分刚刚被‘推测’所涉及，至于它的其余部分则是人类的‘理智’尚未能涉及的、原封不动的广宽领域。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所以您至少得了解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其余的就不需要知道了。这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全部实质。”

肯杰利老大爷被他说得无言以对，况且眼下无暇顾及哲学讨论：马匹拉着两辆马车涉水过了一条小河，正在把车子往岸上拖，河岸很陡，赶车的不得不跳下车来动员乘客们下车步行：

“下来吧！下来吧！马拉不动了。嘚儿，帕武什卡，嘚儿！使点劲儿，如乔克！你们可怜可怜那头可怜的畜生吧！”

莫利托里斯上的大部分乘客都毫无怨言地下了车：商人、满脸雀斑的女佣人和铜匠。可是，那个铜匠忽然嚷嚷起来，胆敢指责道：

“肯杰利先生也可以下车来走走嘛！我们大家是为了他才这么走路来着！”

“您在胡说些什么？”肯杰利竖起耳朵听见了。

“我说您，先生，也应该下来！”

“您是什么人？”大富翁傲慢地问。

“米哈伊·勃拉姆，一个正直的铜匠。”

“嘿，一个无赖！请告诉他，”肯杰利用执政大公的口吻，边往烟斗里装烟丝边说，“我是个贵族，即便为皇帝效力，也是骑在马背上的。罗扎莉娅，孩子！喂，你要到哪儿去？”

可是，象松鼠一样敏捷的罗扎莉娅早已从大车上跳下来，她的裙子犹如从树枝上往下飞翔的鸟儿翅膀那样沙沙作响。

“我代替大伯步行。这是很愉快的！”她大声说。

“愉快的，愉快的，您的鞋子马上会湿透的，”法勃里齐乌斯插话反对道，“雨水已经把草皮打湿了。”

他们走的那条路并不是寻常的大路，只能根据依稀可辨的车

辙前进，车辙里长满了稠密的野草、间荆和蕨类植物。

大家不得不在大车旁鱼贯而行：道路很窄。因此，法勃里齐乌斯让罗扎莉娅走在前面，心里想，即使不能和她谈话，看看她的身影也好。哎呀，这是何等可爱的人：轻盈的步态、窈窕而柔软的娇躯、漫不经心地披在肩上随风飘扬的红色围巾。这条围巾红得象娇艳欲滴的罂粟花。总而言之，道路崎岖难行。倾斜的大树、枝叶伸向四面八方的野蔷薇或者黑莓的蔓藤，不时地挡住去路，荆棘丛生的植物忽上忽下地钩住行人的衣帽头发。瞧，蔷薇枝条揪住了姑娘的发辫，多刺的灌木嫩枝又蓦地抓住了她的裙子，一时间休想解脱。在旁人看来，罗扎莉娅姑娘似乎动作笨拙，因而每当她想到这一点，脸上总免不了要泛起羞赧的红晕。

为了排除上述种种障碍，法勃里齐乌斯当然也忙得不可开交，然而这使两个年轻人彼此不再感到腼腆了，当一根蔷薇枝条又缠住少女的发辫时，小伙子居然敢于对自己的女伴开玩笑说：

“糟糕！看在上帝的份上，请您当心点，别刺着您的眼睛。哎呀，眼下不是剪掉辫子，就是斩断枝条！二者必居其一，您说该怎么办？”

“咳，何必呢！我本来就在埋怨自己笨手笨脚的。请您帮我解开吧。”

可是，枝条上盛开着一朵唯一的野蔷薇花，枝条和花朵点缀在姑娘头部盘成花冠状的发辫上，显得格外好看，使得法勃里齐乌斯不忍心把它取下来（虽然解开一绺金黄色的秀发也是一件令人心醉神迷的活儿！），他小心翼翼地用小折刀切断了枝条，被切断的一段枝条和花朵象饰物那样紧紧地缠在发辫上，野蔷薇的嫩叶青葱翠绿，刺儿锋芒逼人，花瓣呈现浅粉红色。这个装饰太适合罗扎莉娅了！法勃里齐乌斯目不转睛地看着枝条，它在他前面时隐时现，上下摇曳，使姑娘金黄色的头发微微上翘，此时此景使他萌生了一

个念头——把这朵花要来留作纪念。他每走一步，这个想法就愈益强烈。

“这朵蔷薇花应该属于我！我决不能让它留在发辫上！把它带回家夹在书里，和妈妈的薰衣草放在一起，还要晒晒干。不过，首先得让枝条多沾点她头发上的馨香！”

他跟随罗扎莉娅行走，心里暗自思忖，直到出现了新情况。她那双小巧的鞋子开始走路时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但是，由于草皮潮湿，土地松软，脚步声逐渐起了变化——鞋子的声音如今成了拖泥带水的“噗嚢”、“噗嚢”声。脚步声突然停止了。罗扎莉娅蓦地停住脚步，吓得往后倒退。

“出什么事了？您怎么停下了？”法勃里齐乌斯问。

罗扎莉娅抬头看着他，目光里充满了恐怖。

“您难道没看见吗？”姑娘全身颤抖，用手指着一个可怕的东西喃喃地说。

法勃里齐乌斯哈哈大笑。

“癞蛤蟆不让您过去吗？我马上把它赶掉。”他用树枝拨了一下蛤蟆，蛤蟆的脚掌擦着草皮噗噗地跳开了。

此刻，连罗扎莉娅自己也嘲笑起自己的胆怯来了，可是眼下她仍然把法勃里齐乌斯奉为英雄，继续保护她免遭怪物的袭击，因为在她的幻觉中，这个怪物是变成蛤蟆的女妖精。童话的开头总是这么描写的！

“哎呀呀！您的胆子实在太小了！”法勃里齐乌斯数落姑娘说。

“可是，您没瞧见，它多么古怪地望着我！”罗扎莉娅不好意思地为自己辩解说。

“我的意思是说，”法勃里齐乌斯语气温和地解释道，“您决不会成为一位勇敢的士兵之妻，也就是说士兵的妻子。”

“这有什么关系？”她挑衅似地说。“莫非您是士兵吗？”

她刚说出口，立即就羞得满脸通红。她知道自己说了蠢话：“我不能成为士兵的妻子，并不是坏事——因为您，法勃里齐乌斯，不是士兵。”

而法勃里齐乌斯已经抓住了她的话柄。

“更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您的脸部表情多么勇敢！在我们见面之前，难道不是您打的枪吗？我亲耳朵听见的。”

“哎呀，您什么都知道了？”

“肯杰利大叔对我说的。”

“什么！大伯的名字叫肯杰利吗？”罗扎莉娅怀着孩子般的好奇心问道。

法勃里齐乌斯对这两句话感到万分诧异，他凝视着姑娘的后背。(多遗憾呀！他此刻没法看到她的脸部表情。)

“难道您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吗？”年轻人异常惊奇地问道。

罗扎莉娅满面羞惭，沉默不语，只是加快了步伐，她想尽可能把小伙子甩在后面。她是个聪明的姑娘，严于律己，对自己的过失毫不留情，但总是在事后才追悔莫及，此时错误已经铸成了。而且，她往往迟疑不决，错误改正得太晚。就象现在那样，法勃里齐乌斯突然感到她的答话有点不大对头，隐藏着什么秘密。“这个小姑娘究竟怎么会和肯杰利在一起的？或者，确切地说，这个小姑娘连肯杰利的名字都不知道，那么肯杰利是从哪儿把她带来的呢？”他想。“眼下他们到哪儿去？谁把她交给肯杰利照管的？什么目的？这一切必须搞个水落石出！”

法勃里齐乌斯的脑海里逐一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假设，然而，似乎没有一个假设符合实际情况。小姑娘很可能迄今在某个地方受教育，现在肯杰利带她去见双亲。但她怎么敢和一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同行呢？也可能，肯杰利果真是她父母亲的朋友。可是，她为何又要问“难道他叫肯杰利吗？”她自称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

奥特罗科奇！……这个姓氏听起来倒很象匈牙利贵族的姓氏，尽管法勃里齐乌斯在匈牙利当地从未听说有人姓这个姓。“啊，这大概是个极其平常的故事！”他认为。“最好还是向肯杰利本人打听打听。”

因此，当罗扎莉娅加快速度向前走的时候，法勃里齐乌斯反而减缓了步伐，很快就同肯杰利重新攀谈起来。

“肯杰利大叔，您的那位姑娘是从哪儿来的？”他尽量把语调装得无所谓的样子问道。老头儿狡猾地眯起了眼睛。

“这么样，真样长得漂亮吗？一颗真正的珍珠！你喜欢她？”

“我不敢否定，她很可爱，所以我才问：您从哪儿把她带来的？”

肯杰利耸耸肩膀，用逗笑来搪塞道：

“您说，皇帝会解释他用什么办法夺取城堡吗？”

“可是，您并不是皇帝呀！”

“别再问我了，老弟。肯杰利老大爷有自己的行当，他是非常安于现状的。皇帝可能也安于现状——这我可说不准。”

“您的话说得很对，但是，假如您说了这位小姐是谁，您把她带到哪儿去，这不会对您有坏处吧？”

开门见山的问题使肯杰利老大爷不得不收起那套搪塞之词，他神情严肃地说：

“世界上的事情很多，孩子，还是不知道的好。这件事也是其中之一。我只坦率地告诉你一点：这朵小玫瑰花不会损害我的名誉。它生长在陡峭高耸、引以为荣的悬崖上，这个地方你是爬不上去的。因此，你想也甭想了。”

法勃里齐乌斯在空中挥舞了一下手杖。

“Die Gedanken sind Frei①，”他若有所思地说。

---

① 德语，每个人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去想的。——俄译者注

于是，小伙子深信自己的假设是确凿无疑的：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秘密。“很可能，”他想，“它与政治有牵连。譬如说，伊姆雷·特克利有一个养女——尤莉娅·拉科齐。她被监禁在某地的监狱里。万一有人帮她越狱逃跑，所以……噢，不对，不对，尤莉娅·拉科齐的年龄比罗扎莉娅大得多。”

法勒里齐乌斯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漫不经心地听着肯杰利的唠叨话。肯杰利不时地跳下车来步行一阵，因为那头名叫帕瓦①的马时常止步不前，高声嘶叫，它考虑到雷阵雨即将来临，想让人们把它牵进马厩去。

克列别先生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亲身经历，很适合旅客们当前的心情，于是就讲起三十年前的往事来，当时他孤身一人也在这个地方穿越森林，身边没带任何武器，只有一把小折刀。

“突然，从密林深处（克列别望着昏暗的树林，微微颤动了一下蓬松的眉毛），是的，从密林深处窜出一只大狗熊来，全身乌黑，眼睛闪闪发亮。这个怪物径直向我走来。我吓得心惊肉跳，可是狗熊却越来越靠近了！它停下来搔搔痒，打了个呵欠，忽然看了我一眼！当时，我吓得心紧缩起来了。我拔腿就跑。这个畜生跟在后面追我。我只听见背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嘶哑的吼叫声和剧烈的喘气声，它嘴里的热气几乎喷到了我的后脑勺，可我又不敢回头看。我没命地跑了一阵，突然发现狗熊从我身边飞跑过去了！”

“那后来怎么样？”听众们战战兢兢地问道。

“没事儿！狗熊跑掉了。没吃掉我。”克列别回答得很天真。

“可是您呢，克列别先生，您自己怎么样？”

“我也没吃掉它。”

---

① 上文中的帕武什卡是帕瓦的爱称。——译者注

"唉，唉！"听众们大失所望地叹息着。故事的结局如此平淡无奇，他们深表不满。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和它不期而遇，彼此并不想伤害。"克列别以此结束了自己的故事。

法勃里齐乌斯重新赶上了罗扎莉娅，他这么做很及时。山泉和湍急的小溪由于下雨而陡然猛涨，象一条条银蛇顺着山坡往下倾泻，水里夹杂着被冲刷下来的各种色彩斑斓的小石子。有些地方，溪水冲毁了道路，形成了大水洼。罗扎莉娅既不想涉水而过，又不敢跳过去，只得站在那儿，满怀希望地看着法勃里齐乌斯。啊，难道人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亲切而偶然的信任更令人动心吗？法勃里齐乌斯乐得心花怒放。

"哎呀，你，我亲爱的孩子，是个甜蜜的玩具小娃娃！"他心底里涌现出种种柔情蜜意的字眼。他微笑着，眼睛里闪耀着淘气的光芒。他迅速俯下身子，抱住罗扎莉娅纤细的身躯，一起跃过了水洼。他感到姑娘的心房在他的手上跳动，象一块炽热的熔岩那样烫手。

"喔唷！"罗扎莉娅喊道。

"大学生！当心我揍你的爪子！"肯杰利边吓唬，边将自己的烟斗放在车帮上磕打。

"您生我的气了吗？"法勃里齐乌斯问罗扎莉娅。

"没生气，我只是吓了一大跳，万一我出了事……"姑娘嗫嚅地说。

"您会出什么事呢？"

"我姑妈总是说……总是说，"罗扎莉娅腼腆地解释道，"年轻小伙子不应该碰到姑娘的身体，否则姑娘们会学坏的。这是姑妈的说法。"

"嗯！……您姑妈是谁？"

“她是个很聪明的妇女。”

“是呀，可她叫什么名字？”

“这我不能说，”罗扎莉娅摇摇头说，她的声音立即变得伤感了。

“您不能说吗？真奇怪。为什么呢？”

“因为我答应过父亲。向他宣过誓……”

“您总有一天会违背自己的誓言的。”

“不，我将信守誓言。信守誓言。”罗扎莉娅坚决反驳道。她仿佛不是在说话，而是将两块沉重的石头扔到了地上。

“咳，这样看来，我和您没话可谈了！您反正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法勃里齐乌斯用嘲笑的口吻说。

“噢，不是的，我的诺言只涉及到某些方面。况且，等父亲解除我的誓言之后，我就不会保持沉默了。”

“可是，谈话就象一团纠缠在一起的线，一下子会出现好几根线头，很难预料：哪一根线头抽得出来，哪一根抽不出来。”

“我不相信您说得对。”

“譬如说，我有一个无关紧要的简单问题，”年轻议员耍花招说。“我们马上就来试试看：您能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要看是什么样的问题，”姑娘不满意地说。

“您爸爸知道您现在和肯杰利在一起旅行吗？”

“我们是遵照他的吩咐行事的。”

“很好。那么还有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可以知道您眼下到哪儿去吗？”

“当然可以。不过，我不告诉您。”

“您从哪儿来的——也不告诉我吗？”

“是的。”

他们默默无语地走了两三分钟。其他的乘客也都不说话。只

有马轭上的铃铛在丁当作响，车篷里传来流动钟表匠那香甜的鼾声。

此时，道路逐渐变得宽阔了，法勃里齐乌斯已经可以和罗扎莉娅并肩而行了。

“这件事情我始终弄不明白！”他又开口说话了。

“喂，您还是把那朵红色紫罗兰摘来给我！”

法勃里齐乌斯实现了她的意愿，但仍然不打算放弃这个勾起他好奇心的话题。

“我很清楚，您那关于保守秘密的誓言只涉及到与您家庭事务有关的各种情况，说得确切点，只涉及到家庭事务中的某个方面，您才需要为之保密。至少，目前是如此。是不是这样？”

罗扎莉娅点了一下她那漂亮的脑袋。

“这一点我完全能想象得出，”年轻议员继续说。“但是我会尊重别人的隐私的……”

罗扎莉娅摇了摇头，她头发上的那朵野蔷薇花掉下了两片花瓣。

“不知为什么看不出来，您会尊重别人的隐私。”

“之所以看不出来，是因为您的行动毫无逻辑性，”法勃里齐乌斯愤怒地反驳道。“可我象任何一个从事科学的人那样，在各种问题上都要寻求逻辑性。”

罗扎莉娅感到他的语气非常激动，吃惊地抬起双眸看着小伙子。她不明白他为什么生气。可怜的姑娘哪里知道，他那些盘根究底的问话中蕴藏着一颗小小的眷恋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发展成为爱情？起初，这颗种子只绽出依稀可辨的幼芽，随后就日益长高，根深叶茂，郁郁葱葱。

“我不理解，”她低声说。

“可我也不理解您，小姐！对下述几个最无足轻重的问题：您

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您要明白，您不能回答。您不过是不想让我知道您是个怎么样的人。”

“难道我无权有这个想法吗？”罗扎莉娅问道。她象公主那样高傲地昂起了头。（啊，她那纤细的脖子多美！）

“您当然有权罗，”小伙子表示同意。“可是，您的行动对我总有点儿侮辱的意味，而我完全不应该受到这种冷遇。”

“对您有侮辱的意味？ 对一位在所有的旅客众目睽睽之下曾经保护过我的人？看来，我的举止态度坏到极点了！”

“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法勃里齐乌斯象朗诵那样充满激情地说。“一开始您就告诉我您最重要的一点——您的名字，可后来当您对我有所了解后，突然对我冷若冰霜，这又作何解释呢？……通向您的一切道路都盖上一层霜了吗？”

罗扎莉娅手足无措了。法勃里齐乌斯的话语象一支瞄得很准的利箭击中了目标。姑娘霎地面红耳赤，脸上发烧。再撒谎吗？她的谎话已经被揭穿了！据说，谎言腿短？难道真的就这么短吗？ 谁会怀疑谎言！ 她现在可以对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说些什么呢？向他承认，她说的都是实话，只有一点欺骗了他——她的姓名不是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吗？……但是，要知道这样她要暴露自己的秘密了吧？

姑娘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抬起可爱的双眼，望着法勃里齐乌斯，嗓音哀怨地问道：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非得刺痛我？”

“刺痛？ 您？”

“那就请您别再打听了。否则，我一不小心就会说出一些不该说的事情来，从而导致终身不幸。您为什么希望我多灾多难呢？”

法勃里齐乌斯被她的苦苦哀求感动了。在这短短的步行时间里，这位夏娃女儿的性格已经在他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

她象一朵尚未绽开的艳丽蓓蕾，虽然已经具备了开花的一切条件，然而却依旧完整地保存着那些应该消失的东西。她既象一个天真烂漫的傻小姑娘，重复姑妈所喜爱的那句话“年轻小伙子不应该碰到姑娘身体，否则姑娘们会学坏的”，又俨然象一个忠实履行自己诺言的成年人，庄严地说“宣了誓，就得信守”。她的问话“难道我没有权利吗?”气度多么不凡！然而，罗扎莉娅谈吐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的特征是，她那楚楚动人的女人的弱点，“请您什么也别再向我打听了，倘若您不想使我不幸的话。”

法勃里齐乌斯对她产生了怜悯心，因为他心地善良，也可能是出于一种虚荣心——把姑娘的哀求解释为她彻底投降了！这意味着他胜利了？小伙子被自己的胜利陶醉了，他宽宏大量地松开鱼网，把那条美丽可爱的小鱼放了出去。

就在这个时候，克列别大声喊叫起来，要不然真难以预料，他们之间的谈话将如何继续下去。克列别气喘吁吁地说：

“Gott sei Dank！① 我们总算登上山顶了。先生们，谁累了的话，请上车。”

展现在面前的是山脚下的全景，这是一幅罕见的图画，它肃穆而美丽。那儿是水草茂盛的盆地，一块块草场青葱翠绿，蓝色的鲁斯卡河急速地向下奔腾而去，并轻而易举地带动了两岸磨坊的轮子。但是，上帝大概正盼望着“莫利托里斯”攀上山顶，因为顷刻之间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吹得树木摇曳，狂风还驱赶来一堆新的乌云，把整个天空都遮盖住了。这一切仿佛都是根据上帝发出的看不出的信号行事的。疲惫不堪的太阳害怕上帝发怒，躲进了乌云，与此同时，那一朵朵小绵羊似的白云也从苍穹里消失了，似乎有一条挥舞着的无形鞭子把这群小绵羊赶进了又大又黑的羊圈里。黄昏

① 德语，谢天谢地！——俄译者注

已经笼罩着峡谷，一切景物都变得忧郁而充满神秘色彩。风越刮越猛，已经达到飓风的程度，它揪住树木的头发，使之扭曲、旋转，就如将螺旋形的拔塞器钻进地下似的，随后就把树木压向地面；树木愤怒地咆哮着，发出可怕的折裂声和呼啸声，彼此用枝条抽打着对方的脸，似乎眼看就要相互猛扑过去了。鲁斯卡河波涛翻卷，泡沫四溅，从两岸迎风飞舞的灌木丛旁急驰而过。老天爷似乎失了理智，倾泻着冬天用的炮弹，疯狂地向地面进攻：闪闪发光的钻石从天而降，那是象榛子般大小的冰雹。

所有的动物都吓呆了：野兽急忙躲进自己的巢穴，雕鸮钻入树洞，飞蛾紧贴在下层比较厚实的树叶上，半途中遭到突然袭击的蜜蜂飞到花萼里藏了起来。"莫利托里斯"的乘客们不禁愕然：他们究竟到哪儿去躲过这坏天气呢？

"看见吗，那儿有个磨坊！我们拐过去吧。"克列别先生建议道。

到磨坊去还得大费周折。视力不佳的驽马帕瓦看不清周围出现的变化。然而辕马被狂暴的自然现象吓得魂不附体，全身颤抖，竖起了耳朵嘶鸣，直立，不愿意再拉车了。车夫只得抓住马辔头，牵着它走。他们终于到达了磨坊。磨坊相当陈旧，屋顶是草铺的，已经千疮百孔，浓烟从各个窟窿里滚滚上升，乍看起来似乎磨坊着火了。其实，屋里一切正常：那里正在准备饭菜——煎、煮、焖各种食物，因而挥发出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流动钟表匠老远就闻到了香味，高兴得咂了咂嘴喊道："老天爷好象把我们发配到好地方来了。"铜匠立即发现磨坊后面有一个不太大的菜园，那儿点缀着正在开花的向日葵和大片的锦葵。

"屋里有姑娘！"他断言说。

大车驶进了院子，从耳房里迎面跑出一个带着白色围裙的老太婆，手里拿着一把大汤勺，象对待盼望已久的客人那样，愉快地

喊道：

“欢迎光临！欢迎！快下车吧。饭菜早就准备好了，神甫阁下已经来了，马上就开饭。”

但是，老太婆发现第一辆马车上跳下无数个人来，还有一个姑娘和老头儿从拖在后面的大车上正费力地下来，吓了一跳，大声喊道：“上帝啊，来了一群蝗虫！”接着就跑进屋里去了。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磨坊主焦尔季·久尔季克的老婆，经过十二年的间歇后，又给丈夫添了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儿子，这个期望中的继承人今天早晨刚呱呱坠地。迄今为止，久尔季克夫妇只生育了两个女儿，因而当父亲的喜出望外，乐得忘乎所以：他如今有了传宗接代的人。可是，到磨坊来磨面的妇女们都说新生儿的身体太虚弱，劝他们及早给儿子洗礼，因为过不了几个小时，上帝会把婴儿召去当小天使的。假如孩子未经洗礼就夭折，没有名字，往后就会在炼狱里徘徊千百年。

焦尔季·久尔季克并不十分笃信上帝，然而却非常迷信。因此，他虽然肆无忌惮地痛骂上帝，责怪上帝为何偏偏要召他的儿子去当小天使（尽管到处都有大量穷爹穷娘养不起或者不想养的孩子），但为孩子着想，仍然同意立即举行洗礼仪式。为了筹备洗礼，他吩咐女人们烹调各种食物，派自己的两个帮工骑马去邀请客人，一个到斯塔罗巴茨村去请神甫，另一个到莫德拉什卡去请教父教母。（他们事先就选定那儿的屠夫和他的老婆当教父母。）神甫赶在雷雨之前就到达了，已经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可是屠夫和他的老婆大概在那儿给耽搁了，尽管派了人骑马去通知他们立即就动身。看来，再等下去也是徒劳的，因为每次下了倾盆大雨之后，鲁斯卡河总要发大水，冲毁所有的桥梁，莫德拉什卡通向这里的道路本来就崎岖不平，眼下就更加无法通行了。

磨坊主正在抱怨这种倒霉的情况，他和神甫一起坐在前屋里，

面前放着酒和酒杯，他的两个女儿在忙碌地往桌子上摆菜，准备开饭；恰恰就在此刻，"莫利托里斯"的乘客们闯了进来，他们向主人道歉说，由于天气糟糕透顶，他们不得已而到他家里来避难了。

"请进，请进！"主人高兴地喊道。"来得正是时候，没法再巧了！上帝不但赐予我孩子，还派来了教父母。可不是吗？上帝为我这么操心，看来还是爱我的！对吗？既然爱我，那就不会难为孩子了！我说得对吗，神甫阁下？"

神甫含混地晃了晃脑袋，意思是：可能是这样。而久尔季克对不速之客仔细打量了一番，立即就选中了两位最年轻最漂亮的客人：风度翩翩的小伙子法勃里齐乌斯和罗扎莉娅。他解释道，假如先生和小姐愿意做他儿子的教父母，他将感激不尽。这个孩子是久尔季克家族中最小的一个，正在焦急地等候洗礼，孩子将取名叫巴林特。

"不过，这是怎么一回事？"磨坊主大声说。"我可怜的干亲家母全身都湿透了！玛格达连卡，"他对自己的女儿喊道，"把你的衣服给小姐换上，等她的衣服烤干。"

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走到罗扎莉娅身边，她长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圆圆的脸蛋非常可爱。她把罗扎莉娅带到小房间去进行主人所希望的更衣了。

两三分钟后，两位姑娘手挽手回来了，进了前屋。姑娘们有机会相互看到对方一丝不挂，彼此暴露了自己最大的机密——裸露的身体——因而成了朋友。

罗扎莉娅现在穿得有点不伦不类，一半是农家的衣服，一半是小市民的衣服，可是她穿着这身新打扮更显得娇媚可爱。

"真是位大美人！"科尔波纳的商人赞叹道。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女士先生们欣赏的百合花，如果在农民们最喜爱的天竺葵叶片中间开放，难道就会失去它的艳丽

吗？诚然，罗扎莉娅穿的那条家庭手工编织的羊毛裙子略微嫌短了一点，靴子大得差点儿从脚上掉下来，使她行动不便，但即使她那不得已而小心翼翼地走路的模样也令人神魂颠倒！背心的肩部太窄，胸部绷得紧紧的，这只能使她的体态更增添了诱惑力（笔者认为其原因用不着解释了）。然而这件背心的腰部却又宽又大，似乎故意想突出姑娘那纤细的柳腰。

神甫那对胖得象浮肿似的小眼睛，尽管始终望着天花板，可是他却确信，他看得一清二楚，罗扎莉娅穿的那双精制山羊皮靴不合脚，因而建议说：

"靴子里得放点干草才行。可是，总的说来，你穿这身衣服也很漂亮，我的女儿，因为上帝赐予你一副俊俏的模样。啊，假如夏娃的那些蠢千金们都能彻底理解，任何衣衫，即便是最难看的衣裳也遮不住真正的天姿国色，那该多好！说真的，一个女人一生中会耗费掉堆积如山的丝绸和花边，然而白白糟蹋掉丝绸和花边的女人却数不胜数！不过，我们该举行洗礼仪式了！请把我们那个耐心地等候在神圣乐园大门口的羊羔带到这儿来。请把孩子抱来！教父、教母，你们靠近些。您信什么教，年轻人？"

"路德派新教，"法勃里齐乌斯骄矜地说。

"那么您呢，我的女儿？"

法勃里齐乌斯焦急地看着罗扎莉娅。

"路德派新教，"肯杰利代替姑娘回答说。

法勃里齐乌斯顿时喜形于色。

"多可惜！"虔诚的神甫大失所望地高声说，"尽管你们两位长得一表人才，可是灵魂误入了歧途！久尔季克先生，您得另外挑选两位教父母！"

"小伙子，你的眼睛为啥象月牙那样发亮？"肯杰利突然问法勃里齐乌斯。

“那怎么办呢？你们中间有天主教徒吗？”磨坊主满心不悦地问。

“坐‘莫利托里斯’的，各种人物都有，”克列别先生大言不惭地说。“例如维利涅尔夫人，就是廖切的一位医道高明的夫人。不久前，她帮助格奥苗尔省的贵族尼亚里男爵家的一个后裔降临人间。您在尼亚里府上行医，是吗？”

维利涅尔夫人行了一个屈膝礼，点点头，接着又予以证实说：

“是的，我刚从他们那儿回来。”

“这真是太巧了！”久尔季克高兴得大声嚷嚷。“这么说，您是助产士？医道高明的助产士？嗨，无疑是老天爷亲自派您来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嘛。夫人，请您去看看这个最年轻的久尔季克，去看看吧！咱们一起走。不过，还得挑选一位教父。”

“倘若您愿意的话，我做您的干亲家行吗？”流动钟表匠自告奋勇地说。

“您是谁？”

“我是钟表匠。在谢佩什和格奥苗尔全省到处修理钟表，连基什-杭特省也到过。我叫约纳什·金德罗纳伊。”

久尔季克飞快地跳到他跟前，拍了一下他的手心。

“你是什么人，老乡，这并不重要，我请你做干亲家。在上帝面前，我们天主教徒是一律平等的。行了！”

裹在襁褓里的小久尔季克被抱出来了。维利涅尔夫人双手接过孩子，安慰他的父亲说，这个小男孩很可能活下来。

“不过，您要给他呼吸新鲜空气，用好奶喂他，”她叮嘱说。

神甫给孩子洗了礼，接着，教父母又按照当时的风俗将孩子放在筛子里摇晃，筛掉他身上的一切坏习性，然后在孩子的头部上方把一根结实的小麦穗揉碎。(由于没有新鲜麦穗，只能从去年的“割麦人头箍”上拔一根下来。)在平民百姓眼里，小麦是神圣的力量的

象征。但愿这个小男孩将来身强力壮，象麦粒那样结实！而力气是每个匈牙利男子汉立身之本……一个庄稼汉得了病，大夫问他："什么地方疼痛？"他回答说："没有力气。"除了个别例外情况，庄稼汉一般并不抱怨疼痛。他哪儿也不痛，只是没有力气。弥留之际，力气消失殆尽。那个人也就死了！

在给婴儿举行洗礼仪式的时候，肯杰利先生悄悄地溜到院子里，想把大车，至少是把自己的小箱子藏起来。雹子早就停了，可是风仍未平息，阵阵狂风将磨坊和院子四周房舍的屋顶吹得吱嘎作响。"把大车拖进棚屋里，那又该多好，"肯杰利心里想，他逐一打量了磨坊四周大大小小所有的棚屋。他终于在屋后的地窖旁边找到一间类似车棚那样的屋子。肯杰利跑到屋子的双扇门前，一脚踢开了其中的一扇门。大门是虚掩着的，他走了进去，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空地方停放他的大车？板棚里一片漆黑，可是肯杰利在昏暗中发现里面有一个黑魆魆的东西在颤动。他吓得打算跳回院子里，可是突然感到一股炽热的鼻息扑面而来，一条巨大的舌头舔了一下他的手，并传来响亮而熟悉的嘶叫声。咦！这不是沙尔曼！他驾驭的那匹辕马吗！

肯杰利立即就认出了这匹马。他飞快地奔到厨房里去拿灯，灯拿来了，他亲眼证实，他的两匹马正悠闲自得地站在板棚里，咯吱咯吱地咀嚼新鲜干草！"喂，你们晚安，亲爱的马！终于找到你们了！"心花怒放的肯杰利大声说。

当他回到屋里时，客人们已经在桌子旁就坐，开始上第一道菜了。第一道菜是炸子鸡。法勃里齐乌斯坐在罗扎莉娅身边，因为人们得知他是廖切市议员之后，立刻就对他万分尊敬。可是，谁也没有发觉肯杰利不在场，还是那个科尔波纳的商人想起了他："肯杰利先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他的这句话刚说出口，——这句话立即象具有魔法的咒语那

样起了作用——磨坊主和神甫马上抬起头来，异口同声地说：

“什么！难道肯杰利本人也在这里？”

“当然是他本人罗！”

“这不可能！他亲自来了吗？”

“当然是亲自来了！”

“见鬼，好极了！”

久尔季克先生从桌旁跳起来，想跑去寻找这位贵客，可此时，肯杰利却自己进来了。人们立即在主宾席上给他摆好了餐具，主人为了对这位客人表示特殊关照，用粗大的手掌亲自给他擦碟子。

“我眼下走红运了！”他边擦边说。

铜匠专心致志地狼吞虎咽，额头上汗水涔涔；诵经士和恰基伯爵的女佣人正在将鸡的弧形胸骨掰下来，想预卜他们两人谁的寿命长。坐在神甫身边的接生婆装出一副上流社会贵妇人扭扭捏捏的腔调，仿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用叉子扒开油炸的食物，嘴里不断地嘀咕什么她胃口不佳，在尼亚里男爵家早已不习惯吃油腻的东西啦。“奥，上帝，这就是贵族气派！他们那里的一切都不是这样的，完全是另一个样！真奇怪，连母鸡生的蛋也完全不一样！”科尔波纳的商人斟了一杯葡萄酒，但没有立即喝掉，而是首先恭恭敬敬地向肯杰利致意，然而这并未引起后者的注意。最得意洋洋的是克列别先生。他左顾右盼地看了看自己的乘客们，看见流动钟表匠正在使劲地啃鸡屁股，嘴里发出吧哒吧哒的响声，不禁满心喜悦。克列别踌躇满志地挺起胸脯，其得意的神色一望而知，仿佛在说：“嘿，我怎么对你们说的？你们亲眼看到什么叫‘莫利托里斯’了吧。‘莫利托里斯’不仅在当地享有盛誉，在整个匈牙利也遐迩闻名！‘莫利托里斯’是一家远近闻名的车行。‘莫利托里斯’的马车想停在哪儿歇息，那儿的大门就会殷勤好客地向它敞开。为了迎接‘莫利托里斯’的到来，人家还特意为我们的旅客举行小小

的酒宴。啊，这件事情一经传开，名声多好听！什塔洛维奇（他是卡沙市一家与“莫利托里斯”搞竞争的企业主）必然会嫉妒得要命！”

两个老太婆——磨坊主的岳母和母亲——一个接一个地把一盆盆菜肴端上桌来：烤得色泽金黄的乳猪、鲑鱼——她们还一个劲儿地抱歉说，没料到有这么多贵客临门，假如谁吃不饱的话，可以把午饭时吃剩的煎白菜卷拿来，如果有人想吃冻鱼冻肉，她们可以到地窖里去取。主人的两个女儿玛格达连卡和埃斯捷尔，片刻也坐不安稳，频频地为客人们斟酒。玛格达连卡从地窖的木桶里倒了一大罐芬芳馥郁的甜葡萄酒，专给女客们饮用；她第一个就给罗扎莉娅斟酒，认为她是最尊贵的客人。酒席上的气氛越来越热烈。久尔季克先生强调，他碰上了吉祥如意的日子，上帝慷慨大方地赐予他久尔季克的恩惠已经超过了任何人，并且还在不断地向他显示自己的恩泽，眼前的情况就是明证。主人重新回忆了今天的经历：清早生了一个儿子巴林特，匆忙地决定给他洗礼，所以派了磨坊的一个伙计骑马去请来了神甫阁下——愿上帝赐他长命百岁！（大家碰杯。）另一个伙计骑着快马到莫德拉什去请干亲家夫妇。可惜，由于雷雨阻挡，他们至今尚未到来。

大家对磨坊主的叙述听腻了，因为他的这些话至少已经讲了四遍，故事的结局大家都不言而喻，毫不生动：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突然驶来了一辆“莫利托里斯”，给婴儿带来了教父母——愿上帝赐福给他们！当初，耶稣基督诞生之后，有几位博士①赶往伯利恒②去拜见他，其区别仅在于，那时候是星星给他们引路，而现在是闪电为“莫利托里斯”开道，到久尔季克家来的“博士”不是三位，而是一位③，他就是别拉市神通广大的魔法师——愿上帝赐予

① 博士：能释天文、梦境之类事情的学者。——译者注

② 伯利恒：耶稣的诞生地。——译者注

③ 上述情节详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一、二章。——译者注

肯杰利先生目前和今后一生中所希望获得的一切！

“上帝只要赐予我目前所希望的东西就够了！”“魔法师”肯杰利插嘴说。客人们高高兴兴地为他的健康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还有一个区别，”磨坊主高谈阔论，越讲越有劲，竟大言不惭地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个穷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棚里，而我的巴特林出身于久尔季克贵族世家，这个姓氏在谢佩什省和阿巴乌伊省远近闻名……从前，我们久尔季克家族曾经用过贵族的尊称‘德’。”

神甫举起手臂责备道：

“久尔季克，久尔季克，您不怕上帝吗？您在胡诌些什么！”

“怎么？我说的话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胆大包天的久尔季克回敬道。“阁下，您总不会说耶稣基督是贵族出身吧？”

“他是上帝的儿子！”神甫语气虔诚地反驳说。

“这当然也很了不起！”久尔季克表示同意。“但是，久尔季克家族自古以来世世代代当磨坊主。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磨坊主。不过，古时候我们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皇帝只提拔磨坊主当统帅。基尼日① 当初也是个磨坊主。顺便插一句，他在我们家的磨坊里做过工。我对你们说：他在这儿做过工，那就是说这完全是事实。我讲完了。”

肯杰利先生在听磨坊主说话时，已经显得不耐烦，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了，他不时地用手指神经质地敲打桌面，有几次还露出阴险的冷笑，显然，他在打鬼主意，想搞恶作剧。

果然不出所料，久尔季克“我讲完了”的话音刚落，肯杰利就站

---

① 帕尔·基尼日（死于1494年）是马佳什国王赏识和提升的匈牙利统帅，曾屡次击败土耳其人。他英勇绝伦，膂力过人，年轻时当过磨坊主。——俄译者注

起来，举起高脚大酒杯，严格地说，是举起带把的酒杯，因为每位客人都用漂亮的彩色陶瓷带把酒杯饮酒，杯子上描绘着鹈鹕和郁金香的图案。然而肯杰利举起酒杯之后，立即来了一个杯底朝天，把酒全都洒在地板上，在各个时代的酒徒中间，这个动作意味着被敬酒的那个人不配享受这种荣誉。

"磨坊主先生，"肯杰利开口说话了，"刚才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喜事、儿子的诞生和洗礼，总而言之，讲了今天的全部经过。但他仍然遗漏了某些情节。"

"什么情节啊？"科尔波纳的商人大声问道。"静一静！我们仔细听肯杰利先生讲下去。"

"是的，他避而不谈发生在这以前的事情，"肯杰利继续说道。

"那当然罗！"久尔季克哈哈大笑。"一个人为了生儿子当然要做一些'发生在这以前的事情'，哈哈哈！"

"我只想列举一些今天发生的，而您刚才只字未提的事情，"肯杰利先生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话。他装出一副天真，甚至有点傻乎乎的神情（他很会装模作样，表情很逼真）。"我之所以把它们称作'发生在这以前的事情'，是因为在这些事情之后必然会出现'紧跟在这之后的事情'……"肯杰利的眼睛里闪烁出恶毒嘲笑的神色。"上帝慷慨地赐福于久尔季克先生。而今天久尔季克先生又把自己的恩惠赐给了我……"

"嘘！你们听呀！"

"……我刚才说了，今天白天在列斯科夫森林里，离红屋顶的羊圈不远的地方，有两个斯洛伐克强盗跳出来拦住我们的去路，扑到我的马跟前，没说上几句话，就用小刀割断挽索，一溜烟地去了，——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把东西抢走！"

"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

“正由于这两个家伙，我们才遭这个罪，”铜匠发牢骚说。

“由于这两个歹徒，我和小姐停在大路中央，走投无路……”

“就在这个时候，‘莫利托里斯’驶来了，”克列别先生插话说。他解开了西装背心上的一颗钮扣(其原因，不知是为“莫利托里斯”而自豪呢，还是由于晚餐过于丰盛)。“是的，‘莫利托里斯’驶来了！没有一家企业比‘莫利托里斯’更愿意为大家效劳了。因此，它不仅把您，甚至把您的大车也算作自己的乘客。”

久尔季克先生开始着急了，在椅子上坐不安稳了。

“嗳，得了，你们别再说啦！”他说。“我们还是喝酒吧。姑娘们，给大家斟上！哪能用左手呢，你真蠢！至于您的马，肯杰利先生，不光是您，别人也会碰到这种倒霉事的。况且，您可以再买嘛，说不定您实际上拥有成群的马呢！别去管您的那些马了，把什么烦恼都丢开！我讲完了。让我们把烦恼都忘掉。我们来调制潘趣酒好吗？”

“哼，不行！等一等！”肯杰利先生表示异议。大家都有所察觉了：他决不会无缘无故把酒洒在地上，这无疑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好吧，那就坦率地直说，您究竟有什么事情！”

“请您把那盘菜递给我，事情一扯开头，有得磨工夫呢，”钟表匠推推诵经士的胳膊肘说。“我看盘子里的乳猪头还没有吃过。怎么能把猪头剩下呢?！它那闭拢的小眼睛多动人！不，我受不了这种悲惨的情景，还是把那个可怜的猪头吃掉吧！我心肠很软。”

“我们大家听肯杰利先生说话！”神甫插嘴说。“他说了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主今天对他的恩赐究竟表现在哪儿?”

“我正打算谈这一点，”肯杰利老大爷说。“我们来到这位好客的主人家里，在举行洗礼仪式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把我的大车拖到哪儿去避雨呢？我想：‘万一需要，可以在大车上过夜。’我

在院子里转了一圈，想找个合适的地方。”

久尔季克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在察看院子里房屋的时候，我终于发现地窖旁边有一间象车棚那样的屋子。”

久尔季克异常激动，从椅子上跳起来又重新坐下，用驯兽师看野兽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肯杰利。

“噢，后来怎么样?”他用嘶哑的嗓音低声问道。

大家都觉察了主人的不安情绪。罗扎莉娅也看出了蹊跷。她惊慌失措地示意法勃里齐乌斯观察主人的神色，主人大概对她的大伯生气了。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将陶瓷杯子朝肯杰利老头儿的头上砸去。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久尔季克。只有肯杰利本人装出一副安之若素的样子——仿佛他根本没有察觉主人的局促不安和愤怒地紧握的双拳，——仍然佯装天真地说：

“我走近棚屋，推了推门——门开了，我走了进去，先生们，你们猜猜看，我发现了什么?”

当然，谁也不愿意猜测。屋里一片寂静，大家都用好奇而询问的目光忽而看着久尔季克，忽而看着肯杰利。

可是，使这些本分人更为惊奇的是，肯杰利脸色严肃，而久尔季克的神情则与之相反，变得嬉皮笑脸了。

“你们要知道，我在那儿看见了自己的两匹马!”

大家都发出了一片惊讶声，只有久尔季克高兴而洋洋自得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用两只巨大的手掌拍了一下桌子，笑了好久好久，眼泪也笑出来了。

“真的吗?您看见了自己的马? 哈哈哈!这些畜生够狡猾的!找到它们了吗? 您想必挺高兴吧! 幸亏您发现了它们，先生。要不然，这些马跟瞎了眼差不多，怎么也不会找到您的，哈哈哈!”

久尔季克不仅长时间放声大笑，而且汗流浃背，全身都湿透

了。与此同时，他接二连三地把酒杯碰翻，自己却毫不察觉。然而肯杰利正言厉色地对他说：

“先生，您别想用开玩笑来搪塞！我当着各位正人君子的面问您：我的马怎么会到您的棚屋里去的？您回答呀，我还没有把您叫做贼呢！”

“这么做太过份了吧！”久尔季克感到受了侮辱。“我整天都呆在家里，没有出去过。请您冷静地考虑一下，肯杰利先生。我是个好人，喜欢开玩笑，可是一切都得有个限度！”

“嘿，您太岂有此理了！”肯杰利大声嚷道。“您还想抵赖吗？倘若有必要，我可以找来一千个证人。全省的人都认识我的马。”

“这我并不否认！”主人哈哈大笑起来。“况且，我一晚上都在讲我的两个伙计是骑马来回的——一个到斯塔罗巴茨去请神甫，另一个去请干亲家。”

“骑马，骑的是我的马！”肯杰利厉声喊道。

“嘿，那还用说，当然不是骑我的马，”粗鲁无礼的磨坊主揶揄这位大富翁说。“难道您以为我家里雇得起马夫吗？”

“可这是您派他们去的！”

“没错。我对他们说，最好骑马去。于是，他们身穿农民上衣，足登粗制皮靴，动身出门了。至于他们在哪儿、用什么办法搞到马的，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开了个玩笑——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难道可以因此而见怪吗？更何况在节日的宴席上！在洗礼宴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再说，您又找回了自己的马！”

“是呀，您找到了嘛！”诵经士立即发出回声似地插嘴说，并大声地打了一个喷嚏。

“你们还是和解了吧！”钟表匠认为必须袒护自己的干亲家，因而建议说。

可是，肯杰利先生执拗地摇摇头。

"跟谁和解?跟偷马贼吗? 或者说,跟窝藏贼赃的家伙和解吗?休想!"

磨坊主的脸涨得通红,嘴唇气得不住地抽搐。

"人家说你,商人先生,钱多得不得了,是吗? 那你就象母鸡那样用爪子去刨你的钱吧! 别来找碴儿破坏我的名誉,你倒试试看! 我是个贵族,受不了这种侮辱。可惜你不是贵族,否则我要求与你象骑士那样进行决斗!"

这个"你"字把肯杰利气疯了。用"你"来称呼贵族,宛如用红布头来激怒公牛一样。这个瘦小干瘪的大富翁勃然大怒,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胸脯,号叫道:

"你要知道,我也是个贵族! 有两个贵族尊称'德·帕斯塔和德·阿尔绍肯德'! 而你这个家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就不清楚了!"

"喔,原来如此? 我是什么人? 好吧,您等着,我马上告诉您!"

久尔季克一脚踢开自己的椅子,跑到熨衣机旁角落的柜子边,柜子里有两把生锈的马刀柄露在外面。他从刀鞘里抽出马刀,威风凛凛地在房间中央挥舞起来。

"我们马上来看一看:您是不是贵族!"他大声喊道,脸如死灰。"出来打吧! 接住那把马刀!"

男人们都从桌旁跳起来,打算制止主人。

"久尔季克先生!亲爱的久尔季克!您冷静点,看在上帝份上!"克列别喊道。

起初,肯杰利大惊失色,身体本能地向后退去,赶紧躲到神甫背后,但是,当他看到铜匠和科尔波纳的商人已经在夺久尔季克手中的两把马刀,胆子就壮了,向前探出身子,大声叫道:

"我很乐意跟您比试一下!可是这种做法算不上骑士行为! 这类事情并不用决斗方式解决! 我告诉您!"

主人的两个女儿吓得尖声喊叫起来。有一个老太婆听到响声，跑进屋来，又立即逃了出去。磨坊主的两个帮工听见主人的屋里在打架，边跑边卷袖子，闯了进来。铜匠始终没有夺掉久尔季克手中的那把马刀，于是就用铁钳般的双手紧紧抱住久尔季克，使他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照您的说法，这不是骑士行为吗？"怒不可遏的磨坊主边吼叫边挣扎，试图脱身，然而白费力气。"你们听见这个胆小鬼说的话了吗？先生们，请你们评评，这种做法是不是骑士行为？"

"怎么不是骑士行为？"流动钟表匠说。"两位骑士为两匹马发生争执！骑士们除了马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争执的？倘若这不算骑士之间的争执，那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骑士之间的争执？"钟表匠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克列别先生说的。

"您错了！"克列别先生反驳道。"这里说的不是两匹马，而是三匹马。"

"这怎么会呢？哪儿来的第三匹马？"

"那是因为您，先生，象骟马那样胡说八道！"

"呸，呸，您当心点！"

"我为啥要跟您客气？您自己罪有应得嘛！因为您不是息事宁人，反而火上浇油。啊，上帝，假如一下子传扬出去说，'莫利托里斯'的乘客相互殴斗，那我简直要害羞死啦。再说，又不是骑士式的决斗。议员先生，您最后说说您的意见看！"

"这当然不是骑士之间的争执，"法勃里齐乌斯回答说。"肯杰利先生找到了自己被盗的马匹，显然完全有理由对偷盗者表示愤慨。不管久尔季克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罪过有多大，也不能用马刀来判决，只能由法庭来判决。即使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不允许进行决斗——双方的年龄相差太悬殊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砍死，这绝不能认为是骑士风度，而是货真

价实的谋杀。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办法是友好的协商。"

克列别先生频频点头表示感谢，自言自语地低声嘟哝：

"这我懂，清醒的头脑！"

由于神甫也同意年轻议员的观点，于是他俩同时规劝争执的双方，法勃里齐乌斯对久尔季克晓之以理，而神甫抓住肯杰利灰色长外衣的衣襟，向这位大富翁宣扬基督教的仁慈和宽恕。看来，肯杰利很高兴，因为也有人来劝阻他，不让他打架，可是他突然又挣扎起来，要求放开他：他说这件事情涉及到骑士的荣誉，而神甫们对这种荣誉是一窍不通的。

然而上帝事先早已安排好这场冲突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经过长时间的拌嘴与劝说，和事佬们终于使两头狂怒的雄狮驯服了，并确定了下述和解方式：久尔季克走到肯杰利先生跟前，请求他原谅"不聪明和不允许的玩笑"（这几个词是必须说的），肯杰利先生首先（注意——首先！）向久尔季克伸出手去，后者握住对方的手，一切纠纷就宣告结束。

事情就这样照办了。人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固执己见的久尔季克象公牛被拖到屠宰场去似地拉到肯杰利身边，磨坊主低声说了几句表示道歉的话，并使劲一拉肯杰利向他伸出来的手，几乎把手都拉脱骱。肯杰利装出一副颦眉蹙额的样子，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话，磨坊主脸上也出现了愁眉不展的神色。肯杰利说的原话是：

"朋友，我在您的几棵小橡树下的小牲畜栏里看到几头挺不错的小母牛。这样吧，最迟在一个星期之内，您必须从那个畜栏里挑两条小母牛送到我在别拉的家里，另外，再给我带一套廖切市佩捷茨铺子生产的供两匹马使用的挽具来。倘若您不同意，我就把事情告到副省长格奥尔格伊那儿去。"

这个未列入和解条件中的要求使久尔季克非常恼火，然而其他人并未听见，因为所有的客人都在大声嚷嚷："乌拉！应该喝和解酒！拿大酒壶来！"

丰盛的晚宴又继续进行。大家欢声笑语，兴高采烈。

"玛格达连卡，去拿酒来，要劲儿大点的！"主人唤道。

话匣子打开了，大家畅所欲言，人声鼎沸，只有久尔季克对肯杰利的余怒未消（"刚才应该揍他一顿，"他想）。他对铜匠也有气，因为那个小伙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这是我的耻辱！母牛和全套马具——倒也罢了，让吸血鬼肯杰利被我的东西哽死吧！可是，最丢人的是我这个力大无穷的磨坊主竟然被一个铜匠搞得动弹不得！如今我将成为人们的终生笑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有魔法？也许他懂什么招子？不，这里面肯定有鬼。

"喂，小伙子，"他又跟那个帮工的铜匠纠缠起来了，"既然你很勇敢，干吗不和我一起'大口大口地喝酒'呢？"

"好啊，咱们干吧！"小伙子夸口说。"我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怕。"

久尔季克立即斟了两大陶瓷汤盆酒，把一只汤勺递给铜匠，自己拿起了另一只汤勺，于是他俩象喝汤那样用汤盆"大口大口地"喝起酒来。

然而，没等磨坊主喝完自己的"汤"，铜匠早已把汤盆里的酒喝得涓滴不剩，并用袖子抹干了嘴唇。

"嗨，怎么样，小伙子，感觉好吗？"

"还可以，很好！"

按酒徒们的一致说法，吃酒时不是啜饮而是用汤勺喝，酒发力最厉害的地方是头和脚。

人们通常用酒杯或酒碗饮酒，以免喝得酩酊大醉。可是，这两位英雄出色地经受了考验，只不过两个人都脸色通红，眼睛也

斜。

“依我看，你是个棒小伙子，铜匠！然而一只空鸡蛋壳你却扔不到窗外去！”

“我倒想瞧瞧这是什么样的鸡蛋！”

久尔季克到厨房去了，很快就托来了一盘用麦秆吸空的生鸡蛋壳。磨坊主打开了窗户。游戏就这样开始了。

铜匠站到房间中央，挥动那只强有力的手臂，把蛋壳朝窗外扔去。可是，他未能将鸡蛋壳扔到院子里：蛋壳从敞开的窗口里飞了回来。大家哄堂大笑。铜匠勃然大怒，从盘子里抓起另一只空蛋壳，使出全身力气朝窗外扔去，自己勉强才站住脚跟，但这一次更惨，空鸡蛋壳还未飞到窗口，就掉在维利涅尔夫人的头上。（可惜，鸡蛋是空的！）

“力气太小，老弟！”久尔季克轻蔑地说。他从盘子里拿起一个空蛋壳，一下子就把它扔出了窗外。

铜匠边骂脏话边搔后脑勺，惊奇得出声问道：

“你怎么会扔出去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用不着琢磨：久尔季克手里拿着一小团蜂蜡。他把这团蜡粘在鸡蛋壳上，然后再扔出去，这样，空蛋壳就不会被迎面而来的气流吹回来了。

铜匠不懂这套鬼把戏，可是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搞了什么名堂，因而在动脑筋，伺机向这个滑头报复。

“现在由我来给您出个难题，”他说。他请玛格达连卡拿一汤盆磨得很细的面粉来。

玛格达连卡很乐意地端来了面粉。铜匠嘴里念着变魔术时通常用的“咒语”，把面粉堆成一个小丘，然后请维利涅尔夫人取下她那只戴在食指上光华毕露的镶嵌紫晶的金戒指。可是维利涅尔夫人怎么也褪不下这只嵌宝戒指，于是小寡妇只得从无名指上摘

下订婚戒指来代替。

“这是亡夫维利涅尔先生送给我的礼物，”她叹息道。“不错，我那亲爱的丈夫虽然力气不大，可是性情温和，而且非常爱我！”

铜匠把戒指竖直插进隆起的面粉里，让半只戒指露在外面，然后说：

“好了，你们中间有谁能用舌头把戒指从面粉里取出来？”

久尔季克鄙夷地挥了挥手说：

“我可不做您的小丑！”

诵经士自告奋勇地出来表演自己的机智灵敏。驱使他去建立丰功伟绩的是永恒的原因——爱情，他的爱情既是单相思，又给他带来了希望。

在晚宴上，铜匠和他所喜欢的女佣人不时地在桌子下面相互握手，而那个搔首弄姿的女人对诵经士的问话却爱理不理，心不在焉。于是，他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到尊贵的维利涅尔夫人身上，况且克列别先生在路上就对他说过，接生婆攒了一笔数目颇为可观的钱财——比起任何一只家鸡，鹳的油水毕竟大得多。

诵经士向维利涅尔夫人扔了两三个面包瓤捏成的小球作为试探，而她脸带迷人的笑靥，用一只纤细的手指点着他吓唬说：“我知道谁在那儿淘气！”可是，当人们大声争论，乱成一堆的时候，诵经士居然大胆地踩住了她的脚；寡妇呻吟了一下，抬眼看着这个色胆包天的家伙，高傲地说：“您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

诵经士立即变得老实了。他惴惴不安地捋了捋乌黑的胡须，并不时地用绝望的眼光偷看接生婆的脸色。突然，天赐良机，他可以回答“他有什么事想求她？”的问题了。上苍果然促使快活的铜匠产生了进行比试的念头。啊，诵经士眼下终于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要用舌头把小寡妇的订婚戒指从面粉里取出来（愿上帝赐予他这份机灵和敏捷！），迅速地加以调包，把自己的戒指递给维利涅

尔夫人并对她说："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这个场面将多么激动人心呀！大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

久尔季克拒绝表现自己的才能，铜匠就允许诵经士来试试。大家都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他刹那间成了英雄。主人的两个女儿站在一只大箱子上，这样可以越过客人们的头顶更好地欣赏这个有趣的场面。连两个老太婆也从厨房里蹒跚地赶来凑热闹。

诵经士动手了。他弯下腰，俯身在汤盆上，他那毛茸茸的两道乌黑的眉毛高高地向上翘着。他的脸已经贴近汤盆边缘，呼出的气息使面粉微微颤动，此刻他伸出了舌头——他的舌头又大又红，象草原上牧羊犬的舌头。诵经士翘起了舌尖，舌尖快触及戒指了（观众们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就在此时，厚颜无耻的铜匠用粗大的手掌按住他的后脑勺使劲一揿，使我们的英雄齐耳朵一头扎进面粉里，而那只戒指从舌尖上滑下来，"咣啷"一声跌落在盆子边上。怒不可遏的诵经士抬起头，想打喷嚏，吐口沫，把脸上的面粉抹掉。他那乌黑的眉毛、髭须、胡子和头发顷刻间全变得雪白了。周围的人哄然大笑，淹没了窗外传来的磨坊机器的转动声。小美人罗扎莉娅也由衷地莞尔而笑，为此法勃里齐乌斯似乎感到阳光照进了屋子，其实，窗外早已暮色苍茫，朦胧中的森林显得既忧郁又神秘。

"大老粗的鬼把戏！"诵经士怒吼道。"嘿，你将为此而付出代价！"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从钩子上猛地摘下一只女主人用来烤制巨型"磨坊形"面包的特大烤盘，尽管他使用双手才勉强拿得起这只烤盘，却气势汹汹地把它当作"武器"挥舞起来，久尔季克一把夺下了烤盘。

"这是开玩笑，老乡！"他劝诵经士说。"你干吗要上他的当呢？生气的应该是我，你的大胡子把我的面粉都粘光了。"

"噢，不对，他的大胡子有用处！"科尔波纳的商人反驳道。"他

的胡子那么黑，‘黑色的城市’里的人只要一看到他的胡子，就会高高兴兴地录取他做诵经士。”

“他说得对，您别吵了，莫利奇卡，”维利涅尔夫人插嘴说。“您还是给我们大家唱一个好听点儿的歌吧。”

假如铜匠不是亲自用自己的行动结束这场即将爆发的斗殴的话，这类劝说恐怕都将徒劳无功，因为铜匠变完“魔术”之后立即毫不犹豫地逃到院子里去了。这使大家都得到了安宁！况且，他在前来磨面的农民中发现了一个老羊倌，出门时随身带了一只风笛。铜匠高兴极了。

“喂，老大爷，祝你长命百岁，我正要找你呢！”

他扑上前去，抱住老头儿就亲吻。这个快活的小伙子嘴里当然酒气熏人，可是老羊倌对酒的气味毫不反感，反而觉得很好闻。

“拿着乐器，老大爷，跟我一起走。我带你到一个好地方去。”

羊倌搔了搔头皮。

“我倒并不反对。可我要等我的儿子。他马上就要来接我了。我可不能把一大袋面粉撂给这两个骗子照料。”羊倌意味深长地把头扭向正在磨盘旁忙碌着的磨坊主的两个帮工。

“嗳！我可以把你的袋子扛到屋里去，”铜匠大声说，“让大家都看得见。”

铜匠说完，就把重达六普特①的袋子轻而易举地背上肩膀，仿佛袋里装的不是面粉而是麸皮。

“嗯，你妈妈的身体想必挺结实，否则不会生下那么个大力士，”老羊倌嘟哝说。他在铜匠的催促下，顺从地跟在后面进屋去了。

羊倌音乐家受到屋里人们的热烈欢迎。

久尔季克大声喊道：

---

① 每普特等于十六·三公斤。——译者注

“哎哟，上帝真爱我，他还派人来奏乐呢！”

感到高兴的并不止久尔季克一个人：大家齐心协力地把桌子和椅子搬到屋外的院子里去。铜匠把那袋面粉放在炉子旁边，也动手帮着搬桌椅了。房间里多余的东西一会儿工夫都搬走了。他们还邀请了几个前来磨粉的少妇参加晚会。风笛吹响了，铜匠跑到屋子中央雄赳赳地跳了一只“波德扎布奇基”舞，他的舞姿大概决不亚于斯瓦托普卢克国王宫廷里的舞蹈家！可是，一曲舞毕，他毫不感到疲劳，而是抓住偶然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少女（她是玛格达连卡·久尔季克），又跳起了恰尔达什舞，他嘴里大声喊叫，双手不住地拍打长筒皮靴的靴筒。诵经士也沉不住气了：他想当着小寡妇的面挽回刚才自己那令人可笑的失误，因而邀请她跳恰尔达什舞。维利涅尔夫人起初不肯应允，推托说她晚饭过量了，已经使连衣裙掉了两颗钮扣，可是经不住对方的一再要求，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她承认）她认为莫利奇卡很象她的一个熟人。在整个晚会期间，满怀好奇心的莫利奇卡不断地向寡妇打听：她认为他究竟象谁。维利涅尔夫人最后终于同意说出这个和诵经士面貌相象的人，她说他很象一头非常可爱的动物——某位费赫季格男爵的一匹乌黑色的马。

当他们离开原地准备跳舞时，法勃里齐乌斯和罗扎莉娅已经在那儿翩翩起舞了，于是羊倌只得把那支曲子又从头奏起。法勃里齐乌斯忽而把自己的舞伴放开，忽而又把她抱住，但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设法重新抱住她，因为她象一只小蝴蝶那样逗弄人，每当他伸手想抱住她腰肢时，她就飘然地从他身边滑了过去。罗扎莉娅穿的大靴子在地板上发出沉重的跺脚声，可这丝毫也不妨碍她轻盈地旋转，因而红色的围巾从她雪白的脖子上掉了下来，散开的发辫遮住了她的脸蛋，使旁人看不清楚。红围巾遭到铜匠和诵经士的踩踏而弄脏了，向玛格达连卡借来的那双大靴子磨破了罗

扎莉娅柔嫩的腿，然而姑娘坚持住了，并不想发什么怨言。要不是久尔季克又耍出了新把戏，她大概还不会感到自己脚部的疼痛呢。要知道，久尔季克很想淘气一番，他又跑进卧室里，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儿子巴林特抱到外面来，兴高采烈地抱着儿子跳起舞来。两个老太婆急匆匆地跟在他后面，央求他放下手里的婴儿，别惊动他，否则会把孩子那颗在虚弱的身体里长得还不太牢靠的心脏震出来的，可是磨坊主已经乐得忘乎所以，他拼命摇晃着手里的孩子，嘴里低声唱道：

"跳、跳、跳、跳！高兴高兴吧，我的小久尔季克！"

两个老太婆从两面攥住磨坊主，她们身子悬空，一个在右面，一个在左面，奋力夺取婴儿，然而磨坊主带着她们象旋转木马似地在自己周围旋转。这种情景并非天天都能见得到的！

欢乐的场面进入了高潮。连肯杰利也按捺不住了。他在磨面的农妇中看中了一个坎德村的少妇。少妇长着一副白得象瓷器似的皎齿，褐色的眼睛非常迷人。她站在院子里的窗口下面，跟着音乐的节拍摇晃着身子。老色鬼难道还能不心猿意马，跑到院子里去把这位美人儿找来跳上几圈吗？科尔波纳的商人看到尊敬的肯杰利两腿弯曲做着种种复杂的动作，而且如今又没人和他谈话了（钟表匠感到在干亲家那儿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爬到火炉上去打瞌睡了），也决定去跳舞，他邀请了小埃斯捷尔。

总而言之，屋里的人都卷进了跳舞的旋涡，只有伯爵的女佣人例外，不知为什么谁也没有请她。这是很不公正的，因为她是个动作轻盈、体态苗条、容颜秀美的少女，虽然脸上的雀斑使她逊色不少。除她之外，只有克列别先生在屋子里无所事事地来回踱步，被跳舞的人撞来撞去。

科尔波纳的商人想使克列别也开开心，他让身轻如燕的女舞伴飞快地旋转，她那窸窣作响、高高鼓起的裙子转得满屋生风。那

个商人唤道：

“喂，您怎么啦，克列别先生！到我们这儿来！这儿还有几位女舞伴闲着呢！”说完，他指了指女佣人。

但是，女佣人鄙夷地撅起了嘴唇——鲜红的嘴唇，因为她一个劲儿地在咬自己的嘴唇，仿佛一匹放荡不羁的小烈马在咬马嚼子。而克列别先生则愤怒地制止道：

“您说什么？在我执行公务的时候？在这儿吗？真是岂有此理！”

“那又有什么？廖切市的议员不是也在跳舞嘛！”

“他可以跳，”克列别高傲地抬起了头，反驳说。“廖切的议员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影响他的城市，城市原来在哪儿，将来仍然在哪儿，出不了岔子。倘若‘莫利托里斯’的职员忘掉了自己应该老成持重，保持尊严，谁知道‘莫利托里斯’会出什么事儿呢？”

这番大声的争论使铜匠想起了被自己冷落的舞伴。他立即撇下了玛格达连卡，急忙走到女佣人身边。

“嗨，我在这儿呢！”他大声说。

“我可不在这儿！”女佣人气鼓鼓地说。她用珍珠般洁白的牙齿轻轻地啃着食指的指甲尖，平民妇女这么做，意味着：无限期地拒绝！

“您现在还是去和那个黄毛丫头跳舞吧！”

在整个宴会上，铜匠始终向姑娘献殷勤，后来他又突然“背叛了她，她当然要生他的气了”。可是，当她动气的时候，她仍然楚楚动人（脸上泛起的红晕淹没了所有的雀斑），因而她拒绝跳舞，使铜匠内心感到一阵刺痛。他伤心地抓起了老风笛手那一大袋面粉，抱在怀里当作想象中的舞伴，踏着拍子旋转起来，他忽而放下袋子，忽而高高举起，使空气里弥漫着一大团面粉形成的云雾。

法勃里齐乌斯对这类荒唐的举动显然很不满意。但是，他并

不想和这个酒鬼纠缠，而是退出了跳舞圈，把罗扎莉娅带到围着瓷砖火炉的那张凳子旁。他俩紧挨着坐下。

“您累了吧？”他问姑娘。

“噢，不累！只是腿痛。”

“这就是说，累了！”

“一点也不累。腿是一回事，心又是另一回事。靴子把我的腿磨破了。可我心里挺高兴，我很喜欢跳舞。”姑娘两颊绯红，眼睛含情脉脉，懒洋洋的，可这并不是由于劳累，也不是想打瞌睡，而是由于春天带来的初欢。

“那么我们再去跳会儿舞吗？”法勃里齐乌斯问。

“您去跳吧，我还是坐一会儿好。我跟您说了，我腿痛。”罗扎莉娅回答说。

“换句话说，您想摆脱我吗？”

“我想让玛格达连卡高兴高兴。您瞧：她眼下一个人，谁也没跟她跳舞。”

“您认为我请她跳舞，她一定会感到高兴吗？”

“是的，我觉得是这样。”

“那好吧，等他们停止胡闹之后，我和她跳一会儿舞。”

可是，那些爱胡闹的人并不想停止胡闹。流动钟表匠突然醒来了，他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竟无缘无故地用自己的皮帽子扇灭了房间里所有的大小油灯，接着在刚刚来临的一片漆黑中响起了古老的号召声：

“别害臊了——和心上人接吻吧！”

女人们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和笑声。

法勃里齐乌斯听到裙子的窸窣声，知道罗扎莉娅离开了他。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慢慢地伸出一只手臂去，在黑暗中蓦地碰到了一双象叉子似张开的、朝他伸过来的小手。法勃里齐乌斯抓住了

其中的一只，紧紧地握住，不让它挣脱。

"我抓住您了，"他喃喃地说。"现在我明白您对我的看法了。您以为我想吻您，是吗？"

"快松手。您要把我的手扭断了。"

"我还没有见过扭断的女孩子的小手呢。您最好承认，您正是这样猜度我的！否则，您不会伸出双手想推开我了。"

"我承认。"

"莫非我有什么举动值得您这样怀疑吗？"法勃里齐乌斯提高嗓门责备说。

"这就是说，我又惹您生气了？"

"那当然罗，因为……"

"嗨，您别孩子气了。"

（这听起来有点滑稽可笑：一个女孩子竟然劝告一位市议员"别孩子气"，而那位议员不仅不对那个女孩子生气，反而乐得心花怒放！）

"您大概以为我是一个傲慢无礼、恬不知耻的家伙吧？"他说。

"哎呀，您在说什么呀！"罗扎莉娅摇摇头说。由于发生了争论，她忘了从法勃里齐乌斯那儿缩回自己的手了。"倘若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大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倒不如说是您得罪了我。"

"我很想知道——在哪方面？"

"我说给您听，不过得等一下，让灯点亮了之后再说。"

神甫和克列别先生已经动手点灯了，最后终于点亮了所有的大油灯。然而罗扎莉娅的手仍然温顺地放在法勃里齐乌斯的手心里。

"现在我可以对您直说了。您之所以得罪我，是因为您并不打算吻我。为什么呢？看来是因为我长得不够漂亮。（姑娘颦眉蹙

额，使自己显得严肃些，并翘起了红艳艳的小嘴唇。）我受委屈了，议员先生。我生气了，议员先生。我受侮辱了，议员先生。”她扮了一个娇媚的鬼脸，使法勃里齐乌斯欣喜若狂，心醉神迷。

重新点燃的几只油灯发出了柔和的光芒，毫不闪烁，尽管刚才往外面扔过鸡蛋壳的那扇窗户依然敞开着。克列别颇有洞察力，他马上大声喊道：

“你们看，风小了。”

所有的旅客，其中包括罗扎莉娅和法勃里齐乌斯，立即都凝视着窗外。外面繁星闪烁，清新的空气无声无息地飘逸进室内。

克列别先生看了看窗外。

“万里无云，”他补充道。“天上该下的，都下来了。降临大地的是景色迷人的暖和的黑夜。月亮马上要升起来了。”

“我们立刻要分手了！”法勃里齐乌斯垂头丧气地说。

罗扎莉娅没有作声，只是叹了一口气，可是法勃里齐乌斯明白叹气意味着什么。

“唉，这多么难受呀！一想到我们马上就要分手，我心里就不平静，也许我将永远见不着您，听不到您的声音。还是让我把您彻底忘记吧，不过，我觉得这么做我办不到：您仍然会出现在我眼前，如幻影，如梦境。这将使我更加痛苦。当一个人看到某处地方、某个悬崖、一朵鲜艳的花朵或者天空里的一颗星星，他知道这些东西并不属于他，无法企求，然而他却明白无误地知道应该到哪儿去寻觅它们——尽管这不过是他幻想中的奢望。世界上的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因此，它们不会被人们遗忘，不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唯有天空中的候鸟才时时处处对任何人都是陌生的。请您相信，我向您提出的问题——您是谁，从哪儿来——并非出自无聊的好奇。我并不想窥探您的秘密，而是想竭力保守自己的秘密。”

“保守自己的秘密吗？”罗扎莉娅心不在焉，几乎是无意识地追

问了一句。

"是的，保守自己的秘密。您觉得奇怪吗？您要我向您公开自己的秘密吗？"

"不，不需要！"姑娘反对说。"我不想了解您的秘密。"

姑娘涨得满脸绯红，一直红到头发根，因为她知道法勃里齐乌斯突然产生的秘密是怎么一回事。

"您是位专制的暴君！"议员戏谑地大声说，语气带有明显的忧伤感。"而且您越来越专横霸道。早些时候，您只不过是自己守口如瓶，缄默不语，而现在却想剥夺我的言论自由。"

"您别以为我调皮任性，才不回答您的问题。我有我的苦衷。假如您知道了其中的缘由，您也会可怜我的。这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您别生气了。就假设我和您在玩捉迷藏游戏。我躲起来，您来找我。"

"这么说，我可以来找您罗？"法勃里齐乌斯急忙抓住她的这句话问道。

"请您来找吧！"

"如果找到了呢？"

罗扎莉娅低下头，斜着脖子。

"我们象游戏里那样一起放声大笑！"

"以后呢？"法勃里齐乌斯问道。他没等她回答，又问了一遍："那以后呢？"

"以后，"罗扎莉娅刚说出了两个字，就嗫嚅了。"以后……上帝保佑吧！"她闭上眼睛低声补充说。

就在此刻，她感到有一只手臂落在她的肩膀上。姑娘吓得赶紧抬眼观看。原来这是克列别老头儿的手。

"我的小绵羊，去换衣服吧，"克列别和颜悦色地说。"您的衣服大概烤干了。天也放晴了。神甫已经吩咐他们套车了。我们也

得和他一起立即动身。我要到院子里去看看：是否都准备就绪了。”

法勃里齐乌斯原来就希望克列别早点陷进地狱里去（真不是东西！在关键时刻他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因而嘟哝道：

“您准备动身，跟小姐有什么相干？肯杰利先生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就能动身。难道您没听说吗？他的马找到了！”

“当然听说了，”克列别感到委屈，同时又傲慢地、一字一板地说。“不过，阁下大概还不知道，这两个坏蛋把割断了的挽具全都扔在树林里。我们倒是听说了！”

“噢，我忘了，”法勃里齐乌斯老实承认道。他痛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毫不感到有损尊严，因为他此刻大喜过望，他可以继续和罗扎莉娅一起同行了。

姑娘采纳了克列别先生的建议，和玛格达连卡一起跑去换衣服了。可是，克列别足足花费了个把小时，也许还不止一个小时才把所有的乘客召集起来，动身上路了。东方已经露出了红霞，黎明前凉爽的晨风吹得树叶簌簌直响，吵醒了栖息在森林里的大量动物。

我们的旅客平安无事地到达了附近的亚勃隆基村。所有的乘客几乎都在睡觉。肯杰利的大车仍然挂在“莫利托里斯”后面，肯杰利的两匹枣红马则系在大车后面。一言以蔽之，行列长而又长，象在举行大斋戒弥撒，而且车队的出现招致村里的大狗小狗狂吠不止。

肯杰利给自己的马搞来了一套挽具（他向亚勃隆基村地主家的一个管家借的），因此他和自己的旅伴们分道扬镳了（遗憾的是分手时还发生了点争执）。

克列别向他索取两个人的车费，可肯杰利辩解说，他和小姐都没有乘坐“莫利托里斯”，所以不应该付钱。

“可是您的大车拖在‘莫利托里斯’后面呀！”克列别坚持己见地说。

“不错。但按规定来说，您的‘莫利托里斯’已经上满了乘客。因此，即使您带了我们一段路程，也并不减少收入，所以您无权向我们要钱。”肯杰利强词夺理地说。

“为了你们，有些乘客只得下车步行，而你们却坐在自己的大车上，您还象土耳其巴夏那样不断地抽烟斗。”

肯杰利听到“土耳其巴夏”这几个字猛然一怔，可是他并不想让步。大富翁在打小算盘方面是挺顶真的。

“说得对，”他咧嘴大笑，“可是乘客们把气都往我头上出。我受到别人怨恨，难道这还不够吗？您却从中敲诈勒索，为自己谋取好处。”

肯杰利把克列别骂得半死，仍然分文不付。他象先前那样，把罗扎莉娅扶上大车的后座，自己爬上了赶车的座位，抓起缰绳，挥舞了一下鞭子，顺着蜿蜒曲折的道路扬长而去。

“莫利托里斯”的乘客们望着这位赫赫有名的大财主的背影，一个个百感交集，感叹不已。在一个拐弯处，罗扎莉娅转过身躯，想挥动白色手帕向大家告别（她实际上是向法勃里齐乌斯告别的），可是手帕没握紧，掉在路边的尘土里。法勃里齐乌斯见此情景，立即拔腿向大车跑去，然而等他捡起手帕，放进自己怀里，肯杰利的大车早已驶得无影无踪了。

肯杰利一路平安，顺利地抵达了廖切，他放弃初衷，不打算把罗扎莉娅带到姐姐那儿去了：很多人都看见他和这位姑娘在一起，已经没有必要隐瞒他们是相互认识的了。况且，罗扎莉娅现在也知道了他的真名实姓。“听其自然吧！”肯杰利就决定这么办。

他当天就把罗扎莉娅送进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的女子寄宿学校，因而罗扎莉娅晚上就已经和其他同学坐在一起用晚餐了。

罗扎莉娅并未受到特殊的礼遇。她发现"老住户们"不时地用含有敌意的目光看她，背底里说挖苦她的话。可惜，她不明白别人为何对她怀有敌意，否则也就毫不介意了。态度不友好的原因很简单：新来的女学生长得比学校里的任何人都漂亮，所以女孩子们对她睨而视之。她们嘲笑罗扎莉娅衣衫寒碜，穿着皱巴巴的、在她们看来是蹩脚的衣裳来上学。

可是，这种窘境是很容易摆脱的。肯杰利先生交给学校的女主人一大笔钱供罗扎莉娅花销，并解释说，这个女孩子由于某种原因必须立即动身，仓促之间来不及把几大箱衣服随身带来。（说到这里，肯杰利意味深长地把一只手指按在自己的嘴唇上。）接着他又说，罗扎莉娅是他的朋友米哈伊·奥特罗科奇的女儿，这位朋友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一只手指又按在抿紧的嘴唇上）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住址。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拥护库鲁茨，所以她得出结论：女孩子的父亲在政治把戏中栽了跟头。肯杰利要学校的女主人答应，一旦姑娘的钱不够用了，就立即去找他，要求按贵族小姐的规格供养他的被监护人，并希望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象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那样对待她。

"可惜，"他惋惜道，"您没有孩子。"

老处女的脸刷地一下涨得通红，她开始起劲地为自己辩解。

"总而言之，"肯杰利结束自己的嘱咐时说，"要疼爱罗扎莉娅，您要记住，她的父亲是位有财有势的人物，他的手臂在可以自由活动时会伸得很长的。"

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历来喜欢打听自己学生的全部底细，但情况不允许时，她就只能瞎猜猜了。为了便于猜测，她甚至放弃那些已经取得的可靠消息。她把那些消息忘掉，或者不以为然。对她来说，最美味的佳肴是自己的臆测。"知道"固然令人愉快，可是"猜测"却令人更加愉快。这会给她带来多少刺激和激动啊！

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从各个方面反复琢磨使她感兴趣的每件事情，不言而喻，经过她的搜索之后，连这里的蚂蚁也休想捞到任何外快了。

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是一位牧羊女，她放牧着五十头雪白的和一头乌黑的小羊羔，罗扎莉娅的出现为她的想象力开辟了广阔天地，因此她立即对罗扎莉娅关怀备至，仿佛这个新学生是全校最重要的人物，其余的学生都不过是她的陪衬而已。

第二天早晨，玛季莉达小姐就执行肯杰利的指示，为自己的"新学生"张罗开了。寄宿学校门庭若市，大量商人摩肩接踵，蜂拥而至，带来了各种货物：呢绒布匹、花边缎带。手艺精湛的女裁缝们为姑娘量了尺寸，做了"纸样"，以便回去后在工场里按纸样裁剪。

这块料子做维斯蒂，这段料子缝制勃里斯捷利，那块料子制作扬克尔和埃普根①。女裁缝们象一群嘎嘎乱叫的鹅，对于裙子添加哪些装饰品，围裙点缀些什么，争论不休。总而言之，这一天寄宿学校人声鼎沸，杂乱无章。

克廖斯捷尔小姐亲自确定钉什么样的钮扣，用什么线开钮孔，拿什么做腰带。老学生们不断地朝内室里面张望，她们使"新学生"变成了一位摩登小姐，而且还彬彬有礼地向她微笑致意。

"小姑娘身段很苗条，"克廖斯捷尔小姐赞口不绝地说。"给这样身材的人缝衣服是一大乐事。亲爱的，你们要精心制作，把衣裳做得漂漂亮亮的。尺寸不能放大，也不能缩小，要做得不肥不瘦，突出上帝赐给她的那副好身段。我的女子寄宿学校的规矩就是这样！"

---

① 维斯蒂、勃里斯捷利、扬克尔、埃普根均系十六至十七世纪萨克森人的女式服装。——俄译者注

罗扎莉娅喜形于色。她高兴得欢呼雀跃，在两个小时里就习惯了新地方，仿佛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辈子似的。她还是个孩子，当她想到这些小玩意儿今后都将属于她时，就喜不自胜。她温情脉脉地望着那些花边和衣料，有一次竟然出声叹息起来："为什么我昨天和前天没有这样的好衣服呢？"

末了，克廖斯捷尔小姐又屡次问罗扎莉娅：

"亲爱的，你对这一切都满意吗？你还想要点什么吗？"

姑娘回答说：

"我高兴得老是吻自己的手。这一切的一切太漂亮了！"

有一次，她在这位教师的关怀和鼓励下居然说（还是不说为妙！）：

"不过，我不太喜欢那颜色。大家说我穿天蓝色比较合适，可是这里没有天蓝色的料子。只有一种黑颜色的。我亲戚里面又没死过人。（由此可见，达尔瓦什姑妈的死是瞒着她的。）"

"那当然罗，当然罗，"克廖斯捷尔小姐表示同意。她耸耸肩膀又补充道："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廖切只准穿黑衣服。要想穿带颜色的衣裳，首先就得改变城里的制度。"

簇拥在罗扎莉娅身边的一群新朋友（年轻姑娘们很快就彼此亲密无间，一见如故了，因为"新学生"本身就是一个谜，而年轻人对各种各样的谜特别感兴趣）向她解释说：

"我们大家都穿黑衣服，虽然家里没有死过人。恰恰相反，只有等那个非亲非故的人死了，我们才能扔掉身上这些黑色大礼服。"

"奇怪，"罗扎莉娅若有所思地低声说。"谁该去死呢？"

"一位头面人物——帕尔·格奥尔格伊先生。他枪杀了廖切市市长，所以城里人对他非常恼火。因此，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所有居民一律穿丧服，直到城市向格奥尔格伊讨还血债。愿魔鬼

快点儿把那个格奥尔格伊抓走，否则大家都为了他一个人而受折磨！你倒没什么，你皮肤白，穿黑衣服挺合适。我怎么办呢？我皮肤黑。我穿黑衣服简直难看死了。你干吗要哭呀，出什么事了？”

“眼睛里掉进了什么东西，”罗扎莉娅低声说。

她想掏手帕，这才回忆起来，离开亚勃隆基村时手帕掉在路上了。

罗扎莉娅突然感到周身软弱无力，颓然跌坐在圈椅里。她知道廖切人憎恨她的父亲，要找他报仇雪耻，可是她受不了局外人谈论此事时的那种冷嘲热讽的口吻。她心如刀绞，手脚不听使唤，全身濒于瘫痪状态。

“啊，上帝！”她暗自思忖，“假如眼下我身边有卡塔莉娜姑妈喝的那种药水，该多好，她感到没有力气或疼痛时就喝这种药水。”

这时候，一个女佣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块卷成筒状的手帕。

“法勃里齐乌斯先生请求把这块手帕转交给奥特罗科奇小姐，他说您把它失落在路上了。”

姑娘急忙从椅子里跳起来，热血一下子都涌进了她的心扉。

“是的，是的！是我的手帕！”她大声唤道，激动得嗓音都嘶哑了。“谁送来的？”

“一个听差。”

“很好，感谢您。”

而她的那对大眼睛——充满热情、睁得圆圆的双眸——仿佛在说：“他找到了我。准是童贞女马利亚给他指引了通向我的道路……”

她高兴得嘴里哼着歌曲，手舞足蹈地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并观望阳台上种在几只大木桶里的玫瑰花。除了玫瑰花，她还能跟谁一起分享自己的欢乐呢？玫瑰花能理解刚才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奇

迹！

其实，并未出现什么奇迹。事情很简单，克廖斯捷尔小姐几乎每天都要把新闻告诉居住在距寄宿学校仅仅相隔两幢房子的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她们是老朋友，喜欢两个人促膝谈心，聊聊昨天发生的种种事情。昨天晚上，克廖斯捷尔小姐到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家里去，一五一十地把肯杰利老大爷送一名新学生到她学校来的事儿全告诉了她。年轻议员从母亲那儿得知了此事，立即就传信给罗扎莉娅，想告诉她捉迷藏游戏结束了，如今他俩势必要在一起放声大笑了。

第十二章

动乱的年代

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年代来临了。它并非仅仅针对廖切市，而是针对全体匈牙利人民。但好歹必须设法度过这样的岁月。好日子必然会取而代之的。年代象妇女那样只会朝相反方向变化：漂亮女人随着时光的流逝几乎总是越来越难看，甚至变成丑八怪，而坏年代虽然并非绝对如此，但往往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动乱的年代缓慢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昔日的面目，并令人惊讶地突然以灿烂辉煌的笑脸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库鲁茨战争的动乱年代也不例外。我们当时负了伤，可那些创伤一下子变成了我们的力量源泉；我们也使敌人受了伤，他们的伤口现在却成了我们的玫瑰花。上帝机智地作出决定：为真理而宣战的斗士，如果在战斗中被砍掉了一只手臂，那么他会重新长出一只手臂来。

可是目前仍然是一片凄凉的景象。皇帝的总督帕尔·埃斯提尔哈齐公爵，或者象他当时自称的那样——埃斯捷尔哈齐，极其安详地呆在自己弗拉克诺伊的城堡里，那里收藏着大量名画和其他艺术珍品。他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喜爱的老头儿，是匈牙利农民智慧的化身，不过他具有现代的渊博知识。他同时又是一个大地主，为人并不过于傲慢，稍微有点儿固执，可是很公正，绝不胡作非为，是个办事缜密的人。他的座右铭是："一切为了达到目的。"（诚然，他的目的往往是他个人的功名利禄。）他吃西瓜，但并非因为西

瓜美味可口，而是因为，照他的说法，西瓜能冲洗肾脏；他吃黄瓜是为了有益于健康，因为他知道黄瓜能促进胃液分泌；他骑马是为了减肥，睡觉是因为睡眠能使机体恢复疲劳；假如他不睡觉，那也决不是平白无故的——他想锻炼机体。一言以蔽之，他属于国家的栋梁之列，这种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他们声称自己的每个行动都具有目的性，因而在行将入土之前他们突然深信，似乎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目的。即便对于给匈牙利人带来莫大祸害、将使他们永远处于哈布斯堡王朝桎梏下的王位继承法，埃斯捷尔哈齐居然也巧妙地为之辩解："迄今为止，哈布斯堡在榨取我们的血汗，犹如佃农在别人土地上夺取果实一样。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国土一劳永逸地送给他们，他们会珍惜这片土地，给它施肥的。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反正我们目前收不回匈牙利了。因此，我们还是自觉自愿地把它交出去为上策。"

总督可能真是这样认为的，并非出于愚昧无知才说出这番话来。可是，埃斯捷尔哈齐有一点没有估计到：哈布斯堡王朝愚蠢透顶。它仍然象佃农在别人土地上耕作时那样，一如既往地对待匈牙利，从我国的土地上榨取果汁，根本没想到要"施肥"。双头鹰是一种贪婪地敲骨吸髓的鸟类，不适宜于施肥。如果说双头鹰赐给匈牙利什么"肥料"的话，那也只有埃斯捷尔哈齐一个人能够得到，例如公爵封号和几处庞大的庄园。

有一天早晨，总督正在撰写论文《论埃斯捷尔哈齐家族盔甲上的图案装饰》，他的秘书长焦尔季·英克伊走进了他的书房。秘书长是唯一有权在任何时候不经通报径自来见埃斯捷尔哈齐的人。他用报告耸人听闻消息时惯用的那种激动的口吻喊道："公爵大人，爆发战争了！敌人已经大兵压境！"

总督写完了已经开了头的句子，点上句号，擦干净了鹅毛笔，把笔夹在自己的耳朵上，然后转身问秘书长：

“在哪儿?”

“谢佩什省副省长手下供职的一个谢佩什贵族，他姓比鲍克，在布达没有找到您，立即骑快马前来报告说，年轻的拉科齐已经在边境上和波兰军队会合，眼下可能已经入侵匈牙利了。比鲍克亲眼目睹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和塔马什·埃赛匆匆忙忙地让一支小小的库鲁茨队伍宣誓效忠拉科齐，并率领他们前去迎接反叛者了。”

“岂有此理!”总督大声说。“这条消息可靠吗？我们会不会上当受骗?”

“不会，消息绝对可靠。拉科齐入侵我国了。”

“好吧，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一定把他驱逐出境!”埃斯捷尔哈齐兴高采烈地说。“可是，为了以防万一，您给陛下写份奏章。我签署，让急使立即去维也纳。”

下达完了命令，埃斯捷尔哈齐公爵安详地转过身子，重新伏在书桌上写他的论文了。英克伊则匆匆地写了一份详细叙述事情始末的奏章，派了一名信差骑快马把奏章送往维也纳。为了证明整个事件并非凭空杜撰，奏章后面还附了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关于逮捕自己的同胞兄长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命令，以及日格蒙德·比鲍克的呈文，比鲍克在呈文中极其忠顺地向皇帝伏地求恩，恳求皇帝赐予他适当的职位，让他在皇帝的军队里服役，或者对他的忠心耿耿用其他办法予以奖励，因为他擅离了谢佩什副省长那儿的职务，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骑马日夜兼程赶路，以便尽快地把这个对奥地利皇帝举足轻重的消息送到目的地。

皇帝的信使很快就回到布达，并带来了圣旨。急使一路上毫不怜惜自己的坐骑，他在埃斯捷尔哈齐的大院里刚跳下马背，那匹马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断了气。皇帝把自己驻匈牙利的总督紧急召回维也纳，并谕旨将信使带来的一小袋黄金赐予告密者，假如

比鲍克的功劳还值得另外嘉奖，那就给以恰如其分的对待，授予他适当的职位。

公爵得亲自到维也纳去，参加那儿各种无聊的会议和协商，这使他很恼火，因为长时间端坐不动会对胆细管的蠕动产生不良影响，但他还是下令准备动身，因而整个城堡顿时象掘开的蚂蚁窝那样乱成一片。总督并未忘记比鲍克。他读了皇帝发还的告密者的呈文和附在后面的帕尔·格奥尔格伊关于逮捕自己的兄长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命令，然后把正在弗拉克诺伊城堡等待命运作出安排的比鲍克请来相见。埃斯捷尔哈齐向他详细询问了事情的全部细节："要作点准备，"他解释道，"万一皇帝陛下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比鲍克向他和盘托出：他怎样发现箱子里装满火药和枪支，如何躲进炉膛里偷听埃赛和贵族们谈判并带领他们宣誓，以及他如何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副省长，副省长如何让他比鲍克率领一支队伍去寻找自己的兄长。

"您既然持有逮捕令，那为什么不去逮捕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呢？"

"我认为，不失时机地把这个消息立即送到这儿来，将更有利于陛下。"

"岂有此理！您怎么会只想到皇帝陛下呢？"公爵问道。他那胡子下面的两片嘴唇上露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讥笑，这使比鲍克很不自在。

"因为我很爱陛下，"他两眼望着饰有壁画的天花板回答说。

"是吗？那很好，很好！您告密有功，陛下赐予您一小袋黄金并发还您的文件。"

埃斯捷尔哈齐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只绿色的绸袋子，示意两名手持长柄斧的卫兵，让其中的一人到他跟前来把袋子递给比鲍克；

埃斯捷尔哈齐接见"下等人"时总要派卫兵守在门口，并且不让"下等人"靠近他——这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

比鲍克接过袋子，鞠了一躬，立即用手掂了掂分量，发现袋子很轻。

"大人，"他厚颜无耻地向前跨了一步，大声说，"我还向陛下提出了一点请求。为了给陛下效劳，我抛弃了原先担任的职务。"

"不错，皇帝的圣谕也提到了这一点，我现在就实现陛下的意愿。"

比鲍克脸上立即露出了得意的神色，眼睛高兴得闪闪发光。

"我委任您为我办公室的烧炉工，"总督继续说道，"鉴于您为我们服务可以说是从炉膛里就开始了。"

"大人，您是在跟我，您勤恳的仆人，开玩笑吧。"

"岂有此理！我可没有这个习惯，和你这样的人开玩笑。不过我还没有讲完呢：你应该逮捕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但是你却没有执行逮捕令，因而将受到我的十二下杖责。完了！"

比鲍克叽里咕噜地低声埋怨，就象一条被踩住尾巴的蛇发出"咝咝"的响声。

"我抗议，大人！我是个贵族。"

"由于你的'抗议'再增加六杖。一个高尚的人是不会撬开别人的箱子，也不会躲在炉膛里搞间谍活动的。喂，去叫司令官来！"

"我要亲自去见皇帝本人！"

"为此，再加六下。我怕你走得太远了，老乡！滚吧！"

事情无可挽回了。"上校"被按在院子中央，挨了二十四下杖责。比鲍克狂喊乱叫，骂声不绝，他在侍从们的嬉笑声中(你怎么能干得了，可怜虫！)威胁说，要对拥有无限权力的埃斯捷尔哈齐总督狠狠地进行报复，并发誓说，他，比鲍克即使爬也要爬到皇帝那儿去，追究皇帝的总督的责任，因为总督迫害了他这个贵族。

然而，比鲍克急急忙忙地赶到宫廷来完全是徒劳的：他休想得到利奥波德皇帝的召见。他的相貌过于丑陋，无法博得别人的信任，再说，“黄金诏书”①中有关贵族不受侵犯的章节早已成为往事了。但是，可不能说他到维也纳白跑了一趟。他在维也纳结识了一个名叫柳鲍米尔斯基的波兰人，他是个行政长官，当时正在帝国的首都。在小酒馆里喝酒的时候，柳鲍米尔斯基长官和三名从摩拉维亚来的捷克人发生了争执，打了起来。坐在邻桌的比鲍克知道他的新相识是谢佩什省别拉市的行政长官，感到机会来了，可以利用他为自己作出某种安排，于是抓起一把椅子敲打那几个喝得半醉的捷克人，把他们扔出了酒馆。好心的长官当即任用了比鲍克，并在各方面予以关照。比鲍克虽然无法觐见皇帝，但却得以说服帝国的首相，让他接见并听取这位“上校”的申诉。

首相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达官贵人，他很快就弄明白了申诉的实质，脸上露出了惋惜的神情。

“唉，亲爱的朋友，我未必能帮助您。不用说我，就是陛下本人也不能认为对您的处罚是不合法的。总督是位强有力的人物，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再说，如果理智地分析一下，必须承认，他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正确的；即使我将您的申诉启奏陛下，他也很可能会倾向于下述观点：您应该逮捕那个亚诺什·格奥尔格伊。”

“那样的话，我就不能把拉科齐大举入侵的消息尽快报告陛下了。”

“这也不见得会坏事嘛，”首相懒洋洋地笑了笑说。“拉科齐象现在那样，随时都可能入侵。我们反正无法制止他进犯，所以我们又何必要知道他是不是入侵了呢？不过，假如您抓住了亚诺什·

① “黄金诏书”系国王安德二世于一二二二年颁发给匈牙利贵族的诏书，诏书确认贵族享有大量权利和特权。——俄译者注

格奥尔格伊，那么拉科齐大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与格奥尔格伊一起进犯匈牙利，只能在格奥尔格伊不在场的情况下独自行动了。”

这个简明扼要而颇有逻辑性的论断，把投机家彻底搞糊涂了。

“是的，我同意您的见解，应该抓住他，”他仿佛在自言自语地低声说。“可是，毕竟……杖责一个贵族！这太可怕了！贵族有没有特权呢？关于这一点可不能忘记！”

首相耸耸肩膀，神经质地摆弄起披在肩上的一绺绺假发来（任何一个长方脸庞的人，只要套上长长的假发，都很象路易十四①）。接见之前，别人在穿堂里就告诉他，首相的这个动作意味着接见该结束了。

“至于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上校”又故态复萌，自吹自擂地说，“只要我想抓他，任何时候都能把他抓住。”

“这倒是个新话题！”首相饶有兴趣地扬声说。“这个答复我很乐意听。您给我们把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抓来，我敢担保，您将获得一大笔奖励，作为您受侮辱的补偿费。”

总而言之，比鲍克所遭受的苦楚并未给他带来令人欣慰的结果。他陪伴自己的新主人离开了维也纳。他担任的职务（按照如今的称呼）是“内侍官”——在宴会上是老爷的酒友，平时是普通的听差，柳鲍米尔斯基甚至当着其他仆人的面，毫无顾忌地对他叱责辱骂。薪俸并不固定（因此他的钱包时饱时空），而且他的职责范围也不明确：他要调驯主人的马匹，如果情况需要，还得在酒馆里为主人打架，把长官看中的漂亮少妇搞来，擦洗枪支和烟袋，给客人们敬酒和使他们开心。作为这一切的报酬，并不是薪俸，而是比鲍克有权和主人用“你”相称呼，那当然是在他发现主人心情很好

---

① 路易十四（1638—1715）是一六四三至一七一五年的法国国王。——译者注

的时候。如此值得引以为荣的特权才使比鲍克感到，在这位脾气乖戾的柳鲍米尔斯基手下任职还勉强过得去。

可是，比鲍克始终如坐针毡。传到别拉来的种种有关战争的消息，使他不得安宁。据说，拉科齐正在长驱直入，到处威胁奥地利人，匈牙利国内也有人归顺了他，特兰西瓦尼亚已经全部落入他的手中，紧接着他即将要占领多瑙河南岸地区了。这些传说使比鲍克异常激动。当时，战争不过是一种消遣性的娱乐活动，犹如现在的打猎、钓鱼或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有些匈牙利贵族已经老朽得连靴子也不会自己穿，更不用说打仗了。他们也加入了野战军，与之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可是这些"庇护者"不仅不能帮助各位统帅作战，反而成了累赘——他们碍手碍脚，行动迟缓，带着一大堆行李，废话连篇，卖弄小聪明，从而瓦解士气，破坏军纪，使军队的辎重大为增加，失去了灵活性。然而又无法摆脱他们。对这些老人家来说，戎马倥偬是一种特殊的"俱乐部生活"。行军篝火上烤制的全羊、众说纷纭的议论、战略方案、低级庸俗的笑话、用卤获的酒干杯——这都是当时贵族生活中富有刺激性的快事。

比鲍克这个人生就一副投机家本性，他坐卧不安，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渴望到那儿去发号施令，打家劫舍，横行不法，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怎么参加战争呢？他曾指望皇帝的亲信们，想通过告密能在军队里获得一官半职作为奖励，可是他们对他态度都很凶狠。迄今，每当他回忆起在总督那儿所受到的迫害，特别是他让他当烧炉工这一侮辱时，总是恨得咬牙切齿。这个侮辱太伤他的自尊心了，因而关于这段往事，他对柳鲍米尔斯基也守口如瓶，羞于启齿。总而言之，对比鲍克来说，参加皇帝的军队是此路不通的。投奔库鲁茨——更不行了。他和洛邦茨至少已经清账了。可库鲁茨还没找他算账呢。假如比鲍克返回格奥尔格奥，那么帕尔·格奥尔格伊必然会立即将他抓起来，象俗话说的那样，揪着他的耳

朵拉到太阳光底下狠狠地惩罚一顿。如果他参加库鲁茨的队伍，当一名士兵，那儿也总会有人摸清他的底细，揭露他偷看塔马什·埃赛的箱子，躲在壁炉里偷听库鲁茨人的会谈，然后向副省长泄露他们的机密；不仅如此，他还扔下自己的队伍不管，亲自跑到总督那儿去告密。

总之，比鲍克被困在别拉城，遭受坦塔罗斯的磨难①。要是他听不到关于战争的消息，那又该多好！然而城里的人张口闭口就是战争：谈论到自己母亲——匈牙利——的命运的时候，恐怕连新发愿出家者也会沉不住气的。这部分国土当时并非自愿租让给波兰人的，只是为了充实西基兹蒙德国王②的钱包而已。商人们经常在边境之间穿梭般地往返，那些被焚毁家园的难民开始跑到这儿来避难了，他们中间有库鲁茨，也有洛邦茨。他们觉得谢佩什省境内的波兰城市是比较安全的地方。犯了过失的士兵，担心受惩罚，也逃到这儿的波兰领土上来。别拉城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和传说，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些特大新闻根本用不着使者来报信，它们会通过某种神秘的渠道自己传到这儿来。连某些芝麻绿豆大的流言蜚语也会在别拉传播。廖切的公共马车“莫利托里斯”每月一次在这儿的“公犬吠月”旅馆逗留过夜，到时候，乘客们、马车夫或者向导员（我们大家熟悉的克列别先生每半年以向导员身份来一次！）向周围人们讲述匈牙利境内的奥地利地区所发生的任何稍

---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的吕狄亚王。因他把自己的儿子珀罗普斯剁成碎块给神吃，触怒主神宙斯，被罚立在齐下巴深的水中。他口渴欲饮，水就减退，他头上有果树，腹饥欲食，树枝就升高，因此永远又饥又渴。“坦塔罗斯的磨难”意为知道接近所希望的目的而又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为此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译者注

② 西基兹蒙德〔匈牙利语为：日格蒙德〕(1361—1437)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一三八七至一四三七年任匈牙利国王。为了充实空虚的国库，他于一四一二年将谢佩什省的十三座城市抵押给波兰人。——俄译者注

微值得注意的事件。在这种时候，比鲍克总是在他们中间度过夜晚，向他们打听廖切的日常生活情况，特别是当他诱使克列别先生成为自己的谈伴时："廖切有什么新闻吗？谁死了！什么人出嫁了？城里人拥护哪一方面？"

克列别是个消息灵通人士，他会头头是道地讲述所知道的一切，无论是市议院的内部新闻还是省里的各种情况。

"大家依旧都穿黑衣裳吗？"

"目前还穿黑的。"

"你们廖切现任市长是谁？"

"仍然是那位努斯特科尔勃先生。"

"看来，他是个漫不经心的人。至今不想采取任何行动。"

"他想行动的，可是力不从心。"

"这么说，格奥尔格伊连头发也没有掉一根，是吗？"

"他不会发生什么事的！"

"可见，打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从未到过廖切？"

"来过的，怎么会不来呢！"克列别笑着说。"以幽灵形式出现的。说起来还怪有趣呢！已故市长克拉姆列尔，但愿他永垂不朽，安葬在大教堂的墙脚边。有一天夜里，月色很好，教堂的工友普列赫老大爷正巧有事从大教堂旁经过，突然发现：克拉姆列尔先生的坟墓迸裂成两片，就象米克洛什·勃洛姆的四轮马车打开了车门一样，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可怜的普列赫当然吓得半死，可在月光下仍然看得很真切，走出来的那个人不是市长本人，更确切地说，是市长，但容貌却是帕尔·格奥尔格伊。格奥尔格伊的走路姿势，格奥尔格伊的举止动作和他的体态——总而言之，与副省长一模一样。倘若相信普列赫老大爷说的话，那情况就是这样。自然罗，普列赫赶紧逃之夭夭。他吓得毛骨悚然，牙齿直打颤。

"老糊涂大概做了个梦。"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还有一个守夜的更夫泽尔涅茨基，当时正从教堂里出来，也认出这个人就是格奥尔格伊。于是，他紧跟在幽灵后面，只见幽灵拐过马乌克什的屋子走上了索梁大街。守夜的跟着他走，幽灵奔跑起来，守夜的追了上去，幽灵跑到五角堡垒旁边纵身一跳，越墙而去，守夜的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他居然乘机扯下了幽灵身上的斗篷……”

“胡说八道！”

“是胡说八道。不过编造得复杂而离奇：守夜抓住的那件斗篷是深灰色的。第二天早晨，司令官格罗德科夫斯基认出了这件斗篷。他说是副省长的。还说，是什捷费齐裁缝做的。他们把什捷费齐叫来问话。裁缝承认是他做的，他说：‘我是给格奥尔格伊副省长缝制的。’您倒来解解这个谜看！”

“那么，有没有去看过坟墓？”

“当然去看的罗。他们仔细察看了一番。一切都正常。埋得好好的，上面铺了草皮。草皮上面还有一束枯萎了的野花。”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约一年以前。”

别拉的行政长官尽管享有很大权力，颇有威信，但也不过是个所谓管家的。别拉的真正主人是帕洛恰伊男爵。他在郊外拥有的土地，从城堡出发，要走三天才能走完。况且，他与所有的匈牙利贵族都沾亲带故：他是库鲁茨将军尚多尔·卡洛伊的内弟，又是已故的波兰国王斯捷凡的亲戚。诚然，当时的波兰已经由别的王朝执政，但是，正如同某家酒馆更换了业主，过去的常客仍然是这里的老主顾一样，帕洛恰伊家族的成员来到波兰首都，仍然象从前那样在国王的宫廷里下榻。更何况，国王的老亲戚和年幼的王子们每当帕洛恰伊男爵到来，总是热烈欢迎他。“谁来了？莫非是您，帕洛恰伊大叔？”

必须指出，帕洛恰伊并不很愿意到国王的首都去——他没有多余的钱来花销。他到哪儿去搞钱呢？生性挥霍的人有钱，他们不是用土地的果实来养活自己和农民，而是打算把地里生产出来的一切东西都糟蹋掉。骗子也有钱，他们想方设法用各种花招从老实人的衣兜里掏钱花。

帕洛恰伊从未出售过任何东西。譬如说，商人们想购买他的羊毛或者谷物，他就着手和他们讨价还价，然而到头来，价格总是谈不拢。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收购的商人已经完全同意按帕洛恰伊的开价付款，眼看就要拍板成交了，可是主人仿佛受了惊似的突然拒绝这笔买卖："既然您肯出这么高的价钱买我的小麦，那就是说，小麦的价钱还要高得多。"于是麦子依然存放在他的粮仓里，这使管仓库的看家狗异常高兴。帕洛恰伊男爵的阉牛、母牛和绵羊都是自然死亡的——老死。即使牛羊皮也不出售：主人怕价钱卖贱了，因此让这些皮张堆放在阁楼上，任其霉烂。

帕洛恰伊男爵作为一个匈牙利人，况且为人又禀性憨厚，因而对各种具体事务一概漠然置之，从不顾问：他的大片土地均由管家们掌管（完全让他们自由支配），他的服装鞋帽由一位远房的亲戚维特涅季夫人为之操心，午餐和晚餐他都到"公犬吠月"旅馆去吃。旅馆的产权属于他（他租赁给费连奇克经营），这家旅馆的客人多半来自匈牙利各地，所以帕洛恰伊置身于同胞中间感到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在这里用适合匈牙利贵族的方式消磨时间，边聆听穿着大红衬衫的茨冈人的私人乐队演奏乐曲或演唱早在伊姆雷·特克利时代撰写的音调凄凉的歌曲，边喝和兰芹汤，因为他已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他吃喝之后通常总是在费连奇克那儿赊账，而与此同时，在帕洛恰伊家豪华的宫殿里，男女厨师和仆人们却在为他们自己准备丰盛的菜肴。男爵只是到了晚间才回自己的宫殿过夜。

帕洛恰伊男爵的粮仓里堆满了多年积存的燕麦、黑麦和小麦，毕竟并非坏事——在匈牙利人民怒潮澎湃的日子里，各种古老的经营方式又得到了推广。教堂里的钟不再为死者哀悼，而是从云端下降到地上，变成铜制的大炮，使死人的数量大为增加。白色的粗麻布不是用来缝制播种者肩负的背囊，而是制造行军用的帐篷；大镰刀经过锻造，成了马刀。一切都乱了套，所以人们春天播种的不是三叶草，也不是黑麦，而是死亡，因为他想收割——自由……正因为如此，关于帕洛恰伊男爵的粮仓堆满谷物的传闻，对于廖切市的议员们来说，是一个甜津津的好消息。他们不失时机地立即派了两位市议员——最年轻的安塔尔·法勃里齐乌斯和最年长的阿姆勃鲁什·莫斯捷利——到别拉来，委托他俩尽快购买老男爵的全部谷物，因为廖切市应该作好准备，至少要被围困整个冬季，也许围困时间会更长，到那个时候，廖切人将比男爵本人更加珍惜这些存放在男爵粮仓里的宝贝。

廖切的使者来到了别拉，可是男爵对于出售谷物一事连听都不想听，更有甚者，他竟然凌辱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莫斯捷利：

"你们以为，我的粮食是偷来的吗？想得倒美，我会把小麦卖给你们！况且又是在大家手里都没有小麦的时候。当初，全世界小麦铺天盖地，我都没有卖！东西是我的，就让它留在我身边。谁知道《圣经》里说的'荒年'何时来临，将持续多久。既然你们认为储存粮食很重要，那么这对我来说也同样是重要的。"

"您的话使我感到愤怒。您说得不对！"法勃里齐乌斯怒冲冲地大声说，这使男爵大吃一惊。"男爵大人，您只想让自己长得大腹便便，而我们购买这些粮食是为了使拉科齐殿下的部队得以在我们那儿过冬，十一月十六日我们市已经敞开城门欢迎大公殿下的部队，因为这些军人甘愿为我们的共同祖国-母亲而流血牺牲，看来，祖国-母亲过去很爱帕洛恰伊男爵先生，她在自己的心脏地带

割了很大一块土地给他！”

法勃里齐乌斯讲得激昂慷慨，毫不留情，致使老莫斯捷利皱起了蓬松的双眉，含有责备意味地说：“哎，托尼，托尼①！”但帕洛恰伊笑了起来，把旅馆老板叫到自己身边，说：

“费连奇克，您听见刚才那个年轻人说了些什么吗？原来我在这儿只是让自己长得大腹便便。不过年轻人大概说得很对！虽然他不懂礼貌。他敢于当着我的面说出这番话来！可是，亲爱的，您尊姓呀？”

“法勃里齐乌斯。”

“那么，亲爱的，您肯出什么价钱来买我的小麦呢？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男爵大人，您有权首先发言。”

“那好吧！”老头儿说。“为了使大家都不吃亏，我把自己的粮食借给廖切市，但是有一个条件：廖切市必须用实物来偿还我这笔债务，你们现在从我的粮仓里拿走多少粮食，就用同等数量同样规格的粮食归还。”

“我们同意！”年轻的市议员大声说，并用手掌拍了一下这位大地主的手掌。

“请等一等！”男爵举起一只手警告说。“我还没有讲完呢。我城堡后面的前六座仓库里存放的是巴纳特小麦。这种小麦适合于播种，再也找不出更好的品种了！每粒小麦都盖有童贞女马利亚的印记。因此，我要求你们也用这种每粒都盖有马利亚印记的小麦来还我的债！”

“这是什么意思？”法勃里齐乌斯关切地问道，并用表示疑问的目光瞥了莫斯捷利一眼：他也许听说过诸如此类的情况？

---

① 安塔尔的爱称。——译者注

“怎么搞的？你们都不知道小麦上的马利亚印记是怎么回事吗？”帕洛恰伊男爵放声大笑。“咳，你们这些城里人啊！费连奇克，您想得到吗？他们竟然从未听说过盖有童贞女马利亚印记的小麦！真是太可笑了！费连奇克，请您跑一趟，随便告诉哪一个管家的，让他捧一把麦子到这儿来。不过得快一点，三步并作两步走。”

两位廖切市议员面面相觑，相互使了个眼色，低声嘟哝几句，显然是在商量对策，似乎不愿意和男爵签订这份条件过于复杂的合同，况且男爵老奸巨猾，看来，什么勾当都干得出来。譬如说，他现在要求用女天主教徒小麦偿还。

“女天主教徒小麦”这几个字，法勃里齐乌斯说得很轻，可是男爵仍然听清楚了，他兴高采烈地说：

“‘女天主教徒小麦！’哈哈哈！俏皮极了！不用说我，连科洛尼奇本人也未必想得出这么俏皮的话来。那好吧，假如你们害怕‘童贞女马利亚的印记’这几个字，我们就不用这个说法。问题是，没有受过伤的、籽粒饱满的匈牙利品种的小麦，麦粒的尖端看上去仿佛有一颗印记……不过，你们自己马上也会相信的。我们这些老庄稼人认为，只有这样的麦粒才适宜于做种子。”

“您说得完全正确，男爵大人，”莫斯捷利说，“不过，合同里最好写上明确的条件。我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这一点是从古罗马人那儿学来的：‘约定重于金钱。’此外，我还深信，赊购会大大损害彼此的关系。最好用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的就是对的，”男爵表示同意。“不过，我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向罗马人（也向自己同种族的人）既学到了长处，也学到了短处。我是个生性贪婪而爱嫉妒的人。我的小麦无论卖了什么好价钱，总会有一种想法来折磨我：别人也许会出更高的价钱来买我的小麦。因此，我就睡不安稳。我将睡不着觉，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呢？再说，嫉妒心也会折磨我：你们为了用现金来支付我的小麦

款，不得不向肯杰利借钱。可我凭什么要让放高利贷的肯杰利得到好处呢？”

就在这个时候，费连奇克回来了，他跑得气喘吁吁，手里捧着一把小麦。两位市议员饶有趣味地仔细观看起来，果真发现每粒小麦的尖端，在麦穗的接合处，由于长期存放而形成了几个微小的圆形凹陷，假如经过适当的想象，大概可以把这些凹陷看作童贞女马利亚的脸庞了。

“不过，我们怎么能同意这样的条件：在归还的时候，我们的每粒小麦上都要看得出这种记号？”

“现在的小麦上不是每粒都有记号吗？”

“是的，但是……”

“嘿，否则干吗还要谈条件呢？”男爵说。

“万一您，男爵先生，或者您的继承人，在我们还债的时候要求我们市议院逐粒挑选小麦那怎么办，不然的话，怎么能确定麦粒上有这种记号？”

“是的，工作量当然很大。但我或者我的继承人确实应该逐粒验收你们归还的小麦。这样做，你们市议院也许就用不着全部归还向我借的小麦，因为逐粒挑选这些小麦至少要花上一百年。”

老头儿非常固执。两位议员试图用种种理由说服他，证明他提的条件是愚不可及的，然而男爵却丝毫不肯让步。由于廖切的使者有求于人，最后不得不签署了合同。合同规定，廖切市应该向帕洛恰伊男爵归还由该市代表出面向男爵“借”的同等数量、同样质量的小麦。

不过，老男爵之所以要耍这样的手段，其理由很简单：从种种预兆来判断（他的手指甲上出现了白色斑点，一只耳朵发痒），日内他将收到来自克拉科夫、或维也纳、或沙罗什帕塔克的一封令人愉快的信件，建议他“把他现有的全部粮食转交给某位将军支配，并

为此而给予相应的奖赏”。而全部“相应的奖赏”只不过是一张收据，即一张毫无用处的小纸条，今后，只有把它作为战争时期的纪念品也许会具有一定的价值。总之，战争中的一方用收据来支付小麦的钱款，而另一方（即没有得小麦的那一方）则勃然大怒，为此而进行报复。报复得可厉害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储存的粮食转交给中立的自由城市，在战争中，这些中立的自由城市将安然无恙。但是，决不能为此而收钱，因为在战争初期，人们丧失理智，到了战争末期，人们将失去钱财。

整个冬季，廖切人川流不息地到别拉来运走男爵的粮食，“公犬吠月”旅馆还从未碰到过这样愉快的好日子。（正是这些好日子使旅馆的承租人费连奇克发了一笔横财，他为自己建造了一幢两层楼的大房子。）就比鲍克而言，开心的日子也来临了。目前旅馆里每天都聚集着一、二十个廖切来的人，他们身处异乡客地，很乐意为了一杯美酒而谈论城里的各种事情。

“你们怎么搞的？”比鲍克嘲笑他们说。“城里人至今还在穿丧服，可你们却允许穿红裤子的骠骑兵在城里宿营？”

“有什么办法呢，只能答应呀。”

“女人也仍然穿黑衣服吗？”

“嘿，这又不碍事。库鲁茨善于透过黑衣服看清楚里面的白东西。”

“那么，关于格奥尔格伊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忘倒没忘记，不过暂时被搁在一边。”

“贵族们仍然在格奥尔格奥开会吗？”

“是的，他们目前在那儿起劲地谈论。”

“看来，都是些笨蛋：为了救副省长的一条命，竟然会同意到那儿去开会！”

“他们一点也不笨，”谈话的人异口同声地反驳比鲍克。“眼下

到格奥尔格奥去可大有甜头！象肯杰利开的那种旅馆，恐怕全欧洲都找不出第二家。倘若您知道那里目前发生的变化，那该多好啊！如今，不仅全省的贵族乐意到那儿去，连廖切市民也去。譬如说，廖切人需要举行热闹的宴会、洗礼宴或银婚仪式，就到格奥尔格奥去，因为出了市界，廖切市议院的任何决定和禁令都不起作用了……”

冬季漫长的夜晚在类似的谈话声中过去了。有关格奥尔格奥及其居民的种种谈论，对比鲍克最有诱惑力，然而那些普通的马车夫却不时地突然转换话题，讲一些他毫不感兴趣的东西。例如，他们对肯杰利交好运感到惊奇，肯杰利的旅馆已经遐迩闻名，致使人们纷至沓来，都想向老头儿租赁这家旅馆。当初，他那建造旅馆和酒楼的设想只是为了博得副省长的欢心！是啊，肯杰利看来是个幸运儿，即使他将一块金币扔在沼泽地里，也会从那儿捞出一大锅黄金来。

两位议员在别拉逗留期间避免同比鲍克谈论政治问题，这一点是比鲍克从他们点头或耸肩的动作中猜度出来的。至于那些运小麦的赶车脚夫，由于时常有内务官押车，所以比鲍克总是回避他们。直到谢肉节那天，“公犬吠月”旅馆的一个舒适的角落才成了他真正的天堂，因为他在那儿的桌子旁看见了抵达别拉的克列别先生。那一天正刮着暴风雪，“莫利托里斯”在城门口附近翻进了沟里，摔坏了，只得在此地停车修理；修车要花费不少时间，既需要车匠又需要铁匠，因而克列别在城里滞留了三天。

在这三天里，旅馆里的客人们个个都怀着喜悦的心情聆听克列别先生带来的政治新闻，这些新闻对客人们的作用决不亚于晚饭时喝了使人神清气爽的潘趣酒。克列别是个英明而有远见的人，况且他实际上深信谢佩什省的萨克森人将来前程远大，声名四扬。一谈到萨克森人，他很容易激动，特别是喝了一大杯美酒之后。但

是，他第四杯酒下肚，往往会发起牢骚来：

"我们这些萨克森人学坏了，如今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了。市长努斯特科尔勃是头蠢驴。不过，您千万别对任何人说：我可不想让人们从我这儿了解这个想法——他们早就该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了。这个努斯特科尔勃有什么用处？只会空口说白话：'应该做好某件事情。'而自己却什么也不做。我们的市民心里都明白：市议院不干正经事，却强迫他们全身都穿黑衣服；大家怨声载道，可是仍然戴着孝，不吱声，敢怒而不敢言。"

"是啊，这样的市长不会长期受到人们尊敬的！"比鲍克说。

"尊敬吗？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就象一件被蛀虫咬坏的旧皮袄，千疮百孔了。"

"难道廖切人不采取任何措施吗？"

"他们一会儿采取这个措施，一会儿又采取那个措施！倒霉的是，竟找不出一个有胆量的人来。"

"他们不是夸奖法勃里齐乌斯吗，就是秋天到这儿来找帕洛恰伊的那个人。"

克列别先生轻蔑地挥了挥手说：

"这个人不可能成为领导人。"

"为什么？"

"他爱上了一个匈牙利女人，堕入了情网。"

"您从哪儿知道的？"

"是我亲自把她带到那儿去的——从布达返回的路上，我让她搭乘我的'莫利托里斯'。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旅行！以后有机会，我给您讲讲我们在列斯科夫磨坊喝酒逗乐的情景。就在旅途中，他俩产生了爱情。后来，越来越热火：一起散步，在市公园里约会，在城堡的塔楼边见面，总之，他们在漂亮小姐们常去的一切地方会面。我这么说并不是搬弄是非。我是为我们的城市心疼啊。孩子，

这儿象有一团火在烤我的伤口。说实话，我现在还在心疼呢。”说到这儿，克列别先生用拳头敲敲自己的胸部。“我们命中注定要遭受这份苦楚，无穷无尽的痛苦。当然，上帝最了解市里的事情究竟该怎么办，用不着我们来向他指指点点。不过，即使完全仰仗上帝，自己也不能犯错误嘛。必然会出事情的。是时候了，不是市民们解散市议院，就是市议院象蜘蛛吃蚊子那样，结果这个格奥尔格伊的性命。总而言之，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比现在那样强。从前，只有省里的那些贵族才到格奥尔格奥去光顾肯杰利的旅馆，可是从去年秋天开始，市民也赶起时髦来了，他们也在那儿寻欢作乐。礼拜天傍晚，全城的名门望族都动身到那儿去玩乐：一走出市界——夫人们赶紧脱掉身上那件用来遮人耳目的又肥又大的黑长袍（为了不违反禁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衣服的颜色五彩缤纷，象天上的彩虹，坐着马车拼命赶路，陪伴她们的是库鲁茨军官。帕尔·格奥尔格伊当然很得意——坐在那儿，暗暗地耻笑。从他家的窗口里，还看得见肯杰利旅馆门口那儿棵枝叶蓬松的大树呢。”

到了半夜里，同桌喝酒的人变得更加饶舌了，但是他们想的和说的都离不开上述主题，因为与副省长宣战已经成为每个廖切人的主要任务。一贯小心谨慎的克列别突然变得暴躁不安，成了反抗分子，他威胁说，假如世道不改变，不按照自己预先规定的道路发展，他就要将它，即整个世界搞个天翻地覆。

“当然罗，”他说，“这一切非常复杂。目前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不过，即使做了，我也拿不到市里的钱！让努斯特科尔勃去无地自容吧。”

比鲍克脱口而出地说，他知道该怎样帮助萨克森人。他有对付的办法。一个既可靠又安全的办法。

比鲍克不断地唠叨着，终于使克列别开始注意他讲话的内容了。

"您说的是什么'药'①呀?"

"这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在哪家药铺里能买得到它?"

"哪个药铺也买不到。金钱在这方面不起作用。本来嘛,这是努斯特科尔勃的事情,是你们廖切的全体萨克森人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每个体面人都应当帮助别人嘛。"

但是,比鲍克只是耸耸肩膀,露出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这引起了克列别先生的强烈好奇心。最后,这位'莫利托里斯'上的出色向导员被惹得伤心透顶,他声泪俱下地抱怨说受不了这种侮辱……他爱戴和敬重的好朋友比鲍克先生居然不信任他,这怎么可能呢。

比鲍克也大为感动,向他伸出双手说:

"克列别,我的老朋友,您别要孩子气了!我之所以没有向您透露某些细节,唯一的原因是不想把重担压在您身上,您的心灵受不了这种负担。"

"是的,不过您对我隐瞒了某种秘密的办法……"

"这个办法对有的人来说是治病的良药,但对另外的人来说则是毒药。"

"我有点儿听不懂您的话。"

"有什么懂不懂的?我们聊了聊天,就这么回事儿,"比鲍克笑容满面很干脆地说。"有的人想得多说得少,有的人则恰恰相反:说得多想得少。美酒打开了人们的话匣子,大家滔滔不绝地闲聊,消磨时光。而事情呢,原来在哪儿搁浅,现在仍然在哪儿。不过如此而已!"

---

① 原文中"办法"是多义词,其另一个意思是"药"。——译者注

"要是这样,那太令人伤心了呀。"

"假如一切都朝相反方向发展,那么人类还能获得什么成就呢?"比鲍克开始大谈哲理了。"举例来说吧,假如我现在要帮助廖切市议院,况且我知道帮助它的办法,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也在寻找帮助格奥尔格伊的办法,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这样一来,我们仍将留在原地踏步不前。不,上帝原先的决定是无法挽回的。"

"简而言之,"克列别推开放在自己面前的酒杯,用责备的口吻说,"您是拒绝公开您的秘密了?那也好,我们去睡吧。费连奇克先生,给我算账,要多少钱?"

"您干吗这么早就要走?"旅馆主人惊奇地问道。

"做个好梦总比话不投机强,"克列别回答说。

"喝得醉醺醺比做个早梦更强,"比鲍克反驳道。

"不,我还是去躺下睡觉!"克列别执拗地说。

"您怎么啦?咱们再坐一会儿!喂,伙计!"

刚从维也纳来的新伙计甘斯立即跑过来低声下气地问道:

"请问,你们想用点什么?啤酒还是葡萄酒?"

"葡萄酒,"比鲍克说。"好吧,克列别,您坐下,我给您说一说这件事情。我受您的诱惑了。喂,你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还站在这儿干吗?"

"请问,要瓶装的还是散装的?"

"反正一样,倒在杯子里拿来。"

"要一什托夫呢,还是一夸脱?"

"当然要一什托夫,笨蛋!"

"新酒还是陈酒?"

"陈酒。"

"白葡萄酒还是红葡萄酒?"

“倘若你再问我，就给你一个嘴巴子，把你打成两半——使这里的德意志人从一个增加到两个！”

甘斯赶紧走开了，而克列别和比鲍克斟满了酒杯，相互坐得更靠拢了。

“格奥尔格伊这个人不可靠，”比鲍克低声说。“我了解他的许多恶行。无论库鲁茨还是洛邦茨，都别想依靠他，因为他是为魔鬼效劳的！假如我向您证明，当他得知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是个库鲁茨，打算到波兰去投奔拉科齐，他居然下令要逮捕自己的亲哥哥，您怎么说？”

“真是个坏蛋！”克列别透过牙缝鄙夷地说。

“可不是吗？坏蛋！这是您的说法。但拉科齐大公对此会怎么说呢？”

“可能会砍掉他的脑袋。”

“到那时候，廖切人又会怎么说呢？”

“他们大概会松一口气，终于可以脱掉自己身上的丧服了。”

“问题就是这样嘛！亲爱的克列别，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要暗示的也是这一点。结束了格奥尔格伊这桩公案之后，整个廖切市就可以干别的事情了。”

“说得对，”克列别喉咙沙哑，大声喊道。“假如真的有这样的逮捕令，那又该多好……”

“逮捕令是有的。”

“在哪儿？”

“我知道它在哪儿。”

“怎样才能搞到手？”

比鲍克将身子伏在桌子上，粗大的双臂撑着自己的脑袋，龇牙咧嘴地望着克列别那张敦厚而惊愕的脸庞。

“出钱买。就象你们用钱向帕洛恰伊购买粮食一样。那时候你

们要活命，你们就买回了生命。而现在你们将购买死亡——向那个迄今把死亡禁锢在首饰匣里的人购买。当然有一个条件，如果努斯特科尔勃是个聪明人！”

克列别转过脸去，环视了一下四周被熏得微微发黑的墙壁，屋里烟雾弥漫，他的思想随着一团团灰色的烟雾飞向了远方。接着，他将一只毛茸茸的手掌放在比鲍克的手掌上，嗓音沙哑地低声说：

“逮捕令在谁那儿？”

比鲍克笑了笑说：

“您自己猜猜看，克列别老大爷。”

“莫非在……”

“我只能透露一点：不可靠的人手里。”

“这么说，我猜得不对罗！……为什么说在不可靠的人手里？”

“因为这个人和格奥尔格伊的关系，比和努斯特科尔勃的关系密切。”

“是啊，这不大妙……”

“不要紧，任何坏事都是可以补救的。”

“那么，命令上怎么写的：是否按照规定格式写的逮捕令？格奥尔格伊本人签名了吗？”

“写得无可挑剔。”

但是，克列别先生已经连连打呵欠，伸懒腰，他那慵困的小眼睛似睁非睁，舌头勉强在转动。然而老头儿最终还是将自己最主要的想法说了出来：

“竟有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惊奇的事情！而人呢，又都是何等野蛮啊！看来，‘莫利托里斯’外面的人世间也发生这么多事情。您的那个秘密多半是只大跳蚤！大跳蚤！把它放进努斯特科尔勃的耳朵里，好吗？怎么样？”

“您说是‘跳蚤’吗？”比鲍克笑了起来。

“嗯，是的！纯金的小跳蚤。可称起来分量大概不会轻。您认为有多重？”

当天夜里和第二天，他俩都不再提起这个问题。克列别与修车的车匠和木匠谈话，但心不在焉，神思恍惚，大概是“上校”的话给他的印象太深了。

可是第三天，他和比鲍克告别时却意味深长地说：

“我不能向您作什么保证：就我的职务而言，我不应该多嘴多舌，不过我认为，您很快就会得到我的回音的。”

比鲍克先生满意地搓了搓手。（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十个手指戴满了嵌宝戒指。）

“我永远乐意听到有关您的消息，克列别先生。”

“我指的主要的不是我本人，而是您知道的那桩事情。关于这件事您可能会听到消息的。”

比鲍克耸耸肩膀。

“能否听到消息，还很难说。这不仅取决于您，也取决于我。”

“怎么？”克列别低声追问道。“也取决于您？”

“有时候，我的耳朵不大好使，”比鲍克态度傲慢地说。

“您想说的是……”

“应该喊得响一点，”比鲍克笑了笑说。

“喔，我懂您的意思了！……”

克列别说完就乘车走了，整个冬季有关他的音讯全无。可是比鲍克并不把他放在心上。眼下他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已经彻底征服了那个鲁莽的快活人——柳鲍米尔斯基，洞悉他的全部秘密，因而牢牢地把行政长官控制在自己手里，向他发号施令。总而言之，比鲍克在别拉市非常逍遥自在，其感觉决不亚于置身于一大群小蚊子中间的蜘蛛。那年冬天，别拉市转眼间成了比鲍克的人间天堂。男人们络绎不绝地参加拉科齐的军队，为匈牙利而战斗了。

人们的血管里流的是热血而不是清水，即便是被遗弃的孤儿，他的心也总是向着母亲的。西基兹蒙德国王抵押的只是这个地区的土地，而不是当地居民的良心。他们的心仍然是匈牙利心，更何况心灵经过了净化，清除了有毒的瘴气。总之，男人们去参战，妇女们留在家里。啊，漂亮的别拉女人！假如光是这些漂亮女人，那情况也许还好点。可是，城里又来了一大批外地的匈牙利美女——她们到这个战火不会波及的地区来避难。凡有条件的男人，都把自己的妻子、女儿和所有贵重物品带到这儿来。其情景就象几百年前埃斯泰尔戈姆的居民逃往科马罗姆。因此，科马罗姆当时处于两位市长的管辖之下（每位市长都有自己原来的一批官员），分为两个教区。不过，科马罗姆只有一个公墓。客人们向主人们租赁墓地。

别拉城里妇女大量过剩，足够供应两座，不，三座城市，而当时，壮年男子却一个也没有。这里不需要墓地，然而男人却成了奇珍异宝。就因为这个原因，比鲍克手指上才会出现这么多漂亮的嵌宝戒指。

外地人纷纷涌来，给城市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行政长官柳鲍米尔斯基知道如何对付这些难民。绵羊为了保全自己的皮张，假如只剪掉它的一绺羊毛，它决不会起来反抗。况且，行政长官柳鲍米尔斯基的剪子又磨得十分锋利，用这样的剪子剪毛似乎是一种享受，而剪羊毛的主意多半来自比鲍克的脑袋里。

当然，比鲍克让柳鲍米尔斯基坐享其成。他则利用自己对行政长官的影响，也没忘记中饱私囊。城里人早就察觉，谁想急于请求行政长官办成某件小事，非得先向比鲍克行贿不可。这个看法已尽人皆知，在克拉科夫甚至还出现了一幅漫画，把柳鲍米尔斯基描绘成一头驴子，套着富丽堂皇的挽具，而端坐在这头驴子上的却是比鲍克。“公犬吠月”旅馆也悬挂着一张类似的漫画。柳鲍米尔斯基闻讯后，大发雷霆，下令焚毁这张可恶的图画，还对旅馆主人费连

奇克处以罚款五十个波兰金币。据说，连这笔罚款中也有十五个金币进了比鲍克的腰包。

总而言之，比鲍克目前已经成了铁腕人物，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行政长官率领自己的内侍官员们在集市广场上闲逛，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突然喊住了比鲍克，说她从廖切给他捎来了消息。

“谁托您捎的消息，大娘？”

“克列别先生。”

“好呀，我的朋友克列别请您转告些什么？”

“他说，市自治局塔楼上的大钟日内就要敲响了。”

“还说了些什么？”

“没有了。他请您，老爷，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

比鲍克气得闭紧了嘴唇。

“大娘，请您转告他：廖切离得很远，这里听不到那儿的钟声。再说，我眼下耳朵被塞住了。”

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塔列尔，递给了老太婆。

那一天，柳鲍米尔斯基肝火很旺，他声色俱厉地说：

“比鲍克，比鲍克！你看来又想干什么坏事了！”

“我吗？您从哪儿得来的结论？”

“你决不会无缘无故就得到秘密消息，并转告别人的。”

“我听不懂您在说些什么，大人？……”

“听不懂吗？那好吧。不过，我可必须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不是吗？我在猜测你的耳朵为什么会阻塞的，你那对耳朵是全欧洲最长的耳朵嘛！”

“这只不过是一句文雅的措词！我们匈牙利人从小学习古典作家的拉丁文作品，可不是白学的。匈牙利人的舌头象蜜蜂的吸管

那样，不断地吸取花蜜……”

然而别拉市行政长官的情绪始终不佳，他继续唠叨不休。昨天傍晚他从克拉科夫回来，抱怨说“输得一干二净”。碰到这种情况，他总是怒气冲天。因此，比鲍克对他的非难并不介意，反而安慰柳鲍米尔斯基说：

“我们在家里也能弄到钱。黄金的源泉还没有干涸呢。”

可是，每天都有新消息传来，而且越来越骇人听闻。从克拉科夫来的人和许多商人都断言，行政长官似乎打牌输掉了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这么大的输赢在克拉科夫从未听说过。但这没有使比鲍克感到不安：他知道柳鲍米尔斯基并不赌现钱，而是以信用担保。打牌负的债再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担子决不会压断脊梁骨。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没有关系；只有一件事情使他伤脑筋：别拉行政长官输了一大笔钱的消息传到了国王那儿，而国王又很想博得臣民们赞他治国有方的美誉（这对一位帝王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的虚荣心！），因而派了一位身居要职的大臣到别拉来，让他象老鹰那样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检查市金库。但这也不可怕，因为国王派来的钦差大臣斯特拉蒙斯基伯爵本人也是一个嗜牌成癖的赌徒。来到别拉后，他就和柳鲍米尔斯基一起打牌，他们通宵达旦地狂赌，行政长官大赢特赢，钦差大臣输得囊空如洗。对此，不应该责怪行政长官，相反，假如伯爵赢了柳鲍米尔斯基，那么后者也付不出钱来。可是伯爵却勃然大怒，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每次外出进行突击检查时不知为何总是赢钱。习俗毕竟是习俗，应该尊重它嘛！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了不幸事件。伯爵按照大臣应尽的本份，并不着手检查市议院的金库（第二天，钦差大臣运走一大笔赌牌赢来的钱款，市议院金库里从未存放过如此巨额的现金），但他翻遍了所有账册，并认定行政长官十五年来一贯盗窃国库和国王的金库。

最后的结果是，斯特拉蒙斯基伯爵到处喧嚷，革了柳鲍米尔斯基的职，封存了全部文件，查封了他的财产，解除了所有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比鲍克，他是柳鲍米尔斯基身边的恶神，命令他立即离开别拉市议院大厦。伯爵任命国王的全权代表接任行政长官，而柳鲍米尔斯基被押解似地遣送到了克拉科夫，那儿的人们，上自国王下至普通老百姓，都惊讶不已。他们惊讶的不是行政长官的欺诈行为，而是欺诈行为居然被揭露出来了！从那一天起，比鲍克的命运之星陨落了。有一段时间他仍然住在“公犬吠月”旅馆，可是他失去了靠山，更重要的是没有了收入，因而迅速失去昔日的光彩；他掌权时胳膊很长，当他逐个摘下自己的嵌宝戒指时，他的手指就显得很长了。

据我们所知，柳鲍米尔斯基半年后就回到了别拉，象羊羔那样清白无罪，并官复原职。有人甚至说他故意串通斯特拉蒙斯基伯爵演出了一幕喜剧，因为使用其他办法无法摆脱比鲍克。

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对我们并不重要，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比鲍克并没有等到主人回来。他有嵌宝戒指的时候，费连奇克的旅馆供他花销，可是一旦他变卖完了所有的戒指，人们就不肯贷款给他了，然而妨碍比鲍克倾听廖切钟声的那种听觉迟钝的现象也立即消失了。

日格蒙德·比鲍克并不属于那种轻易地向厄运屈服的人。他决定设法搞钱，采取一些由自己承担风险的办法：譬如说，网罗一批小兄弟，建立一支规模不大的队伍，着手进行自己的战争。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自立呢？即使小人物也有这个权利。混乱的年代正是人们升官发财的好时机。

可是，要实现愿望，首先得和克列别老大爷见面，并把副省长签署的逮捕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命令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他。比鲍克从接到克列别的口信那天起，就认定这笔买卖有把握了。

“我太蠢了，”他暗自思忖，“当时竟拒绝了他。”

比鲍克事先周密地考虑了一整套行动计划，必须承认，他不愧为一个巧妙地编织罗网的能手。

比鲍克在被赶出别拉行政长官家门时，使了个花招，搞到了一套波兰小官吏穿的破旧制服。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好的伪装，穿着这身制服，每个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谢佩什省境内旅行。那儿很多人认识这种制服，谁也不会刁难穿这种制服的人，相反，人们还称他为“可怜的人”，甚至不拒绝供他吃喝。大家都知道波兰小官吏是靠偷窃为生的。在旅途中，可怜的官吏能偷到些什么呢？

比鲍克必须偷偷地潜入廖切。可是不能胡乱地闯进城去：库鲁茨在廖切主宰一切，说不定突然冒出一个库鲁茨熟人来。再说，廖切人在城里向比鲍克购买格奥尔格伊的文件，有利于他们向他讨价还价：你不乖乖地交出文件，他们就诉诸武力，把它抢走——人们现在并不太讲究礼节。

因此，他决不能到廖切去。那么究竟该到哪儿去呢？在帕尔·格奥尔格伊掌权的地方栖身，更加危险。当然，那儿的地域比廖切宽广。

比鲍克决定选择座落在城郊公园里的那家酒馆。克列别曾经对他说起过，这家酒馆今年由一个名叫彼得·卡拉西的人经营，他是卡沙的肉商，去年承租了肯杰利在格奥尔格奥的旅馆，后来被一个斯洛伐克人从那儿给排挤走了，因为那个斯洛伐克人愿意向肯杰利交付更高的租金。“上校”就打算到这个卡拉西那儿去。他决定：“我在他那儿落脚，一直住到把自己的事情办完。酒馆老板的二楼有几个小房间。等我和卡拉西搞熟后，就聊聊格奥尔格奥村里人的情况。我好久没有听到有关父亲和自己的妻子的消息了。”

比鲍克考虑好一切细节，就动身到那家酒馆去了，而且一切都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他是清晨，即拂晓时分到达卡拉西先生那儿的，要求租一个房间给他。

酒馆主人是一个胖得象小圆面包似的匈牙利人，留着雄赳赳地鬈曲的小胡子，正在全神贯注地观赏日出，并且连连地打呵欠，嘴巴张得很大，仿佛想把太阳一口吞下去。

“早晨好！”

“您也早晨好，”卡拉西纯粹机械式地嘟哝说，接着又问道：“您有何贵干？”

“要一个房间。”

“要一个房间？”酒馆主人惊奇地问。“您干吗要房间？”

“我想歇歇脚——困了。”

卡拉西先生心存疑虑，没有作声，皱了皱浓黑的眉毛，眼光指着公园里的长凳。

“不过，我想睡一会儿。”

酒馆主人举起挂着长烟袋的烟斗，指了指几棵橡树树荫下面一块淡绿色的小草地，那儿新鲜的干草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即使国王也不会拒绝躺在这一堆松软的干草上小睡片刻。

“我想睡床铺。”

“哼……”卡拉西表示不满。“您是糖做的吗？”

“我走了整整一宿。”

卡拉西先生从头到脚把来人打量了一番，由于时势严峻，他决定盘问他一番。

“您是什么人，先生？”

“波兰人。”

“只讲这么一点？”

“暂时只讲这一点。”

“您为什么不到城里去？”

“不想去。”

“为什么不想去？”

“这与您无关。”

“说得对，”卡拉西说，但他那严肃的神情变得温和些了。“您要长期借用房间吗？”

“借用两、三天。”

“您难道打算在这儿呆这么久吗？”

“是的。”

“您在这儿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是的。”

“在我这儿？”

“正是。”

“您究竟想干什么？”

“碰碰运气。”

“这么说，先生，我这儿没有您要的房间。很抱歉。不过，您不嫌弃的话，我请您共用早餐。喂，埃瓦，煮一点‘杰米卡特’汤。”他对穿堂里的一个人喊道。

比鲍克不满意地搔搔后脑勺。但他有什么办法呢？无论如何，吃早饭是必要的。他早已饥肠辘辘，看来比疲劳更难以忍受；听说有汤喝，他兴奋得象一匹饿马那样，看到干草就迫不及待地嘶叫起来。

那个人在穿堂里忙乱起来，作为对主人喊话的回答。过了一会儿，酒馆主人进屋去了，但很快就抱着一个小男孩回来。

“我的厨娘在睡觉，所有的佣人都还没有起身，”卡拉西解释道。“他们昨天很晚才躺下。一群库鲁茨军官在这儿举行酒宴，庆祝彼得和巴维尔过生日。眼下，妻子在煮汤，我就当保姆。”

“这是您最小的孩子吗？”比鲍克问。

“只有一个。没有了。”

“也好嘛，愿上帝保佑他好好长大。不过，您的孩子为什么这样瘦弱？”

“我正在为这而犯愁呢！眼看着小家伙越来越虚弱，知道他在生病。他总是愁眉苦脸的。显然是有恶人用毒眼把他给看坏了。”

“您没给他治病吗？”

“怎么没治过？烟熏，念咒。我用两匹马都来不及把各式各样的女巫医接来送去，请她们从谢佩什边疆区各地到这儿来给他治病。”

“那么，请您把小宝贝递给我，主人。”

比鲍克双手接过了小男孩，把耳朵贴在他胸口，又看了看舌苔，按了按脉。

“他什么病也没有。身体健壮得象一颗小核桃。”比鲍克经过诊断后煞有介事地说。

“喔，是您说得好！不过，总有什么原因吧？”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原因是有的，但不在孩子身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我们闻天竺葵花，突然感到，花朵散发出椿象的臭味。这就是说原因不在于花朵本身，而在于这些树林里的臭虫，因为它们在花朵上爬过！”

“说得对，”卡拉西表示同意。他发现自己在和一位聪明人打交道，就不怕麻烦地到地窖里去给他拿了一瓶陈年的好酒来。与此同时，比鲍克也已经把孩子逗笑了，因为他把两只小金虫套在玩具大车上；孩子活跃了，脸上甚至泛出了淡淡的红晕。（他的父亲怎么会知道，客人轻轻地拍了拍孩子的脸颊！）

“您再瞧瞧您的儿子。只要他到了我的手里……的确出现了

真正的奇迹：瘦弱的小家伙对玩具鼓掌欢迎。”

“让我自己来！”他用微弱的嗓音尖声说，并伸手想要“套好的大车”。

这时候，“杰米卡特”汤煮好了，这是谢佩什省牧羊人有名的汤，以绵羊奶干酪为调料。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把汤放在桌上，她脸色苍白，两腮塌陷，胸部内凹。除了热气腾腾的汤之外，她还拿来一块冷的烤羊肉，作为第二道菜，接着她抱起孩子走了。比鲍克喝了第一杯酒，就殷勤地问道：

“是孩子的母亲吗？”

卡拉西点点头。

“这么说，孩子和她一起睡吗？”

“是的，和她一起睡。”

“问题就在这里！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您的夫人身体不大好。孩子完全应该单独睡，或者跟一个健康的女佣人一起睡。孩子身体里的力气是大人传给他的，皮肤的颜色也是这样。野兔子的颜色和它睡的土地一模一样，青蛙的颜色绿得象青草。您看看那些卖肉的，他们都象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个个都长得大腹便便，满脸红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切肉的时候，吸取健康的鲜肉气味。”

最后这个论点使卡拉西彻底信服了。

“对的就是对的！”他表示同意，并向比鲍克伸出手去。“说实话，您使我开了窍。内人确实有病。可是，她当姑娘的时候别提有多漂亮了！”酒馆主人甚至咂了一下嘴。“可现在不断地咳嗽。那好吧，我们试试看。我们有一个女佣人。她是克什马尔克的小姑娘，身体结实，胖乎乎的。脸蛋红彤彤，显得很健康。我让孩子和她一起睡。我还有一个厨娘，长得苗条，匀称，活象一头小山羊。那就让孩子象土耳其王子那样和她俩轮流睡觉吧。”酒馆主人为自己说的笑话而感到很得意，放声大笑。“这个骗子起步得未免早了点，

是吗？我把她俩指给您看，她们马上要起身了。请您看看，哪一个好。噢，我还有什么事情想请教您？您叫什么名字？”

“安塔尔·特罗普斯基。”

“彼得·卡拉西，”主人自我介绍说。于是他们又重新握了握手。“啊哈，想起来了。请问，您夜里打呼噜吗？请说实话。”

“不打呼噜。”

“咳嗽吗？”

“不咳嗽。”

“是吗？”

“我说了：不打呼噜，不咳嗽。”

“那我们走吧，我马上给您看您的房间。”

“我没想到您，卡拉西先生，是个非常爱开玩笑的人，”比鲍克兴高采烈地笑着说。“我还真以为您没有空房间呢。”

“本来确实没有空房间。确切地说，按规定这个房间不能借给别人。但是您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我心里产生了一丝希望！我看到孩子在笑，所以我现在什么都舍得给您，即使最后一件衫衣，我也会从身上扒下来给您。您住下吧，特罗普斯基，请您进屋，美美地睡个好觉……”

酒馆的二楼中央是阁楼，只有两个房间，从靠在后墙上的一只很陡的楼梯上下。倘若酒馆老板家里人口众多，这两个房间通常是自己用的，可是警察局的档案里却有材料说明，这些房间有时候派什么用场，难怪有个爱搬弄是非的老太婆经常气忿地向正经人唠叨说，廖切市的一些相互眷恋的男女居民在这儿幽会。许多风流韵事的情丝都延伸到这两个房间。市议院几乎已经作出决定要拆毁阁楼，而且多半将付诸实施，幸亏老莫斯捷利说一句绝妙的话才使酒馆楼上的房间免遭于难，他说：“那就下令顺便将城里所有的褥子和枕头都烧掉，因为这些东西是淫欲的主要帮凶。”此后，市

议院认为，只需在与承租的酒馆主人签订合同时，增加一条条文，禁止“肆无忌惮地滥用楼上的房间”。

莫斯捷利老头儿的看法是否正确，只有上帝知道。须知，无论伪善这辆沉重的大马车在爱情的道路上碾压出多少车辙和坑洼，爱情总是能给自己找到途径的。即使毁掉了爱神的殿堂，爱神也还是赶不走的。但是，对午饭后到公园里来游玩的少女来说，上述阁楼绝对不会成为品行端正的象征，这是确凿无疑的。关于阁楼的传闻，淘气的女孩子听得很多，因为她们听到了家里人的议论。这些调皮鬼具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她们对任何神秘的东西都颇感兴趣，使她们好奇的是，通向这两个房间的楼梯建造在屋子后面，在公园荒芜偏僻的地方，那儿茂密的灌木林长得宛如热带的丛林。纵横交错的树冠仿佛在低声说：“嘘，轻点！踮起脚来走路！”遮着窗帘的几扇窗户狡诈而无耻地望着公园的正面，屋子周围的紫藤盛开着紫色的花朵，它们贴着墙壁向上攀登，都朝窗户的方向伸展，并散发出一种撩拨情丝、令人陶醉的芳香。

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愚蠢的遐想？

比鲍克上了阁楼，走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没解衣服也没脱鞋，倒头就在床上美美地睡了个够。他醒来时已经正午了。公园的各条林荫小道杳无人影，通常到傍晚时分那儿才活跃起来。比鲍克在公园里溜达了很长时间，并认真考虑了用什么办法通知克列别先生。这个投机家最终决定找一个在附近地里干活的老实巴结的老太婆去实现目的。即使魔鬼，也总是派老太婆到那些由于某种缘故而自己不敢去闯的地方去。

比鲍克很快就找到了一个老太婆（世界上有各种[illegible]，这样的“中间人”始终有的是），她在田野里采集草药和制作“迷魂药”用的药草。老太婆为了得到几个小银币，动身去寻找她本人认识的克列别先生，转告他，让他晚上到市公园去，那儿有一位专程从别拉

前来聆听廖切钟声的好朋友在等他。

“不错，钟声很好听！”老太婆说。她用尊敬的目光看了看这个怀着善良愿望、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人。

比鲍克的话显然对她产生了深刻印象，可以肯定，她将逢人便说她遇见了一个何等虔诚的人：看来，人世间笃信宗教的人还没有绝迹。比鲍克有点心虚，立即补充说，他是别拉的铸钟匠，有人为维也纳的圣斯捷凡大教堂定制了一口大钟，钟的声音要和廖切的钟完全一样，所以他跑到这儿来听钟声。可是，比鲍克说了这番鬼话之后，又怕自己的解释过于复杂，把可怜的老太婆完全搞胡涂了，因而不能正确转达他的委托。他们彼此约定，老太婆和克列别谈完话再到这儿来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他，并得到比鲍克事先讲定的另一半赏钱。

这个约定可以说相当聪明，更何况比鲍克没钱给送消息的老太婆。他已经在担心今天的午饭在哪儿吃。酒馆老板决不会怀疑房客居然身无分文。不错，城市周围散布着众多的小房子，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袅袅上升（烟囱在当时还是罕见的怪物），可是这些农舍大部分属于富裕市民的仆从们所有，怀里无钱根本不必闯进去。但这一切并未使比鲍克感到很棘手。他对诸如此类的麻烦事已经习以为常了，就象森林里的野兽习惯于挨饿一样。居住在森林里的野兽，无论老虎、狼还是鹿，决不会雇用厨师，而是碰到什么吃什么。至于家畜，牲口槽里总是装满它吃的饲料，压根儿就不知道觅食吃的生活甚至更为甜美……

在返回酒馆的路上，比鲍克发现了一只刺猬。瞧，一跳一蹦的家伙送午饭来了！小刺猬是送给病病歪歪的孩子的一份不错的礼物。这个可怜的孩子又会高兴得笑逐颜开了。而主人厨房里的所有大小锅子也都将由于孩子的笑声而欢快地放声歌唱，嗞嗞作响！

于是比鲍克微笑着躬下身子说：

“喂，刺人的家伙，爬出来。”他把刺猬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比鲍克天生具有猜测别人心理状态的卓越才能，所以他的判断非常准确：小刺猬帮他获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病恹恹的孩子被这只好玩的小动物逗乐了，当比鲍克问卡拉西先生，他能否为自己定一份午饭时，这位豁达大度的父亲回答说，酒馆并不为客人准备午餐，因为客人们总是傍晚时分才到这儿来吃晚饭，不过他很乐意请比鲍克吃一顿家常便饭，除了摆在桌子上的食物，身材瘦削、动作敏捷的女主人又仓促地用腰子和油煎脑子做了一道美味的菜肴。

席间，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比鲍克好奇地打听有什么新闻，为什么廖切市里大家都穿黑衣服，库鲁茨军官们表现如何，在城外做买卖，生意兴隆吗？

“您以前在格奥尔格奥住过，卡拉西先生，是吗？”

主人对有的问题回答得很简短，对有的问题回答得比较详细，这要看问题是否使他本人感兴趣。总之，他说话小心谨慎，含糊其辞。一涉及到格奥尔格奥，卡拉西就缄口不言了。

“您从前向肯杰利租过一家旅馆？”

“嗯。”

“我听说那时候您的买卖非常兴隆。”

“哪里啊！”

“格奥尔格伊这个人怎么样？”

卡拉西在椅子上局促不安了。

“难道您以前经常到格奥尔格奥去？”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

“没有。我从未去过那儿。不过，我从前有一个朋友，和我在一个团里的。他是那儿人。是他向我谈起过格奥尔格奥的。”

“是吗？他是什么人？”

“他的名字叫日加·比鲍克，”客人继续说。“他现在可能还住在那儿吧？”

“不在了，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他是个无可救药的坏蛋，如果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人的话。”

“这就奇怪了，”客人把脸一沉说。“大家都认为我说的那个人挺不错嘛。”

“这个家伙从家里逃跑了，”主人冷冷地脱口而出。

“在等他回家吗？大家都望穿了双眼，是吗？”客人用了一句俗语。

“等是等的，不过不是人在等他，而是一群乌鸦在等他回去！”卡拉西补充了一句。

“为什么是乌鸦呢？”

“他对乌鸦最有好处。”

“怎么会呢？”

“因为，假如他回家，必然要送他上绞架。”

比鲍克硬着头皮听完了如此愉快的预言。可是他的脸色微微有点苍白。

“这么说，他杀人了吗？也许，他藐视上帝的祝福仪式？”他费了好大劲儿才挤出了这几句话，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

“恰恰相反，这个坏蛋不断地举行祝福仪式，乃至搞得太多了。他什么都嫌少。”主人挖苦道。

“我不明白您的话，卡拉西先生。”

“这个坏蛋结了两次婚。要知道，人间的婚姻是以上帝的名义为之祝福的，因此他过多地享用了上帝的恩赐。第一个老婆还没有死，他就和第二个老婆结婚。结果她俩突然在一起出现了。”

"这不可能!"他嗫嚅地说。但他发现卡拉西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就强作镇静地补充说:"我真没想到这个婆娘,简直……我的朋友日加会这么干。嘿!"

"现在他完蛋了!"卡拉西说。为了形象化地说明问题,他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脖子,意思是说等待比鲍克的是这个下场。"副省长已经答应在随便哪一棵白杨树上把您的日加吊死。"

"胡闹!"比鲍克喃喃地说。他拿起放在他面前的绿色酒杯,贪婪地呷了一大口,可现在连美酒也不合他的口味了。他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对的就是对的,"主人随声附和道。"嘿,吊死他,然而其后果是什么呢?法律不但没有帮助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反而给她们增加痛苦!原先她们总算还有丈夫,尽管两个人只有一个丈夫,可一旦法律出面伸张正义,她们就谁也没有丈夫了。本来只有一个人没有丈夫,结果却变成两个寡妇!……"

主人的这番话使客人大为震惊,但主人并不想使客人扫兴,因而急忙转换了话题。然而比鲍克的心情却始终好不起来。他抱怨头痛,回自己的房间去了。酒馆老板当着妻子的面对他大加赞扬说:"这个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我干吗要对他说日加·比鲍克将来的遭遇呢?我平白无故地使我们的客人伤心了,原来他年轻时候是这个骗子手的朋友。"

傍晚以前,比鲍克始终没有离开过房间,但他并未灰心丧气。象他这种人,遭受了任何沉重的打击后很快就会恢复元气的。

"我凭什么要害怕?"他想。"在这儿,格奥尔格伊无论如何不可能抓住我,他手太短,够不着,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当然,要小心谨慎,这并非多此一举。倘若别人发现了我,事情就不太妙。那就不能呆在这儿了,即使是呆在卡拉西身边。"

房间里异常闷热,夏日的骄阳居然透过下垂的百叶窗晒得很

厉害。比鲍克连一会儿也睡不着，将近傍晚时分，酒馆里掀起的喧嚣声、盘子的撞击声和响亮的歌声使他无法聚精会神地制订行动计划。

主人不时地从仓库里拖出备用的桌椅来，摆在酒馆门前，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半圆形。主人本人和他的仆人们在桌子之间挤来挤去，分送酒和饮料，虽然都穿着一件单衬衫，却跑得满头大汗。两个女佣人在端送肉排，肉排散发出一股诱人的大蒜香味，向四周飘逸，渗入楼上比鲍克住的卧室。他偶尔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向下面形形色色的人们张望。身材高大的萨克森市民团团围住了九柱戏的场地，在震耳欲聋的“乌拉”的欢呼声中将球扔出去，力图击倒更多的球柱，瞧，有人走运了：这个幸运儿一下子撞倒了所有的九根球柱，高兴得吩咐抬一桶酒来，由他付账。周围看热闹的人欣喜若狂，大声嚎叫，立即动手打开酒桶。勇壮威武的库鲁茨们用大的高脚酒杯喝着各种各样的美酒。就连安德拉希将军也在一大群高级军官的簇拥下亲自光临酒馆，比鲍克立即就认出了他。将军豪饮之后脸庞红得象大红布。酒馆门外的酒宴构成了一种欢乐而热闹的场面。长桌子周围坐着一群人，他们人数较多，谈话声和祝酒声接连不断，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些好高谈阔论的军官从前是县里的法官，不久前才脱掉法官的长袍，换上库鲁茨的制服。在他们的前面一点儿，在几座鲜花盛开的花坛附近，聚集着赞赏地围观的男女观众：穿着黑色丧服的夫人、小姐以及她们的伴娘，调皮捣蛋的帮工，吝啬成性的廖切绅士，他们分斤掰两，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所以从未品尝过酒馆里的菜肴（“所有这些东西在家里吃要便宜得多”），他们到大自然的怀抱（这是他们对城外公园的称呼）里来，纯粹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

看来，卡拉西先生在这儿找到了金矿脉。他的酒馆正处于鼎盛时期。每天晚上全城的人都到公园里来。廖切人掀起了一股真正

的狂热：所有市民都涌向公园，正如花匠塔马什·穆利增格尔有一次所预言的那样，大家都在这儿度过傍晚。市议院责怪他在公园所有的花坛里种的都是一些普通植物——薄荷、迷迭香和锦葵，建议他“为了吸引游客”而在公园里种上奇花异草，甚至还拨款四十福林，用作专程到霍蒙纳和捷列别什，或者到荷兰（如果钱够的话）去购买开花的球茎的费用，而那个老花匠只是摇了摇头，直到临终时才预言道：“这都是白搭！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来的。只要等到公园里匈牙利骠骑兵开花的那一天。”

当时，市民们觉得穆利增格尔的预言简直是热昏的胡话，可是它却突然应验了。

去世的穆利增格尔是个聪明人！

廖切人特别欢迎库鲁茨军官，因为库鲁茨为自由而战，而自由这个概念也包括了宗教信仰自由，为此，廖切的萨克森人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军官们的到来使女人们眉飞色舞，因为军官们穿着漂亮，女人们却早已由于悲惨的“克拉姆列尔-格奥尔格伊事件”使她们失去了昔日的美丽和鲜艳的色彩而感到极为苦闷。她们厌恶黑颜色，服丧使她们心如死灰，当她们看到蓝色的骠骑兵短上衣、红色的长裤和黄色的长筒皮靴时，心里感到高兴，这难道还值得奇怪吗？

确实，武夫们象当时所有的男人一样，好饮酒，但在女人们眼里，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尊严。在这些年连续不断的征战中，谁也不可能幻想有手艺高超的厨师，只有酒，这种生长在山上的葡萄产生的汁水才勉强支撑着人们的心灵。就匈牙利人而言，山地是他们生命的象征。它给匈牙利人提供酒和铁。生产酒和铁的山地是为人服务的。草地和盆地是为牲畜效劳的。应该承认，那个时代的伟人都喜欢饮酒。例如，传说伊姆雷·特克利每逢什么节日都要一个人喝掉一桶酒。米哈伊·阿帕菲亦以善饮闻名，他午饭

后签署的一切命令才被认为有效。埃斯捷尔哈齐大公的卧榻旁每夜要放一大杯酒。安德拉希将军经常把最著名的酒徒召集到他那儿去，举行饮酒比赛，谁喝得比别人多，谁就获胜。“贪杯时代”的情形就是这样，这是所有时代中最长久的一个时代，因为他持续了几百年之久。世上的一切都象干草那样燃烧得很快并消失得无影无踪，唯有对酒的嗜好却经久不衰，令人惊讶。诗人和游唱歌手在诗歌中歌颂美酒。人们用酒来治疗一切病痛：重病用托考伊酒，小病用不太著名的山地出产的酒。（杀鸡焉用牛刀！）英雄们在战斗之前要喝酒，战斗之后还得喝酒。（谁身边带着酒壶，谁在决战中就力量倍增！）在这个漫长的时代里，匈牙利酒类的家谱树长得枝繁叶茂，欣欣向荣。出现了品种繁多的酒类，它们并非产地不同，而是各具特色，这是非常讲究口味的民族风格所形成的：有“城堡酒”（粉红色的），“宅院酒”（供仆人饮用），“佃户酒”（佃户用这种酒向地主交纳实物地租），“牧师酒”，“德国酒”（酸的），“餐后酒”（甜的），“百人长酒”，“酸酒”（变酸了的），“土耳其酒”（浓的），“阿苏酒”，“特等烈酒”，“丁香酒”，“褐色酒”等等。不言而喻，酒的家族如此兴旺发达，需要有饮酒的新借口，然而这类借口却从未显得不够用。与此相适应的是，促使人们喝酒的祝酒词、俏皮话和俗语的数量大为增加，除了单纯地为健康干杯之外，又增加了“为相逢”干杯，“为伙伴”干杯，“为友谊”干杯，还有什么“葬礼酒”，“饯别酒”，“罚酒”，“酬劳酒”。一切都构思得非常巧妙，其目的是使人们不至于浅尝辄止，而是毫无顾忌地喝个痛快。

比鲍克本身就是一个酒鬼，因而垂涎欲滴地望着下面那群正在欢宴的武夫。他们每干一次杯，眼睛就变得更小，而对生活的渴望则越益强烈，所谓的amabilis confusio① 状态就越益加剧；骠

① 拉丁语，愉快的朦胧。——俄译者注

骑兵们喧闹，跳跃，喊叫，挥舞手臂，站立不稳。“哎，假如现在和他们在一起，那该多好！这才是真正的生活！”比鲍克这样想。

虽然比鲍克并不过于指望当天就能见到克列别，但仍然决定到楼下的公园里去，到通向城市的半道上去迎接他，或者在公园的某个偏僻角落里等他。比鲍克往前额拉了拉帽子，下了楼梯，发现楼梯的最后一级台阶上坐着一个小保姆，正在用德语给小卡拉西讲述诗体的童话。小刺猬也在那儿，那个小男孩边听童话故事，边用柳树的细枝条逗弄刺猬。

Es war einmal eine Henne und ein Hahn
Fängt mein Märchen an;
Dann war eine Kuh und ein Kalb
Ist mein Märchen halb;
Es war einmal eine Katz und eine Maus
Ist mein Märchen aus.①

小保姆是个面貌可爱的小姑娘，脸蛋长得不太端正，然而却令人喜爱：小小的鼻子向上翘，两道眉毛连结在一起，一双野山羊似的眼睛露出惊恐胆怯的神色，额头高耸，稀稀拉拉的短发白得象亚麻。

比鲍克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和她那甜美的嗓音。她说话带有波兰口音，所以他用波兰语问她：

---

① 德语：从前有一只母鸡和一只公鸡，
这是您的童话故事的开场白，
可还有一头母牛和一头公牛，
您的童话故事已经讲了一半，
再有一只母猫和一只小老鼠——
童话故事到这里全部讲完了。——俄译者注

"你为什么不用匈牙利语给小卡拉西克① 讲故事?"

"我不会讲匈牙利话,"小保姆回答说。她用天真无邪的目光看了一眼从楼梯上下来的身材魁梧的汉子,白天她在主人的餐桌旁已经见到过这个人了。

"你从哪儿来,小甲虫?"

"从格奥尔格奥,"小姑娘回答说,她被"小甲虫"这个称呼逗乐了。

"从格奥尔格奥来?"比鲍克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大声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日格蒙德·比鲍克,"小姑娘神情忧郁地回答说。

比鲍克的心窝里仿佛被人击了一拳,他脚步踉跄,勉强走下了陡楼梯。"走,快离开这里,"他心里寻思,"不然的话,我要心酸的。假如我再看一眼这个可怜的孩子,只有上帝知道其后果将……"

他喉咙哽塞,呼吸困难,热血涌上了太阳穴,脑袋嗡嗡作响,腰酸背痛,难以忍受。如今他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小姑娘是他的女儿,他的第二个妻子亚勃隆斯卡娅把她从克拉科夫带到了那儿。比鲍克抛弃了这个妻子之后不久,就听说她生了双胞胎,可是从未有闲暇去看孩子们一眼。现在他不用打听就猜得出很多情况:母亲把一个小女孩送去当保姆,这意味着她在受穷。想到这里,比鲍克居然郁郁不欢,异常苦恼。他可并不是个毫无人性的恶棍!他沮丧地耷拉着脑袋,步履蹒跚地在公园偏僻的小径之间转悠。就力量而言,父爱可以和太阳相媲美,太阳温暖的光辉甚至可以使峭壁上长出绿色的小草来。因而比鲍克开始盘算:假如把文件卖给廖切人,得了很多钱,将怎么处置?他是否应该把大部分钱用在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身上?这个想法使他那死而复苏的良心渐渐安宁

① 卡拉西的爱称。——译者注

了。

铺着砂砾的小路两旁放着许多张木头长凳，供走累的游人们休憩，只有在亭亭如华盖的大菩提树、七叶树和悬铃木下面，才建造了一些石凳子，凳子上镌刻着各式各样德文的题词，每个题词多少具有一点幽默感、小聪明或有趣的构思。某些石头长凳变得很有名气。例如，湖边有一只“学生凳”，它的题词是：“小朋友，在这儿打开你的书本，尽快把课文记熟。”“老人凳”上镌刻的是：“尊敬的老人，您路上辛苦了！请您在这里坐一会儿，歇息脚。倘若你的钱多，就遗赠给廖切市吧。”（毫不掩饰的暗示！）这儿还有“情人凳”，它的题词警诫说：“亲爱的上帝将洞察一切，亲爱的妈妈会了解一切。”

比鲍克在面朝城市方向的那个公园入口处附近找了一张凳子坐下，那儿有一棵老菩提树，枝条垂到了地面，挡住了别人的视线，而他本人却看得清每一个进公园来的人，因而在大门口就可以毫不费劲地抓住克列别先生。在这张“市民凳”上也刻着格言：“站比走好，坐比站好。”但是，这种卖弄聪明的愚蠢做法丝毫不能引起比鲍克的兴趣，何况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这些东西习以为常了。比鲍克静静地坐着，等待太阳落山（克列别未必会在太阳落山之前到来），并在脑海中一个劲儿地回忆自己女儿那迷人的小脸蛋（确实很遗憾，他居然没想到问问她的名字）。然而，每当女儿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他想追忆她的某一个小小的特征时，形象就消失，象肥皂泡那样融化在空气中了。

可是，他孤零零地独坐的时间并不长久：过了一会儿，一个饶舌的老头儿坐到他身边，并立即试图和他攀谈。老头儿一分钟也闲不住，滔滔不绝地东拉西扯，尽讲一些荒诞无稽、矛盾百出的胡话：“如今的夏天真好，天气经常变化：雨下得可真是太多了。下啊，下啊，流啊，流啊，打湿了地皮。倒霉的士兵们在野营里可遭罪了。

人毕竟不是黄鼠！是吗？可土地仍然是干的。昨天我想在自己的院子里竖一根桩子……您听我说，我在康恰尔大街有一幢挺好的小房子，您猜怎么着——下面的土硬得象锻打过的铁块。总的来说，还是干旱！”

此时，公园里突然出现了骚动，人们慌慌张张地奔跑起来，急匆匆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朝比鲍克坐的地方跑来。过了片刻，骚动的原因才弄明白了：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带着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正朝公园走来，她们的到来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大家都想欣赏一下撒旦花园里的奇花异葩。见到这些千娇百媚的少女，即使耄耋之年的老人，也会心跳加速，为之动心的。

“先生，您肯定不是本地人？”

“不是本地人。”

“我看得出来，因为您没穿黑衣服。上帝通过愚蠢透顶的市议院惩罚我们。可正因为如此，先生，您马上能看到美好的景象，您仿佛置身于天堂里！”

传来一阵浆得硬撅撅的裙子的簌簌声，这声音很象一群飞鸟的翅膀发出来的。四周飘逸着天竺葵的芳香，吹来一阵清新的晚风，古老的菩提树的叶子仿佛在喃喃细语，接着是一片异乎寻常的、庄严肃穆的寂静，只有砂砾在十五双纤细的皮鞋底下面咯吱作响，就连这种响声也象音乐那样优美。

当然，实际上这儿并不宁静，因为酒馆那儿传来的喧闹声早已变成杂乱无章、令人厌恶的大吵大闹声；这儿也没有天竺葵的芳香，因为周围的白蜡树上布满了金黄带草绿色的椭圆形小甲虫，向四周散发着恶臭。总而言之，一切依然如故，所不同的是，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的一群女学生出现在公园里，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游客们兴高采烈，为之陶醉了。人们在陶醉时，往往用另外一副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因而他们产生了种种错觉。

坐在身旁的老头儿朝比鲍克使了一个狡黠的眼色。在各种形式的自豪感中，地方主义是最强烈的一种自豪感。

“喂，您要说什么？是美女吧？啊？这样的美女只有在廖切才能见到！但可惜，我和您都不中用了。我们的时代过去了。啊？”

总而言之，一队绰约多姿的小姐在林荫道上行进。场面既诱人又壮观。她们象一群仙女在花园里飘荡。啊，能令人如此神魂颠倒，决非儿戏，尽管漂亮的姑娘在匈牙利并不罕见！但是，当你见到一位美女时，情况和现在大不相同。欣赏一匹漂亮的马是一回事，在车马仆从如云的行列中见到漂亮的四套马又是另一回事。而更令人神往的是发现一群好马！你简直会发疯的！

假如这群少女并非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丧服，象去送殡似的话，那么整个场面将是极其明朗而欢快的。可眼下观众的一切感受都被忧郁排斥得无影无踪了。即使人的感情也是在相互斗争的，彼此力图压倒对方。

“美极了！”比鲍克象有要事在身的人那样漫不经心地喃喃说。

他确实有要事在身：他正在想象用闪电般的速度给小保姆穿上华丽的镶嵌花边的黑色连衣裙，当这些名门望族的阔小姐三三两两地手挽手走过他面前时，他就将她们与酒馆里的那个小姑娘，即自己的女儿作比较。啊，真是奇迹！每次他女儿都比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漂亮。

那个多嘴多舌的老头儿突然指着一个面貌秀丽、体态优雅的姑娘说：

“克拉拉·勃洛姆过来了！最有钱的未婚妻！家赀巨万！”

比鲍克从头到脚迅速地打量了她一眼。

“我敢发誓，我的女儿长得比这个女富翁克拉拉更漂亮，否则，就罚我陷进这儿的地底里去，”他心里这么想，可嘴里却迫不及待

地问：

“肯杰利的女儿在哪儿？”

“嗯，她早就出嫁了，”消息灵通的老头儿回答说。

比鲍克感到沮丧：她出嫁了，等不到他拿她来和自己的女儿比较了！突然，他闪到一旁，惊奇得张大嘴巴：这群少女中最漂亮的一个姑娘从他身旁走过，姑娘边走边和一个雄赳赳的骠骑兵中尉交谈。（啊，你倒霉了，小保姆！）姑娘的个子几乎和军官一般高，亭亭玉立，体态匀称，好象森林中的扁角鹿，身段柔软而轻盈，又好象一只蜥蜴，容光焕发的小脸蛋晶莹而秀丽，宛如一朵清晨刚刚开放的玫瑰花。不，这不是一位姑娘，而是魅力的化身！

“哎呀，喔唷，喔唷！”比鲍克只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声。他的声音里既有绝望又有恭维。

“她叫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比鲍克的谈伴饶舌地解释道。“挺不错的一只小雌猫，是吗？”

比鲍克瞥了一眼那个陪伴姑娘的军官，立即就认出了他。

“她身边的那个人是她的未婚夫吗？”他问老头儿。

“我看不象是未婚夫。多半是个爱慕者。他并不是正经八百地在追求她，而是可以说在学习追逐少女的手段。他是格奥尔格伊家族中的一员。不过，和那些使我们遭受巨大痛苦的人并不是一家子。他的父亲是个老实人。儿子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大家都夸奖他。他长得不丑。但是，如花似玉的美女罗扎，他可配不上。人们议论说，她的丈夫必定是我们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有趣的是，正是这个格奥尔格伊在决斗中砍掉了法勃里齐乌斯的一只耳朵，可现在两个人又围着同一个姑娘纠缠不休。”

“依我看，你们廖切人都很喜欢法勃里齐乌斯。”

“他是我们的骄傲，先生！”

“你们对他有什么期望吗？”

“期望多着呢！他是个异常能干的青年。他具有一个好人应有的一切品质：力量、性格、学问。”

“可毕竟缺少一只耳朵啊，”比鲍克笑了笑说。人们把法勃里齐乌斯捧上了天，这使比鲍克很不自在。

“这不是坏事，大家都喜欢他的原因也就在于这一点。我们廖切人之所以选举法勃里齐乌斯当市议员，是因为这个缺少一只耳朵的青年人比很多长着两只耳朵在走路的人更加痛恨格奥尔格伊。”

比鲍克鄙夷地冷笑了一下。

“够了，先生们，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你们根本不打算向格奥尔格伊报仇。你们只会大声嚷嚷，可一件实事也不干。况且，你们什么也不会干。坐着干等他年老体衰，寿终正寝，然后就振振有词地向所有的人宣称：‘上帝是我们的后盾！你们瞧，他摧毁了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老头儿还想说些什么进行辩解，然而正在此时，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的一群女学生又出现在对面那条小路的拐角处，她们已经走完了那条最长的林荫小道，小道环绕着池塘，两旁盛开着艳丽的花朵：阿尔卑斯山的紫罗兰、石竹、重瓣的罂粟花，以及著名的杜鹃花和郁金香，那是不知何时被人从利帕伊的主教的那座种满奇花异草的花园里运来的。

看来，姑娘们对花坛还没有欣赏够，再一次走上了环形的林荫道，现在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也加入了她们的行列，他和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并肩走着。老头儿远远地看见了他，所以没有回答比鲍克的责难，而是轻声轻气、意味深长地警告说：

“嘘！他来了。”

比鲍克回头一看，也看见了……克列别先生，他正急匆匆地从另一个方向朝比鲍克跑来。克列别的到来使比鲍克大吃一惊，但

他仍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唠叨不休的老头儿，心里暗暗佩服他目光锐利，嘴里却敷衍了事地问道：

“您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他的！”无所不知的老头儿解释说。

也算比鲍克走运，此刻那群姑娘正好都从树木中间飘然而出，现在他也看见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和她的两个男伴在并肩行走：右面是久里·格奥尔格伊，左面是浅黄色头发、身材匀称的法勃里齐乌斯，“上校”在别拉市早就认识他了。

比鲍克从凳子上一跃而起，赶紧前去迎接克列别，愉快地拥抱了他。克列别先生对他的拥抱显然很不乐意，何况他穿着一套非常干净的黑西装，而比鲍克衣衫褴褛，龌龊不堪。

“哎哟，您快松手，要勒死我了！您把我所有的骨头都折断了！比鲍克先生，冷静点！您把我身上弄脏了。”

“这是我的伪装，”比鲍克边辩解边松手放掉了克列别。

“您叫我来。我就来了。”

“很高兴见到您。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到田野里去走走。我有很多话要对您说。那儿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谈谈，没有别人。”

他们出了公园，沿着亚诺什·弗兰格尔豌豆田旁边的小道朝着几口池塘的方向走去，这些池塘是市民们用来浸沤大麻用的。

克列别先生首先开口了。

“怎么样？您拿定主意了吗？”

比鲍克沉默了一会儿，仿佛他仍然难以作出决定，叹了一口气说：

“贫穷是万恶的凶手！它促使人们去干种种勾当。心里厌恶，可还是要干！您瞧，我不得不使用某种方式脱掉你们身上的丧服。当然罗，如果你们肯支付足够的钱。”

“那张纸条带来了吗？”

“在这儿!”比鲍克拍了拍自己的胸部。

“可以给我看看吗?”

“可以。”

比鲍克从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折成四方形的黑色油布小包,打开油布,取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纸条。克列别先生把纸条拿在手里反复琢磨,仔细看了看印戳,把文件还给了比鲍克。

“看来,一切都合乎手续。这张纸条您要价多少?”

“四百个金币。”

“您发昏了? 头脑清醒点!”

“副省长的脑袋可不是南瓜,”比鲍克反驳说。“还价不卖。我还没有发疯呢。”

“如今省长们的脑袋跌价了,”克列别说。

“可我们谈论的与其说是省长的脑袋,倒不如说是廖切市的荣誉,”比鲍克争辩说。

“是的,不过四百个金币!……按目前的时势,这么一大笔钱很难弄到。”

比鲍克转动身子,挥舞着双臂说:

“随您的便,但是再要便宜,我就不卖! 决不卖。我不出卖格奥尔格伊。格奥尔格伊对我做了多少好事,总是帮助我,授予我上校军衔。假如您认识这样的人,您会不尊敬他吗? 不,低于四百,我决不卖。您还是同意吧,先生。”

可是,克列别先生并不想同意他的要价,而是高傲地耸耸肩膀。

“我反正无所谓。又不是我掏钱。不过,我劝您稍微让点儿价,否则我的努力将付之东流。既然是为城市的荣誉操劳,那么应该相信事情决不会由于几个金币而告吹! 这一切对我本人没有任何好处。我只有一个愿望——在老克列别百年之后,让善良的人

们在我的葬礼上说：'他是个好老头儿，把廖切市从泥坑里拖出来。这可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是啊，也可能为此而将我葬在大教堂的墙脚边……"说到这儿，克列别先生的眼睛由于自豪而闪闪发光。"虽说这也是一种不太大的好处。不过，说真的，我可不知道市自治局打哪儿去弄这四百个金币，而且还不能公开报销吧？小小的'市母鸡'是很好的产蛋鸡，然而四百个金币，数目相当可观！那好吧，我报告市长，让他们去决定吧。"

他俩坐在池塘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又争论了很久。这时候比鲍克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请求克列别助他一臂之力，借给他三个塔列尔，事成之后归还。他当然向克列别讲述了一段普普通通的鬼话，说什么昨天在勃林尼茨的小酒馆里，他吃饱饭躺着打个盹的时候，钱包给偷走了。

"什么！"克列别勃然大怒。"先生，您囊空如洗，居然还不肯削价！您要了一个荒唐的高价，竟一个子儿都不愿意减掉！啊哈，您啊，是个轻浮之徒！您贪婪到了极点！您为了钱宁愿饿死！你恬不知耻，比鲍克！您站在我面前，口袋里一文不名，居然讨价要一大堆黄金！嘿，不行！幸亏我现在知道了您的底细。我和您现在要重新讨论价钱。您减掉一百个金币，同意吗？"

"不同意。我不是对您说了——我被人偷了。"

"不肯减吗？那好，我也不借给您三个塔列尔。"

"我减！"比鲍克从牙缝里勉强挤出了这句话。

"那就好了！如今我深信事情会成功。"克列别满意地搓着双手，大声说。（他心里却在想，既然他为市金库节省了一百个金币，市政当局当然更有理由将他埋葬在大教堂墙边了。）

其余的条件很快就讲定了。克列别答应，尽管时间已经晚了，他今天还是要立即向市长报告他和比鲍克的会面情况，并请求市长明天就作出最后答复。

“我怎样才能知道结果如何呢？”比鲍克问。

“我到哪儿去找您，给您答复？”

“我在这儿的酒馆里下榻，用的名字是特罗普斯基。住在二楼小房间里。不过请您记住，我叫安塔尔·特罗普斯基！”

和克列别分手之后，比鲍克长时间地责怪自己让掉了一百个金币。克列别这个老家伙正好搞掉了比鲍克打算花在小保姆身上的那笔钱。

比鲍克回到了酒馆，他不想在酒客面前露面，立即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借口身体不舒服，请卡拉西从主人家里吃剩的菜肴中挑选一份适合病人吃的清淡的晚饭给他送来。

没过多久，还是那个小保姆给他送来了晚饭：乳猪头、一盘鹅内脏煮荞麦米饭和用扁平的酒壶装的一壶酒。（“楼下其他的餐具都盛着东西，”小姑娘解释道。）

比鲍克对她态度非常温和，甚至还问了她的姓名。

“嗨，到我这儿来，小米莉。你别害怕！哎哟，你是只惊恐不安的小山羊，我马上把你一口吞进肚子里去！”

他用自己那只血红色的大手理了理小姑娘披在两面鬓角上的鬈发，头发是淡黄色的，象丝一般柔软而光滑。他不断地抚摸她的头，从中体验到一种异样的、甜滋滋的感受。

“你的头发多柔软啊，可爱的小姑娘！你有姐妹吗？”

“有，有一个妹妹。”

“她在哪儿？”

“在格奥尔格奥。”

“也在当佣人吗？”

“不，只有我当佣人。有一位好心的先生收养了她。她日子过得象个女主人。据说这位老爷自己也有一个女儿。将来这位小姐回家的时候，等着她的是一个学会了各种活计的侍女。”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凡达。”

“也长得象你那样漂亮吗？”

“兴许比我俊，因为老爷看了我们两个人的模样，挑中了她。假如我长得漂亮，他就挑我了。”

“那位老爷叫什么名字？”

“帕尔·格奥尔格伊。”

比鲍克不胜惆怅，重又感到问心有愧。不过，内心的痛苦就象打嗝一样，一般不会使他久久不安：只要喝一口酒，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此，比鲍克赶紧把嘴凑到酒壶上。然而他的怒火仍未平息：“多可怕呀！减掉整整一百金币，就为了这区区的三百金币竟出卖自己的恩人！不，请原谅，我宁可饿死！”

比鲍克披头散发，象一头发了狂的野公猪，在房间里窜来窜去，吓得失魂落魄的米莉飞快地溜出了房门。“可是，格奥尔格伊想吊死我！不，反正不应该让掉小保姆的那一份钱！”

直到深夜，比鲍克还是睡不着。最后一批客人也散了（大家必须赶在敲晚钟之前回到家里），而楼上比鲍克沉重的脚步声却仍未止息。

第二天刚过正午，克列别先生就来找比鲍克了。他看见“安塔尔·特罗普斯基”正在院子里一棵野栗树的树荫下面的小桌子旁用午餐，就低声和他交谈起来。卡拉西见到先生们有事要商谈，就没过来打扰他们。

“怎么样，事情成不成？”

“还没有决定。虽说努斯特科尔勃对这件事情很满意。今天午饭前，他又把几位有影响的市议员请到市自治局商量，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们。如此这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老百姓不满意。议员们同意了他的计划。会议当然是秘密举行的，还宣誓要严守

秘密。我当然被他们唤去，和他们一起坐在绿色的桌子旁边。总而言之，大家都赞成买下这份文件。只有法勃里齐乌斯一个人反对。”

“这个乳臭未干的傻小子！”

“如果说有人要搞垮这个计划的话，那就是法勃里齐乌斯。他这么说：这种卑鄙勾当和廖切市的声望不相称。我们市应当报仇，但决不能牵连进这种不体面的事情里。”

“笨蛋！”

“决不能陷入叛卖和告密的泥潭！他说，谁用脏东西玷污了荣誉这件洁白的托加①，谁就会因卑贱而死去，因耻辱而消失。”

“你们不能把他赶出去吗？”

“那怎么行呢！您听我说下去，他讲得多么令人信服！但是，努斯特科尔勃也不甘示弱。这个努斯特科尔勃是个绝顶的聪明人！他这么说：就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而言，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城市，它是由房屋和祖祖辈辈积攒起来的各种各样东西所组成的。假如有人不幸一时间被傲慢冲昏了头脑，他是无权拿这全部财富来冒险的。他说，我完全同意应该尽快报仇，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自己也明白。但我们的任务是，在满足这个极其合法的要求时，尽可能少花代价少冒险。如果有计可施，那就应该使用巧妙的计策。荣誉是个好东西，但城市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市议院并不是为了让它装模作样地假装高尚，他说，并不是为了让它的行动在胜利的钟声中开始，而在丧钟声中结束。还说……当时他不知怎么讲得特别动听……怎么就想不起来了……”

“嘿，让您的努斯特科尔勃见鬼去吧！”比鲍克迫不及待地打断

① 托加：古罗马的男子长外衣，以一块布从左肩搭过，缠在身上。——译者注

了他。“我可不需要他的那些华丽辞藻！您快说，最后怎么决定的？！”

“最后决定，今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市长亲自光临您那儿，假如他认为文件货真价实，就付给您三百个金币。”

比鲍克立刻笑容满面，容光焕发。

“谢谢您的好消息！”他大声说，并扑上去握了握克列别的手。

别提比鲍克是如何心急如焚地等待傍晚来临的。他觉得每个小时似乎从未如此漫长过。为了消磨时间，他无休止地在森林里转悠，考虑各种各样的方案，直到天黑才回到酒馆。卡拉西先生的酒馆里今天依然宾客满座，他们都是从城里到这儿来散心的。

男女主人都忙于张罗酒馆的事务，连小保姆也端着盘子分送饮料。不过，这一次比鲍克可顾不上吃晚饭，他万分激动——明天他口袋里将装着三百个金币。他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躺在铺着两只皮枕头的大长凳上，这种长凳是放在当时陈设简陋的房间里供过路客人使用的。他点燃了烟斗，幻想着未来，津津有味地把一团团烟雾喷向空中。懂行的人说，在黑暗中抽烟斗毫无乐趣可言。他们说错了。就他们而言，这是非常轻率的言论。

诡计多端的比鲍克究竟幻想了多少时间，是长是短，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不过，他突然听见隔壁房间的门口有响声，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接着有人进了房间，在里面来回踱步，发出沉重的脚步声。比鲍克略微有点不安：他可能是谁呢？既然他只听到门上的钥匙声，那就是说，来人是踮着脚无声无息地走上楼梯的！假如这样的话，那么他是出于谨慎小心。很可疑！可别是市长先生暗底里设下了什么狡诈的圈套？譬如说，在隔壁房间里埋伏了随从和警察，等到交接文件的时候，他们根据事先约定的信号，突然冲到这儿来，抓住比鲍克，夺走文件。到时候，向谁去申诉啊！

一个人闲得无聊时，各种杂七杂八的想法就会一齐涌上心头，

特别是陷入幻想之后。时间大概已经晚了，客人们渐渐散去了。当比鲍克向窗外张望时，最后一批客人正从桌子旁站起来，只有卡拉西先生仍然坐在一边清点钱款，把硬币摞成十个一叠，仍然扔进一只专门用来装钱币的篮子里。

窗外是静谧的夜，一个明亮的夏夜，大自然无意将更多的黑颜色投给夏天的夜晚，因而它们是短促的。比鲍克侧耳静听。周围一片寂静。只有青蛙在附近的各个小水潭里咯咯地叫。市长应该光临这儿了。随着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比鲍克感到越来越不自在了。他走到门边，决定稍稍打开一点房门：这样，他可以尽早听到市长的脚步声并打开房门，使努斯特科尔勃先生登上了陡楼梯之后不至于误闯到隔壁房间里去，当然罗，假如他没有搞什么诡计的话。（暂且作这样的假设也并非多此一举！）

但是，比鲍克忘记窗户是敞开着的，所以他刚打开一点房门，房间里就出现了一股强烈的穿堂风，把百叶窗扉吹得乒乓直响，还吹灭了桌子上的脂油蜡烛，冒着烟的灯芯在昏暗中不断地闪烁。比鲍克正准备转身返回房间，心里在抱怨那阵风，因为要重新点燃蜡烛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突然，下面的楼梯上传来女人裙子的悉窣声（大概是小保姆？），接着一个尖细的嗓音打破了寂静：

"当心点，小姐，扶住栏杆，看着自己的脚下！"

"哼，"比鲍克想，"竟然不是小保姆。"

比鲍克在黑暗里看东西决不亚于猫头鹰（他在斯米尔纳的土耳其监狱里坐了半年牢可不是白蹲的），因此他凑在一指宽的门缝上，深信自己会看清楚来人的。然而他眼前所见到的情景却动摇了他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他是在做梦？正在上楼梯的是昨天那个身材苗条的美女，也就是公园里的那个饶舌老头儿把她叫做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的少女。不错，是她！丝毫用不着怀疑！比鲍克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间也能认出她来。亲爱的，你起步未免

早了点儿！你一脸天使般的稚气！啊，女人啊，女人！日加·比鲍克，你做得对！千万不能相信女人，恰恰相反，只要有机会，就应该欺骗她们。喂，你走呀，走呀。（她的两条大腿多纤细啊！）你的情人已经等着你呢！（让他去见鬼，我现在多么想顶替他！）瞧，他象一头饿狮那样在房间里来回奔跑！但愿你在自己的命名日那天死掉！

比鲍克又往下看了一眼，发现姑娘是由一个结实的矮个子陪来的，看样子象个工匠。也许，他正在牙痛。但牙医不会对比鲍克的洞察力感到惊讶，因为伴送者可能不是牙痛，而是耳朵上挨了一枪，比鲍克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定，其依据只有一点：这个陌生人的头上裹着围巾。

"该死的拉皮条的！"比鲍克嘟哝说。"把这个姑娘带到这儿来，你怎么不害臊！"

这一卑鄙勾当居然使他怒不可遏，他痛心地叹了口气，为世道的堕落而哀伤，但也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解的理由，他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门，点起蜡烛。还是让世界去堕落吧，可别坏了他的"小事"。

比鲍克把冒烟的火绒放进一小束事先搓成辫子形的干草里，在空中挥舞了一阵，等干草烧着之后再去点燃灯芯。总而言之，这是一桩挺费事的活儿。他刚点亮蜡烛，楼梯上又响起了脚步声。他跑到房门旁边，把门开大了一点儿，好给客人照亮道路。

上楼梯的是一个身材魁梧、体格强壮、大腹便便的汉子，因而他脚底下那个摇摇晃晃的楼梯发出响亮的"咯吱，咯吱"声。

"可能是市长来了！"比鲍克断言，并迈了一大步，跨出了门坎。

客人走完了最后一级楼梯，不住地喘着粗气。他微微抬了抬头上的帽子说：

"我想见特罗普斯基先生。"

“我就是，”比鲍克自我介绍说。“请您进来。”

客人进了屋，脱掉身上那件长得拖到脚后跟的灰色斗篷。

“我是廖切市的市长。”

“欢迎光临，先生。您请坐。”

“坐了一天坐腻了，”市长回答说，并伸了个懒腰。“而且想尽快结束那件事情。时间晚了。也该睡觉了。”

“别难为主人了，请坐会儿，先生，”“特罗普斯基”再三请求道。“否则您会使别人睡不稳觉的。”

“我来的目的正是要让别人睡不着觉。当然不是您，而是另外一个人。假如事情成功……”

“我希望事情会成功的。我认为，您和我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经过长时间的劝说，努斯特科尔勃终于坐到那条大长凳上。他把滑到肚子前面的放着手枪的枪套向后挪了挪，突然侧耳细听起从隔壁房间里透过墙壁传来的谈话声和脚步声。

“隔壁那间是什么房间？”

“据我所知，也是一间供人住宿的房间，”比鲍克回答说。

“我觉得那儿似乎有人？”

“在幽会，”比鲍克笑了笑说。

市长皱起了眉头。

“不是早已禁止卡拉西这么干了吗？”

“卡拉西先生可没有参加幽会。”

“那么是谁呢？”

“我只看到一个女人，当时她正在上楼。”

“太可恶了！”市长火冒三丈。“决不能容忍！”

“Juventus ventus①，”比鲍克用调解的口吻说，同时也想让

---

① 拉丁语：青春年华是风流的时代。——俄译者注

对方知道他懂拉丁语。"您睁一眼闭一眼吧。"

"我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市长先生，假如我告诉您，给我什么奖赏呢？"比鲍克开玩笑说。

"我将非常感谢您，先生。"

"倘若您答应不惩罚那个可怜的女人，我就告诉您。她长得非常漂亮！我真可怜她。"

"真没想到！假如我不想惩罚那个放荡的女人，干吗还要向您打听她的名字？"

比鲍克耸耸肩膀。

"这么说，我还是替她的名字保密吧。"

他们回到了正题，市长就是为此而来的。首先，他想看看文件。努斯特科尔勃把纸条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带着失望的神情说，他认为这张纸条并不十分珍贵。

"不过，可以试试，"他补充了一句，并表示愿意出二百五十金币。"之所以这样，完全是为了使您，特罗普斯基先生，不至于因为白白地长途跋涉而感到遗憾。"

"我还是把这张纸条吃掉了好，"比鲍克提高了嗓门说。

"请随意吃吧，"市长冷嘲热讽地说。

"不，不，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比鲍克忽然醒悟了，决定施展诡计。"不仅如此，由于您，阁下，违背协议，少出五十金币，所以我也要撕毁协议：现在，少于三百五十金币我决不把这张纸条卖给您。"

这个回答使努斯特科尔勃进退维谷：根本看不出特罗普斯基先生正在经受克列别所确认的那种巨大的"财政困难"。情况可能起了变化。

"昨天夜里大概下过一场雨，"客人讥讽地说，"否则您的欲望

怎么会长得这么快?”

“是啊,这儿离帕尔·格奥尔格伊家这么近。其实,我为啥不去问问他本人要不要这个文件?”

这几句威胁性的话使努斯特科尔勃陷入了沉思,他认为需要作出让步了。

“那好吧!既然克列别已经讲定了三百,那就照办吧。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老协议上来吧。”

“我很遗憾,阁下,我这个人非常迷信,一辈子从未返回过原来的出发点。”

老奸巨猾的比鲍克这次说的是大实话:他确实从未这样做过,况且他也不可能这么干。

“换句话说,三百个金币您不卖了。”

“完全正确。”

努斯特科尔勃不禁自我抱怨起来,他想压价五十金币,结果反倒弄巧成拙,因而决定改变策略,他口气温和地说:

“特罗普斯基先生,或者说比鲍克先生,您是我的好老弟!”努斯特科尔勃站起身来,把一只手臂亲热地搭在他的肩膀上。“您改变主意吧。三百个金福林是一大笔钱。西基兹蒙德国王用十六座谢佩什省的城市只抵押了三万七千个金格罗希①。您算算看,我给您三百个金福林,您可以买几条大街。”

开始讨价还价了,这是一场真正的决斗:每个人都想摸准对方的弱点。在狂热的角斗中,双方必然会受伤。他们彼此用种种很难听的话痛骂对方是什么“坏蛋”、“吸血鬼”、“臭要饭的”,双方那种彬彬有礼的伪装一下子就被撕破了,然而结果他们却成了朋友。

---

① 格罗希:波兰的辅币名,一百格罗希等于一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译者注

在这段时间里，市长曾经两次穿上自己的斗篷走向房门，可是每次都留下来，并加价十个金币。比鲍克考虑再三，终于决定让步了，因为这五十个金福林反正要从他的口袋里掏走的：这笔钱是预定用在小米莉身上的。

“算了，您再加五个金福林，事情就了结了。”

“一言为定，击掌吧！”市长立即表示同意，并用自己那只宽大的手掌拍了一下比鲍克的手掌。“就是说，三百二十五喽。”

这之后，他从比鲍克手里接过文件，仔仔细细地折叠好，藏在自己的皮夹里。

“你终于在我的手里了！”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嘟哝道。努斯特科尔勃先生说这句话不知用意何在，但必须肯定，他指的不是那张纸。

“您，先生，请稍等片刻，我马上去拿钱，”他对比鲍克说。后者用惊奇的目光瞥了市长一眼。

“钱在哪儿？”他绝望地问道。

“在楼下的卫兵那里。我让他等在公园门口。”

“不，事情不能这么办。把纸还我。”

“不过，我可以把我的斗篷留给您。”

“我要您的斗篷干什么？”

“难道您信不过廖切市的市长吗？”

“我怎么知道您是不是市长呢？随便哪个人都可以说：我是市长。不过即使您果真是市长，我也完全有权不信任您，因为您对我持怀疑态度。您象进土匪窝似的，不敢把钱放在身边。”

“看来是您说得对，”市长表示同意，并动手去解长外衣的钮扣，准备将文件取出来还给比鲍克。

“算了，先生，我是个贵族。在我们第二十代家族里还没有一个人是市民。我决不会让您下楼梯逃跑的，我和您一起下楼去取

钱。”

努斯特科尔勃先生点点头表示同意。比鲍克打开了房门，彬彬有礼地请客人先走。市长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脚下，唯恐摔交，因而顾不上注意周围的情况。比鲍克突然搡了他一把。

“瞧那儿！”他悄声地说。

市长尽管看得迟了一点儿，但仍然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消失在酒馆的拐角处。女人的身影象幽灵似地融化了。然而这并非幽灵，而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可以听见她裙子的窸窣声和走过灌木丛时由于磕碰而使树枝发出的簌簌声。起初，她那弯曲的影子出现在鸡舍的墙上，后来转到了房顶上，接着滑过了一块小小的草地，逐渐伸长，变成硕大无朋的投影。

“是她吗？”

“是的。”

“那个浪荡子呢？”

“和她在一起，”比鲍克解释道。“他靠着墙壁走，所以您看不到他。不过，他的脚步声现在仍然听得见。嘘！”

他俩站在楼上的凉台上，这是一个没有栏杆的木板平台，阁楼上两个房间的门都通向平台，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凉台吧。平台有两只单独的梯子通往下面。

比鲍克和努斯特科尔勃屏息静听。远处传来依稀可辨的脚步声，声音越来越轻，有的脚步声很轻盈，有的却是沉重的男人脚步声。也许，这是幻觉？因为夜间很多声音都会变得异样：无论是猫跑过的声音，还是草丛里癞蛤蟆发出的响声，或者蝙蝠撞在墙上的声音。有时候脚步声里还掺杂着一种金属的响声，似乎马刺在叮当作响，或者是马刀撞击路上的小石子丁零当郎响个不停，或者是靴子的后跟踩在地上发出的响声。

“我发誓，他就是昨天的那个军官！”比鲍克心里这么想，可嘴

里却说：

“两只可爱的小鸟飞走了，我们也该走了，阁下。”

“您果真认识这个女人吗？”

“当然认识。城里爱管闲事的老太婆会出很多钱向我打听她是谁的。”

市长的心情非常好：那桩不愉快的事情结束了，文件已经在自己的口袋里，温暖着他的心，应该指出，他心里热乎乎的，因而突然产生了一个愿望——开个玩笑。

“听我说，先生，我家里也有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太婆在等着我，可关于我今天的夜间外出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可以告诉她。您就给我提供个机会，让我稍微带点儿好吃的东西给她：刚出笼的新鲜谣言。”

“好呀，不过您要答应我，别以市长的身份采取任何行动，行吗？”

“行呀，我们原谅这个风骚的女人。”

比鲍克走到努斯特科尔勃身边，凑在他耳边低声说：

“她是一位小姐。女子贵族学校的学生。”

“不可思议！”市长摇摇头说。

“她的名字叫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

努斯特科尔勃笑了起来，把他的话当成玩笑。

“喂，别说了，老滑头！别异想天开，胡说八道了！”

“以名誉担保，我说的是实话！”

这时，他们已经下了楼梯，当他们走过另外一座楼梯时，比鲍克发现草丛里有一样奇怪的白颜色的东西，很象一只圆锤。“上校”用靴尖踢了一下，原以为这个东西是金属的，会踢得叮当作响，谁知道“圆锤”是软的，比鲍克好奇地弯下腰去。

“那是什么东西？”努斯特科尔勃问。

“一朵奇怪的花。大概是那位小姐丢失的。”

“喂，给我看看！见鬼！”努斯特科尔勃大声说，他仔细看了看拾起来的东西。“这是一朵大丽花！”

那个时代，大丽花是罕见的珍品。只有老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屋前的小花圃里长着两丛大丽花，全体廖切人都引以为奇。比鲍克的诽谤开始在努斯特科尔勃的眼前呈现出实际轮廓了：法勃里齐乌斯本人或派人把花作为礼物送给奥特罗科奇小姐，而小姐把花失落在这儿，酒馆附近。“哼……这太糟糕了！”努斯特科尔勃甚至被这个假设气得脸色煞白。“不可能！不，应该追上他们……”

于是市长急忙朝公园大门走去，大门附近的树丛里走出一个市卫兵，迎上前来。努斯特科尔勃接过了他的钱袋，把他打发走了，然后将那袋黄金递给比鲍克。后者启了封，扯掉了缝口袋线，把手伸进袋子里，抓起一把金币，抚摸金币上的花纹。贵重的黄金使他的手感到非常舒服，使他的血由冷变热了。比鲍克随手取出一枚金币，用指甲划它的边缘（“是不是切割过？”）——他掏出一把又一把的金币，逐个放进自己帽子里，边放边点数：七十二、七十三。

可是，没过多久，他对这个活儿厌倦了，把钱全部扔回袋子里，装出一副傻头傻脑的样子说：

“既然开头的那批金币是好的，那末剩下的钱想必不会坏吧？”

“嘿，依我看，您不是一个商人，先生！”努斯特科尔勃放声大笑地说。“给您其余的钱。”

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来，数了二十五金币给比鲍克。

“真奇怪！”比鲍克看了一眼阁楼的窗户说。“幽会的那个房间里仍然亮着灯。”

“大概忘了吹灭蜡烛了，”市长说，心里却在叹息：“可怜的法勃里齐乌斯。”

"不，不是，"比鲍克摇晃着脑袋说，"情夫还在楼上呢。脚步声把我们搞糊涂了。我刚才还看到他走过窗口时的影子呢。啊哈，灯灭了。另一只小鸟马上要从窝里飞出来了。我们离开这儿吧！"

"不，我要等着，"努斯特科尔勃突然语气坚定地说。"我想当面瞧瞧这个坏蛋。"

"勇敢的人在教堂里也会吹起口哨来。可是您为啥要装出一副大胆的样子？"

努斯特科尔勃没有回答，只是眼睛闪射出高傲的神情，不过，连目光锐利的比鲍克在黑暗中也无法看清楚他的表情。

"阁下，请留神，别捅出什么娄子！这种人什么都干得出来。"

"谁敢对廖切市的市长动手？"

这时候楼上传来了脚步声。

"来了！"

努斯特科尔勃躲到一棵粗大的橡树后面。比鲍克紧贴着墙壁。

铺着砂砾的小路上走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熊腰虎背的男子，脚上穿着一双骑兵的长筒靴，靴帮呈喇叭口形，高过膝盖，身上披着斗篷，斗篷裹到齐眼睛处，斗篷的右下摆甩在左肩上。他在屋子的拐角处停了一下，小心谨慎地向四周望了望，然后匆匆地朝大门口走去。

努斯特科尔勃甚至屏住了呼吸。但是，当来人走到橡树跟前时，市长跑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晚安，先生，请稍停片刻。"

"您有何贵干？"来历不明的人惊奇地问道。

"我的贵干是：想知道您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儿来。"

市长边说边大胆地把手放在陌生人的肩膀上。

"滚开，无赖！"那个人大喝一声，使劲朝努斯特科尔勃的胸口

猛击一拳，致使他身体晃了晃，差点儿失去知觉。

"马佳什！ 比鲍克！"他喊道。"快来啊！"

比鲍克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把他的金币放在哪儿，但又舍不得错过有趣而惊险的猎奇，他将钱袋塞进帽子里，把它们一起扔进了黄杨树丛。卫兵马佳什在黑暗中跳过一道道树丛，赶紧前来帮助市长，他虽然被马刀绊了一下，跌倒在地，但霍地爬了起来。

陌生人发现了面前的险情，就扔掉了斗篷。此刻，月光正好照在他的脸上。

"帕尔·格奥尔格伊！"惊奇万分的努斯特科尔勃大声喊道。他的心怦怦直跳。

比鲍克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手僵脚麻，不能动弹。但努斯特科尔勃则由于自己的意外收获而喜出望外，突然忘乎所以了。

"啊哈，自投罗网了！"他喊道。"投降吧！ 您落在我们手里了！"

"暂时还没有呢！" 格奥尔格伊语气平静地反驳道。他拿起挂在自己脖子上的口哨吹了起来，哨声响亮而刺耳。

努斯特科尔勃立即意识到这是信号，为了不让副省长跑掉，他向他猛扑过去。格奥尔格伊挥舞着强有力的拳头进行自卫，然而他的拳头均未击中目标，因为卫兵马佳什在后面抱住他的身子，想把他摔倒在地。

"要活捉，要活的把他带到廖切去！"努斯特科尔勃气喘吁吁地喊着，在这个想法的激励下，他的眼睛红得象燃烧着的煤炭。"比鲍克，您怎么了？ 快来帮忙？"他呼唤那个吓得呆若木鸡的坏蛋。

可是，时间已经很晚了。在激烈的搏斗，他们没有注意到，格奥尔格伊的哨声使周围的一切都复苏了：远处响起的马蹄声撕破了寂静，近处的玉米秆沙沙作响，格奥尔格伊的雇佣兵和骠骑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公园。比鲍克抱头鼠窜，沿着公园的一条林荫小道逃之夭夭，然而那儿也有格奥尔格伊的人迎面向他跑来，他想跳

过花坛到另一条小路上去，但那儿也有人挡住了他的去路。普列斯顿手持出鞘的马刀，率领着十二名助手前来解救主人。廖切市长掏出了手枪，但他的武器立即被别人从手里打掉了，而普列斯顿把马刀高高地举在他的头顶上，问道：

“要砍掉他的脑袋吗，大人？”

格奥尔格伊喘着粗气，发狂似地转动着眼珠，已经准备点头肯定了，然而他急切之间想起了那桩由于自己脾气暴躁而导致的不幸事件，及时控制住了自己。他不象在说话，而是大声地吼叫：

“等一等，普列斯顿！如何处置市长，我等会儿在路上再决定，快把比鲍克这个恶棍抓住，给我送来。活的或者死的！”

说完，他就出了公园，跳上了马背。

“找一下我的斗篷。把市长和卫兵带来见我。”他下了最后两道命令，沿着通往格奥尔格奥的大道疾驰而去。夜间的清新空气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驱散了他头脑里和心中的种种恶念。现在，他甚至庆幸自己压住了怒火，没有杀掉市长：库鲁茨军官们，特别是安德拉希将军很喜欢努斯特科尔勃。将军可能会亲自介入，为他报仇，那时候休想活命了。火上浇油——这太蠢了，要知道这把火似乎在开始熄灭了。

格奥尔格伊通过上述思考，得出了一个结论，只要跟廖切市议院开个恶毒的玩笑就够了（让全省的人都嘲笑这些市民）。

譬如说，把市长带到自己的庄园里，给他穿上裙子，戴上女式头巾，明天派仆人用大车把他押送到廖切去，在那儿的集市广场上将穿着婆娘服饰的市长放掉，这么干不就很好嘛。（对男子汉来说，这在当时是最大的羞辱。）

但是，格奥尔格伊斟酌了一下，又放弃了这个打算：那种玩笑仍然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不过略逊于杀人害命，况且正人君子也不屑于搞恶作剧。严格说来，他干吗要迁怒于这位努斯特科尔勃呢？

努斯特科尔勃想抓住他。但哪一位廖切市长现在不想方设法要抓他呢？不，对肥胖的努斯特科尔勃决不能动一根毫毛！格奥尔格伊彻底否定了自己的计划。真难以设想，他差点儿又干出一件大蠢事！不，还是让马里亚克大婶穿她自己的裙子，戴她自己的头巾，不必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廖切市长。

由于格奥尔格伊当时已经远远地跑在自己队伍的前头，他立即掉转马头，往回走了。

市长和他的卫兵是被步行押送的。努斯特科尔勃耷拉着脑袋走着，一路上默不作声。比鲍克被捆绑着双手，马车夫亚诺什·沙里骑在马上，握住了绳子的另一端。沙里不时地用马刺刺一下马，让马快跑一阵，这样，比鲍克也不得不跟在后面奔跑，他的胸部象铁匠的风箱那样剧烈地起伏，这使亚诺什·沙里感到很有趣。比鲍克没戴帽子，每当他喘过一口气来（马跑得慢的时候），就放声大哭，拼命叫嚷说，帽子里有他的全部财产——一大堆金币，假如押送的人肯把他押回廖切的公园去，他让所有的人发大财。但骠骑兵都不相信他的话，仅以嘲笑作为答复。

"大叔，您干吗还要黄金？如今在您断气之前会免费供应您伙食的。"

格奥尔格伊纵马来到押送的卫兵跟前，斥责他们道：

"这是怎么搞的？竟然让市长先生阁下象流浪的货郎那样步行！真没想到你，普列斯顿，这么粗野无礼！永远记住：老爷即使进了地狱，仍然是老爷！喂，你们谁的马最不好使唤？"

"我的，我的马！"一下子有五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还不明白副省长为什么要问他们。最后选中了费连茨·基什的坐骑。

"是这样，费里①老弟，只能麻烦你步行了，把你的马让给市长

① 费连茨的爱称。——译者注

阁下骑。请上马吧，先生。我本想给您一匹好点儿的马，但唯恐您甩掉我们，那我将终身遗憾了。”

押送的卫兵报告格奥尔格伊说，被俘的比鲍克苦苦哀求他们将他押回公园去一趟——他似乎把自己的一只帽子藏在那儿的黄杨树丛里，帽子里塞满了黄金。

“他哪儿来什么黄金？这个下流胚大概又象往常那样在说鬼话了！”

“他说，廖切市长可以给他作证。”

但市长摇摇头：我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滑头家伙看来想逃跑！一步也不能放松他！”格奥尔格伊命令道。“万一他说的是真话，那就问问他帽子藏在哪儿，你们到树丛里去好好找一找。喂，普利赫塔、莱诺利德、卡潘茨基，你们下马，步行到公园去。”

这个命令是非常英明的；格奥尔格伊深谙自己部下那些人的本性，故意挑选了几个最不中用的家伙：假如他们找不到黄金，就会步行返回格奥尔格奥；假如他们找到了金币，那肯定会一去不返，逃之夭夭，并且将马匹也带走。

格奥尔格伊说完，用马刺刺了一下马，朝格奥尔格奥方向飞奔而去。队伍带着俘虏们到达的时候，副省长已经换了衣服到院子里来迎接努斯特科尔勃了。

“欢迎光临，市长先生阁下。您请进！”

城堡里已经摆好了筵席。女管家马里亚克手脚利索地准备了一桌丰盛菜肴，连大公们见了也会狼吞虎咽的。两个人一起吃晚饭未免太寂寞，所以副省长请了几位属下的官员当陪客，他们讲述各种各样有趣的笑话以逗乐客人。桌子上放的都是好酒：一六八二年的“绍米英”，“金玉液”(陈酒)，在地窖里储藏了五十七年、即努斯特科尔勃先生出生那一年生产的“托考伊”。如此的盛情款待(也

许本身就是好酒？）使努斯特科尔勃先生深受感动，他变得兴致勃勃，尽管他还不清楚复仇心切的城堡主人将怎样发落他。努斯特科尔勃反正听天由命了："随你的便吧。"他津津有味地啜饮着托考伊酒。

席间，大家不着边际地闲聊：关于天气情况，关于豌豆丰收的品种，关于正在进行的战争，战争大概不会打得太久了。他们谈论种种奇闻轶事，譬如说，一窝蜜蜂飞到了埃尔舍奎瓦尔，停在伊什特凡·别尔托季的大炮上（这是吉祥的预兆）。他们还谈到一个来自沙罗什帕塔克的大学生，酣睡了六个月，迄今还在睡，怎么也唤不醒。他虽然在睡觉，却什么都看得见，甚至能看见距离遥远的事物。例如，别人抓住他的一只手臂问他："格伊斯捷尔现在在哪儿？"他会非常准确地说："在波托尼附近的帐篷里。""他在干什么？""在刮脸。"他不仅知道而且能如实说出关于大公或任何其他人的一切情况。人们对他的话进行了验证。这个大学生说的每句话果然都完全正确。帕塔克的市长当着行政当局其他代表的面，逐字逐句地记录了这个大学生某时某刻谈到某人的情况，当局的另一些代表则记录被说的人此时此刻在做什么。他们把两份记录一对照，发现竟然一模一样。据说，别尔切尼将军打算把"酣睡的大学生"招收进自己的常备军，以便设法将他用于军事目的……

"我可不喜欢我们匈牙利人老是相信各种各样的胡话，什么一窝窝蜜蜂，睡着的大学生……"

总而言之，他们边喝酒边聊天，什么都谈，不过，关于昨天发生的事情却只字不提，连丝毫暗示都没有。他们仿佛两个不相识的人偶然碰在一起吃晚饭，彼此无话可说，于是就在存放形形色色的谣言和传闻的垃圾箱里翻腾。天色将近黎明了。努斯特科尔勃的眼睛有点儿睁不开了。格奥尔格伊很客气地提醒"客人"说：

"倘若您在我这儿感到厌烦的话，先生，请您别不好意思——

院子里有一辆马车在等着您。您认为方便的话，就请您坐车回府吧。我可不希望您夫人为您久久不归而虚惊一场。"

"我可以坐车回家？"努斯特科尔勃惊奇地嘟哝道。

"那么，您是怎么想的，先生？我为什么带您到这儿来？无非是想为我们的不期而遇友好地干一杯。"

努斯特科尔勃不安地抚摩了一下自己的大胡子，前额上的汗珠把他额际的头发也弄湿了。

"不可思议，太令人费解了！"他嘴里不断地重复着。

他从桌旁站起来，向主人和司书们告别，步履不稳地朝大门口走去。马车已经套上了四匹好马，车夫身边的座位上端坐着市长自己的那名卫兵马佳什。努斯特科尔勃上车坐定之后，格奥尔格伊再一次向他握手告别说：

"晚安，阁下，愿上帝保佑您再一次，并尽快落到我手里，就象今天那样。"

"晚安，"市长回答说，"不过您得尽量不要落在我的手里，因为见面后的结局将大不相同。"

东方的天空已经泛红了，太阳尚未升起来，但群山后面已经隐隐约约露出了它那绛红色朝服的边缘。

"喔喔喔！"不知谁家的一只大嗓门公鸡开始啼叫了。

第十三章

已故市长最后一次动弹了一下

就格奥尔格伊而言，去市公园是一种丧失理智的狂妄行为。然而他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不止一次。双双死于鼠疫的达尔瓦什夫妇彼此一致同意将自己的全部遗产传给尚未成年的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但在奥什姜的达尔瓦什的亲族、居住在邻省阿巴乌伊省的达尔瓦什家族的成员向法院起诉，对这个遗嘱提出抗议。结果他们败诉了，但听说格奥尔格伊将自己的女儿藏匿在什么地方，于是他们主要出于给他惹是生非的目的（也可能是对谣言信以为真），通过自己的一个老奸巨猾的律师提出了新的诉讼，控告说根本不存在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这个人，在奥什姜的达尔瓦什夫妇死之前就已经不存在了，因而她不可能成为继承人。至于姑娘出了什么事——她死了，还是遭到了不幸，阿巴乌伊的达尔瓦什家族当然无法知道，但有很多人可以证明，早在达尔瓦什夫妇去世前她已经不在奥什姜，从此以后谁也没有再见到过她。

但是，即使假设（然而并不承认！）罗扎莉娅还活着，阿巴乌伊的达尔瓦什家族，或者说得确切一点，他们的那个厚颜无耻的律师仍然怀疑姑娘的出身。诽谤者毒辣的唾沫总是吐向尚未痊愈的伤口。好打官司的诉讼代理人在自己撰写的诉状里能不提到下述情况吗：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和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亲生女儿都是由他的妻子奶大的，由于其中的一个孩子死了，所以值得怀疑

的是，活着的那个是否就是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因为当时很容易调包。（唉，你这个坏蛋，是哪个卑鄙的恶魔向你泄漏这一情况的？！）

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会认为，这些无端的攻击只不过是无事生非、小题大作的鬼蜮伎俩，可是这类非难却使帕尔·格奥尔格伊心如刀割。法院当然对“新情况”不予置理，仅局限于查明一个问题：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是否还活着。因此，法院决定让她和“能证明她身份的”证人们一起出庭。

对格奥尔格伊来说，在这样的日子里离开精心构筑的避难所外出是危险的，因为他冒的风险已经够大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并不想放弃这笔丰厚的遗产，何况与廖切市发生的纷争已经使他囊中空空如也了。

得知了法院的决定后，副省长把自己的侄子久里唤到格奥尔格奥来。

“你认识一位名叫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的小姐吗？”

久里脸上露出了红晕。

“您为啥要问这个，叔叔？”

“以后告诉你。我问你：认识不认识？”

“看见过。”

“那么，她是一位怎样的姑娘？”副省长脸上装出一副无关痛痒的样子追问道。

“廖切最漂亮的姑娘。”

帕尔·格奥尔格伊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侄子：“他猜到些什么了吗？”

然而年轻人的神色是非常诚挚而坦率的，不过似乎还隐藏着什么别的小秘密。

“你大概喜欢她？”

久里脸色更红了。

“奥特罗科奇的家庭情况如何?”

“我不知道,”久里回答说。

“但我知道。这个姑娘是你的堂妹。”

“我的堂妹?”

“是的,换句话说:她是我的女儿罗扎莉娅。”

久里惊奇得目瞪口呆,但帕尔·格奥尔格伊立即向他解释了缘由,他为何被迫使用化名将罗扎莉娅送到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的女子寄宿学校就读,为什么今后对此也必须保密。格奥尔格伊把诉讼中别人搞的阴谋诡计也告诉了侄子,并说明为什么罗扎莉娅必须和她的证人们一起到卡沙去出庭。接着,叔叔又委托久里去看望罗扎莉娅,向她转交一封信,并帮她准备这次旅行。老肯杰利会去找姑娘,并借口探望双亲而把她送到卡沙去,久里也得去卡沙(当然乘坐另外一辆马车),以便暗中护送他们,如果有必要,应该帮助他们。

久里鞠了一躬说:

“遵命,叔叔。”

不久之后,肯杰利老大爷请求克廖斯捷尔小姐准许罗扎莉娅离校几天,由他带走,并通过事先已经传呼到卡沙的证人们(其中包括瓦尔加夫妇)在法庭上确认罗扎莉娅·格奥尔格伊活着,可以行使继承权。

帕尔·格奥尔格伊预先估计到,为了打完这场官司,罗扎莉娅必然将不止一次地在见证人的各种各样证书上签名并进行谈话。为此,他说服忠诚于他的卡拉西先生,即肯杰利旅馆的租赁人,将格奥尔格奥的旅馆交给代理人经营,让他本人去租借廖切市公园里的酒馆。经过这样安排,一旦情况需要,只要能与肯杰利事先约定,帕尔·格奥尔格伊就可以和自己的女儿见面,因为肯杰利是唯

一有权把罗扎莉娅从寄宿学校接出来的人。

我们上面所叙述的那次会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帕尔·格奥尔格伊提前来到城外的酒馆里，接着，肯杰利先生（他头上裹着围巾）把罗扎莉娅也带到那儿；罗扎莉娅在各种必要的文件上签了名，得到如何在法庭上行事的嘱咐，然后就由久里和肯杰利伴送姑娘回去。

格奥尔格伊捏了一下女儿的下巴问道：

“喂，您决定什么时候回家，小姐？”

“亲爱的爸爸，一切都取决于你。”

“那么，我们这就走吧。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带走。”

罗扎莉娅大惊失色。

“啊哈！害怕了吗？原来如此！我看出，小姐，您心里有爱情秘密。”

姑娘脸一红，眼睛看着别处，默不作声。

“不，不，我是开玩笑，孩子，”副省长语气严肃地继续说。“你在这儿再呆一段时间。我希望这一切很快会结束的，那时候你就可以回家了。”

无论久里·格奥尔格伊，还是肯杰利或罗扎莉娅本人，对下述这段小小的插曲均未予以重视——格奥尔格伊一言不发，默默地仔细端详女儿的侧面、正面，然后问肯杰利：

“你瞧，肯杰利，不过要瞧仔细点，你说这对堂兄妹彼此是否几乎一模一样？”

肯杰利老大爷仿佛第一次见到这个库鲁茨军官似的，认真打量了他一番，摇摇头说：

“这我看不出来。”

谁会注意这类细节？有时候，某些话语似乎只是毫无意义的声音，而实际上它却是心中的大石头，人们会不惜任何代价去解脱

它。

城外酒馆里会面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当然，比鲍克除外。帕尔·格奥尔格伊感到满意的是，他战胜了自己的怒火；市长认为，他轻而易举地脱了身；而副省长的几个雇佣兵显然在黄杨树丛里最终找到了帽子和黄金，因为他们再也没有返回格奥尔格奥。

从另一方面说，帕尔·格奥尔格伊可能想不出更严厉的办法来惩罚努斯特科尔勃，因为目前的办法甚至比将他打入地狱更可怕。要知道，地狱里的罪人大不了放在滚烫的油锅里煎熬，而市长呢却遭到了全城市民愤怒的狂浪的冲击。有关的消息起初缓慢地、悄悄地传播，后来就越益公开而迅速地传遍了全城（很可能是省参议会的几个司书泄露的），大家都听说，上星期二市长和副省长共进晚餐：他们坐在一个桌子旁欢饮了整整一个通宵。全城象被捅了的蜂窝，嗡嗡地议论不休。这是怎么搞的？倘若允许出现这样的叛变行为，那么天上还有上帝吗？即使最谨慎小心的萨克森人也挥舞起了拳头。妇女们想撕碎自己身上的衣服。（当然是黑衣服！）“多少年来，努斯特科尔勃一直强迫我们穿丧服，而这个老混蛋本人却偷偷地和格奥尔格伊一起大吃大喝！”

全城群情激昂，怨声四起。努斯特科尔勃家的墙上贴满了声讨的檄文，窗户不时地被打碎，每天晚上在这幢倒霉的屋子前面总是聚集着一群平民百姓，冲着市长喧嚣吵闹。而且，在平民里面也可以见到一些头发花白的有身份的市民，在市中心的广场上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喊叫声：

“打倒努斯特科尔勃！努斯特科尔勃滚到格奥尔格奥去！”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市议院不得不出面干预，敦促整天呆在家里不敢出门的市长召开紧急会议。市议员们本身也急于想了解全城到处散播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传说是否属实。譬如说，上

星期二努斯特科尔勃和格奥尔格伊一起吃晚饭，是否确有其事？

努斯特科尔勃先生承认，他确实曾经和副省长一起共进晚餐，但这纯粹是“De vi coactu”①。

凶狠得象只猬鼠似的市议员比别拉从自己的圈椅里跳起来，大声喊道：

“怎么可以‘出于无奈而共进晚餐’呢？譬如说，我只见到过用饲料填肥公鹅，然后把它杀掉。”

“我想说明的是，我和格奥尔格伊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并不是作为他的朋友，而是他的一名俘虏。”

努斯特科尔勃的答复激起了新的愤怒浪潮。他在胡诌些什么？在哪儿？什么时候？他怎会被俘的？这简直不可思议！

市长不得不叙述他如何由于一件与城市密切相关的重要事务而去拜访一个外国人。

为了谨慎起见，会见只能在城外的酒馆里进行，而且是在夜晚，关于这一点他不想详谈。（喊声：“知道！我们知道！”）回家途中，他，努斯特科尔勃，在公园的边门口碰见了……你们猜他是谁？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圈椅里的人坐不安稳了。比别拉喊道：“他把什么东西忘在哪儿了？”）

“这我可无法知道！”市长愤怒地说。“他没向我报告。您自己去问问他本人：先生，他也许会向您和盘托出。”

“算了！让努斯特科尔勃先生继续讲下去！别打断他！”

市长先生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讲述，他如何扑向副省长，试图“活捉他”，在激烈的搏斗中他如何喊叫卫兵马佳什·普拉捷茨来协助。但是，在马佳什跑来之前，格奥尔格伊已经吹响了哨子，而他，努斯特科尔勃，未能及时阻止住。随着哨声，四面八方都钻出

---

① 拉丁语：出于无奈。——俄译者注

了格奥尔格伊的部下，并跑来帮助他。他们抓住了努斯特科尔勃和他的卫兵，把他们作为俘虏押往格奥尔格奥。那个行为古怪的贵族并不把自己的俘虏关进监狱，而是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招待他，然后用四驾马车送他回家。他要这么干，市长又有什么办法呢。

“应当承认，他干得很漂亮！”多纳特·马乌克什喃喃自语道。

“市长先生，您当时确实无能为力，”市议员们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后表示同意，“但只请求您考虑一下，您应该如何消化掉您的这顿晚餐，因为老百姓吵闹得非常厉害。”

“没关系，我们会制服老百姓的，”市长过于自信地说，“我有办法！”他拍了拍藏着那份文件的口袋。

“不错，应该采取措施，而且要尽快，”足智多谋的莫斯捷利也这样认为。

但是，在下面的酒馆里——市议员们每次结束会议后通常总要在这儿喝“酬劳酒”——年轻的法勃里齐乌斯直言不讳地声称，他认为廖切的形势非常严峻，他还暗示（酒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为了保全名誉，市长先生眼下不应该模仿雄鹰高声鸣叫，而应该象一只蜗牛，让孩子们为他唱一首歌：“蜗牛，蜗牛，伸出角来，给你饼吃！”换句话说，大胆的年轻人暗示，努斯特科尔勃应当辞职。法勃里齐乌斯不愧为市议院里强硬分子的首领：他唯恐廖切人对格奥尔格伊的仇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却，从而使城市永远沾上耻辱的污点。这个青年认为，杀害市长的背景并不是格奥尔格伊脾气暴躁，而是一切高傲的贵族所固有的对市民们的蔑视态度。

克里佩伊先生喝完了第四夸脱① 酒之后附和法勃里齐乌斯的意见说：

---

① 夸脱：容量单位，一加仑的四分之一。——译者注

“说得对！如今，城市不应该由聪明人领导，而要让怒不可遏的人来掌管。”

然而，努斯特科尔勃也在怒不可遏——至少，他对法勃里齐乌斯和克里佩伊怒不可遏。

“难道已经走投无路了吗？你们说：外面的人群在吵闹。我才不理会他们呢，我仍然按照良心对我的启示，干我的事情！他们吵吵嚷嚷会有结果吗？干吗要听他们？把海里的贝壳放在耳边，不也是这样喧闹吗？假如你想瞧瞧里面是什么东西在发出响声，你就会发现贝壳里一无所有。”

法勃里齐乌斯摇摇头说：

“您的比喻不确切，事实最有说服力，先生！”

“不，不是我的比喻不确切，而是您的‘事实’不确切！”努斯特科尔勃驳斥道。

啊，努斯特科尔勃先生也说话尖刻。

“这是什么意思？”法勃里齐乌斯傲慢地问道。

“意思是说，假如人世间没有您这个人，我也不会和格奥尔格伊打架了，也可能我根本不会当面见到他。”

“为了我打架？”

“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您那位非常亲爱的人。”

法勃里齐乌斯陷入了沉思。

“您想以此说明什么？”他终于讪讪地问道。“您说的是谁？”

“一位漂亮的姑娘。全世界最最漂亮的姑娘，嘿嘿嘿！”

现在轮到他来嘲笑法勃里齐乌斯了。而年轻的市议员勃然大怒，将一只木酒杯使劲儿一扔，发出了咕咚的响声。

“够了！您的废话使我厌烦了。”

“市议员先生，别放肆。您是在和廖切市的市长谈话。”努斯特科尔勃自命不凡地警告他说。

法勃里齐乌斯顿时省悟了，他低下头，将一只手臂放在胸前，悔过道：

“Mea culpa.① 请原谅我，市长先生。怒火使我冲昏了头脑……”

而努斯特科尔勃用手掌抚摩着他的头，意味深长地说：

“不是怒火，是爱情。我知道。我自己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嗨，别说这些了！你权当我什么也没说过。我们还是再喝点红葡萄酒吧。不过，首先得吃点什么，好让酒在我们肚子里柔和点儿。喂，掌柜的，”他对小酒馆的老板喊道，“给我们来点儿新鲜的酸奶酪！”

同桌而食的人尝了尝酸奶酪作为“垫酒菜”，然后再喝酒聊天，东拉西扯。只有法勃里齐乌斯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他缄默不语。但是，酒馆里突然出现了努斯特科尔勃的女佣人，她带来了夫人极其严厉的训示，命令他立即回家：“午饭热了几次，已经烧糊了，倘若老爷不马上回家，就让他到格奥尔格奥去吃饭吧。假如廖切市的事务是在酒馆里作出决定的话，那这座城市可真是太不幸了！”

在这类场合下，努斯特科尔勃尽管怨声不绝，但通常总是站起身来，离席而去。谁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因为其他议员也是在这种“压力”下各自回家的。

可是这一次，夫人的“让他到格奥尔格奥去吃饭”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至少，议员们的嘴角上露出了狡黠的微笑），从而激怒了市长。他的手一阵发痒，真想给脸庞红扑扑的克特亨一记耳光。但是，在努斯特科尔勃受到市民爱戴时，大家为了夸奖他，曾经给他起过一个外号“有识之士”，这个外号促使他控制住了自己，所以

---

① 拉丁语，我错了。——俄译者注

市长痛苦地叹了口气，乖乖地回家去了。不过，努斯特科尔勃心里冒火时，他的手杖就开始急剧挥动，在空中发出呼啸声。原来是这样吗？连老婆也这样？哼，等着瞧！

努斯特科尔勃居然没有发现，法勃里齐乌斯始终和他在一起并肩行走，当年轻人开口说话时，努斯特科尔勃才发现了他的存在。法勃里齐乌斯问他：

"喂，先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请告诉我，您刚才在酒馆里指的是什么？"

"哼……告诉你，我指的是什么吗？"市长不满意地哼了一声说。"也许，还是不说的好？这样会更理智些。不过，既然我必须对您说些什么，那我就只说一点：老弟，别结婚。我不是个恶人，不会给您出坏主意……"

法勃里齐乌斯抓住了市长的一只手，紧紧握住，使劲捏，差点儿把努斯特科尔勃的血从手指甲里捏出来。

"您听说了些什么吗？"

"嗯……听到了一点儿。喂，您快放掉我的手。"

"关于罗扎莉娅吗？"法勃里齐乌斯嗓音喑哑而颤抖地问道。

"是的，关于她。"

"快说说吧，别折磨我了。"

"那好吧。在城外酒馆的阁楼上，我正在为一份文件讲价钱，听到隔壁房间里有脚步声和谈话声，我怀疑有什么不端行为，就问那个从别拉来的人，那儿在干什么？他回答我：'幽会。'但是，按照与卡拉西签订的协议，这类事情是坚决禁止的，因此我严厉追问那个从别拉来的人，想搞清楚谁和谁在幽会。他承认他只认识那个女的，因为那个女人上楼梯时，他见到了她。她就是——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

年轻的市议员顿时脸色苍白。

“卑鄙的诽谤!”他大声喊道。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市长说,接着又勉强地添了一句,“我现在也这样认为,虽然……”

“您快说下去呀!我想把这杯苦酒喝干,然后把它吐到忘恩负义的女人脸上去!”

法勃里齐乌斯两眼充血,双手颤抖。

“我出了酒馆,发现身边闪过一个女人的身影。我当然没认出她,但是……”

“什么,还有事儿?”法勃里齐乌斯象疼痛难忍似地叫喊道。

“我跟在她后面走的时候,在地上捡到了一朵大丽花,看来,这花是从她头发上掉下来的。”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法勃里齐乌斯脸色阴沉地问道。

“星期二晚上。很晚了。由于我对这桩事情很感兴趣(正是为了您),在公园门口站了一会儿,想当面看看这位去幽会的男主角,因为他并没有和那个女人一起走掉。嘿,结果我竟等到了——格奥尔格伊,他大概也呆在酒馆里的什么地方。我认为,他也串通了那个该上绞架的卡拉西。顺便说说,我当初就不愿意把城外的酒馆租给卡拉西,因为这个承租人显然是受省里贵族们的指使的。瞧,我已到家了!先生,您只是要注意他们干了些什么勾当。”

努斯特科尔勃家三扇沿街的窗户都被打碎了,墙上乱七八糟地涂着污秽的词句和带侮辱性的漫画。然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画面却是戴着白色头巾、两眼直瞪瞪地望着窗外的努斯特科尔勃夫人。

她倒竖眉毛,气鼓鼓地环视着大街。市长夫人是个近视眼,并没有立即发现逐渐走近的丈夫。与此相反,丈夫却立即发现了妻子,急于甩掉自己的同伴,以免被别人听到自己老婆的挖苦话。因此,他握住了法勃里齐乌斯的手说:

“就这样，老弟，我告别了好吗？”

“您得先告诉我，到哪儿去找那个人，”法勃里齐乌斯悄声地说。他递给市长的那只手烫得象一团火。

“找什么人？”

“那个从别拉来的人，他看到罗扎莉娅进酒馆的。”

“这个人很难找。”

“即使刨地三尺，我也要找到他！”法勃里齐乌斯语气坚定地说。

“他恰好在地下——被关在格奥尔格奥一间地下室的牢房里。”

“我一定偷偷地到他那儿去，”那个青年说，并使劲朝努斯特科尔勃家的墙壁上猛击一拳，使墙上的泥灰纷纷坠落。接着，他转身象一阵风似地跑掉了。努斯特科尔勃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的背影。

“哎，我大概把他刺激过头了，”他喃喃地说，并追着法勃里齐乌斯的背影喊道：“注意，别在火头上干出什么蠢事来！首先得去问问姑娘本人。”

可是，法勃里齐乌斯装作没有听见市长的这几句话。

过路的行人向他问好，脱帽致意，但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自言自语，愤怒地挥舞着双臂。行人们都在窃窃私语：

“看来，法勃里齐乌斯今天情绪不佳。也许，他们市议院里出事儿了……”

尽管那天早晨市议院的会议上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但市民们却胡思乱想开了。直到大家知道，努斯特科尔勃在格奥尔格伊家里吃饭时不是客人而是俘虏，这才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全城的人都琢磨不透：什么事情促使副省长到城外的公园里去？莫非，他在全副武装的雇佣兵护送下到那儿去是为了逮捕努斯特科尔勃？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把他放了？这是一个无

法解开的谜！

还有第二个谜：既然努斯特科尔勃通常睡得很早，可这么晚了，他有什么必要到酒馆里去呢？他的目的决不是去投降格奥尔格伊当俘虏！

关于努斯特科尔勃打算去卡拉西的酒馆一事，只有三四名知情的议员了解，他们现在也怀疑，是否有奸细把所有的消息通知了格奥尔格伊，因此副省长才率领大批人马赶到公园里。“但谁是叛徒呢？如果把文件卖给努斯特科尔勃的那个人本身就是奸细，那情况如何呢？”知情人在这样思考。“假如情况是这样，这说明努斯特科尔勃中了圈套！阴险毒辣的坏蛋首先把文件卖给努斯特科尔勃，然后把努斯特科尔勃出卖给格奥尔格伊。后者俘虏了前者，将他的文件夺走。不，这不可能！因为格奥尔格伊并没有从努斯特科尔勃手里抢走文件，而是放他回家了。唉，人的脑袋哪能搞得清这一团乱麻！”

然而，市民们却很欣赏副省长的古怪行为：没说的，他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抓住了自己的敌人，象好朋友那样款待他一顿丰盛的晚餐，用自己的马车送他回家。格奥尔格伊这个人还不那么坏！

只有法勃里齐乌斯的支持者中间那些最不妥协的分子，依旧把格奥尔格伊的一切正直行为都颠个倒，用来反对格奥尔格伊。“他侮辱了城市！”他们叫喊道。“他想卖弄一番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市长捏在我手心里，我可以将他随意摆布。而我把他还给你们，你们自己去收拾他吧，我既不怕他，也不怕你们。”

但是，无论法勃里齐乌斯的支持者们如何叫嚷，如何煽动人们仇恨格奥尔格伊，对他表示同情的萌芽却仍然不断地冲破仇恨的冰雪茁壮成长。格罗德科夫斯基司令官经常派遣急使骑着快马向副省长呈递自己的秘密报告，他在一份报告的附言中通知如下：

您设宴款待市长，并用马车送他回家的举动，使这里一片欢腾，人们平静下来了。我虽非预言家也非先知（最后一位先知是阿瓦库姆），但却感到，对您大人的仇恨，象锅子里煮的开水那样在不断地蒸发掉。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毫无危险地，甚至在“乌拉”的欢呼声中返回省参议会大厦，当初您离开大厦并非由于恐惧，而是出于英明的谨慎。愿它这一次仍能使您留在原地。Datum ut supra.①

格罗德科夫斯基写的内容，正是努斯特科尔勃头脑里所想的。事情已经刻不容缓了。市长感到：应该采取某种措施。他装作去检查座落在托考伊的各个廖切葡萄园的工作，剪枝情况如何，播种用的插条浇水情况如何（他究竟用什么借口，我也不太清楚），出发到位于沙罗帕塔克的拉科齐大公的宫廷去了。

他当然并非两手空空去的，而是带着从比鲍克那儿买来的文件以及一只纯金的马刺，金马刺是一头走运的家猪在廖切附近山坡上的一个小树林里拱土时挖掘出来的。猪倌把马刺上交给了市里的司库，司库转交给市自治局，后来这个金马刺被命名为“斯瓦托普卢克国王的马刺”。

马刺出土得正是时候，因为前往宫廷的努斯特科尔勃先生打算以外交官的身份到那儿去活动。诚实，他并不指望，也不想受到大公的觐见。

费伦茨·拉科齐曾不止一次地对那些到他那儿去对某人进行控告、责难和怀疑的代表团说：“我们为何要使叛徒的数量陡然倍增。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在增加。”

---

① 拉丁语，仍需精确地审时度势。——俄译者注

要想说服大公惩治副省长，只有通过某个人作中介。因此，努斯特科尔勃决定在拉科齐的宫廷里给自己物色一位有权有势的庇护者。他在家里的时候就选择了大公的宫廷大臣焦尔德·奥特利克。努斯特科尔勃把出土的金马刺和语气恭顺的呈文交给了这个人，呈文大肆渲染廖切市的悲惨遭遇，控告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市长之所以选择奥特利克，不仅是因为他酷爱收藏奇珍异宝，还因为他在拉科齐大公的宫廷里是唯一的同乡。当然，副首相日格蒙德·亚诺基也是谢佩什省人，不过亚诺基当时正在生病。

宫廷大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内侍官员，这说明他为人圆滑，很难捉摸，然而风度翩翩，笑容可掬，令人产生好感。“这位动作敏捷、留着小胡子的骑士有一颗卖俏女人的心，”人们对他评论道。

奥特利克彬彬有礼地接见了努斯特科尔勃，收下了马刺和对副省长格奥尔格伊的控告书，控告他杀害市长，从而使廖切市陷入了苦难的深渊。控告书说：“从那时候起，城市就不得安宁，因为那儿有些人渴望和平解决，有些人想发动战争，所以城市不再受市议员们的领导，而被一小撮街头平民的首领们所左右，他们一味地唆使城里人去复仇，以致市政当局无力从事比较明智而高尚的活动。廖切既不能复仇，也无法忘记所受的侮辱。它象一个病人，其浮肿的腿上扎了一根刺。因此，市政当局恭顺地恳求大公作为匈牙利的最高执政者，仁慈地体恤自己忠实仆人们的哀哀求告，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为廖切拔除肉中之刺。上述副省长格奥尔格伊决非可靠之辈。为了证明他的为人，我们，殿下的忠实信徒，在本控告书的后面附上一张副省长亲笔书写的文件，这是他本人签发的关于逮捕其胞兄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命令，该命令是他在战争初期，即神圣的进军时期，交给自己手下的一个亡命之徒的，当时亚诺什·格奥尔格伊正率领部队携带大批火器弹药朝波兰边境

迅速挺进。”

努斯特科尔勃对自己的呈文作了冗长的解释，奥特利克先生心不在焉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他怀着一个真正的艺术鉴赏家的迷恋心情，非常仔细地观赏那个马刺，最后他有礼貌地说，他怀疑马刺可能不是斯瓦托普卢克的，因为斯瓦托普卢克国王显然是穿树皮鞋的。然而奥特利克还是下令“继续发掘”，因为不管出土文物古老到什么程度，无论它属于什么民族，各个时代的人都有两只脚，所以马刺也应该有两只。假如廖切人又发现了什么东西，立即派人来报告大公。至于廖切市的请求，他，奥特利克，表示支持并一定将它启奏殿下。宫廷大臣作出了上述允诺后，和蔼可亲地让廖切市长回去。

努斯特科尔勃在回家途中到处吹嘘，他如何使属于城市的各个葡萄园整理得井井有条，很有希望获得丰收。没过两个星期，“丰收的果实”（一封盖着大公火漆印的公文）成熟了。市长用颤抖的双手拆开熟悉的印记。从信壳里掉出了他本人的控告书和各个附件，在呈文的背面，大公作了如下批示：

我们听取了对副省长先生的控告，并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他签发逮捕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命令是出于兄弟情谊，并非对他或对我们抱有敌对情绪，因为帕尔·格奥尔格伊副省长既不想阻挡装满火器弹药的大车前进，也不想阻止我们的教友和志同道合者塔马什·埃赛，仅此举动就足以证明他的正直意图和对我们的忠诚。鉴于帕尔·格奥尔格伊的马匹及其卫兵均留在我们部队里服役，应该从我们帕塔克的马厩里挑选一匹坐骑及供此马使用的上等马套赠送给他，以示我们对他的器重，特委派舍根涅伊先生将我们的礼物送交帕尔·格奥尔格伊。同时，亦应该规劝廖切市与格奥尔格伊副省

长言归于好，不应该再增加敌人的数量，因为已经够多了。

费·拉科齐

看来，大公匆匆忙忙地在呈文的背面写了这几行字，他的枢务机构懒得誊写一遍，没有把大公的意见写成文件。阿萨拉伊先生直接在下面写了注“已于沙罗什帕塔克执行，即一七〇七年七月十八日”，签上自己的名字“弗兰齐斯库斯·阿萨拉伊”，然后把所有的纸都放进信壳里，盖上火漆印，就送给廖切市长了。

信是大公的御前马厩长送来的，大公就是委派他将赠送的一匹好马护送到格奥尔格奥。天啊，这是一匹好得出奇的骏马！完美无缺！全身乌黑，宛如天鹅绒，四足尖削而匀称，呼吸象高贵的小姐那样炽热——它简直是一条飞龙！

努斯特科尔勃读了大公的批示，气得差点儿一命呜呼。幸亏他是在家里收到信的。克特亨立即到附近的澡堂去找来一个理发师，理发师略加思索就给他放了血，而妻子用冷水浸湿了手帕，拧干后敷在病人的额头上。

市长被扶到床上：他渐渐苏醒过来了，开始痛骂自己不应该到沙罗什帕塔克去，结果却给格奥尔格伊张罗到一匹马作为礼物。公正的上帝啊！假如廖切市民知道了此事，岂非成为笑柄。

不，决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内情！至少，不能让别人知道拉科齐大公那匹乌龙驹是他针对廖切人的控告所作出的答复。无论如何，即使人们有所察觉，也不让他们从努斯特科尔勃的嘴里得到确切消息。假如最终保守不住秘密的话，那也不能让他们立刻了解全部情况，最好是等这个消息失去危险性之后再公诸于众。涅墨西斯①并未在睡大觉，格奥尔格伊迟早难逃她的法网——这只是

① 涅墨西斯：希腊神话中报应女神。——译者注

个时间问题。这一次，格奥尔格伊逃脱了女神的复仇，唉，斯瓦托普卢克的马刺也没有给廖切人带来成功——这也没什么，格奥尔格伊将来的命运会更悲惨。要知道，马刺是猪拱出土的，而众所周知，猪总是使人们走运。不过，问题是谁走运——暂时，它使格奥尔格伊走运。"但是，信还能起作用；在库鲁茨阵营里，格奥尔格伊已经将罪名洗刷得干干净净，"努斯特科尔勃想，"我们再瞧瞧，皇帝手下的人痛骂他一顿的时候，他能否推卸责任。他们必然会臭骂他一顿，为此哪怕由我自己来掏腰包！"

报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大公的枢务机构总的说来工作得还不坏，这一次却错误地（或粗心大意地）将帕尔·格奥尔格伊关于逮捕兄长的命令连同大公的信件一起发还给了努斯特科尔勃。有了这张逮捕令，努斯特科尔勃打算带着它去碰碰运气——这一次到维也纳去。

努斯特科尔勃的妻子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斯图坚特家族。斯图坚特家族的真实姓氏是普罗特莫夫，然而这个姓在城里几乎已经无人记得了。这个有钱有势的贵族世家曾经在城市的事务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要不是它的代表人物突然产生了想学习的念头，这个家族仍然会继续执政下去的。科学毁了普罗特莫夫家族。普罗特莫夫家族中的成员，一个名叫亚卡勃的人，做牲口买卖积攒了万贯家财，他在十六世纪创办了一家企业，廖切市普罗特莫夫家族的每个男性后裔在完成学业之前，每年都可以获得两千金福林的奖学金。普罗特莫夫家族的每个成员自古以来就习惯于经商和从事各种行业，天生都嗜欲钱财，可这一来，大家就都从六岁开始学习，在数十个国家和城市里继续深造直到晚年，大部分人去世时仍然是单身的大学生，没有后代，而且死于异乡客地，诸如帕多瓦、波伦亚、格丁根、莱比锡、哈勒，鬼才知道还有地球上的哪些角落。

在我们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普罗特莫夫家族中只有三个人还

活在人间，其中的一个学得发了疯，不知在哪儿到处流浪，另一个（暂时尚未受到特别的损害）同时在几所大学里就读（两千金福林是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第三个叫伊什特凡，住在廖切，在市自治局当实习生，“由于在市议院研究民政管理”而获得（也是按照上述规定）两千金币的年收入。他受过高等教育，博学多才，机智狡猾。伊什特凡·普罗特莫夫是努斯特科尔勃（其妻子是鲍尔芭拉·斯图坚特）的内弟，在维也纳的各所学校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因而很熟悉维也纳的一切内情和门路。努斯特科尔勃就是派他到维也纳去，让他在那儿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斯图坚特的不少同窗好友当时在朝廷里做大官）觐见皇帝陛下，将廖切人的一份内容简短的报告呈献上去，其口实是：“据我们所知，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伙同埃赛·塔马什将火药和武器装运到波兰边境支援拉科齐，谢佩什省副省长始终不认为有必要逮捕塔马什·埃赛，将他的货物没收，或者至少也得将全部情况启奏皇帝。由于自己的种种‘功勋’，帕尔·格奥尔格伊已经获得拉科齐大公的嘉奖——漂亮的乌龙驹和带有纯金饰件的马套。”

这件差事很合伊什特凡·斯图坚特的心意，他反复地说他的才干太适合搞外交工作了。努斯特科尔勃给了斯图坚特相当数量的塔列尔，几天之后，斯图坚特乘坐“莫利托里斯”班车在克列别的特殊照顾下出发去维也纳了。他在维也纳拳斗场附近的“双鹅”旅馆下榻，开始编织自己的蛛网。过了两个星期，伊什特凡·斯图坚特就通知努斯特科尔勃，说他已经认识了一位服侍陛下穿衣服的皇帝近侍本人。九月中旬，斯图坚特又送来了新的报告，说格奥尔格伊逮捕兄长的命令和颇为详细地叙述该事件的材料已经放在皇帝的工作台上了。但是，工作台本身不会工作，皇帝即使工作，也是偶一为之，所以内兄必须耐心等待。

努斯特科尔勃就这么一个劲儿地等呀等，并不断收到伊什特

凡·斯图坚特种种令人欣慰的消息，消息是委托从维也纳来的廖切人带来的口信，只有努斯特科尔勃一个人明白其内容："我给小提琴换了一根新弦"，"作物正在成熟"，"已经在磨镰刀了"，"裙子可以扔掉了，扣子掉了"(意思是：妇女们很快就可以脱掉黑裙子，换上平常的裙子了)。努斯特科尔勃理解这些话的意思，也用同样令人神秘莫测的答复让去维也纳的商人们转达："青蛙依旧呱呱地叫个不停"(即市民们仍然怒不可遏)，"马在奔驰，马套闪闪发光"(格奥尔格伊还是象从前那样趾高气扬，自命不凡)，"邻居们家里也是老鼠吱吱叫"(省里也有人满腹牢骚，对格奥尔格伊不满)。

确实，有些贵族已经想把水搅浑，他们要求格奥尔格伊在廖切城里召开全省的等级会议。其目的是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和敌人妥协，就是同朋友吵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万古不变。我们祖先在廖切建造省参议会大厦，可不是为了让它变成蝙蝠的安乐窝！

事情日益白热化，已经发展到公开冲突的程度。到处是怒火在沸腾。显而易见：必然要出事了。社会上笼罩着一片神秘而可怕的寂静，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怂恿着人们：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吧！

但是，为何单单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有的是嘛。要知道，全国的各条大路上拖着大炮的车队在隆隆作响，田野里白色的行军帐篷星罗棋布，鲑鱼在被鲜血染红的小溪里拍击水面，发出哗哗的溅水声！

格奥尔格伊的问题怎么一下子会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怎么可能呢？天晓得。可能是因为，从未有人敢于限制其权力的一个大怪物干预了此事，它的名字是——时髦。这个大怪物被迫穿上了黑色服装之后，全身稍一抖动，就把廖切市和整个谢佩什省搞得人心浮动，乱作一团。

十月底，当谢佩什省已经怨声载道，群情激昂的时候，斯图坚

特出人意料地从维也纳赶回来了。他满脸沮丧。

“怎么样，双数还是单数？”努斯特科尔勃问。

“单数。”

市长大惊失色，凝视着内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皇帝把这桩事情理解为格奥尔格伊出于对他的忠诚才打算大义灭亲，逮捕自己的亲哥哥，因此值得嘉奖。”

“您说话当真？”

“我自己也惊讶不已，但情况就是如此。陛下派自己的亲信特拉乌特斯曼多尔弗伯爵给格奥尔格伊送去一份委任状：格奥尔格伊荣获国务顾问的称号。伯爵日内即将到达这里！”

努斯特科尔勃耷拉下了脑袋。

“这就是说，我得亲自上路了！”他说。说完，他就完全陷入了僵木状态。他在家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胳膊肘撑在桌子上，双手捧着脑袋。他一动不动、默默无言地坐着，不回答任何问题。他似乎并不悲伤，而是在发呆，并始终保持这种状态。他忘掉了自己的一切习惯，因为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鼻烟壶，再也没有放回去，滴酒不沾，呆呆地坐着，保持沉默，偶尔自言自语地喃喃道：“这就是说，该上路了！”

上路吗？他突然想上哪儿去？努斯特科尔勃夫人心如刀割，内弟也惊惶失措，认为市长企图自杀。努斯特科尔勃可能用来戕害自己的一切工具和武器都藏得离他远远的。他想必是魔鬼附身了。应该给他驱魔！于是，市长夫人首先用草药香薄荷给丈夫烟熏，接着又给他煮了“人心”汤①，以便唤醒他生的愿望，别与人世间告别。

由于香薄荷和“人心”汤的作用，看来，努斯特科尔勃恢复了生的愿望——他虽然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上路，但并非家里人为之恐惧的、躺在柩车上走的那条路，而是需要携带一旅行袋烙饼、熏排

骨和以大蒜为调料烤制的小牛腿的那条路。换句话说，市长决定动身到克什马尔克去，因为万圣节临近了，他得去装运已故克拉姆列尔先生墓前的全身雕像，雕像是五年前定制的，懒惰的雕塑家直到今天方才完工。

“必须办成一件什么事儿，好堵上我们那些市民的嘴，”努斯特科尔勃解释道。

当然，完全可以让市的司库去装运石像，然而努斯特科尔勃想亲自跑一趟。

“这么说，药汤挺灵的！”他的夫人高兴地说。

药汤果真功效良好：市长之所以决定要出门，可能是因为他想摆脱妻子给他规定的饮食制度和香薄荷叶烟熏。

但对这个可怜的人来说，事情并不顺利。

准备安放在大教堂壁龛里的雕像制作得非常成功：技艺高超的行家约瑟夫·托米什把米哈伊·克拉姆列尔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克拉姆列尔戴着市长帽，瘦削的肩膀上披着长袍，致使在已故市长生前就进市自治局当差的马车夫约瑟夫·库普托尔刚见到用红色大理石制作的自己已故老爷的雕像时，惊恐万状地脱掉自己头上的帽子喃喃地说：“感谢耶稣”（马车夫是个天主教徒）。接着，四名脚夫一起抬起石像，将它装在四轮马车上。一路上，马车夫对这尊蒙着帆布的雕像非常尊敬。他一面安排努斯特科尔勃坐在

---

① 卡洛伊男爵夫人有一次写信给驻扎在野营里的丈夫，让他捎一袋人心回来：她将把人心碾成粉末，给孩子们和着酒服用。这封信落到了一位历史学家手里，那位历史学家被如此野蛮的陋习和愚蠢的迷信吓得魂不附体，只有上帝才能保护我们匈牙利人，不至于在人世间落个坏名声，因为人们还以为：十七世纪初我们的祖先还在贪婪地吞食人心。可怜的编年史作者竟丝毫未曾怀疑过，信中提到的是一种植物——洋地黄，它的花朵形状很象人心。纳季卡洛伊城附近显然并不生长洋地黄，而在男爵夫人的丈夫率领部队驻扎的那些地方却比比皆是。——作者注

石像旁边，一面用无比自豪的口吻说，即使给一千福林，他也决不会出让目前派他做的美差——要知道，同时运送两位廖切市长使他感到万分荣幸，自开天辟地以来，还从未有哪一个马车夫担负过如此光荣的重任。

库普托尔载着两位市长足足运了两整天，因为这尊石像很重，而天气又阴雨绵绵，马车陷在齐车轴深的粘乎乎的泥泞里，难以通行。马匹只能拖着大车步履艰难地前进。况且，秋天的白昼短暂，而晚上大概谁也不敢冒险走这样恶劣的道路。当马车离廖切已近在咫尺，在德拉维茨村附近，辕马在下坡时一失足，后蹄滑进了水沟。马车夫跳下车来，想帮马一把，摆脱困境，可是已经晚了：马匹拖着马车掉了下去，路边的篱栅咔嚓咔嚓地接二连三折断，努斯特科尔勃先生飞进了沟里，虽然这条水沟并不很深。石头的偶像发出沉闷的轰隆声，也斜着滑下来，可怜的努斯特科尔勃还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被它压死了。德拉维茨村的村民们听到马车夫的喊叫声都跑来了，他们从石像下面抬出了那具刚刚被压死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然而，无论辕马、马车夫还是大车、石像，全都安然无恙。

吓得六神无主的库普托尔用原先蒙在雕像上的那块帆布裹住了死者，拼命策马狂奔，直到傍晚时分才精疲力竭地抵达廖切。那天恰好是礼拜天，天气又暖和，大街上聚集着一群群穿着黑色衣服的市民。裹着市长尸体的那块白帆布和马车夫全身上下血渍斑斑。

"什么，出什么事了？"

"市长死了！从前的市长杀死了现在的市长！"

这一可怕的消息象着火似地飞速从这家传到那家，在廖切市传开了，深入到城里最偏僻的陋街小巷，而且在传布过程中象滚雪球似地添枝加叶，增加了不少细节。

“从前的市长杀死了现在的市长，因为现在的市长杀死了从前的市长，”市民们说。

“仁慈的上帝啊，快救救我们，别让新的考验再折磨我们了！”

第十四章

关于母亲的眼光何等敏锐和爱情如何产生的一点议论

现代的年轻人一旦被爱情病折磨得神魂颠倒，或者被绿眼睛的怪物——嫉妒咬伤了，不是跑去寻找决斗公证人，便是带了一位名叫缪斯①的漂亮少女离群索居，逃避尘世，撰写出一些充满人间忧伤的拙劣诗句。

法勃里齐乌斯听说了罗扎莉娅的幽会之后，既未找人决斗，也未避世隐居，尽管他大为震惊。即使太阳从天上掉下来，坠落到肮脏的泥潭里，大概也未必会使他如此惊讶。是啊，是啊，要知道，他所听到的消息对他说来是难于置信的不幸，是无法理解的灾难，这一消息甚至比太阳从天空里掉下来更加可怕，因为他本人正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落进了肮脏的泥潭，并感到自己是死人中间最最倒霉的一个！他心灰意懒，萎靡不振，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漫无目的，忧愁在煎熬他的心灵，脑袋嗡嗡作响，两腿软弱无力。他在大街上行走时，两旁的那些古老的房屋和它们底层的店铺似乎严厉而高傲地用轻蔑的眼光注视着他，载重马车的车轮在鹅卵石路面上发出的辘辘声，仿佛在用嘲笑的口吻喊着："罗——扎——莉——娅！罗——扎——莉——娅！"虽然从窗户里，从那些下面装着弓形窗栅栏的窗户里，不时地有可爱的少女脑袋向外张望，并俨

然象老朋友似地朝法勃里齐乌斯嫣然一笑，可是他仍然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攥紧他的心，使他疼痛难忍。

他脚步踉跄、神思恍惚、失魂落魄地朝家里的方向走着，仿佛一个梦游者，完全按照习惯辨认道路。在一个十字路口，他遇见了骑在马背上的米克洛什·勃洛姆。米克洛什衣饰华丽，似乎正打算去参加舞会。他老远就大声喊道：

"你好啊，里齐！近况如何，里齐？（"里齐"是"法勃里齐乌斯"的小名。）我要出城去溜达溜达。你想去吗？咱们一块儿走吧？暖洋洋的节日，咱们会碰上漂亮的农村姑娘的。啊，我受不了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回头见，里齐！"

"讨厌的恶狗！"法勃里齐乌斯疾首蹙额地望着他的背影骂道，接着他进了自己家的院子，砰地一声使劲关上了淡绿色的篱笆门，那扇可怜的门差点儿给撞得散了架。

母亲正在等候法勃里齐乌斯回家吃午饭。桌子上放着他爱吃的菜肴：填馅儿的母鸡和白菜叶馅儿的烙饼。这一天家家户户都烤面包，同时利用余热发面做饼子。但是，脸色苍白、怒气冲冲的年轻议员对这些东西连碰都没碰一下。

"孩子，你病了吗？"母亲忐忑不安地问。

"头痛。"

"我去拿一张洋姜叶子给你敷在额头上，一会儿就把你的痛全拔出来了。"

"不用说洋姜叶子，就是几头阉牛也拔不掉我的痛苦。"

午饭后，法勃里齐乌斯并不象往常那样到市自治局去，而是呆在家里，坐在自己房间的窗口，望着天上飘浮的乌云。灰蒙蒙的、不祥的、形状怪异的乌云，宛如神话中的怪物，相互碰撞，推推搡搡地

---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译者注

融合成一片，然后重新四散分开，接着又相互吞噬。看来，天空是正在匆忙地酝酿着预定在黄昏时来临的暴风雨。但是，天空突然颤抖了一下，伟大的装饰艺术家用自己的画笔在整个苍穹里画出了几千条由闪电交织而成的花纹。暴风雨！终于来临了！法勃里齐乌斯对暴风雨的来临感到高兴。他胸中的暴风雨正在肆虐，那就让整个大地都被飓风席卷吧。让狂风怒号，天空撕裂，最好让天塌下来，把整个世界都埋葬掉。他没穿雨衣就走出了家门，决定到外面去走走，对暴风雨毫不在意。他穿过城门，从卫兵身边走过，卫兵们惊奇地向他敬了一个礼。他朝树丛走去，心情无比激动，其程度决不亚于正在疯狂咆啸的自然界。暴风骤雨过去了，怒火平息了，法勃里齐乌斯的恶劣情绪也随之略有好转，心里感到轻松些了。他深夜才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睡了。她没有等儿子回家，因为他经常很晚回来，不是参加克廖斯捷尔小姐学校里的晚会，就是在市自治局地下的酒馆里和议员们会晤。女佣人要给少爷准备晚饭，但他只是挥挥手，示意什么也不需要。然后，他又在自己的房间里长久地来回踱步，倾听雨点落在屋顶上发出的淅沥声。后来，他敲了敲母亲的房门。

"您还没有睡着吗，妈妈？"

"还没有。孩子，你有什么事吗？"

"象往常一样，我想来祝您晚安。"

法勃里齐乌斯边说边走到母亲跟前，坐在床沿上，抓起母亲的一只手，吻了一下，没有松开手，默默地坐着。

母亲轻轻地挪了挪身子，在自己的枕头边让出一点地方给儿子。年轻人把头靠在她的胸前，就象孩提时代那样。

"您瞧，妈妈，我只要靠在您身上，头马上就不痛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马屁精！你想让我凭这几个手指头就能拔掉你的刺吗？那可是连六头阉牛都拔不动的吧？"

“我不仅是想，而且知道您能拔掉。”

年轻人亲吻起母亲聪明的脑袋来。老太太佯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情，整了整向旁边歪斜的带皱边的睡帽，然后高兴地笑着说：

“好一位议员！到如今还象小孩子那样和母亲睡一张床！要是城里大家知道了，会怎么说呀？”她重重地叹了口气，又补充道：“你小时候是和我一起睡的，那时候多好呀！我给你讲童话故事，而你往往又害怕又好问，叽里咕噜地说个没完没了。那时候你是个小调皮！你的哥哥已经单独睡一张小床了，为了不让我在你睡着的时候到你哥哥那儿去，有一次你用细绳子把我的一只脚缚住，另一头拴在你小衬衣的钮扣上。可我一下子就识破了你的鬼主意，等你刚睡着，就解开绳子，到你哥哥那儿去了……”

“这么说，亲爱的妈妈，您骗了我吗？”

“就象你现在在欺骗我一样。安塔尔，你怎么了？”母亲突然大吃一惊，大声问道。“你在哭？”

她用手抚摩儿子的脸，感到手心里是湿漉漉的。

“我是带着我的痛苦来见您的。除了您之外，亲爱的妈妈，我还能把痛苦告诉谁呢。假如您有可能，就帮帮我吧。我的头脑不听使唤了。我精疲力竭，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碰到倒霉的事儿，我就象小时候那样来求您帮忙。我相信，母爱的力量一定会驱散我的痛苦。听我说，妈妈！”

“说吧，说吧！把头靠在枕头上，说吧。”老母亲抚摩了一下儿子那丝绸般的头发，低声说。“谁欺侮你了？哪儿痛？什么东西痛？别怕。我决不让任何人，决不让世界上的任何人欺侮你。”

于是，法勃里齐乌斯就将埋藏在心底里的秘密告诉了母亲，他怎样爱着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

“我知道，”母亲说。可是年轻人仍然说呀说，讲述他心里怎么会产生这一爱情的。就在他与罗扎莉娅相遇的那一天就萌发了爱

情，并开始不断发展，直到成为世界上最强烈的东西。罗扎莉娅是否爱他？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有谈过，只字未提，可是他觉得她也爱他。“千万句温柔的话语仍然象奇异的铃铛在他耳朵里叮当作响，它们使这一信念不断增强。稍纵即逝的暗示，若有所思的目光，神情抑郁的叹息，不由自主的姿态，羞涩娇媚的红晕……”（原来年轻议员在自己的脑海里搜集了那么多的证据啊！）但是，一旦努斯特科尔勃市长把罗扎莉娅秘密幽会的消息告诉了他，这一切突然象积雪那样全都融化了。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用胳膊肘撑起了半边身子。她被儿子的话深深感动了，全神贯注地听着。

“咳，该诅咒的！”她喊道，因为她是个泼辣的女人。“太可怕了！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不，那个人肯定对努斯特科尔勃撒谎。”

（罗扎莉娅是法勃里齐乌斯夫人特别宠爱的姑娘。）

“我有点事儿想问问您，妈妈。上星期天我们家的大丽花丛开了两朵花……有一朵不见了，在哪儿？”

“玛季莉达带着罗扎莉娅来我那儿作客，那一天不是星期一就是星期二，我摘了一朵花给了罗扎莉娅。”

“唉，妈妈，您还不知道……可怕的是：从别拉来的那个人在那天晚上拿给市长看一朵大丽花，并且说那朵花是从到酒馆来幽会的女士头上掉下来的。”

母亲和儿子都默不作声了。法勃里齐乌斯夫人沉重地叹了口气。豆大的雨点叩击着屋顶。

“可别是下雹子了？”老太太边说边侧耳细听，究竟下雹子还是下雨。

最后，母亲又用干巴巴、无动于衷的口吻向安塔尔提了一个问题，说话之前甚至打了一个呵欠，仿佛提问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沉默：

"你很爱她吗？"

"是的。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了！"年轻人异常冲动地说。"活不下去……"

"别说蠢话，这样的蠢话不象我儿子说的。况且，这不是事实！我的那些花盆里有很多花，它们再漂亮再鲜艳也从未有哪一朵花长得把盆胀破了。要知道，你不是泥塑的，你是铁打的！大家都是这样看你的。那你就应该是铁打的。你说你多黏黏糊糊的，坚强点！"

"您别生气，妈妈。我不把自己的烦恼告诉您，还能告诉谁呢？"

"好吧，儿子，我们瞧着办吧。明天我就把事情安排妥当。不是这么办，就是那么办。"

"那您打算怎么办呢？"

"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会把一切安排妥当的。现在你去睡吧。可是，先得让我吻一下你那头发乱蓬蓬的脑袋，议员。"

法勃里齐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衣服也不脱，倒头就躺在床上，深信自己将彻夜不眠。但是，不知由于他在暴风雨喧嚣的森林里独自徘徊累了，还是由于母亲用温柔的话语安慰了他，他顷刻之间就酣然入睡了，睡眠象从天而降的露水洗刷掉了他心底里的苦闷并恢复了他的体力。法勃里齐乌斯一直睡到早饭时分才醒来。

第二天，没等黄昏来临，法勃里齐乌斯夫人穿上黑色的丝绸连衣裙，从首饰匣里取出三串色泽晶莹、粗细相仿、排列紧密的东方珍珠，把几只叶芽形的纯金胸针别在带花边的黑色包发帽上，在耳朵上戴上了镶嵌纯绿宝石的耳环。

"啊，妈妈，您打扮得多漂亮！衣冠楚楚，珠光宝气！您这是打算上哪儿去？"年轻议员问。

"亲爱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我想去攀登高高的小台阶，可不知道能否上得去。"

“我不明白，”法勃里齐乌斯承认道。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动。

“只要你稍微动动脑筋就明白了，孩子。你去世的父亲和我一辈子都在寻求正义，就是说你心里也必然会有这种愿望。我还会上哪儿去呢？你看呢？我要用天平秤去称一个人，看他有多重。”

法勃里齐乌斯默默地点点头。

“我有这个权利吗？当然有。要知道，我的秤很准，决不会骗人，称出来多少就是多少。天平秤指针的一端指的是，姑娘将成为我的儿媳妇；假如指针向另一端倾斜，说明美人屈从了魔鬼，就让魔鬼去占有她吧。”

“唉，妈妈，您在说些什么啊！”

法勃里齐乌斯痛苦地叹息着，脸庞随着幻想中结局的交替，忽而变得白如墙壁，忽而变得红如甜菜。

但母亲再也不去注意儿子的脸色，而是向女仆们交代了一系列她不在家时必须严格执行的命令：“家里的一切都注意着点儿，把餐具洗刷干净，小心别打碎，不能让要饭的进穿堂，以防他们偷东西，把面包拿到外面台阶上去给他们；安丘拉，你得注意养蜂场，蜜蜂是不是打算分箱做新窝，倘若已经在做窝的话，你赶快跑去找面包铺老板亚诺什·科赫，他会取蜂窝；而你，茹日，用玉米把系着催肥的两只鹅填得饱饱的，别忘了给鹅喝水；把这点儿罂粟花籽捣碎，但先得好好洗一洗研钵。”

“不过，我很快就回来的，”女主人以此结束了自己的独白。

于是，以军人般的姿态和坚定的步伐而博得人们尊敬的法勃里齐乌斯夫人，从楼梯上拾级而下。她高傲地仰着美丽的脑袋，满头白发犹如银色的桂冠，很和谐地衬托出她那身黑色的装束和她那沙沙作响的丝绸。凡是认识已故埃尔杰伊公爵的女儿安娜·鲍尔涅米萨的人，都断言她和法勃里齐乌斯夫人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但就性格而言，安塔尔的母亲比公爵的女儿更严厉。对于一个凡人来说，法勃里齐乌斯夫人的话简直是上帝的旨意。她愤怒时，面孔铁板，神色严峻，就象她家乡的高山；而当她那张女人的脸庞被她内心善良的光辉所照亮时，脸色变得温存而美丽，使人心醉神迷，仿佛秋天阳光照耀下高山上的草地。

年轻议员聚精会神地听着母亲的脚步声。声音突然消失了。法勃里齐乌斯朝窗外张望，看见母亲站在点缀这个小小的院子的两个花坛前面，正在采摘一朵已经开放的大丽花。这朵花的年幼同胞们仍在自己绿色的摇篮，即蓓蕾里打瞌睡。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迟迟未归。年轻议员试遍了各种各样的自娱活动，然而他感到时间却从未消逝得如此缓慢过。在这段时间里，蜜蜂果真分了新窝。新窝筑在樱桃树枝上，于是面包店老板科赫跑来了，他把新窝抖进一只空的蜂箱里。法勃里齐乌斯久久地看着这个场面，然后回到自己房间里，打开了《旧约》，阅读起有关陷入火舌熊熊的火炉里的三个少年的章节。但他对他们竟毫无怜悯之心，因为他本人也象在通红的炉膛里燃烧；再说，他事先已经知道这三个少年幸免于难，而他本人的命运却吉凶未卜。晚餐的时间已经过了，母亲仍未回来。法勃里齐乌斯想着手工作，指望时间能不知不觉地消磨掉，可是思想集中不起来，字母在他眼面前跳着魔鬼的舞蹈，于是他放下了市议院的会议记录，和看家狗波普拉德逗着玩。波普拉德突然竖起了耳朵，用狗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我听见篱笆门吱呀响了一下。"狗汪汪叫了几声就不作声了："我知道谁来了。"接着传来了熟悉的丝绸沙沙声，法勃里齐乌斯的心跳加速了。母亲进了房间。

她卸下披肩，放在圈椅背上，摘下了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可是法勃里齐乌斯始终未敢抬眼看她，唯恐在她脸上读到自己的判决书。他微微地向母亲转过身去，用激动得结结巴巴的声音怯生生

地问：

“嗳，怎么样？”

“等一等，先让我卸掉耳环。两只耳朵都夹疼了！你要学会忍耐。喂，茹扎，到这儿来。帮我解开后面的带子，否则我眼看要憋死了。不，看来老太婆不应该打扮。软圈椅和白面包——这才是我们老太婆的需要。完了！你走吧，茹扎！孩子，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

“妈妈，那儿情况怎么样？”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坐到圈椅里，但她仍不打算开始谈话。她又把茹扎唤来，对她说：

“把我的毛线活儿找来，好动的孩子！正是这样。现在到地窖里去跑一趟，拿一根胡萝卜来喂金丝雀，让它唱一会儿歌。”

等到只剩下儿子时，她才对他说：

“我总是喜欢先坐得舒舒服服，手里拿着毛线活儿，然后谈论正事。手里没有毛线针，我的脑袋就不听使唤。”

“您决定折磨我吗？”

“嗳，住口，傻孩子！姑娘象刚生下来的婴儿，清清白白的。”

议员的脸变得眉飞色舞了。

“啊呀，妈妈，我亲爱的！”

“她白璧无瑕嘛！”

“那么，在酒馆里约会是怎么一回事？”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耸耸肩膀说：

“我怎么能知道呢？”

“什么？”议员顿时脸色一沉，大声说。“妈妈，您不知道？难道您没问她？”

“我什么都问了，问遍了，可光听她说的话管什么用？话毕竟是话嘛。”

“那您凭什么肯定她是清白无辜的呢?”法勃里齐乌斯怒喊道。

“我看得出来。”

“您看得出来?”儿子讥讽地追问道。“难道这也能看得出来?”

“完全可以,只要有眼睛就行。母亲的眼睛嘛!你用不着冷笑。有些知识超过了你们的书本知识,超过你们官僚们所谓的‘全部罪证和证人的证词’。母亲的眼光象一只钻头,它能钻进人们的心底里。母亲即使不用眼睛也看得出,她用鼻子一闻就闻得出儿媳妇是否犯了罪孽。”

“唉,妈妈,假如象您说的那样,那该多好!……”

“事实就是这样。母亲的心能够洞察一切。灾难在使你遭受痛苦之前,首先就刺痛了母亲的心。既然我说罗扎莉娅是无辜的,那决不会是句空话。倘若如今有谁胆敢污蔑她,那他,见鬼,就是跟我过不去!”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双手叉着腰,威风凛凛地环顾四周,仿佛屋里万头攒动,全部是她看不见的对手,尽管此刻她面前只站着一个胆战心惊而且已经放下了武器的人。接着,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向儿子详细叙述她对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姑娘的这次访问。年轻议员贪婪地听着她的每句话,犹如被暑热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大地在吮吸露水——涓滴无剩。

“是这样的:我到了那儿。说些什么,怎么说,我在家里就考虑好了。我不是空手去的——带着最后一朵大丽花,关于这种花,这里边疆区的老百姓有一个说法:姑娘头上插几朵大丽花,今年就有几个小伙子来向她求婚。因此,我带了一朵花到玛季莉达那儿去。她的姑娘们大部分坐在凉台上:她们见到我,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大丽花。要知道,她们每个人都在等待小伙子来求婚!我问起罗扎,她们回答说:她在玛季莉达小姐房间里刺绣。罗齐卡果真和你的教母并排坐着干活。我们象平时那样东拉西扯地闲聊,然后我

巧妙地把话题转到了大丽花，我说：‘把这朵花送给谁呢？你，罗扎莉娅，已经拿过一朵了。’她微笑着答道：‘我拿过了，可是掉了。这么一来，连求婚的小伙子也丢掉了。’我胸有成竹地问：‘很想知道，你究竟把它掉在哪儿了？’罗扎莉娅笑了起来，脸蛋上出现了两个酒窝，——托尼，要是你也见到这两个酒窝，那该多好！——并回答说：‘在公园的酒馆里，那一天肯杰利先生……玛季莉达姨姨，这是哪一天？’‘星期二晚上，或者说夜里，’克廖斯捷尔小姐提醒说。我当然假装非常惊奇。‘夜里？’我问。‘我不明白！你们夜里去干什么？’罗扎莉娅看了我一眼，眼光天真烂漫，又高傲又安详，看来她不知道我在盘问她，还以为我在夸奖她呢，因而解释道：‘我有一份文件，要在证人在场的情况下签字。关于遗产问题。’‘证人是谁？’我问。她说：‘肯杰利先生和焦尔季·格奥尔格伊。’”

年轻议员好象被螫似地跳了起来。

“焦尔季·格奥尔格伊？”他语气阴沉地追问了一句。“好啊，这个消息对我很有用处。”

“别自作主张地把别人想象成敌人！这一切不是明摆着的吗？”

“什么意思？”

“我是说，罗扎莉娅毫无过错。”

“您怎么知道？”

“我不是说了嘛：根据她的眼神，根据她讲述到自己夜游公园时那种坦然的神色。有罪孽的人处在她的境地，决不会这样心安理得的。”

“亲爱的妈妈，您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可是，对这种事情您是搞不清楚的。譬如说，从您的话中我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怎么会呢？”

“我可以谴责这种行为，并且把大部分责任归罪于克廖斯捷尔小姐。”

"什么理由？你设想一下：罗扎莉娅的监护人肯杰利先生跑来说，他有重要事情，请求玛季莉达允许姑娘和他一起出去一趟。难道玛季莉达能不让姑娘走吗？"

"就算是这样，可是焦尔季·格奥尔格伊怎么也会在那儿呢？"

"说实话，这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事情的本质。"

"这一切都不象话！唉，太卑鄙了！"议员痛苦地喊道。他用两只手掌捂住了太阳穴，仿佛害怕他的脑袋马上会胀裂似的，双眼充血。"亲爱的妈妈，您说的可能是事实——老奸巨猾的肯杰利确实有权唤罗扎莉娅出去。但只是一个借口！妈妈，您想，多好的借口！您要明白，需要当着证人们的面签署文件！那为什么要在夜里签名，在城外的酒馆里，而且酒馆的名声又那么坏？要知道，这是情人们幽会的地方！难道她就不能在学校里签这份文件？"

听到这儿，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哈哈大笑，笑得泪水也涌上了眼眶。

"哎哟，你啊，傻孩子！你干吗没听完就打断我的话？我正打算告诉你，他们之所以去城外的公园，是由于这份文件必须当着副省长本人的面签字。"

"等一等！我懂了！懂了！"他用手心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说。"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整个情景一清二楚。不用说，副省长当然在场。他就在那儿抓住了努斯特科尔勃。在城里，大白天，格奥尔格伊当然不会出现的。"

年轻议员欣喜若狂，手舞足蹈，跳到母亲身边，连连地亲吻她。

"你别这样！"母亲喊道。"我要被你憋死了！你别象见到盐巴的小羊羔似地欢蹦乱跳！再安安稳稳地坐一会儿，让我把剩下的话说完。"

"什么？还有话要说？"

"重要的话还在后头呢。"

“谢谢您，亲爱的妈妈。我现在非常安稳，‘剩下的话’我不感兴趣了。”

“万一感兴趣呢？还是听听后来怎么样吧。我问罗扎莉娅：‘喂，你掉了大丽花，不可惜吗？’她微笑着说：‘可惜的。可惜那朵花，不是可惜求婚的小伙子。’‘那当然罗，’我说，‘既然你头上已经戴过大丽花，你一定会出嫁的。’那时候，玛季莉达插嘴说：‘罗扎莉娅不相信这个预兆。’‘毫无道理，预兆是很准的，’我回答说。‘至少，对您这样的人。要知道，媒婆已经来找您，而且还坐在这间屋里呢！’”

“她俩都望着我：我是不是说走了神？可我继续说道：‘这个媒婆就是我。我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儿子，做他的妻子！’”

议员的脸顿时涨得绯红。

“妈妈，您居然已经这么做了……”他大声地脱口而出。

“我当然是这么做了！有什么不妥当的？”

“这可是轻举妄动！因为这样做，为时过早……”

“既然她爱你，为什么还太早？”

“她说了吗？”法勃里齐乌斯象得了热病似地颤栗地、喃喃说道。

“她没说，可是也没法掩饰。”

“那您说呀，快说下去，后来怎么样？”

“后来是这样的：她满脸通红，就象你刚才那样，可一转眼，人就不见了，仿佛她根本没在屋里。”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

“我和你教母一起找她。找遍了整幢房子，唤她——没有回音。”

“上帝啊，上帝！”

“你别害怕，她没失踪。我们终于找到了她——在小储藏室里。

她坐在一袋粮食上，垂头痛哭。我把她搂在怀里（她那小小的脑袋多可爱啊！），问她：怎么答复人家？她没有回答，一个劲儿地哭，眼泪象雨点似地顺着脸颊往下淌。你瞧，我的衣服被她搞得多湿呀。”

法勃里齐乌斯半信半疑地瞥了母亲一眼。

“您说，亲爱的妈妈，她哭了。这怎么理解呢？”

“傻乎乎的孩子！女人的爱情表现在她的眼睛里，狡猾表现在行动上，灵巧表现在语言上。罗扎莉娅哭的原因是她爱你。她心里充满了爱情。马上到她那儿去，擦干她的眼泪！”

法勃里齐乌斯没等母亲重复第二遍命令，立即穿戴得整整齐齐，飞奔而去。可是，那时候罗扎莉娅早已不哭了。响亮的歌声从学校窗户传到院子里，她边弹吉他边起劲地在演唱一首节奏明快的德国歌曲。

大厅里人们济济一堂。每星期五这个时间，克廖斯捷尔小姐那儿总是坐着一大群客人：年轻的军官，廖切绅士们的儿子，她学生们的女朋友。每逢这一天，学校里往往要组织规模不大的音乐会：朗诵诗歌，唱歌，跳舞。去参加克廖斯捷尔小姐的“星期五晚会”被认为是莫大的荣耀。女主人总会想出一些愉快的、有趣的、新奇的、引人入胜的主意来，一言以蔽之，这些点子后来被城里人，甚至省里人津津乐道，传为佳话。她冬天出的点子特别有创造性。例如，去年圣诞节，女佣人们突然将两只洗衣盆端到客厅里，提来了几桶水，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一群卷起袖子的学生小姐，她们把裙子掖在腰里，洗起衣服来了（要知道，她们反正要通过洗衣服考试的），而观众们坐在那儿欣赏这些娇美迷人的洗衣妇。还有一次，来参加晚会的客人们正赶上这些柔弱可爱的尤物在纺线。

可是在今天的晚会上，罗扎莉娅显得格外怕难为情。她见法勃里齐乌斯进来，连手里的吉他也滑落了下来。米克洛什·勃洛

姆急忙跳上去，抓住了她的吉他，但罗扎莉娅因此而更加忸怩不安，竟忘记了歌词。小姐们发出了嘻嘻的笑声，其中的一位向歌手提示了下一句歌词。罗扎莉娅又接着往下唱，但唱得有点萎靡不振，单调乏味，仿佛她从未有过一副响亮而甜美的好嗓子。

音乐会结束后，大家玩"猫捉老鼠"和"荷花旅行"。尽管上了年纪的夫人们也参加晚会，并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姐们和客人们，聪明的女主人还是想办法让自己的教子有机会和罗扎莉娅交谈上几句。晚会上，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演出即兴节目：年轻的库鲁茨中尉伊姆雷·列瓦伊就表演了用腹部讲话的技艺，他模仿了安德拉希将军和老太婆文科齐的一段对话，将军曾在她家里住宿。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接着，米克洛什·勃洛姆表演了几套"魔术"。他向浪迹江湖的魔术师们学会了唤"洪水"，换句话说，他能使大家觉得大水正滔滔不绝地从窗口涌进屋里。有些妇女不了解这只不过是她们的感觉受了欺骗，居然信以为真，大吃一惊。勃洛姆又把一颗甜瓜籽放进一种稀粥里，往里面浇粉红色的液体，在惊奇的观众们的注视下，这颗种子发了芽，后来长叶子，开花，花朵又变成了小甜瓜。

为了变魔术，魔术师需要一张桌子。

"罗扎莉娅，我的小心肝，到我房间里去搬一张小桌子来，"玛季莉达小姐吩咐道，并立即对法勃里齐乌斯低声说："你，教子，去帮帮她。"

法勃里齐乌斯悄悄地去了，谁也没有察觉，当他出现在玛季莉达小姐的房间门口时，拖着一张桌子的罗扎莉娅惶恐不安地放下了手里的桌子，就象刚才放掉吉他一样，并全身颤抖，宛如一张白杨树叶。

"哎呀，您也在这儿？"

"罗扎莉娅，"小伙子大声说，"我母亲太鲁莽了，您没生她的气

吧?"

罗扎莉娅向法勃里齐乌斯伸出手去。

"生气? 她可使我非常幸福!"

"就是说,您爱我罗? 是真的吗? 您爱我?"小伙子热切地追问道。

"莫非您至今没有察觉吗?"姑娘回答。可不知为什么她的语气忧郁,若有所思,甚至带有责备的意味。

"我原想……可母亲还是没有给我带来您的最终答复。"

"这似乎太早了点。"

"是的,但既然您爱……"

"您的求婚首先必须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同意。"

"谁必须知道! 谁?"法勃里齐乌斯喃喃地问。

"我的父亲,除了我之外,他在世界上再也没有更亲的人了。"

"他将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将做他的仆人,实现他的任何愿望。"

罗扎莉娅又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而她的脸上出现了阴影,非常忧郁而沮丧的阴影,似乎今天天空里的所有色泽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恢复常态,驱散了忧伤。

"喂,来……我们抬桌子。"

抬桌子的路上,她的心情变得愉快了,她笑着说:

"如今我和您成了两匹小马。嘚,嘚儿!"她甚至学起了马叫来:"咴儿——咴儿!"

啊,这个罗扎莉娅还完全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法勃里齐乌斯对他们之间的谈话并不感到高兴。事情仍未最后说定当,话犹未尽。仿佛一件新娘的礼服几乎全部完工了,可是衣缝里仍然露出白色的线——"定线",需要将它扯掉。他还是象刚

才那样，无法和罗扎莉娅单独交谈。唉，这一群欢乐的人们都滚蛋吧！瞧，他们坐在客厅里感到多么兴高采烈啊。在晚会过程中，他有两三次试图悄悄地和罗扎莉娅说上几句话，然而其结果却使整个事情搞得更加错综复杂了。

“罗扎莉娅，”乘勃洛姆在变魔术的时候，他压低嗓门对姑娘说，“您将给父亲写信吗？”

姑娘点点头。

“我自己可以上他那儿去跑一趟吗？”

“不行。”

“您至今还不能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吗？”

“不能，现在还不能，”姑娘回答说。她脸上又出现了忧郁的神色。

那天晚上，法勃里齐乌斯还用了一次机会和罗扎莉娅交谈。克廖斯捷尔小姐提醒说，今天是姑娘的生日。法勃里齐乌斯立即走到当时坐在窗台上的罗扎莉娅跟前，祝愿她幸福。

“幸福？”姑娘神情木然地重复道。“啊，那是一种罕见的鸟！很难抓到它。谁知道它在哪儿飞。”

“罗扎莉娅，只请求您告诉我一句话，”议员央求道，“否则我将永远不得安宁。假如您父亲由于某种缘故而拒绝我的求婚，您不会抛弃我吧？”

罗扎莉娅略加思索，回答说：

“我认为不会拒绝。他的意志未必能胜过我的意志。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将它们比较过。可这方面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我向您公开一个秘密。”她低声说。“您是在我赶路时圣母马利亚派来的使者。可是我不知道，”姑娘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不知道我和您相遇是好事还是坏事。刚才我在玛季莉达小姐房间里对您说，您母亲使我非常幸福。这不是实话。我始终感到有一种沉重的预

感在折磨着我。我们大概会遭到不幸。”

法勃里齐乌斯用惊讶的目光看了她一眼：笃信新教的罗扎莉娅怎么会突然谈论起圣母马利亚来？她高兴得发狂了吗？也许她陷入了胡思乱想？她还是个十足的孩子啊！

那时候，一群客人向她走来。勃洛姆把一个银塔列尔往哪儿一塞，突然跑到罗扎莉娅身边，在她的金色秀发里“找到了”硬币。法勃里齐乌斯生气了，因为别人妨碍了他和罗扎莉娅的谈话，他不辞而别，离开了屋子，他有一个习惯——如果有什么事情使他失掉了自制力，心里充满了怒火，他就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冷静一下头脑。

在院子里，他遇见一个士兵，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

“老总，您给谁送这束玫瑰花？”

“奥特罗科奇小姐。”

“谁送的？”

“焦尔季·格奥尔格伊中尉。”

“喔，是这样！”

法勃里齐乌斯本来就够激动了。士兵的回答成了导火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这束鲜花当然是因罗扎莉娅生日而送给她的。这说明她把自己的节日告诉了焦尔季·格奥尔格伊，而对他，法勃里齐乌斯，却只字不提！

“喂，给我看看花！”他命令士兵。

库鲁茨把花递给了议员，而后者稍微考虑了一下，就把花扔进了挖在院子中央的水井里（当时廖切已经有了自来水，自来水出故障时才偶尔使用井水）。

“请转告我的朋友格奥尔格伊中尉，说他的花给蛤蟆带来了莫大的愉快，”法勃里齐乌斯命令士兵说。

库鲁茨是一个廖切的小伙子，他很熟悉年轻议员，因此没敢反

驳他，而是"向后转"，到小酒馆去向中尉报告了，格奥尔格伊正好带着一大帮人来到那儿。格奥尔格伊听完士兵的报告，拿起自己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口酒，只说了一句话：

"看来，议员先生的第二只耳朵也痒痒了吗？"

中尉的神经很坚强，他并未火冒三丈，而是陷入了沉思，仔细考虑刚才发生的事件。中尉心跳加速，突然感到全身火热，很想离开大家。他付了账，走出了小酒馆。他的同伴们面面相觑：眼看要决斗了——大家开始讨论"赞成"还是"反对"。

然而格奥尔格伊并不想打架：他可以把法勃里齐乌斯的狂妄行为看作一次过火的玩笑。假如他们决斗，那会给罗扎莉娅落个坏名声！他很想独自呆一会儿。这很合他这个快快活活、无忧无虑的骠骑兵中尉的心意！是的，是的，他确实渴望到远处去走走，那里渺无人迹，只有树叶簌簌作响。他动身到城外青葱翠绿的树丛里去，那儿可以独自徘徊，随意思考所发生的事情。

法勃里齐乌斯胆敢肆无忌惮地恣意妄为。可其原因呢？只有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他妒火中烧。嫉妒他！为了罗扎莉娅！他，久里·格奥尔格伊，本人并未给他提供什么口实。这说明事情的起因是罗扎莉娅？这个想法使年轻中尉惴惴不安了。他迄今从未仔细分析过自己对堂妹的感情。他眷恋她，但只不过把她看作自己的一个亲戚而已。可突然有了新发现！唉，谁能想得到！他感到胸口憋得慌，他贪婪地吮吸晚间的空气，仿佛它能起镇痛剂作用似的。但是，他已经听到了胜利的号角，他在追忆姑娘的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个姿势：它们象光彩夺目的宝石展现在他的脑海里，闪闪发光，罗扎莉娅的每一句神秘莫测的话语似乎都是一只奇异的蚌，里面藏着昂贵的珍珠，只要打开它的壳，你就能获得幸福。

梦总是不知不觉地从什么地方悄悄来临，并使我们的眼皮合上，醉意也无法预料，它会突然使你头晕目眩：爱情也是那样出其

不意地把人俘虏。严格说来，爱情一开始就藏在人们的心底里，因为醉意也不是喝了第一滴酒就直冲你的脑门，可是谁能说得清楚，酩酊大醉是从第几滴酒开始的？

自从肯杰利先生应帕尔·格奥尔格伊的要求，把焦尔季介绍给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作为罗扎莉娅和她父亲之间的中介人之后，他经常和自己的堂妹见面。克廖斯捷尔小姐起先以为，她所敬仰的肯杰利先生有意促使久里成为罗扎莉娅的丈夫，所以对他很客气——出于纯粹的事务性质。但她后来发现，她的教子法勃里齐乌斯也在深入窥测罗扎莉娅那双天蓝色的眸子，她明智地把这场争论交给天神们去决定，因为古时候人们传说，婚约是在天上签订的。

久里经常陪伴罗扎莉娅外出游玩，因而多次遇到法勃里齐乌斯，并且发现他爱上了姑娘。但格奥尔格伊中尉始终对年轻议员的恋情不以为然，当帕尔·格奥尔格伊向侄子打听自己女儿的生活情况时，侄子并不认为有必要将法勃里齐乌斯向罗扎莉娅献殷勤之事告诉叔父。久里甚至认为法勃里齐乌斯不过是献献殷勤而已，他认为法勃里齐乌斯性格乖僻，这种人的心底里一切都过于偏激：他喜欢某人时，心里就象篝火在燃烧；他愤怒时，脑子里就仿佛飓风在呼啸；他忽而温和得宛如蜂蜡，忽而强硬得如同钢铁。总而言之，法勃里齐乌斯是个好小伙子，然而他发泄感情时不知道分寸！久里不止一次地认为，这样的人可能高官显爵，也可能上绞架。在他看来，法勃里齐乌斯缠着罗扎莉娅，简直令人可笑。啊哈，可怜的法勃里齐乌斯，你上当了！当你得知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是副省长格奥尔格伊的女儿时，你的脸色将多么好看！命运的戏弄太毒辣了！

但命运对罗扎莉娅太残酷无情了！法勃里齐乌斯至少不知道他爱上的是什么人，而罗扎莉娅却很清楚，她之所以全身上下穿黑

衣服，仅仅是由于廖切市尚未向她的父亲复仇。可怜的小姑娘，她多么驯服地忍受着命运给她带来的重负。虽然她对法勃里齐乌斯态度和蔼，甚至很亲切，但心里很清楚：在游玩或在家里时，年轻议员对她和颜悦色地说些令人愉快的话，可是在市自治局里他却在酝酿种种计划，如何尽快杀害她的亲生父亲。久里引以为奇的是，罗扎莉娅的沉着冷静、她的意志力和扮演角色的能力，这个角色是由于父亲的过份操心而迫使她扮演的。她对罗扎莉娅深表同情，可是在同情心的下面可能早就隐藏着那颗小小的种子，一旦阳光洒落到这颗种子上，它就萌发出茁壮的幼芽来。

孤独啊！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总会有这种感觉！在独自一人徘徊的时候，久里什么都回忆起来了。他象一个宴罢归家的大学生，脑海里仍然萦回着愉快的乐曲旋律。久里抬头望了望天空，突然发现银白色的满月上有一个人的侧影，背着一捆干树枝。（他开始想入非非了！）一颗星星从苍穹里陨落下来。久里目送它落到沙伊宾山里。在星星陨落的地方，如今将生长什么呢？羽茅草，某种花，还是什么都不生长？（久里生平第一次开始考虑起诸如此类的现象了。）他产生了崭新的、以前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他的一切感受都变得过于敏感了，他在捕捉自己周围某种神秘的、令人难以察觉的运动。例如，他甚至觉得，大地似乎象人的胸脯一样，在微微地起伏，而树叶在呼吸。他觉得，他似乎听见在花萼中打瞌睡的丸花蜂在自己芬芳馥郁的软榻上翻了个身……　说真的，世界突然变得如此奇妙，如此美好，竟使久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当他返回自己在省参议会大厦的住宅时，站岗的哨兵弗拉辛科报告说，晚上有两位不认识的先生来找过他。

“他们留下什么话要你转告吗？”

“他们说明天早晨再来。”

久里在猜测是怎么一回事。他那讽刺法勃里齐乌斯第二只耳

朵的话语想必已经在城里传开了，毫无疑问，年轻高傲的议员决不会对这句笑话置若罔闻的。

第二天早晨，米克洛什·勃洛姆和司书舍别什坚·特柳克确实来找久里，要求他作出解释。久里笑起来。

“啊呀，先生们。难道我们说某人‘他耳朵痒痒’，也算是侮辱他吗?”

舍别什坚·特柳克大发议论了：

“假如无意之中说的，那不是侮辱。如果说这句话是进行威胁，何况被说的人又曾经被砍掉过一只耳朵，那么我冒昧地说一句——这是名副其实的侮辱!”

中尉躬身回答说：

“我认为，现在大家都在pro libertate Patriae①而流血，即便pro aure senatoris②再多流一滴血，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浪费行为。不过，倘若你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先生，我乐意奉陪!一小时之后，我派自己的决斗副手来见你们。”

他选择久里·格罗德科夫斯基和省参议会司书米哈伊·霍兰斯基当自己的决斗副手。四名副手在下午见了面，喝了汪洋大海似的葡萄酒。格奥尔格伊的决斗副手坚持说，法勃里齐乌斯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将格奥尔格伊中尉送给某位女士的一束鲜花扔进了水井里，是他首先侮辱了对方。这样的论点使勃洛姆彻底按捺不住了。

“这样的人真少见!啊，上帝!人家送鲜花，有人居然不让别人送花。啊，我受不了啦!”

舍别什坚·特柳克想保全廖切市忠实捍卫者的名声，决定“杀

---

① 拉丁语，为祖国的自由。——俄译者注

② 拉丁语，为议员的耳朵。——俄译者注

杀省里人的威风"，因而天花乱坠地用胡言乱语来教训他们，他声称："一束花是死的东西，可耳朵是人身上活的东西，而这次指的是官方人士、议员法勃里齐乌斯的耳朵，因此对他的侮辱应该受到特别的法律制裁。历史上只见到过花束受到非法侵犯，而非法侵犯他的耳朵，对我们而言，不仅是侮辱，还破坏了市政当局的威信。"

格奥尔格伊的副手米哈伊·霍兰斯基立即火冒三丈地回敬道：

"您知道吗，先生？既然您振振有词地说，'痒痒'这个词是一种侮辱，那么我现在不得不侮辱自己了。也就是说，我一听见您的宏论，我的手就开始痒痒了。您最好还是免开尊口！"

特柳克可受不了啦：他气得满脸通红，跳到霍兰斯基身边，嘴里喊着粗话，在对方的鼻子面前挥舞着双臂。争论的结果并不太体面：两位副手先生打起来了。勃洛姆和格罗德科夫斯基拉开了这两个好打架的人，由于讨论决斗的会谈导致了一场新的、独立的决斗，因而对第一个冲突（法勃里齐乌斯和格奥尔格伊的冲突）作出如下决定：没有必要为此事而进行决斗——法勃里齐乌斯只须就抢走士兵手里的花束一事公开道歉，而格奥尔格伊收回自己关于议员耳朵的言论，然后双方握手言和。和解仪式在欢乐的宴会上举行，双方的决斗副手将出席酒宴——当然，假如届时他们还活着的话。但为此，他们自己的决斗必须在晚饭之前结束。副手们自己成了决斗者，他们匆匆地走了，各派自己的决斗副手们来边喝酒边谈判，最后他们达成了协议：决斗定于明天清晨在沙伊宾森林举行，使用马刀，见血为止。早餐（冷的煎肉饼和白兰地）所需的一切食物和用品由米克洛什·勃洛姆负责照料。

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只是出现了一点争论，怎样理解"见血为止"——关于这一点，直到后来在廖切市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幸而，说的话并非鲜血，用不着吝惜。决斗的全过程进行如

下：勃洛姆主持的那场决斗刚一开始，以往从未摆弄过马刀的特柳克先生，突然前进后退、上下左右挥舞起马刀来，无意之中竟划破了自己的副手勃洛姆手上的表皮。勃洛姆向后一跳，大声喊道：

“当心点，见鬼，你伤着我了。你没看见我手上出血了吗？”

特柳克听见他的喊声，立即放下了马刀。

“喂，还有什么事？”霍兰斯基惊奇地问道。他虽然仍旧在挥舞自己的马刀，但光明正大地停止了攻击。

“有，”特柳克气喘吁吁地说。

“有什么？”

“怎么没有？见血了！”特柳克语气平静地解释道。霍兰斯基哈哈大笑，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笑声。笑是会传染的。副手们也纵声大笑，就连特柳克本人也嘻嘻地笑了起来，尽管他还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这样高兴。

“行啦，别笑了！”霍兰斯基大声说。“您的脑筋好灵活。向您致敬，亲爱的司书！”

自从廖切建城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皆大欢喜的决斗。全城的人每次提到“见血为止”，总忍不住要哈哈大笑。可是，舍别什坚·特柳克直到临死仍然固执己见，他辩解说，他是个恪守规则的人，既然决斗条件中并未指出见谁的血为止，他认为自己的骑士义务是一旦见到血，便立即放下武器，虽然他在满腔怒火的时刻，象狮子那样嗜血如命。他遵循的是维护尊严的规则。至于决斗法典中没有此类规则，这也并非坏事，因为它们已经记在高尚人们的心中！

傍晚，在“老加姆勃里努斯”酒馆举行了“和解”宴会。法勃里齐乌斯和格奥尔格伊并肩而坐，相互碰杯，可他们的关系仍然生硬而冷淡。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阴影，尽管他们已经相互握手。无论远年陈酒、热情洋溢的话语，还是铿锵有力的、男子汉的允诺——决

不记仇，也无法驱散这个阴影，与此相反，“和解”之后，这个阴影似乎更浓了。

在小城市里并不存在什么秘密。罗扎莉娅很快就得知了花束事件。法勃里齐乌斯如此对待可怜的久里确实不应该。不公正。唉，讨人嫌的法勃里齐乌斯！但必须指出，年轻议员傲慢无礼的狂妄行为却受到罗扎莉娅的青睐。法勃里齐乌斯原来是个性格乖僻的人！不过他乖僻得可爱。她甚至喜欢他那不体面的举动。当然，把花扔进水井里，那太蠢了！久里送来的花大概是娇艳无比的玫瑰花！狠心的法勃里齐乌斯毫不吝惜花朵，把它扔进了水里。但是，凶狠的法勃里齐乌斯爱她，她哪里知道久里是她的堂兄！

然而罗扎莉娅感到，久里是个大好人，她应该报答他。在花束事件后第一次和久里见面时，罗扎莉娅对他比以前更加殷勤，更加亲热。

但这就种下了祸根。（当然，如果可以把令人愉快的事情称作为祸根的话。）久里首次发现自己的堂妹也是一个女人。他发现了这一点之后，就神魂颠倒了。当罗扎莉娅的纤纤玉手在他强有力的手臂上停留片刻时，他的眼睛里闪出了火花。而当她那华丽的裙子偶然碰到骠骑兵的脚时，火一般的热流在他的血管里汹涌澎湃，脑子里盘旋着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的眼睛以往在哪儿？”“关于这一点，你问自己的虚荣心，”内心有一个神秘莫测的声音在回答。“法勃里齐乌斯唤醒了你的虚荣心，它犹如手艺高超的钳工，打开了所有的锁，因此你的双眼复明了，你的心灵说话了。”

罗扎莉娅对堂兄的亲切关怀，使堂兄的感情变得炽烈了——眷恋之情以飓风般的速度在增长。因为爱情从来也不会安宁．它不是增强就是减弱。

总而言之，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乱成一团。三个人之间萌生了两种爱情——不，它们不是并行的，而是一者由于另一者才得以

存在和发展！法勃里齐乌斯不再满足于在学校晚会上相互无可奈何的目光对视和偷偷的谈话。爱情永不知足，它不断地要求：更多，更多。

克廖斯捷尔小姐经常带着罗扎莉娅到弗兰齐斯卡大婶，即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家去喝茶。两位知趣的老女士见面后，就借故离开了，到仓库或地窖去看什么感兴趣的东西，让两个年轻人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要知道，他们几乎已经成了未婚夫和未婚妻了，应该让他们稍微'尝尝蜜糖的滋味'。"自然，恋人们当然充分利用这天堂般的单独相处的时刻。起初，他们不断地相互猜疑，痛苦万分，因而要求对方赌咒发誓，忠贞不渝；但后来，他们逐渐抛弃了社会习俗，两人单独见面时改成以"你"相称，再也不满足于相互发誓了。"更多，更多！"爱情要求道，所以他们走得更远了，如今变得相互威胁对方。

"亲爱的，假如你背叛我，我就杀掉你。咳，罗扎莉娅！"

"如果你抛弃我，我就自杀，安塔尔。"

"更多和更多！"爱情还在呐喊，虽然他们说上述这些话时已经并肩而坐，或者手握着手，或者相互拥抱（可是，关于这一点，谁也不应该知道），并偷偷地接吻。应罗扎莉娅的要求，他们决定对他们打算结婚一事保守秘密，在罗扎莉娅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亲之前，不向外界宣布，一切仍然照旧。但是，经过稍纵即逝的亲热和温存之后，再要想回复到原先的状态，遵守冷冰冰的礼节是多么困难啊！全校都外出游玩时，法勃里齐乌斯当然可以和罗扎莉娅一起去，他决不错过时机，和她开玩笑，说悄悄话，献殷勤；但一旦久里·格奥尔格伊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姑娘就不得不离开天堂的大门了。她害羞，胆怯，更主要是害怕，唯恐法勃里齐乌斯露出马脚来。为了避嫌疑，她只同久里一个人交谈，愉快而无拘无束地闲聊，此时，法勃里齐乌斯似乎成了多余的人，只会妨碍这对情话绵

绵的愉快的恋人。

法勃里齐乌斯已经开始对这种手法感到厌烦，甚至使他恼火了。如今在大街上，他见到罗扎莉娅和久里·格奥尔格伊在一起行走时，就冷冰冰而有礼貌地向他们鞠躬致意，但再也不加入他们的行列了。我们知道，久里的爱情是依靠别人不敢公开的爱情而发展起来的。正是这种微妙的状况把久里搞得晕头转向了。他不仅越来越强烈地迷恋罗扎莉娅，而且日益坚信，她也爱他，他只要说一句话，就能……但这句话他说不出口，因为他尚未征求自己父亲的意见，或者至少得先和母亲谈谈，然后再告诉帕尔叔叔。久里属于循规蹈矩的老式人，认为把年纪轻轻的姑娘搞得神魂颠倒是一种罪孽。他确实下决心要向罗扎莉娅求婚，可是心里明白，要办成这件事可不容易。并非由于战争！这里的人对战争已经习惯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似的。要知道，当时战火连绵，国无宁日。可人类还是要“蕃衍和繁殖”，可能正因为如此，战争才得以无休无止地进行。

应该指出，在那个时代，战争并不象如今那样令人厌恶。战争中的有些事情完全出于取乐，出于玩耍，所以战争并未全部捆住人们的手脚。洛邦茨推进得很缓慢，因此库鲁茨有充裕的时间优哉游哉。夏季，天气炎热，军官们很可能寻找各种借口骑马外出串门，在绿树成荫的花园里闲逛。冬天，甚至连将军们也自行其是，回家小住几天：整顿自己的庄园，为宰猪而举行酒宴。

如果投入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的大规模战斗不计算在内的话，军事行动通常总是在夏季展开，而且是小接触，小战斗。高贵的匈牙利贵族们习惯的娱乐活动——狩猎，只是改变了含义，他们如今不是猎捕野兔和野猪，而是捕捉德国人。再说，老爷们很喜欢春季行军，因为春天家里无事可干，野外也没有猎物，而德国人却仍然呆在这儿，呆在匈牙利。

廖切市本身暂时尚未受到战争的蹂躏。库鲁茨军官们彬彬有礼地在城里闲逛，并不干涉城市的内部事务，同时，他们也活跃了这个昏昏欲睡的黑色洞穴的气氛。

不，问题不在于战争。战神很乐意让爱神——手持弓和箭的小调皮——淘气一番，他说："嗳，嗳，小孩子，玩吧，仗还足够我们打的呢。"《廖切日历》是那时候唯一用匈牙利文印刷的机关刊物，它是这样预言未来的：

黄道十二宫预示——

死人将多于病人。

如果"死人"中间大部分是洛邦茨，那还算不得什么大祸。对结婚志喜的威胁来自另外一个方面。城里有新郎和新娘，有神甫和茨冈乐师，甚至也抽得出时间去度蜜月——但到哪儿去请客人来参加婚宴呢？家庭成员都分散在天涯海角了！譬如说，久里·格奥尔格伊到哪儿去寻找自己的父亲呢？天晓得战争的旋风或大公的命令，将亚诺什·格奥尔格伊弄到了何处！偷偷潜回托波尔茨和母亲谈谈，当然办得到，不过要冒生命危险。

法勃里齐乌斯的婚事也在战争道路上的深坑里搁了浅。罗扎莉娅仍然闭口不谈自己的父亲，尽管克廖斯捷尔小姐和法勃里齐乌斯夫人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急于打听明白，然而她俩始终未能从姑娘嘴里探听出秘密来。但罗扎莉娅答应安排法勃里齐乌斯与帕尔·格奥尔格伊见面。现在她唯一的希望是向父亲坦率地说明情况。按照父亲的训示，罗扎莉娅只能通过肯杰利大伯通知父亲。这就是说，首先得把肯杰利找来！这可需要久里·格奥尔格伊帮忙，然而罗扎莉娅起初不想向他公开自己心底里的秘密，后来，当火热的心灵确实再也无法忍受时，久里突然失踪了；很可能，他在

去托波尔茨的途中被洛邦茨俘虏了。法勃里齐乌斯费尽心机，到处寻找肯杰利，派自己的代表跑遍了整个匈牙利。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肯杰利究竟跑到哪儿去了？如果他摆脱不了自己对伊斯兰教的向往，也许又变成了土耳其人，躲在萨巴达卡森林的温柔乡里？

时间在流逝，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廖切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田野里出现了不计其数的老鼠，廖切人的记忆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情景。（这是猫的大好时机！）老鼠吞噬了幸免于兵灾的一切食物。廖切又遭到两次火灾，几乎毁掉了半个城。勃列维尔的著名的书籍印刷所险些付之一炬。部分铅字没有抢救出来，熔化掉了。十一月份，家禽又染上了一种瘟病，廖切周围方圆几十俄里之内没剩下一只母鸡，这给主妇们带来了莫大的不快，她们特别苦于鸡蛋匮乏。牛被洛邦茨收购走了（在他们所到之处），而在洛邦茨尚未经过的地方，库鲁茨买走了牛（牛当然看不出二者之间的区别）。

贫穷开始向廖切的家家户户袭来，接踵而至的是形形色色的犯罪现象：偷窃、抢劫、撬窃，以至于市刽子手约阿希姆·弗列克一个人忙不过来，请求市议院给他增加一名助手和一名实习员。由于弗列克大叔在廖切是一位颇受人们敬爱的人物①，市议院满足了他的要求。

但是，残酷无情的恶运仍不满足于上述种种对廖切人的疯狂迫害。它在万圣节前夕又将米哈伊·克拉姆列尔的墓前石雕像突然压在可怜的努斯特科尔勃身上——也就是说，除了上述灾祸之外，廖切市又重新失去了市长。

愚昧无知的迷信宛如浓密而沉重的雾云，笼罩在城市上空。廖切人把这骇人听闻的事件理解为上帝的安排。然而他们对这个征兆的解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这么说，努斯特科尔勃毕竟是杀害克拉姆列尔的凶手，所以死者向他报了仇。这说明，

格奥尔格伊的罪孽不算太重，我们该脱掉身上的黑衣服了。努斯特科尔勃下葬之前，我们还可以再穿一段时间丧服，过了葬礼，就把丧服扔了。”

另外一些人的想法则截然相反：“努斯特科尔勃之所以被他前辈的雕像压死，是因为他懦弱无能，没有为克拉姆列尔的被害报仇。要知道，事不宜迟嘛！上天也号召廖切市：鼓起勇气，快去复仇！”

在全城百姓参加的葬礼上，以这两种对凶恶征兆的不同解释为基础，展开了一场讨论——选谁当市长。温和派的捍卫者提名莫斯捷利。强硬派反对说：

“既然我们想同格奥尔格伊开战，那我们得从市议员中选一个最年轻的，而不是年纪最大的。”

“胡说八道！”家境富裕的铜匠克里斯塔利尼克说。“结果还不是让法勃里齐乌斯这个小孩子坐上市长的交椅吗？”

---

① 不应该象民间幻想作品所描写的那样，把刽子手（何况是市刽子手）想象为穿着大红衬衫的万恶之徒。刽子手类似一个普通的市政官员，是所谓市司法机构的组成成员，“刽子手”这个概念并非必然与执行死刑相联系。有些城市虽然有刽子手，但从未判处过任何人死刑，相反，有些城市（例如科尔波纳）尽管拥有jus gladii（“处死权”），却没有自己的刽子手，因而慷慨地把判处死刑的囚犯送到邻近的城市去，按照互惠的方式在那儿对囚犯执行死刑。

与刽子手交朋友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那个时代，谁也无法确信，不知哪一天自己是否会落到他的手里，因为连区区小事也要在刽子手那儿结束。淫荡好色、猎艳冒险失误均可能以割耳朵、斩手臂或砍掉其他器官而告终。刽子手执行一些完全无伤大雅的职能：他将一些厚颜无耻地违背教规而误入歧途的妇女剪掉头发，送到城外，用烧红的烙铁将那些被判处驱逐出城的人打上烙印。总而言之，各种生活领域均属于他的职权范围，所以当时的市民尽量和刽子手搞好关系。如何执行判决，执行得残酷些还是宽容些，完全取决于某一位“弗列克大叔”，因为全部判决中有三分之二，特别是对淫乱犯罪的判决总是宣布：砍掉肢体。——作者注

“那又有什么?”另一群人中间的马具匠康拉德·乔尼格麦叶尔大声喊道。“他的头脑够机伶的。”

“人可能挺聪明!”缝纫业行会的元老廖林茨·卢德曼插话说。“只是这种职务要由长胡子的人来担任。”

“嘿,假如问题出在胡子上,”从马克哈尔法尔瓦村前来参加葬礼的大腹便便的贵族、好嘲弄人的拉斯洛·马克哈洛夫斯基冷笑了一下,挖苦说:“那好办,我从家里给您赶一头山羊来,您选它当市长吧!”

“嘘!”那些正在欣赏诵经士达尼埃利·莫利奇卡音色浑厚的男中音的人,向他们嘘了起来。诵经士正在唱诵令人感动的赞美诗,开始向尊敬的死者告别(为了向库鲁茨当局表示敬意,用匈牙利语唱诵)。啊,达尼埃利·莫利奇卡的嗓音多甜美!他用自己的歌声拨动了女人们的心弦,就连男人们有时候也忍不住要掉眼泪。特别是当诵经士唱到下述几节时:

> 别哭泣,萨克森人啊,我请求你们!
> 市法官也以法官的身份出现在至高无上的神面前。
> 今后他的座位就在上帝的供桌边,
> 因而他能为你们代言……

“是啊,努斯特科尔勃这个人还不坏!”市民们纷纷议论说。“唉,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把他骂得好苦啊!”

女人们用围裙抹眼泪,男人们面面相觑并频频点头,表示他们也很喜欢诵经士自己杜撰的歪诗。克列别先生干脆失声痛哭,在啜泣的间隙时刻,居功自傲地向站在自己左右的老乡们解释:

“是我把他带到廖切来的。多好的嗓子!是宝贝!真正的宝贝!莫利奇卡坐我的‘莫利托里斯’来的。两年以前。一路上他给我的

马唱歌。听了他唱的歌，那些牲口连燕麦也不想吃了。请你们自己听听他的歌声吧！”

诵经士继续往下唱，不过现在用的是去世者的口吻：

我和你永别了，我高傲的市自治局，
你蒙受了省参议会的耻辱……

人群里出现了表示不满的埋怨声。有一个人怒气冲冲地喊道：

“这个诵经士是坏蛋！他在挑拨离间！居然在这儿，在遇难者身边煽动老百姓反对贵族。”

大家的眼光一下子都去寻找这个喊叫的人。原来，他是身材矮小的肯杰利，他正从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格罗德科夫斯基的胳膊肘下面探出头来向外张望，格罗德科夫斯基站在一小群省官员中间。法勃里齐乌斯立即听出肯杰利那尖声刺耳的嗓音，急忙向他走去。

“我找您找遍了全国，肯杰利大伯！”

“您找我有何贵干，朋友？”肯杰利语气冷淡地问道。“我在这儿，在您面前，请说吧。”

“奥特罗科奇小姐很想和您谈谈。”

“您怎么知道？”

“她本人对我说的。”

“您是她的什么人？”

“爱慕者！”法勃里齐乌斯愉快地回答说。

“嗯，算了，算了！您别说了，也用不着解释！”肯杰利挥舞着双手说。“我已经听说了一些你们的情况。可是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得了！她想和我谈谈吗？好啊，我到她们学校去。为了使我不至于忘记，我要把这件事记在自己的备忘手册里。”

他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打了一个新结，手帕上由于种种原因已经打了九个结。

肯杰利是个禀性异常好动的人，在一个地方自然呆不长久，因此他离开了那群省里的官员，立即钻进了工匠和商人堆里：他把即将收获的羊毛卖给这个人，向那个人兜售他的熟羊皮，建议第三个人购买他在廖切的房产（他也许已经嗅出城市即将受到围困了）；肯杰利询问富有的啤酒酿造商亚诺什·乔普列茨，是否愿意购买他在格奥尔格奥的旅馆（这也表现出他的嗅觉非常灵敏），他向托比阿什·克涅佩利购买了生猪，向木桶匠马佳什·拉涅捷尔购买了五十只酒桶，供自己在托考伊的各个酒窖使用。总而言之，人们蜂拥而至前来参加市长的葬礼，成了他用来做买卖的大好时机，而在他们讨价还价的间隙时刻，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插上几句话，对即将举行的选举新市长一事发表意见。特别使他恼火的是人们关于法勃里齐乌斯的议论。

“太岂有此理了！选举一个黄口孺子！谁出的这种馊主意？”

自尊心很强的康拉德·乔尼格麦叶尔脸涨得通红，用拳头拍了拍自己的胸部，大声喊道：

“是我提议的。这又怎么了？我还要再提！我为什么不能提呢？我有表决权。我想投谁的票，就投谁的票。”

肯杰利轻蔑地挥了挥手说：

“你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为什么没有好结果？”缝纫业行会的元老廖林茨·卢德曼插嘴问道。“他万一获得多数票呢？”

肯杰利的性格是懦弱和傲慢的奇妙结合。眼下他身上占上风的是傲慢。

“与我不相干！随你们选什么人当你们的市长。你们束纯金宽腰带还是束稻草绳，我反正都一样。对我来说，廖切市长微不足道！

就象一只跳蚤。也许，比跳蚤更小。跳蚤还会咬我一口，而廖切市长却无法咬我，休想动我一根毫毛！可是，倘若你们想选举蛮横无礼的狗崽子法勃里齐乌斯当市长，这我决不允许。”

诸如此类的言论，连心平气和的药剂师约瑟夫·基格列什听了，也按捺不住了。

“啊——啊！自从您得到贵族证书之后，神气多了！”他挖苦说。

可是，肯杰利此刻早就不见人影了。他穿过人群，来到织匠中间，就新收获的亚麻与织匠业行会的头领做起买卖来，与此同时，廖切的绅士们在肆无忌惮地痛骂肯杰利。

“嘿，无赖！”

“到处管闲事，这只老狗！”

“说什么：‘我决不允许！’傻瓜，去命令你的雌猫吧，别向我们发号施令！”

富裕的铜匠克里斯塔利尼克在半小时之前谈论法勃里齐乌斯的候选人资格，这还只是开开玩笑，现在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骠骑兵短上衣，用浑厚的低音愤怒地说：

“是这样吗？他不允许？我倒要故意气气他，投票赞成法勃里齐乌斯。”

“Ik auk①，”钮扣匠约瑟夫·布伊多绍附和道，他是德布勒森的匈牙利人，四分之一世纪前迁居到廖切来，但二十五年来始终尚未学会十五个德语单词。

“他为啥这么痛恨法勃里齐乌斯？搞不明白！”金匠廖林茨·格列弗惊讶地问。

“因为年轻！他无论花多少钱也买不到青春！”

一言以蔽之，葬礼尚未结束，肯杰利的威胁之言已尽人皆知，

① 不准确的德语，我也是这样。——俄译者注

它象烈火遇上了大风，迅速蔓延开了，并到处使人们忿忿不平。

“肯杰利为何干涉我们的事务？”

“他怎么敢‘不允许’？”

“我们倒想瞧瞧！”

法勃里齐乌斯的名字与肯杰利的威胁混杂在一起，被人们纷纷议论，直到那天深夜，始终没有从廖切人的嘴边消失过。

而肯杰利这个老头儿显然未预料到，廖切人对他的痛恨会有利于法勃里齐乌斯！

葬礼结束后，肯杰利立即探望了罗扎莉娅，但他无法避开旁人而与她单独谈话：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和学校的女主人始终坐在客厅里。罗扎莉娅只请求肯杰利将一封信转交给她父亲。在她回自己房间写信的时候，克廖斯捷尔小姐和法勃里齐乌斯的母亲一起与客人闲聊。

罗扎莉娅很快就回来了，双手捧着一封已经封了口的信。两个老太婆作好了准备，想看看地址，以便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来，所以用贪婪的目光望着信封，可是——唉！信封上既未写名字，也未写地址，只有下述字样：

“我爸爸亲启。Ibi ubi①。”

（这在当时是信封上最常用的地址写法。）

而信封里装的那封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爸爸：

我，谢天谢地，身体很好。请您别生气，我打扰了您，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爸爸，我必须和您谈谈，倘若我们不谈的话，我可能要憋死了。我在这儿很好。但发生了

---

① 拉丁文，寄往他所在地。——俄译者注

一些事情。我的命运将取决于您的抉择。请设法安排何时何地我们能尽快会面。请尽早答复为盼。

您忠实的女儿

罗扎

这一次，姑娘心情很愉快。她将信递给肯杰利，说："把您的手伸给我！"

她边说边抓起肯杰利那只瘦骨嶙峋的老年人手掌，伸出自己那只小巧玲珑胖乎乎的玉手，用手掌的侧面在他的手心里划了一个十字，并用自己的小手掌响亮地拍了一下他的手掌。老头儿得意忘形地眯缝着双眼。

"这是对您的奖赏，肯杰利大伯！可是我求求您：千万别把信忘在口袋里，尽快把它转交给我爸爸。"

肯杰利在圈椅里微微晃动了一下身子。

"尽快吗？嗯……"他狡黠地眯起一只眼睛，意思是他想哄骗这两个竖起耳朵探听动静的老太婆。"您叫(说)什么，小姐，要快吗？难道我能将这封书简，譬如说，明天就交给您爸爸吗？他住的地方离这儿至少有十天路程，也许更远呢。"

肯杰利说完，就躬身告别，一小时之后他已经带着信来到格奥尔格奥，在自己挚友阁下的城堡里，如今他对这位好朋友可以不拘礼节地用"你"相称呼了。

第十五章

在这一章里，不管作者的意愿如何，根据命运的安排，本故事到此结束

即便只有唯一的一个老婆，也会给丈夫带来无穷的烦恼。更别提有两个老婆了。比鲍克的“波兰”夫人为了寻找自己的丈夫，来到了格奥尔格奥，所以比鲍克家里妻子的数目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了：两个丈夫，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是仍然活着的老头儿文采·比鲍克的妻子，第二个妻子是暂时离家外出的年轻的日加·比鲍克的妻子。妻子们同居一屋，和睦相处。不仅如此，她们有时候还相互怜悯，一起咒骂逃亡者。然而，在格奥尔格伊抓获比鲍克并将他关在城堡的一个地窖里之后，两个妻子之间爆发了斗争，特别是由下述有争议的问题而引起的：日加释放后，将回到她们中谁的身边呢？

对于这个问题，格奥尔格奥的其他居民也颇费心思，副省长除外，因为帕尔·格奥尔格伊知道，比鲍克永远也不会获得自由了。已经收集到足够的罪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上校”重婚，叛变，滥用那张无可非议的关于逮捕亚诺什·格奥尔格伊的命令，从而给廖切市造成了悲惨的后果。总而言之，刽子手的斧头已经高悬在日格蒙德·比鲍克的头顶上了。

在粮食匮乏的岁月，不少正直的人都在挨饿，副省长不愿意白

白喂养这个无可救药的恶棍，决定尽快把他解决掉。他在格奥尔格奥召开了省法院会议，开了庭，对比鲍克进行了判决。但不幸的是，省里没有自己的刽子手。因此，派了一名司书到廖切去，与那儿的刽子手约阿希姆·弗列克打交道，问他是否愿意为优厚的报酬而到格奥尔格奥去跑一趟，对一名囚犯执行死刑。

但约阿希姆·弗列克这个人极其忠于廖切市，因此他感到受了侮辱，大声嚎叫道："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无论给我什么好处，我也决不会对你们省里的囚犯执行死刑，从而为省里处理掉一个坏蛋。"

如此铿锵有力的答复，使弗列克在城里更加名噪一时，而格奥尔格伊副省长因忙于其他事务，迄今仍将比鲍克搁在一边。

可是，死囚犯的两个老婆却不肯安宁。她们偷偷往监狱里给他送各种各样可口的食物：甜面饼、杏仁软糖、烤鹅肉。"波兰妻子"在肯杰利的旅馆里找到了厨娘这一差使，很快就以制作糖果点心而远近闻名。比鲍克对于送来的食物根据其质量和数量（或者根据自己的情绪）都答以语气温柔的字条，给这个老婆或者给另一个老婆。这些通过看守们传递出来的字条使两个可怜的老婆和格奥尔格奥村的居民们伤透了脑筋：谁也无法确定这两个老婆中谁更博得"上校"的欢心。

夏末的时候，文采老头儿因肠胃功能紊乱而去世了，这使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这种死法是丢人现眼的，因为只有普通的大老粗才会在初秋（即李子成熟的季节）死于肠胃功能紊乱，而贵族应当死于冬天，那时候家家宰猪并自己制作香肠。

这么一来，两个老婆只剩下了一个丈夫。如今可怎么办呢？两个老婆都是合法的，何况其中的一个按辈分算来还是比鲍克的后娘。确实，第一个老婆曾经改嫁过，而第二个老婆却没有改嫁。一个老婆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另一个老婆只生了一对兄弟。谁来试

试看，能搞得清吗？

然而每个老婆都坚信，一旦日加见到她自己，立即会选中她。比鲍克的老婆们为此而相互激烈地争吵不休，甚至还打过两三回，双方揪住发辫痛殴对方。但我和读者不妨说老实话，她们的争论是纯理论性的，并非出于对比鲍克的深情厚意，因为淡黄色头发的波兰女人有点小毛病——她和肯杰利旅馆的租赁人关系暧昧，打得火热；而格奥尔格奥村的比鲍克夫人，自从文采老头儿去世后就成了庄园的女主人，只要用一个小指头就足以把附近的任何一个小贵族勾引上手。因此，她利用时机，不断地进行诱惑！两个老婆之所以娇纵可怜的囚徒比鲍克，纯粹是出于竞争、虚荣心和相互仇恨。日加仅仅是她们进行斗争的一个所谓借口。最说明问题的是，她们向副省长共同递交的那份请求书：她们恳求副省长将比鲍克假释回家，哪怕只是两个星期。她们迫切需要搞清楚，他究竟回到她们两个中间的哪一个人身边（让全村人都看到）。格奥尔格伊当然对此置之不理，也不找她们谈话。而村里人则千方百计进行怂恿，煽动两个老婆的妒火。老奸巨猾的比鲍克懂得其中的奥妙，即使身陷囹圄，仍然竭力用自己的字条来激化这场有利于他的竞争。

为了战胜竞争的对手，比鲍克的第一夫人采取了措施，无论以前出于爱情还是后来出于绝望，她从未敢采取过这个措施：有一天，她收拾了随身用品，吩咐备好马车。

“我宁可跑断腿，也要让这个比鲍夫斯卡娅（这是恬不知耻的亚勃隆斯卡娅在这儿给自己取的名字）瞧瞧，我是什么人，有多大能耐！”临走前她宣称道，说完就动身前往沙罗什帕塔克，去拉科齐大公的朝廷了。

她在沙罗什帕塔克找到了谢佩什省的省长恰基伯爵，双膝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姿色衰退的脸上悲痛欲绝，终于感动了慈悲心肠的大臣，他答应从中斡旋，释放她丈夫。

但恰基伯爵并不想公开出面反对自己强有力的助手、谢佩什省的副省长，因为他的兄长深受拉科齐大公的器重，大公亲热地称呼亚诺什·格奥尔格伊为“老兄”。恰基仅限于下令向谢佩什省的几位最有声望的贵族分发了信件，信中说，大公的朝廷听说帕尔·格奥尔格伊城堡的刑讯室里关押着一些属于贵族阶层的人，他们备受折磨，这是令人发指的擅自专权现象，可能引起大公的不满。最好规劝副省长（乘大公目前尚未了解此事）将犯人（假如确实有犯人的话）完全释放，或者，至少应将他们转移到廖切的省监狱去，他们理应关押在那儿，因为首先得尊重法律嘛。顺便说一下，最好能暗示副省长（但别以我的名义，因为这可能不合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心意），他在格奥尔格奥呆的时间够长了，应该返回他自己在廖切的官邸去，以便结束种种流言飞语和战争时期所不允许的延误时间的现象，因为马刀应该放在刀鞘里，牧师应该站在讲坛上而不是站在井台的吊杆旁。

恰基伯爵的信件使接到来信的谢佩什省的大地主贵族们受宠若惊，精神为之一振。省长可是在朝廷里当大官的。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琴键，供大公的手指，或者至少供宫廷首席乐师的手指按压。大地主贵族们总的说来并不十分尊重恰基，但他们沾沾自喜地声称，他们在执行朝廷的旨意。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说法，他们重要的是用这种说法来蒙骗那些小地主。在政治领域中，幌子就等于事实！而小地主总是跟着大地主随声附和。

于是，全省突然掀起了一股愤怒的浪潮！“我们再也不去格奥尔格奥了！我们干吗要到那儿去？就因为肯杰利在那儿造了一家旅馆吗？副省长毕竟不是国王！即使国王，也对各个阶层低首下心，而不是我们向他卑躬屈膝。到格奥尔格奥去已经毫无意义了。况且，这象是我们胆小怕事似的。省参议会就是我们的家，倘若贵族害怕到省参议会去，那还算什么贵族。”

帕尔·格奥尔格伊很快就了解了人们的上述情绪。他虽然不知道这股风是从哪儿吹出来的，但感到风向变了。他该怎么办？他踌躇一阵后得出了结论：没关系，风会平息，树会停止摇晃的。还得再等待一两年。

肯杰利将罗扎莉娅的信捎给格奥尔格伊的时候，副省长的想法就是这样。罗扎莉娅坚持要尽快会面。很想知道，她想说些什么呢。女儿在信中流露出来的急切心情和激动情绪使格奥尔格伊惴惴不安。毫无疑问，必然有某种重要原因迫使罗扎莉娅写这样一封信。自从迁居廖切以来，她还从未来过信。而且，她现在也没说她想家。相反，她说她生活得很好，也就是说她想继续留在廖切。不，她丝毫也不想念父亲。(假如他确实是她父亲！)唉，既然她提出请求，反正总得见面。可怎么安排呢？告诉肯杰利，让他把小姑娘带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还是自己动身去廖切见她？格奥尔格伊仍在举棋不定。恰基伯爵的信件所制造的气氛，促使那些向格奥尔格伊报告廖切情况的省参议会官员突然改变了对形势的看法，他们，包括忠实可靠的格罗德科夫斯基在内，都异口同声地劝告副省长，说什么廖切市已经冷静了，清醒了，说什么市民们厌恶丧服，而迷信思想严重的绅士们对努斯特科尔勃希奇古怪的死亡感到震惊，如今只认为他一个人才应该对已故克拉姆列尔的惨死负全部责任(虽然他们并不想放弃以克拉姆列尔的鲜血为代价所获得的豌豆田)；商人和工匠们深感不满的是，市议院和副省长之间的无谓纷争使他们损失了大笔收入，加剧了工商业的不景气，因为省贵族会议不在这里举行人数众多的会议了。毫无疑问，假如副省长来廖切参加省贵族会议，市民们将热烈欢迎他。然而格奥尔格伊仍然犹豫不决。

可是，罗扎莉娅来信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肯杰利老大爷又来到了格奥尔格奥，还带来一个想购买旅馆的大腹便便的买主，副

省长突然作出了决定：

“算了，我去吧！”

他立即指示司书们定于十一月三十日在省参议会大厦举行全省贵族的秋季会议，会上将讨论军需品的拨款问题。

司书们惊奇得目不转睛地望着格奥尔格伊。

“可是，省参议会不是在廖切吗？”

“当然，”副省长简短而坚定地说。

他既不相信报告，也不相信推测，只相信自己的观察。无论贵族中间掀起的喧嚣声，还是参议会官员们的报告，甚至连罗扎莉娅的信也未能动摇他的观点，一切都取决于肯杰利急于卖掉自己的旅馆；格奥尔格伊盲目坚信肯杰利这个人，认为他具有惊人的嗅觉，因而意识到：副省长再也不能老是呆在格奥尔格奥了。他的做法就象当年的阿提拉在阿奎里亚附近一样①。匈奴的领袖原来打算撤掉对该城的围困了，可突然看见一只鹳鸟衔着自己的幼雏从城里飞出去。“啊，鹳鸟知道它自己该怎么办！”阿提拉拿定主意说。于是他留在阿奎里亚城外，第二天攻下该城并焚掠一空。

“但小心谨慎决不会坏事，”副省长想。他下令在给那些去廖切必须途经格奥尔格奥的贵族分发请帖时，附言说明，由于在战争时期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代表们将于当天清晨在格奥尔格奥集合，然后一起从那儿出发前往廖切。

这是轰动一时的爆炸性消息！关于召开会议的消息象雄鹰一样飞向远方。

“这么说，在廖切吗？不是很好嘛，走吧！”贵族们如今在路上见

① 阿提拉（死于公元453年）：匈奴部族的领袖，曾对欧洲进行毁灭性的侵袭。米克沙特在这儿是指有关阿提拉于公元四五二年最后一次大规模入侵意大利的著名传说。——俄译者注

按，阿奎里亚是意大利北部的城市。

面或相互拥抱时就这样说。他们说话时神情异常高傲，就象当年他们的祖先发出鲍顿德时代雄赳赳的号召去进攻拜占庭似的。在省议会这幢古老的大厦里人们陷入一片忙乱之中，他们打扫各间办公室，到处收拾整理，在副省长的住所里改砌炉子，更换门框、房门。而城里人却冷眼旁观他们的准备工作。这也并不令人奇怪：城里人都忙于选举市长，选举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

选举中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强大派别。老莫斯捷利不同意提名他自己为候选人，用下述话来拒绝复选代表们向他提出的建议：

“先生们，你们想必并未看出元帅杖和普通拐杖之间的区别。不错，这二者都可以用来敲打，都可以拄着走路，但使用普通拐杖要方便得多。”

足智多谋的老人想以此说明，他不愿意和普通拐杖分手。

多纳特·马乌克什是个精力充沛的正人君子，但遗憾的是，他是个贵族。已故市长的内弟伊特凡·斯图坚特比别人博学多才，但他同意接受这个职位必须有一个条件（仍然是为了这两千福林）：承认他是在“研究市长的活动”。唉，这一着可行不通：不允许这样寡廉鲜耻地回避法律！如果斯图坚特本人当了市长，成为法律的维护者，那他还能向谁“学习”呢。

结果，大家把城里人谁也不喜欢的戈斯诺维特采尔提名为候选人。“激进”派则提名法勃里齐乌斯与之相抗衡，现在只有上帝知道事情的结局将会如何。法勃里齐乌斯派的实力与日俱增，因为妇女和穷人都拥护这一派。平民没有表决权，但他们可以振奋复选代表们的激情，犹如葡萄藤本身开花并不太令人注目，可是人们却由于它结的一串串葡萄里的汁水而心花怒放，而且其鲜艳程度远胜于世界上的任何花朵！

肯杰利先生当时到廖切来出售自己的房产（他在廖切有四幢房子），看到支持法勃里齐乌斯的人越来越多，气得七窍生烟。廖切

由于在选举市长前夕解除了奏乐的禁令，那儿到处都有跑进城来卖艺的简陋的茨冈乐队在吱吱地演奏不成调的曲子。宵禁也取消了：现在各手工业行会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戈斯诺维特采尔先生给那些支持他竞选的行会打开了自己的酒窖，于是，几乎免费供应的酒流成了河。然而法勃里齐乌斯夫人也够精明能干的！她挨家挨户拜访了所有担任手工业行会总理事会理事的那些工匠的妻子，称呼她们为“姐妹”，这使普普通通的鞋匠和钳工师傅们的妻子感到非常高兴。戈斯诺维特采尔的葡萄酒所带来的醉意，第二天早晨就在鞋匠和钳工师傅们迷迷糊糊的脑袋里烟消云散了，而“姐妹”这个封号却能久久地麻醉梳着长长发辫的脑袋。戈斯诺维特采尔将大量红、白、绿三色相间的针织厚围巾分赠给大家，所以老远就能一眼看出谁是该派的支持者，就象根据帽子上羽毛的颜色可以辨别宫廷斗牛士一样。而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常常在放学前到学校大门口去，向里面出来的男女孩子们分发水果糖。孩子们回家时小脸蛋上满是黏乎乎的糖碴，在家里当然要受到盘问：“我的小心肝，你脸上粘满了什么呀？”“水果糖，法勃里齐乌斯大婶给的，”孩子说。说真的，小娃娃的这个回答比最最漂亮的针织围巾更能令人感到温暖。

无庸赘述，法勃里齐乌斯夫人那诡计多端的女人手段占了上风。肯杰利呆在城里，直到选举结束，他的反对也给法勃里齐乌斯帮了大忙。老头儿对别人进行劝说、大喊大叫、威胁。但这一切均有利于法勃里齐乌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时分，圣亚卡勃教堂的钟声齐鸣，市议员莫斯捷利宣布了表决结果：安塔尔·法勃里齐乌斯以超过半数九票的优势当选为廖切市长。

雷鸣般的“乌拉”声震撼了市自治局大厦的四壁。安放在沙伊宾山顶上的几门臼炮，按照预定信号齐声轰鸣，而市号手吹奏起了《致谢曲》。

舍别什坚·特柳克打开了大礼堂的一扇窗户，用洪亮的嗓门向聚集在市自治局门前的人群宣布：

“廖切市的新市长产生了！高兴吧，市民们，要服从安塔尔·法勃里齐乌斯的领导！”

回答他的是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乌拉”。警察分局长们跳上披着彩带的马匹，以便尽快向自己的管辖区宣布选举结果。

莫斯捷利议员提议向新当选的市长派遣一个代表团。其成员由大家从复选代表中口头提名。为了刺激遭到惨败的肯杰利，逗他生气，大家把他也选进了代表团，可是他断然拒绝了：

“万万不行。我说什么也不去，除非只有一种情况：你们今天就给新市长选举一名保姆去照料他！”

肯杰利受不了这番侮辱，很快就离开了市自治局大厅。

市民们欢呼雀跃。这是理所当然的：年轻大胆的人登上了市长的宝座！人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互相喊叫：

“法勃里齐乌斯胜利了！”

假如喊的人生性刻薄，还加上一句：

“戈斯诺维特采尔落选了！”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兴高采烈的情绪。

法勃里齐乌斯呆在市自治局的一个房间里等待表决结果，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罗扎莉娅。而年轻市长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

“请您到克廖斯捷尔女子寄宿学校跑一趟，并……噢，不，请等一下。快到我母亲那儿去，告诉她，我以超过半数九票当选了。”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跑去找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她甚至忘了戴披肩，尽管外面寒风凛冽。她正遇见罗扎莉娅一个人在房间里。法勃里齐乌斯夫人戏谑地向姑娘深深一鞠躬，大声说：

"恭喜您，市长夫人！"

姑娘羞容满面，脸色苍白，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说：

"哟，您这是怎么啦，妈妈……"

就法勃里齐乌斯夫人而言，这句"失言"听起来比音乐更优美：它证明，罗扎莉娅心底里已经把她当作母亲了。她抱住了姑娘的腰，把她拉到自己怀里，放声大哭起来。罗扎莉娅也和她一起哭泣。在这个时刻，全城大概只有她俩在痛哭流涕，因为连戈斯诺维特采尔先生也未流眼泪，而是在骂个不停。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尽情哭够之后，将罗扎莉娅从自己怀里稍稍向外推开了一点，大致相当于我们观看珍贵的肖像画或某件赏心悦目的物品时所保持的距离，以便更仔细地欣赏她。

"喂，我亲爱的，你高兴吗？"她凝视着姑娘泪痕未干的脸蛋问道。

"这样好吗？"罗扎莉娅低声问。

"当然好罗。唉，你啊，小傻瓜！"市长的母亲提高了嗓门，郑重其事地说。

罗扎莉娅和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并肩坐在一条长凳上，她把头温顺地靠在夫人的膝盖上，全身颤抖，承认说：

"我太害怕了，太害怕了！"

"有什么可害怕的，孩子？廖切市长是个强有力的人物。不是他怕别人，而是别人必然要怕他。谁敢来碰他的未婚妻？"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久久地抚摩她那低垂的披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直到发现罗扎莉娅不再哭泣，而是鼻子里断断续续地小声打鼾，不再吓得浑身哆嗦，而是酣然入睡了。

肯杰利老大爷并未等待新市长宣誓就职。他从市自治局溜出来时，时间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坐着自己的大车，急匆匆地赶到格奥尔格伊那儿去，想把法勃里齐乌斯当选的消息告诉副省长

——真见鬼！

格奥尔格伊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很冷漠，只是出于应酬才询问新市长是个什么人物。

"黄口孺子。"

"那为什么选他呢？"

"由于耳朵，"肯杰利解释道。

"我不明白。"

"是这样，他的一只耳朵被你的侄子久里·格奥尔格伊砍掉了，于是法勃里齐乌斯成了知名人士……"

"知名人士吗？"

"是的。人变得出名，很少是由于他有什么，"肯杰利继续发表议论说，"往往是由于他没有什么。法勃里齐乌斯就是缺少一只耳朵。"

"然而，据说他很有智慧，是吗？"

"他有智慧，可是把它藏在自己母亲那儿。一个勇敢好斗、威风凛凛的女人。她把他变成了市长。"

"那么，你还有什么别的新闻要告诉我吗？"

"我再也不知道别的了。"

"关于我要到城里去，他们说些什么吗？"

"并不比谈论市民们的宴会更起劲。"

"见到我的女儿了吗？"

"从那次以后，没有见过。"

"那你到她那儿去安慰一下这个可怜的孩子。告诉她，这个星期我一定和她见面。可能，从此将不再分离了。"

肯杰利摇晃着脑袋说：

"不行，我亲爱的，不行，亲爱的。罗扎莉娅小姐把自己的纸条转交给我那一次，我对克廖斯捷尔老太婆撒了一个谎，说你住得很

远，路上单程要花十天。‘让你掂量吧，老母鸡，’当时我心里想。因此，我现在应该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某个地方，无法立即到她那儿去。”

“那么，通知我的侄子久里转告吧！”

“他不在廖切。”

“他在哪儿？”

“噢，在这段时间里他哪儿都到过了！不过，请原谅，我还是讲斯洛伐克语，要我讲匈牙利语太费劲了。就是说，上个月久里到托波尔茨去见妈妈，再吃点儿奶。在回来的路上，落到了洛邦茨手里，当了俘虏。根据父亲的要求把他赎了出来：别尔切尼伯爵用他来交换两个奥地利军官，虽然你的久里值五个军官。总之，小伙子被释放了，但再也没有回廖切，他所在的团大约两个星期之前调离了城市，久里现在随团驻扎在离这儿不远的科利巴赫附近。”

“就是说，眼下廖切再也没有军队了吗？”

“这使廖切的美女们感到非常惋惜——没有部队了！”肯杰利笑着回答说。

“顺便问一句，美女……你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到自己的萨巴达卡宫去的？”格奥尔格伊饶有兴味地问。

“别提了！这一切都结束了，”老色鬼神情凄凉地说。“除了钱，我再也不喜欢世界上任何东西了。请相信我。人对一切都会厌倦，嫌弃——但金钱永远不会讨人嫌！红艳艳的嘴唇，粗细匀称的大腿，雪白粉嫩的手臂，火辣辣的眼光！是哪个笨蛋怂恿人类去追求这些东西，为之神魂颠倒，如痴如醉的？譬如说，萤火虫难道就比不上最美丽的眼睛吗？可谁去追逐萤火虫呢？又譬如草莓吧，难道它的甜美比不上最红艳艳的嘴唇？可有谁为了草莓而发疯？没有。说得对吗？嘿，让女人香艳的肉体滚蛋吧！钱！这是唯一火热的欲望，它将永远控制人类！阿门！”

"你别装得那么贪得无厌。你可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

"不，我是非常贪婪的。是的！什么都要！凡是比较贵重的东西都要……哼，连跳蚤也想要吗？是的，至少跳蚤不需要穿鞋子嘛！不是吗？是这样！"

省贵族会议召开的日子日益临近，省参议会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带着最新消息到格奥尔格奥来吃晚饭，并在城堡里过夜。

譬如说，第二天傍晚老司书费连茨·科罗特诺基赶到格奥尔格奥来报告说：

"廖切一切正常。"

第三天，布达哈齐来了。

"没有什么新闻。"

第四天，确实没有人来，但这当然意味着廖切毫无动静。

最后一天，肯杰利的大车驶进了城堡的大院，格罗德科夫斯基也端坐在上面。只有他们两人从廖切来，但此时大院里停满了马车，城堡里住满了客人：路途比较遥远的代表们头天夜里就来了，以便明天从这儿，从格奥尔格奥动身去廖切。

晚饭前，他们仓促地举行了一次会议。格罗德科夫斯基报告了筹备工作情况。据他的看法，任何担心都是凭空臆测，毫无根据。省参议会已经一切准备就绪。马里亚克大婶已先期到达那儿，她将为明天的午餐作好一切准备工作，午宴安排在大礼堂。副省长完全可以不带任何侍卫出发。谁也不敢用小指头碰他一下。城里静得象一口池塘，池塘边可能有一两只蛤蟆在咯咯地叫，但一旦听到脚步声就吓得赶紧跳进水里。

肯杰利老大爷边听报告边神经质地用手指敲打桌子，接连几次嘟哝说：

"喔，喔！"

副省长惴惴不安地转身问他：

“肯杰利先生，您大概有不同意见吧？”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很不喜欢。我发现，从昨天起，市议员们行动有点古怪。他们乱哄哄的，不断开会，脸上神色很严肃，仿佛他们在把一只看不见的木马推到——我一下子忘了——哪座城里去。尤其是，那个新市长不是个好人。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可他们在搞某个卑鄙勾当。”

但与会者尖刻地讥笑肯杰利。

“他们能在那儿搞点什么名堂呢？”

“新市长还什么也不会干，他能搞什么勾当？他象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猫，两眼墨黑，不用说抓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呢。等他熟悉了情况，再注意他找什么岔子吧。他眼下对自己的新职务高兴还来不及，就象小孩子第一次得到一把小折刀，他还不知道该怎么摆弄呢。”

晚餐时，大家稍微喝了点酒，因而在客人和主人眼里，前景变得异常乐观了。大家并未坐得很晚，早早地回卧室去了：明天清晨就得起身。除了副省长本人之外，大概谁也没有注意肯杰利说的丧气话。

其实，肯杰利老大爷可能说对了，因为正在这同一时刻，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对罗扎莉娅说了下述这段话：

“亲爱的，你没发现我们的安塔尔行动令人纳闷吗？我可不喜欢他这样。他在为什么事而苦恼——或者在动脑筋，或者感到痛苦，或者遇上了什么危险的事情……不过，我不喜欢我们的孩子这个样子。”

新市长在刚当选的头两天显得喜形于色（母亲的心底里当时也乐不可支：她心花怒放，眉飞色舞），可第三天却一反常态，变得神情压抑了。耶稣的灵魂第三天升天了，而法勃里齐乌斯与耶稣截然相反，他的灵魂完全垂下了翅膀，丧失了锐气。年轻市长脸色

阴沉，坐立不安，忧心忡忡，走路时目光向下，稍有响声就打哆嗦，夜不成寐，在床上辗转反侧直至黎明，而白天则默默无语，一声不吭。对母亲的问话，则是躲躲闪闪地回答：

"政治是个复杂的玩意儿，妈妈。女人不懂。事情完了之后，您就什么都知道了，妈妈。"

市议员们常常到年轻市长的家里来，和他一起举行秘密会议，仿佛在市自治局里他们开会尚未开够似的。他们一个个都行动诡秘。

第四天是星期三，法勃里齐乌斯夫人邀请客人们来参加家里的晚会（但没有告诉儿子）：让安塔尔散散心。她请的人不多，但都是些至爱亲朋。他们都来了——米克洛什·勃洛姆，费里·格列弗，穿戴讲究、打扮漂亮的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爱淘气的泰约克夫人。当然还有罗扎莉娅（我差点儿把她忘了，但没有她怎么行呢？），马乌克什夫人还带来两个女儿（马乌克什家究竟有几个女儿？）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

大家都兴致勃勃，但年轻市长整个晚上沉默寡言，心不在焉，甚至和罗扎莉娅也只略微寒暄了几句，"禁酒钟"一响，他没吃完甜点心就从桌子旁一跃而起，向尊敬的客人们道歉说，由于公务在身，他必须走了，而且立即就走。他吻了吻母亲的手，悄悄地对她说，他今天不回家过夜，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明天又得清早就起身，所以他回家毫无意思，还不如在那儿，在市自治局和衣躺一会儿算了。说话时他两眼闪烁着狂热的火光，脸上始终带着不怀好意的冷笑。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咬咬嘴唇表示不满。

"儿子，你最明白该怎么办，但是……"

"必须这么办，妈妈，"法勃里齐乌斯用不容置喙的口吻说，他神情严肃，皱着眉头。

“哟，这个人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指挥官！”米克洛什·勃洛姆轻轻地对可爱的寡妇泰约克说。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还想说些什么，但没说出口；市长严峻地皱紧的双眉仿佛一把刚合拢的剪刀，剪断了她的思路。

罗扎莉娅惊奇地看了法勃里齐乌斯一眼。她觉得他从未象现在那样英俊漂亮。

罗扎莉娅坐在一张哥特式的高背椅子上，他走过她身边时鞠了一躬，低声对姑娘说：

“明天见。晚安，我亲爱的，晚安！”

她的几绺金黄色鬈曲的秀发垂在耳际，随着他的呼吸而微微颤动，惹得他的嘴唇痒痒的……在这一刹那，那个亲爱的人近在咫尺，同时又离她多么遥远！他们之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

法勃里齐乌斯走了，而客人们继续玩乐，直到响起了“宵禁钟”，他们对刚才的一切并不十分介意，只是暗自思忖：“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法勃里齐乌斯象所有的新手一样，很努力，是啊，任何一个政权只是在开始时令人满意，而到了后来，白给也没人要。

法勃里齐乌斯夫人向玛季莉达·克廖斯捷尔抱怨说，她一个人待在家里有点害怕，想让罗扎莉娅留下来陪她过夜。克廖斯捷尔小姐同意了。客人们开始各自回家。费里·格列弗送马乌克什一家回府，米克洛什·勃洛姆护送泰约克寡妇；每批客人前面都有一个仆人提着点亮的灯为他们引路。

周围一片漆黑，一切都笼罩在令人极端厌恶的、黏得象浆糊似的浓雾之中。城市似乎沉睡了，四周寂静无声，连隔了一条大街都听得见基格列什家门口唯一的一棵菩提树往地下掉小树枝的声音。偶尔才见到一扇孤零零的、亮着灯的窗户，它象黑暗里的一只眼睛。然而，市自治局的所有窗户里都灯火辉煌。那儿的人还没有睡。

“他们只是在白白浪费蜡烛，”勃洛姆说。

“您别怕，由市金库支付，”漂亮迷人的寡妇笑了笑说。“它还能行。”

“这是什么意思？暗示吗？”

“不，瞧您说的！”

泰约克夫人在大门口与勃洛告别之后，进屋上楼，躺在床上一会儿就入睡了。半夜里，她被震耳欲聋的敲击声惊醒了。楼下的广场上异常喧嚣。房间的墙壁上闪烁着颤动的灯影。传来一阵响亮的脚步声，接着又和谁的沉重的脚步声融合成了一片，听起来如同一个巨人挪动着硕大无朋的双腿在地上行走，从而发出喑哑的撞击声——这是士兵们在行进。然而，脚步声里还夹杂着其他的怪声音。泰约克寡妇很快就辨别出：那是锤子的敲打声和锯子的沙沙声。还出现了一阵阵隆隆的响声，震得大地嗡嗡颤抖，家具咯吱作响。这是什么？这可能是大炮！

寡妇起初吓得把头蒙在羽绒被子里。后来渐渐不怕了。恐惧变成了好奇，尽管刚离开暖和的被子就赤脚在冰冷的地板上行走是有害健康的，但泰约克夫人还是从床上跳下来（因为对女人来说，探听事情的来龙去脉比生命更可贵），象一只雌鹌鹑那样迅速移动纤细的双腿，跑到窗前，打开了窗门。

在火炬光和蒙着霜的提灯发出的昏暗闪烁的灯光照耀下，她看见（乍一看，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广场上聚集着一大群五光十色的人。仿佛集市刚开始时那样，数不清的人，严格说来，是无数人影在寒夜的黑暗中晃动。左面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一桶拔掉塞子的烈性酒，酒味和空气中的其他气味混杂在一起，飘逸进寡妇那嗅觉灵敏的鼻孔。酒桶周围有一大堆人在喧喧嚷嚷。几匹套在一起的阉牛正分别将装载着大炮的沉重的大车拖往各主要的城门口，每辆大车旁均有穿着水牛皮短上衣的汉子们在张罗着，这是奇

怪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市自治局的阳台对面是一个呈四方形的东西，四周点着灯，那儿斧子在砍击，锯子发出嘶哑而刺耳的尖叫声，木匠们正在忙忙碌碌。这一切都在眼面前融合成一片，变得模糊不清，无论如何也形不成一个鲜明的图象。只有穿着水牛皮短上衣的、阴森森的炮兵们大概属于现实世界里的人物，何况其中两个头戴羊羔皮帽子、肩扛巨大长柄斧的炮兵紧挨着泰约克夫人的家门口走过。富有好奇心的女人们有时候胆子大得出奇——瞧，泰约克夫人从窗口里探出身子，无所畏惧地喊住了他们，问道：

“好心的人们，下面那儿在干什么？”

两个扛着长柄斧的炮兵抬头张望。其中一体魄健壮的年轻人看见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东西（睡帽）并根据声音推测，是一个年轻女人在问话。因此，他用长柄斧戳戳墙壁，声音温和地喊道：

“事情知道得多，小猫咪，老得就快！”

十一月三十日，副省长醒来时情绪不佳。不时到达的马车发出的辘辘声、喧闹声，聚集在院子里的马车夫、马夫们的争论声，以及即将面临的不愉快的事情，使格奥尔格伊整夜无法入睡。他在怨恨自己：“嘿，你肩膀上还算有脑袋吗？你为啥让这些贵族老爷们把你牵涉进这桩事情里去。这件事根本不合你心意！你管你安安静静、自由自在地生活，谁也不能对你发号施令。你表面上可以指挥一切，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你哪能做得到指挥一切！不错，你可以向别人发号施令，但客观情况本身却在向你发号施令。要知道，客观情况也是人们一手造成的。因此，结果是别人在指挥你……”

格奥尔格伊边沉思边穿上带马刺的长筒靴，套上普列斯顿递过来的装饰讲究的骠骑兵短上衣。他穿着完毕，正打算佩带那把镶嵌蛋白石的马刀，身后的房门突然被什么人一下子撞开了。副省

长怒冲冲地转过身子，想看看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站在他面前的是久里·格奥尔格伊。

“喂，你想干什么？”叔父气势汹汹地问侄子。“你不能等我回来再找我吗？（这可是长期分别以后的亲切接待！）”

“我有点事儿必须立即告诉您，帕尔叔叔。”

“我知道你的经历，肯杰利对我说了。”

“不是，我想说的事情您还不知道呢，亲爱的叔叔。”

“那就快说吧。”

“我想两个人单独谈，”神色慌张的久里喃喃地说。

“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围着我转悠，就象猫围着热粥那样。”

“看来，我选的不是时候，”中尉懊丧地说着朝房门走去。“我还是另外找时间吧。”

“算了，别走。普列斯顿，你出去！我心情不太好。我们要去廖切。”

“我知道。我也和您一起去。”

“很好。那就说吧。”

久里装出一副严肃的神态。

“亲爱的叔父大人！宛如一条小溪缓缓地流入鲜花盛开的草地……”

副省长愤怒地跺了跺脚说：

“你怎么啦？发疯了吗？”

“我？不，您说到哪儿去了？虽然……”

“用匈牙利语干脆明白地说吧，你想干什么。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吞吞吐吐的。”

“您使我心慌意乱了，帕尔叔叔，所以，假如我向您直说，您别生气：请您把罗扎莉娅给我吧。”

“把罗扎莉娅给你？为什么？”

“嗯，做妻子。”

副省长仿佛象一只巨大的蜻蜓，两眼睛瞪到了额头上，脸庞因暴怒而充血，他不由自主地喊道：

“做妻子吗？啊，不幸的人！你啊……”

副省长勃然大怒：随着这个聪明而天真的年轻人久里的性格逐渐展现在他面前，格奥尔格伊越来越想起他和罗扎莉娅的相似之处，这正是亲兄妹之间的必然现象。年轻人承认自己爱上了罗扎莉娅，这对格奥尔格伊是一个新的打击，因为这样的爱情是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罪孽，所以他喊道：“啊，不幸的！”就他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还加上这种事情！”

这个想法使格奥尔格伊感到震惊，假如他不是完全机械式地提出下列问题的话，他可能始终摆脱不了这一想法。他的问题是姑娘的父亲通常要提的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却使他得到了解脱：

“你父母亲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知道。”

“什么？”他迫不及待地脱口而出。“你是说他们知道？这是真的吗？”

叔父的疑虑使年轻人恢复了勇气。

“我从来也不撒谎。”

他抬起头，骄傲地望着副省长的眼睛，而后者已经变得和刚才判若两人了。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洋溢着欢乐。

“他们说什么了？”

“妈妈向我祝福，父亲从部队里来信表示高兴。”

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心里充满了一种他迄今从未体验过的欣慰。张着黑暗的翅膀始终在他身边盘旋的幽灵该滚蛋了！唯一的一句话就象旋风一样把幽灵吹走了。一把无形的锤子将压在他心头的巨大石头击得粉碎。石头碎成了粉末，并与淡粉红色的云彩

融合在一起，在空气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格奥尔格伊突然感到自己轻松得象一只小蝴蝶，高兴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

他突然获得了一切，他在瞬间以前所缺少的一切——快乐、幸福、生活的欢乐、朝气，因而他对去廖切不再反感了。但幸福是永远不会完美无缺的：他突然丧失了说话能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嘴唇只会微微颤动。况且，他根本不想说话，而是默默地抱住了久里，拼命亲吻他，拥抱他，差点儿使他喘不过气来。

多少年来被埋藏在冰冷的心底里受尽压抑的父爱突然找到了出口，化作泪水向外奔流。是啊，格奥尔格伊眼泪夺眶而出，眼泪是善的源泉。良久，良久，他才恢复了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意志的能力。

"好吧，让罗扎莉娅做你的妻子，而你做我的儿子。你们俩都住在我这儿。"

格奥尔格伊挽住久里的手臂，带他去引见正在饭厅里用早餐的客人们。

"这是我未来的女婿。他向我女儿求婚，我答应了。"

吃早饭时，副省长一反常态，心情极佳，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不时地和大家开开玩笑。

"我可不喜欢他这么高兴，"伊姆雷·马里亚希悄悄地对阿勃霍尔季什说。"这不是个好兆头。"

"这只不过说明他是个勇敢大胆的人，"阿勃霍尔季什回答道。

用餐的时候，格奥尔格伊还催促大家快点出发：

"请快一点，快一点。"

"别着急，来得及，"约夫·安德列安斯基说。他觉得冷山鸡的味道鲜美，很合口胃。"说真的，用不到着急。"

"您当然不着急，因为您到廖切去纯粹是办公事。可我还有别

的事情。”

格罗德科夫斯基和坐在他身边的来自赫泽列茨的米哈伊·库比尼交换了一下眼色。

“令人费解，”他们低声说。

“而我明白！”坐在对面的肯杰利用餐巾挡住了主人的视线，笑了笑说。

可是，出发的时刻终于到了。副省长决定在这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日子声势浩大地去廖切。他已经和庄园的管家讨论了所有的安排，后者下达了各种必要的命令。

走在行列最前面的是腰间挂着一只铜喇叭的随从帕利·宾奇克，两名提灯的人跟在他后面——以防夜间返回格奥尔格奥。副省长骑着乌龙驹，即拉科齐大公送给他的那匹公马（即使萨克森人胆敢向副省长下手，那么对那匹马，他们仍然不敢动它半根毫毛的！）。副省长骑在这匹马上多么英俊潇洒，威风凛凛！我们不能光看衣着，以貌取人，但是对于骑手，确实可以根据他的坐骑来下断语！他笑容可掬，兴高采烈，为了取笑普列斯顿大婶，居然象孩子那样想纵马从她身上一跃而过。他胯下那匹出色的良驹姿态多矫捷，转动脖子时多优美，挂在马鞍上的大量环、扣、纯金和白银的鳞片、饰物随之而叮当作响，镶嵌在缰绳上的宝石闪耀出多么夺目的光彩！

和副省长并辔疾行的是威武勇壮的骠骑兵皮什塔·佩麦捷，他的骠骑兵短上衣富丽堂皇地饰满了银器和金银绦带，连料子的本色也绣得看不出来了。（可惜，此去并不经过他家的村庄，否则让村里人好好欣赏一下皮什塔！）十名骠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跟在他们后面，他们穿戴比较一般，但每个人的马刀磨得比剃刀还锋利（他们昨天整整一个黄昏都在磨刀！）。率领他们的是普列斯顿，尽管论年龄他已经不适合担任仪仗护送队，论个子也无法与皮什

塔·佩麦捷相比拟。

他们的后面才是省里的贵族。阿勃霍尔季什三兄弟都骑着马，他们骑的是清一色的灰马，穿着一模一样的骠骑兵短上衣。在阿勃拉哈姆法尔瓦，伊姆雷·涅麦尚斯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骑着瘦骨嶙峋的驽马，这匹马每走一百步都得停下来咳嗽一阵子。格奥尔格伊被逗乐了，立即给此马的骑手取了个绰号“咳——咳——咳咳”，从那天起这个雅号就永远保留在这个可怜虫身上了。基什法尔瓦来的克里托夫·阿采尔骑的是一匹烈性的好马，尽管有一只眼是斜视的。来自列夫科夫查的久里·克拉利骑着一匹老态龙钟的白马，他指天誓日地赌咒说，当年约瑟夫皇帝到波若尼来举行加冕典礼登上匈牙利王位时，坐的正是这匹马。阿杜什法尔瓦的亚卡勃·卢德曼的坐骑是一匹温驯的良种母马，某一位令人尊敬的大教堂里的神甫见了，一定会出大价钱买下它的。费连茨·扎拉伊的母马毛色黑里泛淡蓝，高傲地昂着头；亚卡勃·雷巴尔斯基的马小跑步时姿态优美，令人赏心悦目。

总的说来，这队人马显得有点寒碜，然而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所有的良种马都上了战场。但豪华的马车却不乏好马：约夫·安德列安斯基的四匹公马（唉，大地主多舒服！），马里亚希的几匹枣红马，马佳什·基谢利的一对高头大马（他究竟从哪儿搞来这样的好马！），叶克利法卢希的几匹怯生生的速步马——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肯杰利的马是例外。他的大车蹒跚地走在最后面，拉车的两匹瘦弱不堪的驽马简直不象马，而象骨瘦如柴的丑女人。他怎么不害臊？这位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完全可以用一群良种的好马来驾驭自己的轻便马车！

队伍拉得很长，象一支长长的军队纵队。他们进入了被廖切市夺取的土地，所以老普列斯顿那颗高傲的心疼痛得抽搐了。

“站住！”他朝自己的那队骠骑兵喊道。“我们进入敌人的领土

了。马刀出鞘！”

十把马刀刷的一下子全部出了鞘，仿佛一群雌鹌鹑腾空而起，飞向空中。唉，假如天上出太阳，马刀就寒光闪闪！太阳虽然早已升起来，但被一片烟尘遮住了。这种天气说不清楚，既不象阴天也不象晴天。然而，它毕竟是阴霾而凄凉的。田野早就空旷荒芜了：极目望去，尽是一块块光秃秃的土地和收割后剩下的干枯的罂粟茎。森林脱掉了自己的盛装，变得无声无息，杜尔斯特小溪不再是水声潺潺，而是在怒冲冲地唠叨。成群的乌鸦在天空中飞翔，发出哑哑的叫声。有时候，它们被走在队伍前头的格奥尔格伊惊得一哄而起，黑压压的一大片在他前面飞舞，在空中盘旋，并重新降落到地上，不过已经停在队伍的后面了。在离城不远处，格奥尔格伊超过了侍从们，走到队伍最前头，勒住了马头。久里·格奥尔格伊第一个来到他身边。

“现在我明白罗扎莉娅最近给我写信的意思了，”副省长突然愉快地对他说：“‘亲爱的爸爸，我必须告诉您一件对未来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事情。’这说明是怎么一回事了！”

“罗扎莉娅给您写了一封信吗？”久里惊奇地问道。

“是的，托肯杰利捎来的。我一开始看不懂，不过现在全明白了。”

久里的脸色变得严肃了。

“可是，我现在一点也不明白。”

“怎么会呢？”

“要知道，我至今什么话也没对罗扎莉娅说过。”

“什么？难道你和她没有交换过订婚戒指吗？”

“没有。”

“可是，你不是打算娶她做妻子吗？”格奥尔格伊高兴得哈哈大笑。

“我知道她爱我。”

“好啊，既然你知道，那么她必然了解得更清楚。在这类问题上，女人比我们更善于琢磨。”

副省长又开始嘲笑年轻人的那种无谓的多愁善感了：“真是一些怪人！”

那时候，其他人也赶上来了：骑着纯种英国马的米哈伊·扎纳季、克里什托夫·阿采尔、费连茨·扎拉伊——他们都是一些正在青云直上、加官晋爵的人物，因而竭力向副省长谄媚阿谀。

“您眼下心情很好，大人，”有一个人说。

“我很幸福，”副省长深深地吸了一口潮湿而散发着霉味的空气，回答说。“我的朋友们，生活是多么美好啊！”

如今，格奥尔格伊觉得一切都无比美好，即使一群群乌鸦，他也感到很可爱，它们的黑颜色多么漂亮。

克里什托夫·阿采尔也赶紧上前向格奥尔格伊奉承说：

“呸——呸，别说过头了，不然，反而要不吉利的……你看上去象个年轻小伙子！我起誓！仿佛不是你嫁女儿，而是恰恰相反，你往自己家里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姑娘。”

副省长微笑着说：

“总的说来，情况确实是这样，不过这一点你们永远也不会明白。”

他边聊边走，来到了上城门边。城市笼罩在黑沉沉的烟雾之中，看不清它的真面目，然而可以根据烟雾的气味来作出判断，因为云雾把烟囱里冒出来的黑烟压向地面。但走在最前面的宾奇克还是看清楚了城门，并报告说：

“城门关闭着！”

“吹号子！”格奥尔格伊下令说。

随着号角声，从城门里面传来了尖细的问话声：

"外面是什么人?"

"谢佩什的副省长帕尔·格奥尔格伊和省参议会的各位先生,"宾奇克回答说。

"马上就开门,马上就开门。"

大公送的那匹名叫沃隆的马,没有兴致长久等待,它不耐烦地用后足直立,不断地用蹄子刨土,而格奥尔格伊则抚摸它,不时拍拍它颈部的鬐甲,似乎想对它说:"别着急!他们已经在开门了!"

吊桥果真发出通常的隆隆声和锒铛声放了下来,接着,城门也随着铰链的轧轧声而大开了。

现在,走在最前头的是格奥尔格伊。但是,当他的马刚走过吊桥,从城门厚实的拱顶上突然轰隆一声降下一块铁栅栏,挡住了副省长侍从们的去路。格奥尔格伊的马被铁栅栏下坠时发出的响声吓坏了,前蹄腾空,向上直竖,副省长在马鞍上晃了一晃,装饰着白鹭羽毛的帽子掉了下来,当他转身想抓住帽子时,才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切都发生在一刹那间。)他看到铁栅栏外面是被愤怒扭曲了的脸,气势汹汹地高举的拳头,听到的是暴怒而无可奈何的喊声:"叛变!背信弃义!"

市里的卫兵——穿着水牛皮短上衣的士兵——已经向他扑了过来,五六名士兵抓住了沃隆的笼头,有一名士兵用长矛猛扎马的腹部,马受了致命伤,痛得嘶叫起来,接着往后一仰,用后足直立。格奥尔格伊并未惊惶失措,他拔出马刀,向第一个试图将他拉下马来的士兵挥去,砍掉了他的手臂。但是,二十名左右被复仇的火焰折磨得发了疯似的市民扑上来帮助这六个士兵,把格奥尔格伊拖下马来。

"好不容易等到了你!你落到我们手里了,坏蛋!"

格奥尔格伊的支持者、亲戚和朋友们眼睁睁地看着面前所发

生的一切。但他们均被阻挡在铁栅栏的另一面，束手无策，爱莫能助。

“不准碰他一根毫毛！”内务官古特芬格尔声如雷鸣般地喊道。

市民们不满地发出怒吼声。

“我们干吗要可怜他？他不是杀害了我们的市长吗？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俘虏！”嗜血成性的屠夫马尔顿·霍尔恩鲍斯特大声说。

“记住：老爷在任何地方都是老爷！”内务官解释道，但他发现他的话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就挤眉弄眼地补充说：“因为我们必须完整地，而不是一块一块地把他交给尊敬的市议院。把他押到市自治局去！快一点！”

情况变得很不愉快。透过迷雾依稀可辨的整个广场（顺便说一下，雾开始消散了）挤满了穿着皮铠甲短上衣的市民和市卫兵。从下城门方向通往广场的各条大街的拐角处，都安放着大炮（赫赫有名的特克利大炮），身手矫捷的炮手们在各门大炮周围忙碌着。即使谢佩什省的全体贵族都聚集在城里，恐怕也休想很快释放副省长。被命运征服了的格奥尔格伊，在卫兵们的押送下，昂首阔步、无所畏惧地走着，一声不吭，（他将和一些卫兵说话）。只求找他的帽子。他口吻轻蔑而威严地说：

“把帽子找来。为了帽徽上的宝石，我给您五十福林。”

内务官点点头。

“波汉卡，你去！”他命令一个士兵。“去找帽子，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把它找来！”

当看门人打开市自治局的大门，格奥尔格伊在内务官的押送下步入大厅时，里面鸦雀无声。所有的视线都投向了俘虏。

市议院的全体成员都在绿色桌子旁边。唯有克里佩伊缺席。（每当对某个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克里佩伊先生总是肚子痛。）年

轻市长坐在桌子的首席上，他脸色苍白，蓬松的长发披在肩上（那一天，头发显然尚未接触过梳子），然而他的眼睛闪射出得意洋洋的光芒。

桌子上，他面前是一大叠写满了字的白色纸张。稍远一点儿，接近桌子的中央处，放着一只镶嵌玻璃的匣子，里面盛放着用香料作过防腐处理的卡洛伊·克拉姆列尔的一只手臂。这只手臂今天比任何活人的手臂更加强壮有力。今天是它的日子，它马上要发动攻击了！

年轻市长用洪亮的、象丧钟般预兆着不祥的嗓音说：

"先生，您是格奥尔格奥和托波尔茨的帕尔·格奥尔格伊、谢佩什省的副省长吗？"

"是我，"格奥尔格伊声音喑哑地回答说。

"是您用枪打死廖切市长卡洛伊·克拉姆列尔吗？他的手臂作为corpus delicti① 现在放在这儿。"

法勃里齐乌斯边说边伸手拿起匣子，把镶嵌玻璃的那一面转向被告。

"是的，是我向他开的枪，"副省长回答得很简短，对匣子连正眼都没有瞧一下。

"您能为自己作什么辩护吗？"

"是的，我能。"

"您说吧。"

格奥尔格伊怒冲冲地拉整齐了滑到肩膀一边的披风。

"但不是在你们面前。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我将当着有权威的法官的面申述理由，为我的行动辩护，假如有这样的法官的话。"

"您错了，"市长反驳道。"廖切市议院有权对您进行审判，先

① 拉丁语，物证。——俄译者注

生。多纳特·马乌克什先生，请您找一找第六十条。”

桌子上，多纳特·马乌克什的面前放着一本紫色皮面装帧的厚书，封面中央有一块涂珐琅的银质圣像衣饰和一枚胡桃大小的纯绿宝石。这就是著名的«Sipser Willkühr»①，是廖切市最宝贵的财富，书里记录了各种法律和萨克森人的特权。

多纳特·马乌克什手忙脚乱地翻着书，因为他接到命令要加快动作，然而他越是努力，效果却越差。

“活见鬼，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可怜虫面有愧色地嘟哝道。“嗨，总算找到了！”

“请大声宣读一下！”市长命令道。

“要站起来吗？”

“不用，你可以坐着读。”

马乌克什先生闻了闻鼻烟壶里的鼻烟，开始宣读«第六十条»。

“‘Ab unszer Lewthe einer wunth wurde von eynem Edlingen ader von seyner holden in evner Stadt ader Margkte ader Dorffe szo soll er sein sach suchenn mitt eynem Rechten in des eygens hatterth do es ym geschehen ist……’”

法勃里齐乌斯把这一用古萨克森文撰写的条文译成德语口语：

“‘如果我们之中有人在城市、市镇或村庄里被贵族或农奴殴打致伤，他应当向犯罪所在地的土地拥有者寻求公正的审判。’«谢佩什意志书»是这么说的。犯罪所在的土地属于廖切市所有。我认为，这是很清楚的。”

在宣读法律条文的时候，格奥尔格伊始终在摆弄自己手指上

① 德文：《谢佩什意志书》。——俄译者注

的一枚闪闪发光的变色嵌宝戒指。

“我抗议，”他最后说。

市长耸耸肩膀，把内务官唤到身边，命令他将被告带到隔壁房间去。他解释说，需要时会派人唤他的。

审议会只进行了一刻钟，也许根本不到一刻钟。

内务官回到了大厅里——他也有权参加审议会。——他接到了新的命令：将被告带回大厅。大门打开了，内务官喊道：

“帕尔·格奥尔格伊，您进来！”

内务官的声音异乎寻常，战战兢兢。

“您走近点！”市长命令道。

他脸如土色，象个梦游病人。

法勃里齐乌斯迄今都是坐着说话的，现在站起身来，在自己面前的那叠纸中抽出一张，从桌上拿起来，郑重其事地宣读道：

“按照授予廖切市以神圣特权的上帝和国王的旨意！”

圈椅发出了轧吱轧吱的响声，议员们的衣饰簌簌作响：在上帝和古代匈牙利国王们讲话时，所有人都得起立。

“廖切市议院，”市长似乎陶醉在自己的话语中，并由于意识到话语中所包涵的自己的权力而忘乎所以了，他继续说，“就已故廖切市长卡洛伊·克拉姆列尔被杀害一案，作出如下决定：‘格奥尔格奥和托波尔茨的贵族帕尔·格奥尔格伊、谢佩什省副省长因在廖切市土地上故意杀害上述市长被判处死刑，斩首示众。判决以八票对两票获得通过。’”

格奥尔格伊双手捧住了自己的脑袋。这样的结局，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你们知道吗，你们的判决是名副其实的谋杀？”他眼里冒着怒火，大声喊道，似乎他是这儿的原告。

“以眼还眼嘛！”戈斯诺维特采尔反唇相讥道。

"市议院同时还决定，"法勃里齐乌斯对格奥尔格伊的仇恨和强烈的复仇欲与时俱增，他继续说，"判决立即执行。去唤刽子手来！"

这使格奥尔格伊彻底崩溃了。死刑本身并未使他感到特别可怕，因为他期望贵族们将很快到达这里，并采取措施营救他，或者期望久里到科利巴赫去讨救兵——库鲁茨的军队驻扎在那儿——带领部队来进攻廖切。但是谁知道市民们居然想立即摘下他肩膀上的那颗脑袋！他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副省长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嘴唇不住地哆嗦。他请求至少延期一天执行，让他和女儿告别。

议员们面面相觑。老莫斯捷利心肠一软，毅然说出了自己的主张，为他求情道：

"我们也许可以允许吧，市长先生？"

"不行，"法勃里齐乌斯语气严肃、斩钉截铁地说。"市议院不能改变自己作出的决定。"

内务官出去寻找那个在走廊里徘徊的刽子手。刽子手是个麻脸的汉子，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圆圆的面孔。他的整个外貌令人感到文静而高雅，他不象刽子手，倒象教堂唱诗班里的一名歌手。

"喂，怎么样？有活儿干了吗？"他神情冷漠地问，并张大嘴巴打了一个呵欠——那一天他清早就起身了。波汉卡也在这儿的走廊里转悠，他已经找到了副省长的帽子。

"哎呀，哎呀！"内务官边接过他的帽子边伤心地搔搔头皮。"格奥尔格伊马上就没有东西戴帽子了。"

刽子手立即就明白他将干什么"活儿"了。内务官请他跟随他一起进大厅。

"弗列克师傅，"市长对刽子手说，"请您接管被告，并按判决执行！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吧！"

语音未落，议员们已经按照惯例迅速地、几乎无声无息地退到隔壁房间里，以免看到将犯人拖出去处死时那种令人肝肠寸断的凄惨场面。

几分钟后，残酷无情的议员们来到阳台上，以便趾高气扬、泰然自若地欣赏刽子手弗列克站在昨天夜里搭建的断头台上，在穿着水牛皮铠甲的市民们的欢呼声中，挥动闪闪发光的大军刀，砍下帕尔·格奥尔格伊的头颅——谢佩什省最聪明的一颗脑袋。

副省长的头颅从肩膀上滚落了下来，弗列克弯下身子，抓住头发，把脑袋高高举起（后来，他承认头颅很重，象生铁铸的），在断头台上走了一圈，边走边大声喊叫，连附近几条街上都听得见他的声音：

"谁胆敢侵犯廖切市，这就是他的下场！"

穿着水牛皮铠甲的市民们又重新爆发出了"万岁"声。执行死刑时，有一部分居民不在场，因为广场从昨天傍晚起就禁止通行。非本城的人也能看处死的情景，但这些人都是昨天晚上到达廖切来参加省贵族会议，或者有事偶然在这儿过夜的，而且他们住的房子的窗户又正好朝向广场。这些为数不多的目击者被眼前的场面震惊得目瞪口呆。

一个稍有见识的人说：

"目空一切、无法无天的蛮干！为此，还将流掉不少眼泪呢。"

然而，有一个外来的农民带着自己的孩子（一个长相漂亮的女儿和一个淘气的儿子），并排站在那儿，那个男孩子老是想吹一只陶瓷马形状的哨子，那个农民不断地边制止儿子吹哨子，边得意洋洋地说：

"你瞧，玛格达连卡，我总是对你说：上帝喜欢磨坊主久尔季克！我们正赶上好机会看到了这种场面。有的人为了看这个，宁可花掉一百福林呢！看斩首，大家总是来凑热闹，可今天砍掉的是

副省长本人的脑袋！这样的死刑，兴许连国王也没有见到过呢！你别吹呀，小久尔季克，对你说别吹嘛！要不，人家还以为我们反对处决呢。弄不好，要挨他们一顿毒打。”

街上的戒严解除了。格奥尔格伊的侍从们此时从下城门冲了进来，被准许进入广场。但为时已晚。一切都结束了……

肯杰利哭丧着脸第一个冲进市自治局，撞开通向阳台的那个房间的门，冲着那些仍然站在那儿的议员们破口大骂。大家正打算把他轰走，然而肯杰利却号啕痛哭，边哭边诉说，哀悼自己的挚友，并引起议员们的怜悯。这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正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簇拥在阳台下面身穿皮铠甲的市民们唱起了赞美诗《上帝是我们的堡垒》，每当窗口里出现法勃里齐乌斯市长的脸庞时，他们欢欣若狂地号叫“乌拉”。总而言之，议员们，特别是市长，根本顾不上这个在孤零零地哭泣的老头儿。要知道，他们今天在本城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而老头儿仍然泪流满面，边哭边说：

“杀人犯！无赖！上帝要惩罚你们的！你们自认为是基督徒，却无半点同情心！据说，那人要求和女儿告别，你们连这点都不允许！你们这些异教徒！啊，上帝啊，上帝，如今这个可怜的姑娘将怎么活呀？唉，多漂亮的姑娘！你也认识她，法勃里齐乌斯。”

“不认识，”市长漫不经心地脱口而出。

“认识的！只不过用了另外一个姓名——罗扎莉娅·奥特罗科奇！”

议员们一个个大惊失色，吓得从坐位上跳起来：法勃里齐乌斯市长面无人色，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

“怎么了？”

多纳特·马乌克什赶紧跑到门口，对仆人们喊道：

“快拿点水来！市长晕过去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爱与恨
作者＝（匈牙利）卡尔曼·米克沙特
页数＝５４０
ＳＳ号＝１０１６３５０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０年１２月第１版